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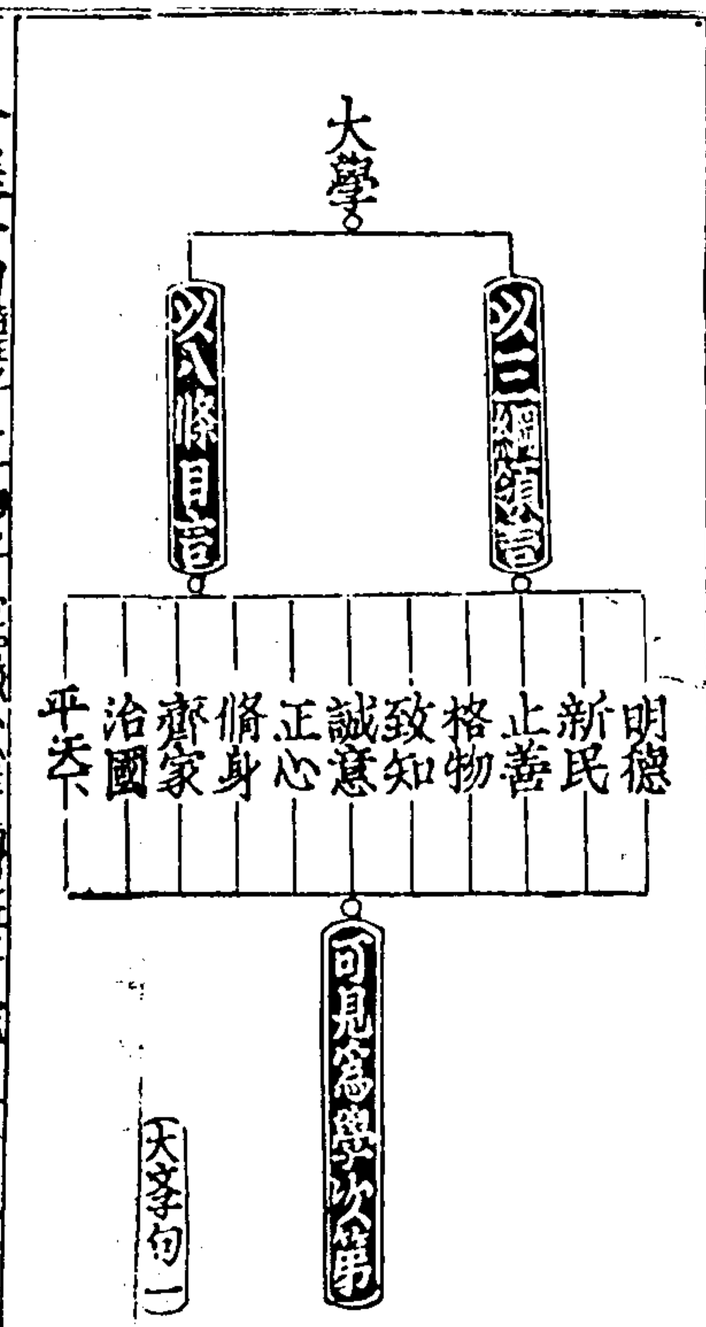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〇・經部・四書類

四書輯釋四十三卷　〔元〕倪士毅輯釋　程復心章圖　王元善通考……一
四書近語六卷　〔明〕孫應鰲撰……五七九

大學章句

朱子章句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莆田貢士王元善通攷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也親民也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語録

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自爲一書曰舊染汚俗咸與惟新章句本此又發新民之義○語録

明德之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但爲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語録明德之發見於日用之間如孺子入井而惻隱之發見於事親而孝事君而忠交朋友而信治民接物而仁莫不各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雖至愚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吳氏曰氣禀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皆也然鮮有昏而不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無時不明○朱子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即放失學者於明德之發見隨即擴充學問之功在乎日新又新○語録

子程子曰程子上加子字倣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新定郡齋家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脩身本於正心正心本於誠意誠意本於致知致知之本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脩身本於正心正心本於誠意誠意本於致知致知之本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之序也此書之存其綱領條目大備其間傳者有缺簡而文義不貫者蓋闕之耳然其文義次第猶可考而通也今以經考之蓋孔氏之言而曾子述之其意精微而詞約其規模廣大而條目分明讀者宜先乎此以立其大者而後其他經傳可得而次第觀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語録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自爲一書曰舊染汚俗咸與惟新章句本此又發新民之義○語録

明德之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但爲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語録明德之發見於日用之間如孺子入井而惻隱之發見於事親而孝事君而忠交朋友而信治民接物而仁莫不各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雖至愚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吳氏曰氣禀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皆也然鮮有昏而不明者所以皆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無時不明○朱子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即擴充學問之功在乎日新又新○語録

子程子曰程子上加子字倣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新定郡齋家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脩身本於正心正心本於誠意誠意本於致知致知之本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之序也此書之存其綱領條目大備其間傳者有缺簡而文義不貫者蓋闕之耳然其文義次第猶可考而通也今以經考之蓋孔氏之言而曾子述之其意精微而詞約其規模廣大而條目分明讀者宜先乎此以立其大者而後其他經傳可得而次第觀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語録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自爲一書曰舊染汚俗咸與惟新章句本此又發新民之義○語録

明德之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但爲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語録明德之發見於日用之間如孺子入井而惻隱之發見於事親而孝事君而忠交朋友而信治民接物而仁莫不各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雖至愚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吳氏曰氣禀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皆也然鮮有昏而不明者所以皆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無時不明○朱子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即擴充學問之功在乎日新又新○語録

子程子曰程子上加子字倣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新定郡齋家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脩身本於正心正心本於誠意誠意本於致知致知之本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之序也此書之存其綱領條目大備其間傳者有缺簡而文義不貫者蓋闕之耳然其文義次第猶可考而通也今以經考之蓋孔氏之言而曾子述之其意精微而詞約其規模廣大而條目分明讀者宜先乎此以立其大者而後其他經傳可得而次第觀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語録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自爲一書曰舊染汚俗咸與惟新章句本此又發新民之義○語録

猶矣。或發問字去其舊汚則旨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德無不明而我之上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矣事理當然之極也。語錄問止字曰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不可不當止。通曰必至於是而後止知至善之地則止不可不止。語錄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善與我一般自家須去做到十分盡善田地方是止。又曰止至此不能守之也不遷之也。終始之道。語錄問止字曰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不可不當止。通曰必至於是而後止知至善之地則止不可不止。語錄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善與我一般自家須去做到十分盡善田地方是止。又曰止至此不能守之也不遷之也。終始之道。

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可加損之。通曰明德新民對言則明德對新民而言。則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之極又言至善之極。語錄問明德新民對止至善而言。則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之極又言至善之極。

扶音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便不得云止於至善矣。語錄扶音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便不得云止於至善矣。

無或不及過不容有過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三綱不出三事

大綱領

在明明德

在新民

八目不出三綱

大綱領

在明明德

在新民

止於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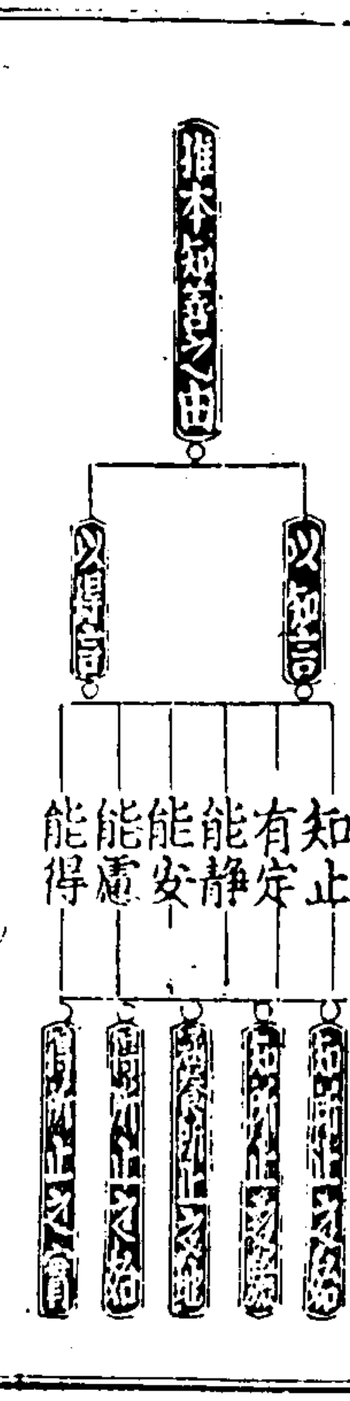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字說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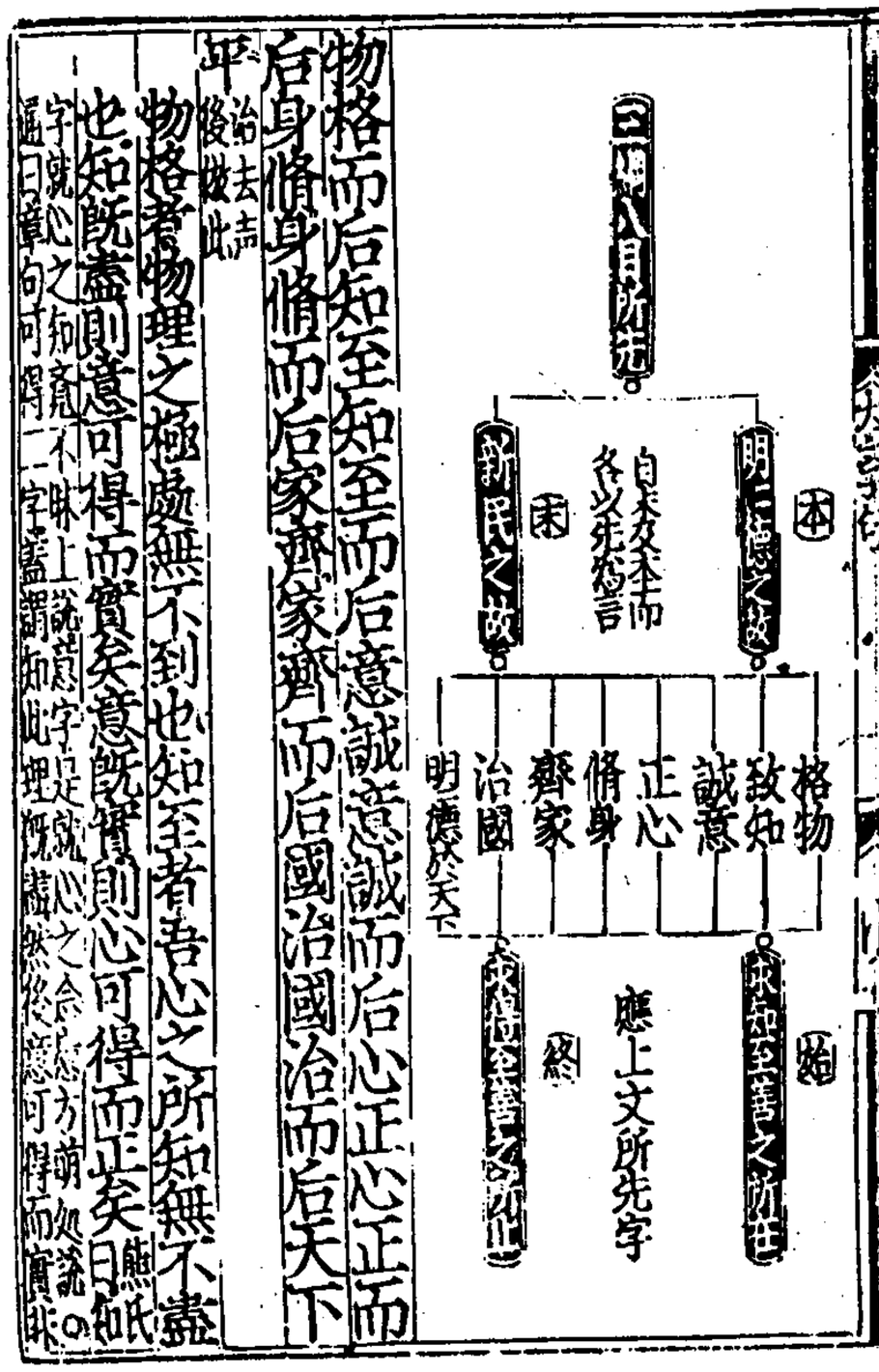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上聲下同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語錄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便不他求。又問知止是識得個甚麼。曰識得個行路。知得從此去。又問知止是未定之前。曰是。定如此。又求之此。定便不是未定之前。曰是。定如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又問知止是識得個甚麼。曰識得個行路。知得從此去。又問知止是未定之前。曰是。定如此。又求之此。定便不是未定之前。曰是。定如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

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語錄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便不他求。行路知得從此去。又問知止是未定之前。曰是。定如此。又求之此。定便不是未定之前。曰是。定如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又問知止是識得個甚麼。曰識得個行路。知得從此去。又問知止是未定之前。曰是。定如此。又求之此。定便不是未定之前。曰是。定如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



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條理之細。固已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心未發。特謂存養之密。能安是此心。能安。安其所止。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止字。謂存養之密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之故
親民之故
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之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声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心既正則身可得而脩矣身既脩則家可得而齊矣家既齊則國可得而治矣國既治則天下可得而平矣此自明明德於天下

右經一節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下同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要即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張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次第可知

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又當見之今不盡釋也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者然其所釋者自當得之矣

通攷程復心曰此一節發爲人已之學問示學者止至善父子教人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又古之字可見○韓基曰終正爲脩之始誠爲正之始格致之終齊爲治之始平爲治之終觀經文六箇在字一箇於字一箇自字合而言之自格致至平天下六箇先字七箇後字又觀經文六箇字傳文六箇字無統紀深淺始終要即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要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次第可知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本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語録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能明之克只是眞箇會底意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本文云欽明文思安安此只取上三字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盧氏曰自明是爲仁由己而自明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之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其辭意不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

通攷許謙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孝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明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又曰康誥者周公告武王封於康叔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因曰太甲湯孫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後

明明德之證

文王克明德
商王顧明命　皆自明也
堯克明峻德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湯之盤也新安鄧氏曰日日相承必然有則謂之法也日日相續必然無間謂之恒也

湯詰銘二日見沐而已斷絡此
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
有小銘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論語苟志於
之洗濯其心以去上声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
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
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声徒玩反間也德日新之
謂采之為此銘耳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苗潤孟子所言
也明明德為治新民為用林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
明德於天下為言生体而原其体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
以言明民德又後新民之新字已德体用之不相離
可見矣語錄問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
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
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冀氏曰身有垢皆
知沐浴以去之心若洗則已德之明已德體用之不相離
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號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
之實在我自新有息則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
自新此○通曰前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能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

康誥曰作新民

康誥之舞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搞此四字以澤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羿使
羿之教而振德之之意○語錄鼓之舞之自得之又
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使自然能使
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通曰前
章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民者此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又於
民此本統而始受天命也新字貼新民之義○語錄是新民之
頭腦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未拘
篤天下無性外之物○北溪陳氏曰命新是未拘膠
民之本康誥言新民成效之極
文王詩言新民之事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通曰上章釋明德故此章之
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
起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脈通貫此亦可見○雲氏曰前言
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無所不盡極則非
不盡矣○通曰新大貞然於盤字或有小銘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論語苟志於誠
之洗濯其心以去上声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
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
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声徒玩反間也德日新之編
為采之為此銘耳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苗潤孟子所言
也明明德為治新民為用林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
明德於天下為言生体而原其体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
以言明民德又後新民之新字已德体用之不相離
可見矣語錄問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
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
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冀氏曰身有垢皆
知沐浴以去之心若洗則已德之明已德體用之不相離
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號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
之實在我自新有息則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
自新此○通曰前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能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
其終、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通改新即明明德之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之處也引詩言邦畿為民所止之處而
人皆止之也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以比事
止之理○程曰畿音祈與圻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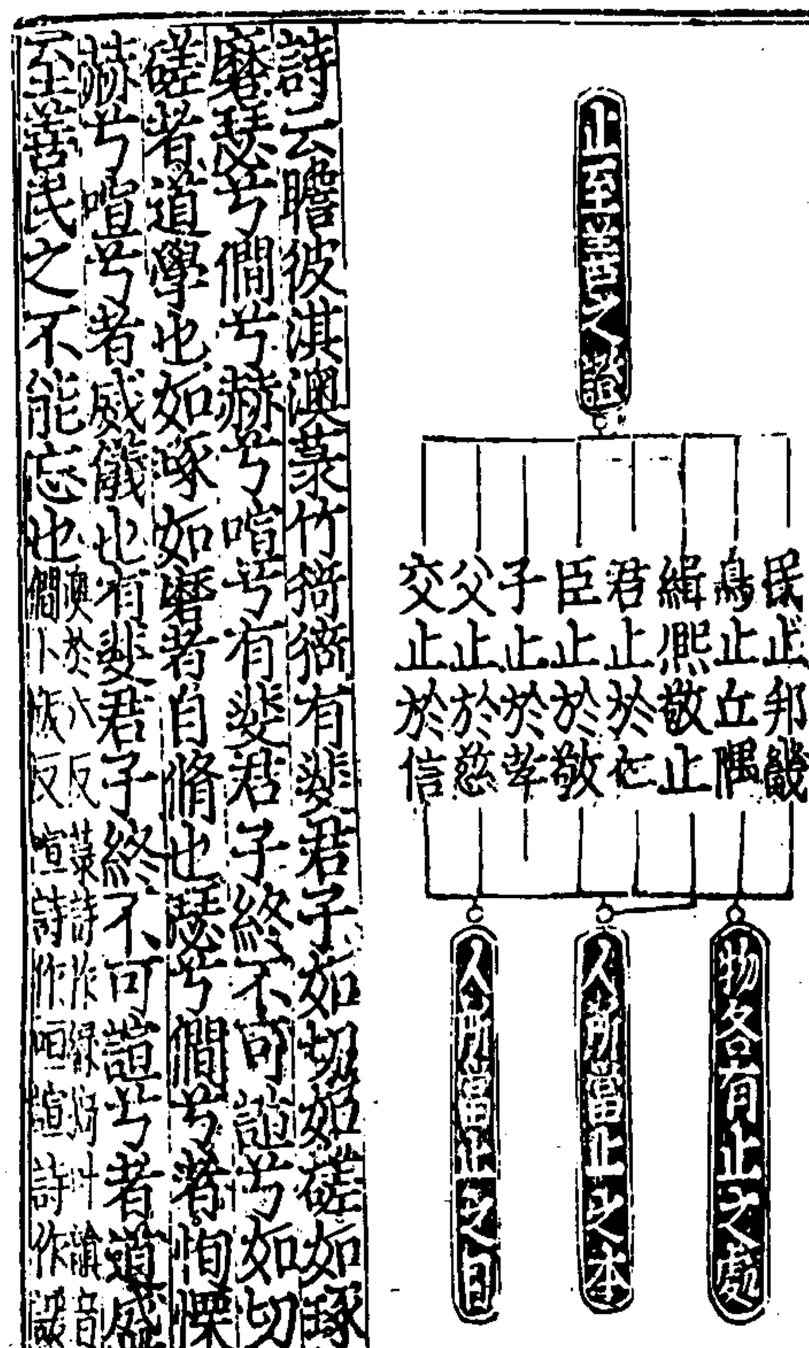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緡作綿詩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聲丘隅水勿反林紆弗反
本古詩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曲之一角
竣奧山岑高而木森鬱所謂林茂鳥知歸也子曰以下孔
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止之處也此此人當知所止重
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善之義而章句文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而章句文下文亦以知其所止之由言之通改只程曰翁薛二音○按程曰翁薛二音不可通知其地之善而止善
言之由通改只程曰翁薛二音○按程曰翁薛二音不可及可謂知其地之善而止善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
明也通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
通改只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不容已之誠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
明也通改只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不容已之誠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
起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脈通貫此亦可見○雲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無所不盡極則非
不盡矣○通曰新大貞然於盤字或有小銘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論語苟志於誠
之洗濯其心以去上声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
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
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声徒玩反間也德日新之編
為采之為此銘耳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苗潤孟子所言
也明明德為治新民為用林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
明德於天下為言生体而原其体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
以言明民德又後新民之新字已德体用之不相離
可見矣語錄問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
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
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冀氏曰身有垢皆
知沐浴以去之心若洗則已德之明已德體用之不相離
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號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
之實在我自新有息則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
自新此○通曰前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能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
其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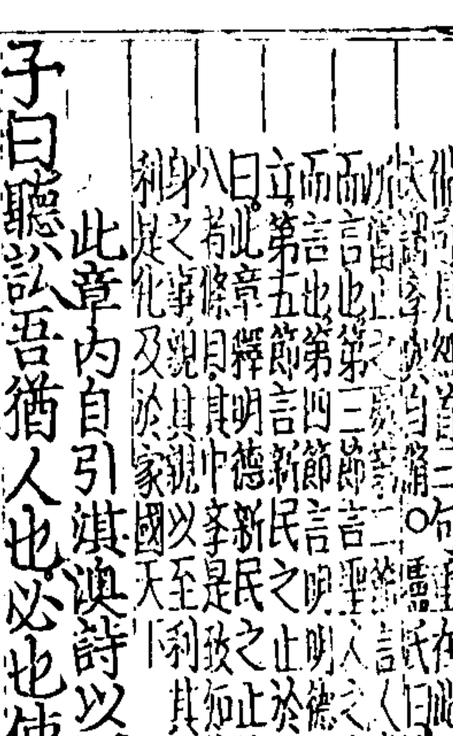
仁故矛終信所以爲止至善之意言嗷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特是明白之至理之自然推類以盡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順而和其餘有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順而和其餘有夫婦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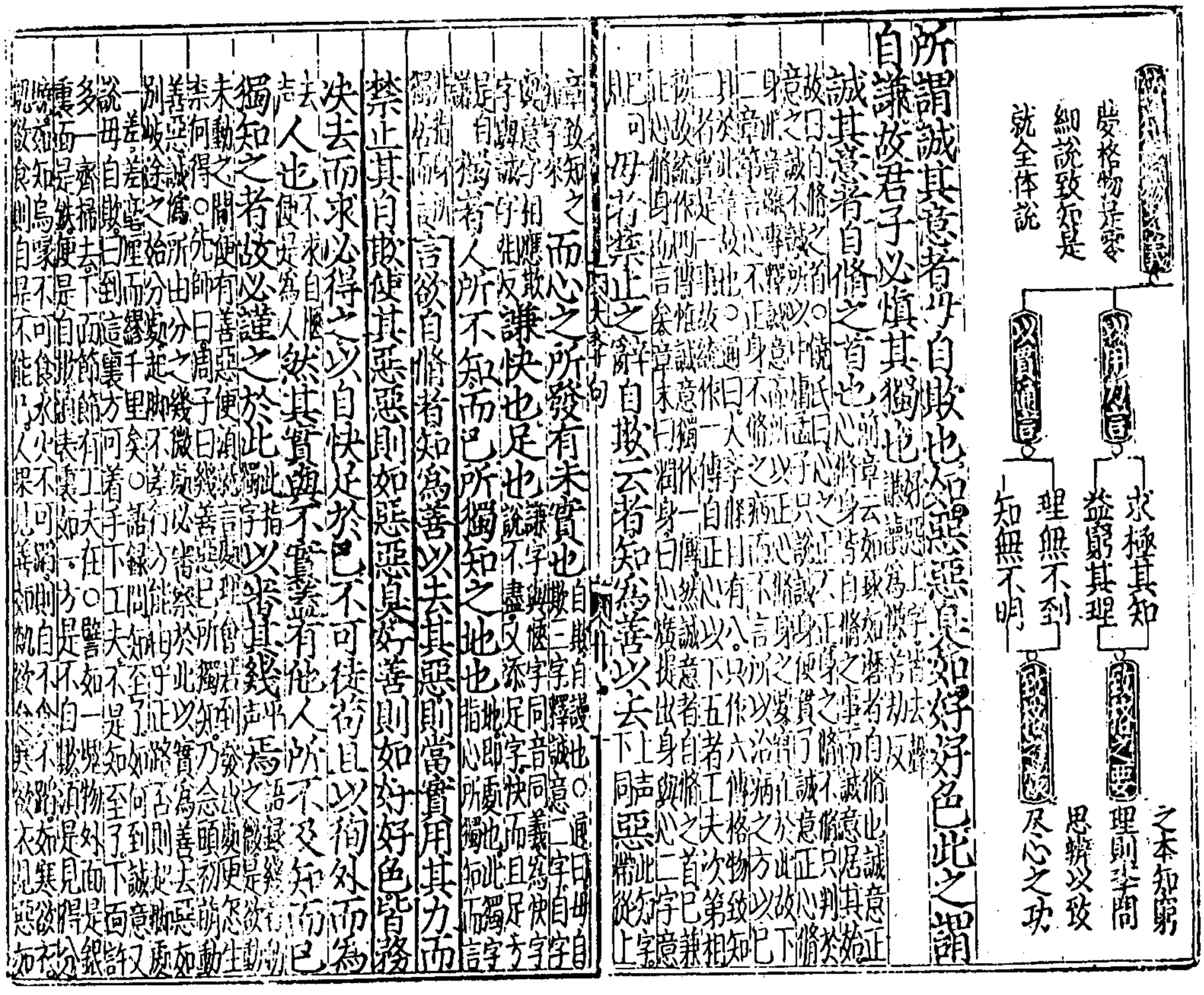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後賢後民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不忘也

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後賢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

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新民一節明德新民之止至善也



在傳之而為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衍疑延而反 通攷 吳程曰鄭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毛詩謝曰双峯云衍字仍之舊物字相連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去此物字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語不必作衍文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下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而窮其理也吾所按之事物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
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 淳熙本第一字大字 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 凡字衆字所包甚廣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即上知字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 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猶累多時然後一旦脫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此節釋傳之第五章何不效其文凡曰亦當致知之下補第五章二字今說第一件下工夫處○人字未說窮理而言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捨文求其意也至言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 物字衆字所包甚廣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心統性情故曰脩之前○饒氏曰脩之前不誠不脩之後不誠不脩誠意正心脩身只說箇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於此故下
章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居其始正心脩身居其終自脩之事功不一而誠意之一節最緊要
故此章獨言誠意○雲峯胡氏曰誠意章承上章而言心不正身不脩之後繼之以正心脩身之要誠意正心脩身只說箇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之要誠意在於此故下
章又以正心脩身結之誠意正心脩身之方以已上傳之首章釋明明德之事已畢此章釋新民之事將自脩之事功不一而誠意居其始正心脩身居其終自脩之事功不一而誠意居其始正心脩身居其終
則其間節目次第工夫雖多而其要不過乎誠意正心脩身之三者而已○新安陳氏曰誠意章在正心脩身之前正心脩身章在誠意之後蓋誠意正心脩身只說箇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只說箇身便貫了
則次第雖是一串然誠意正心脩身又各是一節故此章獨言誠意正心脩身又各是一節故此章獨言誠意正心脩身○通曰人傳一章其實是一串故統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
正心脩身自脩之中誠意正心脩身又各是一節故此章獨言誠意正心脩身○通曰人傳一章其實是一串故統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
已可見毋自欺之意

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上聲下同惡惡去聲下同上同此章論誠意之事

自欺二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誠字同音同義爲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家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此即慎獨之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
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所不及知而已

自欺是半知半不知自家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欺不可爲不欺不可爲不欺不可爲此意自是
人知不欺不可爲不欺不可爲不欺不可爲此意自是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先師曰以上語以知爲重見得物格知至爲意誠之根基也○語錄纔
說自欺則基不好善惡只要決以自足如寒而思衣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也此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記所獨知之獨不同厭於豔反○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實實故無不表裏非誠者自表而裏不實故有時而揜揜者
自家決不肯盡決去之意此言小人陰爲不善之狀○饒氏曰獨字有甚意味獨者君子爲陽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上聲之大不可泯沒者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

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自欺之欺通言之此一節毋自欺說得淺近小人之欺人說而自欺而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厭於君子而后厭然厭然消沮之貌厭然而后掩其不善而后厭然厭然掩藏之貌掩其不善而后厭然厭然掩藏之貌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言小人之欺人說而自欺而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厭於君子

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盧氏曰
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誠意不可不誠功不可闕
功不可闕則不可亂序皆不可踰等而進
深玩而精体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怫反好樂並去声
反憂物直

○忿懥怒也懥字廣韻王篇並陟利反○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懥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無者然一有之焉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心繫於物便謂之心心有所動便謂之意意所留便謂之志志所遷便謂之情

心繫於物便謂之心心有所動便謂之意意所留便謂之志志所遷便謂之情

心反為他動也○心纔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意事時有箇重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應之後有箇繫念之意皆是繫於物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

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使人知所用力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饒氏曰四不得言身不脩也而不言所以不脩也蓋此事物之担而不在此則於担而易見者已不担而不知其味矣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通攷 言是就心之全体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二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者蓋其序不可亂者

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真內而脩身也此言誠意之學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語錄或謂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連續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通一節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察此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必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繆於己發之後○先師曰下一句只說得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体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知其惡惡之故好而知其惡惡之故天下鮮矣故好此去聲惡上聲之惡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語錄只是偏字辟則為偏只是偏於一邊

天下鮮矣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之與國本作審者非○語錄正心脩身兩段大槩差錯處本作審者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然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敖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豈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物各付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閒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章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邵氏曰子之惡苗之碩人者言莫知子之惡而辟為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苗之碩大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後物付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閒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一節去○錢氏曰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上同○張氏曰傳只言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日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脩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況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呉氏曰傳只言治國之道理此言教成於國之語盖古語脫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孝弟慈言教成於國蓋古語之道理此言教成於國之效驗○余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爲政之難易尤爲可懼也已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声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声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三山陳氏曰孝弟慈幼章句乃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而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與從此推廣去之耳○呉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孝此可該其餘以上皆是孝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則爲脩身以上一字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所以此章首指出教之一字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孝一者蓋從齊家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之中有公平之理故曰孝有所況長故曰弟有所況長故曰慈事君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声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声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三山陳氏曰孝弟慈幼章句乃總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而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與從此推廣去之耳○呉氏曰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言孝弟慈之蓋因慈之良知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而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與從此推廣去之耳○三山陳氏曰孝弟慈幼章句乃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言

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同見人同其孝弟慈之心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以處之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人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聲）

正而天下平矣（語錄老老長長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

此謂絜矩之道（絜去聲）

右第十章（此章通論絜矩之道至善章分為八節右第一節）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至善章首節至騎泰以失民為小段看）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至善章首節至騎泰以失民為小段看）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之謂民之父母至善章第四節中分為小段看）

詩云（此之謂民之父母至善章第五節結之）

詩云（此詩云之云至善章第二節）

樂只君子（樂只君子至善章首節）

樂只君子（樂只君子至善章首節）

樂只君子（樂只君子至善章首節）

詩云（此詩云之云至善章第三節）

詩云（此詩云之云至善章第三節）

詩云（此詩云之云至善章第三

治國平天下之義

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不悖
所惡毋以使下
所惡毋以事上
所惡毋以先後
所惡毋以從前
所惡毋以交左
所惡毋以交右

此下至卷末並傳之十章

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並去聲下並同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此言能絜矩之效

所好好之下通用一惡字已見誠意章推之可知

所惡惡之上惡字去聲下惡字入聲

此言治國在齊其家

一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章主誠意其為好惡也一章又推之於治國一章皆言好惡之不可不慎也

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一章是言孝弟慈之效

孝弟慈三章章首皆以興字發端

此章是言絜矩之道

一章是言好惡必以絜矩之道

此言能絜矩之效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此言能絜矩之效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此言不能絜矩之害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此言不能絜矩之害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儀宜也監視也峻大也言殷未失衆時能絜矩而為民父母則能配上帝是其所以得衆而得國也引詩而言此以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有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用字見明德為大事一書之綱領此言有本於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指衆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可以得衆而得國二節言絜矩之大

德本財末章內分五段此一節言明德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可以得衆而得國末而言也有財而人服有土而有財○此言明德之大

德以自脩末章內分五段此一節言明德

德以治天下言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有財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語錄民本不是要爭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恭征徭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北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矩○通攷許謙曰二段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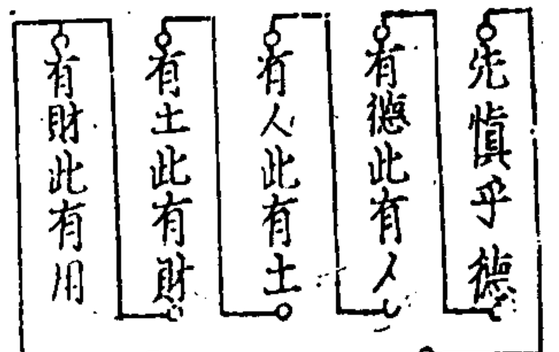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通攷許謙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利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本而爭民施奪財聚能絜矩者之悖也外末而爭民散財散不能絜矩者之失也○語錄問絜矩者之失也何只管人只是這箇如今官司皆不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便教人不得賣理不如此

通攷許謙曰三段又以言四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人心歸則天命歸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人心在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不易之理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善之善即止至善之善則得國矣以財為本則不善則失國矣以財為末則不前言絜矩若好惡民自肥不能絜矩者亦不能好惡民自肥所以引書以結之與前文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謂失德為失字此所謂善不善即前言絜矩若好惡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彦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乎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娼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媢音冒 戾音利

人君能好有容者則用之盧氏曰一个猶箇也人者虛稱之辭斷斷猶斷斷然無他技休休猶休休然至善之意焉如有容焉猶言有容如此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若不足也休休二字又有擇而名言之也有技若己有之若不足也人之有彦聖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人皆其才也若己有之若不足也人之有彦聖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能容之才德信乎其能容之才德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勝言哉媢疾以惡之惡立而無明黨之謂媢疾以惡之惡人君而不能去小人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而不能安君子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好之不啻天下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同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惡而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放流上文媢疾蔽賢之人總結之言能舉善人方得通下文以仁人總結之上惡人既去則惡得其正所謂放流也 通攷 許謙曰五段言絜矩而得失之道退不肖當遠遠退不肖當速速而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退不肖而不遠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 通攷 許謙曰三段引秦誓一節見君子外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君子不能絜矩而不能盡愛惡之所以為也自秦誓一節言之則知仁之為重而不仁之為害大矣三山陳氏曰一節先儒專言之也通明之一曰三段引秦誓而分明截看尚有斟酌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 命慢音漫 怠音殆

命近是 拂音弗 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錄斷斷者是能絜矩仁人之能好惡而無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其不仁之甚而柯澹必速身為天下僇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以用小人而亡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進而天下受其福此君子不能絜矩而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小人之所為也自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明截然而不可亂也

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人之不盡其道者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通曰右第六節統用人言好惡大率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

通攷　絜矩而好惡之反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必位言之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子道謂治國平天下之道

道即大學之道脩己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更端

驕者務高傲肆因上所引文王康誥驕泰之意而言蓋驕者務高傲肆因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

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乎決矣

切矣語錄初言得衆以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也○臨川吳氏曰此得字又申前兩段得失字而言自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自驕泰則失善之道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衆得國之反此以此觀之可見誠意忠信之可貴驕泰之可畏

大學章句

用人絜矩之利

有技若己有之

實聖其心好之

有技媢嫉之

違拂之

殆哉

能好人

能惡人

仁人

忠信得之

驕泰失之

此見能絜矩與不能之由

不特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通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之為信驕泰以失之者在己無矩之心而發之為驕泰者任己自盡則為忠在物有違則為不忠此四者不可缺一○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無窮之患皆起於失之一念之間而已前兩言得失之大法也通攷第四節許謙曰此一段上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上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衆為疾務本節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此言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一幾字當資就意章幾字參看

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之為信驕泰以失之者在己無矩之心而發之為驕○通曰右第七節統用人言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大學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之為信驕泰以失之者在己無矩之心而發之為驕泰者任己自盡則為忠在物有違則為不忠此四者不可缺一○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無窮之患皆起於失之一念之間而已前兩言得失之大法也通攷第四節許謙曰此一段上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上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衆為疾務本節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此言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一幾字當資就意章幾字參看

用人絜矩之利

有技若己有之　實聖其心好之　有技媢嫉之　違拂之　殆哉　能好人　能惡人　仁人　忠信得之　驕泰失之　此見能絜矩與不能之由

絜矩之道

用人絜矩之利　賢不能舉　舉不能先　不善不退　退不能遠　過也　好人所惡　惡人所好　拂性　驕泰　失之

用人不絜矩之害　皆本於誠不誠之故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恒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

愚按此因上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務本謂生者衆食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節用謂緩非必外本而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盧氏曰國無游民而不奪農時衆生財而不傷財用之節也

末承上節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曹氏時民之財所以足○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無窮之患皆起於失之一念之間而已前兩言得失之大法也通攷第四節許謙曰此一段上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上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衆為疾務本節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此言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一幾字當資就意章幾字參看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

承職反貨聚也約取曰貨聚事言之曰殖

財之為人歸已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之類○藏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

通攷許謙曰此一段言仁者外財不仁者內財末即節節內德外財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

庫之財無非出之民也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仁與利不利之異而下便義曰只是一箇道理皆當參看○語錄問如何上仁父便謂之為在子便謂之孝○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

通攷　許謙曰三段言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也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孔氏穎達曰按書傳大夫今別二百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命服裘裳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士皆用冰也非其常役士喪禮賜冰則夫卿可也百乘家卿大夫之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之家足四年大夫士皆用冰故知卿大夫士皆用冰也非其常役士喪禮賜冰則夫卿可也百乘家卿大夫之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之家足四年大夫之家足四馬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語錄如食祿之家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大全章旨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謝子曰獻子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不畜聚能如義利之分故能絜矩也然好惡不能絜矩者拘於一偏之私也○程子曰好惡拂人之性災必及身○楊氏曰好惡拂人之性天必絕之○呂氏曰君子以義為利小人以利為利○游氏曰小人喜怒不中其情故傷民之力○侯氏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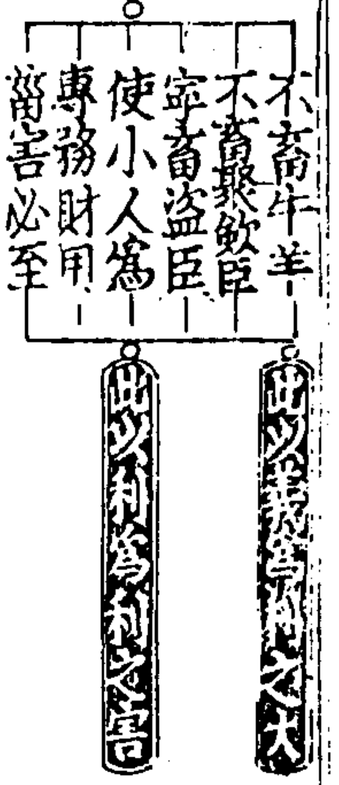
通攷　許謙曰四段言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脫文誤字○自由也言容直容言以結之其下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脫文誤字○自由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反之意切矣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則不能絜矩矣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順天理則天必降福自人作孽則人必降禍自天降害自人作孽則已絜矩而天降害自人作孽則已絜矩而天降福矣所謂絢矣所謂以義為利也君子亦曉矣無教於禍矣所謂以利為利也小人亦曉矣無教於福矣所謂以義為利也君子則能絜矩者義也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順天理則天必降福自人作孽則人必降禍自

絜矩之道義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音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若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語録先生問如何是收放心曰此心纔動便是非思即是收放心又養箇德性曰然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貢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若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德性漸不如其初故入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指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過氏曰察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之謂也指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小子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猶氷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薰香草蕕臭草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上去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蹉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記曰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扞胡旱反格胡客反勝平聲人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扞格也呉程曰扞格抵牾不相入也上音汗下音閣俗讀非是勝堅而強也閻故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日時之間固不可得而復也抉又反同

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後六章乃誠身之本誠正格物致知爲善之要法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始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無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即定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實明善誠身之間大字中庸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通門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言之其說元自大學來章句之末此二者以見曾思子致知誠意來章句之相授受焉

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知耶有謂古人於小孩自能言起十來歲記憶賢資已自有一二分大孩只出治光粉而今都遺忘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剖住立定物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槃牢前日欠闕加二十歲資稟悟亦只據現定剖住硬窠窟做去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即前所謂收放心養德性而謹夫音扶下同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格物之道而以是為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以是為說焉語錄問敬字當不得小孩已自知得小孩敬是敬上數也只敬下寫敬不得○問大孩是已具於小孩否曰然自小孩至大孩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既立然後工夫隨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一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綱領明德一句為綱首二言之綱領朱子

敬之一字則又明德之綱領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非滯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固其肌膚之會筋音斤骸通效出禮運故云蓋筋骸之束也禮記曰筋骸束而後能動作之於前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通論禮記連云故禮義也睹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會合也能合其筋則也如頭容宜合於首之類頭容宜莱之類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終歸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亦無以為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天下之所謂脩已以安曰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誠去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敬齋箴一時程門諸公說箴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勿齋程氏曰整齊嚴肅又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而明也然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敬主乎一事而言之則所主一事皆敬之道合二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主外交相養之功始備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柰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則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亦無以為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脩已以安曰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誠去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這裏○此發陳氏曰此不一不二一不一無適只在此一只在此不別有東不西主一無適只在此一外又別有功也當以整齊嚴肅言之矣伊川曰只整齊嚴肅非無適之功又說事實上教人做去栽種後來根株槃牢前日欠闕加二十歲資稟悟亦只據現定剖住硬窠窟做去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即前所謂收放心養德性而謹夫音扶下同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格物之道而以是為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以是為說焉語錄問敬字當不得小孩已自知得小孩敬是敬上數也只敬下寫敬不得○問大孩是已具於小孩否曰然自小孩至大孩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既立然後工夫隨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一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綱領明德一句為綱首二言之綱領朱子

敬齋箴一時程門諸公說箴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勿齋程氏曰整齊嚴肅又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而明也然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敬主乎一事而言之則所主一事皆敬之道合二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主外交相養之功始備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柰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則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亦無以為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脩已以安曰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誠去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如何致敬時人到神祠致敬語錄問主一如何○語錄心主一而且何如○程子謝子游酢入侍坐語錄程子謂謝子游酢入侍坐語錄程子謂謝子游酢入侍坐語錄程子謂

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至善者不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形而上下是也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不離乎是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理亦無形氣則有形而上之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其形既生矣而其神發知運焉五行之實陰陽而已人之所以生本乎五行之秀氣而其性之本體渾然至善具仁義禮智之全德而五行之氣又各以其類而偏焉於是人物之生始於氣感則理亦賦焉形既具矣而其中虛靈洞徹萬理畢具所謂明德之本體然也然氣稟或拘而不能齊物欲或蔽而不能明其本體之明則雖昏愚之極而其性之善固未嘗不存也

東窓李氏曰天道傳曰天之運陰陽而已人之性仁義禮智而已仁之理渾然生意不可窮智之實截然定制不可亂禮之序粲然節文不可遏信之德確然實理不可渝健順五常其實一理而已仁義禮智其實一性而已人之性即天之道也人之明德即天之命也人之明德具衆理而應萬事其體之大本立而其用之達道行也或問明德之義曰人之所得乎天以生者莫非至善而其虛靈知覺之妙又有以主乎一身之間是以人欲未萌天理渾然而本體之明固已粲然於方寸之間及其人欲既肆物慾交蔽則雖其本體之明有不能不少昧者然其良知之發終有不可得而泯滅者是以隨其所發而無不見其端焉或問明德之爲虛靈知覺何也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心也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以其有是理也是理也者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也故其體之虛靈知覺雖有不昧而其實不過仁義禮智而已其發用之間雖有萬變而其所以應之者亦不外乎此四者而已

問有人聰明過達或流爲小人之黠智愚賢不肖之間何以辨之曰聰明通曉是稟氣之清矣然却有不能守定底意思

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敝之極而介然之頃（介音戒）猶能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也）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反）開之以大學之頓其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則也夫（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眞（去聲）超然（然音）有以貫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之若（去聲）無所事於學者固莫不有是而已（以）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賢遍反）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其法也則者至善之極）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事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言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昧者是以雖其昏敝之極而介然之頃（介音戒）猶能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也）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反）開之以大學之頓其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則也夫（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眞（去聲）超然（然音）有以貫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之若（去聲）無所事於學者固莫不有是而已（以）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賢遍反）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其法也則者至善之極）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事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言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昧者是以雖其昏敝之極而介然之頃（介音戒）猶能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也）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反）開之以大學之頓其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則也夫（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眞（去聲）超然（然音）有以貫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之若（去聲）無所事於學者固莫不有是而已（以）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賢遍反）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其法也則者至善之極）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事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言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

矣其傳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於所何足取以爲法邪○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至）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下同）夫正鵠（音告）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章句云知之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規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別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音閑）事至物來有以接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幾音機）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語錄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曰極深研幾字竟未穩曰極深研幾是更當一番當時下得未子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然既有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乘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繇（李至立至不惑相似乎）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語錄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問細分曰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事至物來對着曾中恰好底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所止）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語錄言知止大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末物雖多頭緒雖亂而不離用神兼備言明生理言先言神後言虛後言見心靈見心用心不離體用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主理言靈兼氣言先言神後言虛後言見心靈見心用心不離體用無不明矣）

（寫者去訖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誠意章）

（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

神明之妙（神明光明○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

（猶言能運用衆理而宰制之宰宰制之宰便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便是主宰○盧氏曰無所知竟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萬物而虛靈不昧者也須要知得天而虛靈不昧者也心固具衆理而應事物者非心之用與體無不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主理言靈兼氣言先言神後言虛後言見心靈見心用心不離體用無不明矣）

（語錄神是性之妙用知是心之妙用○問中知兼知又心之所以妙物之所以妙也○語錄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悠悠地過了如志學便是悠悠地過了如君當仁不讓此是知止不能得只如一般中間許多

理所未窮知必有遂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當所
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
語錄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之所以仁盖君是箇主腦百姓人民
用仁臣何故用敬如君之所以仁愛非說是為君子不得已以仁愛行
皆爲他管他自是用仁
之盖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爲自
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
爲哉○盧氏曰粗也顯也即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
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
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格于文祖此
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
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乃能
援音袁以爲說而見形甸反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開矣然其
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音貪其端
而騖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
是而議荀揚哉○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之書今傳於世○語錄源流
道幸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辭氏古史幸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身這箇是無頭孝問○曰物格而后知至至國治而后天下平
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
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
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
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
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自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
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
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對則大學之体用非二矣吾心之体即明德之
之用即明德之盡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而不設矣不脩之而能合之則有虛空枯槁之病徒析
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
德與新民之體用一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準之德之盡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
德川流大德敦化又謎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小○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至一本有末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
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
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
亦不容無等差楚宜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
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声下同其長則所
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
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安得而與之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声
而何以得爲爲上去声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
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呼括反然大公其視天
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爲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
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兢兢其若臨深履薄者固有不
不在其分去声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去声天子之元子衆子
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嫡子設庶國之俊選去声而設是皆將有天
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
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
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
前是以天下之治夫声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

主常沒迄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
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已事之所當
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蘧豆有司之事皆爲去声已也以其
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爲反馬亦爲
去声下同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
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
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察乎善利之間
而無毫釐之差矣語錄問爲己爲人一條曰這裏要自看破此做這便是無所爲如讀書只前自家合當如此講合當如此便是有所爲爲人之甚者○如甲兵錢穀蘧豆
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而
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
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
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
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
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
大本盡性也經綸大經立教也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
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
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
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乎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没世不忘之下而程
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　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
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
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此言
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禀
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
之心渾声上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
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常狀未能明者之不可
不致其克之之功也語録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響順異

云克字恐克明德之類可見○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察於此是以汨音於人欲而不發見形反於日用之間人惟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語錄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着此理一出言一行事事皆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盧氏曰天地之中太極也道者率性之謂也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備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俗言天生之眞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俗言天生之眞也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之類○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盧氏曰能明其大德之外有峻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帝典

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語錄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理會得此意則天人本一理若理會不得此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人即天也又在人參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污音烏去聲又音汙之也一旦存養省悉井反察之功眞有以去上聲下同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平聲論語釐

之功不繼間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同有如前日之昏焉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常常存着此理一出言一行事事皆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舊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弼其德者有曰不遬音速亟也貿貿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音佛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升也西反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如字政太甲之初復扶又反下同以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音乂於桐處此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語錄商鞅成湯工夫全如此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是字上看來大段是句是敬之目聖敬日躋一句是敬之事也盧氏曰不迩聲色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之云以義以禮不迩不殖等可見日新之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字者經心耳○虞氏曰不迩聲色等八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此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語錄商鞅成湯工夫全如此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是字上看來大段是句是敬之目聖敬日躋一句是敬之事也盧氏曰不迩聲色等八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音乂

莫之考也通鑑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之寶書於帶四端為銘銘曰安樂必敬無言惰若忍懼而為戒書於帶之末志毀監不遠視爾所代監銘曰一反一覆亦不可不志覆於人也溢於淵猶可游也溢於水不可救也溢銘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毋曰胡殆其禍將大毋曰胡害其禍將來盜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燮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戒之哉慎之哉銘曰安樂必敬無忘百年慎終如始銘凡十有四分摘其辭義之易知者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污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上聲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窺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紂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曰新不新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至善而已矣

曰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之寶書於帶四端為銘銘曰安樂必敬無言惰若忍懼而為戒書於帶之末志毀監不遠視爾所代監銘曰一反一覆亦不可不志覆於人也溢於淵猶可游也溢於水不可救也溢銘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毋曰胡殆其禍將大毋曰胡害其禍將來盜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燮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戒之哉慎之哉銘曰安樂必敬無忘百年慎終如始銘凡十有四分摘其辭義之易知者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污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上聲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窺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紂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曰新不新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至善而已矣

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所止者必生知所止而後方得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學而知所止下仿此然後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極至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言一字如仁論其所以為是一言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

或隨於阿諛逢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
○尾生白公之為也（尾生上音微下音生上與子二云尾生不詳人殺子本楚平王太子建也因遇說客楚昭王不果出奔而至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子西曰吾不知其為人何如葉公曰葉音攝周仁之謂勝也信而勇仁為直乎將以殺尸父乎平以告子西子西不悅）
其為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赦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又況傳之所許必欲復行不顧道理之甚猶且關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曰復扶又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音扶）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琢音卓）其容也此其所以撰善固執（撰音即備也固執即脩身之事）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脩於此而不已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雖萃反）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德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語錄問引切磋琢磨是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釋之王說聖人言之何也曰不是插手掉賢做到那處也須孝始得○盛德至善言聖人事蓋渾然一理不可得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辨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脩之別（彼列反）也曰骨角脢理可象而切磋之功易去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上全堅確反）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此上句論語引詩之意與此以此結孟子之始終條理以見二者之當然而又有歷簡缺四何以為終終始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曰是

成就後語氣曰如此）○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而親其親者子孫保之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使之然也上文之引思其所以反（數救反）育之恩也樂其樂而安其利也此引烈文之意則又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蓋明德新民之極功不外乎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明德新民之極功不外乎一時○曰淇澳以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蓋明德新民之極功不外乎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明德新民之極功不外乎一時○曰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列於傳之末何以知其不然而獨置之卒章之中乎獨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又

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實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使人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若此章之下有闕文焉文安知其非本有而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

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語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燭下同）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一毋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毋訟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向法推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又反下同）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見前篇）睿作聖（董子所謂兌（音悅下同）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前篇見舉而措之天下之事無不知所以強行道則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語錄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若知至效驗也不須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畫也程子此語所以救學問則見博智益明則知至之事思則睿作聖則知至之效知至矣而致知爲施工之始程子曰誠敬圖不可以

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若無緻字之意明德雖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事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備理而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一毋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毋訟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勉於爲善不循理爲樂不繼何益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聽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勉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語錄人知鴆（音酖之殺人（去聲不可爲而猶或爲之（足特未能真知之緣於道理上只說外面裏面（外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此

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去聲其當盡去（去聲也皆窮理也（語錄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今且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物上格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一本如○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上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固是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語錄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若知至效驗也不須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畫也程子此語所以救學問則見博智益明則知至之事思則睿作聖則知至之效知至矣而致知爲施工之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貫通則爲自畫（程子此語所以救學問則見博智益明則知至之事思則睿作聖則知至之效知至矣而致知爲施工之始程子曰誠敬圖不可以

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夫萬物之理忻與夫動靜一太虛底是非通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可以行止自然不勉大學之道一身之中可以行止自然不勉大學之道一身之中可以行止自然不勉大學之道一身之中

以格之。（但立誠意以格之。）（疏：其志外實去做之工夫如此。）（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盡氏曰：立誠意，主敬之謂。）又曰：入道莫如敬。（語錄問知至而后意誠。）（程子又云：格物窮理。）（語錄今人將持敬致知來說，得深，敬只是。）而不在敬者。（語錄獨坐更不去思量，卻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語錄李者工夫日益，敬則躬理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理益明。）（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工。）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齋莊，方能致知。）（程子下須字在字上。）（涵養又甚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盡氏曰：敬貫動靜，不可無所養，敬多則心無所養而知自明。）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以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放心而不放也。（近道只就格物上便知。）（莫適於寡欲。（語錄問寡欲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知之後，若不養之，又是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盡氏曰：欲致知在存所養，知既至又不可無所養，欲

物之淵志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語錄問降衷秉彝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但所說各睹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說同○秉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無過不及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箇當然之則字却以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此懿德降衷下民緊要在降字之字故自天而言謂之降秉而言則謂之性○問劉子云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是中字同不同曰天地之中是指道體本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天道流行事物之理○性與天道終是兩箇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爲性○有氏曰詩謂秉彝好是懿德此常理也孟子謂仁義之心人皆有之義之心言人皆有仁義之心性則自然有仁義之著智是義之心只是箇智字所謂天然之中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一原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也○百川之同一原也語錄問性猶水乎曰然水之清濁喻性之善惡人皆得善性以爲性猶水皆得清水以爲水但有清濁之異耳○又問孟子言性善是就本原上說荀揚說性惡是就流處說否曰荀揚說性亦是就本原上說但見得不分明耳孟子說性善是說性之本然荀揚說性惡是說性之已發情是性之發性是情之本情是性之動性情之名雖異其實一也○文集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

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之偏而愚乃清之濁不肖乃之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爲衆人言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盡也致知之事物之中因其所知而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音扶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際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客反之講論之際涵泳乎從容之間或驗之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可易者莫非窮理之事也然其所以然之故則有不容已與其所以然之故則有不容已與者又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是人力雖爲有所不及然而天理之本然固已粲然於其間矣是以於其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凡天下之事物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吾心之全體大用亦無不明矣此格物致知之謂也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蓋即其事即其理而窮之不可過求也○又曰人之一身而已心爲之主故於此獨言心之一字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又曰然則子之爲學不如是之淺近而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偏作褊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坐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不失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貫通焉則所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上聲幽深恍惚艱難阻絶之論務使學者莽模蕩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語錄問陸先生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則精神易辭不若但求

之心明無不照其於天下之理雖不能一一窮盡然
但能即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則用
力既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
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
知之至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纔說性
便已不是性凡有所說皆是說才也才稟於氣有清
濁純駁之不同故其發於情也有善有惡而其性之
本然者固未嘗不在也○又曰性即理也所謂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則未嘗不善及其發而見於
外者或有不善則是才稟於氣有以使之然也○又
曰才稟於氣有清濁有善惡性則無不善也○又曰
孟子言人性善而稱堯舜則堯舜之性豈有不善哉
○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其皆有是性也○又曰
人之性本善堯舜與人同桀紂與人同○又曰人之
學者須先識得個大本大本既立則其發用處隨大
小深淺莫不各有條理○又曰學者須是窮理窮理
則知所以修身修身則知所以事人事人則知所以
處己處己則知所以治人治人則知所以處事處事
則知所以應物應物則知所以盡己之性盡己之性
則知所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知所以盡物之性
盡物之性則知所以與天地參矣○又曰窮理者窮
事物之理也人之一心具於事物事物皆有理窮理
者因事而窮其理也○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
之理但於己分上窮得十分則其用處亦十分矣窮
得八分則其用處亦八分矣○又曰窮理者非窮盡
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
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
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
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
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
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
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
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
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
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
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
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
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
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
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
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
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
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
○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
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
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
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
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
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
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
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
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
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
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
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
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
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
他可以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
理者非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
類推至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
要盡窮天下之理但窮得一事則其他可以類推至
於窮得多則自然貫通焉○又曰窮理者非要盡窮

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止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曰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尹淳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佛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下音扶同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遽貧速朽之論孔子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者為說哉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遽貧速朽之論孔子乎游而後定矣

【圖】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成之人未之能為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以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成之人未之能為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以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成之人未之能為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以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有子曰然則當時就多不為全幸生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也閒

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成之人未之能為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以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有子曰然則當時就多不為全幸生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也閒

獨怪今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先生名侗字愿中】以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會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當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去聲】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孰至與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竅【反下華】其衷真妄之實然以識愈多而心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竅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陟力反】此正為下【去聲】同已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永嘉陳氏曰格物致知研窮義理心字也記謂博識反】

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一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声下並同）善而惡惡（上去声下如字此後可好惡並去声）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昏（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惡者必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爲者必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声）惡而適所以長（上声）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從（才用反）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嫌字兼快足二義此以快與足分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其爲心無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脩之本皆已在此故於此復究言之）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

謂慊於志則以衝其決與足之意而言者也（通證）史記列傳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音霸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衝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通證）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不許長公主日潛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溝皇后寵長公主日夜言王夫人知嗛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夜譖栗姬短景帝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男立爲齊王夫人男爲膠東王景帝崩太子即位栗姬又不肯出也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又不可不正其心身脩做此○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嗛（反又重平声）出也後此正意既誠而后心正身脩之本皆已在此故於此復究言之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之意則又於此焉（語辭字有輕重）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歉所謂慊於志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下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志者

鑑之空而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乃其本体之不雜於人慾者也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之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體用如此心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體用如此心之可議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可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若眞体之本然吾心之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体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能感者存感而遂通者也感之中未嘗先有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而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体用如此心之可議也是以彼物之來隨感而應妍蚩自外入以此心之鑑空衡平一一而照之得也及事物之來體即喜怒哀樂之中

心自主心而來非泛泛意既誠則事事正心既正則身無事矣
事事正心既正則身無事矣
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救惰則以德也曾謂本心而有
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為以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情洛
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
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
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餘未至於可哀而其惡
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聲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
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惡而教
孟子之隱去几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
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以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為去聲慮其
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惰而其意則
正欲人之於此更加審焉而務盡曰所當教惰而猶不敢肆其教
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
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
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
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
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
過自其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反而有待於勉強上去聲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其
細則大者可知矣細謂慈幼不
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幼
自切已推之則事慈可以見
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
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
意歟誦說推德罔小言其不可卜也○三山陳氏曰為惡之
積雖而刑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
貴矣則終以於一人之身而不可卜也○三山陳氏曰為惡之積雖而刑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

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純仁字堯夫諡忠宣公人雖至愚書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亦多掃之者但
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
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嘗不誤哉藉令
評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絜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扶音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
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
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音質慤反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
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爲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
善以賊其君之罪二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語録以恕己之心愛人此句未善不如橫渠說以愛己陳不是○盧氏曰心必窮理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即是推之外又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恕也是推出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
己愛己皆出於正者誠意之事也治己愛己皆出於正是乃忠恕之事忠者體恕者用去聲恕也忠即是推之以及於人是
之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國平天下皆明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
推而恕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絜矩之義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下章乃言恕觀此言恕則隱然見脩身
故此章以治人言大學傳至治國平天下章以愛人言蓋治國乃平天下之
以前之當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前之所未言者也通論後漢郅惲傳惲奏光武之后以寵衰救懷對
可忘之計無令失下有所左也○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
於子兄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陛下念其我以不有所左而輕天下

前惡并去聲而強上聲訓以掣口結反殊無意謂先交太史范公名如圭文公父韋齋之改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語錄莊子討論置東也置正理而通也蓋絜度也語錄莊子討論置東也置正理而通也蓋絜度也將一物置東以為之則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去聲下同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毫乎此則上下四方以此度鐸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去聲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教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狀音扶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忠信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為之哉亦曰意誠而已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已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絜度也格如字或如至字說通

一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則萬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人之心而盡人之心即己之心也物者能濁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人之心而盡人之心即己之心也物

意存乎其間則一膜音莫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反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去聲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隻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周陽侯田勝之子孝文時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為都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其治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守視都尉如令威陵太守為之治山陵為太守治陵寢其豪為陵署即申著忠相告言罪勝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爭公當把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家遂以為河東郡人世以豪聞○按漢王子侯表傅簡肅侯太和中拜散騎常侍南宇子雍東海

則上之愛下宜猶父母之愛其子矣被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若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狥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僇而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民仇之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愼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欲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諏國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民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狥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

勢或殊而苦樂隱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誅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反陟）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進之為舜（下同）（正反）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以舜五美舜四惡者而以舜為進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彌幼反）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反）背暗（鳳暗）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好惡並去聲下同）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嫉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矣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狥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指法範八政食貨為先見尚書洪範二八政疏）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

悼不通
已
言萬讀書論道只在遏人欲以存天
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所以千萬年而定而子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
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二字
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贅又更端以廣其意是以
之則其端緒接續脉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
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
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
可不察也

中庸何為
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曰唐虞三代之際聖聖相承以
天下之治法盡在於己而治教政刑之
大典管攝於上學校禮樂之實修明於下
人生其間固皆有以知夫性命之正而盡
其道雖其高明廣大或不可及而其
日用常行之間則固皆有以與知乎費
隱之實而無待於外求也
及乎王綱解紐
異端並起人欲橫流
而大本達道之傳有不能不
因時而發以自異矣
先師曰道統二字
始見於此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
傳有自來矣
堯之一言盡之舜又
以三言重之
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
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
必如是而後可庶幾
也語辭
而舜復
反又
當釋為又字之義者並同
於是
音扶
夫如字
亦並同
堯之一言
曰允執厥中
舜之三言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
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之三言者則所以明夫
必如是而後可庶幾
也語辭
而舜復
反又
當釋為又字之義者並同
於是
音扶
夫如字
亦並同
堯之一言
曰允執厥中
舜之三言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
舜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而以為有人心
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

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之○語錄形氣是耳目鼻口之類屬自家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眞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說私恩之類以惡言之可乎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

先師曰前言所以異此單言所以異者以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形氣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靈

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而難見耳語錄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不見了○雲峯胡氏曰朱子發明有時又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心理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如此則其爲人心也豈非人無此氣則道亦無所寓乎

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

先師曰不知治之方說得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正對言私字未爲不好此云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

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去聲也雲峯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心謂二者之間方難於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之異必能專一於道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指精一無少間

先師曰斯指精一

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而已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正對言私字未爲不好此云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

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危道心未便是微危者險在欲墮微者難明有時又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心理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如此則其爲人心也豈非人無此氣則道亦無所寓乎

危而不安微而難見語錄危未便是不安人心也故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

先師曰危危險微難見

人心之發然人欲之正

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心謂二者之間方難於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之異必能專一於道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

先師曰斯指精一

無少間去聲無過不及之差矣

陳氏曰如此則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峯胡氏曰人心本於道心而出者安危能收斂入來則危者安道心之中節矣中而來其所以中節不外乎此中而來其所以中節不外乎此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一字便見得其本心之正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通攷集說

中庸章句序

中之功先在精而重在惟一○朱子引禹謨四句曰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雲峯胡氏曰此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通攷之主辭曰

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謂若惡於許路是非之端是也謂之則是我身之私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人心有善而無惡人心之聽命於道心只是事事順理又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告字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上來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陳氏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覺之心道心是此心具衆理之心所以爲主而人心聽命於道心所以節制人心皆道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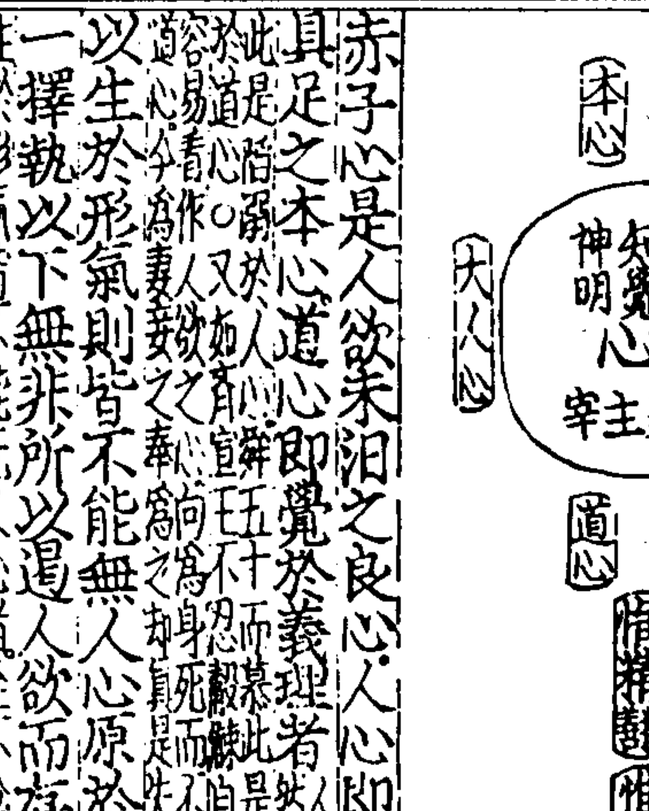
朱子曰朱子引禹謨四句曰此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通攷之主辭曰

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謂若惡於許路是非之端是也謂之則是我身之私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人心之聽命於道心只是事事順理又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告字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上來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陳氏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覺之心道心是此心具衆理之心所以爲主而人心聽命於道心所以節制人心皆道心也

中庸朱子序

中庸道統之傳



○聖賢論心之要

立矣此是遏人欲之心而道心常爲主焉戒懼以下是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此是存道心聽命處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乎一敬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於主一無適之說整齋嚴蕭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惺法之說則其爲工夫也盡而優入於聖域亦不難矣

○論心之虛靈

朱子語録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心所能虛靈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奚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切謂心之本體虛故具衆理而仁義禮智之性無不全備寂然不動者是也心之本體靈故應萬事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隨事發見感而遂通者是也佛家亦多以虛靈不昧爲性而不知虛所以具衆理靈所以應萬事故其虛靈只爲虛無寂滅之虛靈而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虛靈也聽在耳所以視聽在目所以視聽在心故曰竅言目舌口鼻耳而不及心者由心之竅實有以接之也所以辨言目耳口鼻骨體膚理白黑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甘苦鼻辨香臭體辨寒煖膚者與疾癢而不及心者由心之辨實有以致之也然心之虛靈聽言動本於內之虛明隨遇隨應實則未嘗有物也

○論心之知覺

朱子語録曰心之知覺乃是那氣之虛靈底視聽聰明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切謂這知覺是性之發情之動處發而不中節動而牽於欲却未免有人心道心之雜到這上是箇善惡路頭不可不精擇

○論心之神明

朱子語録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接物便在這裏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切謂心之神妙衆理而無乎不在故恁地精彩心之明宰萬物而無所不當故恁地光明心無事時都不見寂然不動時也到應事接物時便在這裏感而遂通是恁地然朱子於大學明德上說則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於致知上說又云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於孟子盡心上說則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從虛靈上說具說應是心之本體從神明上說妙說宰是心之妙用此自分曉於盡心上却又說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有箇所以字便依前是說本體故朱子又說妙衆理猶能運用衆理宰是宰制它皆從知覺上說來也大蓋具衆理應萬事是言靜之體妙衆理宰萬物言活動之用

以虛靈知覺言

心

未嘗有異

以生於形氣言　以原於性命言

人心　知覺味聲色處　上智不能無此危或下愚不能無此微或精則不雜乎此故安

道心　知覺義理處　一則不離乎此故著

以無過不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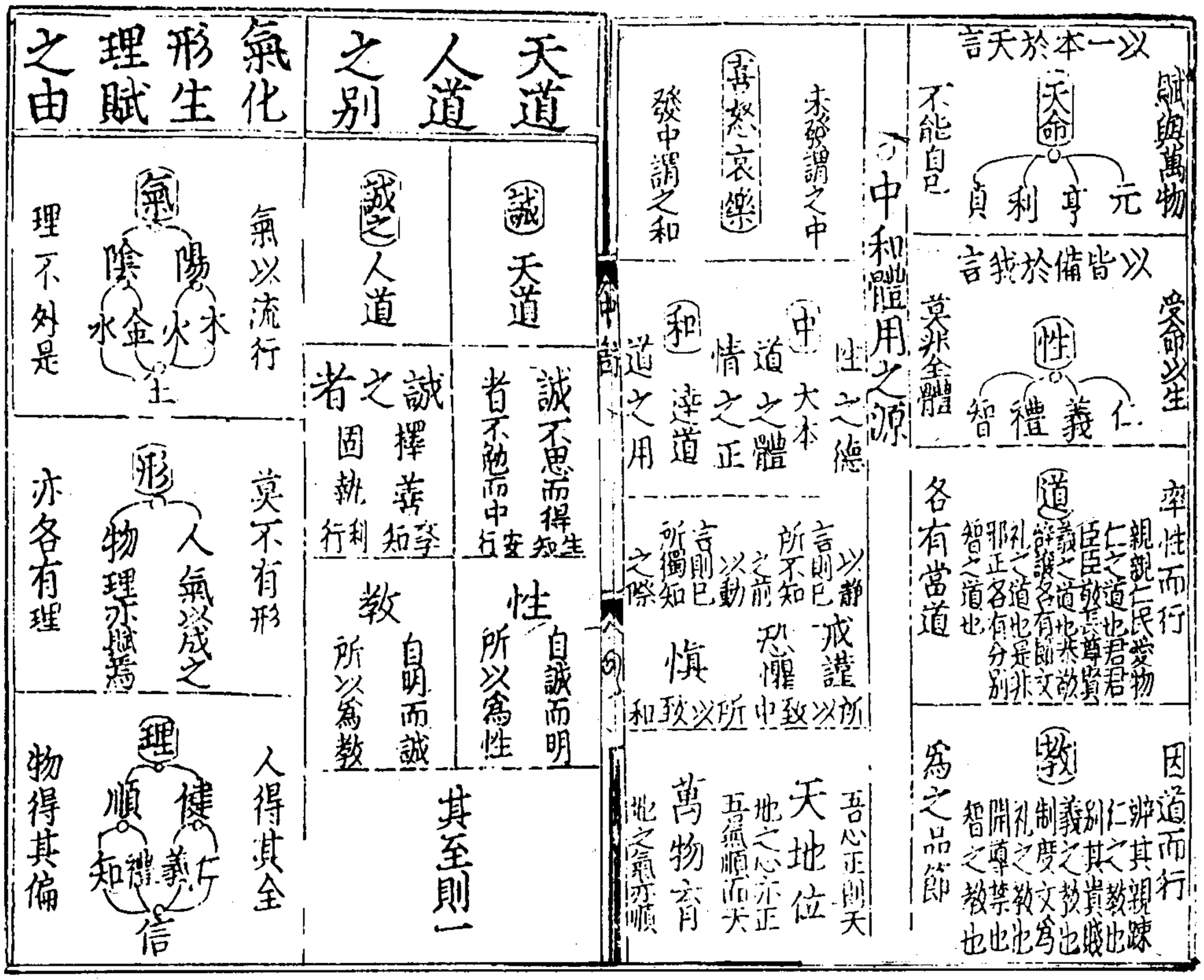
中　堯舜執　君子時

中庸所謂天命率性則舜禹相傳道心之謂也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言不異如合符節所以提挈綱維開示編奠者在此

○中庸繼往開來之要

○中庸性道教之旨

凡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不一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孚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体而默識也



大學中庸工夫合一之圖

按大學明明德與中庸致中和合明明德因性與氣言致中和本性與情言自格物致知以至誠意正心修身皆明明德之事也自戒謹恐懼以至愼獨皆致中和之事也物格知至誠意所以明明德也誠心正身脩身所以誠也大學新民與中庸教政合自齊家以至平天下皆新民之事自天地位萬物育效也蓋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皆教政之事自天地位萬物育以至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者皆教政之效也

大學新民自新爲先中庸九經脩身爲始大學止於至善與中庸依乎中庸合大學所止以敬而入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德入如淵之謂知回之謂仁序路之閒皆其法也

○大學言學中庸言教

大學專言學而不及教至傳之九章齊家治國平天下方出教字然朱子序之則首言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終篇無非明治教之旨中庸專言教而不及學至傳之二十章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方出學字然朱子序之則首言中庸之作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於終篇無非明繼往開來之學學則教非二也惟大學將四代之教其經一章自知止以至於天下平實皆教人之成法而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夫公卿大夫及庶人之子弟莫不由教而入故其書雖言學而九

章之言則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又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朱子以終始提出此字者恐上之人或不知所以立教此中庸爲三聖授受之學其第一章自道不可離道之極功也天地位萬物育皆學問之極功而成湯文武之爲君皇陶伊傅周召之爲臣莫不以學相承故其書雖言教而二十章之言則曰博學之又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朱子又終始提出此字者恐下之人或不知所以強學而如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朱子之序則首曰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而朱子之序則首曰上智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於此體認備至故其發明更無餘蘊至於道之一字大學大小之序中庸聖聖之傳俱不越此一道爾然大學雖首云大學之道繼之曰則近道其中知多有指爲教所由施之術者如曰物格知至

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均以道術者言也中庸則直云率性之謂道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其出行之道如曰道其不行君子之道天下之達道均以道路者言也故大學序多言道術中庸序又專言道統所以朱子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試問不用其許多工夫看聖賢不出觀此則槩可見矣

○中庸說

天命之謂性自然之中也率性之謂道自然之和也脩道之謂教君子學以致其中和也此言太虛沖漠未發諸已之不可失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存之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言幾微朕兆將發者之不可妄也君子慎獨所以審之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所存者得矣發而中節謂之和則所發者得矣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脩道之極功也

○費隱說

道之躰用猶木之本根枝葉也非本根則枝葉無自而生非枝葉則本根無自而見枝葉之發於外者費也本根之藏於內者隱也故道之在天下以在人者言則曰天降生民莫不與之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而朱子之序則首曰上智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於此體認備至故其發明更無餘蘊至於道之一字大學大小之序中庸聖聖之傳俱不越此一道爾然大學雖首云大學之道繼之曰則近道其中知多有指爲教所由施之術者如曰物格知至

○人心道心說

人—人欲—危殆—精—去人欲—窮理—明—中

心

道—天理—微妙—一—猶天理—盡性—誠—中

人惟有一心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知覺從人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危殆而難安道心微妙而難見精則察之審而有以去此心之人欲一則守之固而有以存此心之天理人欲既去則此心淨粹而能盡性惟能窮理則此心純粹而能盡性惟能窮理盡性而有以全此心之明惟能盡性也而有以存此心之誠性明也則能用其中而不偏惟誠也則能守其中而不變故曰允執厥中言至是則信其有執是中

○又

洪範齋先生曰舜禹傳心之妙。言執中而必本之以惟精惟一。言精一而必先之以人心道心人果有二心哉切嘗參前言而論之矣周子之言無極純乎理也未可分爲二也理不能不附於氣則其精妙合散而爲物天之賦予已不能無二者之合矣張子之言太虛純乎天也未可分爲二也性不能不雜於氣則合性知覺而爲心人之稟受已不能無二者之合矣理合於氣而後天地行化育之用氣合於理而後聖賢有存察之功苟不自合於一者而守其一耶人生之初天地之鑿其體得之爲耳目鼻口之形則凡知覺生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之而爲仁義禮知之理則凡知覺原於性命之正者道心也方此心之寂而靜也理氣混合而存於中人即道即心也及此心之感而動也理氣分別而應乎外○人心道心說

人—人欲—危殆—精—去人欲—窮理—明

道—天理—微妙—一—猶天理—盡性—誠—中

人惟有一心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知覺從人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危殆而難安道心微妙而難見精則察之審而有以去此心之人欲一則守之固而有以存此心之天理人欲既去則此心淨粹而能盡性惟能盡性惟能窮理盡性而有以全此心之明惟能盡性也而有以存此心之誠性明也則能用其中而不偏惟誠也則能守其中而不變故曰允執厥中言至是則信其有執是中

洪範齋先生曰舜禹傳心之妙。言執中而必本之以惟精惟一。言精一而必先之以人心道心人果有二心哉切嘗參前言而論之矣周子之言無極純乎理也未可分爲二也理不能不附於氣則其精妙合散而爲物天之賦予已不能無二者之合矣張子之言太虛純乎天也未可分爲二也性不能不雜於氣則合性知覺而爲心人之稟受已不能無二者之合矣理合於氣而後天地行化育之用氣合於理而後聖賢有存察之功苟不自合於一者而守其一耶人生之初天地之鑿其體得之爲耳目鼻口之形則凡知覺生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之而爲仁義禮知之理則凡知覺原於性命之正者道心也方此心之寂而靜也理氣混合而存於中人即道即心也及此心之感而動也理氣分別而應乎外

宋嘗無也微與著對性命之妙至於昏昧則微而不著矣於形氣上重則於性命上輕陷溺於人欲則危不止危而流爲惡昏昧乎天理則微不止微而亡其善治之之功在下愚固當因形氣之發而治之在上智亦豈可謂性命之全而不治之耶於理氣混合之中而察夫二者之分則可徹理欲之辨而守夫本心之正矣使於人心而察之不精是不知性也有命焉之理聖人何必爲遊說之戒淫縱之儆是聖人雖不徇形氣之私而精察之功不可無也使於道心而守之不一是不知命也有性焉之理聖人何必爲悠悠之歎是聖人已純乎性命之正而持守之功未嘗廢也故養則付命於天所以節制人心而不使太過道則責成於己所以兢兢業業未嘗一息或忘未嘗一毫不謹也自人心收轉來便是道心自道心放出去便是人心蓋心

雖爲神明不測之妙而實有操舍不常之幾人豈能閉口塞
腹絶類離倫舍人言道以墮於物欲爾自知覺之微幾而別理欲之
大界窮之而別其兩則守之而統乎一矣至食而審其所當
食衣而審其所當衣人心上之精一也而道不外於人矣學
不爲妻子而衰忠不爲利害而移道心上之精一也而人不
得以間道矣至是則道固道也人亦道也其爲一豈有二哉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蓋心不操則舍
不出則入放出雖易而收斂不難既往之心爲方返之
心此不可以兩心言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蓋心有人有道有危有微知覺之同而理欲之異
有從心之聖賢無放心之聖賢比不可不以兩心言也孔子
於存亡之異而言其非二心爲下愚言也帝辨於理氣之合

中圖

而別其爲二心爲上智言也心者事之本天理中純則人事
外應如持衡以稱物而輕重各當矣如指鑑以別物而妍醜
莫遁矣動靜云爲尚何不合乎自然之理者顏子好學論所
謂明諸心知所往明諸心者知萬事之是非而不差也但聖人與學者之工夫有不同
者一自心性上用工舜之所謂惟精惟一也中庸則戒懼於
我之所不睹不聞以存天理之正慎獨於人之所不睹不聞
以防人欲之私然自性出者養於靜以爲躰察之用此心性上用工之不同也一自事
物上用工中庸之所謂知行也大學以格物爲道學之首以
誠意爲脩之首聖人則不思而得學者則未能不勉而貴於固執此
於擇善聖人則不勉而中學者則未能不思而貴於審問更無形故不必言行是發見
事物上用工之不同也朱子嘗以此之精一與論語之克復

鬼神說

朱子曰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鄭氏又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
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可言鬼神如何曰氣者
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
二氣之良能是其靈處又問眼體也眼之

中圖

見處爲魂耳躰也何以爲耳之魄先生曰能聽者便是如鼻
之於臭舌之於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爲魂才說知便是主
於心也但能知若甘苦臭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
便是魂漸要散問魂附於體魂附於氣可作如此看否先生
曰也不是附魂魂是形氣之精英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
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而言爾天地之間陰陽合
散何物不有可舖綵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
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以其常常
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有神但在人則亦謂之鬼
耳鬼是散而靜者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問子思只舉神之著而
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而不必言鬼曰鬼是散而靜
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精誠以合之則洋洋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注云鬼之神耶。竊者陽之神。鬼者鬼之神。淮南子註中說。鬼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造。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亦有屈。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也。

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而為物。此總言神。游魂為變。魂游降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得氣而生。鬼神者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實有是理。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是。（董銖所錄）

周禘祫廟制

姜嫄	太祖	封土為壇 除地為墠
閟宮 先妣	后稷	鬼

商	周
契	后稷
昭	昭
冥	不窋
昭	昭
振	鞠
穆	穆
湯	公劉
穆	穆
外丙	慶節
穆	穆
仲壬	皇仆
穆	穆
太甲	差弗
昭	昭
沃丁	毀廟之主
昭	昭
太庚	毀廟之主
穆	穆
小甲	毀廟之主
昭	昭
雍己	毀廟之主
穆	穆
太戊	毀廟之主
昭	昭
中丁	毀廟之主
昭	昭
外壬	毀廟之主
穆	穆
河亶甲	毀廟之主
昭	昭
祖乙	毀廟之主
穆	穆
祖辛	毀廟之主
昭	昭
沃甲	毀廟之主
穆	穆
祖丁	毀廟之主
昭	昭
南庚	毀廟之主
穆	穆
陽甲	毀廟之主
昭	昭
盤庚	毀廟之主
穆	穆
小辛	毀廟之主
昭	昭
小乙	毀廟之主
穆	穆
武丁	毀廟之主
祖	祖
祖庚	毀廟之主
穆	穆
祖甲	毀廟之主
昭	昭
廩辛	毀廟之主
穆	穆
康丁	毀廟之主
昭	昭
武乙	毀廟之主
穆	穆
文丁	毀廟之主
昭	昭
帝乙	毀廟之主
穆	穆
帝辛	毀廟之主
昭	昭

廟之言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

庭碑　疏井

王后畫翟君也。翬明也。祖五年一祫

始也。享嘗謂四時之祭

勝國社

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皆月祭之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墠墠有禱焉為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人無廟死曰鬼

二年一禘

趙伯循云禘者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隸群廟之主為其尊遂不敢褻也此王者之大祭有虞禘黃帝而以顓頊配夏氏亦然殷人禘嚳而以契配周人禘嚳而以文王配魯禘則以文為所出而以周公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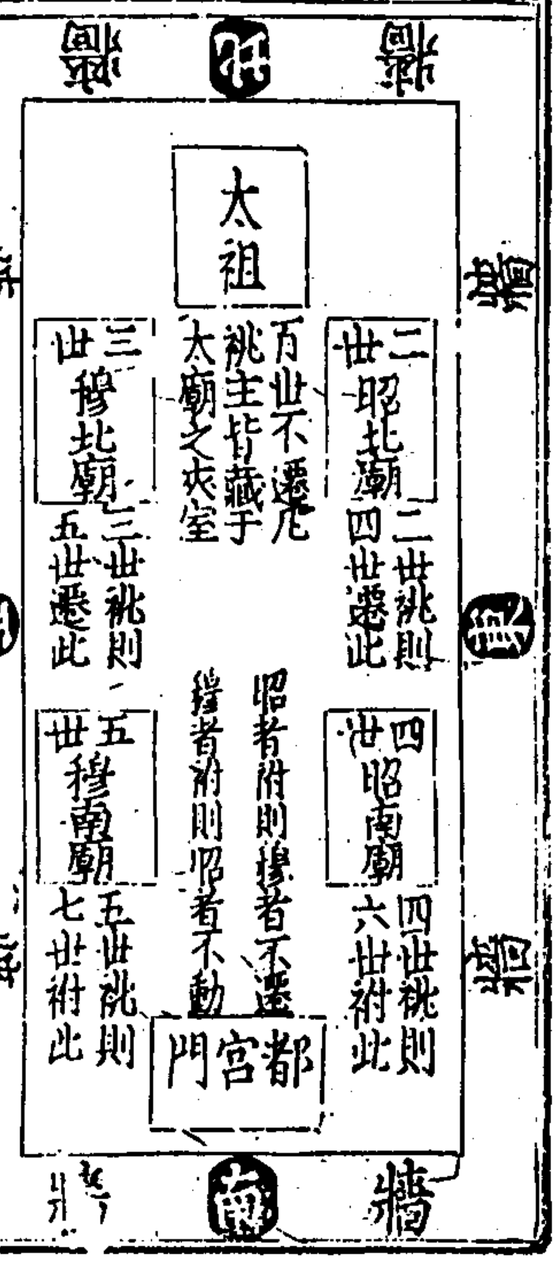
五年一祫

祫有一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于大祖此大祫毀廟之主而祭之也

四祭不絕

虞		夏		商		周	
禘	黃帝 文祖	禘	黃帝 文祖	禘	嚳 配太祖	禘	嚳 配太祖
祖	顓頊 祖太文	祖	顓頊 配文祖太	郊	冥 配太祖	郊	稷 配天 亦太祖文祖
宗	堯 加父礼	宗	禹 父	祖	契 配太祖	宗	文王 父
郊	嚳 配太祖	郊	鯀 配太祖	宗	湯 父	郊	稷 配天 亦太祖文祖
舜		啓		大甲		盛	
禘	黃帝 而後顓帝	禘	顓帝 而後顓帝	禘	嚳 而後契	禘	嚳 而後稷
郊	嚳 而後堯	郊	鯀 而後禹	郊	冥 而後湯	郊	稷 而後文王
宗	堯 加父礼	宗	禹 父	宗	湯 父	宗	文王 父
祖	顓頊 配文祖	祖	顓頊 配文祖	祖	契 配文祖	祖	文王

朱子論五廟昭穆



或問云云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炎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昭右穆差次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皆南廟之主遷於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祧者始祖之廟有火室焉或問六世之後二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

各自爲廟有門有堂有室有奧而牆宇四周焉一廟皆有門有堂有室有奧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王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祧者始祖之廟有火室焉或問六世之後二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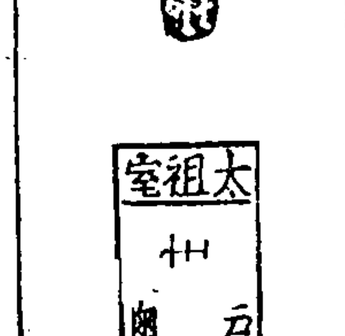
定次而其自相爲廟亦不可易但其藏祧則武王雖居王季之位而不遷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与成王爲偶未可以濮廛而居王季之處也必大洽而禘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毋陳而無所易

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高祖四世祖也世与太宇古多互用加太子爲世主新祔便在昭位是一排且如第一昭一穆相對今新死者祔則高祖在中二昭一穆亦對坐以意推之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改塗易檐言不是盡撤而已

室四隅

門已魯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白北所漏入也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奧人總進便見東北隅却隅爲屋漏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尸儀禮所謂尸入戶西南隅坐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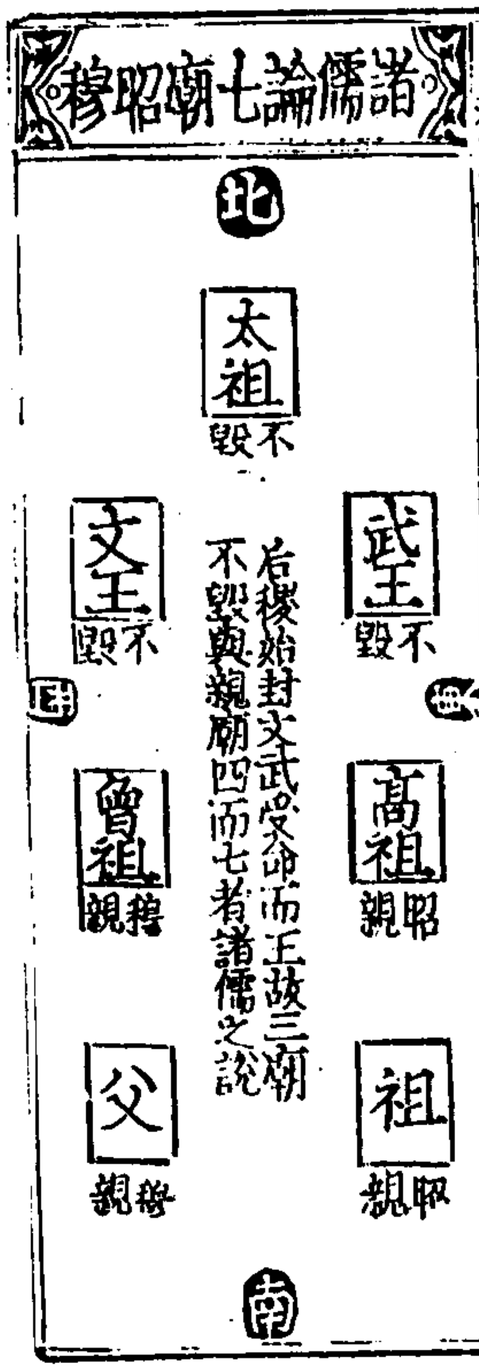
羣廟各室主向



太廟合食主向

朱子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北向占人

諸儒論七廟昭穆



右穆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

南向室在其北東向戶在其南牖下者也主既在戶壁下則頭宋向故祭之時主人入戶西向設席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昭羣穆之主出入戶而羣昭南向而羣穆之主北向而羣昭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祫則太祖之主亦出戶而南向而羣穆之主皆降合食于太祖之前此禮行時則羣穆之主在其廟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穆之主仍在其廟

中圖

穆為穆也昭卷之昭改昭為韶然禮書亦有作昭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

武王時五廟

成王時五廟

康王時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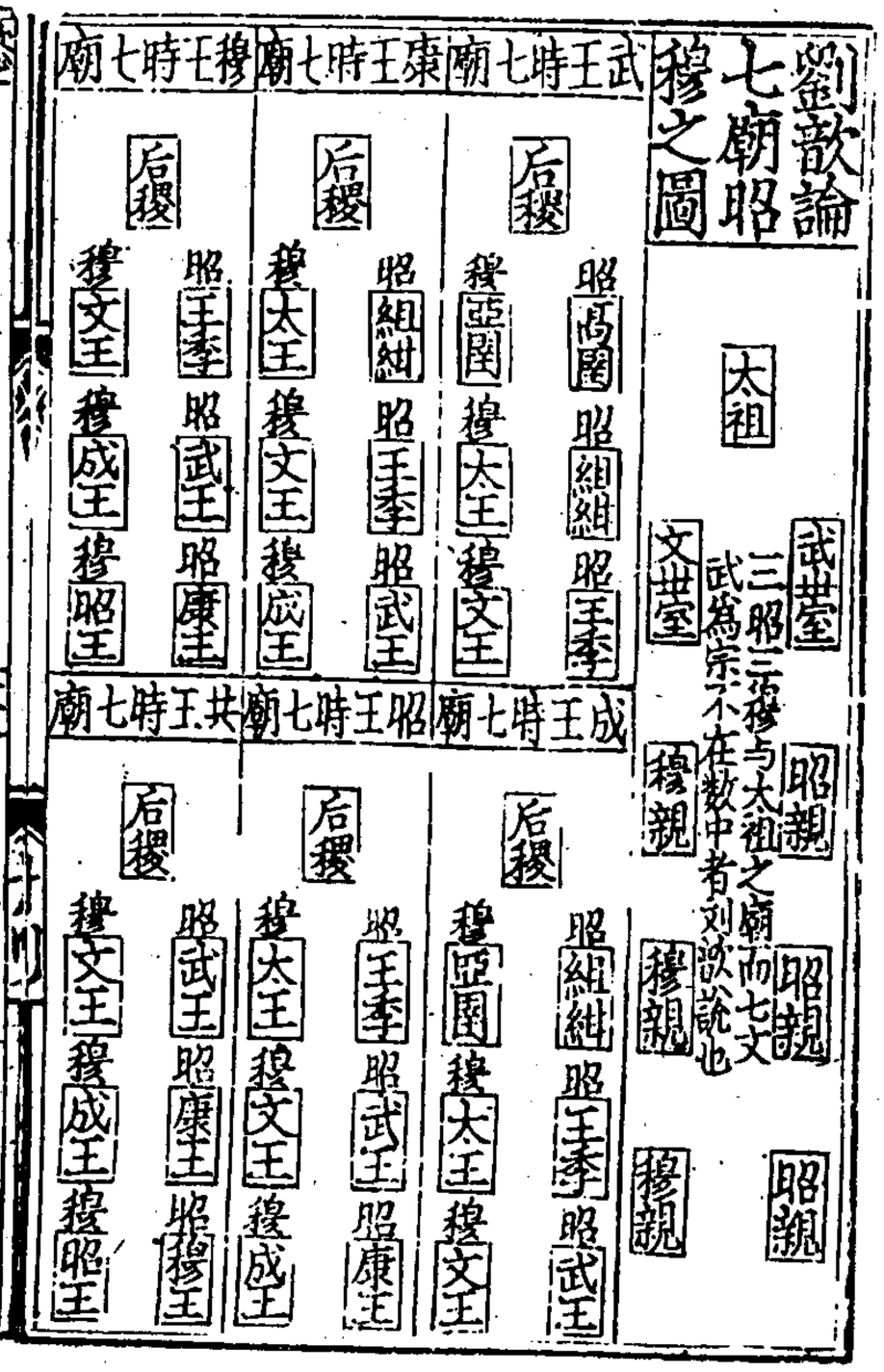
昭王時五廟

穆王時六廟

共王時七廟

朱子曰大子七廟之制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桃于王季遷而武王祢至昭王時則王季桃武王遷而康王祢自此以上亦皆具為五廟而桃者藏于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桃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矣是成王遷昭王祢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桃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祢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桃者藏於文世室昭之桃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又朱語錄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桃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於武之廟也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宗功德而無定次者義也周於昭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至共王顯王猶且祧之則良廟不毀可知矣

劉歆論七廟昭穆之圖



朱子曰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亞圍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文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或問諸說孰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又語録曰歆說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七廟數也趙氏曰從諸儒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又按記王制註周制天子七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其說異同若祖宗功德之說考諸商之三宗謂祖甲太戊高宗也祖功宗德自有公論不以拘拘爲嫌

中庸

中庸

朱子章句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莆田眞士王元善通攷

中庸名義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者也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語録名篇本取時中之義蓋有未發之中焉所以能時中者蓋有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

後說君子之時中。通曰朱子於論孟集中字但曰無過不及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字庸體中之中字即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庸是也中庸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用也。語録名篇本取時中之義庸是也庸之中字即中庸之中字庸是常也。語録庸字即孔子曰中庸之中庸是常了。陳氏曰非中外別有所謂庸也中即日用常行而不可易者庸即日用常行而不可易者只此中底即日用常行而不可易者只是精實底所爲都不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天下之定理。語録問正道定理恐道與理是總括之名理是道中之條目曰然安在正字定字上帝字只是箇恰好道理爲不見得定底故更著箇字曰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字曰緊要在此不失之污賤高不驚於怪異之事盡眞孔門傳授心法陳氏曰

天下之正道庸者以授孟子。於七篇中觀其議論頗與此段孟子吻合則可知其以此授孟子矣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語録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天命謂性而合而開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爲李底道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語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指天命謂性而合而開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爲李底道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語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指天命謂性而合而開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爲李底道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語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指天命謂性而合而開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爲李底道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語録讀者玩索名反之有不能盡者矣。語録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天命謂性而合而開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爲李底道理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陳氏曰加以一般命令他一般分付性即理也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天地人物公共之理性是我之理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子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性命雖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陰陽一天所賦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須是有此性本未嘗偏倚氣稟所拘而有清濁之不同耳

雲峯胡氏曰命猶令也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箇是字說率性之謂道是就人身中說出箇道字說修道之謂教是就聖人身中說出箇教字說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所謂道是也

此率字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合而言之謂之道也舉人而言則謂之道非外求也

伊川謂循循善誘之誘即是率字不是用力字誘人率之之道也

此率字就行道人說

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此路字恐當作理字

修治也脩道以仁

脩治也脩道以義

是則所謂道也語錄率性之謂道而行之謂教指聖人而言人不能皆聖賢之道所以為教二者名雖不同故有聖賢之別而其實一也

聖賢一理但聖人生知安行賢人學知利行其次也

修道以仁

脩道以義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

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語錄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蓋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行發出如天地然作雲雨散萬物大小各有品節先王所以使烏獸草木各得其所宜耕耨灌溉凡人物之屬皆有自然之理乃兼人物而言不同

孟子言性善堯舜率性之謂也

率循也道猶路也

魚鱉咸若周禮掌山澤各有官屬禹治水如行平地隨山刊木各有攸當

孟子言性善堯舜率循此性而已

禽獸之性亦善但於人較多於物較少

禽獸之性但於人較多於物較少

草木之性但於物較多於人較少

草木之性但於物較少於人較多

禽獸之性但於人較多於物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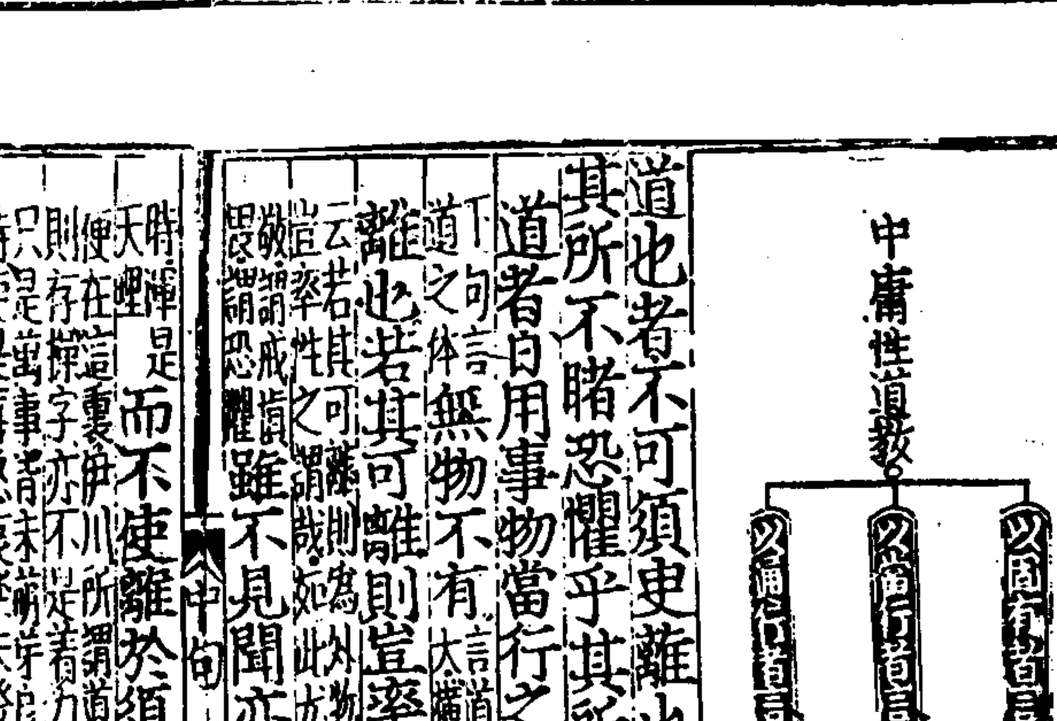
人物之性皆從大本中流行發出但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

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語錄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蓋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行發出如天地然作雲雨散萬物大小各有攸當

皆教之事以一本於天言元亨利貞與萬物不能自已曰天命以皆備於我言仁義礼智受命以生莫非全体門此老性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觀親仁民愛物仁之道是非邪正工臣長尊賢義之道也明人物所當行者以為法辨其親疎仁之教制度文為礼之教開遂禁止知之教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文之於中庸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附録之前聖如孔子之於易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天命靡常周文便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而不說出於己之性說道由於己之性說以此見重在道字之道而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道字說下文道字○潘氏曰大學入德之書教在其中中庸一明書性道之書教在其中中庸之道而不說出於己之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而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遠也者不可須臾離之道也是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道也者率性之謂也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道也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章句此二句上句言道之體無物不有言道之大綱說無時不然以言道之流行說元本作則為外物而非道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元本先師曰兩句相因兼有之意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未嘗間斷也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之性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上後上一級說性上後上一級說道上後上一級說教上後上一步說又就教上後歸一步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推之天命之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開宗明義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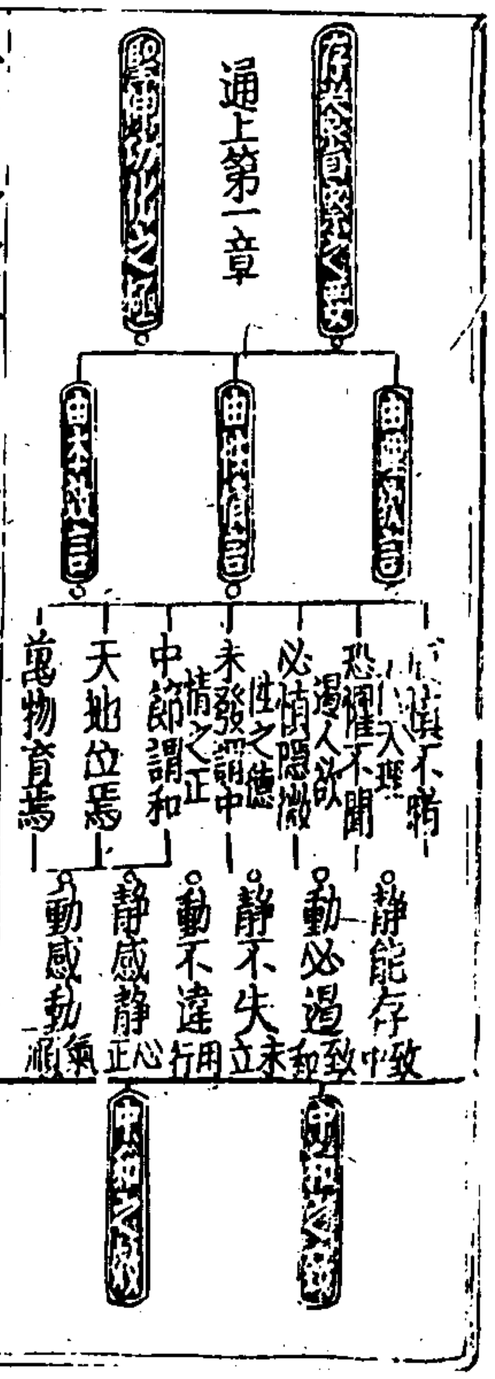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道也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章句此二句上句言道之體無物不有言道之大綱說無時不然以言道之流行說元本作則為外物而非道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元本先師曰兩句相因兼有之意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未嘗間斷也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之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上後上一級說性上後上一級說道上後上一級說教上後上一步說又就教上後歸一步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推之天命之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開宗明義之意

念或時或不正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雖至於所發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未知北山陳氏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而我獨知耳然人既未知而我獨知正善惡之幾也○潘氏曰君子既常戒懼於已發之後又加謹焉於未發之前常看存字與常字皆不離乎敬而所以存此敬不暫不閒時亦然蓋特未發所以為已發之大本此敬足以存之於發時使有節而無過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惟恐頃刻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髮之有差

中庸

戒懼

慎獨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句首三節分二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蘊極廣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節謂和盖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人欲而充其本然之善也反求諸身本有之

中句

去人欲之私以充已之和也楊氏時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庸一書造聖道之格言也首三句述堯舜相傳之大旨中間子思總括一篇之義先師曰中庸者孔門傳授心法而作也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萬事而一理蓋實學也其味無窮讀者宜潛心焉

中庸章句大全

中庸章句大全卷之一

新安　陳氏　集說

通上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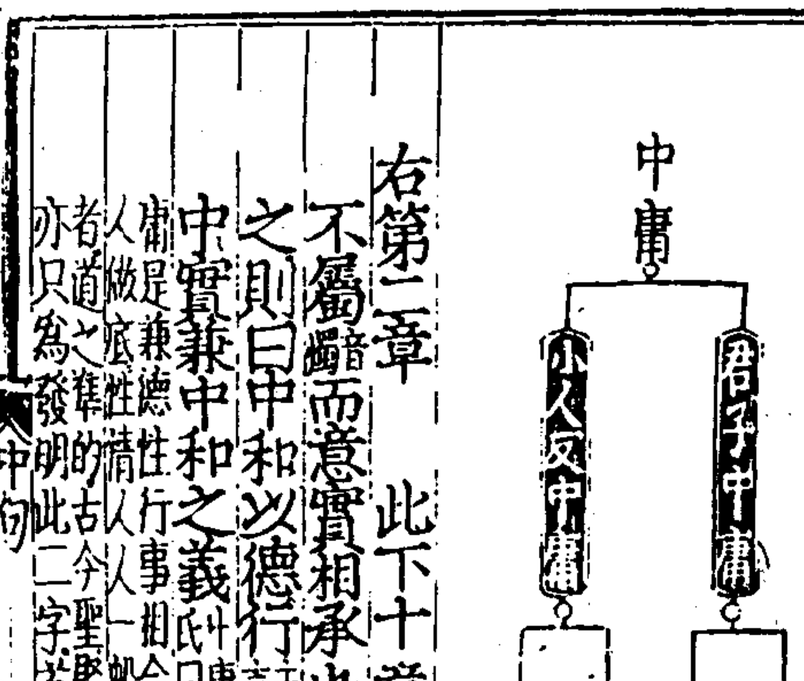
朱子曰此章乃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句首三節分二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蘊極廣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節謂和盖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人欲而充其本然之善也反求諸身本有之

中句

去人欲之私以充已之和也楊氏時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庸一書造聖道之格言也首三句述堯舜相傳之大旨中間子思總括一篇之義先師曰中庸者孔門傳授心法而作也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萬事而一理蓋實學也其味無窮讀者宜潛心焉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為一篇之綱領當為第一章言性道教原於天備於我盡其蘊十二章言費隱之義二十章夫子所言以証費隱之義二十章可離之意下七章雜引夫子言誠德上生下以終章乃推說前章之別以終


中庸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其德善之至
其心惡之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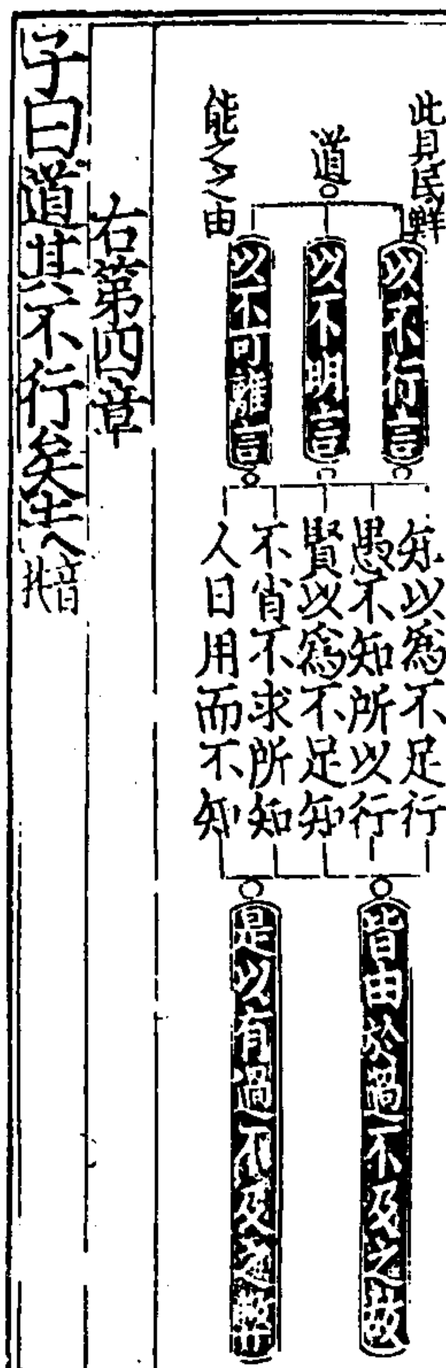
此以上言德即性情之德中庸兼此三者而言
此以上言當涵養性情之正以下主變化氣質之偏

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故以道爲不足行不肖者不
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之高明洞達道
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陸理而反滅人類此又
過乎中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也君子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
行常高其視流俗污曲若將浼焉則必不屑爲之高明洞達道
如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棄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中
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之意以言中庸之
不及爲言以言中而不及補盖中即所以過不及爲言以言中而不及補盖中即所
以爲補采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賢者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
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此以道之全体言問賢合聖方知合聖
即文王說者何故曰知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
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
言猶必察焉其精微者有未至理
若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
自山谷觀之過與不肖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之理
一也。通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則緊後面說知之過與
之所以行即此之賢言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則緊後面說知之過與
章爲此二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與不足行者行之過與不足知
賢者行之過與不足行不智也愚不肖者不及於不肖者不及之
能勉而進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語錄以飲食譬道
日用味譬哩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可離又提此句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緊上前一節去。知者崇清而賢人自不察知飲食而不知味是以
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賢粹而未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
○安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忘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
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道鮮能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能安能
行矣未專言味。以見民鮮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舜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
之意。起下章意者下章言舜事舜大知而道所以行也
不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而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声好去声與平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語錄舜本自
知又能合大

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所以爲大也。老氏曰絕聖棄知大盜
之所以愈大也老只絕棄一己之知舜則盡用天下之知
言猶必察焉其於隱惡言者淺近之
洞見道体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驗也孟子曰自訓揚雄以至
然於其言之未
語錄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
萬善人之所以察邇言之驗
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揚而不匿其惡大光明又如此
則人孰不樂語告以善哉隱惡明如此人安得不樂告而
不盡言哉告而不盡言則善者亦無所觀而
不善者亦無所懲而
語錄言人之善者猶揚之

中句

不惜言也或善之心廣大光明
聞人之言乎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
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
從洛以取

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
切不差何以致此此知字如
行也語錄兩端只是箇起止一
極厚極薄以至極小極重之中擇其說之是
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
中間爲中則是子莫執中矣
薄者說得便是中蓋極厚之論極
薄者說得便是中蓋極厚之論極薄之中說
重大小莫不皆然雖中者用之不是察其兩
端說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如有人
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合
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千金
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合賞萬金便當合賞千金百金
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中間重那頭輕這頭泛那頭
頭偏少是乃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
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
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而
之不盡執兩端是用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而
之不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
論不同都是善一邊行已

惡亦自隱而不宣了○第二節言非如世俗所謂是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而非惡已惡而非善也○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爲兩端而說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興君子小人不必爲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爲十分惡也可不辨哉○饒氏曰中無大性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何辨得出○此可見其覽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偏黃氏曰道之不行起於知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其道之行○通曰知仁勇孝者入德之事然必聖人自期擇之語辨之精決則曰擇曰守於辨則曰擇之中也辨別何人也言愛而下章言同孝者正好辨顏淵之語以觀看一章云

人鮮能知。
- 行不著。
  - 自用不知。
    - 過或及
    - 道其不行。
  - 習不察。
    - 好問。
      - 無遺善。
        - 第五章
      - 好察。
        - 隱惡。
        - 揚善。
          - 廣大光明。
            - 非知者之過
            - 道所以行。
            - 賢愚皆不及
            - 中庸不可能也
      - 執兩端。
        - 權度精切。
          - 非知者之過
          - 道所以行。
          - 賢愚皆不及
          - 中庸不可能也
  - 行著。

辭其大知。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音古護擭戶化反阱才性反辟同避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以仁言
- 人皆曰知。
  - 擇乎中庸
    - 能不過或及
    - 道終不明
  - 不能期月
- 中庸。
  - 第七第八章
  - 擇乎中庸
    - 非擇者之過
    - 道所以明
  - 回能眞知。
    - 服膺勿失
      - 非不良之不及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文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通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過而不知辨之人以況能擇而不加辨之人下章言明賢以此章兩人字報人也上章辨能擇乎中庸之人也上章辨能擇乎中庸之聖人下章言明賢以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即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可辭可蹈以勇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其實知仁熟而無一毫

斯二者非去是之謂知之至不可此夫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是之謂知之至不可此夫子之所謂處貞貞者正而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貞字知之至而言之則擇固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雖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結上章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

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皆平易中庸而難此民之所以祥上聲能也語錄中庸便是二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二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二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愚者不及過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中庸便盡得知仁勇三子便不及此三子便過慢此二子便不及所以難也○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亦有能幹之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柔懦者能勉而為之須是孝問篤至剛毅者能勉而為之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曰易而實難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乳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汝之強與此句承上章而言抑語辭而汝也汝之強與此句承上章而言抑語辭而汝也汝之強與此句承上章而言

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執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而言君子猶之者不同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氣血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語錄和便易流弱底中立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甚分明衰如何是中立而不倚如文王善養老他便求自不立不倚如曰如此便是中立不倚於勇倚於智皆是中道而立初無定體又說不倚方見便捷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便易流則必倒若能中立而不倚又說不倚方見便捷問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倚如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求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中立不倚於勇倚於智皆是中道而立初無定體又說不倚方見便捷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何必又要硬在中立而不倚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曰此乃能擇乎善而守之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乎善而守之是安行貫者能擇乎善而守之後須用勉強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貫者能擇乎善而守之後須用勉強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勉強工夫大智之人則能擇乎善而守之後工夫自不須勉強工夫大智之人多有所倚蓋他中立不倚處求倚於智皆是中道而立初無定體又說不倚方見便捷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何必又要硬在中立而不倚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乎善而守之

非夫子不能　雙峯饒氏曰章句知之謂仁之至不勉勇而中知之謂仁之全不思不勉而中皆出於自然則不煩勇也何以此而獨言勇蓋中庸而歸宿在庸字

此皆言知仁

素隱　知之過　聖人所弗爲

行怪　行之過　第十二章並

強學同異　當強而不強

半塗而廢　行不慊

遵道而行　中之又　聖人所弗已

依乎中庸　知之至

不待強而然也

不知不悔　行之至　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

中句

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形甸反第二十章通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以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之也於此中庸之知仁則能體之也於此中庸之勇則能強之也○淩氏曰首章以中和言而下以中庸言而繼之以費隱之義中庸發一和而性情之德具焉中庸發一庸而費隱之用備焉費隱與中和一貫也費隱與庸異其故何哉蓋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中和者天命之性也人生而動以後不容說庸者率性之道也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中和言其體庸言其用中和言其德庸言其行中和言其未發庸言其已發中和言其存心庸言其處事中和言其極庸言其法中和言其妙庸言其實中和言其全體庸言其大用中和言其費隱庸言其費隱之實中和言其費隱之原庸言其費隱之流中和言其費隱之合一庸言其費隱之各極其至中和言其費隱之包乎天地庸言其費隱之察乎天地中和言其費隱之無所不在庸言其費隱之各有所在中和言其費隱之無聲無臭庸言其費隱之可知可能中和言其費隱之不可離庸言其費隱之不可遠中和言其費隱之不可測庸言其費隱之不可窮中和言其費隱之不可見庸言其費隱之可見中和言其費隱之至極庸言其費隱之無極中和言其費隱之無對庸言其費隱之有對中和言其費隱之無窮庸言其費隱之有窮中和言其費隱之無始無終庸言其費隱之有始有終中和言其費隱之無內無外庸言其費隱之有內有外中和言其費隱之無小無大庸言其費隱之有小有大中和言其費隱之無本無末庸言其費隱之有本有末中和言其費隱之無先無後庸言其費隱之有先有後中和言其費隱之無方無體庸言其費隱之有方有體中和言其費隱之無聲無臭庸言其費隱之有聲有臭中和言其費隱之無形無象庸言其費隱之有形有象中和言其費隱之無動無靜庸言其費隱之有動有靜中和言其費隱之無始無終庸言其費隱之有始有終中和言其費隱之無窮庸言其費隱之有窮中和言其費隱之無極庸言其費隱之有

小處有費隱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語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是道之盡處人是古今事變人倫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乃分中之一分

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官之類

孔子嘗語觀周籍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豈敢知也今將往矣敬拜命而已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豈敢知也今將往矣敬拜命而已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豈敢知也今將往矣敬拜命而已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豈敢知也今將往矣敬拜命而已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豈敢知也今將往矣敬拜命而已

道字言造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而言天地是就大小處而言

又言天地之大有所憾是就上面說

君子語大小莫能載破道而言語小莫能破道而言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音專戾音利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屬言鳶鴟飛至天而魚躍于淵察其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著陳氏曰費隱一節子思引此詩以明費隱之不可離也

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喫緊為去聲人處活潑潑普活反地讀者只容易讀過故引程子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人只是不根據本文滯於一說而不發明費隱之意程子曰大要不出乎此

費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費扶味反

費猶用之偏也

費猶用之偏反形容道之至廣遍在事物上說

程曰費隱二字只是一事分開說

費隱二字只是一事分開說

費隱包小大精粗而言

包音褒

小大精粗以事言

君子語大小莫能載破道而言

破謂析之為二

語音御

小莫能破謂能破此小而不能破彼小也

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憾恨也

天地之大有所不能盡焉

全體不能徧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

不得其正者天喪而生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不寒不暑而不暑不寒當暑而寒當寒而暑皆不得其正也

喪去聲

故鳶之戾天也是指天地之廣發明道之費隱

全體隱

魚之躍于淵也是指天地之大發明道之費隱

全體費

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破謂析之為二

語音御

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天喪而生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不寒不暑而不暑不寒當暑而寒當寒而暑皆不得其正也

喪去聲

語小天下莫能破

破謂析之為二

中庸明說大德以得其位而不得其壽乃在天者聖人所不能為

中庸言道字皆自然之道

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能必得曰

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能必得曰

如覆載發育萬物之天地也有憾是天地之費隱

覆敷救反載則代反

覆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言

發育而生物以天地之化而言

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是天地之費隱發明道之廣

憾恨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破道而言

破謂析之為二

語小天下莫能破道無不在

破謂析之為二

語音御

道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性分之內無不具足

具一作俱

費隱包小大精粗而言

包音褒

小大精粗以事言

費隱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喫緊為去聲人處活潑潑普活反地讀者只容易讀過故引程子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人只是不根據本文滯於一說而不發明費隱之意程子曰大要不出乎此使人思而得之

程子曰此

道之費體之不息○通曰道体每於動如川木自活發激地發飛魚躍道之自然亦着不得一毫私意勿助亨着勿忘勿助亨着不得一毫私意

通攷 吳程曰然亦着不得一毫私意

發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雖如之意○張師魯曰鳶飛魚躍指道体之昭著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或讀為撥者非○蕈言而勿正指慊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辨本文之意是猶川上之嘆者參攷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總結上文至則昭著乎天下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也察乎天地之大造端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也察乎天地之大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點檢到為魚躍指道体之昭著而言程子所謂同一

大莫能載則見道之不可離而語錄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无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道費而隱

費以用之廣言

夫婦可知可能○小莫能破

聖人不知不能○大莫能載

天地猶憾

隱以體之微言

夫婦可知○小莫能破

聖人不能○大莫能載

天地猶憾

鳶飛戾天○上下莫能捨

魚躍于淵

視之不見○隱莫能及

聽之不聞

費隱

費而隱

此第十二章至二十章並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則中庸以見此道之體用次言天地以見此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次言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此章言道不遠人人是指為道之人在人而道存乎其人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音哥斧側矩反睨五計反

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君子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別彼列反下同

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即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詩經緊要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不遠其道非道遠人也

人不自覺故得道理在人自是道理元自有此道理治此只是將此元自有底還治此元自有底非別討箇道理治之如人本有箇孝之性却不自行得這孝君子治之非率性謂之道此是頭說下人能改便是孝矣中庸初頭說大命謂之性無有不善人人各是此箇道理無有不善只是說人人各是此箇意○雙峯饒氏曰統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

治人我亦人人能知能行底封治治人我亦人人當不離吾自身亦不離名人之身而治人則自然非彼柯則此柯只此心也人人有此則以則取則夫則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堪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朱嘉陳氏曰忠恕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盡盡昏昏為忠恕違道不遠人以非張子意○通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也章句二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為道第二節言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言聖人所以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改而止第二節言已之治於人者不遠人為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聲師違故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違音而去之謂也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知伯聞之了毅趙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桐丘我卜伐鄭不卜戰齊侯伯聞之了還曰非救鄭救范氏也即尚魋

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

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為目

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為目節節提照

事也語錄問此只是恕恕及至恕時方忠時未見得恕如何

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胡氏四字記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庸平常也行踐其實謹者撰其可已○庸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懋也則謹益至

去聲行顧言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造造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行顧言則行不待勉而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君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矣語錄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其實耳

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

張子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此人做人看了○謝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天之所同然者而由治其身耳○胡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節是忠之本者也忠恕一貫忠恕違道不遠是也然以文勢觀之則忠恕一貫之道豈非聖人事乎子貢方以多學而識為問而告之以一貫之道蓋欲其就一以貫之之實用力也○程子曰以己及物忠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盡之謂忠以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一貫之道也○又曰忠恕如形影然○又曰忠恕相去不遠人之所以為道而不自知者以其用之不一而不知其本同也○又曰忠恕一貫之道中庸言之至矣○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是也然以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人則是又以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各盡其道而已○又曰忠恕一貫之道至實而易行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之心則庶乎其可矣○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自盡之謂忠以己及物之謂恕

事父尚公之事君方為盡道語其極處聖人所不敢自以為能也○雙峯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不遠人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人之體用而此章說道不遠又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人之忠恕違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其道同下章時位不同而其道亦同君子之道自近自卑又發明之以教人之道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又包下文夫子兄弟神造化之迹舜文武周公之事妻子兄弟神造化之迹舜文武周公之事妻子之道至甲至迹至遠者也然尽性至命必本於孝弟鬼神知化由通於幽明之故又繼續道之教

此下三章皆此言費隱之意

以所知言

以人治人不欲其遠

忠恕二事違道不遠

不願勿施可見不遠

以自己言

孝弟忠信与人不遠

以費之小言

以費之道言

執柯伐柯猶以為遠

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陳氏大猷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浮桴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大未可以死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是也蓋君子隨所性而不自得焉惟吾之所當為而已無所往而不自得焉惟吾之所當為而已無所往而不自得焉惟吾之所當為而已無所往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小兄章首舉子曰字者放此毓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比身故開一步然此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故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矣樂音洛之矣乎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毓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進銳者其退速故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室家宜妻孥皆下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先師曰兄弟妻子之間最難處只說得箇只字說得精○鬼神之為德與也愚謂鬼神之為德即上認取其體功效言其用易曰鬼神之德言鬼神之情狀是也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化功用只是一箇所謂德情鬼神之實不越乎二氣而已矣○語錄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以一氣言則陽之神亦有神用焉其方伸者神也既伸者鬼也其既伸者亦有伸用焉其方伸者神之鬼也其既伸者鬼之神也天地間妙用只是一箇氣而已氣之伸者為神氣之屈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氣之屈伸往來感也地活水流行者言○張子曰物之始生者精也既生魄也既成形也附形而游氣也既散則游魂為變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只是論發揮者處寒暑晝夜此鬼神之往來屈伸而言之為德與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陰陽之靈以一氣言則陰陽之神○程子曰鬼神只是說往來屈伸之迹也語錄

尚易所謂幹事之體故此以體貞爲事之幹敬則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朱註所謂幹事而無不在也結録不見不聞此正指體要而前後言只幹體只幹貞只是這一箇氣入鬼神爲忽寒忽暑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箇氣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物有是物便有是事○臧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此章詳於隱而不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非見費而隱矣而後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遺言者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遺言者明費之所以不能不隱也費隱之間一誠貫之○許謙曰費隱二節言鬼神之用至隱之爲之體乎○朱氏伸曰視聽弗聞物不可遺德之微也物所依以立幹事所因以成幹事之本義云言事之幹而能固萬物根此而立幹事如木之幹事如人之幹事之幹也又曰体物者爲物之体也幹事者爲事之質也

此一節言鬼神體物之盛

體物不可遺

體物不可遺

體物不可遺

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混出常祭祀之一節蘭示人。然此其通也。必有所以專言此節者。本於一誠之不可揜。如此。天下之人。又如此其体之於天下之物。又如此。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實理。安之。莫非真實無妄之理。終始一貫。故至此。說鬼神。說不盡。而意思自見。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鬼神之德。即知後世苟非道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鬼神之德。即知後世苟非道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鬼神之德。即知後世苟非道

故大德必受命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通鑑前編舜生二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栽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之

語錄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必受命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哉必因其材質而篤厚之其本傾者因而反之其末仆者因而覆之也非害之也皆聖人之所以爲善於天地之間者也然者也先儒謂天人一理如此說固是然然必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也其變而不可拘者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中庸中句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指受祿保祐申之便是指聖人（嘉去聲）

故大德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命六字總結上文意○語錄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爲善受福亦非有意於人而人自歸之大抵天之生物隨其氣稟而厚薄之自然之理如此

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零落將去恰似有物推剝他理自如此

我有受福之理故天佑之又申之以重言之蓋申之之意也

民固當受福於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大猷曰舜反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同而德不得其應者何也孔子之德而不得其常也大抵天地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篤厚之聖人之生質則天地之氣至舜正是長得其壽得其祿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壽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衰數已盡孔子亦無柰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意於人而人自歸之大抵天地之氣至盛時節竟舜

武繼大王之緒致天下于牧之野綿業也戎衣而有天下（陳略反）壹著（為王之基矣武王一舉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不然者）壹著（為周之所以成商者自此基之謀也）戎衣以伐紂也（北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王季文王可見矣武成先公組紺（古暗反）以戎衣伐紂非武王之意）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士庶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蓋者疑辭大王王季文王可見矣武成先公組紺（古暗反）以戎衣伐紂非武王之意）上至后稷也（通論（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名棄帝嚳元妃姜原生棄初生如羊牛腓字之長而岐嶷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蓺之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周中的

周公（名旦）武王（名發）文王（名昌）父作之子述之（清廟思文之詩）

武王末（不失顯名（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公又設為禮法通行此章言武王周公能盡中庸之德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志）

達（上祀先公（此章言武王周公之孝）

達（庶人（此章言舜大孝）

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自后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汤四百余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為太王之父而言也

此分言繼志之意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達通也）

猶孟子之言達尊也（真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昆為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

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文承上章二達字而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焉。

朝孔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達至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達孝之孝是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廟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一官師一語錄問官師凡祭祀而不及知。無乃不盡人情耶曰位卑則流澤淺貝哩自然如此。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体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今人但以一室爲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也又況一廟祭祖適士二廟祭禰皆不及焉曾大夫一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新安王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黝堊此脩祧之事也。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胤之舞之禮脩道之教存乎其人

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子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七左爲陽穆在七右爲陰幽之義周言之書顧命在右爲陰幽之義周言之書顧命在右爲陰穆者見昭考父穆考父昭則子孫亦以爲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群昭群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待序死者之昭穆也宗廟之中士下士上士二廟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之倫見親疎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不失倫類之謂親疎之殺也然必以太廟之時則衆賓亦如之孫爲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其孫爲子姓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

而後當祫祭於太祖之廟以上及群廟之主而合食焉所謂大祫也前章未言祫祭之禮不可得而詳此又言其末節耳

子曰不王不禘

禘天子之祭也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蓋推本追遠而盡其報本反始之情焉不王則不得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於其廟也

不王不禘

禘大祭也王者祭天地及其祖考之事通謂之禘

通攷

禘祭用樂故用樂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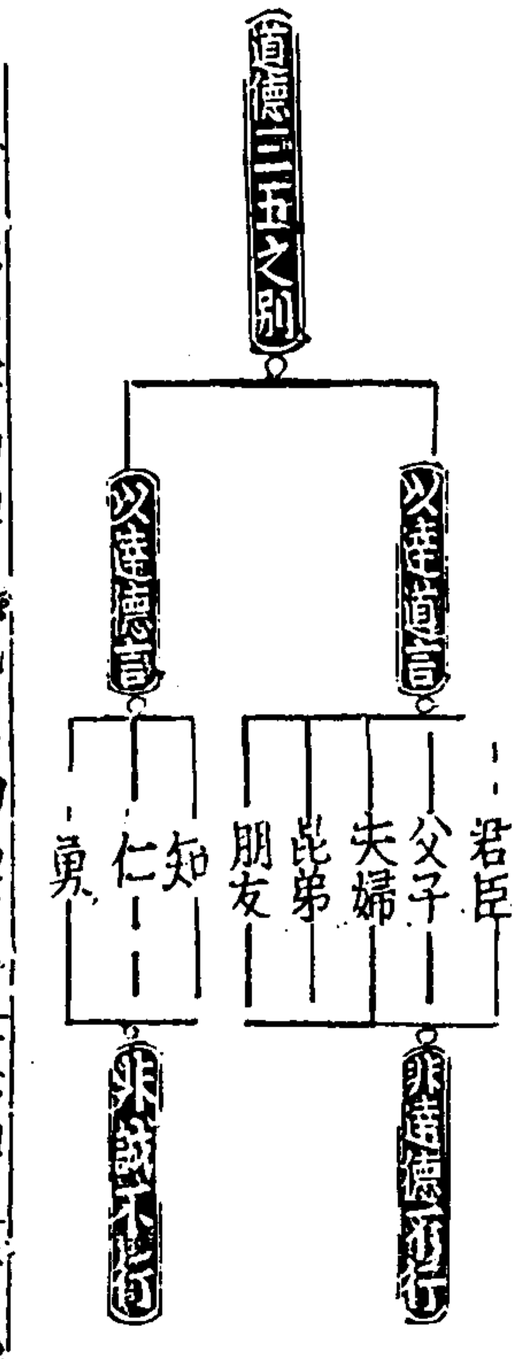
禘之說

禘祭之說諸儒多以為祭天之名惟王肅以為宗廟之祭而先儒多不從今以經文考之禘祭之禮其說有三一曰祫祭於太祖之廟而合群廟之主以祔食者是也二曰祫祭於太祖之廟而不及群廟之主蓋止及其所自出之帝而以其祖配之者是也三曰天子祭天地及四方百神之通名是也

禘祭之說有三

禘祭之

人訓仁人若不仁便是自絶其生理宜者分別彼列事理各有所宜也程子曰宜者分別彼列事理各有所宜也程子曰宜者分別彼列事理各有所宜也程子曰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又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又其成功一也（一人之中句）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語上聲）達道也以其分（扶問反）而言則所以知者知此（知此同）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成功使是徹底是徹）一也（一事之中句）

知也（如字大知）學知利行者仁也（如顏子之用知勉行非勇則做不徹○語錄生知安行只是安而行之不用力學知利行主於知而言雖是亦用力然須臾不違仁）困知勉行者勇也（如何勉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者力然須臾不違仁）及其知之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知而言）及其成功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行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及其知之（知之去聲）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知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及其成功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行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強上聲）及其成功一也（一人之中句）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語上聲）達道也以其分（扶問反）而言則所以知者知此（知此同）也所以行者仁也（如顏子之用知勉行非勇則做不徹○語錄生知安行只是安而行之不用力學知利行主於知而言雖是亦用力然須臾不違仁）及其知之（知之去聲）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知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及其成功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行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門）知恥近乎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門）好學近乎知（好學者知之次也）力行近乎仁（力行者仁之次也）知恥近乎勇（知恥者勇之次也）

困知勉行（困知勉行謂子貢之流有所不通而後學之）及其知之一也（及其知之（知之去聲）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知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

困知勉行（困知勉行謂子貢之流有所不通而後學之）及其知之（知之去聲）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知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及其成功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行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

安而行之資（資稟也）有不明不行也（通曰章句之意蓋謂有先後以其分而言是說知之次如此非謂生知安行之人功夫以及此氣質之偏有高下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則其性然耳）

安而行之資（資稟也）有不明不行也（通曰章句之意蓋謂有先後以其分而言是說知之次如此非謂生知安行之人功夫以及此氣質之偏有高下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則其性然耳）

子曰（子曰二字衍）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門）知恥近乎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子曰二字衍）好學近乎知（好學者知之次也）力行近乎仁（力行者仁之次也）知恥近乎勇（知恥者勇之次也）

困知勉行（困知勉行謂子貢之流有所不通而後學之）及其知之一也（及其知之（知之去聲）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知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

困知勉行（困知勉行謂子貢之流有所不通而後學之）及其知之（知之去聲）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知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及其成功一也（李氏曰三知字主於行而言雖是主於知而言然非行則所知者不明所行者不篤亦不足以為知仁○論語說知仁者安行便是仁）

安而行之資（資稟也）有不明不行也（通曰章句之意蓋謂有先後以其分而言是說知之次如此非謂生知安行之人功夫以及此氣質之偏有高下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則其性然耳）

安而行之資（資稟也）有不明不行也（通曰章句之意蓋謂有先後以其分而言是說知之次如此非謂生知安行之人功夫以及此氣質之偏有高下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則其性然耳）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門）知恥近乎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學已之稱天下國家矣

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大字又脩身為本此章自黃氏云部

言脩身而已不可不知天脩身為要上文

格物致知則也此言脩身在明善大字通指第一節天下之人生与我

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明

知脩身為治人之本故此章言脩身之事教君子以脩身為主而

人倫自盡是脩道之事教君子以脩身為主而

二知見道之方三行

知恥勇為主皆達德之事

知之至也

仁之至

勇之至

知為主

仁為主

勇為主

知之近

仁之近

勇之近

生知

學知

困知

安行

利行

勉行

成功

生知

安行

學知

利行

困知

勉行

知之

好學

力行

知恥

達德

以脩身言

以知人言

以治人言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脩而不可紊曰經者其理一部

設以身處上其地而察其心

體字子皆心

誠求之者也

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

家猶而來須寬他之若謂四夷乃

之日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

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次以尊賢尊賢而疑

有輩臣而疏先云尊賢者此章自

言為治之序也

進寔先其家

進字以次之意蓋道之方

以體群臣故次以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次以子庶

民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次以來遠人懷諸侯次之此

九經之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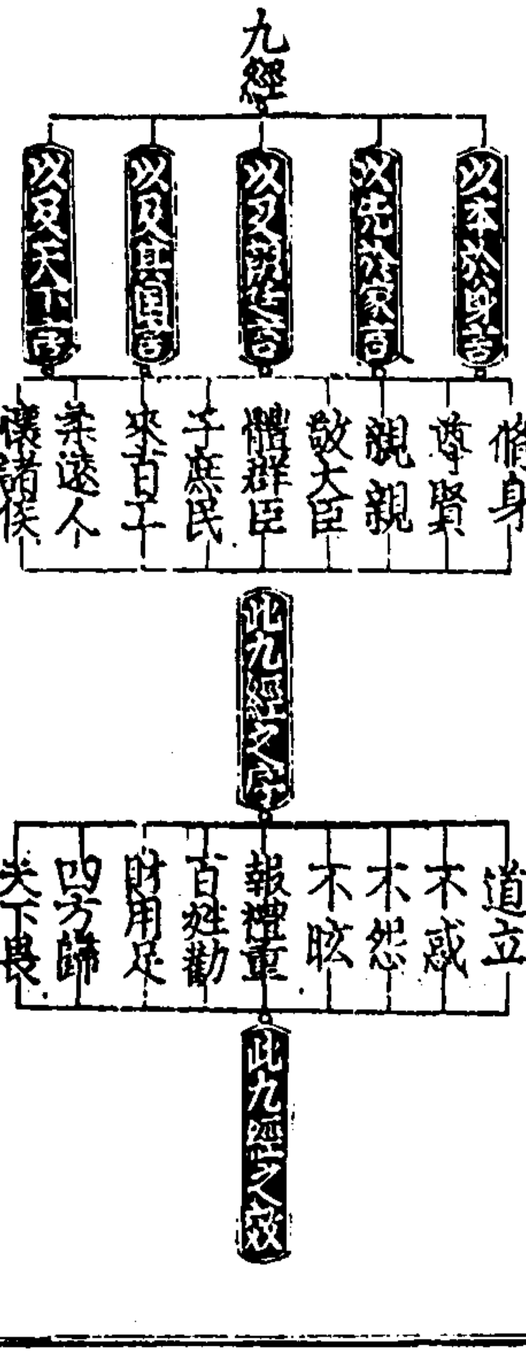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

不惑謂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不眩於理猶曰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則天下之旨此蓋莫不然也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此中句

通故

子庶民來百工以又於天下言此九經之序也○此公卜下句

通故

一事一物各有條理不可亂也如錙銖紅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是也○此九經之效也○許謙曰九經之效不惑然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不疑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懷諸侯則天下畏此九經之效

通故

許謙曰不疑者好色賤貨則色賤則不能尚賢者自

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

功易事農桑相資故財用足○陳氏曰財用是統言之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人之身豈能百工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賈餘盖農工相資則上下通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故四方歸懷諸侯則

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陳氏曰君如腹心民如手足臣如手足則民愛君如腹心君如元首則民戴君如父母臣民子來是也○通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足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立而九疇叙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一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懷諸侯則天下畏此九經之效也○此公卜下句

通故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脩身也○此中句

通故

齊明盛服所以齊肅其容貌非禮不動所以脩其身也○此公卜下句

通故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明盛服所以脩身也○陳氏曰齊明盛服是脩身之事○通曰齊明盛服所以齊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非禮不動則內外交相養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身之道立是脩身之效也○此公卜下句

通故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此中句

通故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陳氏曰此九經之效與脩身相關脩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不惑於人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懷諸侯則天下畏此九經之效也○此公卜下句

通故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此中句

通故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大臣也○此公卜下句

通故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此中句

通故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陳氏曰忠信所以進德重祿所以養廉○通曰忠信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足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九經之事皆仕其中○此公卜下句

通故

時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此中句

通故

時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陳氏曰財用是統言之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人之身豈能百工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賈餘盖農工相資則上下通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故四方歸懷諸侯則

往則天下之旨此蓋莫不然也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此中句

通故

子庶民來百工以又於天下言此九經之序也○此公卜下句

通故

一事一物各有條理不可亂也如錙銖紅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是也○此九經之效也○許謙曰九經之效不惑然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不疑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懷諸侯則天下畏此九經之效

通故

許謙曰不疑者好色賤貨則色賤則不能尚賢者自

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桑相資故財用足○陳氏曰財用是統言之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人之身豈能百工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賈餘盖農工相資則上下通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故四方歸懷諸侯則

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陳氏曰君如腹心民如手足臣如手足則民愛君如腹心君如元首則民戴君如父母臣民子來是也○通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足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九經之事皆仕其中○此公卜下句

通故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此中句

通故

齊明盛服所以齊肅其容貌非禮不動所以脩其身也○此公卜下句

通故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勸賢也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繼絕舉廢所以懷諸侯也
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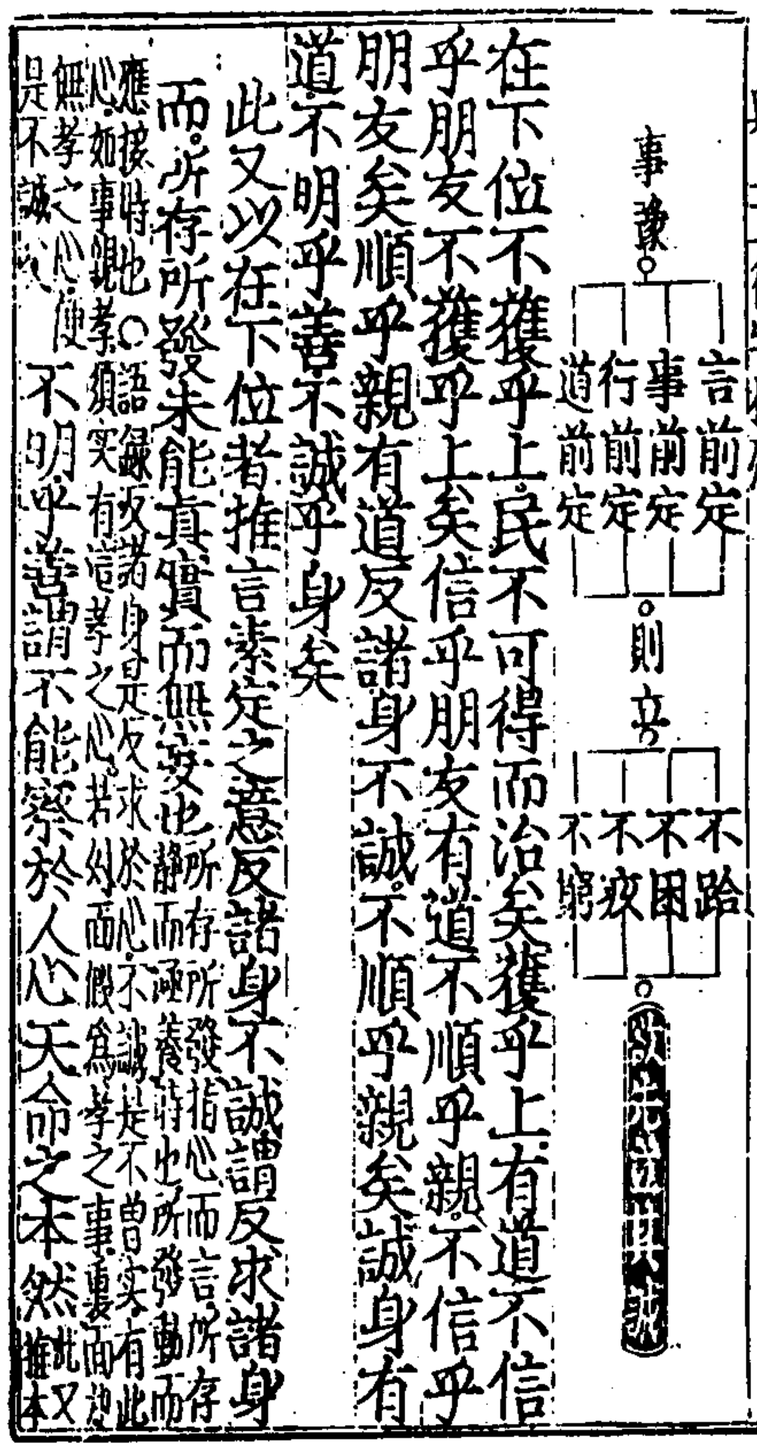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加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問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一言統之不可揜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誠之一言統之不可揜以實其理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加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問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實字釋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蹶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所以中庸四前定字

上豫字比非以豫与前定爲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語錄言前定句句皆實不脫空也幾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錯不待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跲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連那上二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頊氏曰言誠而後豫之則不窮矣者教人素孚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熟而後出之則總言凡事之所以行此則總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之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加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問立則可行矣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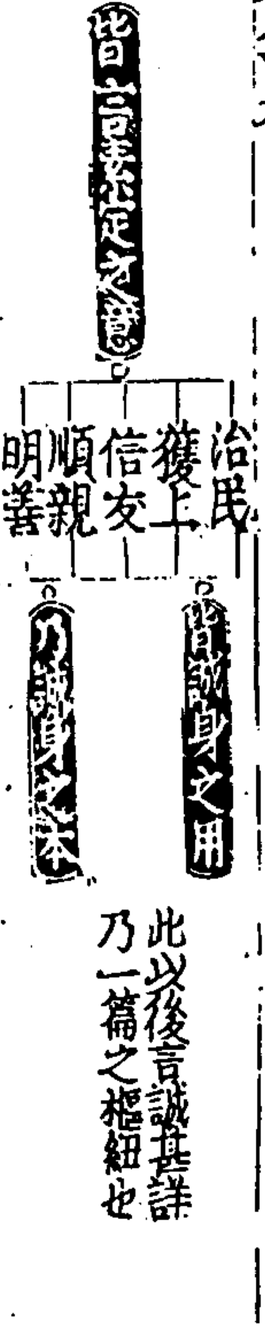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語錄反諸身是反求於心如事親孝須實有箇孝之心使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都是不誠之心使不明乎善謂不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又

從天命謂性之源頭處來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誠不順乎親必先事親必成德之效此曰身誠然後親順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必成德之效不可前後倒置此一節又推明誠善之所從來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定之意須自誠身時誠身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善不可得而誠矣故知至善之所在而不能知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治民無所往而不通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九經凡事亦以一誠之而無遺矣○通曰此以上文九經是在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言見得主上位者言之雖天下國家之大非所存所發故章句曰明善善即天命之性在是即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之事也）又見三德必以知為先也（雙峯饒氏曰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此言存下位知主下之事）

上說盖脩道之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董鼎舜曰大孝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孝細論其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功之大



此以後言誠其詳乃一篇之樞紐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並去聲從容下同）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上聲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不待擇善而固執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

誠者天之道（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勉強而行久也（雙峯饒氏曰仁知勇三達德皆以誠為主誠則仁知勇皆不假人為而自然故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新安陳氏曰仁知勇皆天命之性固有之德但人不能誠之則不能盡其仁知勇之德故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雲峯胡氏曰中庸之書以誠為主誠者天之道吉誠之者人之道凶誠之一字乃明言之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知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自明誠而入德之事此以下不言誠字雖以聖人之心即天也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誠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誠者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　擇善以明善　固執以誠身

此聖人君子之分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行之事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語錄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篤行之者亦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是擇善處有一件工夫是擇善處有一件工夫博學然後有以約之審問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慎思明辨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之實篤行之然後有以踐其實矣○通旨此聖人教人之序也○雙峯饒氏曰博學之則行處知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之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人欲之私得天理之公而不差毫厘疑似之間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之實此皆至於擇善之事也○通旨此擇善之目

綿明其所傳之一致雖二而指之亦猶是爾（孔子家語亦載此說而語加詳）

（通之謂十四章以明道統之傳也先師曰論語堯曰篇末載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于思此章正此意也）

是聖而指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述文武周公其人者一致使得幸（通曰章所述文武周公其人者一致使得幸）

而指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二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第二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通曰或問章句第十六章則曰費隱包大小而言不言費隱而言至此）

則曰包費隱兼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費隱包大小而言不言費隱而言至此（十六章則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至此）

許謙曰此章連道一言之是其（許謙曰此章連道一言之是）

字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費隱在其中兼）

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女九反）也（如戶之有樞也）章內語誠字（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未及乃是人）

自此以下數章分說人道極爲詳悉（通曰中庸一篇擧其綱目則自此以下數章分說人道極爲詳悉）

（通曰此章至末章復合爲一理者也上）

（費隱之旨上起明道之端一起明費隱兼小大又一起明中和者誠之用中和者誠之體大命者誠之源性者誠之體）

道者誠之用中庸一篇擧此數端一章大意重在誠字誠包（編不尚無過不及乎常而不可易者皆實理之眞名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費隱兼小大之中和者誠之所以立用中庸一篇擧此數端一章大意重在誠字誠包（在當獨二德九經而已哉以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不可盡倫制皆實理之眞無不）

費隱兼小大之中和者誠之所以立用中庸一篇擧此數端一章大意重在誠字誠包（貫命性道教中和費隱之用誠者此一篇皆誠也言人之欲實之）

（孟子謂充其性之性）天道也（語辭此性字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之性字義不同○巢氏曰謂之性者全於天命之謂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此實理恰好行去之謂也修道之謂教者品節此實理之謂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用言）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言人之欲實之者以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不可易者皆實理之眞無不）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學（此言人之欲實之者以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不可易者皆實理之眞無不）

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此言人之欲實之者以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不可易者皆實理之眞無不）

（通曰此詳言庸字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說而語加詳）

（通曰子思已下皆誠庸）

（通曰章引此詳言庸字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說而語加詳）

（通曰子思已下皆誠庸）

何一節之謂也已下皆誠庸）

意誠即庸之謂也已下皆誠庸）

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

至矣蓋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

辭分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敘述文以）

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

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通論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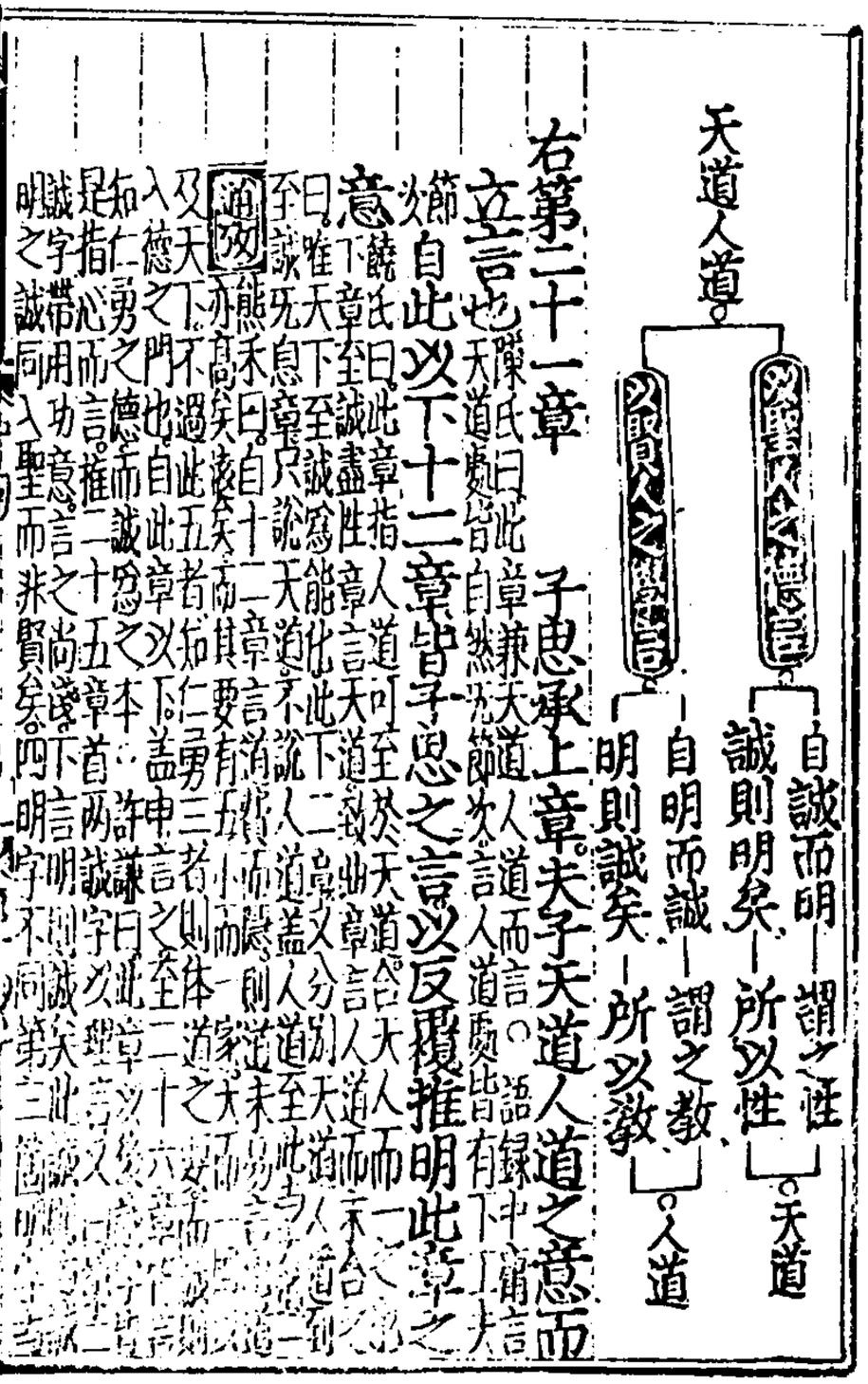
（通曰此章連道一言之是）

（通曰章引此詳言庸字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說而語加詳）

（通曰子思已下皆誠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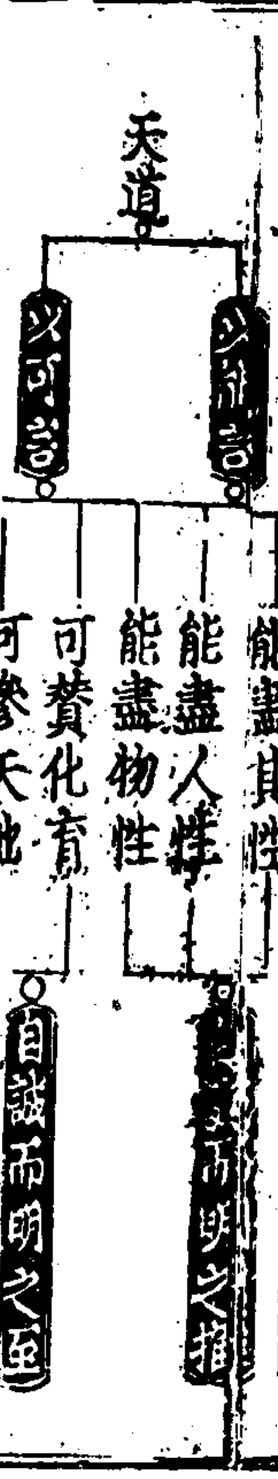
（通曰章引此詳言庸字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說而語加詳）

（通曰子思已下皆誠庸）



右第二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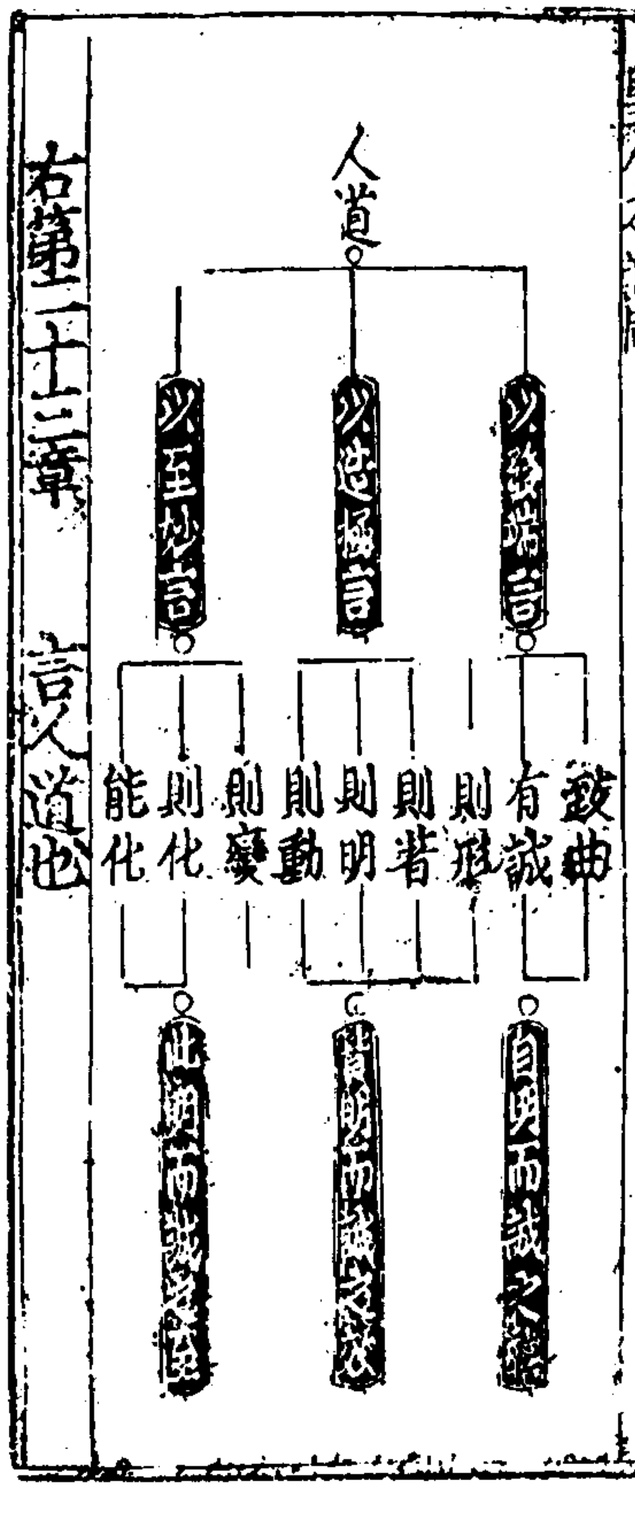
立言也（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語錄中庸言自然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饒氏曰此章指人道而言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章言天道至誠盡性能化此下二章又分別天道人道到底亦只是這個善學聖人便用他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之也如虎狼飢只發見處使之在天地間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人之事推堯舜皆人所為而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所為而有位之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得盡其性之德亦只是這善學聖人之善學物宜氣偏無通塞之不當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之盡人之性為能盡人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而加也盡其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矣）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缺簡陳氏曰道理錯綜之無盡如何立定規模只合逐章逐節看力處便是入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此形著明動變化之類皆一類之事）化者（動變之盛）也形者（形著明動變化之始）贊中而發外（形見）著則又加顯（顯著）之盛也動者（動變）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形著明動變化者皆呈露於大用也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語錄動是方感方應變化之間形著動變之類皆自然出來非人力所為然尚有蹟可尋至變化以在化則物消化了無形著動變之跡）偏



曲之曲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之善端發見形反著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一推致字各字要字曲無不致之謂也一句承偏曲者皆通乎全體矣

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語録免為氣質所蔽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便就上面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仁之心而勝用此不可勝用之謂也○語録問曲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則曲皆能有誠二意不如貫穿先生曰曲是一偏之時此二節之全體也是致曲之極至誠盡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至誠盡性者之一端然其發見於此者未必盡其善端發見便就上面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仁之心而勝用此不可勝用之謂也○通曰四端則於其發見處推之可知之但迹有顯微德有小大而已非有二致也○語録問曲不是其極只是一偏之善統言之曲皆是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

誠之明。誠无不極而明无不照也。祥孽皆是戾或見著動四躰。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知之。非如術數揣測之知也。○雙峯饒氏曰。聖人清心寡欲。其知如神。便与明鏡相似。經有此一形。景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无所知。○通曰。前言誠之幾。著龜四躰。前知之幾。蓍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誠精。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用謂之鬼神。此則言鬼神也。此章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與國本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神謂鬼神。无此四字。

將興必有禎祥

將亡必有妖孽

禍至必先知善

福至必先知不善

○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音導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物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物。誠者。自成。如這个草木。所以有是事。○誠者。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底。道理。須是自實。有底。道理。然後自去行。始得。○通曰。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誠字。是全不說。入人爲。是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是人之所當自行。若不誠。則雖有此事。如不做。此事。若實心做。此事。自成。不必說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以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所以行之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語錄誠者是个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底物事道却是个无情底物事道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通曰。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誠字。是全不說入爲。是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心。即有此實理。故章句。又曰。誠者。實此心。以應萬事也。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心。即有此實理。故章句。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釋終始無物一句如或問中所論不淳仁是也蓋人之心以下又繳歸上文謂全其天命之本而達其享用之道也○愚聞之先師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君子誠之爲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下文又以終始之字釋物字又以此釋之而牙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字則無物無所爲亦如无有釋无不實乃爲有物之終始又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无不誠則無物矣是申言不誠无物又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形旬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吳氏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知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時措之宜言時中也○問時措之宜與中庸費隱章句言無內外之別何也曰成己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成物而無不各得其宜也故曰知○問成己合言仁何也曰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

物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無內外之別也○問時措之宜與費隱章句言無內外之別何也曰費隱章句言無內外之別者此也時措之宜則有內外之殊矣然時措之宜無非誠之發也○愚聞之師曰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必發之爲事業而後自成己成物之知無內外之別也○又曰知者仁之知仁者知之仁知仁一也合內外之道也○新安陳氏曰自成己仁也自道知也合內外之道也○潛室陳氏曰誠之一字通貫上下

誠者自成心之妙道理之用不誠無物

成己仁也體之存

成物知也用之發

時措之宜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與上文誠之一字相應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大抵從後凡言間斷者皆因上文而言○陳氏曰凡假僞底物久則必敗壞○徐氏曰至誠無息說至誠只是說天地得不已之至故可說無息說天地只是說聖人誠之至故可說無息○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而言也言誠之不可揜如此章至二十五章言誠之功用章句言誠無間斷故悠久悠久故博厚高明言聖人之道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語錄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
氏曰道理眞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徵驗於外如親面審諦之類是徵驗○陳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節上節言聖人功業若此多端總之不過誠而已是也語錄此是一箇至誠已該了古註不可易
存者中者既久則徵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語錄久是就他四圍後見其無終窮之意悠遠是自今以往無窮之意○方氏曰悠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二八之治氣象促迫故二代之治長玉爵之類是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則其勢皆是悠遠之義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語錄呂氏說有如此說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終覺不得不以他說得分曉陳氏曰悠遠是貫天地而言博厚高明悠久終始此誠內外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悠久無疆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体以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語錄久是就積於內變文爲悠久內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
而高厚文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語錄問以存諸中言則悠遠兼內外而言本以悠遠至高厚
莫知其所以然者不貳所以不貳者一也卽誠也誠其爲物不貳而已一卽其生物之多有不可得而測焉生物不測下文不貳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測也○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不息則悠久而已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下文皆是說聖人之道觀此及下文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誠也卽誠也其爲物誠一而已博厚極其博厚高明極其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指其一處而言之又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如振裘振領之振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

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成也語錄管中所見之天地也只是天地之氣象自是如此○三山陳氏曰大意無有功用耳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
已羊音以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於穆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一毫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

深遠難則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德之純一不貳也文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釋之曰此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爲文也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指其總於穆不已一句而言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者以其純於天道之不已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者以其純於天道之不已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者以其純於天道之不已也

不顯乎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於音烏
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於穆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一毫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即是理

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語錄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舉目發見高明博厚悠久無非此理之流行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去聲也

語錄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後又以優優大哉贊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曰得之○禮儀之大散於威儀之細皆是體之自然○三百三千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聖道之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如泰山之高以衆士之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小水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有一理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水之合衆疑之大爲言然不合衆水則無以見其爲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

待其人而後行

此結上兩節陳氏曰道之大要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爲第四大節

一章以後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如神此又言不息配天地所以起頭若簡故字是二十二章言人道二十三章言至誠也此下二十四册章言至誠與天地參次二十五章言人道二十六章下連二章言天道次第極明整

至誠之徵

悠久成物

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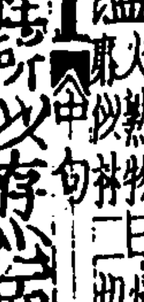
博厚載物　高明覆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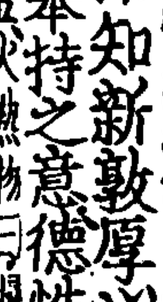
悠久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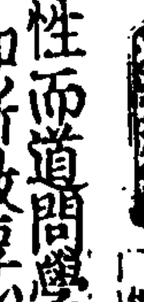
○言帝盖曰誠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語錄發育峻極二千二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爲自家須是凝方得○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德然有是至德而其至與爲至德有是至道而其至與爲至道否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一物豈復爲吾用也哉

聖人之道







禮儀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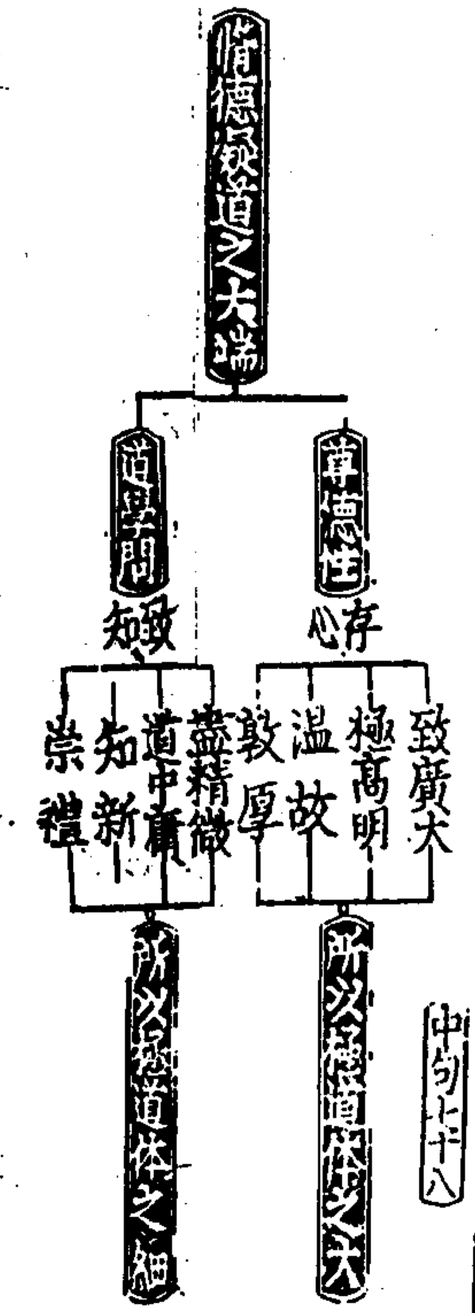
威儀三千

待人而行

峻極于天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也燖熟物也溫故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之體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而道問學李一句是綱領下五句是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爲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以全其大體無所不包以盡其小又能尊德性以全其大體須道問學以盡其小○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滿溢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語錄致廣大謂心體無限量處極高明謂心體無窮盡處溫故謂已知之事敦厚謂已能之事一毫人欲之私必累於此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動之始便界之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動之始便界之一毫私欲自蔽若可以移動之始便界之一毫私欲自蔽若可以移動之始便界之一毫私欲自蔽



高明以行言温故以知言道中庸以知行言而不外乎尊德性之中道問學所以盡乎道體之大者無以加之矣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道盡此一章之義者

然禾曰自此至二十九章始言禮其大端不又出此章之中也前三章言

中庸此三章言

祇至此而後定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好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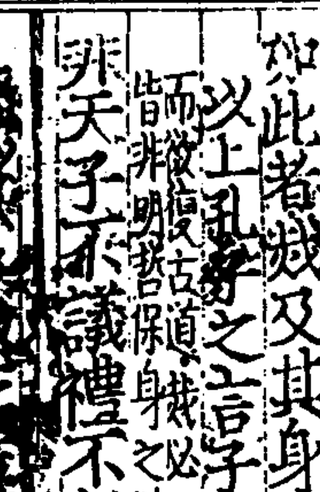
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災古哀反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以明之也

而欲復古道裁必及身致時不可爲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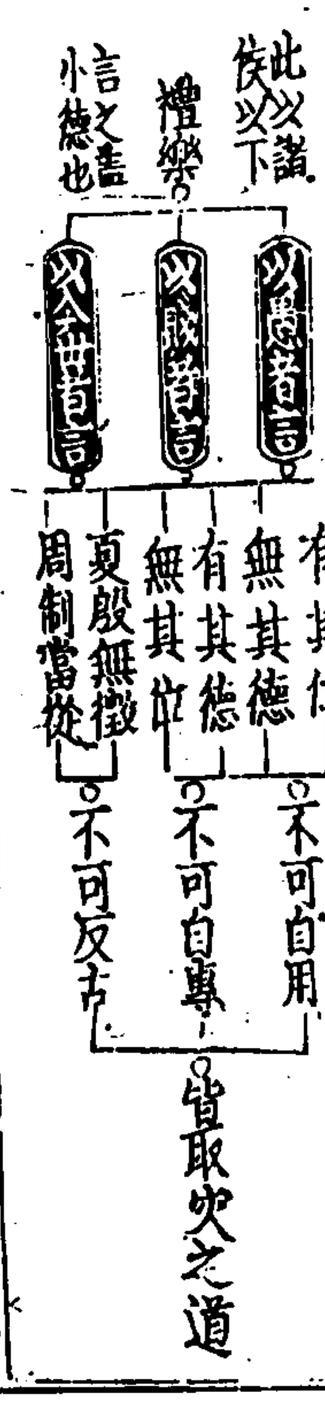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語錄次亭如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德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語録君子不驕至默足理會過費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其如與賢與能之與○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又那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而作先占便宜如做賊先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箇句說然明哲保身保天命便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先師曰引詩大意無進默容子思其言亦有所逢之時而已明哲是言保身而已明哲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恰好處分明了行事如只中庸改及說話說身上收功效如只是安簡便亦須死只是安簡是字而已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語錄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賤而好專居今世而反古道二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
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
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所以不得位
則從周而已語錄言有宋存焉商禮有些商禮在○饒氏曰猶足見也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故是暗作孔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居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證當之吾從周禮亦從周而已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語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作禮樂也○愚曰孔子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德而有其位此章言孔子雖欲用周之禮有其德也無其位者出章未數語較之論語有二子之犯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把去夏殷禮書散逸而文獻不足故也此曰杞不足徵而宋去殷猶未遠而宋去殷猶未遠而文獻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徵則不能言之矣○饒氏曰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所以不得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
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
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所以不得位
則從周而已語錄言有宋存焉商禮有些商禮在○饒氏曰猶足見也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故是暗作孔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居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證當之吾從周禮亦從周而已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語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作禮樂也○愚曰孔子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德而有其位此章言孔子雖欲用周之禮有其德也無其位者出章未數語較之論語有二子之犯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把去夏殷禮書散逸而文獻不足故也此曰杞不足徵而宋去殷猶未遠而宋去殷猶未遠而文獻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徵則不能言之矣○饒氏曰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所以不得位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吕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方氏曰程子以上焉者為二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謂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曰上焉為無徵則夏殷也經已言之下焉為無徵則其善不足徵故上焉者雖善不尊舍孔子誰當之下焉者不尊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三山陳氏曰上乎問鳴夏商孔非不善然今無可徵民將安而不信下乎問鳴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頭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語錄此章只是說從做鬼神合其吉凶只是合理○此四第一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二第三句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通曰朱子開頭先識取聖人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實闊如蓋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造化之迹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理第一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二第三句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通曰朱子開頭先識取聖人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實闊如蓋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造化之迹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理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雙湖胡氏曰此段統知天知人而言其實是總結上兩句之義○

陳氏曰：鬼神天理之在此者，聖人以天理之至所以無眹，推知人道之至所以不疑。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之也，則準則也。世世也，猶曰世世子孫。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音烏。射音亦。蚤音早。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不厭。無射，終譽，是應世爲天下則。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而有譽自至，故以末句結之。

本諸身

此以至天下者

徵諸庶民

考諸三王

建諸天地

質諸鬼神

知人

言爲則

動爲道

行爲法。所以有譽

本諸身，謂修身以立本。徵，驗也。庶民，凡民也。三王，夏商周之王也。謂己之所行，必考之三王而不謬，建，立也。謂己之所行，必質之天地而不悖。質，正也。鬼神，造化之迹也。知人，知言，動，行，皆以人道之至於天理之無眹者而言。言爲則也，動爲道也，行爲法也。所以有譽，所以使人尊信之也。

本諸身，謂修身以立本。徵，驗也。庶民，凡民也。三王，夏商周之王也。謂己之所行，必考之三王而不謬，建，立也。謂己之所行，必質之天地而不悖。質，正也。鬼神，造化之迹也。知人，知言，動，行，皆以人道之至於天理之無眹者而言。言爲則也，動爲道也，行爲法也。所以有譽，所以使人尊信之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人也。

質，音致。知，去聲。

質，正也。知人，謂知言之人

明曰此所以言上二句以天地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明道之用皆如此以下四句意思夫子得是道之體段出來底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德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便是小德那箇是那箇是這箇是流出來底如中和便是那箇是敦化底小德是流出來底那箇是敦化底小德如忠恕是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

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如言全體小德如言分殊之理小德大德一本之理○一本之一本者也

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陳氏曰錯猶代也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實非相違悖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音佩○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小德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之敦厚其化根於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形容上文一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出那敦底化底小德是流出來底那箇是敦底忠恕底忠便是流那箇是敦底恕便是流出來底敦化小德之川流是用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大德之敦化大德敦化是小德之川流是用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大德之敦化○此言天地之道即小德大德之道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比其經文以四時比其錯祖述憲章即改諸二王而不悖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憲章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仲尼小德大德之充

天覆地載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地持載而不相害

四時行而不相悖

日月明而道並行

許謙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一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之大一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之化

○可見聖人全德

唯天下至誠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齊側皆反　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爲仁義禮智之德文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而統五者而言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屬目睿則能思知則能辨思則能知思爲動之大德之爲也知屬耳明屬目睿屬心者視聽之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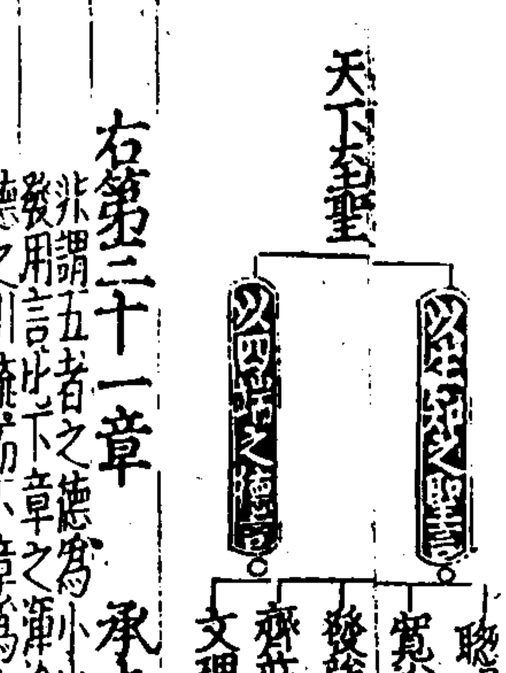
淵泉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之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陳氏曰博溥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說以當其可也

極言其敬信說也

楚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有其聖德之實見於人有血氣人類也時之所及凡有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皆然豈非德之感人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至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今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小德大德之川流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小德大德之川流為大而總乎本體者則此為小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流行矣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無非此性○通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之所自來也○首章言聖人之德其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天理之流行矣是命命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之所自來也故曰命曰性曰道曰教是也

肫肫懇至貌淵淵深貌浩浩廣大貌天自然之功用也

肫音諄

管蠡矣○蔣氏曰肫肫懇切詳盡之貌○淵氏曰厚也呂氏曰純至之義一云淳厚無間斷之貌○淵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操切之意○陳氏曰大經蓋仁者人也天理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以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天理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淵淵深貌以立本言泓知化言天也

苟不是聖人之德不足以當之

苟不是用力字

中庸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之所自來也○通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之所自來故曰命曰性曰道曰教是也前曰命曰性曰道曰教是也前曰贊化育贊天地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一息之不誠故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天地之化育是也前曰贊天地也前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末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立之一字天本是所性之全本無一毫人欲之偽以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是時中天下之大用無一毫人欲之雜以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大德之敦化是未

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言也。一者有勉靜之分故一曰繼。一曰成。一曰繼之則靜定而存主焉即是誠之。成之則動而行焉即是德。其實一也。一者有主焉即是誠。一曰成之則動而行焉即是德。其實一也。章句曰其淵其天。如淵故天。如天故淵。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其在外者。故衆人見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淵泉。如天。見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淵泉。如天。真是淵泉。如天。真是天。如淵。此言其淵。來自如天。如淵。而已。又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如淵。是皆尊親之。此章皆述聖人之德。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一云。苟不固。即本來之義也。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一云。苟不固。即本來之義也。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一云。苟不固。即本來之義也。

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理最
無有不合於脩理者此君子為已之
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之
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
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之旨離乎此字者不可
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
不細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引相去二句
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戒謹恐懼無時
引詩并去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引奏進也承上文言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
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引不顯說見形反二句
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不顯惟德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引相去二句
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戒謹恐懼無時
引詩并去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引奏進也承上文言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
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引不顯說見形反二句
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不顯惟德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

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如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說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八字引詩）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比是也）是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至也（語錄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底不動不大底不顯不大底皆只暗暗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自掩蔽不得的然日闇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也然近知遠之自知微之顯一而已矣）其下一句（孚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然養其不動而敬不可以入德之漸也）方言不愧屋漏（屋漏方能以指獨言）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言而信（盖不言而信時已是敬信之中）皆只是發明簡德字（然）無聲無臭（故以無聲無臭言之）一章之旨（無聲無臭）都用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底不動不大底）

可究詰之論哉○李若果能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
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如言一理中散爲萬
事末段合爲一理者自見其理皆實理而爲事之体非
虛也事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虛也所謂其味無窮
皆實事者的非虛言矣○章下而習之今
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勿言哉
天由体之用此聖人
人之造道由用之体此
合一箇大本一部
中庸只如此看

中庸章句

或問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一義程
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理中散爲萬
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
之義（語錄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如然發時
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
字）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
道也（道以用言）見形而反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
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
先不後理之當（去声下有當同）事之中也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
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
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
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

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
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此以不偏不倚与無過不
及交互發明以見非蔵然
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
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
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
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論語中
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此則的言怒哀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用）○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
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
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言於久
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說（古委異）而其
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語錄譬之飲食五谷是常自不
可易若參之飲食不嘗得之則不易本作平常之說非）○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

與無忌憚者相反（程子曰中庸是中庸底書高明而道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君子中庸（君子中庸反）小人反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反）夫指甚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特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音烏）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反授湖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語意）然中庸之（庸者有中而不庸之庸者）辯（授舜辯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極如此便是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遷異可常行故謂之庸）其名篇及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庸之庸未有中而不庸之庸者）○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中問）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精粹未發之中乃古人舊說）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語意）○中庸該得中和之義（中和以見於心庸該事之中庸其實一也）○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須句句理會使其言自相發明（者）（宜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呂氏曰為人之說如何）（為並去聲不為人同）曰為己為人者心存乎德（為己存乎德）行而無意乎（為人者心存乎）人（為己而未嘗不及人為人而未嘗不為己）通（其私欲者今之學人之通病）而已（為己而未及人）為人（為人者）而（為己）非（其）道（為人）而（為人）望（為己）聖（為己）人（為人）之（為己）事（為人）不（為己）能（為己）（為人）為（為己）（為人）之（為己）本（為己）使（為己）學（為己）者（為己）（為人）盡（為己）（為人）其（為己）（為人）心（為己）（為人）於（為己）（為人）此（為己）（為人）（為己）（為人）無（為己）（為人）本（為己）（為人）領（為己）（為人）（為己）（為人）一（為己）（為人）旦（為己）（為人）之（為己）（為人）利（為己）（為人）誘（為己）（為人）（為己）（為人）而（為己）（為人）（為己）（為人）固（為己）（為人）執（為己）（為人）之（為己）（為人）其（為己）（為人）（為己）（為人）間（為己）（為人）（為己）（為人）（為己）（為人）

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另。（按別去聲下同）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性與道之大明始）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此言性與道之大用行）烏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醉反）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馮至於虎狼之父子仁蜂蟻之君臣義豺（仕皆反）獺（他曷反）之報本。（礼祭魚）睢（七余反）鳩之有別（智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行其義理之所得（間去聲）（孟子天通）（狼仁也）曰何為不仁。（此書曰皐陶之言）曰君仁臣（去聲下同）也。一粒之食與衆蓄之。（此書曰臺與衆臨之。）一粒無遺與衆棄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詩傳云睢鳩不相亂）（禮記仲春之月鴻鴈來）（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摯字与至通言其情意懇至也）（按睢音雖）

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於是也豈有待於人為哉（語助）（是理）亦豈人之所得為哉（語助）（是用）（為去聲）（此則性之）（頭緒）（是理之）（一）（端）（人治下）（一事）（處）（所）（皆）（反）（不）（能）（如）（物）（之）（一）（事）（一）（處）（通）（物）（之）（性）（而）（言）（之）（斗）（可）（斟）（馬）（可）（乘）（之）（理）。求（嘉）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以相亂（此）（其）（所）（以）（為）（物）（之）（所）（謂）（率）（性）（矣）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本無背（音佩）（其）（所）（至）（去）（上）去聲）其所（本）（無）（背）

攙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
非所以爲教矣陳氏曰釋氏以天地萬物皆爲幻妄人事皆爲
盡欲棄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爲宗以朱子論老氏之先爲
有箇空虛道理則在太極之先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
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弃人事以言道理
理不明或詞章溺於浮華或訓詁牽於瑣屑而非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
亦只是滯於智術之私而非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雖欲得事業
成而非所謂中義聖去做皆非所謂義矣○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以空
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教皆貴反是然不
明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
辨之功因其所易知之事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有不能已者而
性率性之道當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各隨其
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爲是邪曰程子之論率
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而下各有條
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程子之論性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理天命也
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
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蓋性者
馬則爲馬之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做牛底性
此所謂率性之謂道也○文集程子論人生而靜以上不可名爲性
纔涉人爲已非性矣○語錄曰性即理也○又曰在人曰性
所謂在人曰性也○語錄曰性即理也○又曰性即天命之
自然道即是性纔說脩字便已不是性也○又曰天命之謂性
中分說脩性者是循其性之自然脩其道之當然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分說率脩處分明然率字脩字各有條
理未可名爲性○文集程子論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性纔說性
便是人爲已非性也○語錄曰問孟子說性善處指其發見
所謂在人曰性也○又曰孟子說性善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纔繼之便已不是性也○又曰孟子說性善是說其本
也○語錄曰問中庸之書何以知其子思所作曰嘗聞之
矣中庸之書子思恐其久而差失其傳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
其丁寧告戒之意切矣○又曰中庸之書其味無窮讀之
使人意消○又曰中庸之書其味無窮讀之
使人意消

其始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禀不
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
教爲則爲太繁復而失本
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
文之意耳○呂氏曰脩性而行無物損之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
無小過不及故品節斯制禮以中節而見孔子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厚不敢不及
之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厚不敢不及
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法所終身不可以不親切也
呂氏反本云道之在人有時与位之不同以欲爲法然後世不及者
以亦不親切也

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程氏之果音呈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遵天倍情爲非性游氏曰推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遵天倍情則非性矣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止忍反寡於游稱其穎悟温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反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離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地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力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苟塞無須臾之間舍去也則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去聲失之則亂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

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離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地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力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苟塞無須臾之間舍去聲則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去聲失之則亂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

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者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語錄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急於顯而偏於微哉則亦無所不謹矣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去矣二者相須皆反覆爲去聲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兼盡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學之要實其實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學

如文言所謂休休仁○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休道之功甚密　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　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同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未察耳〔程子曰要將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毖字是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言而信者言雖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數慎獨這箇特養底氣象〕　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曰君子之心雖幽隱細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氏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氏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氏所謂隱

爲客耶爲命物者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益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尒亦非有以見其心參於衡是果何物耶此而心領神會則身在輿而此道不離於前矣

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筆列反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音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語錄問龜山言飲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德謂手持足行未混道乎容祥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理耳聽聰明乃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消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先生曰不然蓋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與做道若善看着此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是物物之理乃是道將物物之理窮盡無一理不到方是盡道也若除去一箇椅子有四只腳可以坐此椅之理矣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若這形而下之器若無這形而上之道則不可謂之道若便要就這形而上之道則不可謂之器若作這形而下之器看則所謂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而已飲而食渴而飲曰出而作息入而息者是道則不可飲食作息亦是此道之所在也若飲而食渴而飲曰出而作息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謂之道若飲行先長方是道若飲行後長方是道豈可一概說只認得飲行先長是道不是道便不是道通用一般行後是道用一般亦是道通用一般行後是道用一般亦是道通用一般行後是道用一般亦

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違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評聲反幼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焉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承慶陳氏曰戒懼於不睹不聞隱微獨於隱微明此即已發明工夫非戒懼獨又何以爲致和也血脈相承如此○致者用力推致之意精察是自其未發之用而省察之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青秋戰國時孟軻提此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平錯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語錄問曰如違而在上句之事不慎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順而在一家不和便是一家萬物育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以分中和以爲言特以

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由位育推其本乎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九經之由致而入聖人能與焉此也乃聖神之能事降聖人一等而論之學問之極功則其學問之極致中和之工夫盡致乎此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立志之歸趨行者志於歸家的亦學者立志之標的射者之的然射者之所以必志於中的然後有所從來而不可案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字下音同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斯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尊刻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縱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凶荒胎殰夭殤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禮記曰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胎也殈破也殰敗也皆謂傷敗二反裂也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又其力之所至而止其或其時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位育之功者乎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又其力之所至而止其或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青秋戰國時孟軻提此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平錯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語錄問曰如違而在上句之事不慎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順而在一家不和便是一家萬物育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以分中和以爲言特以

又爲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案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去聲後凡言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斯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尊刻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縱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凶荒胎殰夭殤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禮記曰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胎也殈破也殰敗也皆謂傷敗二反裂也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又其力之所至而止其或其時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位育之功者乎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又其力之所至而止其或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青秋戰國時孟軻提此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平錯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語錄問曰如違而在上句之事不慎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順而在一家不和便是一家萬物育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以分中和以爲言特以

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呂氏謂未發之前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也動靜一也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以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未有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可謂也呂氏又引孔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德也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　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謂呂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以中節也此心之動出入無時尚遊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文如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而心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文如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而心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文如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而心與

可然靜中須有物若得這箇更要
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若主一
曰不可此不誠之本須是習能專一未了更好不拘思慮須
曰敬而已矣或曰事如何應之曰事來則應事了復自整齊
事皆要求一如何若是大事臨時不亂小事時亦不亂如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
之過後重者難他口反莫浪反見賢遍反後凡注同
名曰難繼色莫浪反繼也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
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橫視旁聽而致其精然非以是
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寢之有約
欲也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
之一時真為旒纊所蔽先悉薦反後並同反遂如字
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
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
或曰當敬時雖見聞亦過焉而不留之問不留之問不相值而可疑者
非私勿聽勿視勿言勿動之謂也大氏
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唯未了答者
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
幸其間此藉音夾反漏顯然尚可尋繹音亦別釋反之湮音因沒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多可疑
如引饗空賓頎交心為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中空
而後見夫音扶下同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悟而入
浮屠者幾希矣幾平聲後凡言幾希焉幾者皆倣此
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愛言之而病愈甚其深不知
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
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
來此心發見言發見音同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
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
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反敬而

中○語錄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
之義自見就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
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
失也其曰其動同其喜虛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
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主謂喜怒哀樂已發
之勵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也若楊氏之云
不又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為聖
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
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
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聲否不當論其有
無則至論也中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
失無人發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中節一焉純也中節則
子之勵孟子之喜因其可勵可喜而已孔孟何有哉其勵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鐘之莊生所謂此其所以怒也莊生所謂此出於無為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不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取此以為說矣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喜怒哀樂未發之際體段所謂中和則天也同上

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喜怒哀樂未發之際體段所謂中和則天也同上

莊子與桑楚篇云敬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莊子與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此者為然出怒不怒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神主反正作謚○二川云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多之而已矣記郊特牲篇周人冠而字之蓋以其冠則固已彌文矣然周人冠而字之蓋以其冠則固已彌文矣然則謚之為義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尊不嫌稱後凡言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知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中庸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衍文之誤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謹案常遜言其恭色莊純慤之益故京師謂曰胡公事不理問光逸天下中庸有胡公○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逸貶道州後進士第一時推尚性險柔論說好剛戾後進尚浮華一時推尚○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經綸為文章卓偉精敏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即被謫貶柳州刺史

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中庸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衍文之誤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謹案常遜言其恭色莊純慤之益故京師謂曰胡公事不理問光逸天下中庸有胡公○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逸貶道州後進士第一時推尚性險柔論說好剛戾後進尚浮華一時推尚○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經綸為文章卓偉精敏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即被謫貶柳州刺史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子之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斷而意屬下音燭讀者先因其文之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之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子之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

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識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此數句乃讀法）然程子亦有又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謬（訛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程子曰中庸之為德民不可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此道者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獻常喜新資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徒諸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足以有警矣（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而衣飲不可須臾離所共行而人鮮能久也衆人之能久也常而喜新資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者皆德之不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亦不志不能無間故有日月至焉而已矣）其道固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無幾耳（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慶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之意也（二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賢之過愚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陳氏曰能中庸者久故知賢之過愚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襲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知去聲）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愚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

或問此其繼由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者既唯知是務而又安能先識夫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晁氏曰擇乎中庸則其兩端過與不及之兩端皆在其中矣）

或問此其繼由之賢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之意也（侯氏曰既過今之所謂執中而用其中陳氏曰既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反）耳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夫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晁氏曰擇乎中庸則其兩端過與不及之兩端皆在其中矣）

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程子曰中庸可能也鮮有久行此道者）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程子曰論語之言一貫淺近中庸之為書其味無窮非聖人不能作也故曰非學者不足以知之）唯呂氏之論頗（子曰顏子未至聖人而不遷怒不貳過夫未見其止也）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托於前後而不可

爲衆求見聖人之止欲龍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隱克角反　竊而足以見其深潛縝止忍反　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呂氏曰如顏子賢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倾側而偃仆趙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以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獞哉之強與顏子之強爲字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爲未然耳呂氏曰矯之爲言健貌木也以木之性直者皆任所矯人之不及皆在所矯○侯氏曰南方之強以自勝爲強北方之強以勝人爲強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和而不流強哉矯君子之強似之故曰強哉矯曰君子以自勝爲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中庸不可能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以取於行而無釋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七林反　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其易去聲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達道固矣猶天下悶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豈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佛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此游氏之說斯以爲舜則絕滅無爲矣或問中已可見游氏下章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私而無節則必至於倚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常道乎窮約非特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蓋亦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曰游氏此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憲不敢當聖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君不敢當聖人而不悔者疑憲不敢當聖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和而不流強哉矯君子之強似之故曰強哉矯曰君子以自勝爲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索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蓋亦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曰游氏此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憲不敢當聖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和而不流強哉矯君子之強似之故曰強哉矯曰君子以自勝爲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則夫婦之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載而不能形載此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

蹇暑言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音扶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通攷】【補遺】【翼傳】費字在八未者方味切記載財用也其音如祕論若惠而不費之費又同韻又六至所收一費字悉位切乃鄙吝名又姓如因而近費者隱之費則當讀如惠公之費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言之義爲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妍登詩首關雎而戒淫決書記堯陵反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爲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子張曰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未知君子於偏也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猶音遺賢也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爲隱似矣若天地有憾爲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言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

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妍登詩首關雎而戒淫決書記堯陵反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爲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子張曰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未知君子於偏也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猶音遺賢也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爲隱似矣若天地有憾爲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言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

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古豆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如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理流行之體無間息然在人而見亦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無所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而形容其流行之妙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存然後方見其活潑潑地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便已洞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去聲關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亦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古豆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如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理流行之體無間息然在人而見亦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無所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而形容其流行之妙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存然後方見其活潑潑地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便已洞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如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理流行之體無間息然在人而見亦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無所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而形容其流行之妙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存然後方見其活潑潑地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便已洞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如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理流行之體無間息然在人而見亦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無所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而形容其流行之妙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存然後方見其活潑潑地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便已洞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如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理流行之體無間息然在人而見亦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

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古豆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如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理流行之體無間息然在人而見亦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

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鑿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

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一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而勿正者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永嘉陳氏曰予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一事曰然則其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讀意邪曰此但俚語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吳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絶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〇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始㫁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至道推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謝氏曰鳶飛戾天子思之意蓋言其上下而言蓋真簡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吃緊處道與人知若從此翻過與人竟發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北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活潑潑地上下自出爲道之體則良知良能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永嘉陳氏曰予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

所不能又則其求之過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遵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

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暗而以父沼兄之四字爲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哉又集註意章相似人多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如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臣凡單之於稱君其下皆然尊侯諫之於注便有臣義○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一以貫之之義況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手於良車長二丈。一指食尹反良器建反良器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一者之爲忠怨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怨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脩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

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怨初不相雜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程子曰忠怨兩字要除一個除不得○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相似人多誤讀○謝氏曰忠怨猶形影也無忠做怨不出來分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忠怨之忠無忠之怨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怨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而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怨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定耳。張子曰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發於誠實有盡聖人之道焉是誠不能盡道如情濟濟發於誠實有盡聖人之道焉是誠不能盡道如情濟濟發於誠實有盡聖人之道焉是誠不能盡道如情濟濟

乎人論外乎出務繁其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因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要在其爲道也外物棄去而無餘一以貫之則固不該矣然柯亦不其尺度之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責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

[illegible]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惟反己也其治衆人之所及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致而不敢不盡也其愛人也以忠忠者誠有是心而道之道而不可謂之道也以求乎人者也忠恕不可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也忠恕不遠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也

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也事父事君事兄事友與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之道必至乎人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人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

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事友與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之道必至乎人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人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

皆稱底豫者也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人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皆稱底豫者也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人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

信庸德也必行而已不足而已有闕則德有缺而不進有餘而不盡之則也無易而已不敢苟言以自歉故言顧行行顧言也不敢不慥慥而已有闕則德有缺而不進有餘而不盡之則

道難繼而不有無是庸言也不敢不慥慥而已有闕則德有缺而不進有餘而不盡之則

言顧行行顧言也不敢苟言以自歉故言顧行行顧言也不敢不慥慥而已有闕則德有缺而不進有餘而不盡之則

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

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

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

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歉也恕者

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

求乎人者責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

心而得之矣忠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

暗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猶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顧言

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顧言

也言矣有餘不敢盡也則其言顧行矣謝氏曰以天地之

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謝氏曰以天地之

息忽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但程子侯氏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分而言之所謂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

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之則雖洞徹物理又言之以示進為之方學者可志焉

侯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簞瓢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

怨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

家皆所不及天性也君臣之義亦天性也朋友亦仁也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

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怨已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蓋近

世果有不得其讀音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已之難克

天下皆可怨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

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此評侯氏之說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

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張子曰責已若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孝至於不非人子之至也

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愚嘗以呂氏說

為主而參以諸家之說庶幾得之

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

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一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

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

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

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賢遠於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

莫大乎順親順乎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于妻子妻子不

順其親者有之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祭何曰鬼神之義

反　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語錄問答

亦

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載盡則降只管騰上去○又一條釋鬼明君高攀拾已見章句輯釋中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鬼耳目之精明者爲神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語錄問陽魂爲鬼陰魄爲神而鄭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魂魄者鬼之盛也何也曰以口鼻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能視聽者也此非魂魄之謂乎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之良能是其靈乎○口鼻噓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此言豈專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明精明矣氣則耳聰矣氣爲魄血爲魄○問眼体也眼之光爲魄耳体也耳之聰是魄能聽者便是魄謝安數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天地萬物之盛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書則便有來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往來不息伸也龍也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魄降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去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但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歸于盡也○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人曰鬼二者皆有升降之義但是落字不過如此而已非是鬼之降下○但是鬼字不重出○書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引已明此皆不重出○有八載帝乃徂落方伸而爲神往者既伸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鄭氏以言亦各得其義焉錯綜以言之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而更無形故不以言神之德盛矣夫欲知鬼之情狀者正以此是發見此是鬼之著者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著不可度思也正心誠意以格之見此是神之著不可度思也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思也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聞故體物而不可遺也又況得而忘之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也一曰天與道士園基又自外來道士不知數便道不得又曰是造化之迹一曰方外之說皆有不可曉者無不在鬼道中辭塞滿目皆是鵝突白家看破始得講說不濟事如何白須是自家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始得講說得來別這箇便是無始得如此却是鬼神在虛空中說話又曰先王祭享鬼神則鬼神之德者反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以類而應之雖然如是必有事焉而後可有不誠無物之說尤爲詳備曰鬼神之德性之德也以其主乎陰陽故謂之鬼以其妙萬物而言謂之神以其性情功用謂之德其實一也張子所謂鬼神二氣之良能是其靈乎○口鼻噓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此言豈專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明精明矣氣則耳聰矣氣爲魄血爲魄○問眼体也眼之光爲魄耳体也耳之聰是魄能聽者便是魄謝安數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天地萬物之盛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往來不息伸也龍也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魄降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去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但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歸于盡也○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人曰鬼二者皆有升降之義但是落字不過如此而已非是鬼之降下○但是鬼字不重出○書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引已明此皆不重出○有八載帝乃徂落方伸而爲神往者既伸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鄭氏以言亦各得其義焉錯綜以言之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而更無形故不以言神之德盛矣夫欲知鬼之情狀者正以此是發見此是鬼之著者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著不可度思也正心誠意以格之見此是神之著不可度思也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思也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聞故體物而不可遺也又況得而忘之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也一曰天與道士園基又自外來道士不知數便道不得又曰是造化之迹一曰方外之說皆有不可曉者無不在鬼道中辭塞滿目皆是鵝突白家看破始得講說不濟事如何白須是自家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始得講說得來別這箇便是無始得如此却是鬼神在虛空中說話又曰先王祭享鬼神則鬼神之德者反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以類而應之雖然如是必有事焉而後可有不誠無物之說尤爲詳備曰鬼神之德性之德也以其主乎陰陽故謂之鬼以其妙萬物而言謂之神以其性情功用謂之德其實一也張子所謂鬼神二氣之良能是其靈乎○口鼻噓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此言豈專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明精明矣氣則耳聰矣氣爲魄血爲魄○問眼体也眼之光爲魄耳体也耳之聰是魄能聽者便是魄謝安數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天地萬物之盛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往來不息伸也龍也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魄降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去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但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歸于盡也○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人曰鬼二者皆有升降之義但是落字不過如此而已非是鬼之降下○但是鬼字不重出○書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引已明此皆不重出○有八載帝乃徂落方伸而爲神往者既伸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鄭氏以言亦各得其義焉錯綜以言之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而更無形故不以言神之德盛矣夫欲知鬼之情狀者正以此是發見此是鬼之著者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著不可度思也正心誠意以格之見此是神之著不可度思也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思也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聞故體物而不可遺也又況得而忘之乎

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也程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故以己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物一也天地萬物無不在一語近是而必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

故也程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盛如下文所云而

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誠有意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遂矣程子所謂只好隨聲聽者其謂此類也夫○音疾下同侯氏曰只是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形而下者也孝者心得之可也○語錄侯氏曰鬼神之爲德謂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器爲形而下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上者中庸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之命於穆不已蓋即天之所以爲天也於穆深遠之意不已即誠也命者是得其理也不得其理如命令之命天之賦予人物亦莫不皆然是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出祚之類是也○張子曰德不孤天命天之末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合天地則性天命於德德盛其氣性命於氣氣之不可變者蜀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氣稟言其氣也論稟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天之言其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至於顏淵之不幸則知其所以必受天之報者是常理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呂氏曰親之喪固所自盡而宗子主祭則不敢以其私喪廢祭侯氏曰親之喪有正有義正者親之喪義者旁親之喪正者父母義者伯父母叔父母之類是也正統之謂嫡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也義則降旁親之絕服也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旁親之服也如大夫則大夫亦爲之降所謂尊同則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曾祖爲高祖爲妻爲長子是也父在爲母及妻爲舅姑爲伯父爲父爲夫一也父在爲母及妻爲舅姑爲伯父爲父爲夫一也者也故期之喪十一月而祔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十七月而畢一也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十七月而畢一也後娶三也嫡妻繼室一也嫡妻繼室一也後娶三也則包后亦爲三年也○又曰宗子雖主祭而不可以不爲其族人屈也族人爲之服其服視其親之服而降一等親之服也父在爲祖父母亦爲之服其服視其親之服而降一等親之服也父在爲祖父母亦爲之服其服視其親之服而降一等親之服也父在爲祖父母亦

游氏曰武王為文王之志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

後胡氏曰武王為文王之志考至武成而柴望燔告天地山川之禮然則周公追王之意武王既追王而不以文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而不敢易也武王既追王而不以文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而不敢易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誓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之意也中庸無追王之說考泰誓武成之書追王之文王之分遂以謂文王受命稱王是二天子也而大統未集者俟此天子而後集也當時以長雄諸侯故稱王以臨之既集大統則天下之人皆臣妾之矣故稱天以命之曰予小子其承天之休以撫有四方其畏天之威以保其民而已不敢有加於文王之德也故曰成文武之德而不敢易也

王季者武王既追王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時其不言大王王季者以其未受命而其子有天下也武王既追王而未改也禮喪服小記曰殷祖周而宗湯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

豈文王之志也哉考泰誓武成之書以為文王受命之始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志而不敢易也

王季歷文王昌亦豚也武王既追王而不以大王王季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志而不敢易也

王豈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之說遂以謂文王之分天子也而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俟此天子而後集也當時以長雄諸侯故稱王以臨之既集大統則天下之人皆臣妾之矣故稱天以命之曰予小子其承天之休以撫有四方其畏天之威以保其民而已不敢有加於文王之德也故曰成文武之德而不敢易也

可夫而大統未集者俟此天子而後集也當時以長雄諸侯故稱王以臨之既集大統則天下之人皆臣妾之矣故稱天以命之曰予小子其承天之休以撫有四方其畏天之威以保其民而已不敢有加於文王之德也故曰成文武之德而不敢易也

說矣國朝胡氏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可謂至德矣周之位號雖大抑亦臣而已矣故曰成文武之德而不敢易也當時以長雄諸侯故稱王以臨之既集大統則天下之人皆臣妾之矣故稱天以命之曰予小子其承天之休以撫有四方其畏天之威以保其民而已不敢有加於文王之德也故曰成文武之德而不敢易也

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國朝胡氏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可謂至德矣周之位號雖大抑亦臣而已矣故曰成文武之德而不敢易也當時以長雄諸侯故稱王以臨之既集大統則天下之人皆臣妾之矣故稱天以命之曰予小子其承天之休以撫有四方其畏天之威以保其民而已不敢有加於文王之德也故曰成文武之德而不敢易也

三年并數之是以聽禹湯之說謂之受命以為元年而又以為改元稱王之

二倍之數而二十有一也愚因李氏之說而推之王季以上祫之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穴而北面無昭主若昭面之迎主而東直至親盡之祧文王亦居穴而東面以父事一昭一穆尸一。昭尸北面。穆尸南面。其實太伯仲雍二尸也其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合食而立二尸以北言之。則祫祭之主而言則九尸。既不備則遷豆籩盛之設必因質公彥之說加季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當各十二獻此必因少牢饋食禮尸亦十一獻。祫之十二獻質未有考。五獻祭。七獻祫。九獻祫祭先公。此語可招者以此例之。則先王或足九獻若曰十一獻然。後長兄加爵為一獻加爵之特選人加選之後。必子姓兄弟之尊者。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九獻之後。則亦恐人加爵之實以此推之則亦然

而廟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
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
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自是
共王時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
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
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
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昌圉語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
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
上此爲少不同耳

周因明堂位之文以爲魯公之廟蓋記以殷成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句象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說曰武公之廟有功而立文世室也春秋書立武宮左氏謂之大室公羊並誤之謂不毀之若文世室武世室皆不毀云云其說非矣諸儒因劉歆之說而謂文王之廟爲世室誤矣

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撓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叔孫通之徒不能推本禮意而妄爲之說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制猶大夫也曰降也天子之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節藻棁復扶福反重平聲櫨音盧竹角反侯之黝於九反堊音惡烏反碧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斷丁亂反桷音角椽上又不得爲矣倉爲而不降哉諸侯曰刻爲山形即今之斗栱也重屋也重檐者謂殿屋之兩重簷也複安板檐以障風雨之衝壁白也地謂之黝墻謂之堊畫斷削也鶩碧類也○黝黑也堊白也地謂之黝墻謂之堊畫斷削也鶩碧類也○舍音捨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扶音肤漢之爲禮略矣

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
獨尊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
私道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
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

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卒上疏曰凡帝王建都立邑必以天地社稷之位殿堂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歲暮農閒乃爲之制未盡古之禮法二年春正月即皇帝位謁高祖廟禮畢遂祠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謂先王之制廢蓋可知矣裴秀博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一不能盡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禮時也今之死者衣冠月也游之所也其實一也胡致堂云大子七廟致其不能盡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禮時也今之死者衣冠月也游之所也其實一也胡致堂云大子七廟致其

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節藻棁復扶福反重平聲櫨音盧竹角反侯之黝於九反堊音惡烏反碧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斷丁亂反桷音角椽上又不得爲矣倉爲而不降哉諸侯曰刻爲山形即今之斗栱也重屋也重檐者謂殿屋之兩重簷也複安板檐以障風雨之衝壁白也地謂之黝墻謂之堊畫斷削也鶩碧類也○舍音捨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扶音肤漢之爲禮略矣

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
獨尊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
私道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
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

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卒上疏曰凡帝王建都立邑必以天地社稷之位殿堂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歲暮農閒乃爲之制未盡古之禮法二年春正月即皇帝位謁高祖廟禮畢遂祠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謂先王之制廢蓋可知矣裴秀博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一

爲一朝之所以尊其太祖者既歲祫而不嚴所以事其親朝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戕賊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都鄙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永又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採遺旨特書總叙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宜天未欲使私人者竊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正攷一反其事而湔音翦正其傳即嗚呼惜哉語録神祖既然深詔羣臣討論舊典蓋將以代之際一正千古之謬不幸未及營表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認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文集仍謂昭穆者父子之號以此爲義方其爲子則稱昭以明下也方其爲父則稱穆以禁上也豈可一說而得名乎不爲父子之號而爲昭穆之稱也必曰父子之間以上稱下而已又何以上稱不直稱於父而必稱於穆乎而張琥音虎之議庶幾近之文集乃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文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祖稱而居中東西之四親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當毀則毀別立一廟以藏其主此周之文也室武世室是也太祖百世不毀與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爲太祖二昭二穆無太祖者皆始封二昭二穆有功德者遷入一昭一穆無功德者遷出一昭二穆有始封者三昭三穆一宗之外爲大夫三廟初爲大夫者居中一昭一穆祖考而已再爲大夫者三昭三穆祖考而已三爲大夫者五昭五穆祖考而已四爲大夫者七昭七穆祖考而已大夫士一廟祖考而已中士下士一廟祖考而已上士二廟中祭祖考而已下祭禰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之大夫士無太祖也大夫士無始封之君爲太祖者也大夫士無太祖而有功德者亦祭之於其寢大夫士無功德者遷主藏於祖廟而已大夫士有爵者祭用特牲無爵者祭用少牢庶人無廟祭於寢中一間東西之中二間爲室室各有戶東戶西牖爲高祖之祧爲曾祖之祧爲祖考之祧爲禰之祧中一間爲高祖之考廟爲曾祖之考廟爲祖考之考廟爲禰之考廟中一間爲高祖之妣廟爲曾祖之妣廟爲祖考之妣廟爲禰之妣廟東西之北一間爲三昭三穆之祧廟東西之南一間爲三昭三穆之考廟東西之北一間爲三昭三穆之妣廟東西之南一間爲三昭三穆之祧廟東西之南一間爲三昭三穆之考廟東西之北一間爲三昭三穆之妣廟東西之南一間爲三昭三穆之祧廟東西之北一間爲三昭三穆之考廟東西之南一間爲三昭三穆之妣廟東西之北

考而深辨之邪蒲廉卿曰頃定齋氏曰蒲廉卿卞賢兼之類已勿子以道邦傳命等德之流行也夫子以蒲騷譬為政之敏筆孟子說亦同蒲騷譬為政之敏筆孟子說考而我儒說以感於待化之說而亦因之也○曰達道達德有三知而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有果憲土韓愈云夫敏少者蒲盧也待化之義而亦因之也○曰達道達德有三知而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不能也利而行者純粹天理渾然無所雜焉困而知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困而知者憲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

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滓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固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

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固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

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取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太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矣然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之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而為智之次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而為勇之次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無乎其曲盡也歟○

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又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取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太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矣然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之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而為智之次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而為勇之次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無乎其曲盡也歟○

曰九經之說素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真氏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容心正則容正故曰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萌也然蔽少一言曰故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脩乎

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士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淨臣杜口蓋持禹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前漢賈捐之之傳元帝初元二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詰問於捐之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罷武行文逸游之樂絕奇麗之玩盛色則賢者隱蔽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蔽佞臣用事則淨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於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士則士人得不過庸士耳

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於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士則士人得不過庸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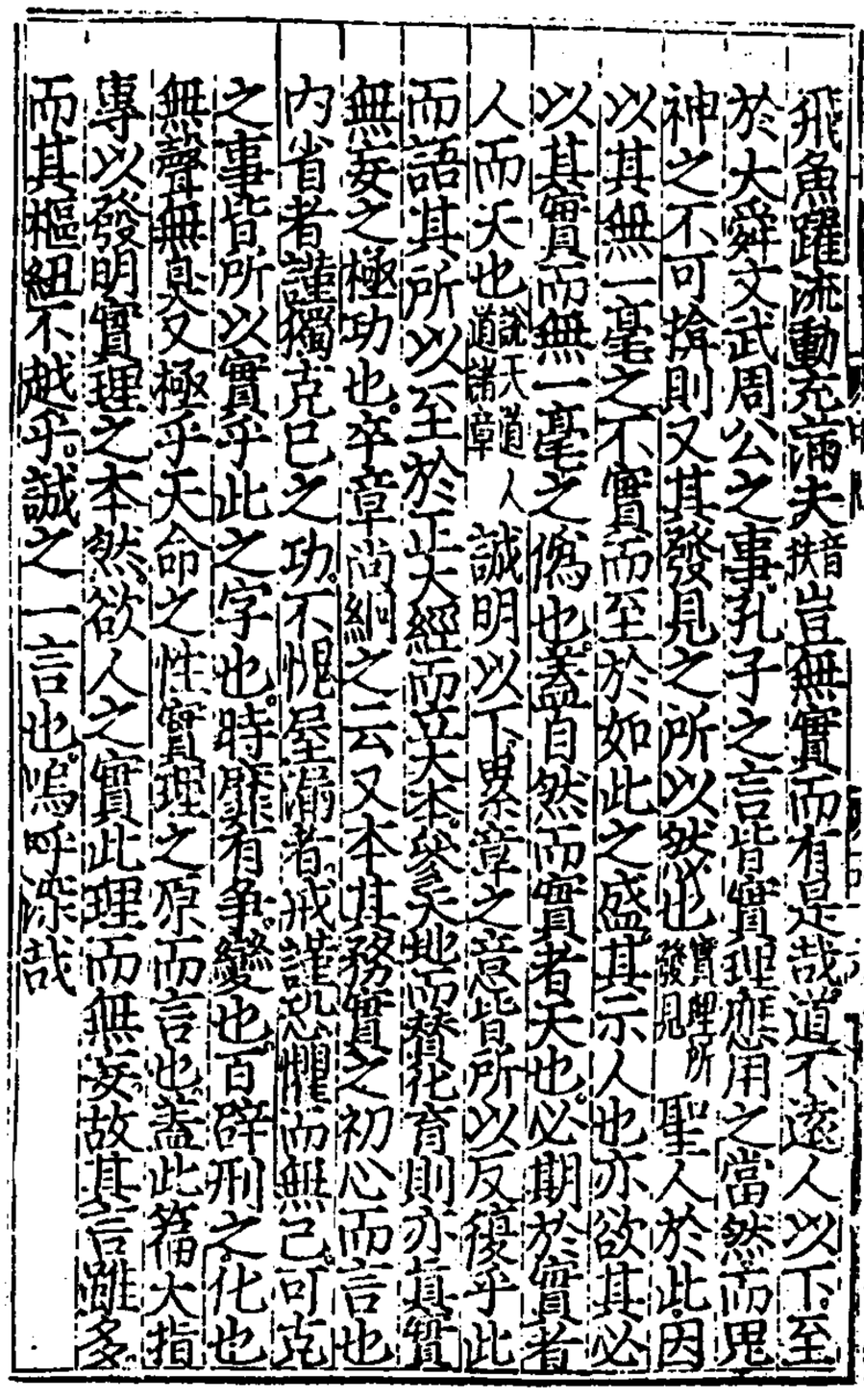
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時使不盡人之力薄斂不盡人之財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廋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為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子賜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真其善不強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善謂頻留於其國者也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殷後興滅如齊桓公封衛真氏曰繼絕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也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人之財謂上貢下賜也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奉方物亦懷厚

屏也屏必郢反衛主室而無倍音佩畔之心矣凡此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故大臣體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爵音祿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聲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他談反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子商○左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為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音異震世基李林甫之徒焉趙高秦始皇時指鹿為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肩賄賕罔親聽蔑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震世基字茂出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營構宮室廣袤湖路公行宇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擯大臣湯獲天下固川郡貝鄒陽所能蔽主聰明壅塞蒙蔽天日以成其私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去聲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脩身為本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必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天下同務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誌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疑倉才反疑也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主之威勝平聲言者幸而主之福固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未遂人之為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未遂人之為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方連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懷夷舉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毗至長上聲遺雄季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邦國遺比長名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徙于他則為之殖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邦國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野舍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積○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致遠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曰棫樸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因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虛器而不知治天下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文所引明道先生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語以詰難之也此其不悟故失其位國曰不然也

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近似矣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記邪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記邪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記邪然終不免於

耳目四肢之好去志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反支義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而合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純屬質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事之或僞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柰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博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反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盡滅反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固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七政反下同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則推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問而審之說也梧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發進乎前矣故成心則不可以有進而不審則其疑必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積水反後言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七到反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呂氏曰君子博學於文將以反說約也不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不詳說之約不可得而守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不可得而守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不可得而守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大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病皆非
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貫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
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終問問
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爲仁知所以爲性知所以爲
此也則已則拳問問見皆非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
外鑠是乃所謂誠也
尤有功也變化氣質之○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
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
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
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若
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
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
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
見實理而妄行者也實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爲



飛魚躍流動充滿夫擴而充之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
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
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實理發見之聖人於此因
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
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
人而天也說天道諸章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
而語其所以至於天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其實
無妄之極功也○章句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
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
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字也時雖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
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
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
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謂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
誠明似不親切程子曰自其外者言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
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言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
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爲行與事以至於聖人之所以爲聖
至焉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
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
不能無失矣程子曰若子之言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
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
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
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張子
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事問理會
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事問理會
以推達于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
誠即明也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
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說也呂氏曰自誠明謂性之者也自明誠謂
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實乎此理之實而品節之也不
過於游楊則遠矣游氏曰自誠明謂自外入也此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楊氏曰自誠明者致曲故能有誠者因性故
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誠者天之道也
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爲盡
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
程子曰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
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爲
僞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程子曰贊
者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
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非以所言之

不得不然其實只是就
理使能盡性至命也　善
語其分下同　扶問反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
間與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
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
為之者莫非天地之化育流行其體無人欲
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
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矣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
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
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
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
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
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恐并也
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下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
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至於窮理至命盡
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下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
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弟通作悌）而不
能同矣自非因其發見之偏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
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增益其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語錄問既是四端安得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狄禽獸之心也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此一齊發了而當用時亦只當用其一端如何得該了聖人之德（程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至命盡有事豈有偏下理會了方有多少理窮之須是至於命只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方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參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窮至於命而不盡其性則於天地之化育有所不與安得謂之盡其性乎）程子曰人稟天地之氣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為不若人之昏然人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物也蓋塞偏正無盡其所不盡也已也人之性物之性未有不盡也則物有近人之性者不能盡也已也人之性物之性未有不盡也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間無所不通（和敘若昊天至於民之折困無事煩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舜之欽若昊天至於黎民之時雍和敘若草木鳥獸之蕃毛毳希革毛選毳希革毛選毳希革毛選

則誠者又以爲已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已者之略而失之與抑非諸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程子曰誠則明矣明則動矣動則變矣變則化矣此皆一理也著則明則見也動則變變則化化則不可知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徙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已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言則德有諸己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化則不可知矣游氏曰誠能兼照明能兼照則神無滯義能通其變則固神無滯從義之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其本意耳游氏曰誠者自成而徑行也其次則不思不勉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之類是也誠之者自道如至誠本乎誠之再三勉強而後至於誠者是也揚氏曰誠者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而已其爲自道猶言自然也揚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又老莊之遺意也揚氏曰誠者自成而已其爲自道猶言自然也揚氏曰誠自誠也○揚氏曰本自根也○揚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大略故讀者或不能無疑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不誠無物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事之不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不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不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

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上去(陸德明音決下注及後並同)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任天者本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俗語)不誠無物(物猶事也)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注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況其所重而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

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天下同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其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者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至於悠久而已然悠久悠遠也之意(悠久大昭昭之多而已悠遠大之一拳水之一丸亦悠遠矣其所以爲明博厚高大之體悠久悠遠之用)成已成物仁之體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性以成已則仁之體以致廣大而盡精微則知之體)合外內之道也(合內外之道以成已成物則仁知之用)故時措之宜也(時措之宜以成已成物則仁知之用)

…此則不敢者猶之多而比今夫大人之有良心也是非受天…此之中是爲可故之賊而比…大人而不化則不能不蔽不思与天地合德而至于聖…以至于聖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未之或知也鄭神知化德之盛比…天地合德而指點上而求其蔽…求其主於龍然皆…此章做進德以…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三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嘗…六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語之更平端正。楊氏曰…

爲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

厚高明則…載成物之事備文…天地無…言之。所以著明之也…

…載成物之功…一者誠而已…

無物矣至…

至誦天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

…天地之道一言…

…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

…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

…以爲天文正之所以爲文皆…

…天之所以不已大抵聖賢之言內外…

精粗名有此…

…而無非極致…

…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

…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

精者致問之明動變化此章之…

…博厚高明參…

…察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一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

…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

…曰誠者天道一也…

…乎高明而道中庸…

…高明而道中庸此一事中庸乃…

…高明而不足以道中庸也。張子曰…

…無不在也孔子三百威儀三千…

…及彌此王天曰及淵游…

…不過極高明則問學中庸之…

…於德性則頓…

…德性須是將前言…

…頗書…

…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

…而道問學人…

…道中庸之…

…德也致廣大而盡…

…精微極…

…天則上達矣…

…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

…而道問學人…

…道中庸之…

…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之…

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

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

疑矣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

…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

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疑道而反有所待…

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

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

…温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

…而温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

…盡精微極高…

…而道問學之事也…

…言重下言…

…而道問學之事也…

…而道問學之事也…

…而道問學之事也

崇禮中庸之事也呂氏之說見章句輯釋中然細分之則温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内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也以其於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法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無二王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旌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有能更評性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之何以能若是其

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

半爲朔商以建丑爲正以殷之首也朔月爲朔漢律歷志十一月爲子正以建子爲正以十二月爲丑正此言月之正也又言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始於寅月爲正月而周人亦猶此日之朔地統之義正者歲之始故古者正歲必繫於正月有正歲之詔若三代之異尚其見賢泳於書傳下同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須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内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陧磑不安也而況有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同文書名於四方而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許慎說文敘所謂秦滅古文有此八體者是也今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方志以詔觀事掌故以知廢興掌禮俗以詔相事掌憲令以詔治功掌達書名於四方以周知其俗異言以協諸侯之志同車軌以一天下之制書名以同天下之文字此其所以同也今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徧省九歲屬象胥諭書名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所以同其文也没世不相見則禮樂制度有不得不同者矣又命理董正治象之法悉頒之官而官守其書以逆邦國都鄙之治凡治象之法必以日月星辰正之以陰陽消息之氣參之以鳥獸草木之生以察其性以教其事以興其利以防其患以節其用以通其變以宜其民凡此皆所以同其制

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肖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鳥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必至於作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論語八佾篇論語衛靈公篇自既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所遇而安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亦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之衣非中國之服也魯宋商之後故用其冠
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順天地之性因人物之情而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產論禮之大體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

陸明睿知皆由此出。又此事天享帝。○又曰道一本此。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愚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治。非敬也。篤恭無斁慢而已。語曰君子之愚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又曰毛猶有倫。上字總括了多少。○又曰中庸之詩至於禮儀三千威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要。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下同。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呂氏曰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句。蓋要其所感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如一毛譬之。猶誠之者猶誠之者。無意無我非勉非思。自然天為一毛。無意無我非勉非思。自然天為。形容中庸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極其至矣。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句。蓋要其所感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之感人深矣。然猶有聲有臭。而未免乎言動之間。而不能無疑。故又推之以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呂氏曰德輶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其取證又皆大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聞者。品業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為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楊氏曰德猶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天之載。於無聲無臭。然後為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

中庸朱子或問

史記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子歲十一月庚子故以爲名焉字仲尼姓孔氏其先宋人也曾祖父防叔避華氏之難自宋奔魯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魯人謂孔丘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丘字仲尼

先宋人在通攷金履祥曰宋睿所殺故遂遷于魯為父叔梁紇下沒母顏氏嫁于曲阜為曲阜人而曲阜為宋邑故曰宋人

昌平鄉鄹邑鄹側鳩反○於襄公十六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之上公之封考姒宜視夫素王之謚於魯君子之謚於宗廟之禮愛其有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于以敷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所以尊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文謚所以稱名而加封啓聖王以褒大夫人其氏可加封啓聖王以褒大夫人

魯昌平鄉鄹邑

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庚戌之二十二年己酉歲也誤史記杜註皆不合

通攷昌平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二十一年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十一月之前公羊於十一月庚子之後十二月之前而世家細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舜陟編年亦以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秋同例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庚子之十一月而世家誤以夏正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秋同例故相距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通攷程氏所由誤反後穀梁日以繼次年可謂誤中大誤朱子之意與通攷程氏所由誤反後穀梁日以繼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震善慶里譜丞都昌縣令程登庸年表辨正譜正當誤今信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記注生孔子以夏正則其十月生而公羊之十二月也注生孔子以夏正十月生而公羊之十二月也

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漏洩之也可見轉寫之誤無庚子誤可見轉寫之誤先聖之生有五老降庭顏氏之徵也而前輯四如也闕聖胄有曰先君生無須曰蓋紀實之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適二十一年四方則之遂寫為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而誅少正卯又三月而定魯國之政又三月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東周語○語錄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終是不好底人聖人當時亦被他動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般略略開要去收攬教見得青天白日是好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

人[illegible]北門汶陽之田[illegible]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隳
[illegible]反下同[illegible]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illegible]
也既不隳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須別有箇道理[illegible]
[illegible]亦須別有箇道理[illegible]
[illegible]金履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記有不能記[illegible]君能用我則[illegible]
[illegible]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吾已矣大聖人自知其
[illegible]矣乃叙書傳禮樂正之語序易彖繫彖說卦文言有假我數
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顔回
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剏改】金履祥曰按文
公晚年定論以論語爲孔門諸子之書而獨以曾子之傳爲孔子之道
蓋以其書考之則曾子之門人最爲近古而其間又有
不盡然者如子張之過高子夏之過小子游之過於
自大而曾子之所守則無是三者之病也其傳之
正而得聖人之心蓋如此是以獨得其宗而魯論
獨以曾子爲首篇其記曾子之没與其臨終之言
又特詳焉蓋其弟子之賢莫能及此而其用力之
實又皆有以自盡於師友之間宜其學之所得者
深而守之所傳者固如此也其記孔子之言散出
於諸弟子之記者則惟有子曾子兩稱子而其他
則皆曰孔子蓋有子曾子之門人尊其師而不敢
名其他門人雖或以字稱而或不一其例則又以
其人之存没爲先後焉蓋魯人之於二子可謂知
所尊矣其記事則又兼出衆人而獨詳於二子之
事其間子游子夏門人最久故其記事雖不多而
皆有法子張才高意廣蓋自爲一家之學其門人
最後出故其記事獨無法而其書亦最後成蓋又
得曾子之傳而有以參考其得失焉其餘諸子則
或因事而偶發或隨人而各記其言雖皆有以得
夫子之一體然大抵皆不能無所偏倚惟冉伯牛
閔子騫仲弓三人德行純備而言語之傳獨無所
見其次則宰我子貢有若公西赤冉有季路皆有
可觀而宰我之學不能不雜於異端子貢之智有
以窺聖人之藩籬而不能無以小害大之弊有若
公西赤冉有季路則皆偏於一善而未聞大道其
視曾子之所得蓋有間矣

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明年癸亥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剏改】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剏改】吳程曰春秋四月己丑乃十一月也按大衍歷無己丑蓋長歷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月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　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魯同

論曰何氏據魏時所傳之論語甘露石渠所叙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伯厚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爲凡之類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論之名蓋亡於諸家記中得之耳金履祥曰魯論篇次之可考者如以齊論古論之分則以魯論始鄉黨一篇終堯曰二論始終之次則以齊論古論之異而分之耳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或問程子之說蓋出於所記不純也孔子弟子所記不純如此其間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類皆當闕之可也而師之說則又出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二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進曰讀論語者第一是略能知者第二是知而好之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安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須是此等人讀了後方可讀他書

程子曰順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右程子說共四條專爲論語發故附在世家後

論語朱子集註序説

論語意圖彙括總要

林隱程復心子見學

論語問答弟子

孔子

有子	曾子	子夏	子禽
子貢	樊遲	子游	子思
顏淵	子路	子張	冉有
宰我	公冶長	南容	子賤
冉雍	漆雕開	公西赤	申棖
原思	閔子騫	伯牛	冉伯牛
冉求	高柴	司馬牛	

孟子集註先言心之德

論語仁字訓義

仁之道一也而言之不同愛之理心之德者所以訓仁之名義也

愛之理　心之德

包體用而言之也（六字自有体用之理又包四端之体用是孝弟也者章）

本心之全德（此包體用而言）

本心之全德見顏淵問爲邦克己復禮此心所存則人欲皆去天理全體不能外此（此以体言）

天下之正理（此因用推其体而言）

全體不息（此以人言）

全體不息是以人言仁之當此仁當理無私是以事言仁

後言愛之理義各有取

本心之全德見顏淵問爲邦克己復禮章謝氏曰仁也天下之正理（此以事言）

全體不息是以人言仁之當此仁當理無私是以事言仁

其理之正者也（本心之全德見顏淵問爲邦克己復禮章謝氏曰仁也天下之正理）

其体而言（此以体言）

全体而不息（此以人言）

包體用而言之也（六字自有体用之理又包四端之体用是孝弟也者章）

本心之全德（此包體用而言）

用（此因用推其体而言）

當理而無私（此以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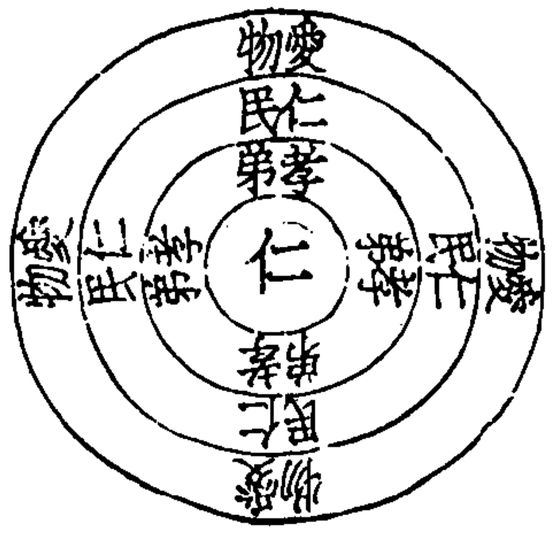
本心之全德見顏淵問爲邦克己復禮章謝氏曰仁也天下之正理（此以事言）

仁之道大至難言也如曾子之弘毅周公之才美可以言仁矣而子路冉求之果藝則不可以言仁比干之忠夷齊之清可以言仁矣而子文文子之忠清則不可以言仁未詳近仁而司馬之言詔縱德之一端巧令鮮仁而仲弓之不佞非德之全體此其故何也曾子周公比干夷齊（徒具性之全心之純乎理者也心純乎理故無往而非仁由其內充之實以知其仁也子路冉求子文文子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事當乎理未必皆能仁不可以其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觀此則表裏同異之辨可見矣

論仁表裏同異

○曾子（弘毅）可以言仁		○比干（忠）可以言仁	
○周公（才美）不可以言仁		○柔舜（清）不可以言仁	
○由也（果）不可以言仁		○子文（忠）不可以言仁	
○求也（藝）不可以言仁		○文子（清）不可以言仁	
○論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自孔子答樊遲問仁以愛人韓昌黎遂有博愛謂仁之說不知仁性也愛情也雖以愛言仁不可指愛以為仁則以情為性矣故不曰愛而曰愛之理自孟子有仁人心也之說陸象山遂謂心即仁仁即心不知心氣也仁理也舍心以求仁不可指心以為仁則以氣為理矣故不曰心而曰心之德			

朱子愛有差等之圖



朱子作此圖示陳敬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

○論愛有差等

○廣仁說

沈毅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理也理本一而有元亨利貞之目氣發之用則有生長收藏矣有理有氣形而上下者也四者不可缺一也然妙萬化育萬物則其德莫大於元惟皇上帝降衷下民人之性也性本一而有仁義禮知之目情發之用則有愛恭宜別矣有性有情相為體用者也四者亦不可缺一也然主萬善綱萬事則其德莫大於仁天地者人物之大人物者天地之小性乘乎氣雖有上下之別而神於動靜者本不可別性之與情雖有體用之分而妙於感者本不可分程子乃有專言偏言之說何也於天為元理無不該所謂專言之也合性氣收藏之理而統會之者也至出於氣而為生之始則理因氣行春貫四時雖曰偏言而專言亦在其中矣於人為仁性無不該亦所謂專言之也合愛恭宜別之理而統會之者也至發於情而為愛之端則性因情顯雖曰偏言而專言之義亦在其中矣故元亨利貞為天道之常而元為善之長仁義禮知為人性之全而仁為心德之統愛恭宜別為情之正而愛為仁之發此程子所以有專言偏言之說而學者不可不深體而默識之也

○程子論仁

程子謂曾子之弘毅夫子之忠恕仁也子路冉求則惟許之一能一藝之材子貢則許以聞一知二之智子張則許以堂堂難與並為仁之事子夏則許以切問近思之言而仲弓之寬簡心存而不放則此德特下其一等焉彼非全體而不具何以謂之仁乎蓋敬恕寬一不兼何往非此氣之偏何往非此情之制何可因用而許其心德之全無他心統性性即理私心克盡而事事皆理則情即氣私心未盡克而事事皆私無私爾情不必同也理欲各安爾事不必同也覺裕以好仁為心德之和而非太叔之寬剛毅以惡不仁為心德之正而非夷齊之隘親疎而辨乎分之殊為心德之察而非揚墨之為我

不以一心之無私而不求其理之當也不以一事之偶當而不
察其心之眞也體用一貫表裏一致此心即此理此理即此心
矣傳學切問以窮其理而先難後獲以持其心推已及物以溥
其施而入孝出悌以脩其厚自日月至焉之客至三月不違之
主自知者利仁之二至仁者安仁之一任重而道遠不至於純
亦不已不止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何可不以旣立志哉或曰
朱子作仁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之贅說豈有異乎曰
仁之爲道其體至微而難明其用至費而難盡原此心之生理
以明其體至微而難明其用者愚之
廣仁說也朱子發明孔孟之旨愚又發明朱子之旨何敢異乎
因書以質同志作廣仁之說

○論仁內外賓主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此謂仁在內而我爲主者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此謂仁在外而我爲客者一

按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之
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間朱子內
外賓主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我爲主日月至焉者仁在
外而我爲客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出入不常則爲客黃
語錄曰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爲主出入不常則爲客黃
氏曰語錄有數條大要以屋爲喻而在內者爲主在外者爲賓
然有二說其一以仁爲屋而以心之出入爲賓主其一以軀殼
爲屋而以仁之存亡爲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說勝以義理言則
後說勝以文義言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
也仁即心也切謂仁非有內外心不可定賓主也言內外賓主
特因三月不違日月至焉而有辨耳仁者心之德有是心則有
是德譬如屋者身之住宅有箇身使有箇住宅仁是本然底非
自外至故此心常在內而爲仁之主屋是自家底不是寄居故
此身常在內而爲屋之主此以其渾然者言也至於私欲有蔽
不能無違克已工夫或深或淺然後有三月不違日月至焉之
別而內外賓主所當辨矣三月不違者譬如這屋知是自家底
便是或問仁所以一身常在屋內便是語錄心雖間有出時終
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此蓋心安於內而常爲之主是三月不
違之譬也彼日月至焉者譬如常自在外奔走把自家底屋却
做客店相似便是或問仁此身常自在外雖間有
歸時終是在家不久纔到便去蓋心馳於外而反爲之客是日
月至焉之譬也二說雖若不同然其實非異做客底元是做主
人底在外底元是在內底知得在內便是在內而爲主喚做在
外常心在外而爲客是以仁非在外而心非是客仁非是一物
而心又自是一物也屋雖自是屋人雖自是人然屋所以安人
不違云者如行也在這屋裏行坐也在這屋裏坐飲食宿卧都
在這屋裏事竟這屋是自家底常要爲主所以不違故也日月
至焉者譬如要坐時方去借坐要睡時方去借睡少間又走出
去所以只日月至焉故也且如夫子老安少懷正是在這自家
屋裏或行或坐或飲或食宿卧事事相安自然在內爲主者也
顏子無伐善無施勞正是知這自家屋裏好行好坐好飲食宿
卧事事向安常要在內爲主者也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却
只是知那屋裏好行好坐好宿卧常常一到爭緣在外爲客者
也此可見仁道至難欲用工於仁者須先知仁在內爲主之說
然後致心外內賓主之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也亦
必矣

○論仁用力同異

此見我未見好仁惡此言富貴不以此見其道不處無處民之於仁不知仁而不在其道不去於仁此警

我欲仁求仁不仁者好仁惡成德其貧賤不以不在其道不去於仁此言富貴不以此見其道不處無處民之於仁不知仁而不在其道不去於仁此警

仁至矣之要不在無以尚之惡不者之甚於仁者其為仁矣不同甚於仁者為者

己欲立此以己欲達而達人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為仁由己之機由人乎哉

此見為仁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氣質不同之見也

此言用力之要非但為子張言也

此勉知仁而進之意

此言為仁之方

此君非禮勿視聽復克己復禮之目

此言為仁之要

荀志於仁無惡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小人分路處

非禮勿動之要

此警不知仁而為者

○論仁問答同異

非禮勿視聽告仁者其言也訒顏非禮勿聽言動告仁者其言也訒淵非禮勿言動

此就告克伐怨欲字之易原不行為難矣

此但告之後難以仁之心告

出門如見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出門如見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告事大夫敬不止於仁

此告事大夫敬不止於仁

此告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過而遽與人忠之道

此告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過而遽與人忠之道

此教張以寬信敏惠為仁之方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樊遲問仁之施

樊遲所問者三諸子問而答之各異皆因其所稟之資而啓之也樊遲問而答之各異者因其所學之淺深高下固可見矣顏冉之學其淺深高下固可見矣顏冉以下又各因其失而告之然亦無不可為也至於答樊遲居處執事忠之一語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要非但為子張言也蓋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但有勉強自然之異耳子張五者之說蓋亦以恭為本而實求仁之要學者由此而知用力焉則非但可進於顏冉之地雖仁聖之極亦無難矣

○曾子忠恕一貫

以天地無心言

○道之躰

○一本萬殊

天地

至誠無息

○動皆天

○各正性命

○萬殊一本

○道之用

以聖人無為言

天道○一

渾然一理

聖人

○動以天

泛應曲當

人道○貫

以孳孳者著力言

此忠恕所謂違道不遠盡己之心

○動以人

推己及物遠下孳孳而上達者也

按天地忠恕是程子說聖人忠恕是曾子思說論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說違道不遠人却是移上一階到程子把說天地又是移上一階緣聖人本自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故朱子於曾子忠恕則訓盡己之心為忠推己之謂恕於子思忠恕則訓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為恕如此看得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窮底忠恕學者則動以人也自終日不違以下皆知之事也所立卓爾則知之至矣自亦足以發以下皆行之事已既竭吾才則行之至矣此顏子所以知行兼盡去聖一間也

顏子知行兼盡

請問其目

言無不說

終日不違

所立卓爾

既竭吾才

亦足以發

語之不情

請事斯語

瞻前在後

博我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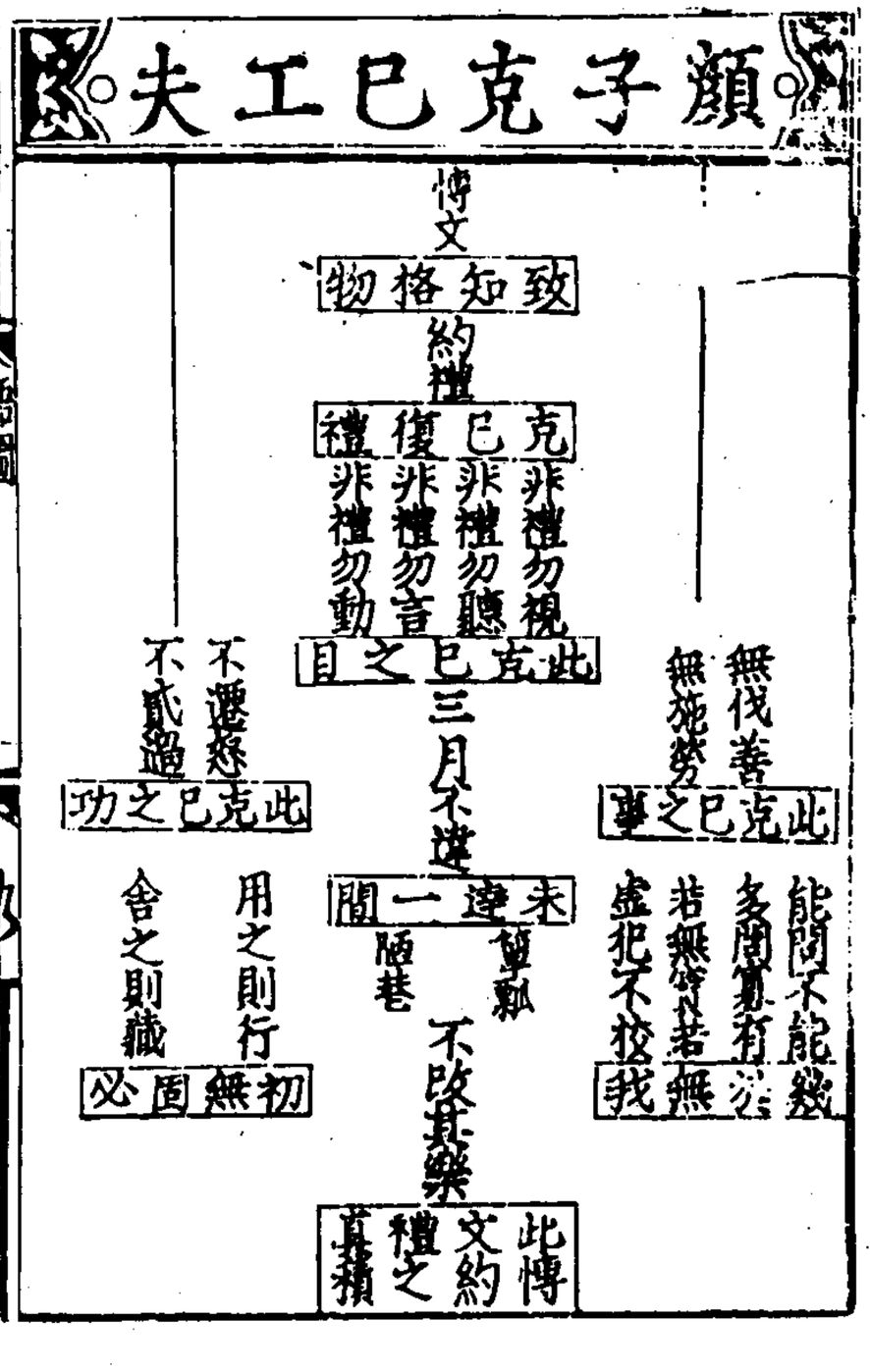
約成以禮

仰高鑽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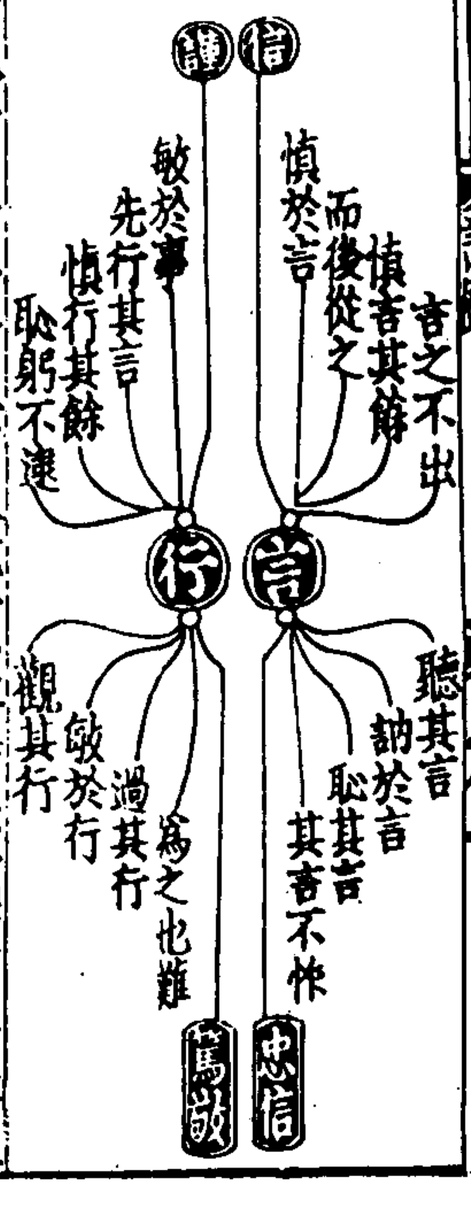
知

行

顏子克己工夫



言行要切



按論語孔子言言行者凡十大抵皆以放言爲戒以力行爲主但自首篇說箇謹而信三字到中間說訥說愼說先說後說訥說過都不曾有箇把捉工夫直對子張問行却說出箇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正是學者用力之地故程子曰學要轉辭近裏者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資深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知服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程子此言正是學者切緊工夫其曰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爾

○論知行先後此朱子答吳晦叔書大全集不載

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覆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請得而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終終之之類是也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聖如行路須得照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小大而言則非有以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終皆在心信脩辭之後是也子夏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又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夫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事之事知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舉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格物以致其知爲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夫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有其序矣誠敬因夫今就其一事之中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敬復之有漆亦豈能是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是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

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以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孟峯作覆齋記有立志居敬窮理之說蓋深得知先行後斡旋扶掖聖賢之有朱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又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覩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謂默而識之言正是說又來論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非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謂淺疑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之

視箴　聽箴

體（由中）　此以下本其解言求養其中也

心乃本虛。操之有要。其中則邃。以安其內。（復禮。）

應物無迹。視爲之則。（敬之於前。制之於外。克己。）

用（應外）　此以下推其用言欲制於外也

（久而誠矣）

言箴　動箴

體（由中）　此以下本其解言由乎中以應乎外也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興戎。）

（出好。吉。榮。）

（悖來違事。不（已肆物忤不）

（惟其所召。）

（傷煩則支離多非法不道。）

（凶。辱。傷易則敗事。）

（詭隨以長逆。）

（鮮信。）

（訓。）

（辭。）

（斂。）

（哉。）

由乎中以應乎外　所以養中

（造次克念。）

哲人知幾。一誠之於思。（戰兢自持。）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生死路頭。）

志士勵行。一守之於爲。（制於外求養其中。）

（性。聖。）

（習。賢。）

（與成。同歸。）

所以制外

博文約禮切要

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而心則其體也故程子四箴視以心言而聽雖曰本乎天性其所謂知止有定知誘物化者則莫不本於心言以心言而動雖曰看與性成其所謂造次克念戰兢自持者則亦皆主於心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朱夫子以爲四箴之說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掬一掌血儻以等閑視之則何益矣因爲圖以示初學云

博文約禮

致知事力行事

（惟一）

（精）

（知至知終）

（學問思辨）

（知崇惟精以下皆是博一始條理）

（惟一以下皆是約）

（禮。卑。）

（禮。）

（知至之終之）

（終條理）

（篤行之）

按常軒蔡先生模曰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從上聖賢學問只是此兩事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知崇便是博文禮卑便是約禮知至知終便是博文至之終之便是約禮學問思辨便是博文篤行便是約禮道問學便是博文尊德性便是約禮始條理便是博文終條理便是約禮聖賢之言亘千萬世安有異旨朱子嘗云博文約禮二者須互發明約禮工夫愈密但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被擔閣都不成次第矣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程子謂此約禮只是淺近說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朱子二博約只是一箇博約其所得淺深却在人如梓匠輪輿同是一樣斧斤拙者則只能斷削而已工者便自巧好此足以發明孔顏博文約禮言外之意

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極乃北辰最尊者也其細星照而極星不移故孔子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抱北極左右四星乃天之極天運無窮三光迭代而極星不移故孔子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入中間無星○朱語錄曰北辰是一箇好些子不動是天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不可無个記認所以旁取小星爲極星也

北極圖說

北辰北極也天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南北兩端樞紐不動則謂之極猶户常動而兩頭樞紐常不動則謂之極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現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現不隱朱子註問及語錄詳矣其地誼本無星故曰北辰若北斗則星也豈可名曰辰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辰也於此可見北辰非北斗之所在地上七十二度之中北辰在此而二十八宿經星左旋日月五緯右轉常環向其兩旁故曰共蓋即子路共之之共也北辰不動而星自共以譬爲政以德者無爲而人自從中庸所謂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范氏云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繁蓋其妙體孔子之意者也不然秦人法令如牛毛每日衡石以程書爲政非不嚴且密也而民日以叛張子曰爲政不以德則勞而人不附豈不信哉○二世紀云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十佰二[illegible]量書

五祀奧設之圖

按月令春三月其祀户鄭註云春陽氣出祀户之禮南面設主于户內之西而祭之既徹更設饌迎尸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朱子曰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加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陛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社稷壇制

文公社稷祭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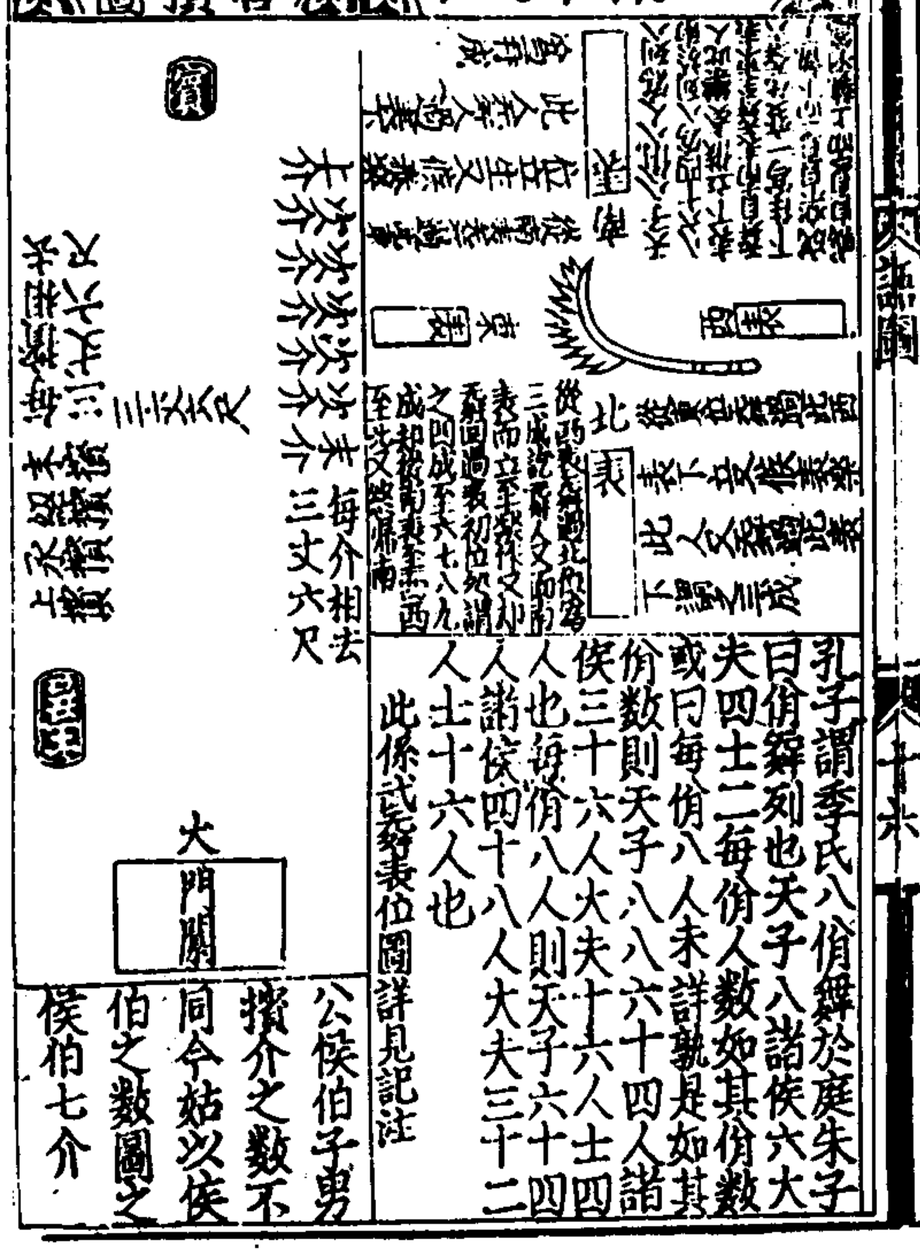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出四陛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鎮長一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以隔土）壇北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中瀦有印本頒行州郡法同以有石主有窩東西相並少偏向北社壇石主有窩北上之南方北門壝勿空地須令補實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

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集註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周禮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各以其所宜木壝者累土以爲高也不屋而壇社在東稷在西壝音唯即土埒也亦音惟

于興事如祭宗廟之儀夏三月其祀靈星陽氣盛熟於外祀之於龍從熟類也龍在廟門外之東其祭先設席於門之東面設主於龍陛如祀户之禮中央土主其祀中霤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祭則設主於牖下亦如祀户之禮秋三月其祀門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則北面設主于門左樞如祭靈星之禮冬三月其祀行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之外爲較祭則北面設主於較如祀門之禮（較音駕道祭也較高一尺廣四尺祭則設主于上按釋訓云屋謂之榱雨爲霤如中霤中霤乃此霤字中庭也從广從留通作霤中霤猶中庭也古者室有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後因名室之中庭爲中霤以其居中故爲土神杜預曰土正勾龍在家則主中霤在野則爲社

八佾舞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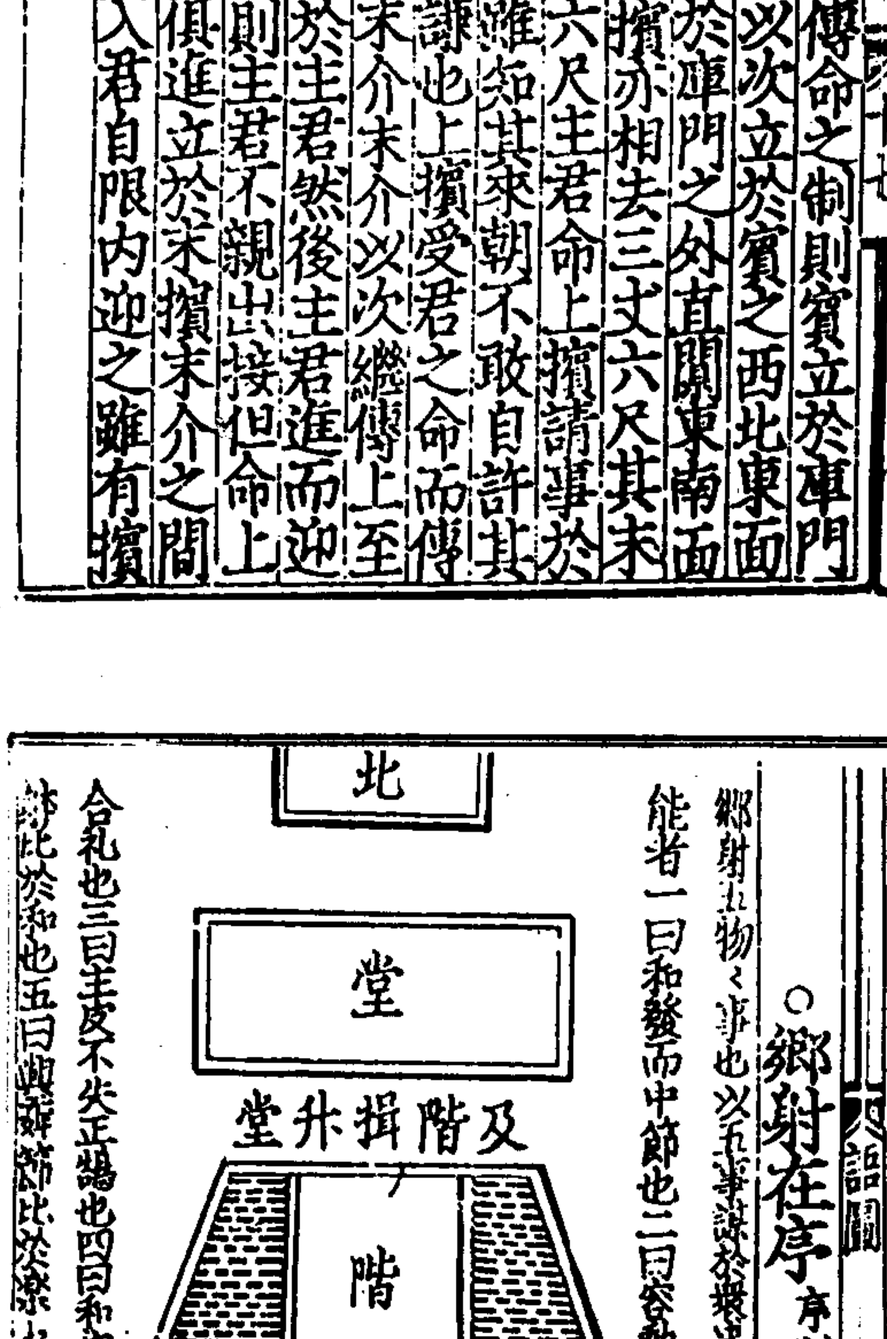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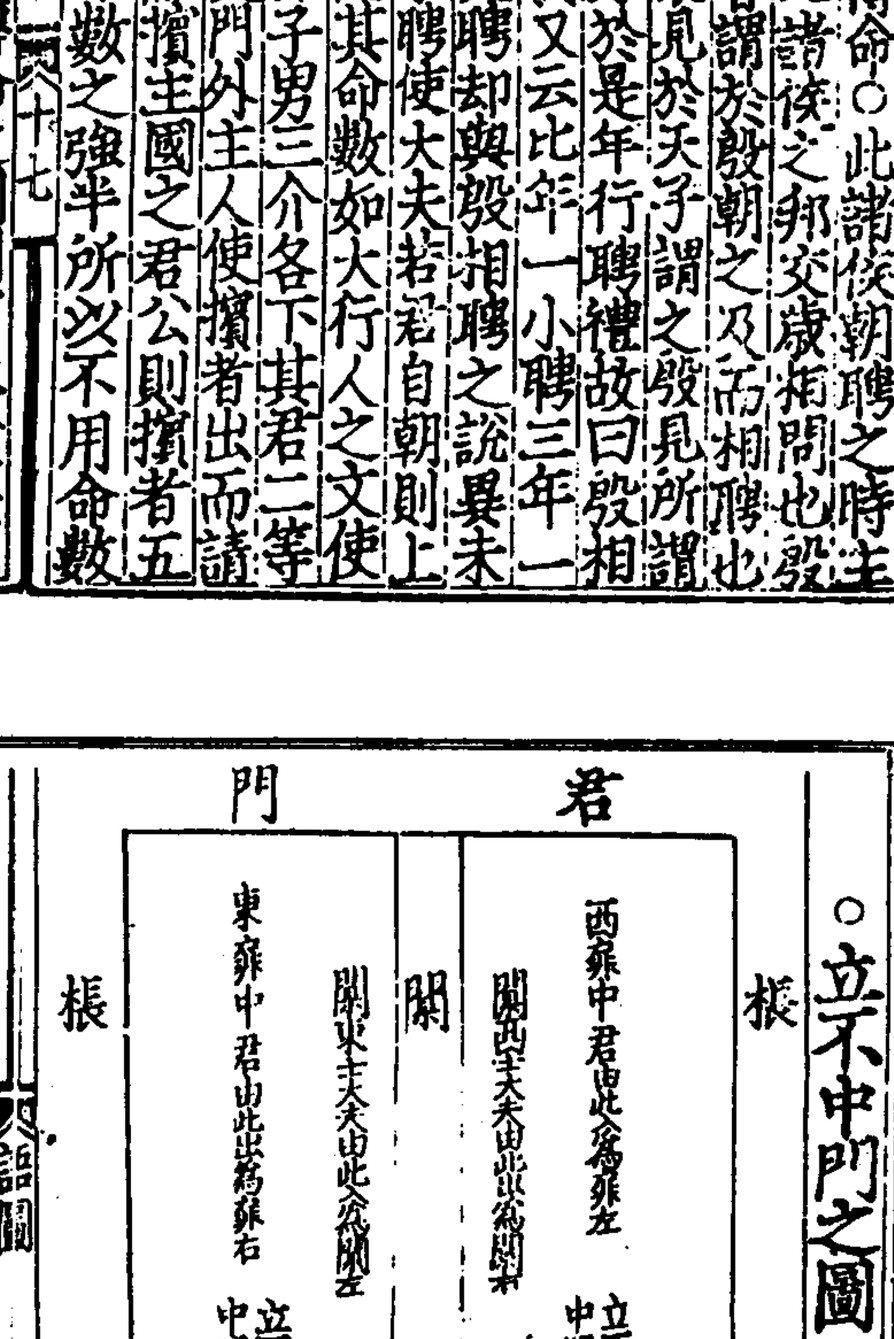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朱子曰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如其佾數則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也每佾八人則天子六十四人諸侯四十八人大夫三十二人士十六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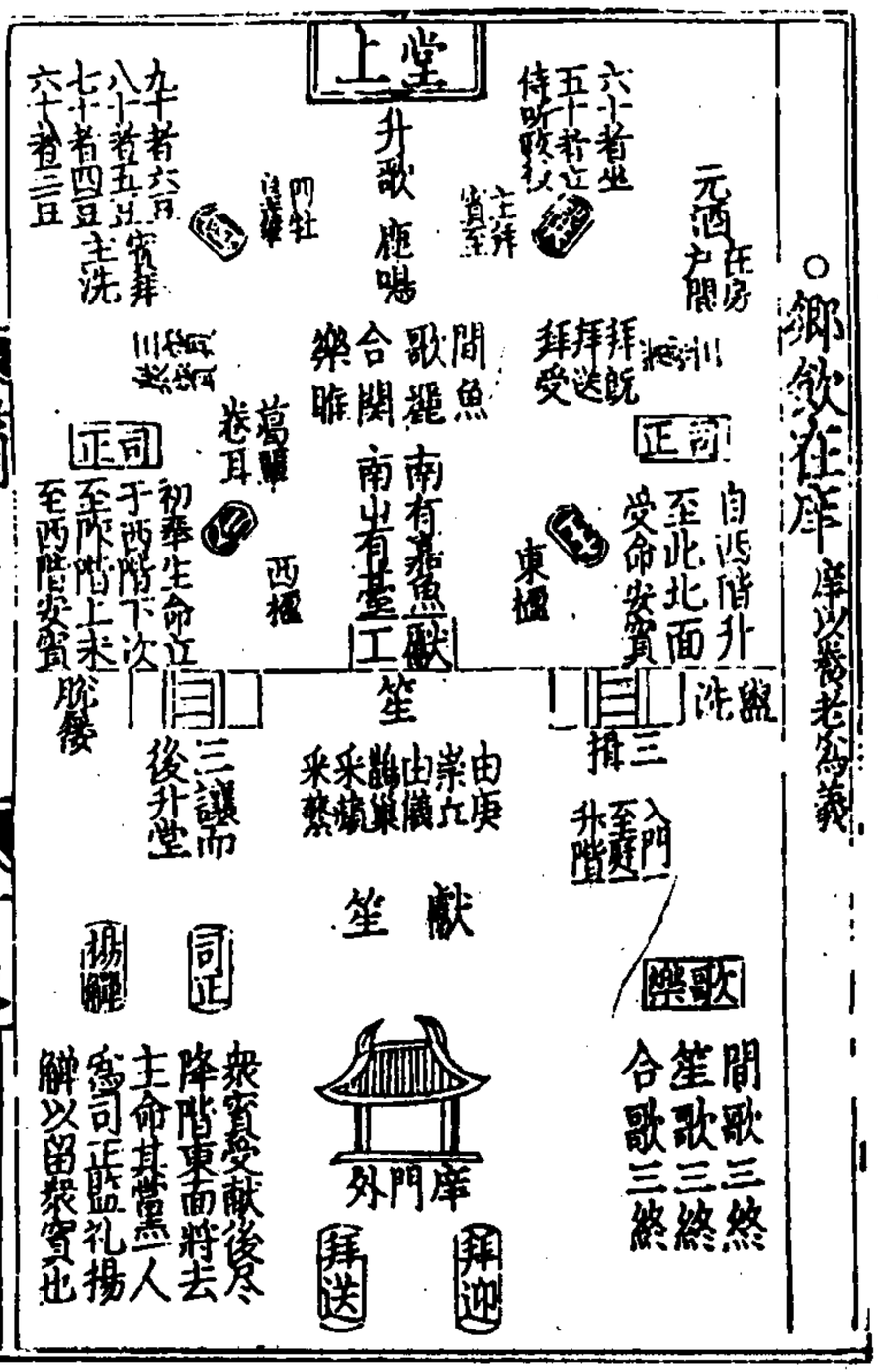
此係式樣表位圖詳見記注

公侯伯子男擯介之數不同今姑以侯伯之數圖之侯伯七介

朱子集註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命○此諸侯朝聘之時主人接賓之禮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殷相聘者謂於殷朝之及而相聘也蓋周制五服諸侯每十二年而衆見於天子謂之殷見所謂殷見曰同是也諸侯之於與國亦於是年行聘禮故曰殷相聘是聘禮十二年一講也然聘義又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比年小聘即歲相問三年大聘卻與殷相聘之說異未知何故鄭注聘禮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若君自朝則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如大行人之文使卿行聘則其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如聘義之說行禮之日賓次于大門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所以不用命數之全者禮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則賓立於庫門之外（庫門即大門也）賓直閾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賓之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閾東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亦相去三丈六尺其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事於賓賓請事者問其所以來之故也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之命而傳之承擯迤邐傳至末擯末擯傳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傳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擯介從之若卿大夫來聘則主君不親出接但命上賓出而請事其請事也上擯與賓俱進立於來擯末介之間一問一荅上擯入白於君乃相與入君自限內迎之雖有擯介而不以次傳命下於君也






○鄉飲在庠　庠以養老爲義
堂上
升歌鹿鳴
間歌魚麗　南有嘉魚　獻笙
合樂雎　南山有臺　工
笙　由庚　崇丘　儀　鵲巢　采蘋　蘩
獻　笙
間歌三終
笙歌三終
合歌三終
歌樂
庠門外
拜迎
拜送
司正
揚觶
東楹
西楹
三揖　入門　至庭　升階
三讓而後升堂
元酒　在房戶間
洗
北面
拜既　拜送　拜受
主拜賓至
賓拜
賓拜送
賓拜受
賓拜
賓拜
賓拜

飲復位次引次賓一人至階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至階前介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至堂下迎揖衆賓就席主洗觴揖讓並相者引之賓就席介從三省教授司正各就席次鄉老及鄉先生就席堂上者升阼階西面坐主人揖衆賓及介介揖衆賓並坐唱之○習鄉尚德鄉飲之禮以正齒序然士三命一命齒于鄉里言下士以年與衆相次也再命齒于父族言中士但以年與族人相次不與衆賓序齒也三命而不齒言上士雖父族亦不得齒也

○習鄉飲酒儀序　黃勉齋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僎於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肴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交紀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恥恥則離

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漬漬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敬始之以禮敬教敬也終之以樂敬和也拜至拜洗拜既敬之至也請坐請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凌犯爭訟之風也降既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上少者坐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賞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鵲巢卷耳騶虞之義者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特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者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成周之際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飲者未嘗廢飲食後供帳恍設於兩楹之間而已無非所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魯古之服勤於畎畝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存志於古者

論語章圖纂括總要

論語卷之一　通攷　吳程曰論語之書凡孔子及弟子語已經聖人之手分門類聚而論語出於羣弟子所記發揮一章賢於一章則此書之作又在孟子之後而門人之所記則此文緩而閎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發明曰閻君子務本一句以爲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次此又首標之所以特習爲本次章以孝弟爲仁之本三章以忠信爲傳習之本皆是緊切之人本也道千乘章乃入道之門以五者爲治國之大本皆是緊切之人本也道千乘章乃入道之門

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通攷　語孫季和曰名篇多取篇首兩字以字義言之則曰學而曰時習也以事理言之則曰學而曰學之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人道而已矣子之

所志顏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不盡心焉○蔡虛齋曰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意乃道所從入德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程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能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已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忠信而無可學之處矣所知者益精所行者益篤事事相涵而所知所行自有不已者焉此篇通論語孟之意而每篇自有次第章旨各不同學者各以其意而求之可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　通攷　吳程曰爲言言詞也謂此字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者某也某也皆正訓也如正者政也而又曰政者正也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爲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古孝字效字通用故孝字訓效字亦訓學字之事又云孝之一字兼致知力行而言也○胡氏曰時習後思繹則習於身之心將以行之也則習者不過知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指以行言　通攷　吳程曰論語中第一箇孝字朱子挈要提綱之意也後凡言孝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所謂明善者明此理之謂孝○語錄以孝字作事字便亦兼行字也謝氏名良字顯道

勿齋曰已知已能以必說話已是之謂習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發明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孝字朱子挈要提綱之意也後凡言孝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所謂明善者明此理之謂孝○語錄以孝字作事字便亦兼行字也謝氏名良字顯道

明善而復其初也　指以行言　通攷　吳程曰重習字說見後

則說也　悅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者某也某也皆正訓也如正者政也而又曰政者正也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爲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古孝字效字通用故孝字訓效字亦訓學字之事又云孝之一字兼致知力行而言也○胡氏曰時習後思繹則習於身之心將以行之也則習者不過知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指以行言　通攷　吳程曰重習字說見後思繹者如之何之意思繹抽繹也蓋之欲知未能以效之也效先覺之所爲所謂明善者明此理之謂孝○語錄以孝字作事字便亦兼行字也謝氏名良字顯道

立時習也　謝氏名良字顯道

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習後方熟熟後方說○裏許格而無以致其孝之之道事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胷中陰陽相涵而所知者益精所行者益篤事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能者以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已也其所孝而知且能之味無窮樂之發於口不足以盡也自住不得　程子

或問孝矣熟熟後方說孝矣而不習則工夫間斷其孝一義也習其所孝時時下二義孝一義也習一義也　通攷　金履祥曰習說文從羽從白於六書爲指事謂鳥數飛下同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或問說文習字從羽從白自有知底孝自有知底習自有行底孝自有行底習一事也○馬氏曰習之爲言重也重則熟熟則精矣二義孝一義也習一義也　通攷　金履祥曰習說文從羽從白於六書爲指事謂鳥數飛下同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或問說文習字從羽從白自有知底孝自有知底習自有行底孝自有行底習一事也○馬氏曰習之爲言重也重則熟熟則精矣

習重時復　去聲反又　思繹深洽於中　通攷　吳程曰習字訓重時字訓又思繹深洽二字見前說此條以知言此條以行言朱程子二說以見習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者某也某也皆正訓也如正者政也而又曰政者正也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爲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如此類是也　又曰學者學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上一條以知言此條以行言朱程子二說以見說陳以忘反又音悅下同

於心將以行於身　通攷　吳程曰重習字說見後思繹者如之何之意思繹抽繹也蓋之欲知未能以效之也效先覺之所爲所謂明善者明此理之謂孝○語錄以孝字作事字便亦兼行字也謝氏名良字顯道

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　齊莊皆反

立時習也　謝氏名良字顯道

上蔡人。○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齋出記曲禮○尹氏曰祭祀時○發明曰程子二條說孝習正如齋誼曰踏實踏著謝氏此條惟以時習兼知行言說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特之意異朱子姑採以備一說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或問程子說則善矣明來則善能及人矣○或問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說則善矣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人獨統而力人不得與於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矣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又推本所以孝弟之由中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敷在外或問程子說非以樂為說乎曰說在心樂主發敷在外自能而自說自樂皆是在

宋　陳　櫟　撰

○程氏曰樂者心之所自得而深於其味甘之美之之言樂則是主發敷在外言之矣樂字對上文說在心言之則是主發敷在外言之矣樂字對上文說在心言之則是主發敷在外言之矣樂字對上文說在心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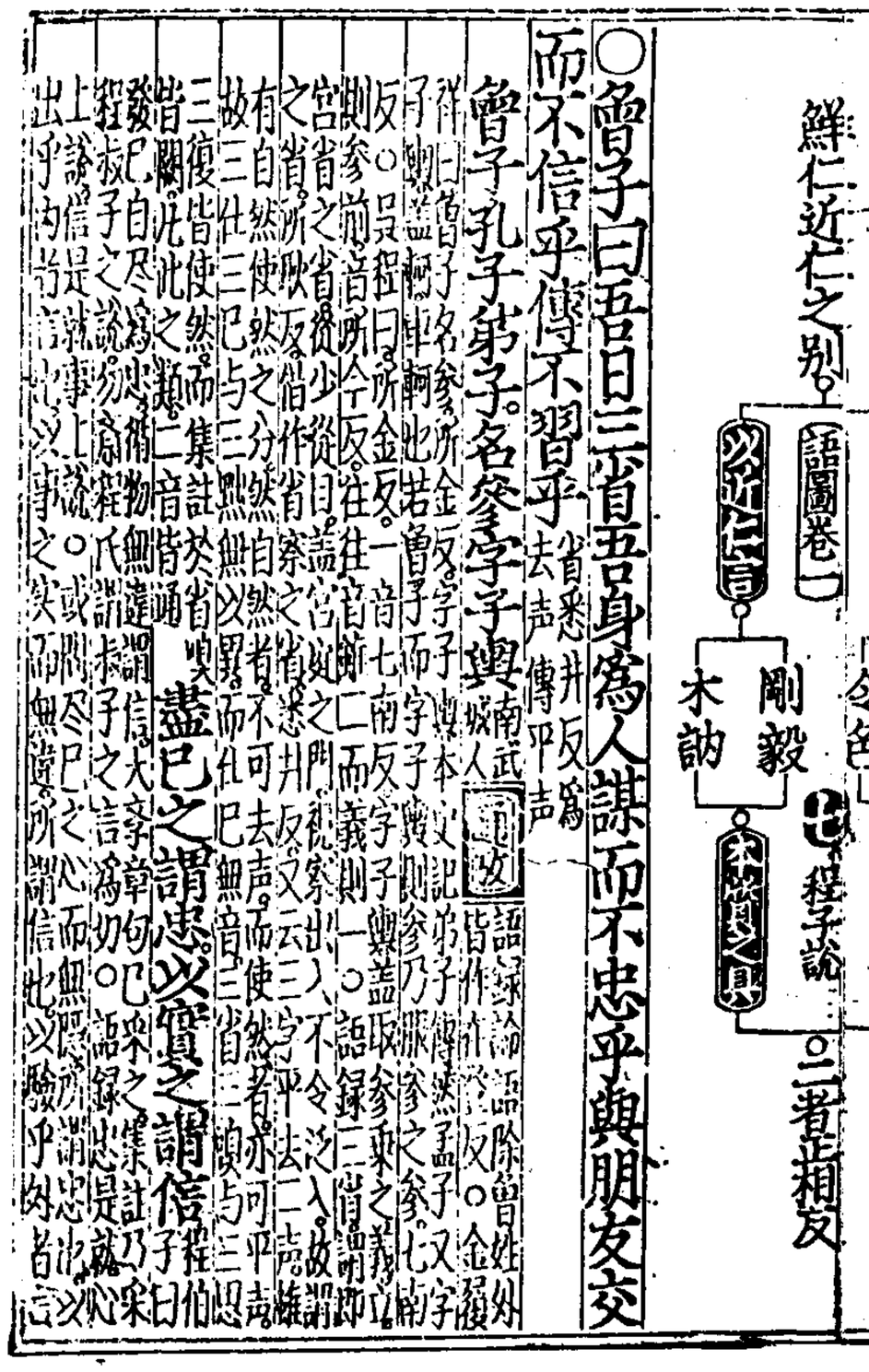
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本猶云專力於根本也道生猶言行仁自此而生也
輔氏曰事用力而爲之也

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謂不敢質言也
語錄仁者愛之德也專言之則四者皆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此仁者愛之理也仁者愛之理自仁是愛之理自仁者愛之理然亦不可都作一般看仁之事仁者愛之體用也愛雖是情然愛者仁之用也仁是性愛是情仁是就愛之所以生處指出仁字說愛之所以爲愛處指出仁字說
仁字頭上安一爲字猶言行仁之本而已
程子論孝弟是仁之一端而遽謂之本則頭上安頭矣
程子論孝弟是仁之一端而遽謂之本則頭上安頭矣
乃推行仁道之本與此始字相應
弟之一事也仁統四德而言孝弟統仁中之一事也
是水統百派底第一義
上求仁○黃氏曰人之一心渾然天理仁義禮智四者具焉仁主於愛義禮智三者各主於一事而仁實統之義主於斷而愛之所以斷非仁不能禮主於恭而愛之所以恭非仁不能智主於知而愛之所以知非仁不能仁主於愛而愛之所以愛仁之一字實兼三者之德而無所不包也○諸葛氏曰仁義禮智皆性也而仁實爲之主惟仁也故其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愛恭宜別知莫不由之而出仁義禮智四者皆仁之用也故即理以明仁即事以見仁即愛以明仁即用以見仁即愛本於仁之所以然即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即愛之理以明仁即愛之理以見仁即愛之所以然以明仁即愛之所以然以見仁即愛本於仁之所以然即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即愛之理以明仁即愛之理以見仁即愛之所以然以明仁即愛之所以然以見仁

務本者務此而已非謂本立而可以遺末也
務本猶言專力於根本
務本猶言專力於根本

本旣立則其道自生
語錄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專言君子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語錄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專言君子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通曰上文是泛言爲人此節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泛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考弟爲仁之本又言君子之於孝弟爲之本○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宜寡反又有逆理亂常之事不曉底事作亂是大不順底事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恐人不曉爲仁是行仁之義而別看性情體用故圈外此程子又言之詳此一節又所以發明上文之意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爲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者善於其言好其言貌其色令色者善於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之仁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過實。凡厭色間務爲華藻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非仁。則知仁矣黃氏曰苟知仁之非仁。則反而求之仁。是以直游以不仁。以游其所以行之者必以孝爲孝語其所以求仁。爲要語其所以戕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爲其序如此欲序者知仁之爲急而戒具所當務而不亂是剛惡此是豪惡聖賢深惡焉

○程子曰巧言令色便佞也便佞口才也才豈不美但能如此者多是便僻側媚之人故聖人以爲鮮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傳不習乎

省悉并反爲去声傳平声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

謝氏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蓋魯人也若曾子則參乃所參之參。七南反。呂程曰所金反。往往音所今反。往往音旺。則參前音所今反。往往音旺。宮省之省。從少從目。蓋宮之省。所以反。省作省察之省。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声。而使然者。亦可平声。故三仕三已与三黜無以異。而仕已無音三省三黜与三思皆閼此之類。二音皆通

發已。白尽爲忠。脩物無違爲恕。程叔子之說。忠恕流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說信是就事上說。○或問忠信。出乎內者言此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內者言。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程子曰

傳去声

傳之無斁。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善言善行止不盡

斁音亦。厭也。言行之存者見於語孟。人小鳥之旨。明切。○通曰曾子早悟一貫。其至誠不已之心。而無所謂忠恕者。也。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再此發明。非不明白。但子思孟子。於聖人之一一耳。夫子之眞體力行之。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內者言。

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

泯。武盡反。

言行之存者見於語孟。人小鳥之旨。明切。○通曰曾子早悟一貫。其至誠不已之心。而無所謂忠恕者。也。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再此發明。非不明白。但子思孟子。於聖人之一一耳。夫子之眞體力行之。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內者言。

一而經疑子西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也其一即有如時雨化之至即時然舊容而收成宋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至即時然舊容而是隨察力行如其悟一貫之言而一雖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時加何反以悟一貫為早年事加三省為晚年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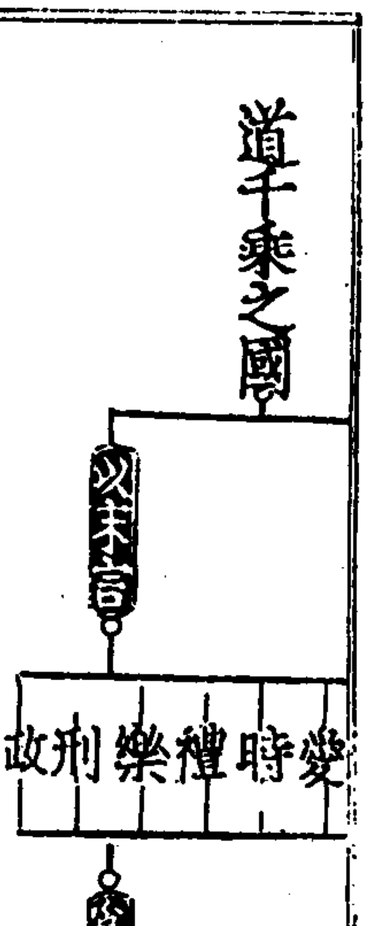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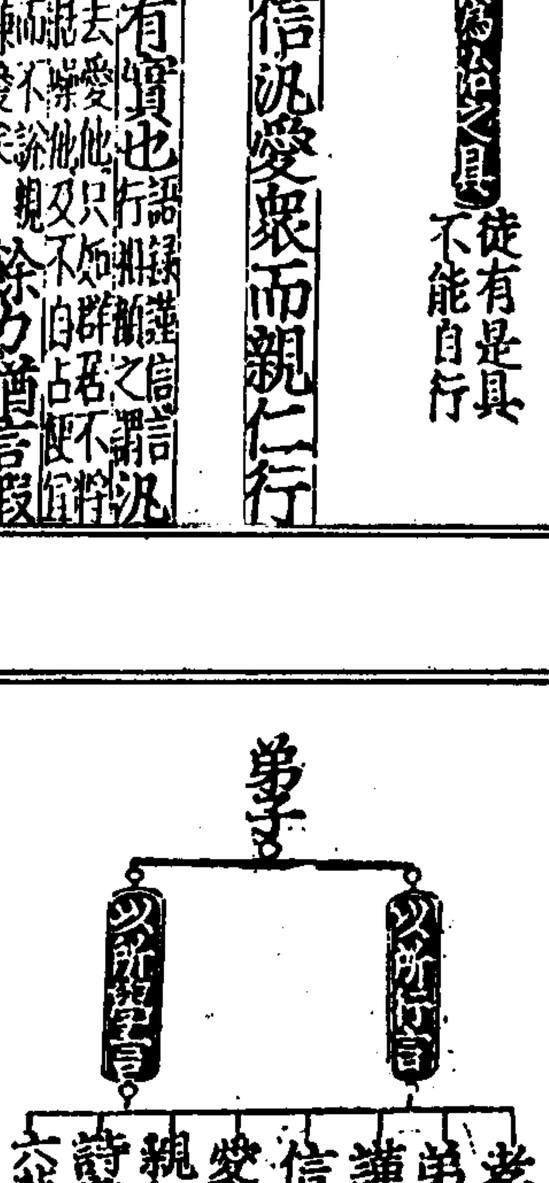
道乘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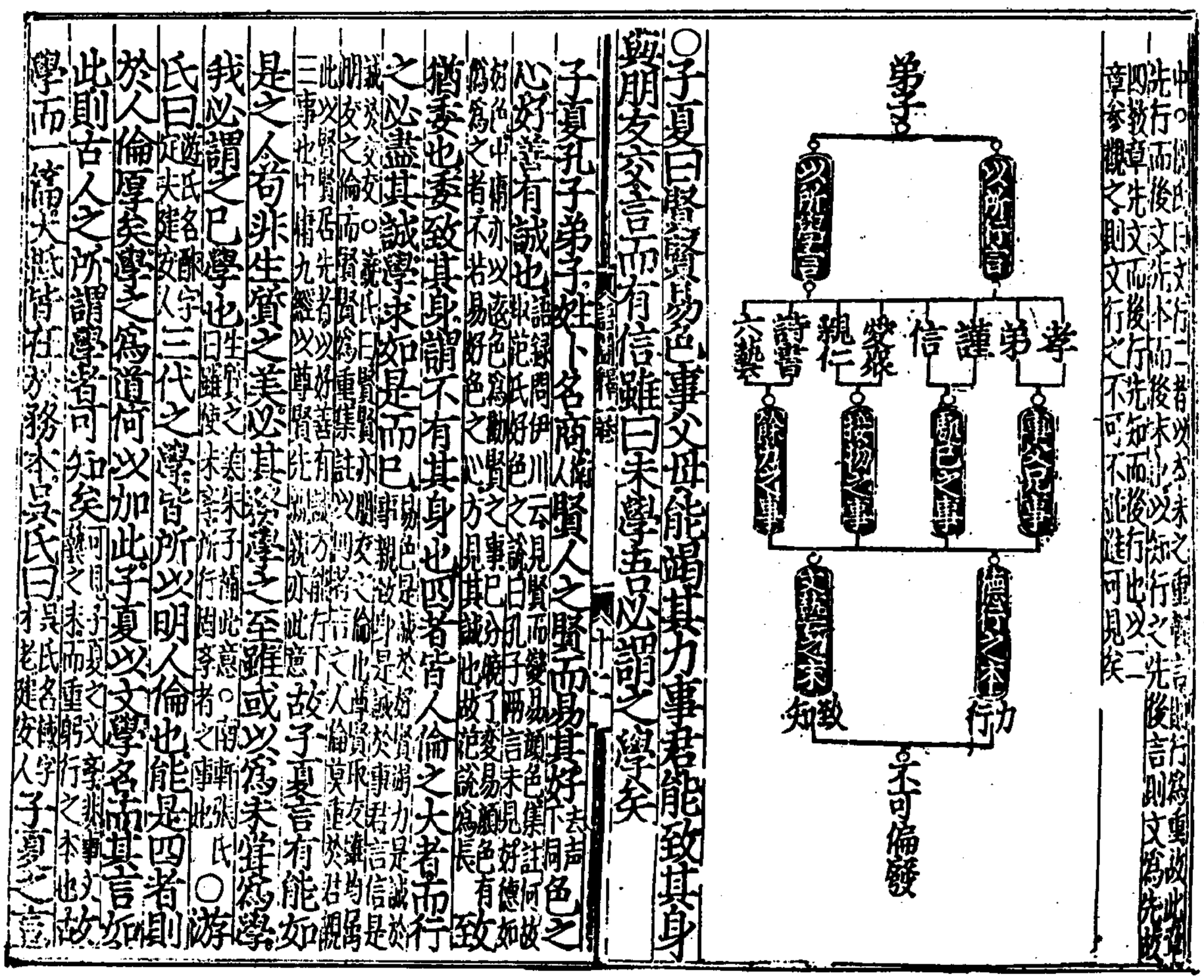
道治也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總也以為治之事也言也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事也以為治之心也非事也千乘諸侯之國車乘或問車乘之說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輜重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語錄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段費力考究通攷呂氏程氏曰千乘八

為人謀
三省
與朋交
傳師道
不忠乎
不信乎
不習乎
曾子之誠

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雖富強之國不過千乘之國○許謙曰三代之禮不能詳攷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略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此上數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井有奇比上數為少包氏以九十三乘其一為甸邑治民居焉未可曉蓋古之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以為城郭宮室園囿道路溝洫必三分去一然後為八里者言亦未備此又有一說一成方十里為一井四井為一邑四邑為一丘四丘為一甸四甸為一縣四縣為一都四都為一畿適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地可出兵車萬乘之國則萬乘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略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此上數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井有奇比上數為少包氏以九十三乘其一為甸邑治民居焉未可曉蓋古之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以為城郭宮室園囿道路溝洫必三分去一然後為八里者言亦未備此又有一說一成方十里為一井四井為一邑四邑為一丘四丘為一甸四甸為一縣四縣為一都四都為一畿適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地可出兵車萬乘之國○許謙曰三代之禮不能詳攷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


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
禮樂刑政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
入則孝
出則弟
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爲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
入則孝
出則弟
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爲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語錄子夏此言救比說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道何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胡氏曰以李文就正有限而李之益無窮故曰未若貧之樂而有得樂之清粹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貧之美有偏也○黃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黃氏曰是皆心存於救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學亦不堅固也語錄問既曰君子何故有此二說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語自分明有形象說泥說膠來○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去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語錄忠為實心信為實事○陳氏曰主忠信是以忠信為主常在胸中實主忠信是以忠信為常在屋裏實主忠信則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緊有力○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眞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先師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忠信則事皆無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物之謂也

毋友不如己者

毋禁止之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蔽

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輔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恃過為惡自治不勇則過必加而為惡○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莫切於此而學以成之學之道以威重為質朝氏曰威重生先言而學以成之學之道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為輔威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君子之學

以威重為質

以忠信為主

以勝己為輔

其德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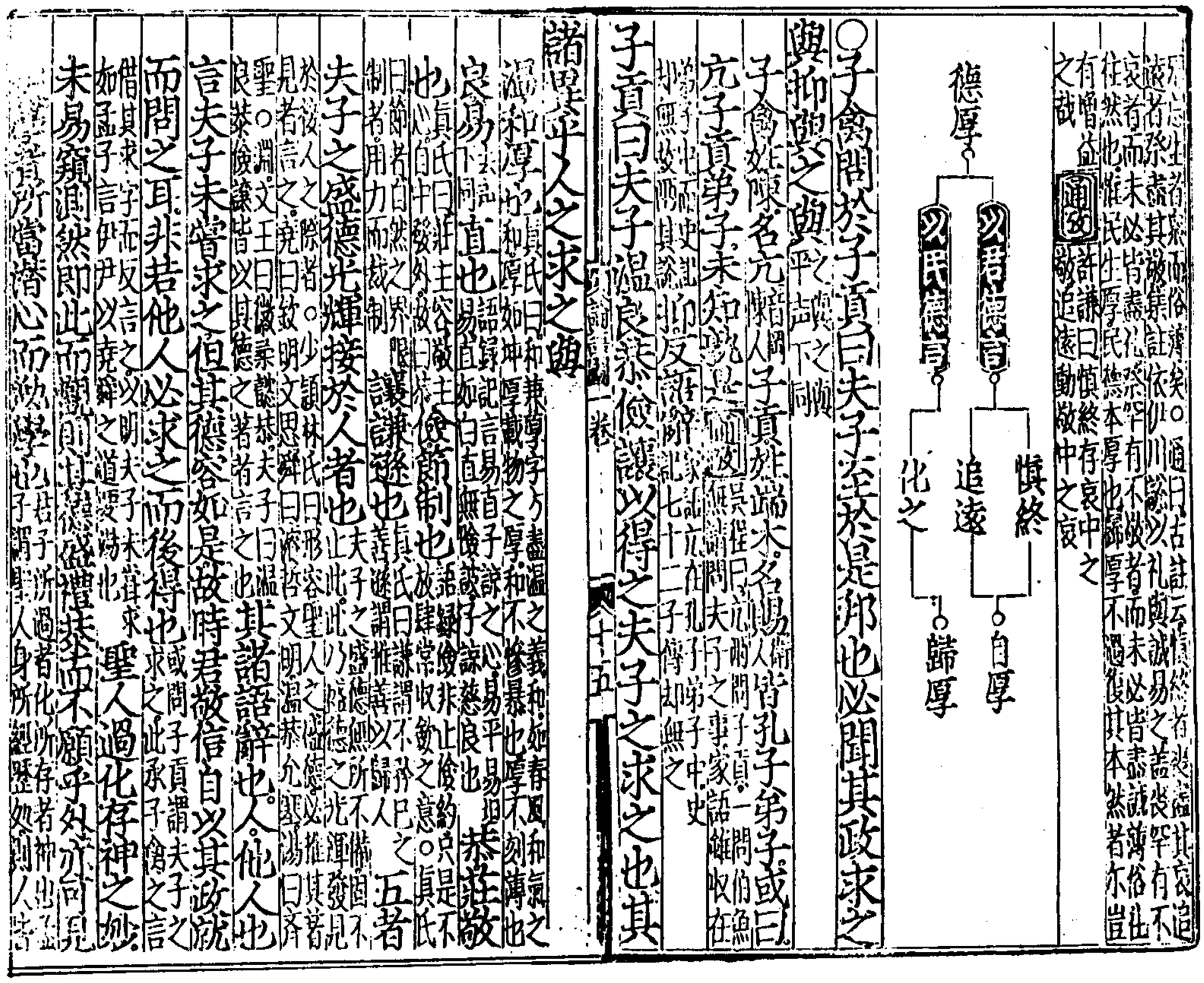
以改過為急

其德立

自脩當如是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厚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所謂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厚矣○或問朱子說此之能如此則已善矣而民德猶未歸厚曰忽略底終則已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諡人子貢弟子未知孰是亢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諸與平人之求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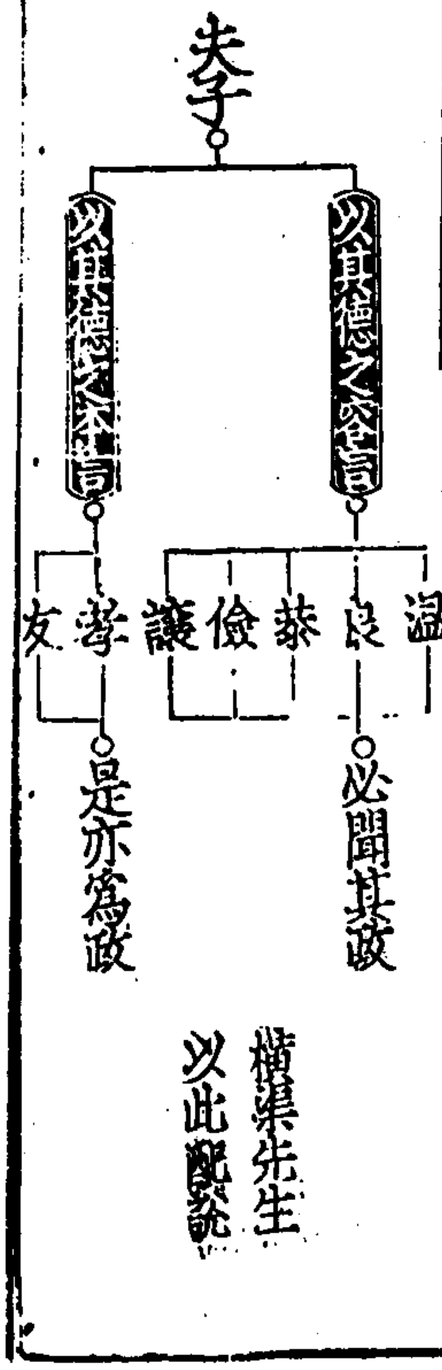
溫和厚字乃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兼和厚載物之厚和不參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下同直也語辭錄記言易直如白直無險詖子說慈良也恭莊敬主容敬主心節者自然之界限謙遜推尊以歸人五者制者用力而裁制

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於後人之際者○光見者言之光見於外明文思睿曰溫恭允塞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堯德之著者言之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以必求之而後得也或問子貢謂夫子之求之以明夫子未嘗求之道要妙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子貢所當潛心而默識焉其德盛禮恭不願乎外亦可見矣

仰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詳寓利物之意夫尚是中和氣像謝氏不當下亦字以盡中和之意

謝氏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安而不足以盡中和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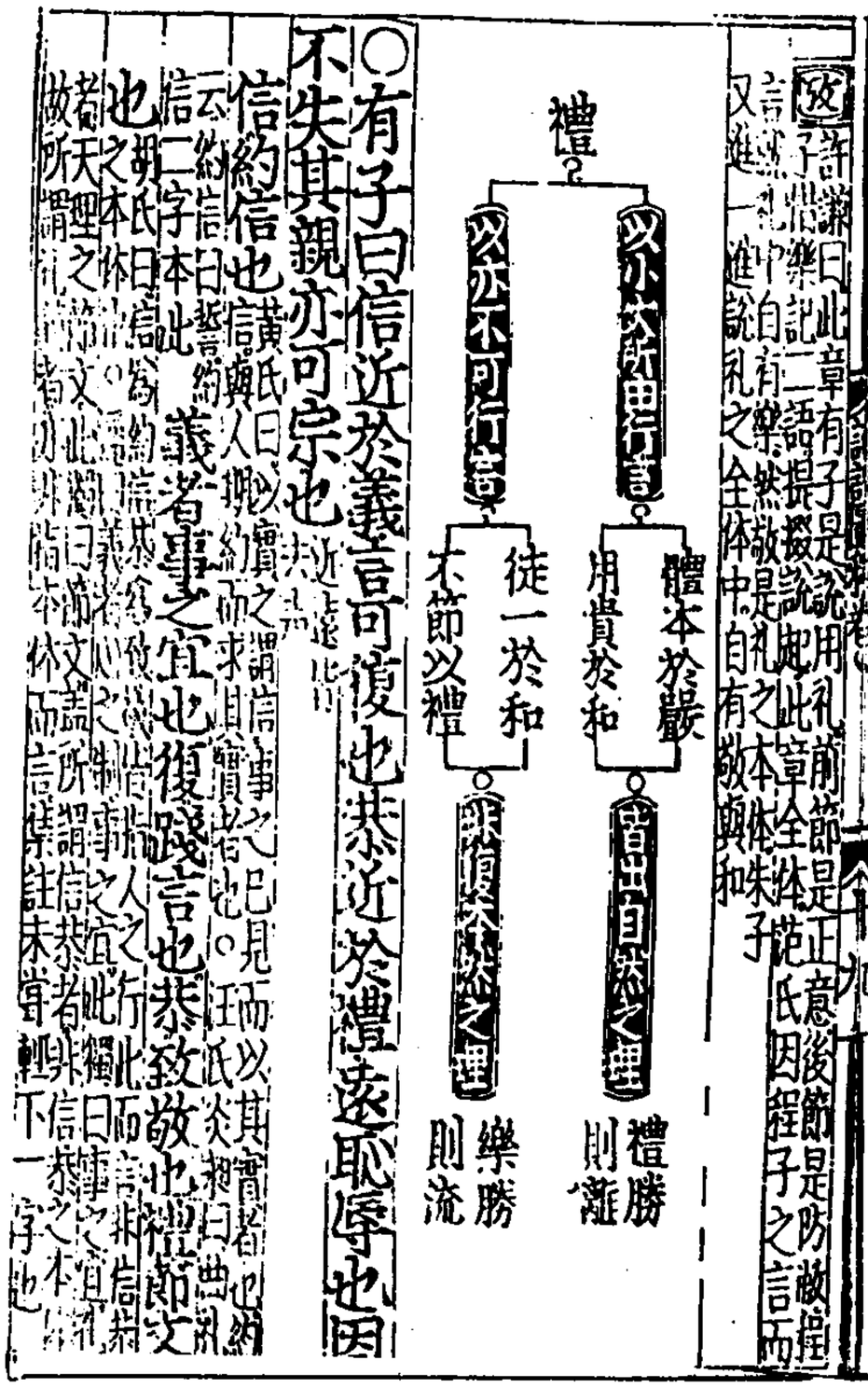
尹氏曰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足以盡中和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夫子平日之德容如是耳此章



橫渠先生以此配說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志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推氏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父之行在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乎父之事）如其非道（父之行在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乎父之事）如其非道（父之行在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乎父之事）則不可改（語錄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數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時言○或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如何曰父在子志父沒子志父在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沒


禮之用和爲貴
先王之道斯爲美
小大由之
禮
義之不可行者
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徒一於和
亦不可行也
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
禮自外作
樂由中出
禮本於嚴
樂自和生
禮勝則離
樂勝則流

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
恭近於禮
遠恥辱也
因不失親
亦可宗也

未免有若貧士大夫之諂富驕無以異矣蓋無以異於人而不知禮之可以自樂則雖貧而樂矣富而無驕則雖富而好禮矣此又因其言而進之使知義理之無窮而不可以自足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以道之中而無貧之可憂富以禮之中而無富之可驕故雖處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以己之所能而推之於人蓋有自處以裕而視人以嚴之意夫子因其所及而語之以進焉蓋貧而樂則能不以貧動其心富而好禮則能不以富役其志故雖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詩衛風淇奧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又治之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詩以明之蓋取其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之意以明學問之道如治骨角者之既切又磋治石者之既琢又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詩以明之蓋取其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之意以明學問之道如治骨角者之既切又磋治石者之既琢又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詩以明之蓋取其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之意以明學問之道如治骨角者之既切又磋治石者之既琢又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詩以明之蓋取其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之意以明學問之道如治骨角者之既切又磋治石者之既琢又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詩以明之蓋取其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之意以明學問之道如治骨角者之既切又磋治石者之既琢又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好禮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以道之中而無貧之可憂富以禮之中而無富之可驕故雖處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以己之所能而推之於人蓋有自處以裕而視人以嚴之意夫子因其所及而語之以進焉蓋貧而樂則能不以貧動其心富而好禮則能不以富役其志故雖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好禮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以道之中而無貧之可憂富以禮之中而無富之可驕故雖處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以己之所能而推之於人蓋有自處以裕而視人以嚴之意夫子因其所及而語之以進焉蓋貧而樂則能不以貧動其心富而好禮則能不以富役其志故雖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好禮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以道之中而無貧之可憂富以禮之中而無富之可驕故雖處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以己之所能而推之於人蓋有自處以裕而視人以嚴之意夫子因其所及而語之以進焉蓋貧而樂則能不以貧動其心富而好禮則能不以富役其志故雖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好禮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以道之中而無貧之可憂富以禮之中而無富之可驕故雖處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以己之所能而推之於人蓋有自處以裕而視人以嚴之意夫子因其所及而語之以進焉蓋貧而樂則能不以貧動其心富而好禮則能不以富役其志故雖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好禮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以道之中而無貧之可憂富以禮之中而無富之可驕故雖處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以己之所能而推之於人蓋有自處以裕而視人以嚴之意夫子因其所及而語之以進焉蓋貧而樂則能不以貧動其心富而好禮則能不以富役其志故雖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好禮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以道之中而無貧之可憂富以禮之中而無富之可驕故雖處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以己之所能而推之於人蓋有自處以裕而視人以嚴之意夫子因其所及而語之以進焉蓋貧而樂則能不以貧動其心富而好禮則能不以富役其志故雖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好禮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以道之中而無貧之可憂富以禮之中而無富之可驕故雖處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以己之所能而推之於人蓋有自處以裕而視人以嚴之意夫子因其所及而語之以進焉蓋貧而樂則能不以貧動其心富而好禮則能不以富役其志故雖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好禮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以道之中而無貧之可憂富以禮之中而無富之可驕故雖處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以己之所能而推之於人蓋有自處以裕而視人以嚴之意夫子因其所及而語之以進焉蓋貧而樂則能不以貧動其心富而好禮則能不以富役其志故雖貧富之不同而其為善自守則一也子貢於此蓋有以窺見聖人氣象之一斑而未及其全體大用之所在也故夫子復因其問而語之以此見學問之道雖無窮而其用力之方則有漸不可以躐等而進也

子貢疑夫子未言
貧而樂
富而好禮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渭深
高下可見
義理無窮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類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胡氏寅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爲己而已
蓋篇又三致意焉始以不知不慍終以無以爲君子之終始也語一書終始此門人紀比言無意欲
夫子言不患不知者四
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
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
不患人不己知患其不能
不病人不己知病無能
此反己而以治己
此反己而以治己
此反己而以治己
（二十三）

論語卷之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通攷

熊禾曰五章言政皆以德爲本曰考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而多言事親之道異端之辨亦具焉

胡氏炳文曰此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行之於身者也終篇多言事親之道異端之辨亦具焉

末後二章言禮樂爲後篇起頭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其若第三章集注云正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胡氏炳文曰此章言政皆以德爲本曰考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而多言事親之道異端之辨亦具焉

而有得於心也

胡氏炳文曰此章言政皆以德爲本曰考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而多言事親之道異端之辨亦具焉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其若第三章集注云正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而有得於心也

胡氏炳文曰此章言政皆以德爲本曰考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而多言事親之道異端之辨亦具焉

程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

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北辰北極天之樞也言衆星皆向之也語錄此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此爲極不動可以譬況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人要取極星不動以指揮心藏在外而以動者爲主故以極星譬之極星便是近那辰極雖動不甚也隨盤轉緣近椿子北椿子便是極星子極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常正是北辰居其中間界分動包乎天地之外地下左旁不能盡知其極入地三十六度地之半在南半在北之緣也南北極相去各九十一度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強之數也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極上不動其餘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遷止無不見有似於環繞之象而實不動也天無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極之樞不動如車之轂居其中而車轉輪之軸貫乎轂之中而輪轉軸不動也天形如雞子居上如人頭在北上是北極天形如雞子居中如人腹在南下是南極一頭一尾各一物蓋盡如此觀其如此星色則都金又曰以其光芒之如人色白而不動故謂之北極大抵北極左右衆星環繞而不動故謂之北極也北

夫子言詩之用不過感發人志使人觀之以興起其善心以引此者蓋謂聖人望人學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之人事也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過曰既中二字之要時之一字是矣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要者不可益繁者不可不知要者不可不知一也注疏孔穎達禮記正義論語集註朱熹論語集註大全皆有此說非論詩也范氏曰重為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本謂德禮政刑末謂政刑）語錄有德禮政刑不得專用政刑不堅○語錄有德禮政刑不可專道政刑不好專但德禮政刑治民不明德禮政刑在其中不為當時專用政刑來集註後白徐孔所以有此言聖人之意只欲人知德禮為天下之要政刑不可專用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文弱不能治民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而無德禮也集註二百曲禮三千曲禮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條條○曲禮篇云禮不妄說人有小有大者不可頃小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甘致一也注疏孔穎達禮記正義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三百條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問既立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德其精而不貳又不足言矣語錄不惑是道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知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然知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然知他本源來歟譬如一溪先知得水後知得水發源○或問天道流行賦于萬物莫非天命也物之所得爲性則所謂天命之性具爲理名殊而實一也孝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性理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通攷程子論命者天理流行賦與萬物者所稟盛衰是曰天命○語錄胡叔心問天命之謂性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一段可謂之變而不窮也○語錄胡氏只是要人出來理是心所當知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聖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不已者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而不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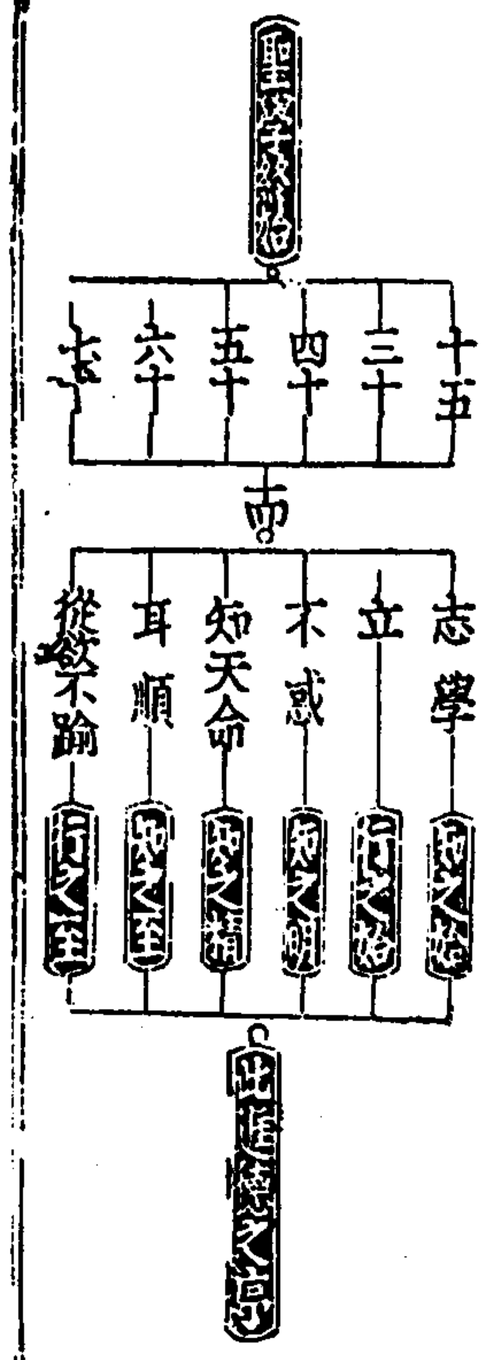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語錄知天命則踐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皆便皆是道理而無疑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不用思量纔聞言語之初心便曉得也○補註胡氏曰所知至極而聞言更曉之初心便曉是非別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違逆之說即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之說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字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語錄聖人去這處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知何不快活○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而聖人未必然但爲去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耳

信手爲律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補註胡氏曰躐等而進急者則半塗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遂級而升則能日就月將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苟自謂吾已至則便不是聖人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一自爲立與欲學者以不惑等名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自爲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此語錄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曰志學亦是要不斷說言知之爲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十五志學是一面不惑知天命一面耳順一面力行之效也志學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略有箇意思立則行之效也志學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略有箇規模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又其立與不惑也有箇固不得但聖人必恁地固是爲學者立法然當初亦必是有這箇路不是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事○聖人此語是說人須是恁地做工夫始得聖人自有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者雖已至而未敢自信耳



自從容而不踰於矩孟子並進者苟能卓然立志乎聖人所志進焉不倦與年俱進豈不志乎聖人之進固自有常情所可窺測聖人又自有聖人之變不可窺測聖人之變不可窺測聖人又自有聖人之變不可窺測聖人之變不可窺測聖人又自有聖人之變不可窺測聖人之變不

之子昭七年傳子從昭公如楚孔子非之謂其知禮乃講習威儀之末而忘其大者遠者也○定四年傳子將以定公葬說與何忌於夫人之喪使之節哀順變何忌於是不敢入臨子貢觀於季孫之喪不哀而多言子游觀於子夏之喪貌哀而情不至子張問於孔子曰子張書紳子曰書諸紳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之以為銘焉○哀十四年傳子貢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十五年傳子羔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衛出公輒為太子蒯聵所逐蒯聵入孔悝與其母及二子三人劫悝於廁強盟悝遂立蒯聵為莊公子羔將出曰食焉不辟其難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行子路入及門門閉或自門內出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敢食我吾入死之或曰子盍入矣子路曰食其祿者不辟其難入守門者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哀二十三年傳魯公如楚疾不能相禮乃講孝子之禮焉○二十四年傳衛侯與何忌於夫人之喪使事之節哀順變何忌於是不敢入臨子貢觀於季孫之喪不哀而多言子游觀於子夏之喪貌哀而情不至○二十五年傳魯公如越將以文子與何忌於夫人之喪使事之節哀順變何忌於是不敢入臨子貢觀於季孫之喪不哀而多言子游觀於子夏之喪貌哀而情不至○二十六年傳子游為武城宰公以為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道本簡易子游過為文飾以是譏之然子游之意蓋以為治民不可不以禮義為本故教之以禮樂使之知尊親敬長之道耳豈以文飾為先而忘其本哉○二十七年傳子游為武城宰公如楚疾不能相禮乃講孝子禮焉○二十四年傳子游為武城宰言偃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舅大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者之罪也○懸絕之甚者猶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以為憂也此正解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此一句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此一句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偃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不敬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

○子游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饌士眷反曾音增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通攷呂祖謙集註讀加曾字下篇曾謂同○程復心曰曾音嗣與音釋文嘗也又不料之詞反詞也○愚按子夏孟武伯問孝集註各立兩說先儒謂色難之訓承順父母之色一難也人子能愉其顏色二難也孟武伯問孝之訓有二說一說謂父母惟恐子之有疾病為憂一說謂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此人多憂夫子因其問孝勉其多憂此說其字正說其字不正說並附見于此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婉於阮反

事親之常事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人所通行

通攷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

○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疏

觀洒掃應對之論考諸孝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以用敬惟依本子做故以不敬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問如何晁子夏直義處白觀其言可者吾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嚴威剛格非所以事親曰太甚非太嚴厲了先師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敬謹守身愛親而不知其統流於

以不發其親三則欲其愛親孝者合四章而深体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冒其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通攷】金履祥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善默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以為如愚文意倒裝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為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音】鳳有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發如發揮發見之發也愚聞之師曰氏名侗字原中號玉山先生顏子深潛純粹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玄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通攷】金履祥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行意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言無所不違仁者也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也【語錄】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用問也【語錄】如何發得出語默動靜之間同○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顏子之不愚必曰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謂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External符應驗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嘗終日與顏子言之理顏子之資鄙於生知故雖默識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而曰發明之者以見非常日觀觀而不惰者其回也與侗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孟子曰有如時雨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微之於人而非全体處也且不徒發之於人而能發夫子之地顏子蓋真能發夫子之所為精微獨之於已所獨知者也

顏子【知行兼盡】聖人体段已具【知言】終日不違如愚【洞然自有條理】【知行】亦足以發不愚【坦然由之無疑】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底本】為惡人觀其所由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語錄】大綱且看這為善底人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所以為之乃是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乃因怨際而為善非為己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察其所安【語錄】默識心融處洞然自有條理察則又加詳矣【愚】氏曰察謂深求而無所蔽也安所樂而不遷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為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錄】意所從來雖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所樂不樂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為善自無恒德之安大率是平日存主習熟所安不在此終是勉強甲意所安○黃氏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則非常日觀觀而不惰者不能察也安所樂而不遷者非深於仁者不能知言察其所安則君子小人善惡之情狀不待辨而自明矣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廋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窮理則能以此察人知聖人也【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

之意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鑒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程氏曰孟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所主人焉廋哉此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

視大綱
觀加詳
察又詳
其所以
所由
所安
人焉廋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音訣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其應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孝記曰記問之孝不足以為人

溫故言
知新言
可以為師
學
所學在我
其應不窮
記問言
無得於心
不足為師
意互相發

師○語錄問記問之學曰只是尋得道理記得便了如今人只是記得許多事件只是百件只是百件更不去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百件何益○黃氏曰谷適其用不知其體不如聖人之體用不備然聖人之體不可用則動便是百件舊時引出百件新時引出是溫故而知新故重此却是溫故而知新則亦未免有窮義理之所得而無所據以為吾心之用所以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恍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言之也夫子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有不相違矣○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語錄只為子貢多言故云然

君子
以先行言
而後從之
以言易行
何憂不懼
以自反言
脩己以敬
以責人言
脩己安人
脩己安百姓
各因其失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語錄此君子便是聖人之君子○君子才德出衆張德修也才庸也亦具聖人之体用但其体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子貢材達只能得一件○黃氏曰谷適其用不得兼通以物言舟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能相通以物言舟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隊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可以器言者為於才之有限者也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不具也○通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理是其体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体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句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孝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恍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子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饒氏曰君子則大易於言而

君子
以先行言
而後從之
不憂不懼
何憂不懼
以自反言
脩己以敬
何憂不敬
以責人言
脩己安人
脩己安百姓
各因其失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於親愛周是公處比比是私底一周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与之不同於己者亞惡之便是比君子好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国於天下則一国天下

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要其安當亦是剛者與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寒暑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正依毫也之差耳故孟子於周比和同驕泰之爲害甚矣而審其取舍之幾乎兩間兩者之間語録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便舍彼取此○通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似者其情易知相反者其幾未易察故舉二欲學者察乎由分之微如此也下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謂幾微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君子　周　和　而　不同　不驕　小人　比　同　而　不周　不和　驕　泰　而　不比　不泰　當審取舍　論語圖釋卷十六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語録云學是學箇甚麼事思是思箇甚麼事如讀書是學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乎而無得不思上体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絶筆效其所爲便有行意先王之道一切時措之宜皆學也而思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五者中之一日程子之説本以論中庸其意○通曰朱子嘗論此章之序以爲博學於文然後反約於禮中庸則以慎思明辨篤行等知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習之事則以學爲首其序不同者蓋各因其事之實而言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語録謂學亦是思學與行是思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學而必思　思而必學

○發一不可

爲學得失

以問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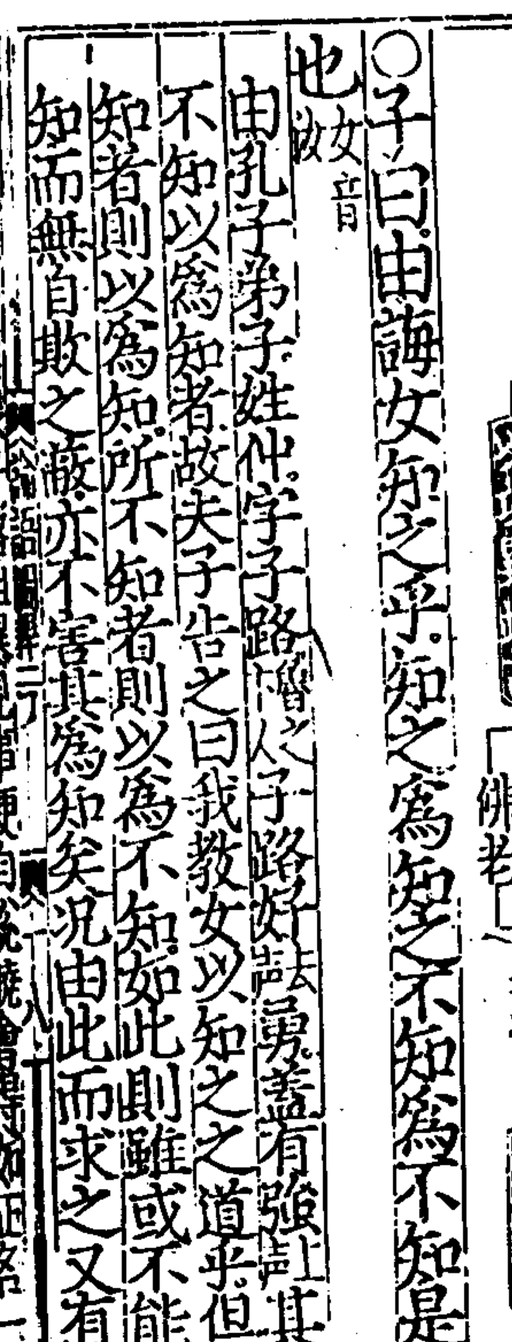
不思則罔　不學則殆

無一而可

一七四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圖攻陸勿齋曰攻擊不能相通曰小道邪説行足以亂正道曰異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或問有以攻爲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攻如水火之相勝攻正道異端如一言以正之亦攻之謂而不一言以正之何以攻之曰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以爲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非聖人所謂義也語録問楊墨之爲我爲一件道理一件事一件指楊氏以義爲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爲異端老聃楊朱墨翟皆異端之大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其爲誰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孔曰吾聞其人之下之老子書先儒多以爲老聃後人乃爲異端自此以後始爲虛無之祖故凡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皆指爲異端也○或問異端何所指曰孔子之時楊墨未作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皆是異端也曰孟子之時楊墨已作故集註下其字然則異端亦指楊墨而言曰孟子之時楊墨雖作其道未盛孟子闢之而其道遂息故集註下其字曰孔子之時楊墨未作故集註下一如字曰孔子之時楊墨雖未作其道已行故集註下其字○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入於其中矣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下其字○通曰程子之説本以論中庸其意然集註則以爲佛氏之言所以陷溺人心者正在其近理而大亂真全在其近理而大害正在其近理所以闢異端也○汪氏言佛氏之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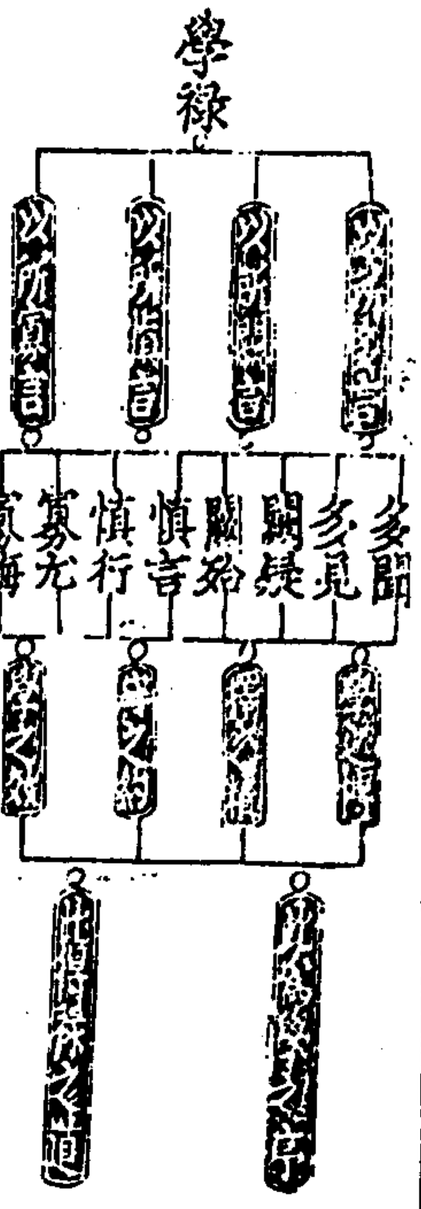
學雖當如吾理自立則彼不必与爭又或謂佛之與孔子為經曰天下果有經理則仲尼豈敢使子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說棟而已此數語固險阻人心然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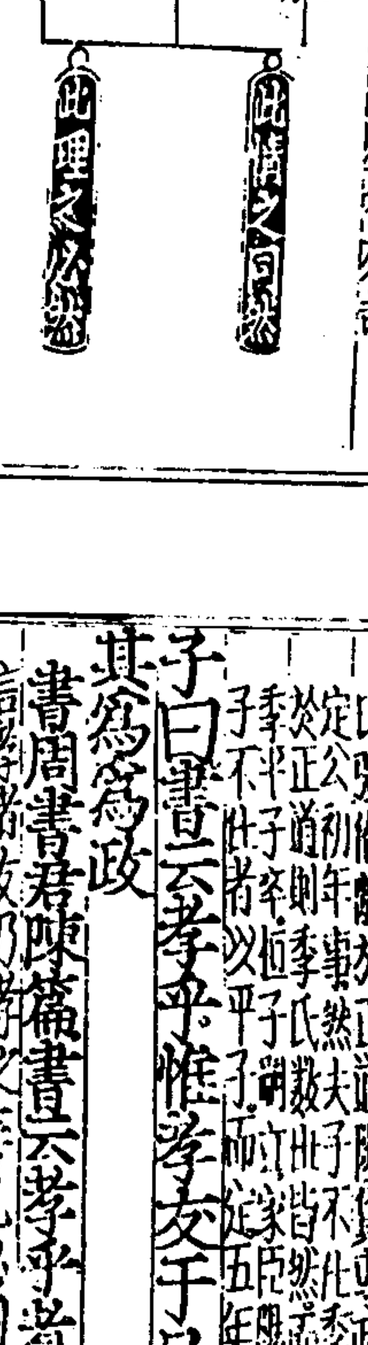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卞人子路好勇蓋有強士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而無自敗之道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語錄問子路之學曰子路好勇便以為不知則無自敗之道○論語問答曰子路之為人安於所不知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不失自敗之意故其知因自明矣若不說出來其知也不明意旨終不說出此意程子說出此意方完既不失知之意又不失自敗之意故其知因自明矣若不說出來其知也不明意旨終不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爲君名將子反反語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大全李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貴窮理也窮理考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爲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大全李公按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爲大又以窮理爲貴特三家專舉公安得擅舉錯之柄而專以窮理爲言耶○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僭竊公室自張公政公復問欲爲在直而付之矣民心既服公何至乙師於越而卒以疫死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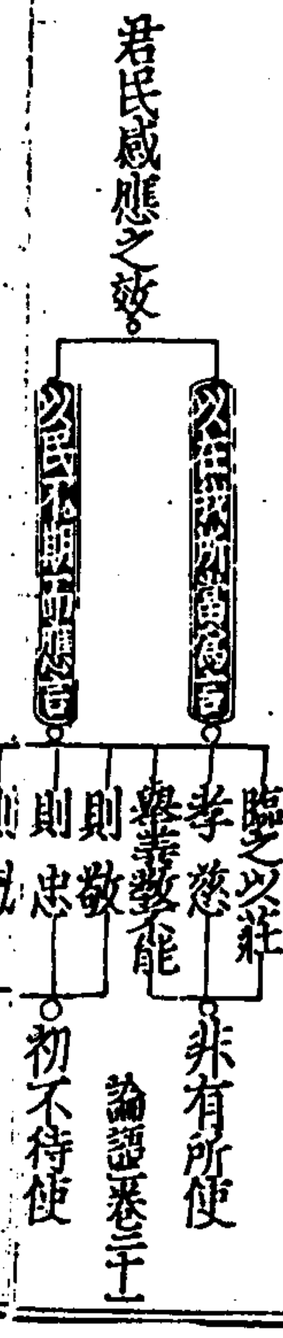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容貌端嚴則民敬其事矣舉善而教之則人皆勉於爲善而忠於事矣舉其善而教不能則人皆勉於爲善而不倦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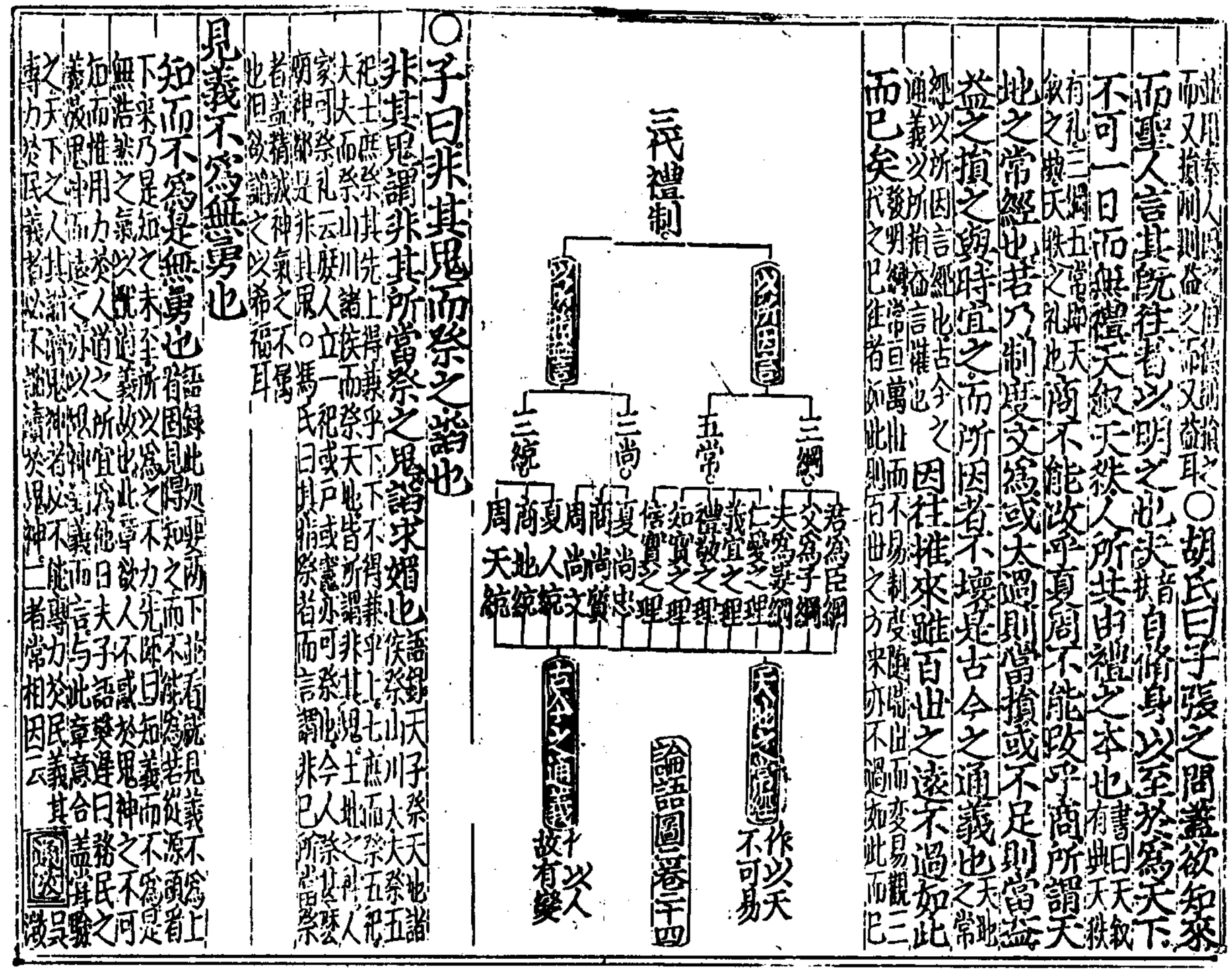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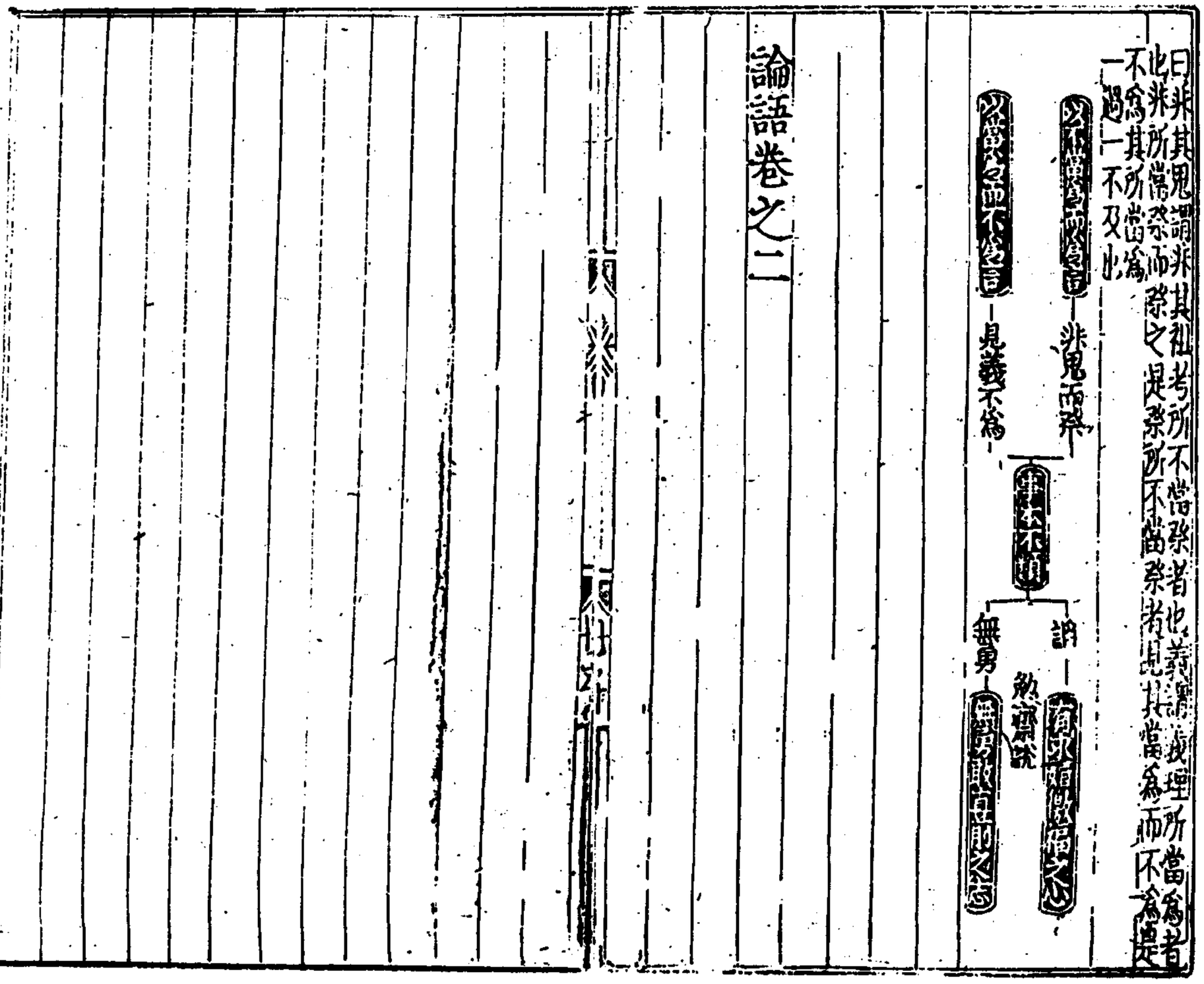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言書之言孝如此也而記語者又推孝可包友也施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此心以爲一家之政語錄緣下而有是亦爲政之文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宇上今人只爲不善推其所爲曰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發明曰於有政之文兄弟行於家弟施於有政行於家與施於有政之意不過如此大抵看書當觀其會通以意逆志不可以文害辭如不是國政此全在推



論語卷二十


三代禮制
因而損益
三綱
君爲臣綱
父爲子綱
夫爲妻綱
仁愛之理
義宜之理
禮敬之理
知實之理
信實之理
五常
五帝
三王
夏人統
商人統
周天統
論語圖二卷二十四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非鬼而祭
非鬼而祭
無勇
勇敢當前之心

論語卷之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通攷熊禾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禮樂之原終言禮樂之用後皆倣此姓又自為一章言孔子此處一章言大夫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後皆倣此姓又自為一章言孔子此處一章言大夫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天子之樂舞用八佾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佾舞所以節樂也佾音逸

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後皆倣此姓又自為一章言孔子此處一章言大夫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天子之樂舞用八佾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佾舞所以節樂也佾音逸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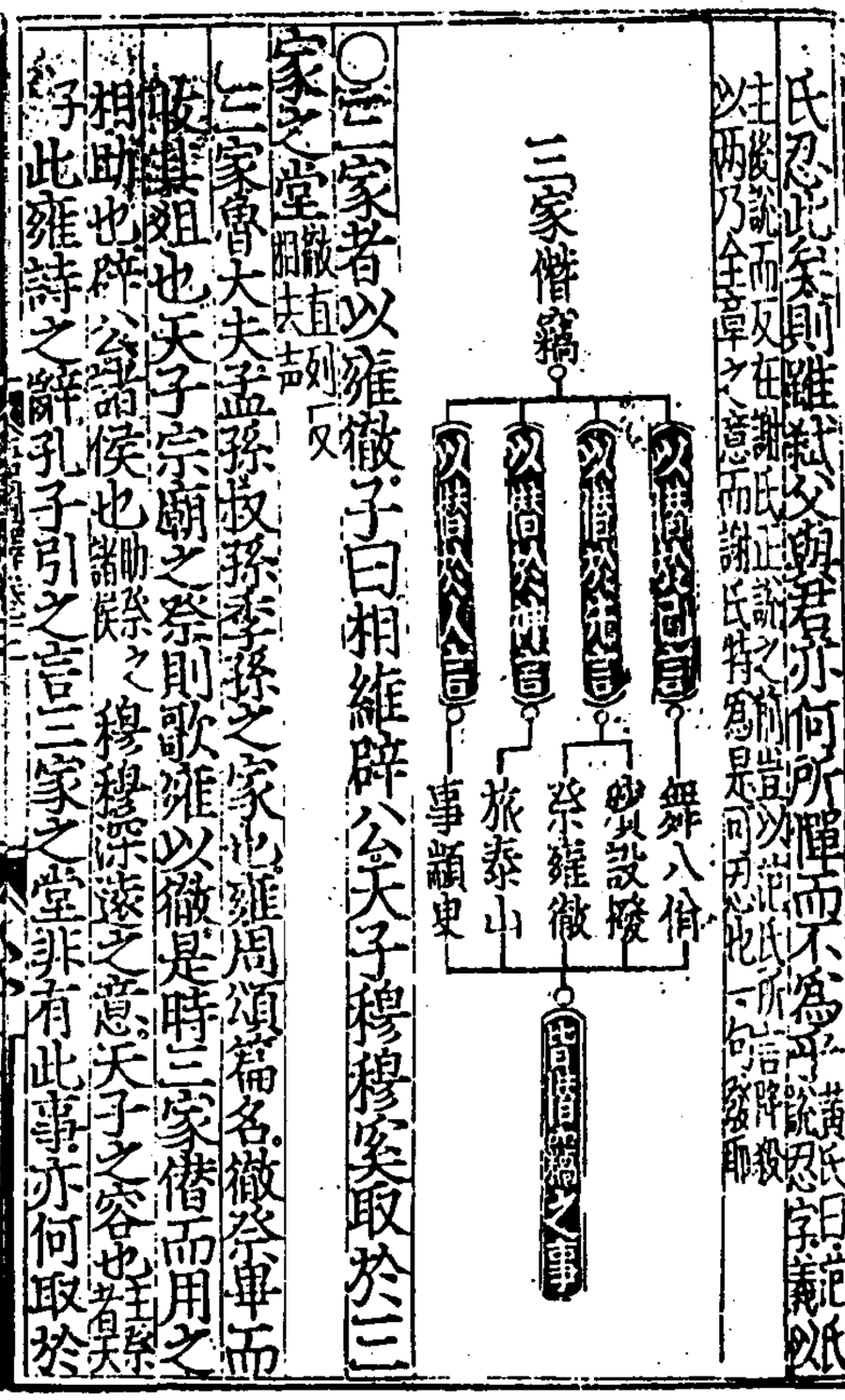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言天子之容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言天

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言天子之容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言天

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

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言天子之容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言天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

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不為哉其後說而反在謝氏正說之前當以此為是可考以明此句發端之意而謝氏特為是可考以明此句發端之意而謝氏特為

大夏此八佾之舞也其後魯公之廟猶用之故子家駒謂昭公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則魯以諸侯僭用天子之樂久矣大夫不得祖諸侯公而立廟故祖公不得以習用魯頌之禮樂而僭天子之禮樂也故子家駒又謂季孫曰君以其富季氏季氏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出曰忍爲之矣○先師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少閑不見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有意義方備程子說得仁與禮樂之實然記者序此於八佾之後或以天下之理莫大於禮樂而禮樂之本莫切於仁故次之歟

論禮樂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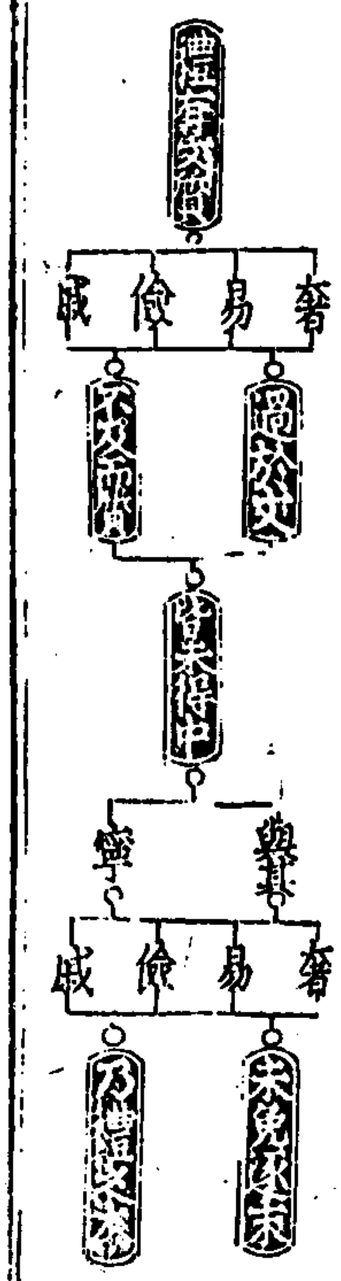
以周公之制禮作樂爲天下之達德

以周公之制禮作樂爲天下之達道

以周公之制禮作樂爲天下之達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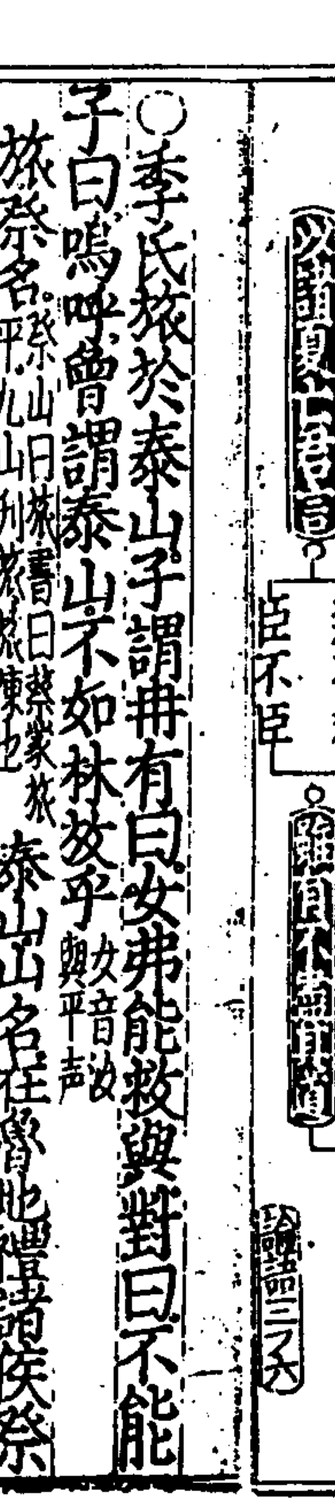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語錄人既不仁自是与那禮樂不相管禮樂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不省了自与禮樂不相干禮樂不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仁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使便不仁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胡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有其心而不知其心也故其心不可存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說之○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則無序而不和語錄人心本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存在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存在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至○陳氏曰禮樂無所不有只緣少長先後之序而禮樂之名起焉如人同行才長先少後便和順底意思見禮先而樂後得有和順底意思見樂後無序則以不和繼之○程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渾然不見得仁之全體然不仁則本心已失仁之全體不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存在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至○陳氏曰禮樂無所不有只緣少長先後之序而禮樂之名起焉如人同行才長先少後便和順底意思見禮先而樂後得有和順底意思見樂後無序則以不和繼之○程子曰仁者本心



才有儉之名說見前篇文謂初亦未有那箇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賢○馮氏曰蓋儉非中制也然儉而後奢儉猶近本而奢則末流也以喪之易戚明矣禮之奢儉畢竟只是一大抵如此或曰問禮初喪孔子欲儉而從衆禮以奢為不遜儉為固然吉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爲近本也其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之得者大也○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於文弊則非以儉戚為可尚特去其文弊之意而為是言本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范氏曰夫音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聖人為禮之本揚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盆甒抔飲黃目飯土簋蕢音塊桴音孚爵之飾所以文反尊而抔飲蕢音塊桴音孚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倫而已【通釋】記禮引上禮失其本則其末不可以經情而直行為之節文故因物者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語汙尊抔飲之說他是就儉說至於漫不可以經情而直行文意頗近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桴土鼓猶擊土為鼓也【大全】丧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節文也則其本戚而已【通釋】記禮引下文有註謂上七句精密至矣范楊二條朱子采之以附經文通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而亦能花其末亦根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也必奢故曰與其易也必有失禮始於儉末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言夷狄且有君長上不如諸夏無綱紀也○古無學通用程子曰夷狄之僭亂交無上下之分去聲也馮氏曰諸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謝程子責在上之不能盡道也尹氏兼責在上之不君君夷狄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異於夷狄作也○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与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痛之之辭貶不可忍也哀伤之也哀伏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上下之分全責於臣是夫子正意尹氏責其君推說也【通攷】許謙曰無集註無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旅祭名祭山曰旅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羣神蔡傳曰六宗天地四時之神也山川五嶽四瀆之屬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通釋】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僭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發明之也【大全】冉有為季氏聚斂孔子非之使門人鳴鼓而攻之見論語先進篇有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通釋】記檀弓下孔子謂冉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大全】陳氏曰范氏說有是有實無妄難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可無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矣雖誠敬亦不過故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冉有祭是無此實理矣雖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頻數其誠敬之心亦與此實理相為流行故七日戒三日齊以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齊之精神吾之精神與所祭者之精神既

人心所不安神其身之乎意當拥有為其家臣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公曰魯為陳氏所久矣子其往救之○遂曰林放一鄙男子尚知禮之本況大夫乎林放請問之而子曰正季氏將旅泰山之神猶不恶禮之僭而謂泰山之神能享季氏之旅乎旅泰山之神猶不恶禮之僭而謂泰山之神能享季氏之旅乎然則林放何以問之而子曰正季氏將旅泰山之神猶不恶禮之僭而謂泰山之神能享季氏之旅乎然則林放何以問之而子曰大哉問敬○范氏曰非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已之心安知非有之不能改季氏之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之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語録問自八佾至將戒故其言哀隔一切与春秋同意曰亦是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三揖三讓射三揖皆先揖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必俟衆揖皆降也司射命設豐于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胡氏曰大射之禮至矣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胡氏曰君子之爭不出乎揖讓而已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小人之爭則不然矣

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之爭矣勝負混相爭之也而猶若此是不爭也渾然無爭之意又曰只可於下者立飲也或於下者乃揖下者坐取觶立飲也胡氏曰君子之爭不出乎揖讓而已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小人之爭則不然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好口輔也盼匹莧反黑白分也絢呼縣反文貌

此逸詩也子或問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大意謂有意義大子方有而為而反見禮何哉且為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禮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倩好口輔也盼黑白分也絢文貌素粉地畫倫作之質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詩無此句意也下文句意似為此發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

子曰繪事後素

繪畫也後素後於素也

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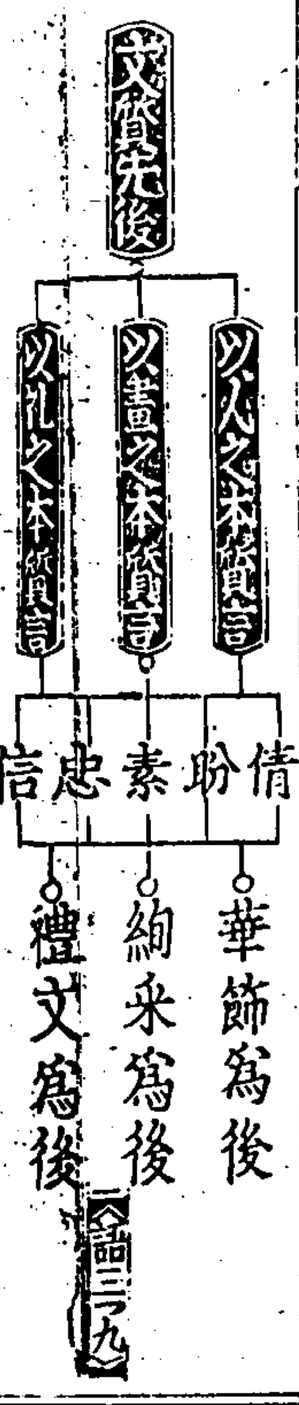
閻若璩曰禮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文赤與白謂之雜雜黑與青謂之綉綉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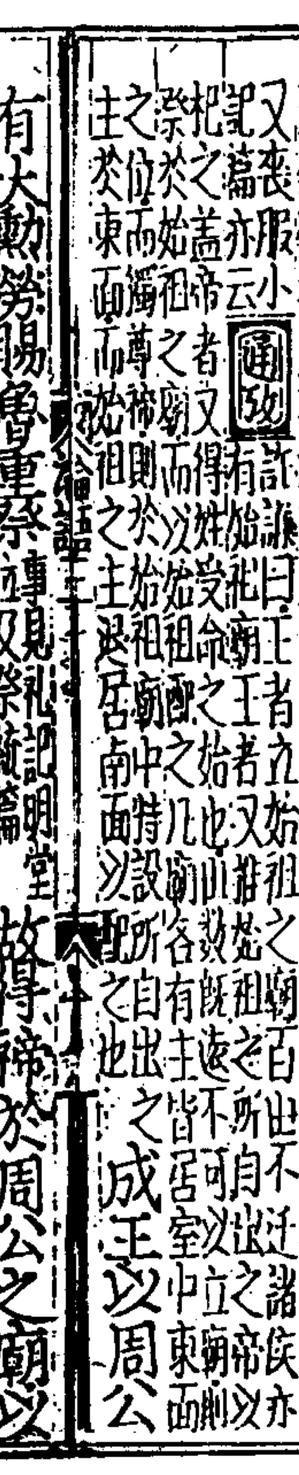
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申繻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語録壁人當必仗義字者之言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發揮於外則無由精微也謝氏曰子貢因論貧而樂不驕人爭在於射而後有爭





子夏因論詩而知孝故指可與言詩○揚氏曰子夏可以言禮而未能盡其變禮不虛行必受和去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繪事後素之說也以孝利器而酒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隨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無忠信之人無禮不亞酒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以忠信爲質亦本禮器孔子曰繪事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孝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弟子經師之志而開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子貢之爲詩也爲猶云謂先儒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之義也孝記曰教者相長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通鑑一史記杞出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也杞文獻二書皆不足則無徵不信焉宋出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我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先代之禮文賢臣言之二者皆先代之後所當有也雖能言不欲空言之矣○通曰夫子既能言之而三見乎運以爲之把得夏殷之禮而觀之不足徵有宋存焉合而觀之昭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不足徵也吾得而知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以其祖配之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配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所自出之帝配之也或問以始祖所自出之帝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通鑑一許謙曰王者又追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配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之父配之於始祖之廟之左昭右穆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而始祖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之主退居室中東面而始祖之父南面以配之也成王以周公

趙伯循曰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配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之父配之也或問以始祖所自出之帝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通鑑一許謙曰王者又追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配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之父配之於始祖之廟之左昭右穆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而始祖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之主退居室中東面而始祖之父南面以配之也成王以周公

有大勳勞賜魯重祭專見禮記明堂位又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配之然非禮矣

失之於僭違不孝之法矣通鑑

文王祭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通鑑一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皆人臆度之辭又據外紀謂魯請郊禘而曰魯之郊惠公請之也其說甚謬而不忍言也○許氏曰成王之所深敬而不忍辨故曰不欲觀也

始用禴祠勿用牲用烝嘗而已矣

禴夏祭之名禴薄也祠用物之文也烝進也嘗新也周公制禮魯得用之以祀其先公而已

灌地以降神也

灌酌鬯酒灌地以降神於陰也既灌而後迎牲以求神於陽也

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

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

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輔氏曰禘祭之罪跪大而其罪已久且固謹當諱忌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士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以戒之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舍魯何適矣周監在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魯在春秋周之典禮猶書在焉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事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輔氏曰謝氏蓋并前章通論之此一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三代之禮

- 夏道尚忠
  - 之杞無徵
  - 文獻不足其何以觀
- 殷道尚質
  - 之宋無徵
  - 文獻不足其何以觀
- 周道尚文
  - 之魯在焉
  - 郊祀非禮亦不欲觀
  - 所以深歎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第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去聲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 禘
  - 報本
    - 追遠
    - 之祭祖考自出如祭天祭地之類
  - 仁孝
    - 誠敬
    - 理明
    - 誠格
  - 望人皆眞不知

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第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去聲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 禘
  - 報本
    - 追遠
    - 之祭祖考自出如祭天祭地之類
  - 仁孝
    - 誠敬
    - 理明
    - 誠格
  - 望人皆眞不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一祭字下句祭神鬼單祭先祖也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 祭先祖
    - 孝心能感
    - 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之神
    - 在官時也
    - 盡其誠敬
    - 頂古山林如
    - 在祭時也
    - 追思昔日容可
    - 得之盡孝心之
    - 神能感
    - 雲雨者此孔子
    - 格得以須臾
    - 之接也祭先主於孝
    - 祭神主於敬而
    - 已散而死者氣也
    - 在天地間其生
    - 於此則理具於
    - 生不窮者屋也
    - 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盡此一段
    - 而無有根於神
    - 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盡此一段
    - 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便絕無子孫底引得此氣來不成無子孫因己之氣即祖考之氣
    - 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使後世祭之鯀氏之屬蓋他先主此理合祭他雖是他
    - 來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
    - 祭道理分去
    - 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 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說
    - 他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
    - 則專以理言曰有是氣則有是理以有是氣則有是理而曰生者則因浩
    - 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甲竟是
    - 只是這公共之氣此氣亦在天地間便是
    - 氣亦未嘗亡也要之當
    - 孔子祭先祖孝心能感
    - 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
    - 在官時也盡其誠敬
    - 頂古山林如
    - 在祭時也追思昔日容可
    - 得之盡孝心之
    - 神能感
    - 雲雨者此孔子
    - 格得以須臾
    - 之接也祭先主於孝
    - 祭神主於敬而
    - 已散而死者氣也
    - 在天地間其生
    - 於此則理具於
    - 生不窮者屋也
    - 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盡此一段
    - 而無有根於神
    - 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盡此一段
    - 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便絕無子孫底引得此氣來不成無子孫因己之氣即祖考之氣
    - 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使後世祭之鯀氏之屬蓋他先主此理合祭他雖是他
    - 來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
    - 祭道理分去
    - 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 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說
    - 他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
    - 則專以理言曰有是氣則有是理以有是氣則有是理而曰生者則因浩
    - 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甲竟是
    - 只是這公共之氣此氣亦在天地間便是
    - 氣亦未嘗亡也要之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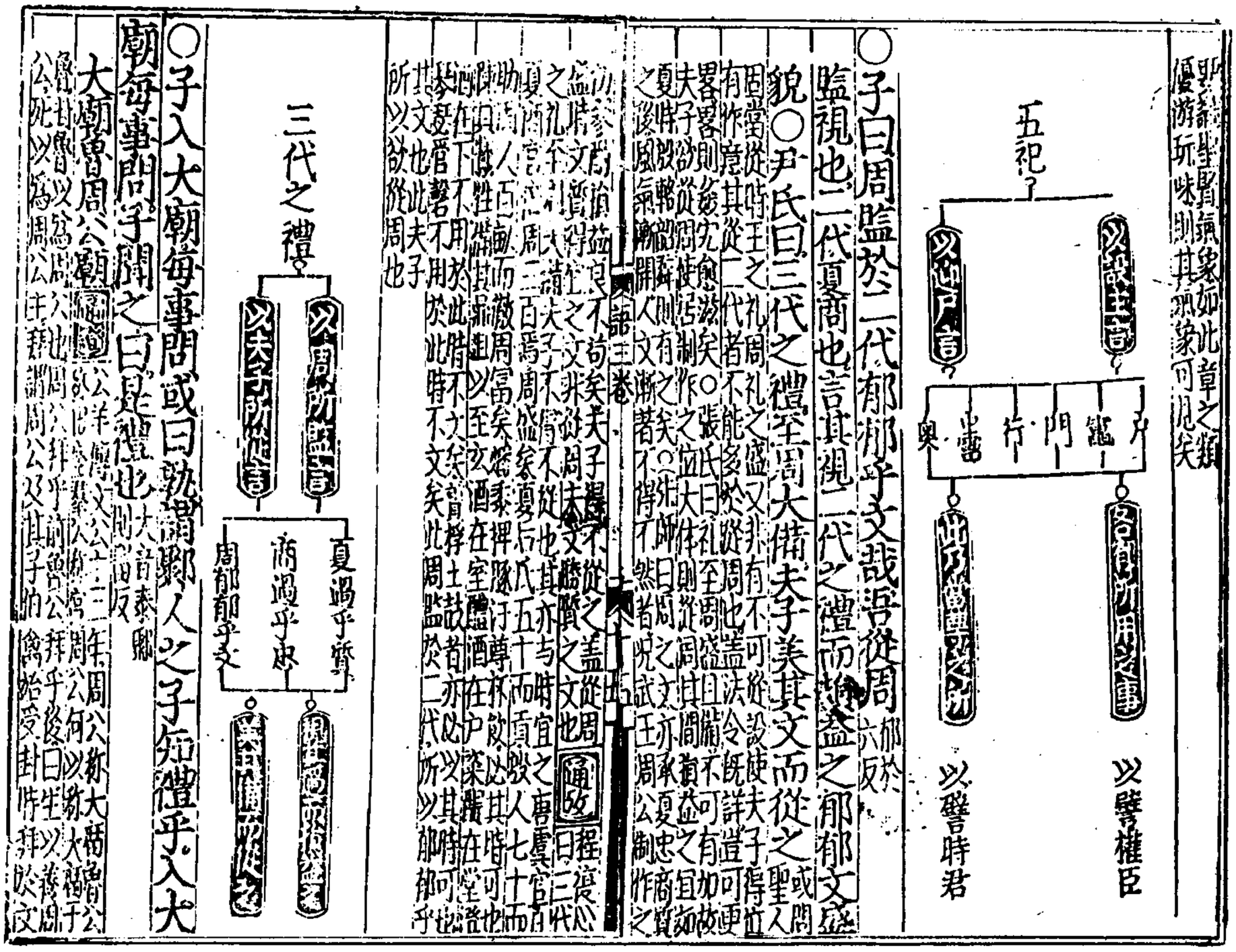
統攝天地陰陽造化萬物而言天地陰陽造化萬物不當祭天地而祭天地萬物在事言之則祭天地萬物在理言之則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故祭之則感通而福至不祭則不仁而禍至事言之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與猶許也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莊皆所以致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格明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凡祭之主皆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之人乃一家中最尊如古之君公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皆雖貴且尊而與非祭之主皆雖貴且尊而與非祭之主皆雖貴且尊而與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或問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所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改哉且備不可有加故不必從周使周其間有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殷冕則有之矣○張氏曰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繼作之初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損益之宜固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夫子始能盡也○呂氏曰周大夫有文九年詔人晉也傳稱春秋之末文之子孫也孟僖子亦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黎弥曰魯將興必有禮焉吾與汝適其國其能相禮則孔悝知禮而无勇則夫子以知孔悝預於敬謹之至處亂聖人以嘿卿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爲譏貞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敗也夫子之言其微矣○先師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作之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制作之本意其從二代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張氏曰或者聖人以禮制器救之未善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有文九年詔人晉也傳稱春秋之末文之子孫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我我賞之邑使請曹人邾人執之曰弱池韓戚夫人之子孫也齊侯使夫人之子皆謂文子

學而能。力不可以強上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論語古人射禮之意如何比其初只是將武開聖人文之以主於德不主於
禮禮只是大綱之說主於德而中不專主於禮只是大綱之說主於德而中不專
全是深恩陰決射與賓燕大只取其中外體勻取其中內志正外體勻人只是就
取其力耳○夫子非惡貫革不貫革但古人只是就當
皆武射非惡貫革而貫革何益○黃氏曰不論正與不正皆得射山之能
以貫革為主而貫革為中也若得射山之能而隆殺不害其為中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先師曰儀禮射禮鄉射大射賓射燕射
射者演武。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先師曰儀禮射禮鄉射大射賓射燕射
編仁禮則不主皮鄭氏註禮記引此文以上一禮字指鄉至句而味之意自
是此。夫子引儀禮有武射治此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
明白蓋有武射治此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
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射。
- 以貫革為主
- 不主於中
- 主於中
  - 以此觀德
  - 主貫革
- 主貫革
  - 力有不同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
萬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
如今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
牲曰餼。周禮餼牛。鄭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閏
之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于祖廟。每月之朔以特
牲告廟。受而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
朔而使國中皆奉上命之常禮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至十
告示不敢專。且重廿事也。魯
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
數已明。以後不復載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
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無用。欲去之。夫子獨請存之。為其
於是非主於利害。有利害。則見理不明。於是非則見理不明。
抵處事之際。有利害。則見理不明。於是非則見理不明。
於是非則見理不明。
脫去
金履祥曰。告本取告上之義。告下則假借去去之
牛口加牿。有牽止之義。告上則曰告朔。告下則曰告
許謙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
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王肅天子以臘明於太廟。乃頒朔於
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以特牲告甘帝及神
配以文武。左氏特羊告先祖。以此旧視此朔
之政。蒲之視朔。杜預視朔。祭之明日。於祢廟。以此旧視此朔
之聽朔。杜預視朔。祭之明日。於祢廟。以此旧視此朔
諸侯之禮亦謂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
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
也。少能策。民曰。如年下之類。○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
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
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校語氏謝氏游氏上蔡語錄
人意思氣象。可為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平言之正意也。
○呂氏曰。使臣不以其道。不忠。事君不以其禮。無禮
忠。忠之不足。孔子所以言之不盡。人上正意也。尹氏曰。君臣以
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加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
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定公言。
意也。君為臣言。則君道不以。不忠。○胡氏銓曰。
只是以心論皆當用之。何論於事君上論忠。曰父子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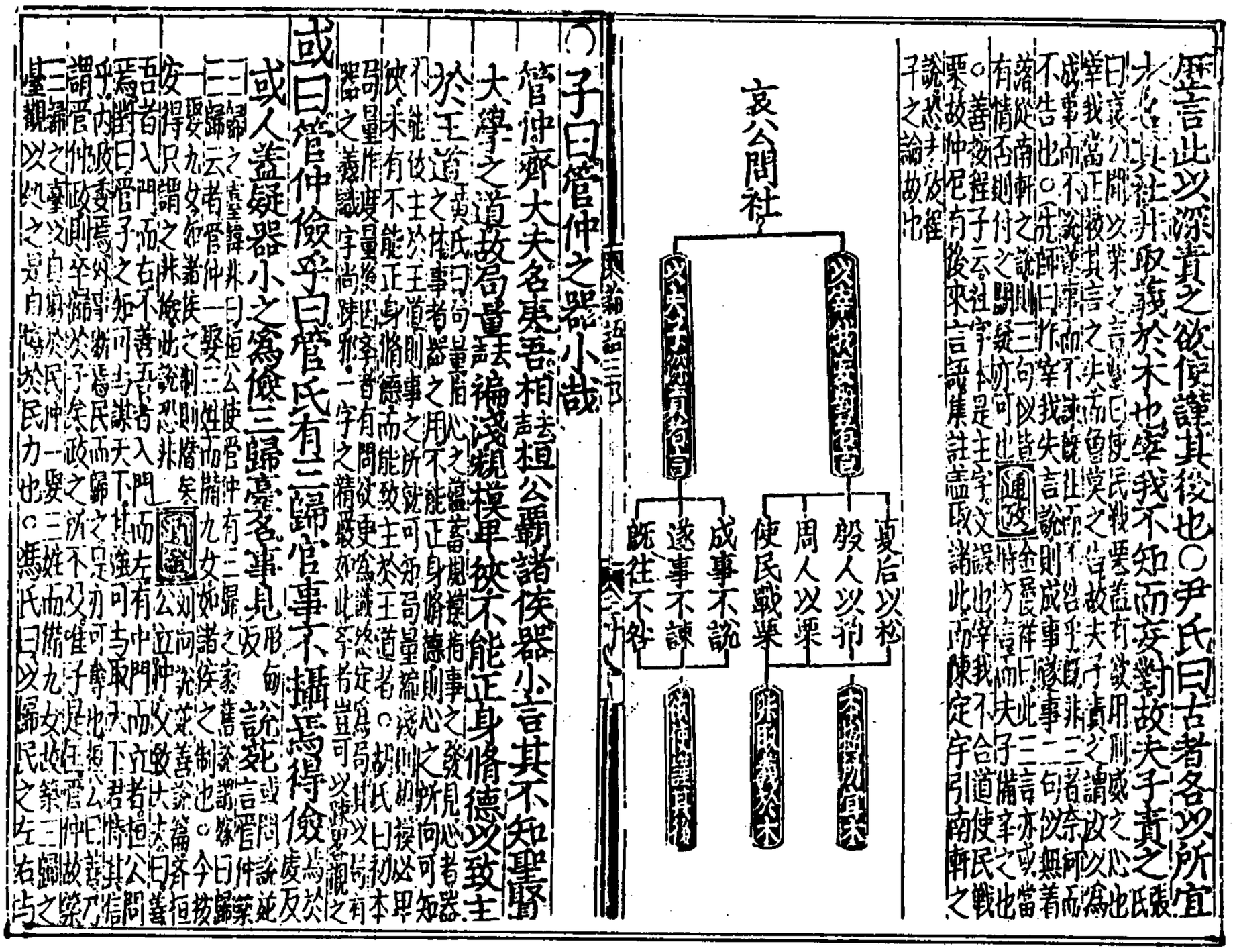
- 受朔藏廟
- 告廟請朔
- 禮廢羊存
- 頒朔授時
- 為禮甚大
- 所係非輕

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說仁不足如說仁焉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國文以下事上者易以嚴畏而尽其道三家之強性有非其道矣從激其變無益也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則其君而不可以訓其子而不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事其君矣此聖賢之言所以有激而云然後忠臣孝子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礼則臣錢子之分到當盡忠處却自不可不盡此又言外之意

君臣之道
- 以義合
  - 使臣以禮
    - 事君以忠
- 以恩合
  - 能使以禮
    - 則事以忠
- 君臣之當職
  - 或不以禮
    - 必事以忠
- 各欲自盡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語録此詩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迷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寤寐反側是不傷也若展轉悲愁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可玩其辭語可玩其聲音可見矣之正故發乎清亦正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發之長言嗟之嘆之而猶則情之流而至於悲傷如淫泆不傷性情之正也若樂而淫哀而傷則性由性情



哀公問社

夏后以松　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　使民戰栗　成事不說　遂事不諫　既往不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声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大學之道故爲量去声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黃氏曰爲量指心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發見心者器之所況可知爲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不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初本爲量作度量後因字者有問欲更爲議然定爲爲量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義識字尚陳邪一字之精麤如此學者豈可以疎忽觀之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形反攝之涉反說苑言管仲一娶三姓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今按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取天下君惰其信可與守內政委焉外事歸焉民而歸之只足以治國而已桓公曰善乃委政焉則辛甲大夫去紂而歸周管仲故齊臣去桓而歸管仲故齊民而桓公霸管仲之謂乎三歸之臺以自奢於民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儉於民仲之儉於民力也○馬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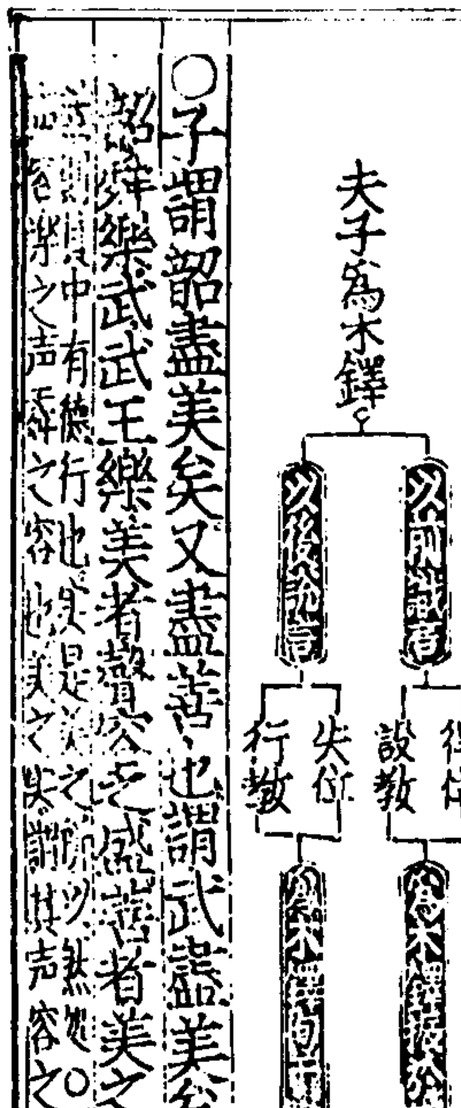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亦樹塞門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声也丁念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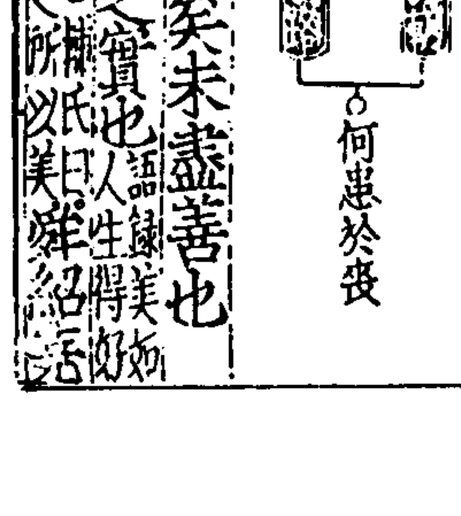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舉內謂之樹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大夫爲之屏以蔽內外於門內與士設於門內與士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獻酬之禮也古制圖說坫以木爲之高二寸足高二寸漆赤爲好會主君獻賓二筵前受賓主人於阼階上答拜主人酬賓賓於西階上受酬賓賓於坫取酬以降主人升賓答拜送賓主飲畢反此坫也爵反坫皆有物以藉天子設大夫則無坫之庭皆有會盟之禮凡有朝會于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與士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同之禮凡有會同之君先設坫於堂以酹酒獻酬而反爵焉管仲家事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亦設此禮以延之二事皆言仲之僭○程子曰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反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下同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輔氏廣大則大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天下之事盡而止是也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也○胡氏曰爵反坫管仲之器小而不知禮孰不知禮之節文誤也學者以此而陳定宇引南軒之論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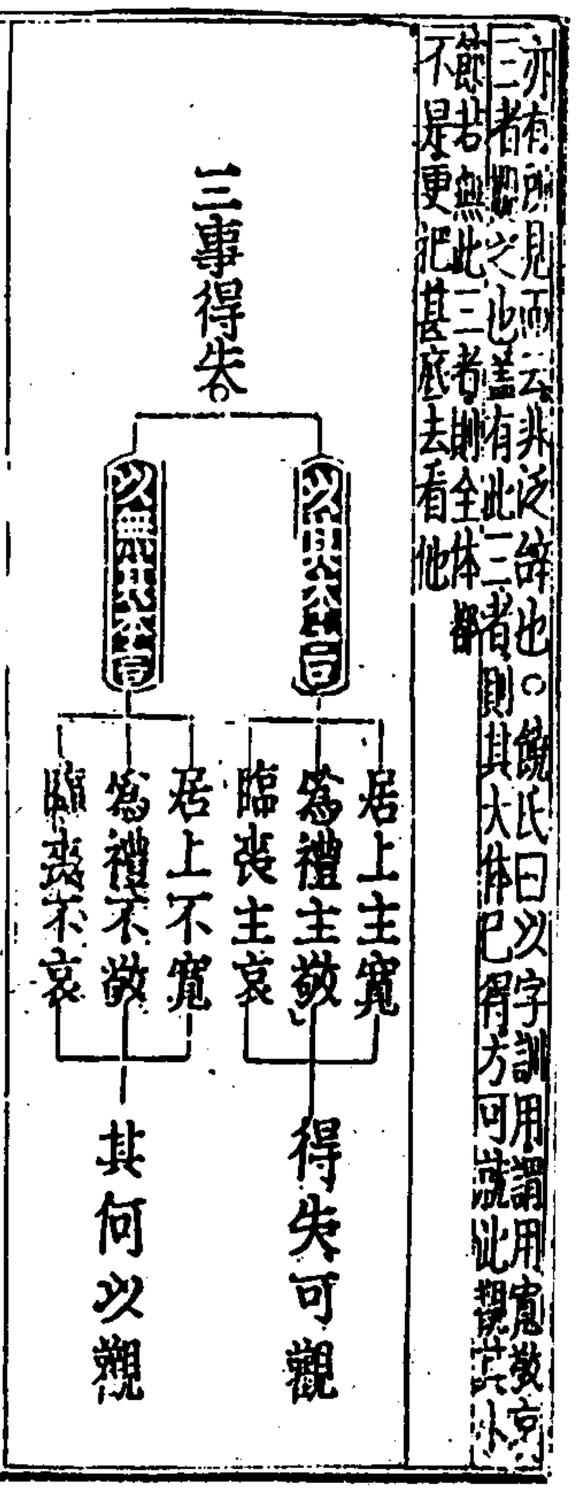
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猶顓臾社稷先知治人之謂大器後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仲雖可沒身公且薨於乱也【閻】【若璩】姬曰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害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左傳僖公十七年】【閻】姬曰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害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左傳僖公十七年】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声大音泰始音紿】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成如書所謂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成如此【閻】【若璩】曰小器猶顓臾社稷先知治人之謂大器後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仲雖可沒身公且薨於乱也【閻】【若璩】姬曰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害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左傳僖公十七年】【閻】姬曰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害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左傳僖公十七年】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声大音泰始音紿】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成如書所謂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成如此【閻】【若璩】曰小器猶顓臾社稷先知治人之謂大器後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仲雖可沒身公且薨於乱也【閻】【若璩


夫子爲木鐸
又兩說
得位設教
又兩說
失位行教
何患於喪


一人
木鐸
無不盡美
有善未善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子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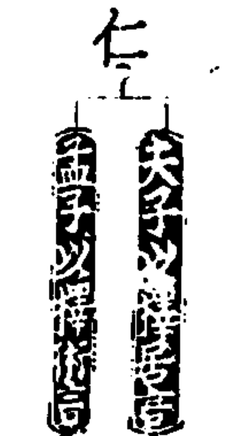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得知失可觀心而不得爲知矣語辭本意只是擇居之一意○黃氏曰居以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漸習以成其德故哉夫子引來證擇字因上包爲文是一意○黃氏曰居以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漸習以成其德而數節多是君子以此也○熊氏曰孟子論仁此言處仁後節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交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此皆於人者也○通論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先師曰擇里固欲其有仁厚之俗然非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擇不處仁　爲得知　見或問詳　是不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不仁之人失其本心必淫無所不至矣○饒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斬然不能自守以至放溢於礼法之外如久約者爲飢寒所迫而不能自守故曰濫久樂者爲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故曰淫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意來故曰約字是貧賤不能濫之意○不仁者不可一日處之也不仁之人久處之則有之矣○雲峯胡氏曰處約處樂仁者之事而必欲得之也知者之於仁如水之於魚不知不覺至於鶩奢如水之浸入竟不能淫之也

一失二者偶失其宜所以於上文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此集註之精密如此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語錄謂仁者渾然不是着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意所以又知得無私意只是好所以千方百計并要去私意○饒氏曰其上一節仁者之心其下一節仁者之事○雲峯胡氏曰仁者之仁心即仁也利仁者之仁也不過利與仁耳○輔氏曰無適不然所存而不失也不易所守而不變也○新安陳氏曰安仁利仁皆仁者之心知仁知之者之心安仁利仁仁者之事知仁知之者之事○慶源輔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之不去乎曰是亦一時之類不期而得之非其平日之素行也平日之素行君子固無此等事而無此等心也（黃氏日博奕飲酒很戾貪鄙之類不以其道皆謂無此等事而無此等心也）註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盜賊（註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盜賊）

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於富貴安貧賤也如此（不當得而得則安之不當得而得則安之）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名者實之賓因名以求實故曰名是結上生下字相反）

○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言君子而離其實（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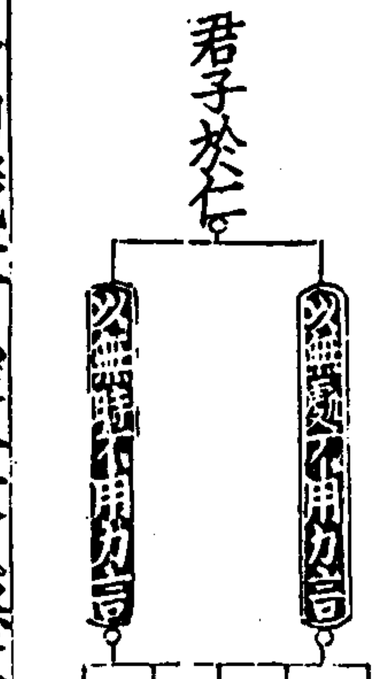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違去聲）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上去聲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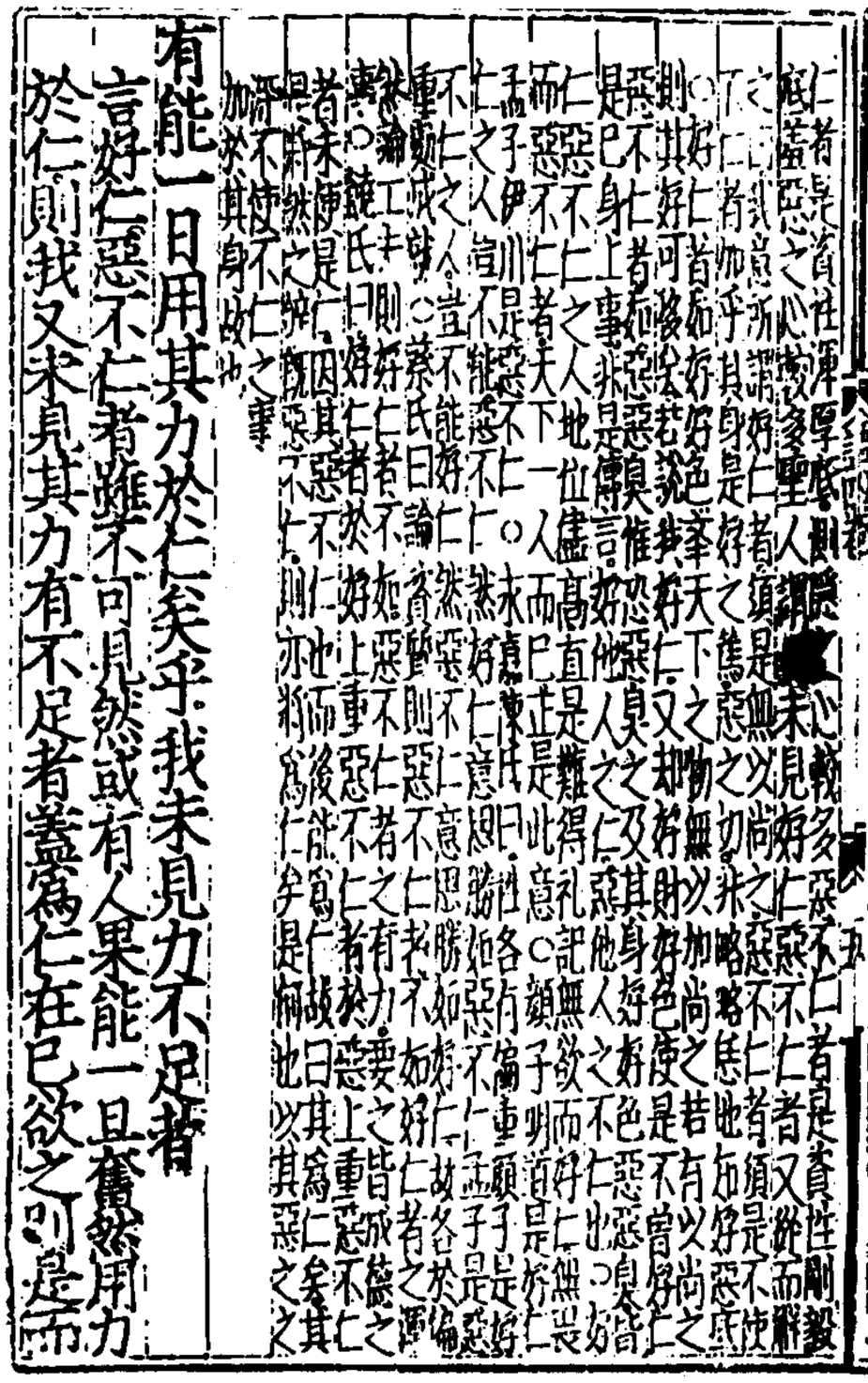
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誠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補）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補）



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仁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違仁之差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下去聲同也
讀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雖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而不能此等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下去聲同也

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若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其又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也人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若不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語錄道不外乎日用當行之間是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只如此便死亦枉死了○聖人非謂人聞道而以死也不聞道則生亦何為蓋對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胡氏曰若不聞道則生亦枉死也不聞道則雖死亦何憾○陳氏曰此聞非泛聞蓋實見其理而有以自得之謂也○程子曰聖人非謂朝聞夕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其又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也人之子不可以不知道若不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語錄道不外乎日用當行之間是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只如此便死亦枉死了○胡氏曰若不聞道則生亦何為蓋對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也枉了死也枉了○陳氏曰此聞非泛聞蓋實見其理而有以自得之謂也○程子曰聖人非謂朝聞夕

通攷易簀曰正崔未聞道統於此息妄其親故以幸至日爲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愚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學則所以知此理朝聞道夕死可矣言人有得乎此理則雖死無憾也尚何生之可貪乎此心眞有見得時人之死生一視同仁其視人猶己其愛物猶親其視親猶身其視身猶道其視道猶父子君臣之倫皆天理之自然人而昧其所以爲人之理則雖生猶死矣故曰聞道夕死可矣○許謙曰聖人言死可幸其極重者君臣朋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求其清虛寂滅者也爲吾之說者卒無繫於出教之萬分也○許謙曰聖人言死可幸其中非幸爲死

通攷

通攷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問志道據德依仁如何尚恥惡衣食曰有志根半上落下底人也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一道理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無惡志於仁則無惡衣食則未解不如則未必無所以不如則未解不如則未必無所以不如則未解不如則未必無所以不如

君子小人不同
懷德　懷刑　懷土　懷惠
趣向之公　趣向之私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
孔氏曰因利而施人放依也多怨所以多怨怨讎也
已必害於人故多怨此以多怨之所以多怨字從放字之生
放

放於利而行
求仁而得仁　何怨　此起怨之端　謝氏說
怨
不念舊惡　希冀　遠怨　皆遠怨之道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求知己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語錄作德不能無位言不能無位有官不能救可知謂可
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謝氏曰求
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然自靳而已

宜其來　為國如禮何

玉帛交錯　升降揖讓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求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語錄作德不能無位言不能無位有官不能救可知謂可
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謝氏曰求
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然自靳而已

此以名位言

所患無位　所患虛名　在於有所立　求其在己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全反
唯上聲

參乎者呼　下同　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
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體用各不
同此理字亦緊要貫乎萬事萬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一理事親孝交友信
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心做來○又聖人
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
根上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
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根上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
身親歷之理一一理會過來○問中間喪禮之
變曲折無不詳盡然一貫是甚麼物事曾子是一
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尋曾子
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箇甚麼一貫如說
一錢一錢索子貫之索子便是一錢一錢只有一
索子索子外別無一錢一錢索子外別無一錢一錢

忠不理會得。只忠不理會得一。只成一箇鵠突物事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語錄自此一貫至言則天地之一理渾然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語錄自此一步推上一步借天地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外用無餘法故曰聖道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語錄自此一步推上一步借天地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外用無餘法故曰聖道至大無外至小無內

曾子之言大德小德張子言此一分殊只是一箇流行貫底道理要之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有心底忠恕○問至分殊不可以有加矣而曰未盡其實何也曰天地之化雖不已而無心故曰聖道之用雖廣而有心故曰未盡其實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蓋已言誠曾子恐門人昧未得故以忠恕告之○胡氏曰一以貫之之對也一是指道之散殊在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蓋在一心者貫消之散殊在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蓋已言誠曾子恐門人昧未得故以忠恕告之○胡氏曰一以貫之之對也一是指道之散殊在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蓋在一心者貫消之散殊在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忠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是也語錄自此一貫至言則天地之一理渾然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語錄自此一步推上一步借天地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外用無餘法故曰聖道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語錄自此一步推上一步借天地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外用無餘法故曰聖道至大無外至小無內

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尹氏曰聖人之才未造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造一貫故告之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固夫子之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對乃下學上達之義告曾子也

語錄忠恕名義自合作違道看下章夫子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又發上一節忠恕到程子又發上一節說天地之忠恕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雙峯饒氏曰一貫此論不可易曾子用功如何是忠恕曰隨大事所說便是忠恕下達求只看大事所說便是忠恕又曰以己及物以上忠之事也推己及物恕之事也仁包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不違道不遠之恕正是推己及人之仁與推己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須達道之恕有異故曰此須達道之恕則是下章夫子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而忠恕任其中程子於曾子之說是言忠恕任其中朱子於夫子之意詳程子言以貫之已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推下應動以天下一貫之忠恕夫子一貫之事朱子一貫之事朱子之說到是下章夫子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而忠恕任其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章忠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此大旨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爲淺近而忽不說歸宿則人以忠恕爲高遠而畏聖人之道以爲易不說此程子朱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得却是高遠參魯之學本多鈍合下不曾見得一貫之全體故其言曰唯之後本末兼該工夫大去一貫之說精察即致知也況大學之始教又說許多格物窮理以盡其心之權變曲折盡忠恕以盡明之當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能變化其氣質之昏者哉

聖人事推己至不遠是一節發明聖人忠恕一節為忠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恕此一節為而然之分也朱子曰義者無所為而為之謂參天資本魯合下不曾見得一貫之說故未嘗考其所為而然之分也先師曰君子喻義未嘗考其所

君子自脩之道一

- 擇善而從
  - 其不善而改
- 見賢思齊焉
  - 見不賢內省
- 見善如不及
  - 見不善如探湯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此章幾微也微諫坊記曰微諫不倦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事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內則文下倣此○愚謂諫不要峻是諫不入便要峻是諫不入便要諫去時我微諫是諫不入時我微諫去時親主於愛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以漸而諫不敢直遂其己意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

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內則文下倣此○愚謂諫不要峻是諫不入便要峻是諫不入時我微諫去時親主於愛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以漸而諫不敢直遂其己意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

意恐惡害父之身非父母之不從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孰怒焉

意恐惡害父之身非父母之不從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孰怒焉

諫也諂媚阿諛不直貌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諫之委曲婉轉不違敬上不違了又須諫之

諫也諂媚阿諛不直貌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諫之委曲婉轉不違敬上不違了又須諫之

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也不曰若撻而已撻他達反之類然於面而已古人號字有事未從火後乎火加之耳○胡氏曰撻者反復譬曉然必諫必從之謂也

也不曰若撻而已撻他達反之類然於面而已古人號字有事未從火後乎火加之耳○胡氏曰撻者反復譬曉然必諫必從之謂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米反晨昏之闕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遠求之勞也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米反晨昏之闕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遠求之勞也

無失也胡氏曰詳味集註非身親行之不能盡其精微然者宜身親行之不可遠遊近而不遠遊則端有方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曰不可遠遊近而不遠遊則端有方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曰

言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胡氏曰委遊對事之至近者不敢為矣況已之尊親乎不敢為矣況已之尊親乎

言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胡氏曰委遊對事之至近者不敢為矣況已之尊親乎不敢為矣況已之尊親乎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觀前篇此意復簡出而遊其間則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胡氏曰觀前篇此意復簡出而遊其間則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其衰而於愛日之誠加篤焉

知其衰而於愛日之誠加篤焉

愚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加篤焉

愚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加篤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恥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

言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恥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

言行。

言行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
（語錄此章緊要在一言字上若是做得一分矣言已說了便能行不能如當事非錢穀可比言之必行不能如行而已若理未不高遠而自在一所不如即之何哉）

言不輕出
行恐不逮
（今多不然）

言貴於訥
行貴於敏
（小人反是）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語錄約有如此之意然恐失之又以禮節之是實字若約之則守規矩之中放則逸中規矩之外○張氏曰約與敏訥近裏看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九人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人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間也○范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奴骨反）
謝氏曰放言易訥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劉聘君曰訥敏就知與行上說知之深則言之難行之力則行之易然知之深而不行習也言須以訥矯之已不自安其氣質多責於享哉○胡氏曰放言而失則有近本行緩必敏勉之由我而必出於天資然可

論語卷之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慮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冶長以下在當時寫今人也孔門弟子十三章古今人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記者之微意○程復心曰子之志夫子之孝一言不治是統物皆治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以治爲已之孝）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通攷熊禾曰前十三章至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十四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之志夫子之志夫子之孝一言改觀）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声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為子也縲黑索也縲紲所以拘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以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通攷許謙曰長雖魯人而是為人所誣累非長也聖人言其可妻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然）

公冶長可妻也（通攷許謙曰長雖魯人而是為人所誣累非長也聖人言其可妻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名適字子容謚法敬事而信曰恭）

南容孔子弟子名適字子容謚法敬事而信曰恭叔仲懿子之兄也魯人三桓之一三桓專魯政在僭竊之間南容能見用於治去朝音潮免祿於亂世此亦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行相表裏謹言行矣○或曰只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通攷熊禾曰前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声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以成此德乎因以見賢人（馬於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前書此字音義又作虙音蕃伏名不齊魯人上斯字指長也聖人所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之斯字指其人也德者三人凡事者五人友十一人故夫子以魯無君子而賢取友以成其德子賤蓋能尚賢取友以成其德平因以見賢人之多賢也（通攷董鼎曰君子哉若人有大段說話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段說話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皆指君子賤而言○張氏曰非特數魯之人皆

子賤子賁

以成材觀

以成德觀

能取友

所以爲善字

詳見後註

子貢

以器識觀

好方人

悅不若己

未得爲君子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夏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器（簠音甫簋音軌）

平聲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扶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代之內而言）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器（簠音甫簋音軌）

平聲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扶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代之內而言）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夏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器（簠音甫簋音軌）

平聲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扶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代之內而言）

子貢

以成材觀

以成德觀

可爲貴器

未至不器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

雍人（如字未詳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捷給人如字路何必讀書之言）

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賤（靚此章及祝鮀章可見）故美其優於才也

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口才也（語錄佞是捷給便口才不是諂媚得去說得過說）

仲弓

以人觀

以夫子觀

仁

以其人簡默

以仁道至大

不得輕許

不佞

以其人重厚

以短於才

不足爲病

焉用佞

以德優於才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漆音七）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理

此而無事憂之疑也聞自言未能如此未見其實
時未見之孝履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為志語類賀孫則此理而无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劉箚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雖得終要自信得又須自信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錄大意便是本似如此若不曾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得若只是說道理上見得這箇道理上見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錄大意如何若已見得大意雖未能盡通然已信得及矣雖有所未見未害其為信也○陳氏曰開於心休上未到處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而已通旨此章事言知言只是諮物工夫未透之大概開於道有見乎意思之深淺耳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語錄信者自保得分明亦不敢作大言故曰古人惟不見其大者故言之不難耳○胡氏曰聖人設言以為後學之標的故其言如此則非一見而遽能之也○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謝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人蔽於自信之私毫釐繫乎其間一言之失終身以之如此其明而不容自欺或有所未盡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察也○胡氏曰開之見道分明則固非一見而遽能之也蓋勇於義而決於自信不若開之精耳其材可以仕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豈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錄據他如此小用了又說未盡自可仕只是說他不伐如此○胡氏曰開之見大意了方肯仕安於小成○饒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豈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錄據他不伐

求也何如子路之才可見若知此仁則不能知也
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之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去聲家臣之避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語錄渾然天理便是仁
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能純○熊氏曰此与後篇由可使有勇
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見則礼樂乃国之大政而
之才皆足以當之非聖門有用之李然治事
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路冊有公西赤
論語集註五卷

千乘之國可使治賦
千室之邑可使為宰○皆見之才
束帶可使與賓客言
千乘之國可使有勇
無非實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以氏曰十皆數之終以
者一之對以其兼極之所至而言二
此之組形而言顏子明睿余例反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
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顏子之
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語錄問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為知
二之驗○曰錄與睿所照推測而知知將此子火逐些子照去
○補氏曰聞一件知十件只是知得一件只是聞得一件
周遍始終無遺闕通達無所滯礙云云
子聞一知十孝頴問一知十之數而言故謹其人莫對是物定一二与十之
數天子貢之問氏曰舉子未能以忘鄙吝然而僭妄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於予與何誅誅責也杇音烏平聲下同
晝寢謂晝而就寢也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墁官也言其志氣
昏惰教無所施也志謂心之發用血氣志先隋氣隨而昏則
教無施勉之如朽木糞牆雖之工無施力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
重戒警之也補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
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自非聖門論後則行其
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則的矣胡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
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晝寢自棄孰能責
孜孜斃斃叶祭吏反前後已惟恐其不及此宰予
孜孜夫子責之詞氏曰宰子未能以忘鄙吝然而僭妄

安之氣勝敬飛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居盤反惰流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然此緣此而益疑空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舊說曰精註言予志氣昏惰氣之論可謂切中其故予嘗反覆盡此不能以志帥氣亦終之不至於昏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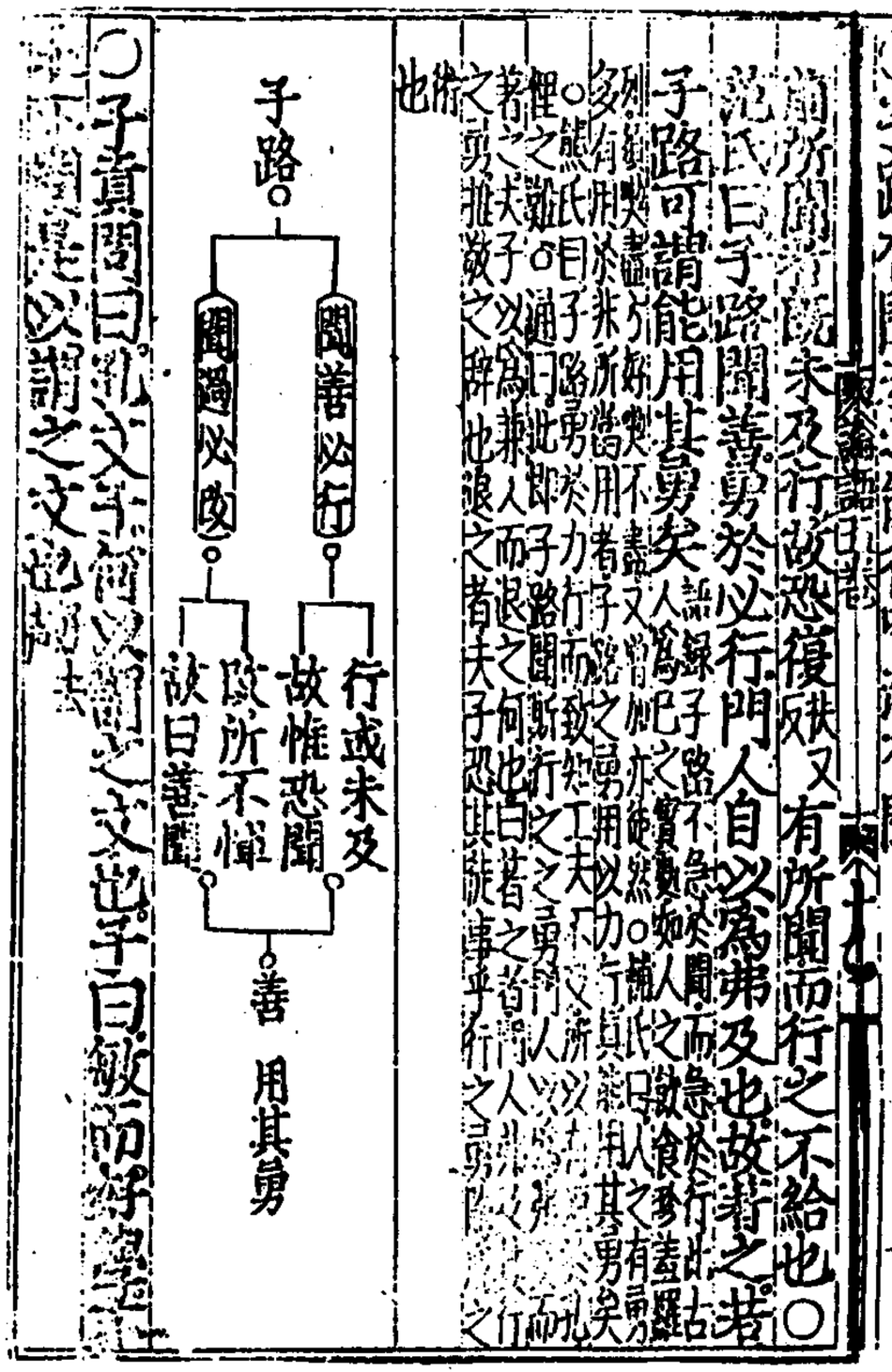
宰予晝寢之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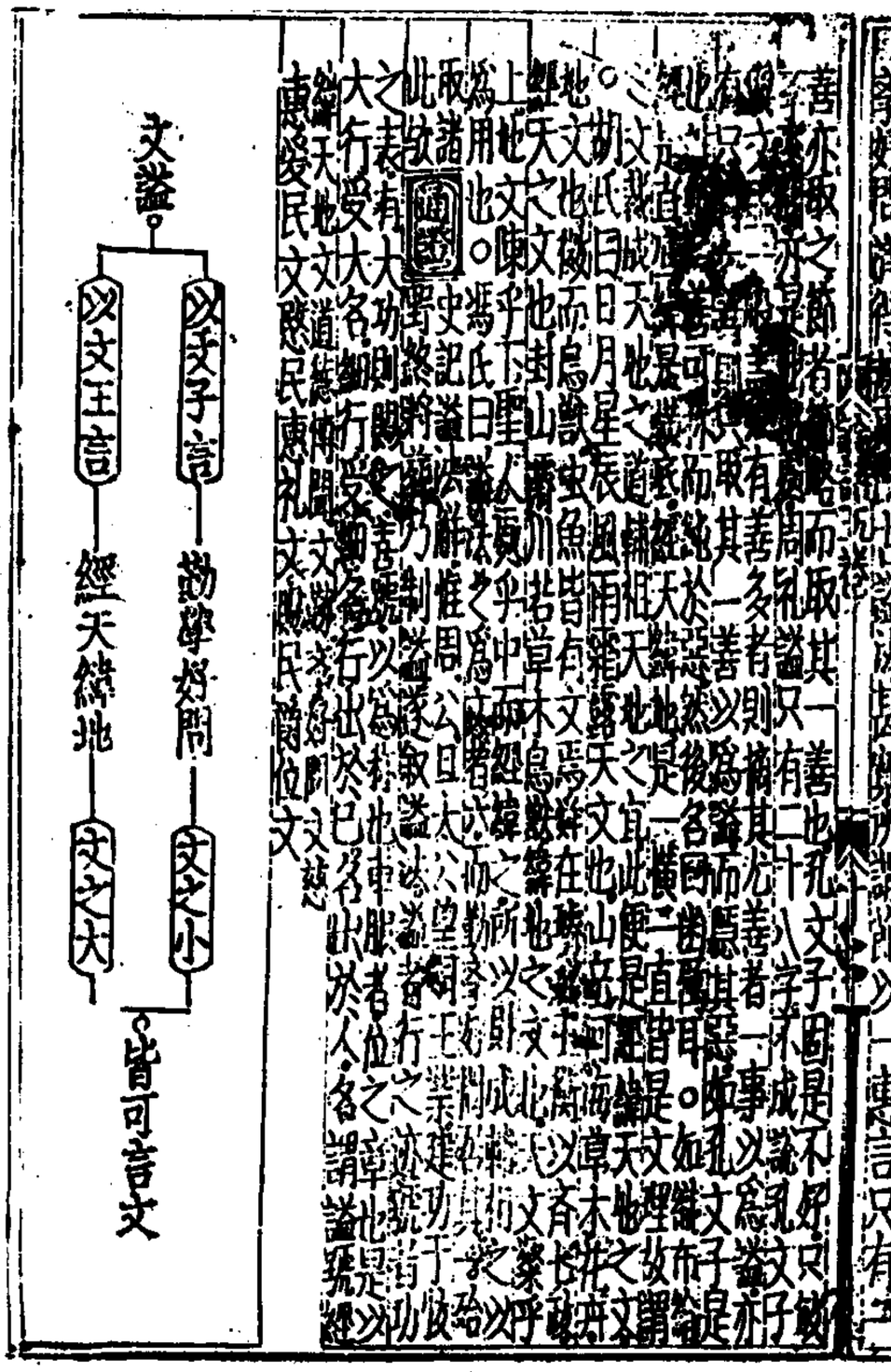
- 宰予晝寢
  - 朽木
    - 志氣昏惰
      - 不可雕
      - 猶誅
    - 才質不美
      - 不可教
      - 猶可杇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之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第子姓名也慾多嗜利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語錄曰剛慾何分別曰無心故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上爲物拽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去聲下同者乎孟子集註悻悻自好其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耳語錄曰慾聖人微人直從裏面說出來是有許多物事在中無所主宰只是色厭便是慾色厭便是慾被這物事墜了纔低了纔低了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胡氏曰剛則自信慾則自欺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面有個好底人欲在內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是也慾則所謂己私是也剛則己私盡克渾然天理是也慾則所謂己私是也剛則己私盡克渾然天理是也慾則所謂己私是也剛則己私盡克渾然天理


夫子
以可得聞者言
以不可聞者言
文章—威儀文辭之顯然
學者所共聞
性
天道—人所受天理之同然
子貢始得聞
所以歎美
子路
聞善必行
聞過必改
行或未及
故惟恐聞
聞過必改
故曰善聞
善　用其勇


文
以文子言
以文王言
勤學好問
文之小
皆可言文
經天緯地
文之大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恭謙克各反又音供也敬謹恪反又音各也論語曰居處恭執事敬此又釋為謙遜不矜敬謹恪釋恭敬之義上也

三日藏文仲僭国人祭之文使以爲神故命人祭之

知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可以謂知

知

務民義謂濟鬼神不安得爲知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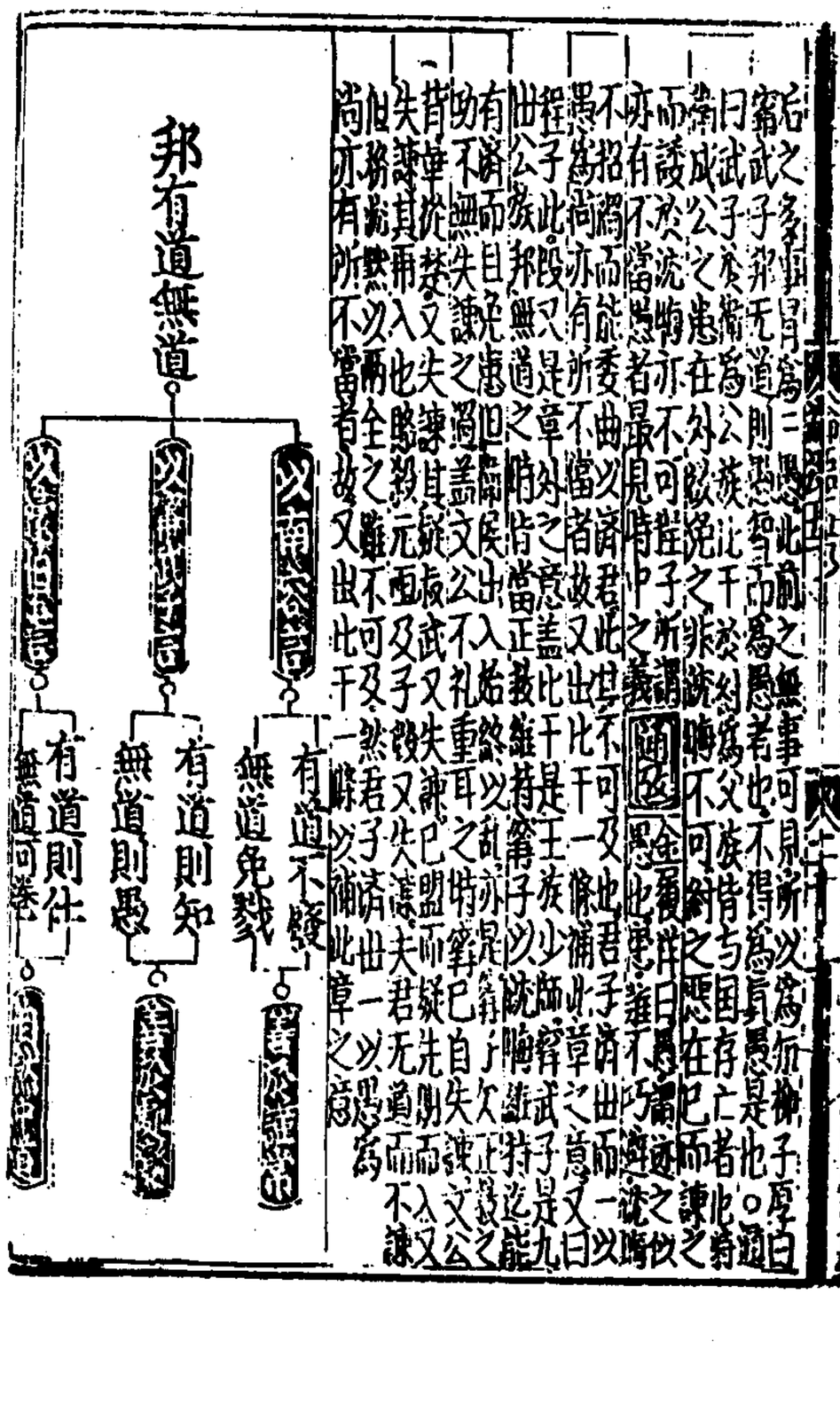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若中書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音烏莵音徒

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邓邓曼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邓及壯以姪嬬通於邓子之女也比私淫之生子文焉邓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邓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故以爲名楚人謂虎於菟蒐故命之曰鬬穀於菟爲令尹子文娶於邓曼生伯棼鬬克黃鬬穀於菟爲令尹子揚及鬬克囚伯棼殺之鬬穀於菟使其女妻子揚之室生斗越椒及鬬克黃出奔楚子揚之室淫於邓曼邓曼以告鬬穀於菟鬬穀於菟使椒攻殺子揚之室遂處其室生子揚之室子揚之室方娠子揚之室之父鬬克黃出奔楚子揚之室之父鬬克黃出奔楚子揚之室之父鬬克黃出奔楚

之事亦已泥仁人蓋比干始夷之忠清元自仁中出故箕子文子比干之忠見得特便是仁若子文文子夫子皆不許其如何得仁此○葉氏曰箕子是忠與清者有以事言者如孟子說仁而不及忠清論仁而不及忠清者有以德言者如此章是也然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以德言子文子未知焉得仁夫○肖求仁得仁以事言子文三仁皆是以德言子文事言以德言非有二也○程子曰三子之仁不足以當之事言已足矣不足以當之德言不可謂之全仁○問子文忠矣而不謂之仁何也曰子文之心雖忠於己而無救於人雖潔其身而亂大倫是以不仁○問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可謂之全仁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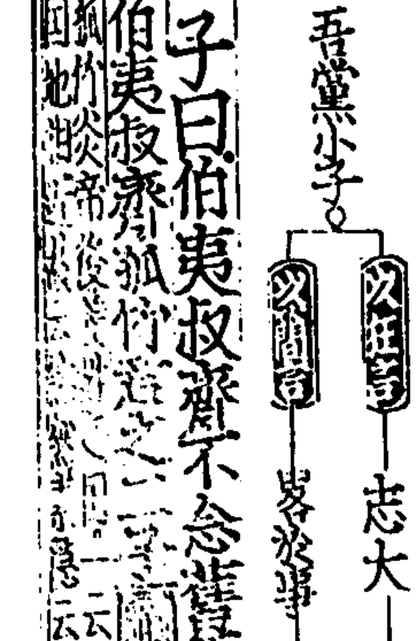
已定立之思寬非所以處之不猶滿而何
雖孤求之可見○永嘉陳氏曰若為季之消則不厭思之心只
為應事○愚按季文子處事如此可謂謹審而宜無過舉矣
而甯公笑反初惠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去之徒養而納賂焉
通攷金履祥曰左氏文公十八年公孫敖竟生宣公敖卒惠伯
請益之仲以惠及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于齊侯而
齊侯殺而納市曰天乎仲為不義
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年公孫歸父以襄仲立公故有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
宣公怒曰魯其悔不
豈季孫子所謂私意起而反
公二
仲殺立惡之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
子與之會周不得討臣子殺之與
君同故公與齊會而泣宛
公之專黜昔僖之貪以奪甘
宣公惡且逆子與公孫歸父謀去
根宣公又殺立惡之非而
逐之於齊無辭以應公矣
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
辭玩

不徒以思之為尚
說氏曰窮理是思以後
從違決○朱師曰窮理明也貴果斷決而行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
知去聲
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
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
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
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通攷金履祥曰左傳晉文公之為公子也過衛文公不禮焉僖公二
十七年伐衛以救宋而侯園宋告急于晉晉侯與楚
年伐衛以救宋而侯園宋告急于晉晉侯與楚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成公出居襄牛晉楚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衛侯懼晉討殺元咺而立公子瑕元咺
公衛侯出奔晉晉人復衛侯
衛侯先期入窮子先歸武開君至
甯武子為大士衛侯不勝晉殺士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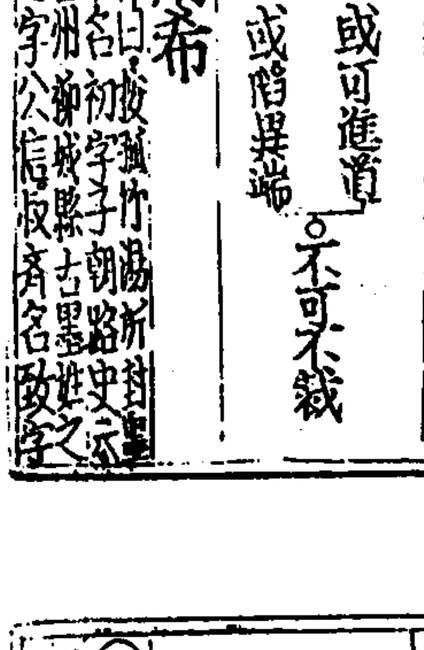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去聲下同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金履祥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令尹二則又自葉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而此章又孟子末篇總之則意指明備）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程子曰狂者進取於道未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狂者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其中正矣狂則必狷狷則不終於狂也○語錄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曰狂底却有能做可以聖賢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做果肯進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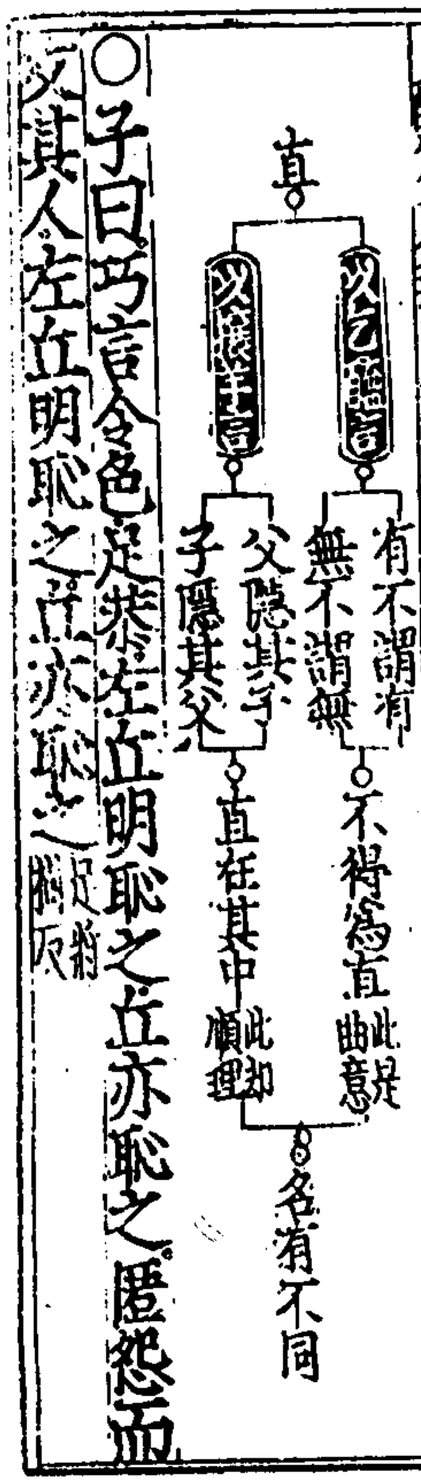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吉甫辨書附會）孟子衛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魏公子凡三至陳）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令尹二則又自葉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而此章當連後篇中行而與之章及孟子末篇總之則意指明備）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狂者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其中正矣狂則必狷狷則不終於狂也○語錄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曰狂底却有能做可以聖賢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做果肯進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離



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吉甫辨書附會）孟子衛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魏公子凡三至陳）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令尹二則又自葉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而此章當連後篇中行而與之章及孟子末篇總之則意指明備）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狂者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其中正矣狂則必狷狷則不終於狂也○語錄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曰狂底却有能做可以聖賢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做果肯進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離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足過也語辭足謂不滿其分如此則非自足了不是足字
如此讀者皆有所意注子曰左丘明古之
先支郎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
春秋者乃左氏耳○語錄左丘
作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捕氏曰此錯
諭詩以取險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而比若過
不過漢取指與而已若過則其
豈止於取貨則之謂邪左丘明
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
言亦恥之蓋籍此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
立心以直也語錄問舍己從人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
謝長德說有這般可恥事出來○陳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
巧言令色足恭
論語五卷廿三
匿怨而友其人也
匿怨而友其人
穿窬
巧言
令色
足恭
匿怨
○盍不可恥
○可恥尤甚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聲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
是也
子路曰願聞
易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子路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
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
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前說與上句皆謂也後說
子路曰甘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張氏曰人之不仁莫於有已故無
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可
之所在尚有於已其施善也
奚伐奚勞吾所當為而已其施善為
子路之事亦未嘗忽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途而
之事可以
顏淵

畢人之所爲也今夫驩兜宥苗放　舊注　舊注　舊注

論語卷之六

朱子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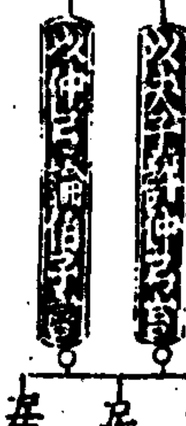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胡氏曰此篇前一半与上篇大意同而八份皆論礼樂政事為政未能拔大綱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有多少而止其篇目則取事義之一二字以為之別爾。盡因舊文分為二篇首二字以為之別爾。盡因舊文分為二篇首二字以為之別爾。盡因舊文分為二篇首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声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下同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語録不所怒好学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学此一事全在非礼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就處衆不遷怒如鏡隨物而照不藏不迎過而不留故不遷貳皆自克己上來不遷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持守之堅故能如此○怒迸發皆自己上來不遷之功程氏曰学者學爲聖人而已顏子克己之功也尹氏曰顏子未嘗無怒但怒於不當怒而已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

○諸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雖要當制之於心而已○通曰右顏子所好何学論也

或曰胡氏安定瑗字翼之爲国子監直講詔生得伊川此論孰賢之哉詩書六藝七十子之不習可知而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法語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学以至乎其道皆是此意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語録問儲精曰精氣流過儲若曲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語録這本是本体眞是不雜人僞靜言其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聲音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情既熾焉反昌志而益蕩其性鑿矣語録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語録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主如行路○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又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通曰右程子兼不貳過說

不貳過

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子即是字周子太極圖說來者自無極之眞特周子自太極說先眞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儲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眞而靜眞字即是無極之眞故先精而後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焉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於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也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孝者克己之事也二條兼取伯子本字指五行之秀眞而言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通曰右程子兼不貳過說是工夫中是準則又曰明諸心窮理之事力行踐履之事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好學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去聲孔子使也補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因不可知也犬夫如犬馬之犬言其有指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將之以子路申之則無言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以衣去聲乘去聲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重声不可考胡氏曰司寇有采邑此蓋以思爲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當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冉子華子華之爲去聲下爲之同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質厚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然間斷矣聲去聲斷此則聖人豈不達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完全中去聲犧牲也末記陳氏曰以其角中絜度也祭天地之牛角尺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類尚奚子能改父之過非與仲弓言也或問程子欲去曰字恐非子謂子雍之言乃以謂之非必親與之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奚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語録三月只是言其久尔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二月三月如此說時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謂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以寸此語之意仁者心不違仁若但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心能造仁之域如而不能久也其或造仁之域如而不能久也其或造仁之域如而不能久也其或

聖賢若凱見亞夫之意○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大音泰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字伯牛有矣字能爲癩音賴也或問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則知牖南牖也禮曰君子不正牖南而坐蓋明取陽氣之時牖下東首北牖下南首於此皆可見矣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胡氏曰此說文之意也說文曰牖穿壁以木爲交窗象形○程子曰伯牛有德行顏閔之亞也

歸君大夫皆南面之位雖相在北牖下君得南面而視之

斗伯牛家以此禮聖人以此禮待之

牢而自牖執其手意亡也此聖人決之意亡也此聖人疑公命言此人不應乎有此疾而今乃

命謂天命之正矣○侯氏曰疾氏名沖良字人疑公仲孔氏

命之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有以得之矣

上聲藥

或問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稟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也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張氏曰如顏冉之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非命也然乃人所自取非天命之正矣

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此章飄陋巷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瓢也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賤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樂音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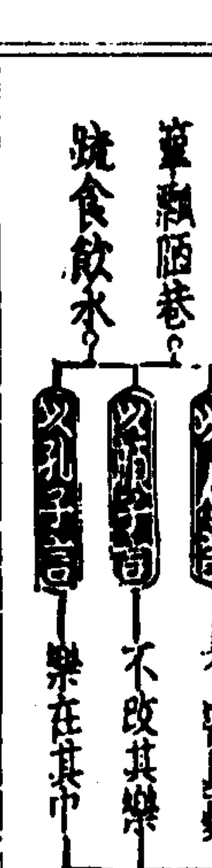
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脩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五峯謝氏曰有其樂故自中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賤累其心說了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通則公公則溥溥則廣大廣大則與天地合矣動直則明明則通通則公公則溥溥則廣大廣大則與天地合矣

程子曰顏子所樂何事所樂者何事○眞氏曰顏子工夫全在博文約禮上博文者言事物皆有自然之理約禮一言以蔽之禮卽理也博文約禮一本之理無不明盡也如尹川論格物曰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明盡也是也然格物一要也如視聽言動以由乎禮一要也如逆順利害以由乎義一要也如此而處上而下之理無不明盡也是也然顏子所樂何事○眞氏曰顏子工夫全在博文約禮上博文者言事物皆有自然之理約禮一言以蔽之禮卽理也博文約禮一本之理無不明盡也如尹川論格物曰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明盡也是也然顏子所樂何事○眞氏曰顏子工夫全在博文約禮上博文者言事物皆有自然之理約禮一言以蔽之禮卽理也博文約禮一本之理無不明盡也如尹川論格物曰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明盡也是也然

求也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畫音胡



語錄說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中道而廢今汝畫自畫謂力能進而心不欲進非力不足也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張氏曰畫如行半而止之畫非能進而不進也非人止之而自畫耳○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開之不說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猶豫蓄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頻冉進學之異

- 以說言
  - 無所不說知之欲罷不能至　所以賢
- 以畫言
  - 非不說知之畫而不進行弗力　局於藝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及之以此

儒

- 以說內言
  - 爲己　尚義　所以爲君子
- 以衆人言
  - 爲人　尚利　所以爲小人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滅明名子羽徑捷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謂法之類非公事謂不急之類不急而不至則其正大光明可知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戒其以文學而忽本也

持身取人之法

- 以論人言
  - 不由徑動必以正
    - 無所取之
  - 不入室有以自守
    - 無能濟之
- 以論取人言
  - 不由徑不以爲簡
  - 不入室不以爲陋

論語大全卷十一

論語大全卷

論語大全卷

論語大全卷

師右師排求師左師師戚于郊右師弗若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語錄這便是
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相似○陳氏曰孟之反能不伐而爲殿以掩己能是又
車之爲也○張氏曰弗而爲殿恐人知己能是又
將入門策其馬○愚謂孟之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
功策自抑揣如此故聖人
取之以教○謝氏曰人能
門人也

天理日明而凡可以殺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
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左傳魯公五年若子
不欲多上人○語錄欲上
提起向人說只要大得私
便可爲法○錄氏曰人所以不勝其私欲孟之反能不伐
有些小功能自掩抑不勝其私欲只爲好勝之心誠子天
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矣○趙氏曰揚說雖非
何足論哉上蔡平時用力去消磨字須以論得如此精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祝鮀衛大夫宗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
衰世好去聲佞悅色非此莫足以濟偽之也爲不字曰當從弗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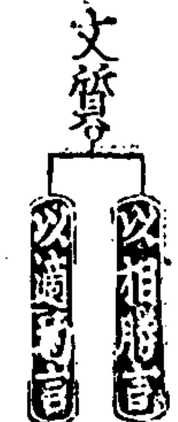
說謂無佞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雖免於今必見憎疾也○侯氏曰敬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知惡之可惡而不
悅色矣○吳氏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深嘆之也○張氏曰世衰尚巧言雖有令色如朝亦必佞而後齊
免於今○先師曰自上蔡疑而字爲不字故下文亦
說仍集註小異然存之
金履祥曰下四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猶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如
日豈不肯也○錄氏曰何字中有深意
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如
眞氏曰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者由人之不能不由戶乎子非之必
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發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
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此豈人情之必然哉○張氏曰
去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實行不
向其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實行不
去聲○先師曰自上蔡疑而字爲不字故下文亦
人蓋曉人以道之當然而不知行
必由道欲人以道之行不可
夫道若大路然人
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胡氏
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
所記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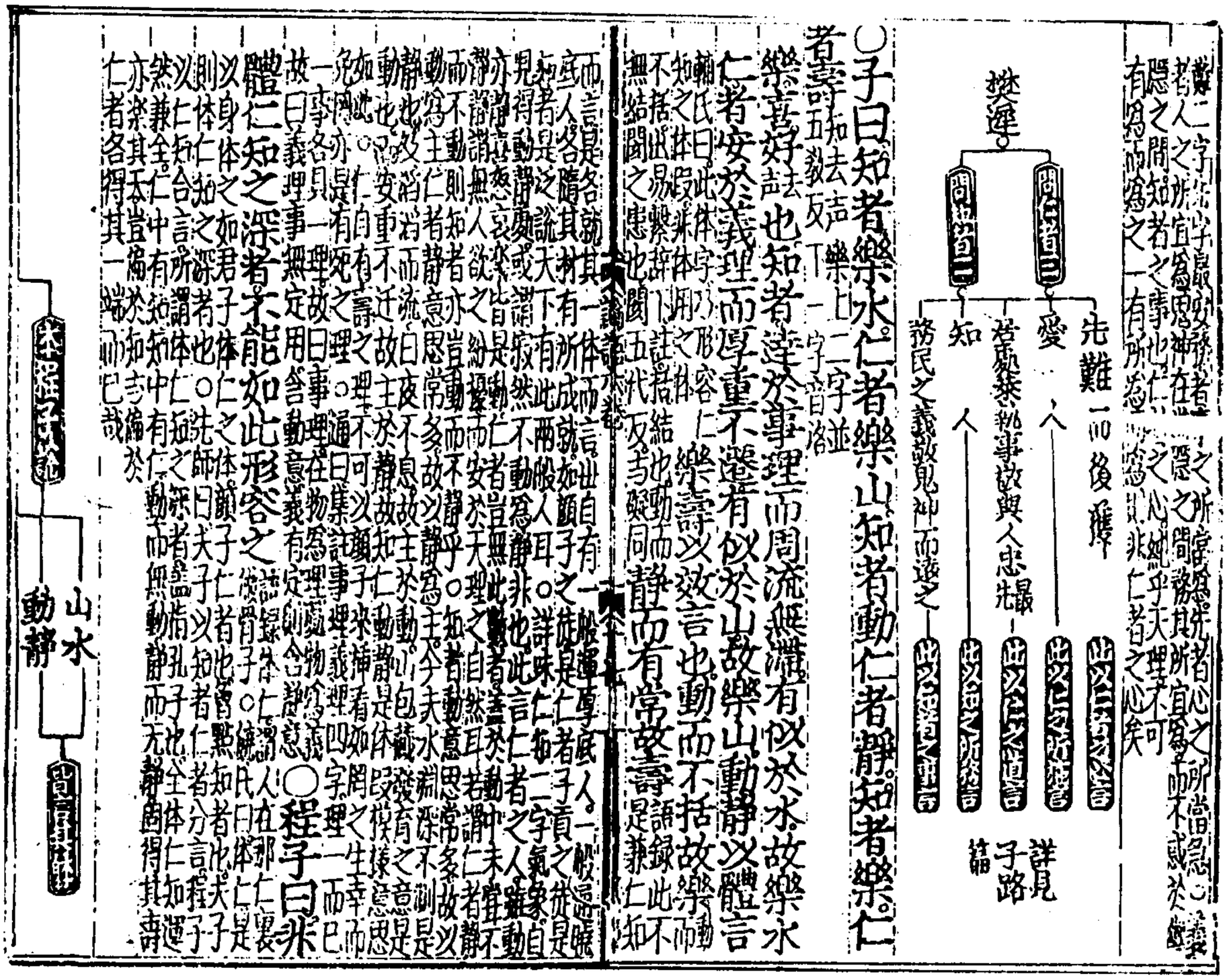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語錄上一生字是始
生之生下一生字是生存之生○如木方生筏人折了便不
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凡人解書就這里明白
道理中見得自有箇細不可說這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
如論不直其祖至於此應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
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要人一
自說這粗說底道理中看得說
來較細耳不是別求一
箇深遠之說也○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
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直道未嘗不在焉是以雖罔之生
而幸免者性固直也苟生之道則昧其性實行不
去非生道也罔則昧其生道也幸免耳○錄氏曰罔之生
向其生持幸免耳○錄氏曰是与逆字同
黃震曰愚意罔對人而言蓋謂侮慢盡此直道
幸而免者對生也有而言蓋謂侮慢盡此直道
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
幸而免者性固然不能直幸免而已
生箭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求得也樂之者有
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聖人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

好者發而言之則知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也好之未至於樂則是好之而不能樂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也（雙峯饒氏曰知好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玩味有得力處○輔氏曰知好樂未能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然知至是知之者說好是好之者說樂是樂之者說知好樂原於知好是好之樂之三節次第自是如此○雙峯饒


知仁體用
本體
本體
發用
山水
動靜
樂壽
動靜
樂壽
自其體
自其用
自其效
自其體
自其效
挺遠
問知者一
問仁者二
知
愛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智
仁
先難而後獲
出仁之所施者
出仁之施
出仁之施言
出仁之所施言
詳見子路篇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五知去聲樂上二字並去聲下一字並洛
樂喜好去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動而不動為主仁者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夫水流深不測是知之體而不動則知者亦豈無動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一升口徑三升曰觚物
酌以觚此夫子因觚名之有棱者也故舉善曰古者觚以盛酒而
酌之際有所感也　或曰未簡馬氏曰頖師古曰竹木簡也
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欲明此物謂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爲簡爲者秦漢以後之物非
孔子所謂也未詳之　文從簡　之觚今文從簡　之間有八角者大簡觚之上者也古人所以界方而八角以
防其失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
非失其制而不爲棱也意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此下又泛說皆是推　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
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
則不國矣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雖器猶不器聖人重教於觚意所包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陷害
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子而救之往救陷之於井。欺謂訛之以
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之於井。欺謂訛之以
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
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救又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
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合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
也事如此語雖可欺不可罔不可陷是就此一事說可欺不可罔不特此一
人之心而不察所以爲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猶有切於救
夫子也一通曰愛不足以知仁者以能急於救人之理仁者不能無愛而不可以必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往救不可罔之使入井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扶狀

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
存○博文所以窮事物之理約禮所以守規矩之則博文而不約禮則
泛濫而入於異端約禮而不博文則固滯而流於狹陋博文約禮交
進互發並行而不悖於道由此深入造一貫之域
博文約禮爲一事說可欺不可罔不可陷是就此一事說可欺不可罔不特此一
事而已蓋博而不約則無以反說約二者合而後可進於孔子之說而後可以弗畔矣程子曰
博學於文而又能守禮而不約之以禮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錄若博學而不約則
汎濫不切要而不得其要領矣又能守禮而不博文則固滯而
無通達之用矣博文約禮交相爲用也○程子曰
博而約則無泛濫之病約而博則無支離之失博而不約則有
失之汎而失其序也約而不博則有反之易而反之難也蓋必博而
後能反說約反說約則所守益堅矣博而不約則所適無歸宿矣
先博而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約而能博則無易簡之
失其約也博而不約則有汎濫之病其博也博而不約則有汎濫之病其博也
無所歸宿矣先博而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約而能博則無易簡之
失其約也博而不約則有汎濫之病其博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失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不得已而見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瑽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辭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於己也○齊氏曰南子乘以為德之天也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小大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記云踰境而仕非禮也故大夫人出夫人亦不見其大夫孔子以為大夫不見夫人而夫人見大夫非禮之禮則大夫見夫人耳
或問見其所以為難見之說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知何所考也然記云踰境而仕非禮也故大夫人出夫人亦不見其大夫孔子特率之耳
通鑑二十四年公南子特率之耳通鑑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公如齊觀社齊侯使諸姜宴姜氏於禚夫人孟姜不肯往齊侯強之遂淫焉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戎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良姜襄公之姊妹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著其淫行之禮也而民固有辭能行之者何哉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者棄之類
通鑑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音泰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視此盟辭
於君利社稷則與之不利社稷則去之
通鑑崔慶者崔杼子慶封也
如上帝臨女子下民上帝臨女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
通鑑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
予所否者天厭之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

如行要到處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字要通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爲仁孔顏不得稱仁者矣○謂如在此而往得去便是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及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

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人

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

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夫仁者當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用中間說仁之方○或問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之不得推以譬他人之

不知其所以欲此而施之彼也此己立人達人所能也

安行此子貢以聖人期仁者未易能也求仁者所可以求仁切近而可能者○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痿於

痺濕病痺音畢痺濕病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之心

已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

員通何所往而不至乎

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

又反言之見人物皆爲己分內事

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爲己

手足亦自不屬己矣

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合平說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仁可以意言學曰所謂仁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問之故與氣不相貫通與手足之不屬己心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一體也如此則意者不為求之○齊

必有方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怨者聖人示學者以去聞之方也○語錄問程子條一編說集註

之於人知其所欲此而施之彼也此己立人達人所能也

安行此子貢以聖人期仁者未易能也求仁者所可以求仁切近而可能者○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痿於痺濕病痺音畢痺濕病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之心

已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

員通何所往而不至乎

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

又反言之見人物皆爲己分內事

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爲己

手足亦自不屬己矣

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合平說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仁可以意言學曰所謂仁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問之故與氣不相貫通與手足之不屬己心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一體也如此則意者不為求之○齊

必有方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怨者聖人示學者以去聞之方也○語錄問程子條一編說集註

作三段說是如何曰程子之說下分別亦分堂奥至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亦不相應不若分開始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又曰

仁已以安百姓章夫博施濟衆

乃衣下同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

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特就此病其施之不博也

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

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

不是聖人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未之盡也故爲如斯之言

事高遠謂博施濟衆

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

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

子貢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語意立

人達人即孔子所謂欲無加諸人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意之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此

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此

聖仁之別

以聖人不必言

以仁有之心言

以濟衆有之心言

博施濟衆

此聖之地

立人達人

此仁之体

能近取譬

此仁之法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又記曰作者之謂明述者之謂明蓋作者之聖述者之賢通天下之達德也竊比猶言竊附也老彭商賢大夫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至於此又因以教人之謙也語錄孔子賢於堯舜而自謂不及堯舜之所及自謂不如堯舜之所為蓋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至於此又因以教人之謙也語錄孔子賢於堯舜而自謂不及堯舜之所及自謂不如堯舜之所為蓋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至於此又因以教人之謙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默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語錄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舉舉服膺而勿失也○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者徒聞其所得者淺而所存者不固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不言而信存乎心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心故曰默而成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心故曰默而成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心故曰默而成之○何日忘之易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其善能從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語錄脩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諂學講聞義改過是脩德之目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不脩德之自告也學亦脩德之事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也愚所以為日新之要

脩德
- 講學
  - 徙義
    - 所急
    - 不能徙
  - 改不善
    - 所緩
    - 不能改
- 不脩
- 不講

論語七之三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和氏曰申申夭夭容貌之盛也如以容言推顏貌可言和說不盡故更著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陳器反下同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故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語錄別處嚴肅方可不然無下手處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只是燕居時如此在朝及接人時又不同○胡氏曰程子曰不怠惰故肆嚴厲故厲太公之盖嚴厲乃所以為燕居也張氏曰燕居時莊衆人易以怠惰若聖人則燕居申申之容夭夭之色自然中和之氣象乎胡曰雖閒居中和之氣自然流出

既申申又夭夭
或惰肆或嚴厲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此亦前篇不行之情兆自見於吾身者○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存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語錄問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動物夜之夢猶晝之思思亦是心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問扶子未嘗識周公人云是其人者乌得而夢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大要用孔子以不教此衰如此土公皆八九十歲○夫子夢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擬滯故及其衰

既申申又夭夭
或惰肆或嚴厲

○子曰志於道

聖道不行之嘆

- 所以驗於天
- 所以驗於人
- 所以驗於物
- 所以驗於身

志道不篤則所適不一故以為戒

據於德德謂得於心而不失也

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

依於仁仁則此心常存而德有據矣

游於藝藝六藝也禮樂所以節威儀興道德射御所以習容體書數所以開物理皆不可不學焉

藝亦道也但小耳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有先後緩急之序

志道者心之所之也

志道則心存乎道而不他矣

據德則德在我而不失矣

依仁則私意消而德無不體矣

游藝則小物不遺而日用之間動靜有養本末兼該內外交養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有先後緩急之序

志道者心之所之也

志道則心存乎道而不他矣

據德則德在我而不失矣

依仁則私意消而德無不體矣

游藝則小物不遺而日用之間動靜有養本末兼該內外交養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所往也
是也語錄上志字如論知此二句
孝力行上志字是
歧之惑矣語錄志者趨向有此二字是朱子訟志道以前
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前事必知道而後志有定向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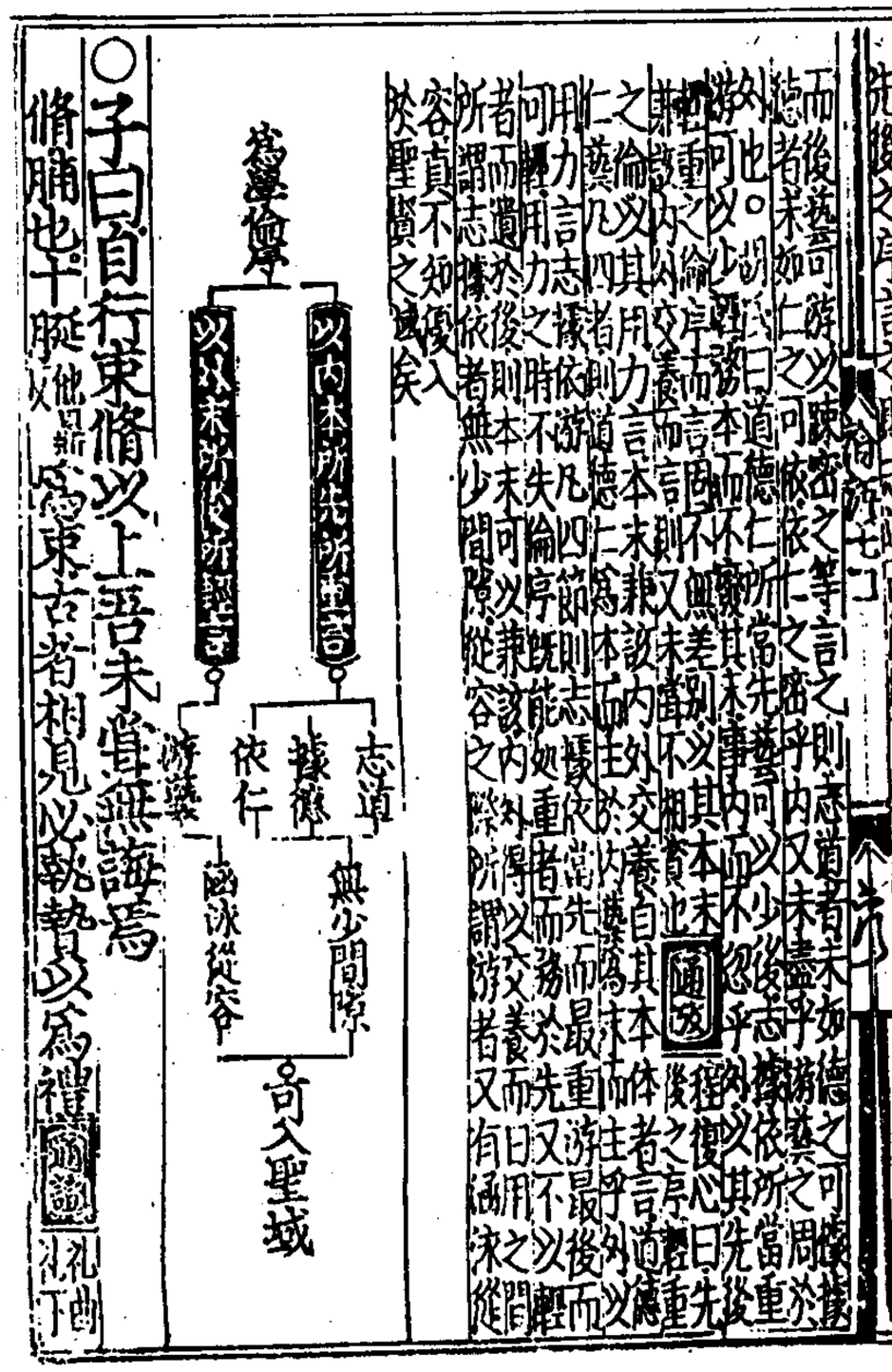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末得之志在必得之
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耳○語錄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爲忠而得此忠欲爲孝而得此孝
須當照管通攷金賢祥曰據德字與前章不同前章德字是得於心而不失了
不要失了通攷金賢祥曰據德字與前章不同前章德字是得於心而不失了
不如此章之密○吳程曰不者皆然也若必曰有道然後有得則德不足據邪
通矣今本精當如此兒胡伯量得之朱子而命尤足據邪
胡伯量得之朱子而命尤足據邪
胡曰德字之訓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
何也曰前篇以修德釋德字此訓從志得之於天不失是得於己
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訓從志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己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依乎中庸之依相依不捨之意
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不捨之意
欲之終而純乎天理適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而得一寸得尺仁是全體大用常在未令少有走作然無物
上理會底而得一寸得尺仁是全體大用常在未令少有走作然無物
息之不仁便間斷了○臧德是因事發見如此又是
道據德而有一事吾行忠底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因事發見如此又是
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因事兄有弟因事交有信因事民有仁因事物有愛底習字
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因事兄有弟因事交有信因事民有仁因事物有愛底習字
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德
依仁則據德工夫熟矣理如有物可執據德
着衣杖容有時可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着衣杖容有時可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心之全德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而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爲物
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
時而爲之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
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理則道義有
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或問游心於此則可以盡物理而心亦無自而
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或問游心於此則可以盡物理而心亦無自而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通論禮下

凡學皆資同大子嚴諸侯主卿大夫為士庶人之摯而
鄭氏音木匹聞摯也童子委摯于而退不当成人為其
也綴馬繫綴也拾射韘北婦人之摯惟記檀弓曰委摯
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文束脩為摯而束脩之問
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文可以此為禮之薄者
有王命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氏曰蓋古禮也蓋人之有生同具
漢諸王致禮於其傳猶曰束脩曰束脩之薄則為
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
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憤悱反俗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補氏曰心求通而
不能自已憤有發越之意口欲啓而不能自伸悱如抑之意啓
言而未能言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
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說見前章舉一隅以此方之彼也三隅反
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

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去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
為受教之地也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
憤悱誠意之見反於色辭者也顏色辭氣皆見於外
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開發三反乃復告爾不憤悱則不啓發不
子作兩節說程子只作一串說又曰不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語錄用舍由我
其憤悱而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
已略略通曉但心已喻而未
於此啓發之爾其三隅須是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思
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聖人
流聖過於此若以決之
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學

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此聖人施教之法

夫子臨喪
夫子臨喪一見食之不甘一
○此聖人情性之正

夫子臨喪一見哀之未忘一
○此學者受教之基

論語七卷八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已也馮氏曰檀弓記曾子曰古禮然也是書所記
故門人以為記尔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猶不能歌也語錄聖人不成
如二四時也須○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
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
之正與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發明曰謂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繼或歌則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去声
夫音扶

丑氏曰用舍無與預於己別人不由得我則安於行道舍我則安於藏無固以也命不足道也語錄用舍由在命只是尹氏添此意顏
子幾乎於聖人故亦能之要人玩味若使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行
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此章專在兩節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響斉則
行舍則止○問用行舍藏之則行舍之則藏模尽人藏之不止藏他一身然藏了事○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
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無可柰何底意思消說到得無可柰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知道之說得之不得已有命焉一等人知有命又一等人知到聖人便不
消言命矣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而命焉貴決也蓋文緯異而句同前章子謂顏淵曰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為一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曰是也。金履祥曰謀之而曰字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曰是也。○金履祥曰謀之有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之聖之事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但決其必藏耳未免於必藏爾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語錄與乃指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子路此問雖無忝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徒手而搏也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句上三而教之下二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益不知也語錄臨事而懼之意見於事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也將祭君子乃齊則皆反齊側皆反齊以致誠愛之至也誠愛之至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成懼非周悉乃全之計欲其事則有把握而恐灑也成其謀則不安動不極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與不至祀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程子曰敬只是一箇敬但有事無事之異耳有事不敬是事來方敬事了便不敬非也楊氏曰君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下同皆所謹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声

執鞭賤者之事太史公曰假令卜筮之人誠得龜策之情亦不能自賣為人所以君子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嘗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耳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非所好使見之句說從吾所好使見之句說從吾所好使見之句說從吾

金履祥曰三月自作一句然四字作一句讀之一字史記增此一字按張逢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不知肉味句文法一律可也程子有云聖人不疑滯於物安有三月字當作音字讀之至於斯之語恐辭也記者以其人善於韶樂而極贊之耳

錄按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字之說恐音字亦如字之二字皆當作一讀可也

是言其久而集註不取音字之說則聞韶三月四字當作一讀夫子在齊之後適魯而魯樂大備未幾李氏受齊女樂而魯之郊禮不修矣夫子深爲魯惜一旦在齊聞韶盛稱之不知肉味蓋心專一於樂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文者能述作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樂之情者能興

○謝氏曰文聲也音也情實也

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語錄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字之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成須是去孝孝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成須是去孝孝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不知肉味聖人聞韶須是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如真个是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如肉味此如見得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須是如是之誠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爲一○馮氏曰舜之後世有傳當時魯具四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亦來最深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始謂是敬季子之善夫子是以字之而忘味之觀韶極稱其美必如在齊之時作爲韶樂無非人欲之蔽當極治之時作爲韶樂胖聖之德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舜之爲人也○又按論語於韶舞謂盡美矣盡善也於武謂盡美矣未盡善也蓋以其事有文質之異也

夫子聞韶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上

猶悔也○子曰古是賢人曰何怨是不爲也○范氏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

史記文王嘗稱西伯脩行善道伯夷叔齊聞之而往歸焉及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昔大夫桀紂貪殘而王湯武仁義而王由此觀之王者曷貴乎勇哉子貢曰古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然而不仁其臣下畏其威而不敢諫其政日削其地以至滅亡今士民安其賢而樂爲之用是以湯武得王天下也由此觀之王者貴仁而已勇何爲哉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不知子之能說夫子也子貢曰譬汝之問夫子無所不知也子貢曰若特爲汝問之爾汝曷爲以勇問我哉子路曰今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貢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貢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夫名之不可不正也如此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倫重而父命輕父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盡自家不到便罷退一步便是父子主意○問衛君出亡父子爭國唯恐失之何故曰是天理自然如此○問衛君出亡父子爭國唯恐失之何故曰是天理自然如此○問衛君出亡父子爭國唯恐失之何故曰是天理自然如此

衛君輒拒父而自立父子爭國唯恐失之

兄弟遜國終無怨辭

不可同年語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食音嗣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他人視爲困極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語錄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有之無非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樂亦在其中程子曰孔顏樂處

孔顏樂處

疏食飲水　曲肱而枕　樂在其中

簞食瓢飲　在陋巷　不改其樂

非去土間

論語七卷十四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乎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通論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卒學易則彬彬矣○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而學不可以易去聲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去聲而學也語錄聖人一生事業自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矣然道理眞實無窮聖人猶以小過在難見謙辭然道理眞實無窮

盡明說者當看此等處不得無不得
當鬼不得當看此等處不得皆是過
乾卦說潛龍勿用好大過之中須別
如坤六二須有屬字之中須別
人恐懼以數爻者言深以見易道之
無往不利正則過矣又如地
雷復卦方堅冰之漸自謙之
無咎也○眞氏曰聖人作易不
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為一消
一長天之理也人而爻易則
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爻易則
中間吉不中間凶陰不中則凶善不
中則吉中間為存亡進退之極則
進而當退當存而亡如此則人豈得而吉
又按伊川高軒加與五十字皆從之又矣
五十爻易不相妨此說所謂大過也說人
變說所謂大過也說人
如何不然夫子言此以教人學易
夫子豈是少年不學易始能然耶
十翼也即是爻象可無翼易之意
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
深於吉咎則過不及皆過也
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皆從
夫子自謂之辭耳謂易無大過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
有孳孳音茲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聖人未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
實有未易名言者與音余○一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
之將至云爾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實有未易名言者與音余○一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
之將至云爾

學易

以聖賢言——吉凶消長——各有其理

以人事言——進退存亡——各有其道

○明此可無大過

所以能贊易也夫子尚多學易始可以無大過見人不可
以不學易夫子五十始學易見人不可以容易學易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自有此名之曉氏曰孔有所用常執守之孔不可闕
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
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
也識音式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實有未易名言者與音余○一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
之將至云爾

夫子好學之篤

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不知老至

○真非聖人不能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

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求惟恐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語錄聖人此等語皆是後向下以猶有未滿足處然必以其實也如此非全無事實但為設辭也敏求者事實也聖與事一以貫之可也○饒氏曰生知者義理也名物人亦是聖人看得此步闊自謂字當玩可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

夫子

- 氣質清明
  - 不待學而知
  - 相資相貫
- 義理昭著
- 禮樂名物
- 古今事變
  - 必待學而驗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微而顯誠而不可揜雖非不正然非彝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弒易姓之事固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二者又有說歟曰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言之也必曉當世之務神則論其理而及之亦鮮矣○語錄鬼神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事物之間莫非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流行而見於事者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不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張氏曰門人記夫子所罕言者與所不語者以互相發明之精矣○齊氏曰察夫子之所罕言與所不語怪力亂神無所取裁故遠之故不語力語神義敬而遠之故不語亂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怪力亂神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法言所以正天地民彝故所不語

聖人語

- 常
  - 德
  - 治人
- 不語
  - 怪
  - 力
  - 亂
  - 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之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語錄人非以其善惡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亦可以自省○饒氏曰此如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恐是省吾修省或有善有不善亦當師此則言例之意而卿曰一人之身有不善未必能改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善惡皆師

- 勿憚改
  - 不賢內省
  - 謹思之至
    - 進善無窮
- 勿憚遷
  - 擇善而從
  - 不善而改
    - 篤行之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氏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語錄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己還以理度其不可害己邪曰若以聖人自處則聖人其實能害己邪曰不能害者○或問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不去之弟子疑遭伐樹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過患未嘗不周故如此說○吳氏曰天子平曰未嘗以聖自名孔子亦不敢以聖自名而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蓋至是亦不能捨其聖矣一而已矣如何回聽人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命與道言之則天命在己而已聽人為一矣故其論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

聖賢臨難

- 以其非理可以自必
  - 桓魋其奈予何
  - 匡人其如予何
- 以其有命豈得自必
  - 公伯寮其如命何
  - 臧氏偏倚使不得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作止語默皆教所謂知也○語錄須子細體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若論聖人無不與二三子如在眼前說得自有○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後知其高且遠也使學者但欲企及而不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切幾於忘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其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遠者不致躐等而進也輔氏曰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其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遠者不致躐等而進也情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遠者不致躐等而進也輔氏曰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其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遠者不致躐等而進也

夫子之道

以四公論總言之疑其有隱然性與天道若可

以四公論總言之疑其有隱然性與天道若可

夫子之道一理一分殊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之實入於聖賢之域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信到得爲忠爲信時全任天理不雜人僞所以文行忠信皆實理也文行忠信皆實理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學者進脩之序

文行忠信一貫當俱實也

則以學文一句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謂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志於仁而無惡語錄善人是資質好底人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此恐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人聖人者爲君子次乎善人者爲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善人者爲有恒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或問爲云者爲如此之事者也爲而無必難有恒之謂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泰就用度上說窮約而不失其常○尹氏曰此便是無常○愚謂做得無時又做不得此便而言○范氏曰上二者人所不爲之事下二者人所不能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以下又引南人之言以明之○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言乎德之成者言善人則未至乎此者也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言善人之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造於極有至字而無入德之門字○此說恐未然造於極與自有門户之義自有恒之義不同有恒者順而數之門也善人有恒爲入門而能以有恒者順而數之門也善人有恒爲入門而能以有恒者順而數之門也善人有恒爲入門而能以

生質李問

汉魏諸儒

君子一聖人之次

有恒一善人之次

與張敬夫

○得見斯可　稍異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爲綱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熊氏曰多能鬬事此亦可見　○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爲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暗是也　然盡物取之而漁獵盡其類　見孟子　然不射宿　以是心至以進斯受之耳　与潛同　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　無意　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輔氏曰人前日爲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爲不善亦未可知若能其既往又能其方來則已其習浴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子不爲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憑氏曰參采詩言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語錄知以心言得於聞見皆欲求知之次者　擇馬而不已看○張氏曰知之至者未見於行事故言

巫馬然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也
若宋女子姓者然語錄當時門人是錄其中因舊文不改耳
子亦自知其非矣○馬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與其族也女子
稱姓所以別也故制字從女從生而婚姻之姻亦通用焉
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呉氏曰姜楚女曰孟子辛
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
臣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諱國惡而稱之以吳繼之而
猶不可掩者也○通曰孔子妻不娶同姓以別也故買
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
因其失人之姓曰子孟氏若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
為過而不辭以吳氏同姓為知禮故受以
也司敗又
為陳國而失其官而謂
也又同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和恐非孤陋之人與人歌是善之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
首尾節奏之備先儒盡此一節之意始見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
善是與人為善○補氏曰集注以為人歌詩且歌他日帥
日子與人歌是善之而後和之○通曰集注以為人為
此見聖人氣象從容溫恭之同歌也○呉氏曰歌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善文知之真有不可勝言者焉
不可也補氏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可與改通
不正言其所以過而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
定哀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
定哀以為過當大子之盛德無所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和恐非孤陋之人與人歌是善之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
首尾節奏之備先儒盡此一節之意始見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
善是與人為善○補氏曰集注以為人為此見聖人氣象從容溫恭之同歌也○呉氏曰歌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此見聖人氣象從容溫恭之同歌也○呉氏曰歌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善文知之真有不可勝言者焉
考宜詳味之或問聖人大段多能其
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也
若宋女子姓者然
和恐非孤陋之人與人歌是善之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
首尾節奏之備先儒盡此一節之意始見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
善是與人為善○補氏曰集注以為人為此見聖人氣象從容溫恭之同歌也○呉氏曰歌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此見聖人氣象從容溫恭之同歌也○呉氏曰歌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善文知之真有不可勝言者焉
考宜詳味之或問聖人大段多能其
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也
若宋女子姓者然
和恐非孤陋之人與人歌是善之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
首尾節奏之備先儒盡此一節之意始見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
善是與人為善○補氏曰集注以為人為此見聖人氣象從容溫恭之同歌也○呉氏曰歌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此見聖人氣象從容溫恭之同歌也○呉氏曰歌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善文知之真有不可勝言者焉

聖人中和之妙。

以德性言之全躰渾然

以見於容貌言之威而不猛

溫而厲

威而不猛

恭而安

陰陽合德

以見於威儀言之陰陽合德

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聖人中和之妙也程子曰聖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嚴毅剛陰也安恭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其不偏而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語録厉字是主厉不猛安字是主威恭三字是主温威恭而安意思不猛厉自有温底意思温威恭而安意思不厉自有威底意思是帶説如伯夷柳下惠則未免偏不惠則温厉威恭者也當如此孝哉嗚呼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聖人之德容如此然李者也當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初李氏曰此章記孔子之言自始至終一辭為一章今分為二節恐非是愚謂此章記孔子稱堯之德容如此而門人能記之以為法也

論語卷之八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泰伯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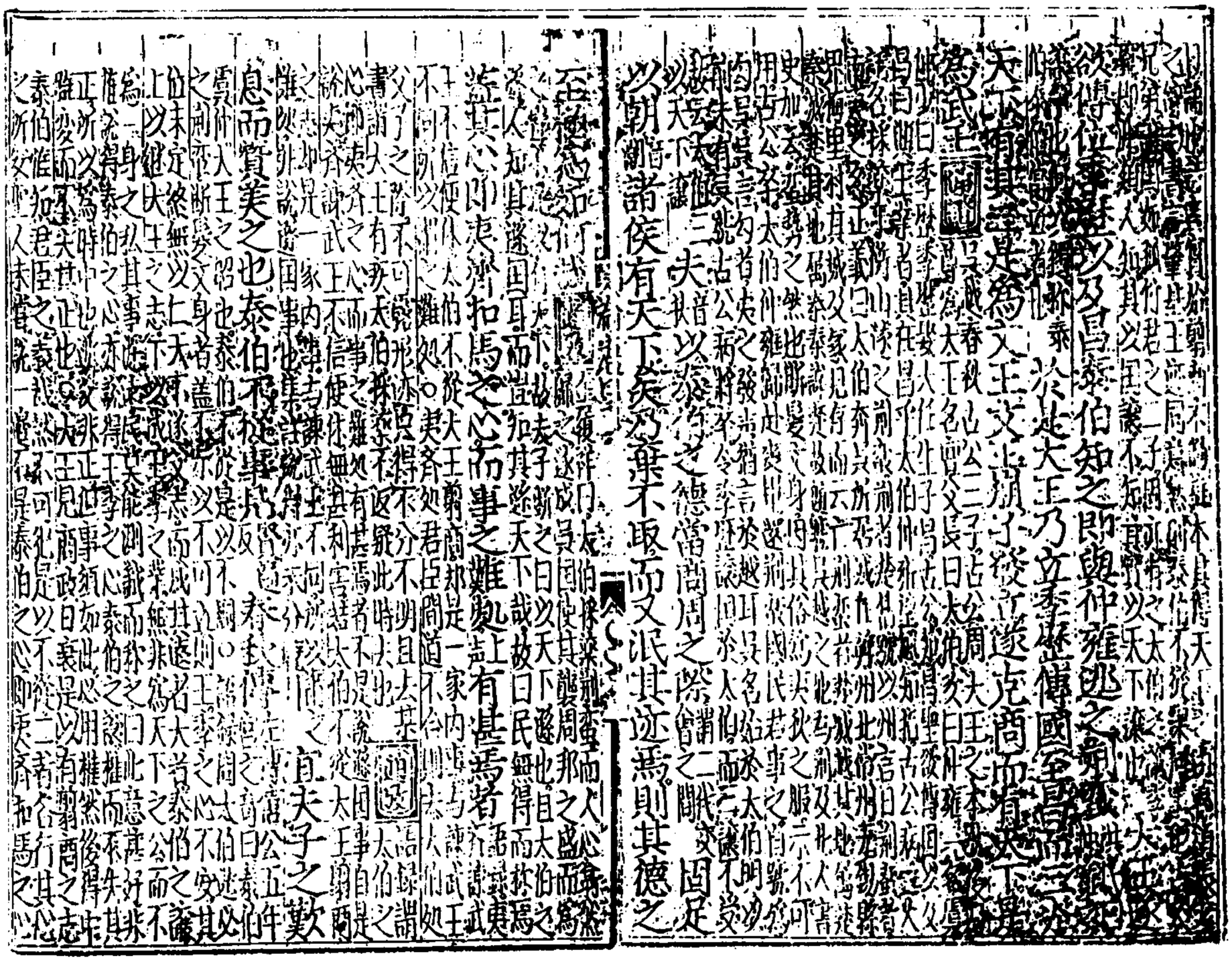
凡二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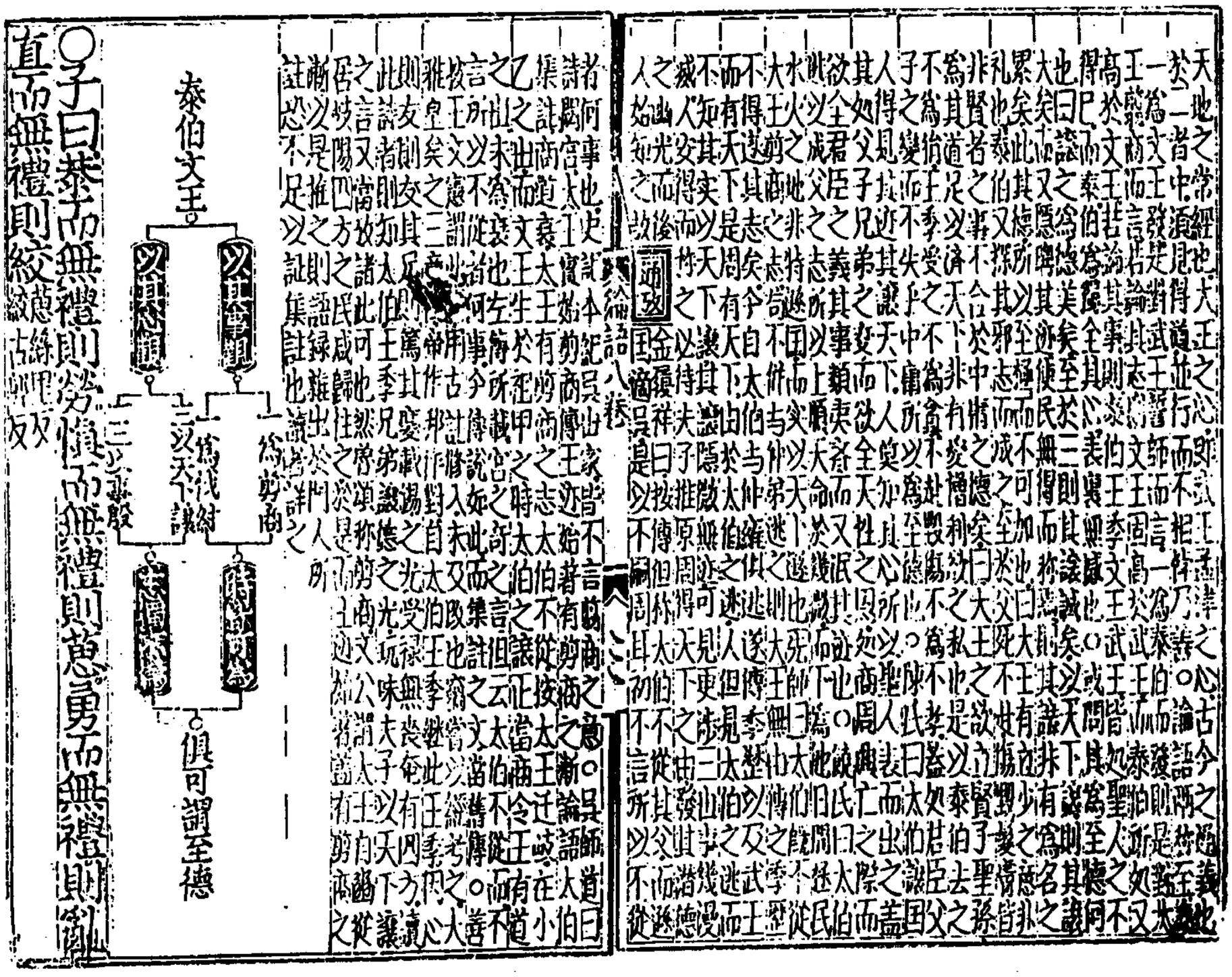
此篇記孔子稱至德之人及曾子之言大抵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王季之長兄大王將傳位於季歷以及昌而泰伯知之乃與其弟仲雍逃之荆蛮斷髮文身以從其俗以此二字見泰伯之讓蓋荆蛮之俗斷髮文身以為飾也大王薨泰伯還奔喪既葬復逃而歸之季歷季歷固辭而泰伯不從遂即其地而墾荒辟土以居之故其後自稱曰句吳蛮夷之語發語辭也句吳即今蘇州是也泰伯初奔荆蛮自稱曰勾吳荆蛮從之者千餘家立以為君是為吳太伯後十九世至壽夢始大通於中國自壽夢六十年至闔閭與楚昭王同時而孔子生焉又十八年而吳入郢昭王出奔隨而隨人竟不敢以昭王與吳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越王勾踐乘虛入吳殺夫差而盡取吳地北並於齊西伯於楚遂霸諸侯後為楚威王所滅而越亦為楚所滅其子孫分散或為烏程於越或為閩中或為東海或為甌駱或為朝鮮或為日本皆斷髮文身之俗猶有太伯之遺風焉

三以天下讓者一謂讓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或問古人論事多以意逆志如孟子謂太伯王季文王同有天下之心而太伯之讓為至德然太伯之讓王季文王初未有迹可見而孔子獨以為至德何也曰觀太伯初奔荆蛮自稱曰句吳荆蛮從之者千餘家及其後來歸也又能建國以從其俗則其初之不從可知矣蓋其心以為王季賢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容而文王又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欲傳以及之太伯知之而不從故逃去以成大王之志而文王遂有天下太伯之心蓋以為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我不可以一己之故而壞祖宗之大業也使太伯王季文王皆不知此意則是太伯自為一節事王季文王自為一節事而天下終不知有讓德矣惟其三讓而天下無得而稱焉是以見其讓之至極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





葸畏懼敬意急切也語録葸與絲同絲絲然不寧貌○輔氏曰恭敬禮之體也四者皆美德然但曰恭而過則勞于恭敬而爲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四者之弊皆美德也但有之是謂恭慎而過則設有是謂勇直而過則絞上作亂者有之是謂剛直而過則蕩有之是謂絞急切也貴禮以文據羊者有之是謂葸貴禮則無葸字爲轉語上四則字其數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却效也是正說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親三仁也上仁則下興仁故舊不遺故謂厚也○通曰結上文言興此同一此學之在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近德學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語録備載衆說未詳不若吳氏分作兩章之爲愈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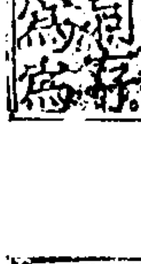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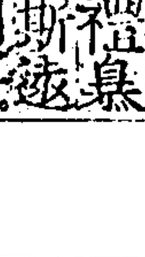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輔氏曰人性本善其發若惡者汨於氣稟之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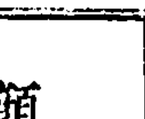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此乃脩身之要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語録暴慢剛慢如人狠突固者之過慢則慢亦是暴剛是暴慢總是不和平不暴則慢不温恭亦是暴倨傲剛是慢猶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總是暴亦是慢倨傲剛是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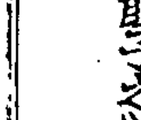
國而行達道於天下以仁存心而已是上與信德之
辭言動聲氣化
分人議論有難與
高而實背於理者
便淺露顏色消近信○動字容字只是淺
方整頭容端莊之貌動容之動容不得輕
容貌之鄙不在
言道雖無所不在
而已是皆脩身之
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
次節沛之遠者也其次分狀問則有司之守而非君
子之所重矣
○貴乎道之
固無不該然其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計校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
非顏子不能以德化然顏子亦何嘗校乎曰同師門則皆校也
心性知義理之無窮至若虛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君子正身而不外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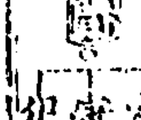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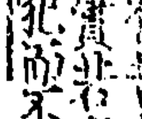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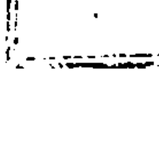


操存　省察
「動容貌斯遠暴慢」。皆脩身之要
「正顏色斯近信」。
「出辭氣斯遠鄙倍」。乃氣數之末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

謂君子矣與疑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語

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

胡氏曰周禮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

方百里攝政也才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

無敗人之心而未足以託忍不免為他人所敗也有其才

德無節操鶩於外人所敗也雖無窮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窮人所

窮也節則大者不足觀矣奪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奪非強取之謂

蓋非二者則不弘然弘則不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不

以仁為先而仁之為道又非弘不能勝其任故曰士不

可不弘毅其不弘毅則無以全其仁之體而仁之為道

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弘毅仁之

任重而道遠如此豈可以日月計之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終矣而

已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蓋此之謂歟

士

弘毅

仁以為己任

死而後已

任重故欲弘

道遠故欲毅

不可不弘毅

所以欲弘毅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寬則能容眾毅則有執守之

謂蓋仁者心之德寬而不弘則狹隘而私己不足以

體仁之全毅而不強則懦弱而不振亦不足以勝仁之任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偏可謂易失之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學者歌詠之間抑揚反覆

既易入而感人之深又能使人興起其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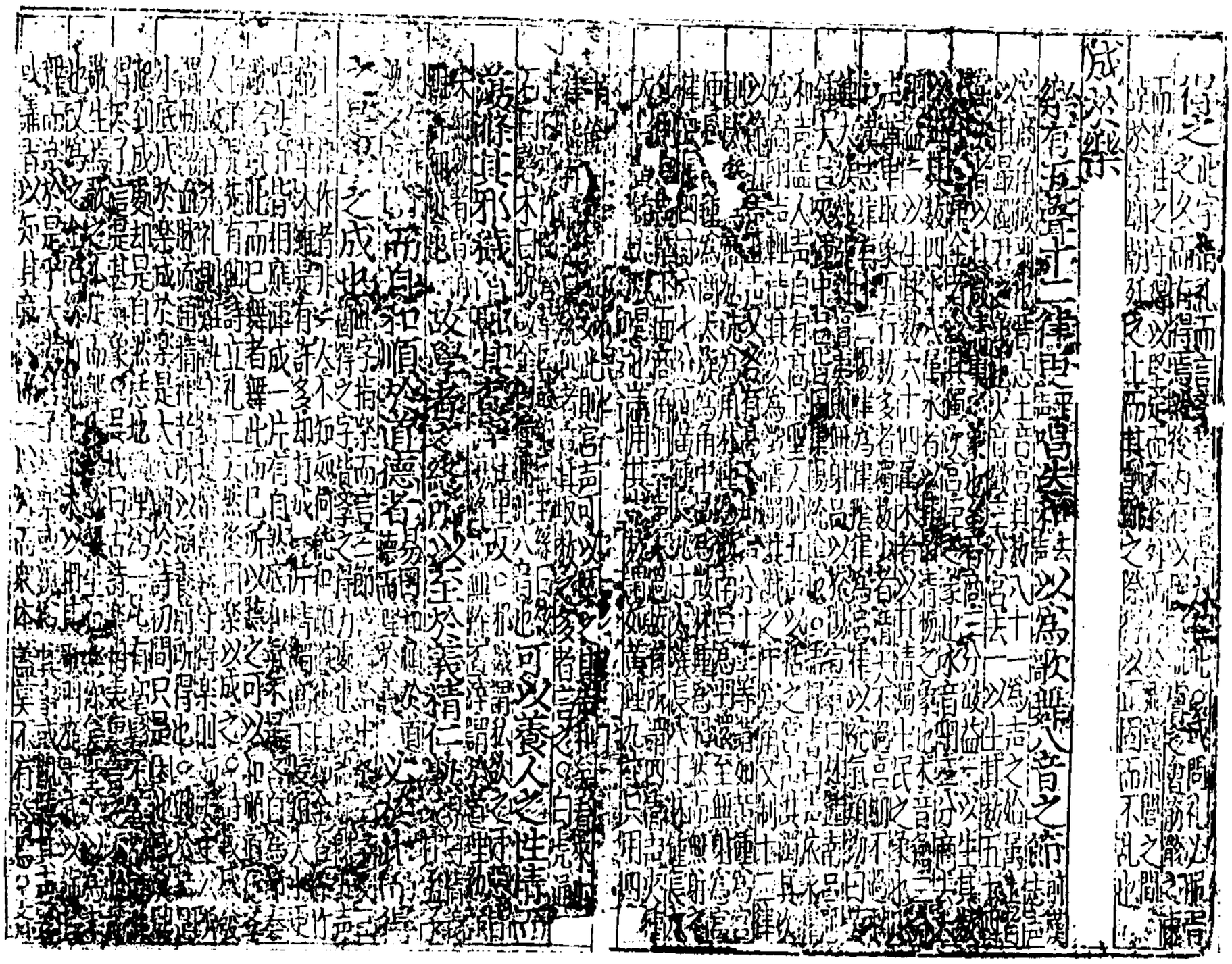
之非弘不能勝任重而道遠故欲弘毅毅則能執守之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寬則能容眾執守則不放逸之謂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學者歌詠之間抑揚反覆既易入而感人之深又能使人興起其為言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恭敬辭遜之本



之本也此言子自述以治其心則於礼樂之本得之矣所見卓矣○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謹嚴然可知○知能反復沉泳其義之詩亦未嘗不為治心之助○胡氏曰脩子因世變而欲傷孝者當因其治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盡心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怪矣○程子之說後世無以成材為難矣○呂氏曰非吾心之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礼樂異物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礼樂異物也

為學終始。

- 以德言
  - 以德言
    - 養性情蕩邪穢消查滓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易知其感人易入

- 以德言
  - 以德言
    - 岡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當然而不能使知之○一曰脫然自有知愛乃可使不可使之由此聖人不可使知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 以德言
  - 以德言
    - 語錄謝人所無是驕拔已所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 以德言
  - 以德言
    - 好勇」。其心不善
    - 疾貧」。其心本善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去聲下同○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其生亂一也語錄疾不仁而致亂

- 以德言
  - 以德言
    - 生亂則一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下同○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其生亂一也語錄疾不仁而致亂○程子曰好勇而無義則為亂人而不仁則疾之已甚則為亂矣○胡氏曰好勇而不安分固足以為亂然不仁之人本非良善之心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身則必致亂矣○呂氏曰好勇疾貧固能為亂然不仁之人既在我亦在人而致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能詐則詐不能詐則亂○謝氏曰好勇而疾貧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能詐無義以濟之則亂在我惡不仁而使之無所容則勢迫彼將以不仁之毒以求濟而生亂者此其不仁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濟而生亂者此其不仁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濟而生亂者此其不仁之心應之肆其

論才德不同。

有才有德—自無驕吝—所可以觀

有才無德—既驕且吝—故不足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語錄此處併不行作志猶通耳。輔氏曰後世爲學之士未祿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胡氏三省曰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之學而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語錄篤信是信得深學牢固守死只是必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爲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語錄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乃能好之亦有徒篤信而不好學者不好學必明理愈篤而愈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荊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君不善道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惟曰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則非不好學更指爲用而不可有一關要也召忽荀息亦不守死曰善道則非篤信曰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之所以義崎嶇而不可廢也。鄭氏曰善道猶正道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亂則危邦矣故察其身而去之語錄未仕在外則不入既仕在內則不可去○文不過思不出其位而謀其政○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爲也○說氏曰大夫之位則不謀其政不在其位亦然范氏又曰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事乃是誰說蓋經營告語之意也○輔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不可上不仕不義而不可爲也說不可爲也

師摯爲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而錄之耳關雎樂之卒章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也樂記曰樂之初奏以文武之烈發揚蹈厲之已以金鼓之音動之以干戚之舞飭之以羽旄之飾合以管磬之聲領之以鞉鼓之節是樂之初奏即所謂亂也此章只無此辭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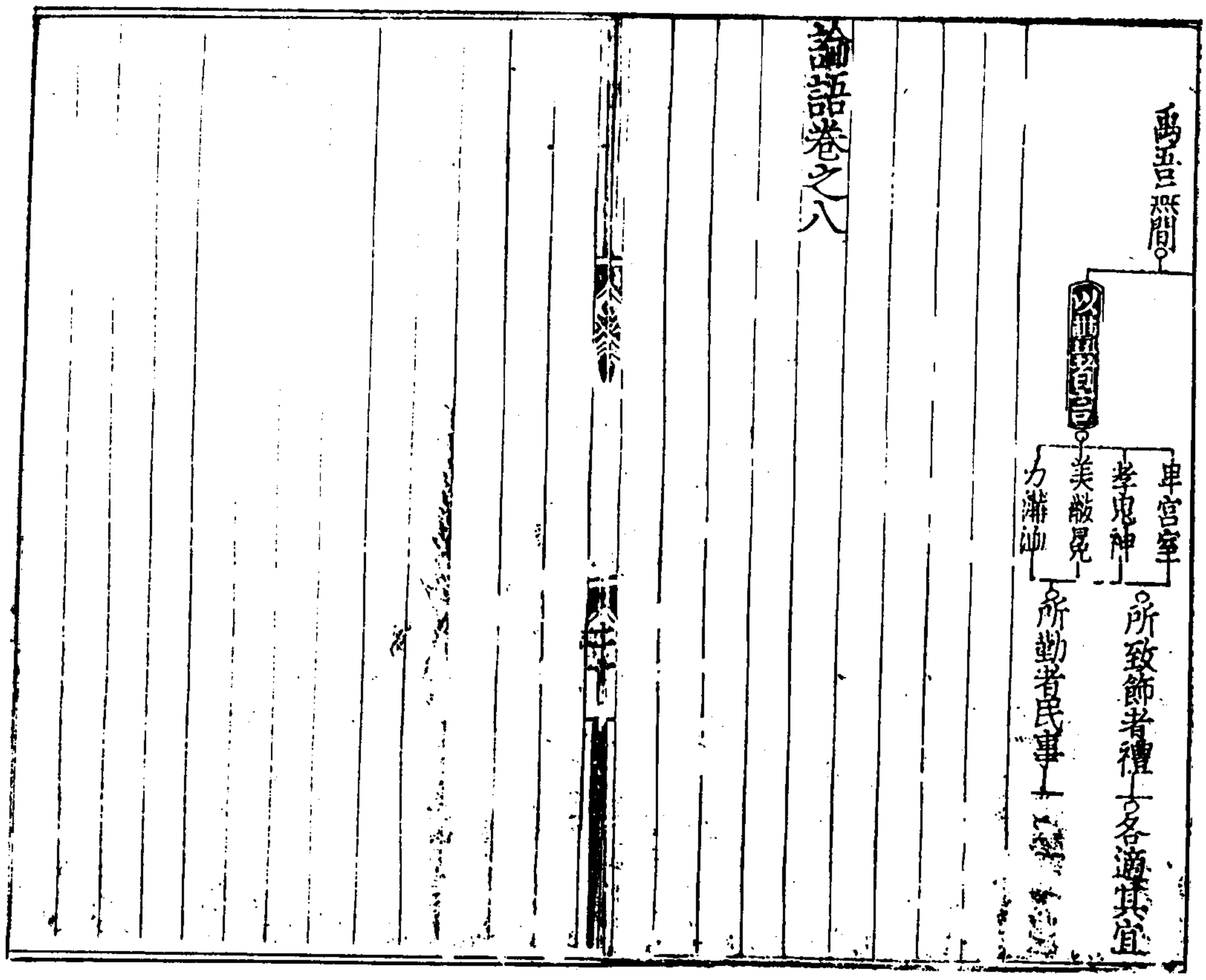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樂官之名國語云以那爲首關雎爲亂蓋樂記所謂始奏以文武之烈發揚蹈厲之已以金鼓之音動之以干戚之舞飭之以羽旄之飾合以管磬之聲領之以鞉鼓之節是也洋洋盛大之貌盈滿也耳者語辭言師摯之

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
閎夭於沿散上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此馬融說文德
按此雖詩曰劉得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豈邑姜也太公友
亦右文母武王后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張氏曰邑姜并歸
宇也通攻註合治字從瓜從糸從乚取以手理糸而有條理
閎訓治其加乚者爲煩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爲治而通爲
亂乃通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通攻吳程曰上係武王句謂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通攻吳程曰上係
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武王君也才難
孔子曰此記者謹之之稱所以尊君也此對君問皆然才難
盖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有德合言者有才而未聞大道是
難是也有興德公言聖廣
也才子以名聖廣治注八卷
間忠肅恭懿之德言才子才難即德也然
不曰德而曰才德者才之體才者德之用非全才不能全德
才之難又以才本於德雖甘棠之詩但美召公之才而才本於德雖
才不備不害爲君子才不本於德雖甘棠之詩但美召公之才而才本於德雖
之號馬氏曰堯以唐侯升帝位遂以爲號
之號馬氏曰堯以唐侯升帝位遂以爲號
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爲盛有此九人
多竟舊舊臣可見虞交命間人才之盛一語錄問集注此句
句閒了曰寧可將上一句有在這裏君
人一句閒了曰寧可將上一句有在這裏君
從元註說增是臣五人一
爲盛却是舜臣五人
集註補此八字
又看二分有二一節
人爾是才之難得也雖作內以聖賢之才出焉此天也聞
武亦以聖賢之才出焉此天也聞
古而備歟則未盡之意況唐虞人
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之意況唐虞人
才之尤者五人豈不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殷盖天下歸文王者

六州并梁雍古豫徐揚七州青兗其尚儀注引豫徐揚七州青兗其
說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王都酆武王遷鎬豐武王都鎬周公營洛邑成王遷洛
有江沱漢濟則開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周在雍州境詩
青在冀之東爲紂可知
若徐揚則未有所考范氏曰文王
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
而及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
而致美乎敝冕卑宮菲食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間去聲音閒然音燃
間錢反虛許謹反
隙也謂指其錢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

謂享祀豐潔書曰奉先思孝此云致孝乎鬼神衣服當服祭服也
以章爲之一語錄章甫也祭服謂之黻冕也
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
卑宮室大抵前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
道以正疆界徐曰深深音探老者也
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老人
慮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
胡氏曰匠人九夫爲井井間
洫深畎皆八尺倩半之夏制當不
用以灌然文早則潴水深則洩
宜所以無鍛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
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
天下而不與焉也夫何間然之有
行之謂曰舜稱禹克俊於此見之
而不能豐則畢
氏之儉非中矣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蒲江王元善通攷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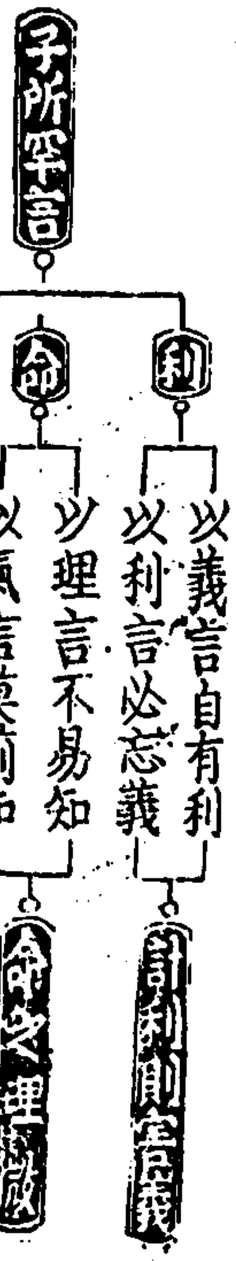
[圖]

（攷證）熊氏曰此与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之餘与其言行交際与夫山藪之人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集義程子曰利不獨public利凡有利心便不可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則未嘗言也○語録罕言者不是不言罕言之耳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所以賦于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氣也聖精微而難言之而至於賤人事故聖人罕言之）

使人踴躍奮前使人有所興起之心（論語或問仁之為道不容易說与人只說与我个向上底○統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有不言者啓力行之端而已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誌記之○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命仁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与門人常言之也蓋言利者防其流之弊言命者極其源之深言仁者示其全體之大學者躋等於命与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廣

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謝氏曰孟東野陳氏曰孟東野詩傳薛巷黨人乃項橐）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評已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衆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自欲使我何執而得為名乎

然則吾將執御矣（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為大夫子只說射御藝之甲者）

大哉孔子（全德備耳○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藝之甲者）

博學無所成名（慕之而不知）

御又最卑○馮氏曰拔射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攻也。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猥之雞。屠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孝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敬先師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故）

執御執射（承之而不辭）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麻冕緇布冠者。緇布冠冕禮之別號。禮服十五升冠位高。升數多。升數多則布細。細則功多。故以為貴。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八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卻用二百縷為經。是一寸用二百縷也。其細密難成可知。）也緇布冠（緇布冠者。緇黑色也。緇之為言玄也。玄倍之為纁。纁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升。升當音登。登成也。○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八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卻用二百縷為經。是一寸用二百縷也。其細密難成可知。）古（天子冕立身之法○金履祥曰古人以二尺二寸為幅而古尺實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通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為升當音登今為升誤）

為之升八十縷（麻布縷主用經二千四百縷今減為升古尺一幅尺闊二尺二寸今減為升古尺已減如今尺一尺二寸方得○胡氏曰緝績麻為布最難上版也織布亦然自始至終一手為之）

用絲之省約（語錄深衣用十五升布已減如今尺一尺二寸為幅而古尺實當今尺五寸弱其二千四百縷通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為升當音登今為升誤）

深衣用十五升布已減如今尺一尺二寸為幅而古尺實當今尺五寸弱其二千四百縷通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為升當音登今為升誤）

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程曰此一章見天子冕立身之法難成可知）

吾從衆（衆人之事前事後又有此三節意皆說常人之事聖人之常也）

麻冕緇布冠（麻冕緇布冠者。緇布冠冕禮之別號。禮服十五升冠位高。升數多。升數多則布細。細則功多。故以為貴。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八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卻用二百縷為經。是一寸用二百縷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純儉吾從衆（純儉謂將成而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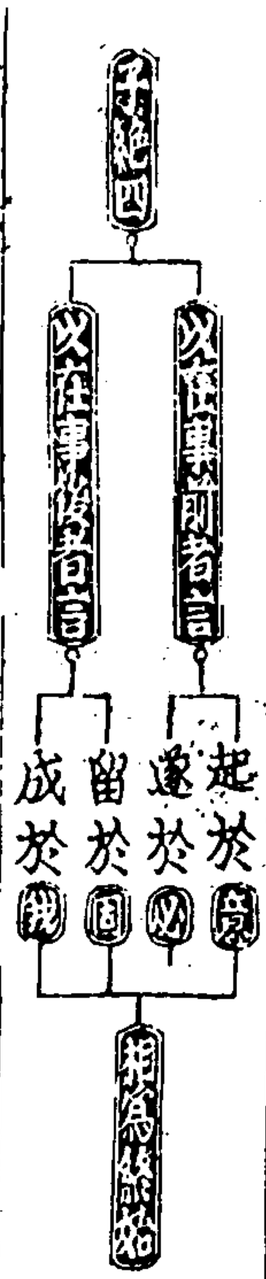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滯（論語九）

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意之萌動）

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饒氏曰有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因循做去便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必是中間一節連次不已。但元亨利貞循環不已。成就一件事。不是為惡。非終始之意是為惡。非終始之意底成就我是終始。我是終始之意。後意又生。前意又利貞。循環不已。如此。）

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語錄意是先事而起。必是先事期必。初萌起此意。是我做。後意又生。事後意又生。必是事後期必。要行固執是我做。後意又生。事後意又生。必是事後期必。要行固執是我做。後意又生。事後意又生。必是事後期必。要行固執



四以字貫之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意已有已私意已是私意之類○張子曰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天地之心公而已矣聖人以天地之公爲公則何思何慮何必何固何我何意之有○愚謂私意一萌則昏蔽隨之聖人渾化更無查滓纔有查滓便是私意聖人絶此四者又各是一病此心渾然天理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應物而無情情之所在理亦在焉聖人何思何慮何必何固何我何意之有○楊氏曰非知天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才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語意○愚謂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語意○愚謂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語意○愚謂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意已有已私意已是私意之類○張子曰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天地之心公而已矣聖人以天地之公爲公則何思何慮何必何固何我何意之有○愚謂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語意○愚謂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

與天地不相似○天地之心公而已矣聖人以天地之公爲公則何思何慮何必何固何我何意之有○愚謂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語意○愚謂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愚謂○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有嚭吳夫差時用事○胡氏曰宋與魯耳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事魯有大宰公孫敖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爲大宰平公即位之歲也未可知然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豹如晉歸而告人曰孔子過宋壁二公入十餘年卽位之歲或否雖未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惡此大宰即吳嚭也吳嚭當是吳太宰嚭殺柜以求太宰嚭欲殺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惡此大宰即吳嚭也吳嚭當是吳太宰嚭殺柜以求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去聲也將殆也謙詞也○愚謂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是天限量地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不消是天限之乎不消要增進一分不得拘定作這裏始得此所以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謙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備非以聖而然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抑之話録如此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愚謂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程曰牢不試爲句子牢名作子開子張吳氏誤

古記之說○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貢固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語錄想見聖人事不會伯夷用所以人皆見他小技藝耳）

論聖人多能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子貢謂聖而又多能）

子貢曰夫子聖者與（子貢謂聖不可見矣）

子貢曰多能（子貢謂多能）

子之不可見矣夫子聖者與（子貢謂聖不可見矣）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子貢謂聖而又多能）

子聞之曰（子聞子貢之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人稱聖人）

子聞之曰（子聞達巷黨人之言）

子貢曰夫子聖者與（子貢謂聖不可見矣）

子貢曰多能（子貢謂多能）

子聞之曰（子聞子貢之言）

子貢曰夫子聖者與（子貢謂聖不可見矣）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子貢謂聖而又多能）

子聞之曰（子聞子貢

聖人作邇之宜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喟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知夫子之道無窮盡而有定則如此顏子之學亦無窮盡而有定則如此然未有入門用力之方則雖欲學之而不得其要領故夫子循循然善誘之使之博文以開廣其知識約禮以檢束其身心使之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聖門切要

以德文無德言
仰彌高鑽彌堅
以義之經常言
瞻在前忽在後
以德文無德言
博以文約以禮
以德文無德言
竭吾才立卓爾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子時已去位使門人爲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實事

仰立卓爾又見一個
顏淵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
處又了又約禮又了如有所立卓爾
有所立卓爾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未由也已一節却是
着力不得如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效驗也○程氏曰不
總所從是約我以禮博我以文欲罷不能至於
已言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三月不違
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
卓爾時便欲
道体便欲
一級又有一級益見其堅見前後
上則又在後而我又過之終是
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
一節閑節次大段用功節
又用功第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而居之不
又進一間也以
化可以讀書而至不可以
子縱不得大意子死於道路
無疑哉其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病間曰甚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病間少差楚簡反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實故言我之不
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
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語
子路平日強於行詐一時不知以爲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無寧寧也可訓无寧字字義大意謂君臣禮節死於道路謂
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
易簀責曰吾得正而斃前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
無臣之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
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
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故引之曾子易簀而死爲得其正夫子尚死於家臣之手不
正且不安也生死一天心安於正生死
而已矣先師曰有家臣所用之非理也天
者理而已非孔氏所能知用之於非理則
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故
足以累夫子者反所以
大夫之簀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
曰華而脘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
吾愆之能易之未之能易也
我未之急也不可以變變幸而全之曰請敬易之
我也不如我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夫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使門人爲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實事

無臣爲有臣。

以何謂歟問孔子說通解附錄纂疏或問
以事理言之昭然
子以不當然
以孔子說通解纂疏或問
示以不必然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音櫃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櫃也賈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張氏曰聖人之心不以己之窮通而變其操不以人之知不知而改其度此之謂也○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夫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衛音王而求售豈聖人之意哉

出處行藏之譬

以出言

待禮　不枉道以從人

以出言

待賈　不衒玉而求售

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通鑑曰子貢嘗告子貢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貢之問病在一求字而答子貢者在先而不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貢者在後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見書漢奏

白夷赤夷黑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用夏變夷陋不行焉發此問九夷之意

曰陋在我君子所居有教化何陋之有

然貢可指而易去見者吳頭楚尾非久住之地

問近則往集註謂往過來續無久留之意

無必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

二者皆注此先師曰必有來者續之見道体之無窮使汪過而來不續則其機自絕而非生道矣

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終而無斷之間焉

斷徒玩反

故於此發之也又此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此道体之自然不息而法之欲學者於水流上察此道体之自然不已無間斷晝夜之常而法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而人情之易動者有臨川而嘆逝水以興懷之意焉

然貢可指而易去見者吳頭楚尾非久住之地

問近則往集註謂往過來續無久留之意

無必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

二者皆注此先師曰必有來者續之見道体之無窮使汪過而來不續則其機自絕而非生道矣

故於此發之也又此

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此道体之自然不息而法之欲學者於水流上察此道体之自然不已無間斷晝夜之常而法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張氏曰獨舉樂以言之不及禮者舉小以該大也雅頌言其大者耳○陳氏曰樂必有聲故可以言雅頌○胡氏曰正樂只是正雅頌之聲使不入於鄭衛而已非是別有增損之意然後信乎齊聞韶之歎而樂之所以為樂得其正而後樂之德全聖人之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遺後世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下

第七篇

默而識之章亦言何有於我

然此則其自處卑而遜愈切矣○語錄此說本畢非有德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微道理却愈无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足之意嗟人雖見他仁之至動義之至猶信他只信自見得有欠缺處○張氏曰此章視前三者事愈細非聖人之極至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語錄此則其自處卑而遜愈切矣○語

體○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已往者過而已者續而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天之運旣往者過而已者續而不已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行物之生息皆自然不息形體之變化皆自然不已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乾象也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往也斯此也夫語辭此指川流而言不舍晝夜猶言不已也○語錄曰往者過來者續無間斷晝夜有晝夜之象○又曰天運不已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只於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窮者自有四者方見得那無窮者出來○又曰道無形體在這事物上只是水流物事上見得道體一○之體彼在這裏多物事上見得道體一○之體也因此可見道之體無窮是道之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此其止其行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文義見於此言水者然為李仲宜言為李松菊醮力而作章是此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去好色惡去惡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上能之鮮字之義與夫

道體

- 以天運而不已言之——川流不息——與道同體
- 以理與氣言之——純亦不已——與天同體
- 以主宰而言之——要在謹獨——所當深體

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去聲乘並去聲○第二節指前過之孔子蹴之故有是言語錄記揚如與閔冉同車則揚如與閔冉孰先孰後不可知公切已反蹴七玉反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成謂畚土至於山之高覆謂平土至於地之平皆以喻學之進退言為山而至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自進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乃自己之故有是言語錄記揚如與閔冉同車則揚如與閔冉孰先孰後不可知公切已反蹴七玉反

- 未成一簣止吾止也——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 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

論語九卷十五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平聲

情解怠也惓惓不倦之意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喜怒哀樂之發於情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 天理流行——川流不息——與道同體
- 以理與氣言之——純亦不已——與天同體
- 以主宰而言之——要在謹獨——所當深體

顏子爲學

- 「語之不惰」心解力行
- 「見其進」
- 未見其止
- 「自強不息」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反而未已也語録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
賢不肖之分間毫釐而千里之遠者如斯之速則誠不容於止且之間耳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中統字作華成穀曰實益學
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張氏曰有其質
孔子借顏子非此以比學者不可以不勉而不實者也先師曰此章或說
此以比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多曰年富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
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
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
而不以善聞矣蓋述此意胡氏曰舊說以聞爲聞道此以爲名聞故引曾子之
言以勉之大戴禮曾子曰年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
聞道亦可以免矣尹氏曰少而進者又日進也十張子曰有至于四
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其間四十五十固有能改過而不改者若後生雖有
少而進者又不至於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已矣自
暴自棄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
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人以明下句之意○胡氏曰志氣之帥此故以爲說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辭出而逸其半弟子各記所聞而互有詳略

爲學成名
聖人教言勉後學
法語巽與之言
能從能說
能改能繹
賢賢易色
雖學而不能成
貴於自勉
不能自勉老而無聞亦不足畏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
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
法語陸氏曰同者正言之也巽言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
也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
而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
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記録如此故曰末如之何也已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下同色之類
是也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若其論好色之類
或諭焉則尚庶幾改過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
是終末改繹也已矣而止於此此等深可畏雖聖人其如之
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辭出而逸其半弟子各記所聞互有詳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
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人以明下句之意○胡氏曰志氣之帥此故以爲說

夫只是一心甚至三軍雖心而已故不可奪此是志公而意私故不可奪此是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於仁而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明主奪仍志如其意只可奪乎

論志帥之異

必三軍可奪也——勇在人——其帥可奪——不過三軍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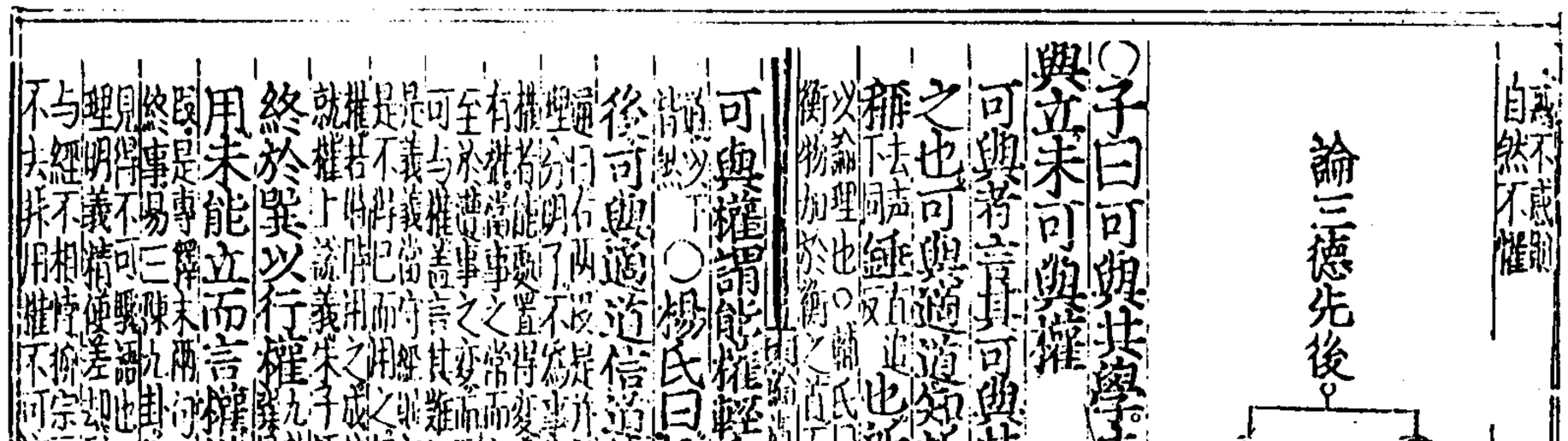
匹夫不可奪志也——志在己——其志不可奪——此乃一身之主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夫表也縕紵袍反貉胡各反與平去

敝壞也縕紵袍反著直略反

禮記玉藻云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此記玉藻之文緇又作淄麑又作麛狐貉者通作貊孔曰縕枲著之袍與狐貉共衣有著之物縕今之新綿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声下同經也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權源器物義論理也○謝氏曰權與物衡物加於衡之上而低昂以稱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

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語録可与共学底未必便可与適道然其学須教可与適道然後可與立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

通曰右四段是并釋此章六句○語録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迁或可与立者能頭置得常事之方有經有權者能處事之常而不失其經權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変而変以權可与權蓋言其難如此○楊氏曰知為去声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

是義也語録可与共学底未必便可与適道然其学須教可与立可与適道然後

論進學始終

其說不得不詳所未盡祖其說未盡處此亦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郁李也詩錄此唐棣白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常字亦無唐音尔雅作棠棣詩與論語小雅又云唐棣棠棣之常棣矣偏晉書作翩同反翩或問偏之為翩曰非獨晉史為然尔雅小雅皆南休唐棣尔雅作棠棣无作棠者而小雅棠棣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偏晉書作翩同反

大子已之言如此

孔子言貌不同

父兄宗族之所在。恂恂似不能言　此第一節

禮法之所在

政事之所出。便便言唯謹　第一節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侃侃剛直貌闇闇和悅貌

君在視朝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踖恭敬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足盤辟之貌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足盤辟之貌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出門使賓入門使擯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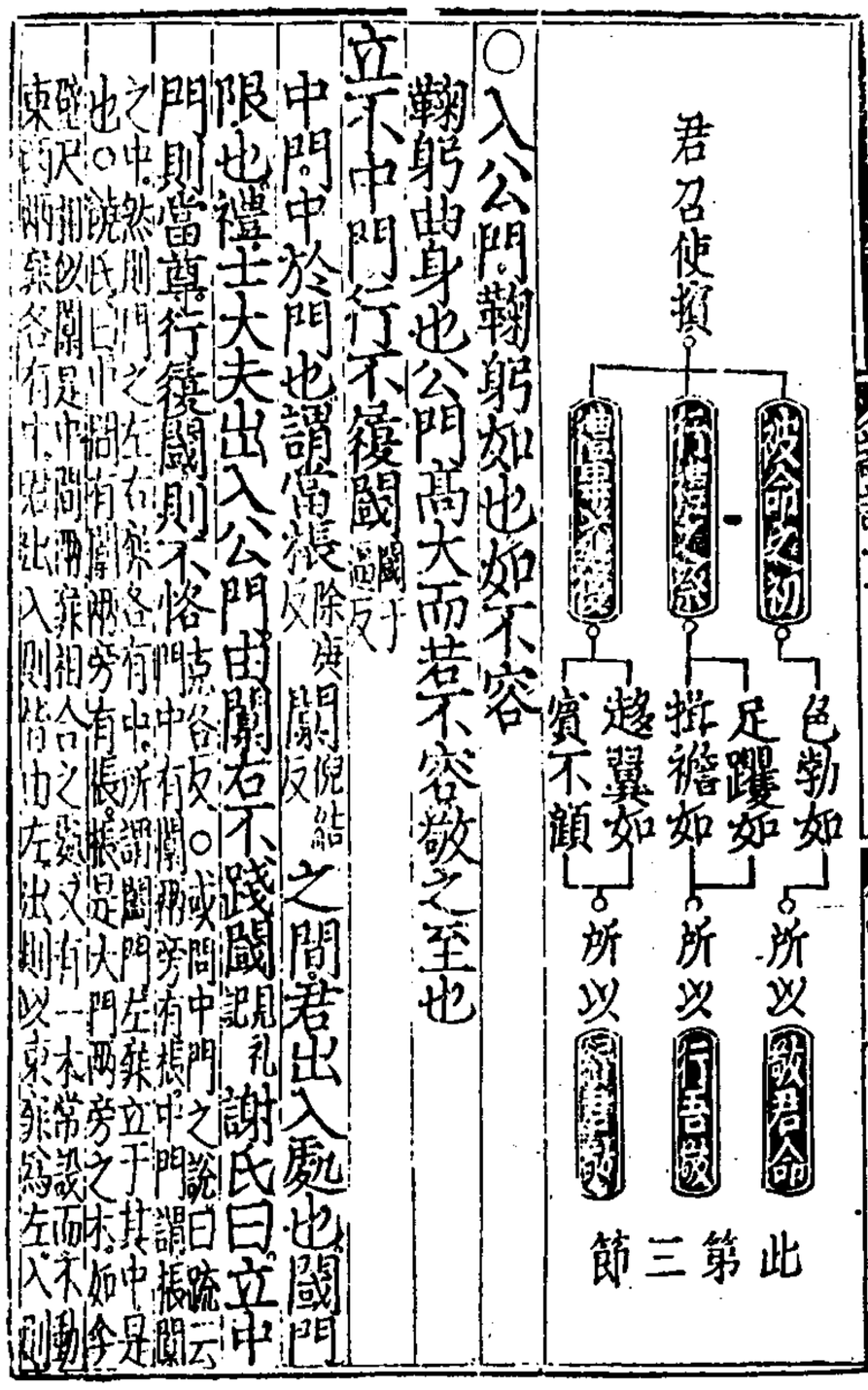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出門使賓入門使擯者也

右其手襜整貌語錄揖左人傳命入門右人傳命出門

右其手襜整貌語錄揖左人傳命入門右人傳命出門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爲二伯得征王命者侯爲方伯○訣官司寇大行人少儀諸侯之喪諸侯之命等諸侯伯子男之臣爲其君之喪來赴告者皆稱名○賓客九儀謂命者王公侯伯子男也相主九寸見服九章介九人孤五章介五人卿三章介三人皆如諸侯之禮○孔氏曰執信圭七寸信者以圭爲瑞信於人也諸侯執桓圭公侯伯子男各執其命圭以爲瑞信○孔氏曰

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跬踏蘇復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有心也可見矣○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黃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門而如不容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終一於敬也○通旨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洗踧踖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踧踖以爲敬之至

在朝之容
- 入朝言
- 出朝言
- 如不容不中門不履閾
- 色勃如足躩如言似不足
-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 出怡怡如也設襃如也
- 跋踖如也
- 敬之至
- 敬之節
- 敬之餘

此第四節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陽平志反色勃如足躩如言似不足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設之以圭以爲瑞節○語錄圭自是貴見周禮冬官考工記命圭九寸謂之信圭七寸謂之躬圭皆公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守之者閫外守之子男守穀璧男守之者閫內守之子男執璧不言之者闕耳○禮記曲禮下云執圭則平執璋則平也平衡則手不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傾仄多矣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陽平志反色勃如足躩如言似不足

- 執圭鞠躬如也
- 出聘
  - 入境
    - 問禁
    - 問君
    - 問大夫
    - 問宗廟
    - 問主國
  - 出境
    - 敬之至
    - 敬之容
    - 敬之節
    - 敬之餘

第五節

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上聲如揖下如授請執圭敬謹之至也上聲如揖下如授請執圭平衡則手不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傾仄多矣○馮氏曰大抵聘禮大事而禮莫過於戰戰則莊而且懼故使節過位使節過於戰字則莊而且懼矣

戰色戰而色懼也足蹜蹜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反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趙語緣循之間其手徵有循循如有循循然禮弓云絲衣練手小有主不得補齊亦方領小步高下但高不至過揖卑不至過授耳

○君子不以紺緅飾古暗反緅側由反飾也紺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紺色深青揚赤色練以吳程曰練日揚赤色練甲側色鄭氏曰大功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練以吳程曰練日揚赤色練甲側色鄭氏曰大功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緅絳色練以吳程曰練日絳古暗反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布爲之下或作也字飾領緣也緅音鄒非緣音悅前緇後素故以緇飾領緣也語錄領緣緇是青赤色謝氏曰揚赤色鄭氏曰揚赤色鄭氏曰揚赤色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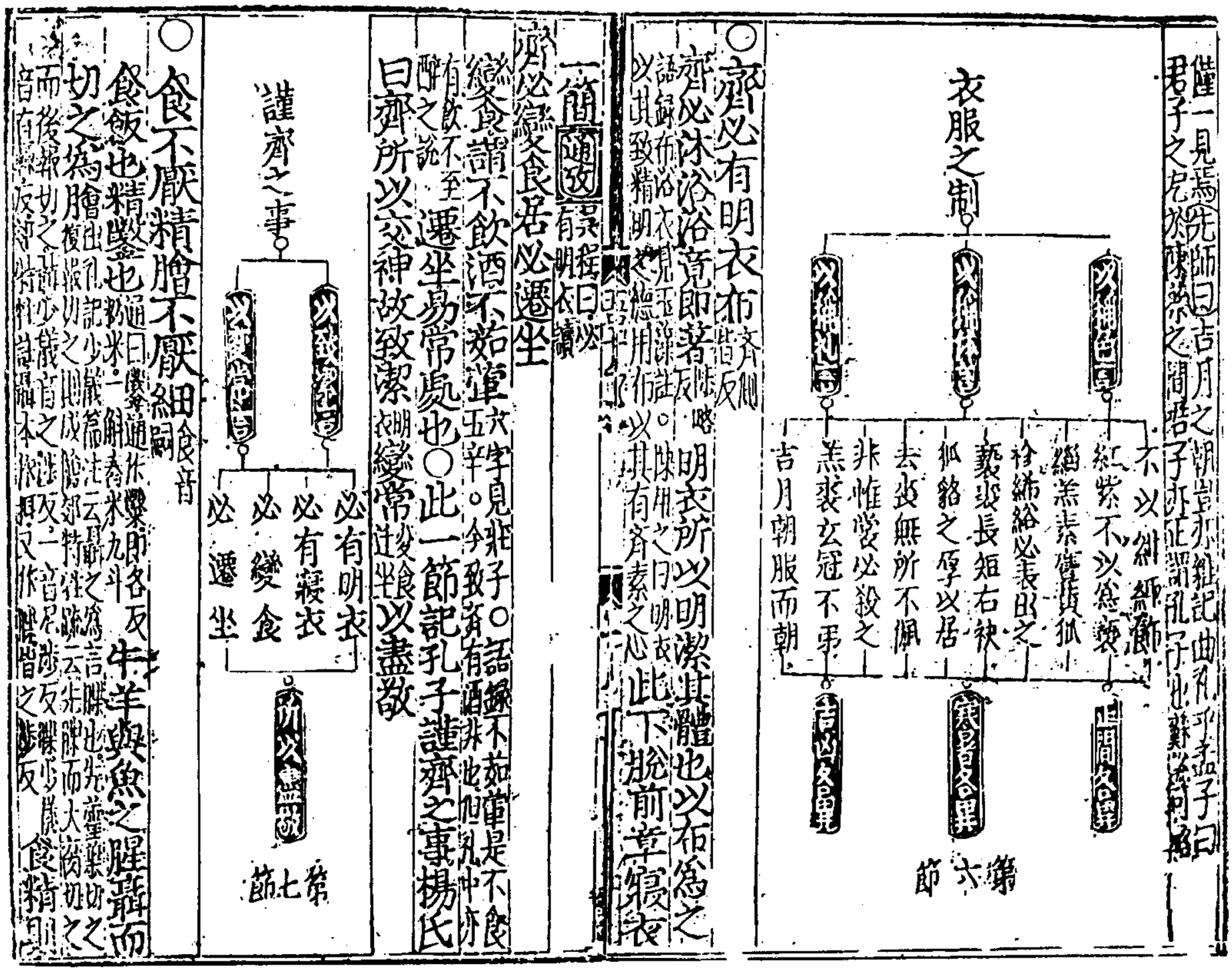
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克火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白隱嗚盛帝令百官以水克火服黑衣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出遂爲朝服。然唐人行道間尤着衫帽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皂衫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服則不以爲祭服緑服緑服紫服雜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通攷爲紅紫亦黑爲紫雜以二則間矣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詩傳蒙覆也縐絺之蟬蜒而細者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裘以禦濕氣欲其相稱去聲○謝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裘之色之深玉藻所謂羔裘豹袪狐裘黃裏是也然欲其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通曰鑿通作糳音昨木九斗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出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薑桂切之後報切之前少許成膾也郊特牲疏云先牒而大切切之而後報切之前少許成膾也聶女輒反牒徒協反報音赴

食飽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舍氏音翳餲於蓋反餒奴罪反敗補邁反

食饐飯傷濕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惡貝氏曰餒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物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況聖人乎或問聖人識眡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眩食菜羹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類以其相非故曰惡不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也飪而甚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語録不時不食按詩所謂時不可食按詩所謂時物未成不利人弼音備於蓋反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切肉未嘗不方斷短音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通

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其聲也不備也語録醬非今所謂醬油也其所用不同○疏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般中數般而言醬之爲品非一故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豚宜用蓼醬以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制不得則非特不美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氣食不及亂食品雖
食如字以聲爲主如字亦通
養肉氣以輔氣勝則反爲肉所勝
以爲大人合懽祭記酒
又亂正程子曰不及亂但淡洽而已可
義有節文之無量不及亂義夫子則何難乎是以決
其心志如其威儀之無量不及亂義者當
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無亂態蓋
沽酒市脯不食
沽酒市貨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
祭於公不宿肉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
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輔氏曰此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一字他處通用此則有別○或問范氏
曰聖人存心不他營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
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
亦通
沈氏曰主翕楊氏曰主闢
素問五藏生成篇肺上氣不降
肺者皆附於脊以其居上也
氣故楊於文從易以逐疫去儺故文從昜
通釋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
出於此則儺亦其事戒於褻矣而嚴然
潮服必

陸氏曰魯論分作必祭瓜祭本齊作
必爲古祭飲食每種
必爲古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也故書
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或問曰必祭如何曰如祭物
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
然聖人之所不食鶉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声
方爲上此以爲正者也有要於坐此以事爲正者也○吳氏曰之
坐皆謂跪也通曰此曰不正不坐曰必正席三節之
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朱子曰杖者扶之使行也
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
同而時儺同以索室驅疫以
除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
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作
也
胡氏曰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精神鄉祖考之
已而存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神曰國之鬼神曰天下
者這一個神明提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或問先王制禮
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不變怪○馮氏曰祖考
特牲云鄉人禓禓去子明以逐疫今從易文
氣故禓於文從示從昜以逐疫去儺故文從人從難
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
通稱也儺出於事戒於褻矣而嚴然
於戲矣而嚴然潮服必

適可而止無
祭於公不宿肉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
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輔氏曰此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一字他處通用此則有別○或問范氏
曰聖人存心不他營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
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
亦通
沈氏曰主翕楊氏曰主闢
素問五藏生成篇肺上氣不降
肺者皆附於脊以其居上也
氣故楊於文從易以逐疫去儺故文從人從難
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
通稱也儺出於事戒於褻矣而嚴然
於戲矣而嚴然潮服必

階勻不其敬而細人亦知所上不敢升○此一節記孔子居
階以齊室神所依得以按已而按也
鄉之事

居鄉之事
杜出拔斯出——所以敬老
朝服立階——所以敬先

第十節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者如親見之敬也語錄古人有此禮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送使者而再拜之補氏曰不以遠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或問范氏之說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飲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禮當自己而達焉則可飲而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論語十卷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張氏曰一事而三善得焉○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與人交之誠
拜送他拜——所以敬所問　第十一節
饋藥拜受——所以敬所賜
未達不嘗——所以敬所患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朝平聲
非不愛焉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又反理當如此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呂氏曰廐焚問人不問馬記之常情聖人恐人敬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語云国廐恐非国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音俊餘故不以薦

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席不正不坐當必羣食而後正席而後先嘗之曲禮主人請入爲席席定賓乃入又正席先坐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錢氏曰賜食有親嘗先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許又反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鑑照形麼醜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舉每日一舉盛饌之物膳食之示無毒也先嘗王乃食故侍食於君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尊客禮也張氏曰孔曰君命之祭然後祭于於君之祭已則先飯也恐君之客己也必先飯者以食物或有毒惡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天地生氣始於東方病則不能著陸略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語錄玉藻記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疾則必正東首之禮○陸氏曰君未視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如此而已不宜也然亦必亦不能支方可如此之變也亦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事君之禮
以賜食言　正席先嘗
以賜腥言　熟而薦之
以賜生言　畜之
以侍食言　不俟撤客禮
以視疾言　不敢當君位
以召命言　不俟駕行

第十三節

○入太廟每事問
重評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倫之一也死而無以斂之則於義不得不殯

旁觀主之是無所歸心為朋友皆不任其責則輸於鄙吝望而
已故曰於我殯此蓋實語一曰字必實有是事人莫能所憑
耳夫子有是言比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古者三日
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室曰
殯殯於野曰葬殯人實於西階之上此
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
至無所歸夫子曰生於
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
馬之重不非祭肉則拜者敬其祖
考同於己親也車馬不非義
之一字比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
義則雖而殯義也當館而館亦義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
義故為設盛饌客故敬主故褻
所以行吾敬因饋則動於敬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變大雅板篇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興衣服冠而坐見玉藻篇○王
氏已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修省何可已哉大○
夫當自察於国上庶人當自察於身凡心德修省何可已哉大○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隨改語類錄黃義剛因說雷先生曰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數件雖有先後便有形又輔廣云
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亦可見

（以寢不尸言）
（以居不容言）
容貌之變
（以見者以貌言）
（以瞽者以貌言）
（以負版者必式言）
（以盛饌必變色言）
（以雷風必變言）

（以死言）
（以饋言）
無所歸於我殯　所以盡義　第十四節
非祭肉不拜　所以屢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如死人也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去声
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
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拘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
夭是也馬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故雖臥而氣
不懈善寢而尸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相親習褻謂燕見形容前篇張氏曰神
者天
者容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謂之必趨謂与
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數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謂持邦國圖籍者式此
人惟萬物之盤此尚書而王者之所天
二者哀有疫重民數也人
也前漢書酈食其言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故周禮大司徒
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孟子曰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不為也挾太山以超北海非不能也為長者折枝非不能也
數於三王拜受之況其下將敢不敬乎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
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旬於此也
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
安車則坐婦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車轂也見前禮貌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大夫以上皆然非勉而
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上而作審擇所處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嗅許救反）

邢氏曰邢氏名昺濟陰人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宇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具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鳳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謂雉自引而逐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翔于千仞曰止曷之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山如洪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生三顧而後從之皆有闕文不可強上爲之訓已所聞以俟知者（知音智）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爲之訓已所聞以俟知者（知音智）

邢氏曰此篇記閔子侍側言行曾皙之間侃侃而仕子行曾皙之進也伊尹侯湯三聘而後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翔而後集之意也伊尹行曾皙之進也伊尹侯湯三聘而後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翔而後集之意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氏曰達巷黨名也古人所謂二名者或單稱其一也博學謂多識古今之事成名謂有一藝可以教人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我何執執御乎我何執執射乎我執御矣

鄭氏曰此時人尊孔子之辭也御謂六藝之御也射謂五射之法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鄭氏曰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也從衆謂從衆人之所爲也

拜下禮也今也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鄭氏曰拜下臣見君之禮也拜乎上謂堂上拜也泰驕慢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鄭氏曰絕四謂不爲此四者也意謂億度也必謂期必也固謂執滯也我謂自是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鄭氏曰匡衛地名孔子去衛過匡匡人以爲魯之陽虎嘗暴於匡匡人拘孔子五日顏淵後至子以爲已死故發此言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鄭氏曰茲此也周文王之道在於禮樂孔子自謂得其傳焉天將喪之則己不得與於斯文天未喪之匡人其如我何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鄭氏曰太宰吳大夫也聖者道德大通之名多能謂於事無不知也子貢言固天縱使然又多學識之也少也賤謂貧且賤時也鄙事謂若委吏乘田之屬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鄭氏曰牢弟子琴張也子云者牢自道其師之言也試用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之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鄭氏曰空空猶悾悾無知之貌兩端猶兩頭也竭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鄭氏曰鳳鳥神鳥圖河圖也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而畫八卦謂之河圖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圖出今不至不出吾已矣夫傷己不得見用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鄭氏曰齊衰喪服也冕衣裳謂大夫士吉服也瞽者無目之人也作起也趨疾行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鄭氏曰喟然歎息貌仰鑽瞻忽皆謂見道深淺之差也循循猶次第也誘進也博謂通古今之事文謂六藝之文約謂撿束其身使不放逸也卓爾高遠貌末無也已語終辭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鄭氏曰病間差也子路意以爲孔子命門人爲臣將以治喪事故權使門人爲臣孔子差而責之言我使門人爲臣是欺天也我不以臣禮死將誰欺乎欺天乎且我寧使門人爲我治喪於內豈若使之治喪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鄭氏曰韞藏也匱櫝也賈者謂衒賣之人也孔子自衛反魯魯哀公不能用之子貢以此問孔子孔子言我待賈者也欲使子貢衒賣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鄭氏曰九夷東方之夷也君子謂中國之人也中國之人以爲九夷僻陋無禮義故或人以爲問孔子言中國之人往居之則變其風俗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氏曰樂正正樂之師也雅頌皆樂名也孔子自衛反魯時魯樂師能正樂而雅頌之聲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鄭氏曰公卿父兄謂仕於己家者也困謂亂其性也孔子言我於此數事何有於我哉言皆能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鄭氏曰逝往也斯此也言往者如此川水不捨晝夜以喻人年往而不反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鄭氏曰時人君多好色而少於德故以此言之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鄭氏曰簣土籠也言人爲學當日日進益如爲山雖已多一簣不成不已則前功盡棄如平地雖少一簣我往而成之則亦我之功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鄭氏曰苗謂生上也秀謂吐華也實謂成穀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鄭氏曰後生謂年少也可畏言其進德脩業日新又新未可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言後生年少新新而學則安知其將來不如今日之我乎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言人不可不自勉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已矣

鄭氏曰法語正言也巽與猶恭敬也繹尋其意之所歸趣也末無也已語終辭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鄭氏曰帥將帥也志謂志氣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謂有表者也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也忮害也臧善也子路聞此言則終身行之故孔子美之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鄭氏曰言此道何足以爲善而子路誦之不已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鄭氏曰後彫謂凋傷在後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鄭氏曰惑謂心疑也憂謂內自省也懼謂恐人來毀己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鄭氏曰適之也權謂銓稱輕重使得其宜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鄭氏曰唐棣移也偏其反而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鄭氏曰此逸詩也偏其反而者華實相隨而反今乃華而反者是其室家不相思爾思之則何遠之有

論語卷第十一

宋子集註

後學浙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馮氏曰論其賢否則不當如此張氏曰論其賢否亦不當如此於義皆通而後集說容或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野人言人鄙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損文之過實以周文質而有禮樂之盛故從周文然周文之末流或失之野則不如從先進之質而有禮樂之實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我謂從我而行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德行謂行之無過者

言語宰我子貢

言語謂善於辭說

政事冉有季路

政事謂治理煩劇

文學子游子夏

文學謂通習古文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非助我者言其所說皆合於己非有助於己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謂非毀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

南容魯人孔子兄之子姓縚名适字子容三復謂反覆誦詩也白圭詩大雅抑之篇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常以此自警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若人猶言此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幾也空謂匱乏也顏子屢空而樂其道與道相庶幾故孔子以此言之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師子張商子夏過謂才智有餘不及謂才智不足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季氏魯大夫周公魯之始封君也聚斂謂厚取於民以自奉也附益謂增其所不當得也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攻治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柴孔子弟子高柴也愚謂其質直參孔子弟子曾參也魯謂其遲鈍師子張也辟謂便僻由子路也喭謂粗俗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貨殖謂財貨生殖也億謂意度其事也屢中謂數中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踐迹謂循舊法也入於室謂入精微之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謂言語篤實也君子者謂成德之人色莊謂容貌嚴正也

子曰論篤而無實色莊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論篤而無實謂口是而心非色莊而內荏謂表善而裏惡穿窬之盜穿壁逾垣而竊物者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子路性剛故問聞斯行諸冉有性退故問聞斯行諸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公西華名赤兼人謂勇過人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鄭氏曰此章文義略同前篇

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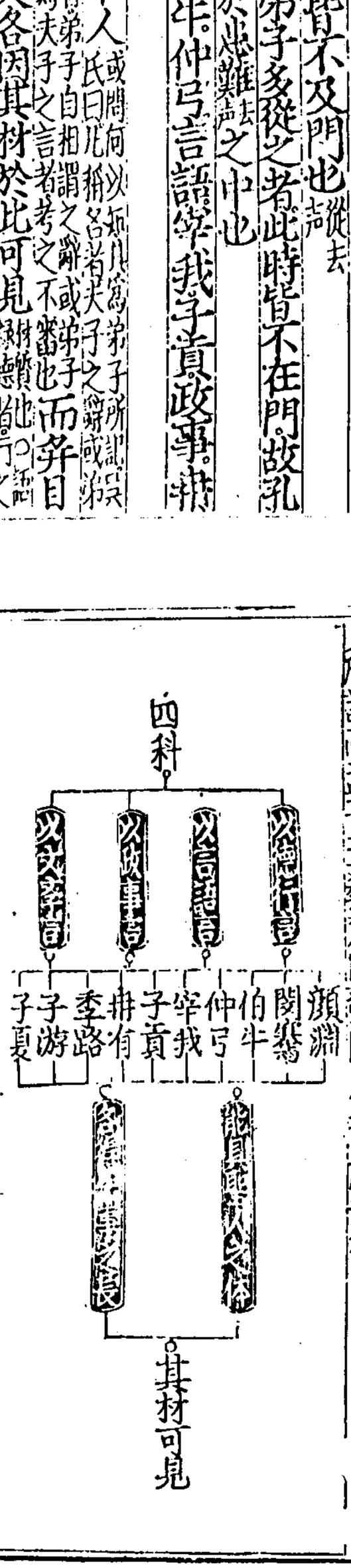
鄭氏曰此亦可通前篇之說與此篇相發明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或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只氏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審也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材質也○語德行者德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名目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



猶之何焉斯為門人之其餘曾子傳道而不及門故知不從陳蔡者不及門也從去聲

此章疑亦出於曾子門人之手蓋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焉○尹氏曰聖人之門教人各因其才而成就之如此後世欲以一律求士其不才者固不足以入聖人之門而高明之士有如明道二先生者又不能發門人之所未發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貢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不待發問無所疑問而自得之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哉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或問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惡子騫衣以蘆花父察知之欲逐後妻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遂化父察知之而止母改悔遂成慈母此其事實也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者之誤○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是矣魯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先聖先師而以

閔子以德行稱於頗子而
孔子獨稱之蓋人之孝於
父母兄弟人倫之至閔子之孝處人倫之
變而不失其常此大子所以稱之歟

閔子騫　以父母兄弟親一孝友稱於家一　可見其實
　　以人不間其言親一孝友信於人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声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蓋見此詩深有意於謹
言也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且於言也能仁以爲
　　己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謹言乎
　　此見南容卓然之
　　行
　　非此邦有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
之　統氏曰言行一同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言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
　　能謹其行矣　統氏曰表裏如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行爲實而言爲華各逐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只是不以翻言妄動取禍其
言雖質子之因比干之死豈
容苟免

南容一三復白圭一　深有意於謹言
有道不廢一　因事見其謹行　宜其可妻
無道免刑戮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
　　也顏子之死則道有傳孔子之言如此則必
　　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　繇由少通　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卒　孔子葬鯉之才誰不及顏淵然
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
列言後雖不徒行亦不可以無椁也　詳見雍也不遷怒章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声
　　噫傷痛聲　道統傳　若天喪己也　夫子之道顏子必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所傳孔子
　　此曰噫天而不已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曰雖未亡而已
　　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痛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体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痛可
　　知死也○通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
　　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声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爲夫音扶去声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
曰請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然哭顏淵宜慟若過
　　請惜其哀之發
　　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張子韶法家之有無禮孔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變之（蓋疑辭以請車爲備之說）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張子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黃氏曰門人欲厚葬顏子蓋不以情而以禮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愛子而不以禮非道也請車如之何不可貧之義也蓋不以情而以禮義之所在也○通曰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當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顏子非理也當所以葬顏子）

夫子於顏淵

以貧富言

以貴賤言

木幸之傷

喪予之歎

此非厚於顏淵

論語十卷六

有慟之哀

請車則卻

厚葬則責

此非薄於顏淵

此說說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通攷）南軒曰合言之來而不則測爲神往而不返爲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同氣而生爲人物而死爲鬼就一人身言魂氣爲神體魄爲鬼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盡事神之道深意在言外原始而知所以死則反終而知所以生之道也書疏明之謂盡事人之道則知死生之理盡事鬼之道則知死生人鬼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子曰人死爲鬼鬼猶伸也物生必伸故爲人祖爲鬼有屈必有伸以有品物不同究言之事也或言夫人死魂魄皆歸於天地而已此大概論之也然其間有不盡散者或爲妖爲怪如人之橫死及壽終而魂魄不即散者是也又云死而無知則已不知則已不散者不可以爲訓又云人死則天地間常只是這氣但以其聚散爲生死耳聚則爲人物散則爲鬼神非有二物也）

人鬼生死之理

以能未能言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以知未知言

未知生焉知死

以陰陽無言

不可曉等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閒悅貌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或問閒閒二者外和而內嚴氣深厚之貌侃侃剛直和樂之貌四子之象各適其時中之德孔子皆欲兼而有之故於門人或抑或揚欲其損益以就中也張氏曰此章當與鄉黨參看可見聖人之氣象○愚謂閔子之失在於太嚴子路之失在於太剛冉有子貢之失在於太柔皆偏於一德而非中和之氣象也四子侍側而夫子樂之則其氣象之和可知矣然閔子之嚴冉有子貢之柔皆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子路雖剛而有禮亦可以治賦之國但其所見有未明耳故夫子於閔子則喜其得中而深許之於子路則抑其太過而微與之於冉有子貢則喜其能盡己之材而勉其所未至蓋各因其人之所偏而救之以中和之德其施教之不同如此學者觀此亦可以自得師之道矣

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於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通證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妹孔姬生悝太子得罪於靈公而出奔宋文子卒孔氏欲攻太子而立悝以通於衛政五人介於孔氏使告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宰聞亂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曰門已閉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二人門焉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欒黔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泄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語錄然者未定之辭亦必有以如此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然終使子路能變其生平之不善不可謂之不得其死子路初聞孔悝之亂欲往救之不顧其死及聞孔悝立蒯聵入而子羔已去則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遂往及門有使二人門焉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欒黔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張氏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有生之初之鄙北者殺伐之地故其聲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補氏曰子路剛明而篤實其失在於不得其死然則亦何以加之哉

子路

又論語十一則

剛勇有餘中理不足——是以有奚為之譏

又論語十一則

子路——記造詣大未入精微——不可與不敬之心

又論語十一則

子路——記資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大聲名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胡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親炙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爲苟難觀先儒後學皆謂可者抑之之言可規其規模狹隘）曰然則師愈與（去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去之過與不肖之不及均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不可過不及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輯氏曰過不及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程子曰過猶不及也知者之過在於務高愚者之不及在於自棄）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味之在人固有不待學而知者然不學則不能知其精也（胡氏曰味之至於久則相去不遠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謂過不及之人終不知味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也）

師商賢否
（師）才高意廣好爲苟難（常過中）
（商）篤信謹守規模狹隘（常不及）
○先師曰集注不過引中庸之至矣則相去不啻千里於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俾子夏爲愚不及之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德於天下故封於魯爲諸侯子孫世有魯國是爲周公季氏魯大夫也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聖人之惡惡而害民也如此然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推罪責棄絕之）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之不足而厚有餘（家語）
記其足不貪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不竭不窮可以見其爲人
未嘗見（賢遍反）齒見齒笑也（遲去聲）難去而行不經不竇可以見其爲人
（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爲愚觀聖人歎服過於此柴所以爲愚也）
（語錄不過只安平無事時）
（家語弟子行論高柴子羔有未及孔子而卒）
（過）
（行論）
（竇）
（竇）
（竇

曰於此有室
李燾乃入焉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歟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之也難克角反所以能深造乎道也七到反語錄緣他別魯鈍不便理會得故看工夫終日得透徹若理會不得故下了多工夫終日理會不得便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守一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工夫專一○魯子達銳意直辛苦而後得之○輔氏曰達銳首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勁快初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奥者多矣魯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已故其造反深也如終作設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此其所以不化者也不幸短命死此其所以魯也竟以魯得之故先儒曰曾子之孝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輔氏曰子張務外意於容儀

由也喭音五旦反粗俗也傳去聲稱喭者謂俗論也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陳氏曰才不敏陳氏曰才不敏陳氏曰

回賜優劣。

貧殖億中 — 非窮理樂天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資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猶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程子曰有諸己謂善人矣）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語錄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木子亦不入於室）

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域○饒氏曰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可移之力也聖賢之功也（通書）則進於聖賢之功則在於爲善人而已

論語卷七

善人。

不踐迹 — 暗合成法

未入室 — 難造聖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貌嚴而內荏論篤亦可謂之色莊論篤指論字貌指色字○通曰君子皆可謂之色莊論篤固君子所該備既形於外皆此色色思溫見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而貌不恭者此亦色莊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而貌恭者此亦色莊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之似忠信行之似篤敬而色取仁也○張氏曰能其事而言之僞實是與當與不當其君子者乎與其色莊者乎則行其君子之不疑者也此言取人當聽言觀行也○尤師曰集註以色莊之色爲貌而與言論說意似頗雜張說較優

論篤是與。

當以言行取

君子者乎。

不可以言貌取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由求問行。

過於勇爲 — 退之

過於畏縮 — 進之

。約於義理之中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於臣瀕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之敢○鄭舜臣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己在人而在子淵故子淵死則致死爲師在君爲君也報生以恩同類也故責事之難則致死爲師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致死焉（國語晉語亦有此字音訓之）

長非教不知生之況生非教不知類也謂君之養或師之教我與生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家惇約之傳貞所謂受問極之

孔子。恩義兼盡。

顏淵於孔子

以德言　視猶父子之相親

以義言　非但師友之相傳

以恩難舍言　生死不相背負

大臣具臣之別

以義言　不從君欲　必行己志

以具臣言　雖備臣數　終守臣節

有德而未孝則理未明而用必
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邑非其本意但理窮詞遁而取辨於口以禦
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平聲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窮詞遁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爲用佞禦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乘去聲比毗至反饉音謹比必二反
夫子哂之
哂笑聲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方六七十五六十小國也如猶或字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遇
端玄衣也章甫禮冠也會同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之謂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撰士免反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莫春暮春也沂水名在魯城南舞雩祭天壇上有樹木也詠歌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喟歎聲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
曾皙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六服註朝祭五冕之服○朝音潮祭側界反冕莫辨反服扶又反
王如不殷同四方則視朝不必常朝○胡氏曰問殷覜曰視
不啻為小禮殷謂一服一朝之義覜謂一年一小聘三年一
大聘五服朝遍則在五年之外○輔氏曰禮分四等朝覲
聘問禮所謂殷即此義也覜音糶
禮冠註曰緇布冠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
之道也然則文質三統各因其時而已有虞氏皮弁祭服
而兼用二代之冠蓋以緇布為之制如爵弁而異其material
二尺一寸而廣八寸前高後卑頂上有覆如今道士冠者
是已有虞氏質故以皮為弁祭服而兼用二代之冠蓋以
緇布為之制如爵弁而異其material前高後卑頂上有覆如今道士冠者是已
夏后氏質故以布為弁祭服而兼用二代之冠蓋以緇布為之制如爵弁而異其material
前高後卑頂上有覆如今道士冠者是已殷人尚質而
兼用二代之冠蓋以緇布為之制如爵弁而異其material前高後卑頂上有覆如今道士冠者是已
周人尚文而兼用二代之冠蓋以緇布為之制如爵弁而異其material前高後卑頂上有覆如今道士冠者是已
○輔氏曰禮冠之制各因其時而已有虞氏祭服而兼用
二代之冠殷周祭服則純用其冠之制而已
禮冠註曰緇布冠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
之道也然則文質三統各因其時而已有虞氏皮弁祭服
而兼用二代之冠蓋以緇布為之制如爵弁而異其material前高後卑頂上有覆如今道士冠者是已
夏后氏質故以布為弁祭服而兼用二代之冠蓋以緇布為之制如爵弁而異其material
前高後卑頂上有覆如今道士冠者是已殷人尚質而
兼用二代之冠蓋以緇布為之制如爵弁而異其material前高後卑頂上有覆如今道士冠者是已
周人尚文而兼用二代之冠蓋以緇布為之制如爵弁而異其material前高後卑頂上有覆如今道士冠者是已
○輔氏曰禮冠之制各因其時而已有虞氏祭服而兼用
二代之冠殷周祭服則純用其冠之制而已

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謂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有物我內外之間能程子以爲与聖人之有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之志同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耶曰廣然無所倚着而不察乎此則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廣然無所倚着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耶○先生曰曾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子所及三子所行之實○二子不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未有詳遜退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哂之○二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孝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体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終不流於枉矣【雙峯饒氏曰】金履祥曰与點所以故三子之辨所以實曾點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夫三之音扶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語錄礼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礼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陳平声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復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反悲撿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該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于空言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此將專言三子之事實無高遠之弊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莊列氣象○朱嘉陳氏曰爲國以礼則君臣父子各當物然日在天理上行此莊列氣象○遍曰以三子之言之子路未達爲國以礼求於礼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礼樂而所言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也爲之小而已則又安敢當赤耳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以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直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見得到這箇意思於細密處未必左則其志氣發昂而氣象宏闊不迫切而從容自理明白然有曾點之風味故夫子與之問明理之功夫則皆理不能出此此事事鄙見皆當是理也曾晳之言自然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自遂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哂之哂其事業也子路則以志氣之勝自以爲當故寓不可支持之意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發昂而氣象宏闊不能出此非聖人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

象○朱嘉陳氏曰爲國以礼則君臣父子各當物然日在天理上行此莊列氣象○遍曰以三子之言之子路未達爲國以礼求於礼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礼樂而所言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而已則又安敢當赤耳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以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直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見得到這箇意思於細密處未必左則其志氣發昂而氣象宏闊不迫切而從容自理明白然有曾點之風味故夫子與之問明理之功夫則皆理不能出此此事事鄙見皆當是理也曾晳之言自然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自遂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哂之哂其事業也子路則以志氣之勝自以爲當故寓不可支持之意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發昂而氣象宏闊不能出此此非聖人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

十其行不論焉曾點者也○行有不掩焉言行不到處只見更綿密曾點之孝無聖人爲之依歸的有老莊意思但只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之小向上更做不得若曾點所見乃大根大本使能推而行之則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

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去聲語錄程子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二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礼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未有詳遜退可謂達礼者矣何故却哂之○問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礼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微妙處他若曉得礼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恁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意思見得恁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意思○問子路就使治得事事鄙見得是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事鄙見得是自然不是事爲之末亦是理也但細却只是安服既成信善不是事爲之末○朱子二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章集註才氣小了子路雖仕衛九月○問爲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背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

十其行不論焉曾點者也○行有不掩焉言行不到處只見更綿密曾點之孝無聖人爲之依歸的有老莊意思但只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之小向上更做不得若曾點所見乃大根大本使能推而行之則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

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去聲語錄程子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二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礼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未有詳遜退可謂達礼者矣何故却哂之○問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礼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微妙處他若曉得礼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恁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意思見得恁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意思○問子路就使治得事事鄙見得是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事鄙見得是自然不是事爲之末亦是理也但細却只是安服既成信善不是事爲之末○朱子二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章集註才氣小了子路雖仕衛九月○問爲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背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

故曰治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曾點見得這箇意思於細密處未必左則其志氣發昂而氣象宏闊不迫切而從容自理明白然有曾點之風味故夫子與之問明理之功夫則皆理不能出此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

故曰治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見得到這箇意思於細密處未必左則其志氣發昂而氣象宏闊不迫切而從容自理明白然有曾點之風味故夫子與之問明理之功夫則皆理不能出此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

故曰治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語錄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見得到這箇意思於細密處未必左則其志氣發昂而氣象宏闊不迫切而從容自理明白然有曾點之風味故夫子與之問明理之功夫則皆理不能出此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非聖人之志而能之乎

故曰治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志在於

子路 冉求 公西華 曾晳 各言所志

顏爲千乘 願爲小国 願爲小相 舞雩詠歸

曾點使事 夫子不許

道之傳何比曰資禀高則不昏於甲志量大則不弱於小見識明則無所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一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爲技藝之學者有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孜孜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怪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禀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淳沈潜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其見不及乎點而其學則所及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爲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去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爲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設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沈潜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曾參而論之點誠有所未至自子者論之點之未而胷中無所累易以打語點所見耳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攷 熊禾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言君大夫問答十章夫子之言五章各自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程子曰仁人心也人指心而言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其理則具於心 愚按仁者人心之全德天理流行是曰仁然人稟此氣以生則其間不能無人欲之私故不能全其德而仁之道未至於大也

克己復禮爲仁 克勝也 克己猶曰克伐之克 程子曰克己須是盡去己私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己私也人欲也己私人欲一萌則天理流行是曰復禮 愚按克己復禮雖是兩事然克己之功不到則禮不復禮復則己私克矣 程子曰克己復禮須是實見得己有未盡處實見得禮有未復處 愚按克己復禮雖是兩事然實見得己有未盡處則禮有未復實見得禮有未復則己有未盡克己復禮之功其實一貫也 程子曰克己復禮雖顏子亦須用力方能如此 愚按顏子之賢其克己復禮之功固已無所不盡然其間豈無一毫人欲之萌但其見之明守之固則雖有一毫人欲之萌而不待於克已克之勇斷則雖用力於克己而不見其難耳 程子曰克己復禮雖聖人不無待於禁止 愚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不待於克己而其視聽言動之間豈無人欲之萌但其所以視聽言動者皆天理而已非有待於禁止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程子曰一日猶一朝也 愚按此言克己復禮之效大而其機甚捷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日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之大體無不該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言爲仁雖在己然豈人所能禁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輔氏曰仁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程子曰仁包義禮智 愚按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天理流行是曰仁然人稟此氣以生則其間不能無人欲之私故不能全其德而仁之道未至於大也

克勝也 克己猶曰克伐之克 程子曰克己復禮雖聖人不無待於禁止 愚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不待於克己而其視聽言動之間豈無人欲之萌但其所以視聽言動者皆天理而已非有待於禁止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程子曰一日猶一朝也 愚按此言克己復禮之效大而其機甚捷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日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之大體無不該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言爲仁雖在己然豈人所能禁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程子曰仁人心也人指心而言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其理則具於心 愚按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天理流行是曰仁然人稟此氣以生則其間不能無人欲之私故不能全其德而仁之道未至於大也

克勝也 克己猶曰克伐之克 程子曰克己須是盡去己私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己私也人欲也己私人欲一萌則天理流行是曰復禮 愚按克己復禮雖是兩事然克己之功不到則禮不復禮復則己私克矣 程子曰克己復禮須是實見得己有未盡處實見得禮有未復處 愚按克己復禮雖是兩事然實見得己有未盡處則禮有未復實見得禮有未復則己有未盡克己復禮之功其實一貫也 程子曰克己復禮雖聖人不無待於禁止 愚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不待於克己而其視聽言動之間豈無人欲之萌但其所以視聽言動者皆天理而已非有待於禁止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程子曰一日猶一朝也 愚按此言克己復禮之效大而其機甚捷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日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之大體無不該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言爲仁雖在己然豈人所能禁哉

論語卷之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程子曰仁人心也人指心而言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其理則具於心 愚按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天理流行是曰仁然人稟此氣以生則其間不能無人欲之私故不能全其德而仁之道未至於大也

克勝也 克己猶曰克伐之克 程子曰克己須是盡去己私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己私也人欲也己私人欲一萌則天理流行是曰復禮 愚按克己復禮雖是兩事然克己之功不到則禮不復禮復則己私克矣 程子曰克己復禮須是實見得己有未盡處實見得禮有未復處 愚按克己復禮雖是兩事然實見得己有未盡處則禮有未復實見得禮有未復則己有未盡克己復禮之功其實一貫也 程子曰克己復禮雖聖人不無待於禁止 愚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不待於克己而其視聽言動之間豈無人欲之萌但其所以視聽言動者皆天理而已非有待於禁止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程子曰一日猶一朝也 愚按此言克己復禮之效大而其機甚捷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日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之大體無不該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言爲仁雖在己然豈人所能禁哉

齊即是克得未齊如不立簡界限將那未齊者能復禮則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克復全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冩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本心之德至此則本心之全德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爾○蔡氏模曰天下之大人都湊得着所以仁即此便與天下之人都歸之

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事事皆是矣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語錄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之非見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耳○天下皆與其仁是此此說得實揚氏以爲皆在吾之性內謂見吾心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與其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着所以仁即此便與天下之人都歸之○蔡氏模曰天下之大人皆稟受此仁我肯能克復爲仁則天下皆與其仁矣

又言爲仁由己而豈由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捷之在我而無遠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二省之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方淨盡○程子曰克己復禮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

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皆本於心顏子事也蓋顏子有是四者之病故夫子告之以此

私欲萬殊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語錄問歸仁○於這事上見得天下皆與其仁○若有一事不仁則人不與其仁矣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性偏難克處氣質之偏是血氣所稟之偏克己說人欲未盡流出氣質之偏要須從頭克去方始得○顏子所好如氣質而忘其偏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烈人則見榮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用功克治○跛躄跛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使然不合正理乃安也亦須克去○問顏子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又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始成得四代禮樂底事○問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語錄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不正吾氏拇陽以爲己欲不正吾氏拇陽以爲己欲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抵人皆喜其快非不知未是如此問与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着外面壯曰顏是甚地思之○初無客騎作一邊却不到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冩謂二者界限謂之閒

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反**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請克己復禮之**

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說文謂勿字似旗曲此說一麾三軍盡服丁夫只在勿字上繳見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爲者皆

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氏曰語錄由乎中而出之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氏曰好善也戒其心之動惡也

輔氏曰非敬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深究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明果決則雖告以爲仁由己而遂以仁爲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屬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用功於勿字○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皆模渠東溢只云發言盖學言之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學言是記言先賢之言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屬言是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發中節謂之和非禮勿視是目之動非禮勿聽是耳之動非禮勿言是口之動非禮勿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礼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顏淵問仁。

一曰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非禮勿視聽言動而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民二句敬以及物細不敬勿忘二句物即人此一貫私意無所容於其間私意無所容於外則於己之理流行而心德全矣

敬以及物恕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敬以持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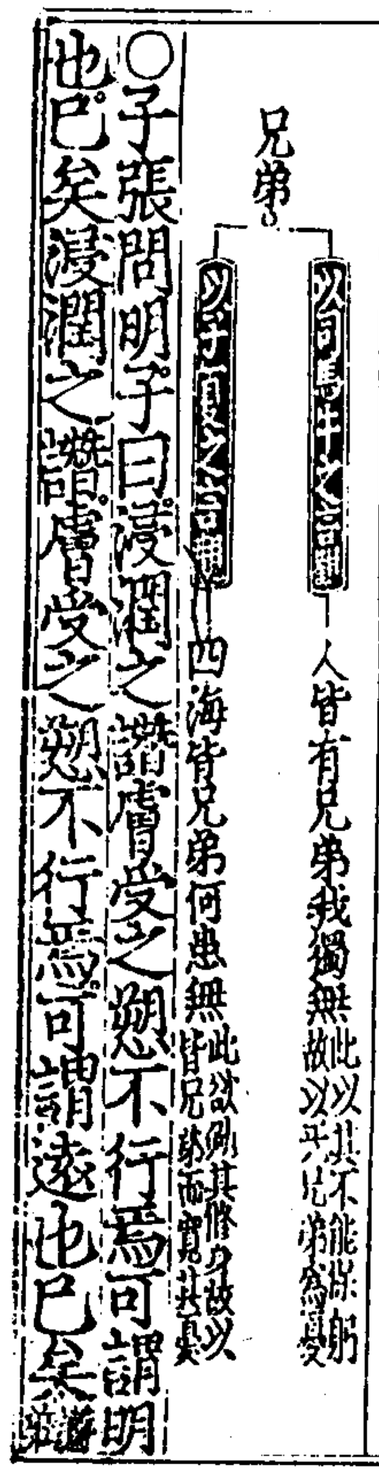
容而心德全矣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其間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氏反魋音回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忍也
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去
下同發蓋其德之一端也語錄仁者之人言自然謹重
易言語是他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
躁心放發出來自是持守不得○此如何有仁○謝是持守說方說時此心
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此心已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謝是持守說底
裏先牽動了方說底話便存得箇理在此然存得箇理在此終是持守不得
謝曰集註於顏淵曰德之一端也則曰心德之全體此則曰夫子以牛多言而躁
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斷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文集這是司馬牛去理此病上一項病身上一項病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
心常存故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
○司馬牛問君子
以言之謹言
以德之謹言
有所不為而不為易發
皆心德之自然
有所存而不苟動
○司馬牛問仁。
以言之謹言
以德之謹言
有所不為而不為易發
皆心德之自然
有所存而不苟動
○司馬牛問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馬氏曰內省其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子何憂
何懼扶大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反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耳可
謹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
疚故無入而不自得斗竇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語錄牛
然有必憂懼不知夫子自然不憂懼是
來○有憂懼者內有所牽也自然不憂懼
所何憂何懼之有○胡氏曰無愧是不欺自然不憂懼是不動心
人沐及之德使吾德少有虧則不能無憂懼矣自省不疚而何憂何懼
內省不疚而何憂何懼
所為無愧
自不憂不懼
夫何憂何懼
內省不疚
閉之而不出也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妄存則
氏曰觀此又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語錄仁者心
敬但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
來人事便隨輕輕做之難為而後難於言仁者之言
曰易言而後難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程子曰雖為
之難為而後難於言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難者不
敢易為之意故其言自然如此非強制而不發也仁者心
存故其言重厚而不輕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四年
向魋作亂欲弒桓魋奔衛遂奔齊○或問牛卒於吳
桓魋欲弒宋公而欲毀孔子其黨與之間恐此
牛所以憂比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

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賦於人者言之謂不可逃避只此二字便見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若子敖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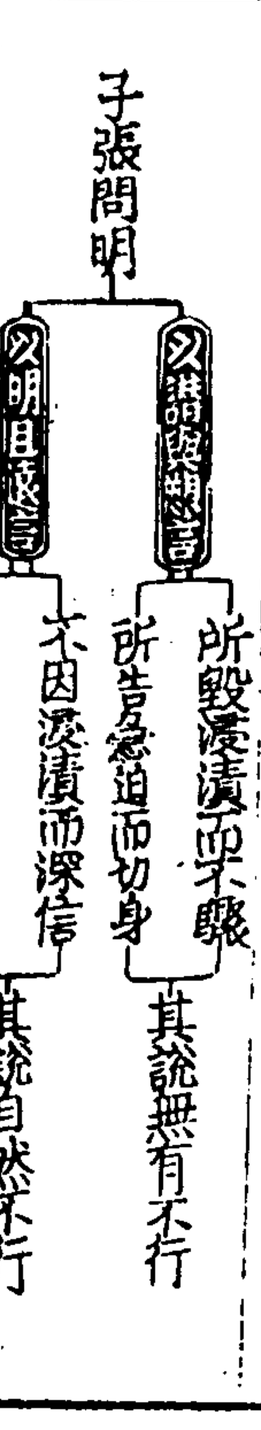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去聲斷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第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趙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一舉足一發言皆合於理則自然人皆敬愛之如兄弟則豈復有憂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焉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豈復有憂也○趙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怨乎人矣○胡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散恭難間斷則失乎人矣恭易能而禮難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敬恭而禮在其中節如足恭巧言令色之類皆非禮也○尹氏曰君子之處己接物一於禮而已則何憂何患之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蘆反愬所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之謂譖去聲毀也膚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凶之象曰切近災也愬訴也謂不察其曲直而訴之以取信也浸潤膚愬皆漸漬而深入之意故不驟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語錄譖愬是說得驟使不驟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言未必深信而遽發也○楊氏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人主所以蔽聰塞明者其端甚微其情甚切故非洞燭幾先之明剛斷不惑之德則不能察也○尹氏曰此言人主當燭遠情偽之明而不為讒愬所蔽則可謂遠矣然非剛明果斷不能察也



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蘇氏曰譖愬之言有所間而然心應之而不覺迫者急也一有不察則禍及其身矣○楊氏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言雖遠於人情而燭其必無也○胡氏曰子張之學務為高遠夫子告之以其失實在於此蓋以其不能保身故以明且遠言之則人皆識之矣惟其使人不察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言人雖寧貧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能保其身

之矣。以敎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敎訓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因人立政。皆是也。只食既足。然後施敎而化行。民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声下同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雖生。而無以自立。語錄問。是民自不立。是因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自不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棄相背。立不得。故曰不立。蓋有信則雖死而民不離。有信則雖生而民不存。其義又深矣

不若死之爲安。文集安字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皆問其至貴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問而孔子曰去食。足民信之矣。問而孔子曰去食。尚字於民則難。於司徒則緩。於司馬則不及。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自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或問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知爲君之道。曰。此非治理之極而於此觀肯綮之際。如此問非其精敏之識者。未能如此問。非其平日講明之熟。計畫之審。臨時不能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理而言。則民信爲重。雖至於死。而不可失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馬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皮去毛之名。鞟音郭。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斯有質。不可相無也。毛皮俱在。無以辨虎豹犬羊之可辨。文質俱去。亦無以辨虎豹犬羊之可辨矣。

夫世棘子成尚明於此。

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辭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末則輕。然質非文不著。文非質不存。其實質其流。猶有存者。若棄禮法。徒守其質。則野人而已。無所重輕。故集註謂缺一不可。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均之。非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而民信之矣。問而孔子曰去兵。尚字於民則難。於司馬則緩。於司徒則不及。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自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或問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知爲君之道。曰。此非治理之極而於此觀肯綮之際。如此問非其精敏之識者。未能如此問。非其平日講明之熟。計畫之審。臨時不能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理而言。則民信爲重。雖至於死。而不可失也。

子貢問政。以序言之　足食　民信　去兵　以理言之　民信爲重　足食　民信　去食　去兵　以序言之　民食爲先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敎訓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因人立政。皆是也。只食既足。然後施敎而化行。民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問政。

以敎訓言之　足食　民信　去兵　去食　民信爲重　以序言之　民食爲先　以理言之　民信爲重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声下同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雖生。而無以自立。語錄問。是民自不立。是因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自不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棄相背。立不得。故曰不立。蓋有信則雖死而民不離。有信則雖生而民不存。其義又深矣

不若死之爲安。文集安字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皆問其至貴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問而孔子曰去食。足民信之矣。問而孔子曰去兵。尚字於民則難。於司馬則不及。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自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或問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知爲君之道。曰。此非治理之極而於此觀肯綮之際。如此問非其精敏之識者。未能如此問。非其平日講明之熟。計畫之審。臨時不能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理而言。則民信爲重。雖至於死。而不可失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馬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皮去毛之名。鞟音郭。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斯有質。不可相無也。毛皮俱在。無以辨虎豹犬羊之可辨。文質俱去。亦無以辨虎豹犬羊之可辨矣。

夫世棘子成尚明於此。

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辭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末則輕。然質非文不著。文非質不存。其實質其流。猶有存者。若棄禮法。徒守其質。則野人而已。無所重輕。故集註謂缺一不可。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均之。非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而民信之矣。問而孔子曰去兵。尚字於民則難。於司徒則緩。於司馬則不及。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自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或問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知爲君之道。曰。此非治理之極而於此觀肯綮之際。如此問非其精敏之識者。未能如此問。非其平日講明之熟。計畫之審。臨時不能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理而言。則民信爲重。雖至於死。而不可失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馬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皮去毛之名。鞟音郭。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斯有質。不可相無也。毛皮俱在。無以辨虎豹犬羊之可辨。文質俱去。亦無以辨虎豹犬羊之可辨矣。

夫世棘子成尚明於此。

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辭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末則輕。然質非文不著。文非質不存。其實質其流。猶有存者。若棄禮法。徒守其質。則野人而已。無所重輕。故集註謂缺一不可。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均之。非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而民信之矣。問而孔子曰去兵。尚字於民則難。於司徒則緩。於司馬則不及。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自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或問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知爲君之道。曰。此非治理之極而於此觀肯綮之際。如此問非其精敏之識者。未能如此問。非其平日講明之熟。計畫之審。臨時不能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理而言。則民信爲重。雖至於死。而不可失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馬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皮去毛之名。鞟音郭。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斯有質。不可相無也。毛皮俱在。無以辨虎豹犬羊之可辨。文質俱去。亦無以辨虎豹犬羊之可辨矣。

夫世棘子成尚明於此。

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辭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末則輕。然質非文不著。文非質不存。其實質其流。猶有存者。若棄禮法。徒守其質。則野人而已。無所重輕。故集註謂缺一不可。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均之。非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而民信之矣。問而孔子曰去兵。尚字於民則難。於司徒則緩。於司馬則不及。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自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或問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知爲君之道。曰。此非治理之極而於此觀肯綮之際。如此問非其精敏之識者。未能如此問。非其平日講明之熟。計畫之審。臨時不能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理而言。則民信爲重。雖至於死。而不可失也。

文質之辨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以通力均收一夫應通也均也之訓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為田章註下○語錄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同養公田公取其一如今助法是八家各自管公稅畝又別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其一今又履其徐氏所謂十一之外又履畝而稅也穀生不過財出不過民力而治之皆出於民故曰藉以發民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實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人之情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而道生徙義則日進於高明惑何以有是目而以為惑古有是言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户也有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不容間斷德之所以崇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
愛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之甚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無寡則貉二語見孟子白圭章　不可改也後世不

愛死惡之私也可以殺之死生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與且又不能自主而一生二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張氏曰推此一惑則乃欲之而致者皆惑也可不慎之之方且使知其所以惑者皆惑也○先師曰崇德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徙義以爲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真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哉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蘧瑗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二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此說是○楊氏曰當孝公之時過予殺於私者故告之如此輔氏曰誠吾主忠信之事擴而充之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皆吾分內之事故告以此

崇德辨惑。

以富亦祇以異

以誠主忠信

以義徙於私言

一主忠信一徙義一此所謂崇德一疑望文發死一非所以辨惑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未年孔子適齊平子卒平子名意如昭公二十五年孔子適齊事見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伐季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人以昭公之出爲高昭子家臣也以適乎高昭子家論語十二之十六

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通適去聲下同左傳昭公二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娶焉送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齊成佗晉侯受礼而歸之宴飲向酣公從之宴飲向酣公從之宴飲向酣公從

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東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
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
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
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
而不知反求其所以卒於亂也
或問景公雖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峯齊政而
投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言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
於亂也○饒氏曰號景公自不能盡君之
道致其臣陳氏專施於国。自不能盡父之
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不能反之於善身以尽君父之道。
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善身。以尽君父之道。
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爲政之本
也○通曰。履霜堅氷至。景公不能謹
其幾於先。參蚤善夫子之言。何於
益哉。

景公問政。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不君臣不父不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不君臣不父不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不君臣不父不

子張問政
（此亦整張之失）
存於心
發於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事出已見（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通曰誘掖奬勸以成之於未成之際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鄭氏錫疇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檢飭以止之○胡氏曰所存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而推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過於薄故待人亦厚而亦欲人之厚己有是善而亦欲人之有是善己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改是惡容養以成其爲善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君子小人
（君已正言）
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
所存厚所好善
用心不同
反是
所存薄所好惡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此以通行之理言之下以當時之事言）○胡氏曰魯自中葉（中世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其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故從前爲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那）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章問速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無別法也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道理不過曰集註釋爲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子不貪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戒設以見之）
（民之必不）
（當爲耳）
○胡氏曰季氏竊柄（竊國柄）魯政（魯國）季康子（季孫肥）不欲（皆）其所也（通曰誘掖奬勸以成之於未成之際君子之心也）盜亦反其本（邪）（治也）孔子以不嗜（見）反（正）其本（邪）（治也）孔子以不欲（皆）言之（通曰誘掖奬勸以成之於未成之際君子之心也）嫡（適）（通）事見（現）反（正）（通曰誘掖奬勸以成之於未成之際君子之心也）
（非其有者必有取之）（通曰盜生於欲康子奢侈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在上下三章當通看不可泥於上下一章）
春秋傳（左傳哀公二十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名肥季孫之妻（桓子之）姪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南孺子）也可康子（季孫肥）在朝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南孺子）康子（季孫肥）即位既葬康子（季孫肥）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南孺子）之今生矣（男）也敬告（南孺子）（康子）（季孫肥）之（南孺子）（康子）（季孫肥）之（南孺子）（康子）（季孫肥）之

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声

內主忠信質直而所行合宜好義

下人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語錄質直好義便有禮矣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下同名而學則是為也全之學者大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務實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聞達不同之別

此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色取仁行違而不疑

此不務實而專求名之事

論語十二 廿三

○斐違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胡氏曰慝之為惡隱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語錄凡人皆能知所當為而為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求名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這意思便甲下了所謂崇德者謂德自此而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功利計較之心故發此而警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合做底便自崇矣

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語錄了外

而地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改其惡若經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從這裏過了○楙氏曰常情闚之則即自攬則縮責人則斂自責則輕故惡常藏暗於心鑒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肉袒而不覺矣　知一朝之忿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益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懲忿所以當懲其念也　樊遲竊未知忿所以起故告之以此三者皆近利故能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輔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人則洛於責己粗則暴突而不能忍止於一朝之故夫子因其所問而告之○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察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忿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爲之事乃其目也○語錄問子張辨惑先師曰自治其惑與自懲其忿皆崇德之事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答異何也曰子張論於爲不實處人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平日喜怒以有過當故告以欲人仁知之用告樊遲則洛於責己粗則暴突而不能忍止於一朝之忿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錯七故反

樊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一言而該仁之義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亦反陶音遙遠遠如字

舜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去聲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亦反陶音遙遠遠如字

伊尹陟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答異何也子夏之意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遠於遂而幸皋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則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之義也　樊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非知明矣○程子曰樊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錯倉故反

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拳直錯諸枉者自然使枉者直是合仁知而言之

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語錄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恁愛一箇是恁知不知近也所不盡則悖者遠者亦在其中未嘗相離用即体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

樊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一言而該仁之義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亦反陶音遙遠遠如字

舜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亦反陶音遙遠遠如字

伊尹陟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答異何也子夏之意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遠於遂而幸皋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則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之義也　樊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非知明矣○程子曰樊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錯倉故反

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拳直錯諸枉者自然使枉者直是合仁知而言之

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語錄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恁愛一箇是恁知不知近也所不盡則悖者遠者亦在其中未嘗相離用即体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

樊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一言而該仁之義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亦反陶音遙遠遠如字

舜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去聲

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斯而見踈子游曰明友則自辱矣（饒氏曰子游此心之誠切既說矣不能從一若但盡而彼不然說其說後宜止不止恐自辱焉而況於人非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朋意尽婉而開者不見省數必取憎知進退者所不爲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爲不易尔○熊氏曰忠告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友。

忠告——善道——乃責善之道。

不可則——有取辱之幾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竇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資於講學也以友輔仁資於取善也明之一字加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輔氏曰爲仁由己而友但能輔助我以爲仁而已○胡氏曰人之講學修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德亦進而朋友爲吾所行之助如此所謂在力於行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乎○通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此告善也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君子。

以會文會——講學——道益明

以輔仁——取善——德日進

論語卷之十二

論語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錄先是率他故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弟勞是爲他勤勞加諸行阡陌課農桑之類○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爲先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要面事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又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張氏曰告以無倦者以其勇於有爲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而自得之也）

子路問政

先之勞之——身先之——不令而行

以民之講言——身勞之——雖勤不怨

無倦——持久之道

子路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語錄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凡爲政路路其人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日赦小過舉賢才之數項是數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以考其虛實之成法）

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緻小者緻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黃氏震曰先有司一句是總揭故小過事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卓家臣之長其爲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爲先餘見論語集註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事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爲季氏以爲季在位之賢才歸氏以爲季氏之賢才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其職則又當別用之位次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爲之處方說得事賢才規模闊若專說事有司之賢而康子不得乎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声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各親其親交人不獨親其親二句不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爲證然後不獨事其所知之賢才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舉聖人用心之大

仲弓問政

刑不濫而人心悅一否則不緻全人

得其人而政益脩一否則百職俱廢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反其祖禰乃輒之父也前輒拒父是以禰之出公輒也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反其祖禰乃輒之父也前輒拒父是以禰之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胡氏曰名實紊亂由名不正故也

曰正名乎如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焉於虔反馬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比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爲輒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非你也而你之父非君也而輒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言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声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而不知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事上而都無道理了諺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已不勞而事舉一否則君行臣職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雙峯饒氏曰稼穡菜蔬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以好事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盡之不如則能之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所用心

有在也（饒氏曰居上之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事亦未為過者然不為過者豈必自新據哉○黃氏曰貧而為老圃史說者謂樊遲之志豈亦有為許行敬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

大人尒之事

必恭敬（請稼穡　喜不好老農）

所聞（請學圃　大人之事　喜不好老圃　惡其志陋）

上好禮　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　民莫敢不服（各以類應）

上好信　民莫不用情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今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五十七年衛出公五十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人政君不君臣不臣辛之哀公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魯衛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

魯乃哀公之時（衛乃出公之時）

皆衰亂之政（論語十三子七）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苟且也（五反）苟合苟完苟美皆苟且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心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以）○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諷誦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其義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不明其理記誦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今人不能讀詩不能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盡讀詩三百亦奚以為）○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章句之末豈明理而不達諸用（又曰今人不能讀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方是有驗）○呂氏曰讀書不明其理記誦雖博亦奚以為（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只是此病）○游氏曰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牆既讀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方是有驗）○楊氏曰身正是身教今不過言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又曰今人不能讀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雖盡讀詩三百亦奚以為）○謝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

公子荊居室
以適庶言
以有無言
始有
少有
不以欲速累心
富有
苟合
苟完
不以盡美累心
苟美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其
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是也勿奪其時是也里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餘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

論語十三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格是兩事相因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制田不井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立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則民生日偷而不知禮義以相接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已所謂庶而不富則民難繁其生而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惟富不可以養其生而凡以養其生而不富則民生日困而不知禮義以相接亦安得不流於邪僻乎新羅高麗百濟吐蕃皆有學其生而凡以養其生

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隊歸及鐘又爲司寇弼煞禁弗飾賣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況委国而所之至於二三年之久哉○通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三年爲時不能用即此齊魯之政況弟矣

爲治久速之效

必三年有成　三年可矣

百年可矣

必世而仁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去上声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乎致刑措然乎其近之矣語錄問集注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言曰聖人化善人自是不同緣之賊來勤之勦和殺之不然利之不痛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猶累到

論語十三之卷

此自是亦能使人與於善不酒刑辟也文景遂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謝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殘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雖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不用刑殺亦可者激寓不足之意蓋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盡其極功只到得此他並以上更去不得

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此三句說本章若夫音扶聖人則不待百年即一世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從世而曳長之仁謂教化浹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也即其效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而化行也漸將事民以仁壁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張氏曰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重悶之久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通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救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語錄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之不從何異和靖之曰見代以爲此章專爲在位而發理或然也○謝氏曰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是大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而發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声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其退朝蓋亦記憶弓下大夫之勢此之言聞也者而蜀之同一文勢此必季氏之家事若是國政

言晏晚也對家臣謙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發

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是非國政也

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

仁謂教化浹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也即其效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而化行也漸將事民以仁壁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張氏曰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重悶之久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通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救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無一人

胡家政事之型　父子君臣　私室家事　家臣之所得聞　此不可以不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見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詩幾音機）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不再拈又爲一句）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

論語十三

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丑儉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謏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喪而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胡氏曰幾精說或以爲近或以爲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不可泥故不同從則又似以幾訓微而引尚爲孟軻期不幾之幾訓近則意味終不協微則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爲近又曰興喪之源分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興喪則幾不必爲近興君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故○饒氏曰善但四幾字皆訓期猶言冀幸期不幾之幾訓近則意味索然矣聖人說話直是平無此等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善其言而莫予違亦不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剖量不今分執用滯

一言興邦

父母知子　知爲君之難　必敬謹以持之　有要之幾

父母利子　唯其言而莫違　說謏面諛至矣　有喪之幾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形甸反）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吳氏曰或罰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故不待譬言使其刑罰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持政數年交幾之葉公雖能興而不說相与反復也豈不惜夫（先儒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所以爲政也）所行皆不出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父近前言　被其澤則說

葉公問政　父說前言　聞其風則來　其效如此

父遠前言　近說則遠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成音誠）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向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張氏曰欲速則心勞於成而所爲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胡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序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用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饒氏曰見小利小則私心而非正理矣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伸處所以反不收効若是遠大規畫自然見爲不得急要）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務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過於高者察之必識末不及而近小者察之而近小者察之必識末不及而近小者察之而近小者察之必識末不及而近小者察之而近小

問政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無欲速無見小利一戒其近小皆切已之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
其中矣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
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邪俗作
訑
非於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正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
公論語十三
可以爲直邪苟順其情而皆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誅管
曲矣而可乎○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罪無罪已直在
直之常也父爲子隱雖比故曰直在其中矣然蓋自躬人之知行
以爲直之常也如孝以自脩而祿在其中亦然蓋自躬人之知行
父子人之大倫仲尼之細行傷人倫之大倫非天理也父
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
理而行不失其爲直也○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於
情亦當相隱故只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
相証則天理人情兩有所虧何取其爲直集註順理爲直是
論此一理小則變通可用大則亮直不過○饒氏曰聖人之
言實徹上下世數言自然不過如此近而睽益不過○饒氏曰聖人之
言實徹上下世數言自然不過如此近而睽益
於一身遠而治平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
先難後獲乎語録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語若未嘗告以其發於外則
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
難底事至於愛人又是
後獲者因其所寧之資而發也然進問仁而所答各異
考因其所答各異
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直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情理之至
以葉公之直告——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於理不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甸反於外敬主乎中之謂發於外者必主乎中者
其固守而勿失也語録發於外者必主乎中者故大益必充
○敬專言如脩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胡氏曰敬工夫細
密若集衆關大敬意思甲珣恭意思萬殷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著
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囫圇所以着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
則此心頓覺八牖已不可容此言斷之所以着箇敬至於敬人
而不遺仁体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
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
人將能盡此而無所敗爲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
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先師曰此與答仲弓問仁
章意參看氏以敬怒言此以恭敬忠言若
協事敬勉時敬也忠即恕之体然恕中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
靜其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
豈外是哉○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徹通也徹上徹下言自
成德無二致也程復心曰徹上徹下只是一理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
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聖人
所以誠身
所以誠心
所以誠意
所以格物
所以致知
所以盡人之性
所以盡物之性
所以贊天地之化育
所以與天地參
仁
外恭
內主敬
交忠
敬事
忠人
知
行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爲者也辱行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辱命子貢能

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然不能言
蓋以行已有恥爲本也○語錄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
盡職則不辱君命○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專以此論士之能有
其行又有其能全
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爲本立
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
之間不能竟其功足行之人爲
不苟且孝弟固足行之人爲
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爲士之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爲次矣。行去聲下同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貌硜口耕反
也此其本未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
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語反覆不復反扶又可爲士矣市井之人
爲士者其識量踈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確然
小物然與詐僞萬殊議苟賤之人人則不可知曰語絕之辭
所成者
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
算亦作筭非
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僭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名容十
升筲所交反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上聲也子貢之
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
之行去聲聞於人者○亦未見此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深見行已有恥使不辱
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問其次之次又問其次皆是要做
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但問個子貢平日雖有
他底斷○通曰須看本末也志有所不爲而才足以有爲才本未也志有所爲而
其次則但取其本之不失爲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聖人設教

以行言

以材言

中行之士——兼有志節。不可必得

狂者進取——能有其志

猶有不爲——能守其節。猶可裁激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胡氏曰引古人之言以證己意）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其職業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作慎其說象占）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語錄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卿之也）○饒氏曰承字如儀禮承筐承篚之承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加子曰以別（必列反）易文之占決而可知也（先師曰不占如是占決而可知也）有字言無常取義不待占筮而知（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平則知無常之取義矣其為無常之義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語錄不占而已此只是不問占筮之書不恒其德貞凶此只是不問占筮之書不恒其德貞凶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只是不問占筮之書）

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皆比平日不占而已矣○先師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於私和而不能同（先師曰此至不和○馬氏曰和如美味異味和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不同如此則篇）○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和有爭奪安得而和小人尚利故有和乃爭奪安得而不同（楊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或問君子之和小人之同寅協恭而和豈不同者乃以其實心之與虛偽言之耳曰然君子小人相反之甚此一者則相似而實不同如此一節如此一節如此一節

君子小人
君子 非道不說一所以㊀一天理之存
小人 使人器之一所以㊁一非道亦說一所以㊂一人欲之蔽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君子小人
泰 驕
安舒 矜肆
反 是

泰而不驕
常安舒 矜肆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近仁
剛毅 木訥
質之近乎仁 程子說
木訥 力行 孝之近乎仁 楊氏說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為士
以朋友言 切切偲偲
以兄弟言 怡怡
無戕害之道
兄弟盡恩之極

貴未見其甚可貴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況易致問切切偲偲朋友有善則反相勸勉而不強其資二者皆切之意然一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則偏於朋友而薄於兄弟矣故又別而言之切者教告懇切而不揚其過偲者勸勉詳盡而無功討之害之語緩急相須一有急切之誠而無詳盡之意又不可施於朋友之間又何取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父子之親次以君臣之義次以夫婦之別次以長幼之序終以朋友之信所論選士之先後出則才德兼全入則孝弟忠信所言信行果為大賢之士者大端不越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謂之士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況易致問切切偲偲朋友有善則反相勸勉而不強其資二者皆切之意然一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則偏於朋友而薄於兄弟矣故又別而言之切者教告懇切而不揚其過偲者勸勉詳盡而無功討之害之語緩急相須一有急切之誠而無詳盡之意又不可施於朋友之間又何取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父子之親次以君臣之義次以夫婦之別次以長幼之序終以朋友之信所論選士之先後出則才德兼全入則孝弟忠信所言信行果為大賢之士者大端不越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謂之士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講武末也本末兼盡而後可以即戎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為士
以朋友言 切切偲偲
以兄弟言 怡怡
無戕害之道
兄弟盡恩之極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講武末也本末兼盡而後可以即戎矣

○程子曰七年云者舉大國五年一世大國五年聖人慶有洽其時可矣而必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依倣如何乃在益馬氏曰古之教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謂之小年百年一世以國五年小國七年亦謂之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德度也亦可以見勢之大小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漸之七年亦可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戰也○胡氏曰政論其作爲只前面說底使是聖人作爲久近之效而可以即戎之三年而有成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遂勝之亦是善人作爲久近之效○愚曰教民不非爲即戎而設教之之深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問吳氏曰先通六教民者皆爲右師教里中之老而有前德者爲右師行義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黃旗亦如之若成藏甲入教室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於教矣○馬氏曰孟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民而用之謂之賊民蓋本諸此○程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此言得其事之至也有是時而後可以用之不然則棄之矣○愚謂上章末必一

論語卷之十三

論語卷之十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以爲自記之證一也記者名其篇以其篇首二字故夫子稱夫子稱其師皆稱子此篇獨稱子蓋門人之所記二也記中多稱子曰子曰蓋門人之所記三也記中稱孔門出處言行內外之別蓋門人之所記四也○愚謂此篇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穀祿也邦有道當仕無道當隱仕而穀祿可恥也憲之猶介節氏守介

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

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爲士者當以道義爲重而不可以貪祿也○問憲之猶介安貧固不如邦有道之仕而無道之隱然知此人到用處方見得其學之全體而無道之時亦能持身於無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小出處者二者其間容之不能有道而苟慕乎祿無道而苟免乎刑皆可恥也○程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亦恥也○愚謂氏氏五十之子不可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此正行之道也孔氏而無能守之德其意正與此平說此亦難是平說然論語原憲介上憲之爲人疑不同且其峯謂憲爲夫子之宰則當有德足故夫子稱告之以及所未知無乎有以與其潔而益充其所爲耳

邦有道危言危行

邦無道危言危行之節

危言危行言孫行孫

○危高也言其行之高下與世同也

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　不能有爲
但知食祿
恥

○苟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爲勝融融勝己是也然單言之則爲好勝嫉妬忮克故曰伐是也伐者陳幾也怨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怨則怨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而言忍克伐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盈也難生也○饒氏曰克伐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忮伐不能無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輔氏曰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仁

進之以其所未能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切情乎憲之不能再問也語錄明道論原憲永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德是這句失問

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下声同已私必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緣所禁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輔氏曰居室一事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凡所謂者徇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通曰懷居与小人懷土者通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挽着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惑其身之所便而安有所執着其累也尤師曰君子當安安而能遷孰意戀着是尚安也貼是則如輔氏曰安得謂之士

邦有道危言危行
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或問吳氏曰言孰者皆亦非其正此時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尔○張氏曰危者特立之意君子非過於此自此人視之則見其高特不夠所以不復問他非德是這句失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或問吳氏曰言孰者皆亦非其正此時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尔○張氏曰危者特立之意君子非過於此自此人視之則見其高特不夠所以不復問他非德是這句失問○陳氏曰高峻若廣隅之稜不可變之理言必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饒氏曰行以持身則然無可變之理言必應不變言足以興国無道至死不變言足以容先師曰制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国有道其默足以容身之道也但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　有道危言
有時不敢盡
無道言孫
有道危行
無道危行　終始不可變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必有言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胡氏曰德能言者或便佞給

有德
有言
仁
勇

故口給無德之言也○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氣之強非仁義之積也

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

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仁與德皆可以爲德皆可見於言仁隨所得淺深也德未到此田地未必仁故能見義必爲德未到此田地未必貞能有勇也

德言仁勇之別

必有德仁　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　必有言

必有勇義　便佞口給　未必有德

必仁心無私累　必有勇見義必爲

必有仁義之則　血氣之剛　未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之問

羿奡不得其死　禹稷能有天下

可見君子尚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小人仁不仁之別

循天理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

徇人欲雖有天理未盡或間未免不仁

○子曰君子志於仁矣無惡也

君子志於仁矣然處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惡已萌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之問

羿奡不得其死　禹稷能有天下

可見君子尚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小人仁不仁之別

循天理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

徇人欲雖有天理而暫輕或間未免不仁

○子曰君子志於仁矣無惡也

君子志於仁矣然處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惡已萌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憤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諱之忠也

劉東漢楊震薄昭子滇爲臬所殺滇見昭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悲無日磾諫作密侍先兒之明證之愛臬爲之改容○詩大雅瞻卬之篇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刺幽王嬖婦仕宦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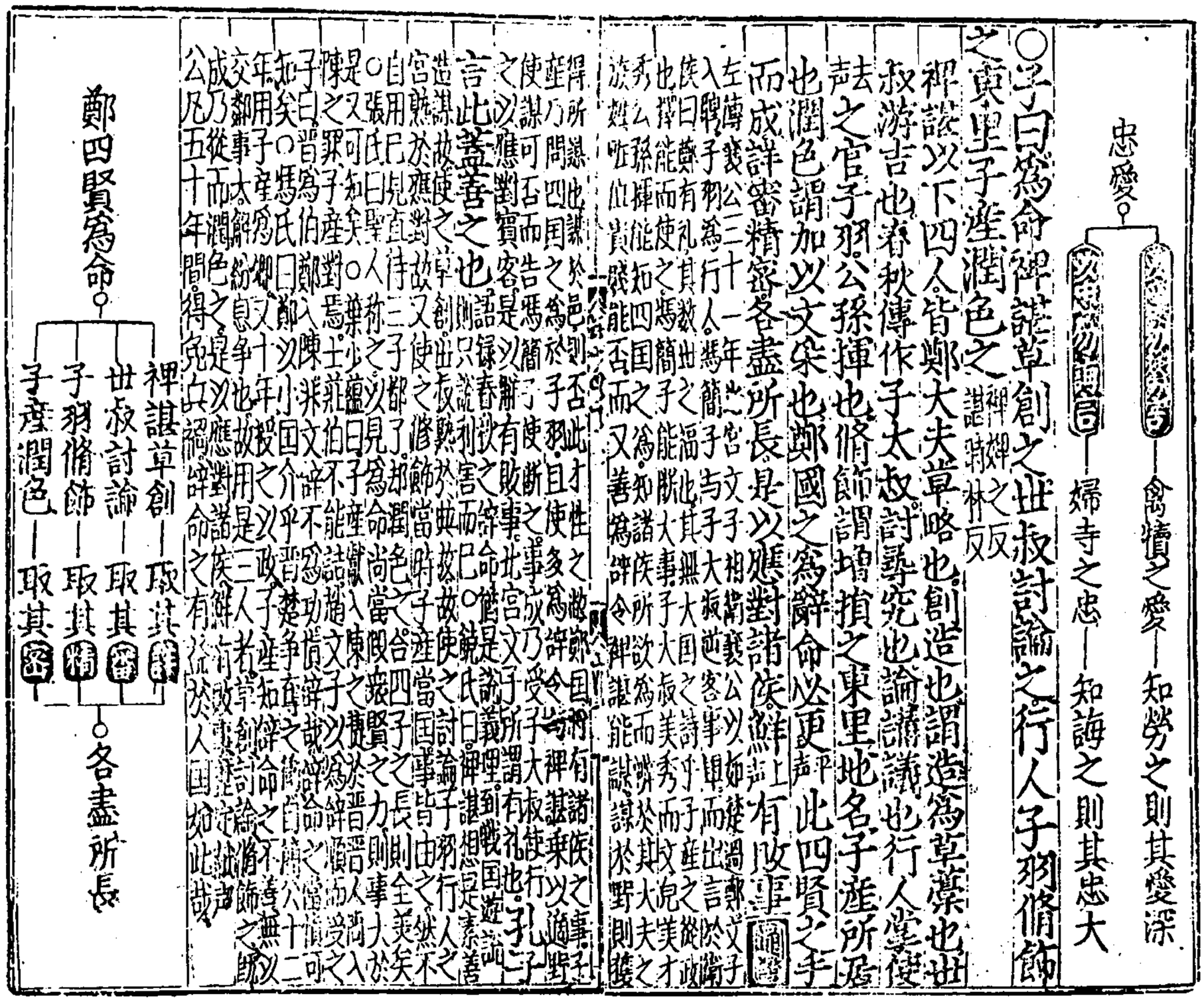
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曰愛焉而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不能不誨以盡之至莫之爲而爲之者天理人情之至也

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不誨以盡之至莫之爲而爲之者天理人情之至也

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而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故又言以明之○獨氏曰人之情欲爲愛之深者豈非忠之大者乎

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而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故又言以明之○獨氏曰人之情欲爲愛之深者豈非忠之大者乎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論謂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平聲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密精審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聲有敗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羽爲行人揚簡子與子大叔適晉事閒而出言於游吉曰蔑有禮也擇能而使之焉用無人大叔美秀而文能賦詩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焉用無人大國之討子產相鄭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大叔適客

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褒之子孟子抑管仲皆是拔群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
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霸術而賤王道孟子所以抑之
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夫也立為仲父而
他而本朝之臣莫之敢距也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謝管
仲者滕小長莫不鉄然從公而叢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使治齊亦以勝管仲決不肯為也
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
槩乎未有聞也槩平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
是有大享規模乃為上佐才而
子產才不及仲然邦土當過之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
管仲之德當王霸之間同科管仲子產使知聖賢之道四之類是也
使治齊亦以勝管仲決不肯為也
管仲之事畢竟聞聖人之享故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
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
槩乎未有聞也槩平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
是有大享規模乃為上佐才而
子產才不及仲然邦土當過之
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
可知矣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器之者歟
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享臣之長上大家勢重而無
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
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
滕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推其廉靜寡欲
所以優為趙魏老推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范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務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
國小如何政繁二國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是也
應接不暇門客如此白上無王綱大陵小強役弱故至此
○楊氏曰知之弗豫莊其才而閉之
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
可知矣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器之者歟

孟公綽

趙魏老可

滕薛大夫可

趙魏老而無事家老望尊無責滕靜寡欲故優

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一短於才故不可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享臣之長上大家勢重而無
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
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
滕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推其廉靜寡欲
所以優為趙魏老推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范

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如此逐項說矣○通曰公綽之不欲只是才而其德未備武仲之知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至皆有一善成名之近至如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爲滕薛大夫莊子輕妄而不終於孝冉有爲季氏聚斂皆無其渾然粹然也○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門件齊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凡事都有文之以禮樂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又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扶又反下同　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又要如字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德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謝氏曰忠信指久要不忘而言非忠信者不能○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道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矣也公綽仁也無欲而爲仁○莊子勇也冉求藝也冉孔子所謂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

若今之成人者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文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

一轉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頗故必然後協于中正而無弊也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堯舜其君且不能以此責人則人之不勉而不及者衆矣故程子以爲此言之病而學者之大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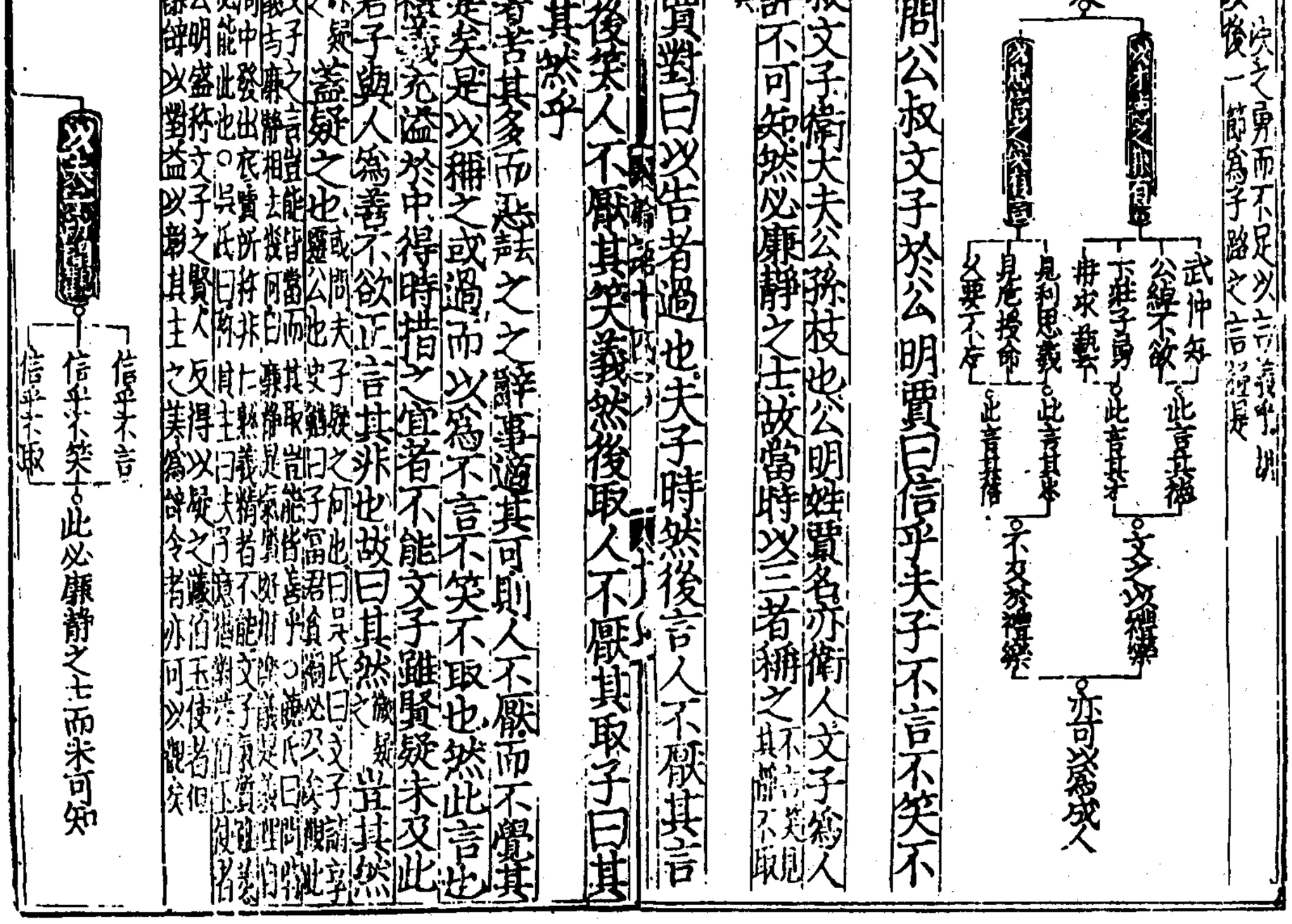
以禮樂成人之名而言之固矣然詳是言之成人之道若今之成人者則又非此所謂成人之極也

復閉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特以閔子之言若可以爲後世法故夫子因而進之耳非謂閔子之能此而遂足以爲成人矣○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者而重發之○愚謂子路之所知者止於此故夫子因其所及而進之使知成人之道不必盡然若是也子路聞之必自以爲已能此而不復勉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又要不忘平生之言

增益其所未至不止於此故曰今之成人又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始於智以知此理終於合於禮以中樂和之理盡至死行之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此理終於合於禮以中樂和之理盡至死行之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其稱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厭者苦其多而恐訞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乎深疑之之辭蓋疑之也或問夫子疑之何也曰以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義與夫子之言當時相去幾何而事實所存非十目所視不必能此也○吳氏曰所主言夫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漸溝以勉益以勸其主之美爲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公叔文子

公叔發　公賈拱　時然後言　然後笑　義然後取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或下一本無此二字）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君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君也（通論）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弥長庶公鉏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孫紇爲馬正家司馬孟孫氏之御謂公鉏苟立之孟氏將辟焉亦反諸魯公鉏奉之以告季孫季孫怒臧氏辭穿臧也於臧氏借人陳弢門告季孫曰臧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弑小白入而為桓公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魯殺之（通鑑）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間瓜而代期以明年瓜時往及瓜而代公問不至請命也請不許（通鑑）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間瓜而代期以明年瓜時往及瓜而代公問不至請命也請不許公孫無知虐於民連稱之從妹在公宮有寵公使間之曰女以我為夫人吾殺而父而妻之對曰妾不足以辱君宮若得改事以嗣先君之祀妾之願也冬公戍葵丘不反間謀也公怒將鞭之間遂與管至父葛盧家秦虎作難殺公子小白自莒先入（通鑑）齊人殺無知及雍廩初公孫無知虐於齊大夫雍廩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桓公使管仲帥師以

社則管之功大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曰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通證後漢應劭郡字仲遠謚曰貞子紹之難○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知之知○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通鑑前漢帝紀帝少子也驕恣不用令昭与爲王書諫數之曰昔召忽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燕王傳中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而孔子以爲諒小信也時帝崩梁孝王入朝帝少子也驕恣不用令昭与爲王書諫數之曰昔召忽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而孔子以爲諒小信也時帝崩梁孝王入朝

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當去声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

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公兄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公兄本公殺弟而糾頑謂之糾子漢春秋經文及淮南厲王傳中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而孔子以爲諒小信也時帝崩梁孝王入朝帝少子也驕恣不用令昭与爲王書諫數之曰昔召忽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當去声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

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通鑑程子以糾爲桓弟而桓頑謂之糾子漢春秋經文及淮南厲王傳中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而孔子以爲諒小信也時帝崩梁孝王入朝帝少子也驕恣不用令昭与爲王書諫數之曰昔召忽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當去声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公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公兄本公殺弟而糾頑謂之糾子漢春秋經文及淮南厲王傳中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而孔子以爲諒小信也時帝崩梁孝王入朝帝少子也驕恣不用令昭与爲王書諫數之曰昔召忽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當去声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

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通鑑程子以糾爲桓弟而桓頑謂之糾子漢春秋經文及淮南厲王傳中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而孔子以爲諒小信也時帝崩梁孝王入朝帝少子也驕恣不用令昭与爲王書諫數之曰昔召忽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當去声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事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實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声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通鑑通鑑考異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徵爲太子洗馬太宗即秦王功高震主中書舍人近中介礼遇良厚及建成與秦王浸不協徵每勸建成早爲之所建成不能用及建成誅太宗召徵謂曰汝離間我兄弟罪當斬徵慷慨自若陳其事跡曰皇太子不先下手禍今及矣太宗即位擢徵爲諫議大夫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實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声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通鑑通鑑考異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徵爲太子洗馬太宗即秦王功高震主中書舍人近中介礼遇良厚及建成與秦王浸不協徵每勸建成早爲之所建成不能用及建成誅太宗召徵謂曰汝離間我兄弟罪當斬徵慷慨自若陳其事跡曰皇太子不先下手禍今及矣太宗即位擢徵爲諫議大夫

忠謀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致太平則不以相掩可也通鑑程子曰可也二說曰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功與可以死可以無死若見其可以死而死則前之忠謀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致太平則不以相掩可也通鑑程子曰可也二說曰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功與可以死可以無死若見其可以死而死則前之忠謀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致太平則不以相掩可也通鑑程子曰可也二說曰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功與可以死可以無死若見其可以死而死則前之忠謀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致太平則不以相掩可也通鑑程子曰可也二說曰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功與可以死可以無死若見其可以死而死則前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喪去声下同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喪去声下同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
公用之文各當法其才
啓曰召將治軍旅得人則邊豆請陳牲牷肥腯神人肯忘寧爲人用之本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
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訓矣胡氏曰國即敏孝好問若賈即問與鬻者雖卑以役弟於今世者如國家賈之竊權鹽之類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皆然名間
孝之意爲亦以靈公善用人無或可以有爲尔

衛
- 以靈公無道
- 以其行不可述——宜其喪
- 以能治賓客
- 以能治宗廟
- 以其才皆可用——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以爲
豈不難哉動於言者以有爲不務力於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弒
年胡氏曰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陽生子壬也時從
大夫皆在魯朝魯諸大夫皆在魯朝五月壬申成子弒之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仇子之讎加齊之半可克也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君魯沐浴而朝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
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證
勢相倚故沮在呂反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下同以此懲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則正名討賊之義
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
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舉與國
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
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
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平聲惜哉
程子曰孔子之賊法討之至嚴也後之人臣不能討其賊
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或問程子以發後聞之說何歟曰若人人得而討之如何使其然事非一端告當未迫遽而得不告又在乎臨事而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後命以行其事機之來也不可失而後有告可也使其事機之去也決其不可告而後告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逋賊

之大非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責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通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證也然先發後聞謂魯君也然先發後聞者誰也然先發後聞謂魯君也然先發後聞者誰也然先發後聞謂魯君也然先發後聞者誰

舊事都消融了無渣滓○
之非非是至五十歲似一年
化一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
陽爲遷而玉行年六十而
仁始終是之而不違與
不管是必踐履驚實見
之也輔氏曰踐若不必
下而又須有得於心
而能言矣○饒氏曰欲
常有此心之者一
孫之者一南宮适出伯
孚我出樊遲出聖人
樣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
其有寧可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如此
深賞其言而心深賞夫子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伯泰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艮止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父子夫婦皆不越乎其位也非有所不思不在其位之章之言記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字上章又說得闊如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素貧賤則思素夷狄則思素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方人

論人而無實於己之實

子貢自以爲無實於己而能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必賢哉我則不暇

子貢自視跛夫子自視聖賢而能爲夫子之所不暇爲況先師曰

自貶以抑之之意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疑之而實疑之之意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

疑已扣反語辛語録凡抑字皆意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苟不逆不億不信而不先覺則亦不足觀也已語録逆詐是我先揣度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己詐己不信億不信是見那人已詐己不信也見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己不信也先覺焉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意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陸象山先生語録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白者不能也○愚曰逆億者私意揣度之先覺者真見之照徹固不先事而隨事而隨物小人之爲蓋亦不自必其敢已此待物之誠事理於小人之爲其斯爲誠乎

君子交際

以不逆詐

以不億不信

以先覺

不豫料其疑已

此待物之誠

以不逆詐

以先覺

不逃所見於已

此踐理之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聲夫子而辭甚倨倨居御反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

此丘之所以爲丘與亦深矣胡氏曰不拔則失義理之正○饒氏曰拔栖栖爲鳥之栖木而不拔則失義理之正○饒氏曰拔栖栖爲鳥之栖木而不去是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謹嚴也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良也也助語聲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驥之所以爲驥者以德不以力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形反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怨怨有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

子之名若以德不以直陳氏曰此如詩小雅之比賓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比

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施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或問以德報怨私恩也孔子豈不知之而必欲人以直報之何也曰天理之正也夫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天理之不可廢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賊直當報則報然而不以已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故於孝子之心已無所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若亦以正其名而使人不得不報者然也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導而以德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反無復加之地如所謂報怨以德者而已則是所以報之以德又將何以報德哉且以德報怨者固所以德夫人之怨矣而怨之公平與否則在我者固自若也其於德已盡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爲逆人情陷人理之甚哉或曰君父之仇亦有之則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不當報而報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如何曰此意蓋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焉盡其道而不爲私恩伸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以謂之公義行於上而公義行於下然後可以謂之私恩公義私恩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慎所重而處之可也不幸而至於兩難則寧小加委曲而必使公義私恩兩得其所以爲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也君子非無才無德則亦奚足尚哉驥善馬之名德謂良也也助語聲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驥之所以爲驥者以德不以力也○尹氏曰稱者習熟而物控御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如何曰此意蓋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焉盡其道而不爲私恩伸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以謂之公義行於上而公義行於下然後可以謂之私恩公義私恩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慎所重而處之可也不幸而至於兩難則寧小加委曲而必使公義私恩兩得其所以爲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也君子非無才

其次命何如平
謝氏曰聖察之慮亦命也其察無如之何聖賢
此以時景伯察子路而警伯察正聖人於利害之際
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諸儒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
也是為景伯誠如曰有命是為門子服公孫有子路之則行舍
之則藏未嘗至無可如何則命如下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得
命又一等人知有命得
聖人使不消得言命之一字不容治若皆有定數如
不容治若皆有定數如
安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子羔也夫
子歸之於命若有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子羔也夫
衛孔氏因或問之以公伯而孔子以為關於吾道之行止
非歸相之也而孔子以為關於吾道之行止
也固為公室之憂抑為聖賢出處之大義也
賢而勇於永令以此藏甲門前賢者子路為季氏臣公伯察知子
固將殛以胡孔子不為子路而孔子不為子路而
戮計然子服景伯欲肆於天子之朝而不能而不能
必吾道之行与不行繫於天之祐与不祐而不能
不憾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命之謂歟
亦歸之天焉已聖人無可如何之謂歟
當止則止如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可否
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之
使之發使察之
何尤於察哉

聖賢處利害之際

公伯寮愬子路　有憎子路之心
子服伯　有援子路之意
夫子　乃安子路之詞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君伯寮太公是也　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去聲邦　如百里奚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如衛靈公顧蘧伯玉而不在孔子遂行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如徒隸問陳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

第雖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起然高者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
其次見非一時所遇則辟色矣語陳則辟言矣
公領悟則辟色矣語陳則辟言矣
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愚氏曰然
之十二天子為之憮然全是乃賢賢易色言命也到無可如何
○呂氏曰出与址以地勢賢於言命如此章論
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聖人用之則行舍
矣○遊曰天下為大夫邦國為小小次
言是辟其人此將子所謂大小次
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

賢者所遇不同

辟世　若荷蕢丈人
辟地　若楚狂接輿
辟色　若桀溺
辟言　若荷蕢公問陳之類

非有優劣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
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作者有二說橫渠謂義農黃帝堯舜
禹湯之制法非有述於人者於作字

作有情而遺文武兼亦不當曰七人矣王輔嗣謂子
文以為當禹之遜民伯夷叔齊神禹下惠少連
然不當出以作者為作起而隱亦未安句氏以長沮桀溺
晨門丈人向責義封人楚狂接輿
而以此為隱者然於作者二字終說不
通竊意此章必有脫誤付之闕疑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去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禁與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
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
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語錄問聖人
不可為之事曰如不可諫而諫之類是也○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
無不可為而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不行而皇於拯世者天也而未知
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
然玩其辭意蓋不可為而隱於
道之不行耳聖人不然天下

聖賢出處不同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去聲）

擊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上去二聲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知之則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心不忘天下知音者於聲音中知有救心耳）非常人矣（記錄問聞擊者声如何使知其人非常人矣曰他那人熟爲如古人）既而已鄙哉硜硜乎（鄙哉者譏其固陋硜硜者堅確之意）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已而已矣深淺之宜）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以揭起例反）

則揭（此句出詩匏有苦葉之詩也）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

包（備）風（氣）包有苦葉之詩也（識孔子之）

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果決之貌）末之難矣（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去聲）若但如此而已則亦何難之有其聖人之心終不能已）

（果決之貌）

（末無也）

（去聲）

荷蕢過孔氏之門

（有心哉擊磬乎——見夫子憂世之心）

（鄙哉硜硜乎——薄夫子平世之意）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諒陰三年不言——果哉末之難矣　書稱高宗之事）

（諒陰——或問諒陰之義先儒多以爲人君居喪之名○蔡氏按禮記喪大記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去聲）於庶人（沿）以爲人（去聲）沿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見高宗諒陰之名）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定（此句出禮運）故民易使（號氏曰孔何以使之難曰官府之政）

（李教之教皆所以導之○程氏曰聖人小人李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令不言使民曰上好禮則民自易使也）

（好去聲）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又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此雖極治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指曰吾治已足則未所以爲聖人矣）

（脩己以敬——見夫子之言至矣盡矣）

（脩己以安人——見夫子之言至矣盡矣）

（脩己以安百姓——見夫子之言至矣盡矣）

（脩己以敬而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薄夫子平世之意）

（脩己以敬——或問諒陰之義先儒多以爲人君居喪之名而此子路問君子之事君之要之只是脩己以敬則其事君天下之人皆至於治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亦無出於此故曰脩己以敬而已矣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此子路不說高宗諒陰之事而但說脩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

恢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遠而已以敬之一言其功如此豈其略無大小淺近之可擬哉蓋敬之爲言主一無適而已故其爲道至近而易入安百姓堯舜之所以爲聖而其實不過即此以盡己之心而已然其所以爲己之目則有不可勝窮者焉故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外之辭脩己以敬之效有近而易見者有遠而難知者有小而易驗者有大而難推者蓋近者易見則是近者之效大而難推則是遠者之效小而易驗則是小者之效其實皆自敬中流出非有二致也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物自有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此體信達順之道也

明睿知足以臨之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語錄上下一於恭敬這是上之人自以感

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達順則智由此出仁由此行義由此生禮由此興皆自然心德開明而節文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達順是忠恕一貫之爲道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

原壤魯人名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爲非禮若矣今乃責其衰而歌則衰當絕哉其衰而歌亦可見乎周流此亦可通外之也遠

夷俟者蹲踞以待之也述稱誦也

胡氏以爲原壤之母死而歌孔子爲非禮若矣今乃責其衰而歌則衰當絕哉其衰而歌亦可見乎周流此亦可通外之也遠

箕踞之嘲則壤蓋嘗箕踞而見孔子矣

鄭舜卒曰聖人之救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或

孝弟著至於禮法

老莊棄絕隳壞則父生可以備風俗故名其爲賊嘗良可歎哉

原壤

以夷俟言

以不孫無述言

以老而不死言

放於禮法

無一善狀

所以爲賊

敗常亂俗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未成人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

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非求益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孔子言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

隅坐侧坐而近不敢當中隨行從後而行不敢並

此童子不循此禮居位則是不能下隨行則是不能上皆欲速成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上少夫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朱氏曰不止乎童子之列而生理陷焉告欲速成之事所以長傲慢之端防微杜漸進退之節所以養德性之原大矣原壤老者無足以爲人師況童子乎

論語卷十

闕黨童子

闕黨童子將命

老者而無禮一非求益一所以爲人害本蕭

大子言堯舜諸者二。

一推其效一聖之極

一原其本一敬爲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

柳原壤名母死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也歌其所以送其母還孔子助之沐浴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音遜長上聲脛戶頂反

闕黨童子將命

闕黨黨名

或問之曰益者與

或人疑

孔子言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欲速成者也

居並行是不循此禮

非求益也

論語卷十

闕黨童子

闕黨童子將命

少者而無禮一非求益一所以爲人害本蕭

論語卷之十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攷　熊禾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文公疑爲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夫子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言行与門人問答之辭

陳謂軍師行音杭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陳謂軍師行音杭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後扶又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凡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孔子以日與孔子語見蘧爲師視之邑不在孔子遂行後如陳是歲魯哀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言自此以後遂不反也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言知也又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一貫之又自博學多識說起而但云一貫之此言知也又語錄聖人也不是不知而不能至然聖者只是無一事不理會不明只是於多事無一事不理會之旨發出忠恕是說知

子路慍見賢遍反下同慍怒也

子路以孔子困於陳蔡之間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子固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錄問守此窮人一時答問之辭亦或此蓋孟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愚謂信斯言也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人然君子固能固窮而小人不能固窮此所以爲異耳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指點珠之一一數也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孔子去衛適陳

聞問不同—當行而仕無所怨悔

安益不同—變困而亨無所怨悔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所本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女以予爲有得也於能疑見世俗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女以予爲有得也於能疑見世俗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女以予爲有得也於能疑見世俗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女以予爲有得也於能疑見世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形甸反一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於一以貫之

說見形甸反一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於一以貫之

之下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一貫之此言知也又語錄聖人也不是不知而不能至然聖者只是無一事不理會不明只是於多事無一事不理會之旨發出忠恕是說知而上面推上去○子貢尋常自說領悟不下來子直與說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自說領悟不下來子直與說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自說領悟不下來子直與說下

然文門非与圓在當必子引識之者又自有悟一貫底道理非多學而識之則可謂到此必中間語錄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疑刻之迹即所以結前意耳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因又深喻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如莫我知也夫及予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孝問之進皆在顏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夫子張問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回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性而亦才高知門人有何事矣　朱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又天字釋一此字一字蓋天之所以天於萬物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以行言此則由博學而識之之說來是以知言況曾子為質能用各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

忠恕而已一自上流下

可見淺深不同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由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愠氏曰知德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知德如知味也子路未能實有諸己所以終於愠見而不自知其味之實不然胡為以此問答為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夫音扶　與平聲　無為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脩己敬而天下自歸之猶北辰之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也恭己者嚴威儼恕之謂正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也舜之所以為舜者其惟文乎乎相似

大舜南面而治

無為而治　無可見之迹

恭己而已　可見者如此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去聲貊音陌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身而言之猶答祿問達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謂如此往參焉之參去聲下同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語曰參前倚衡只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個物事光輝相似念念不忘八字工夫全在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一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前其味之實不然膽度之知非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饒氏曰書紳見此理甚切實如）（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者直習之謂可見）

反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此敘知之鞭辟近裏者也

言忠信行篤敬

言忠信行篤敬一般（饒氏曰此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高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若已〇天地同体如是義理之精微者人與天地本一揔之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体如是孔孟是查滓未去所以有些查滓復孔孟是查滓未盡所以有些查滓須是信不貳疑雖開言五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盡化了若未到此須）

州里行乎哉

（州里之人亦皆此心此理甚切盡吾之心則無乎人心皆同可行矣）（饒氏曰書紳見此佩服之行矣）（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者也故問于祿問行皆以言忠信篤敬規之夫子張務外者也故問干祿問行皆以言忠信篤敬規之夫子張務外者也故問干祿問行皆以言忠信篤敬規之夫子張之學在矣）

言行

忠信篤敬

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之意）

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為孚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蕭氏旅曰名節去數○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去數盡即此是孚只一誠之謂）

（真參前倚衡—夫然後行）

州里行乎哉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狀如）

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可見其直（事見反）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形向

家語（家語困誓篇孔子反衛遇蒯聵不肖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女置屍於牖下於我畢矣礼畢於牖下小斂於戶外大斂於阼我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乎客位進賢而退佞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

史魚伯玉

史魚以直雖

邦無道如矢

伯玉以義卷而懷之

邦有道則仕

出處之人備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先師曰惟智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言不知人則當語而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

心有不安矣見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況緑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有殺身以成仁者但以義
理不忍就彼以害此心所以不為耳○仁只是吾心之全理殺身成仁時五
分吾心中之全理求生害仁時五分吾心中之全理害仁殺身成仁時五分
全理求生害仁時五分全理○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若只一个安字
而已○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則安故謂之成仁
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之心純全
無缺雖舜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與仁人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
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之志士亦能勉而為之
不及仁人之安行然一也○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
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
不實見得與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
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語錄人當
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字上說○求嘉謀氏曰謂之成仁則必
俟人有他說底話○求生順死安天理而不見已身更管甚名節哉○汪氏曰程
子見得非實見得是實見得非

志士仁人。

(論語集註) 害仁——實見得非 成仁——實見得是

言更推出實見一字謂必先能實見得這个是若不曾實見得死便定是不
定不是安肯甘心就死以成仁乎謂必先能實見得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字上說
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以成仁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
以曉人也○志士仁人能實見得是與非分明故能殺身成仁以全吾心之全德言仁人能
成仁就个是而不求生害仁以全吾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故曰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一邊
所以言故曰取義程子就切身緩急一个是則一个非一取一捨之間而已所以謂
之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

(論語集註) 大夫言賢己見於行事 士言仁方見於脩身者也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 嚴氏曰指事大夫之賢切磋以成其德也 友士之仁也是簡人德之次 胡氏曰友士之仁也是簡人德之次 友高親己

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居是邦而友其賢士之仁人
玩味此語則子貢之為人可見矣○胡氏曰子貢多聞識廣而
好與賢己者處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亦與之化矣所藏者黒是以君子
必慎其所與焉

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明之即此字發
明其意也

○顔淵問為邦

顔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須從克己
復禮上來方可以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論語集註)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 語錄 邵子曰經世書以一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統會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統會二萬一千六百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統會二萬一千六百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統會二萬一千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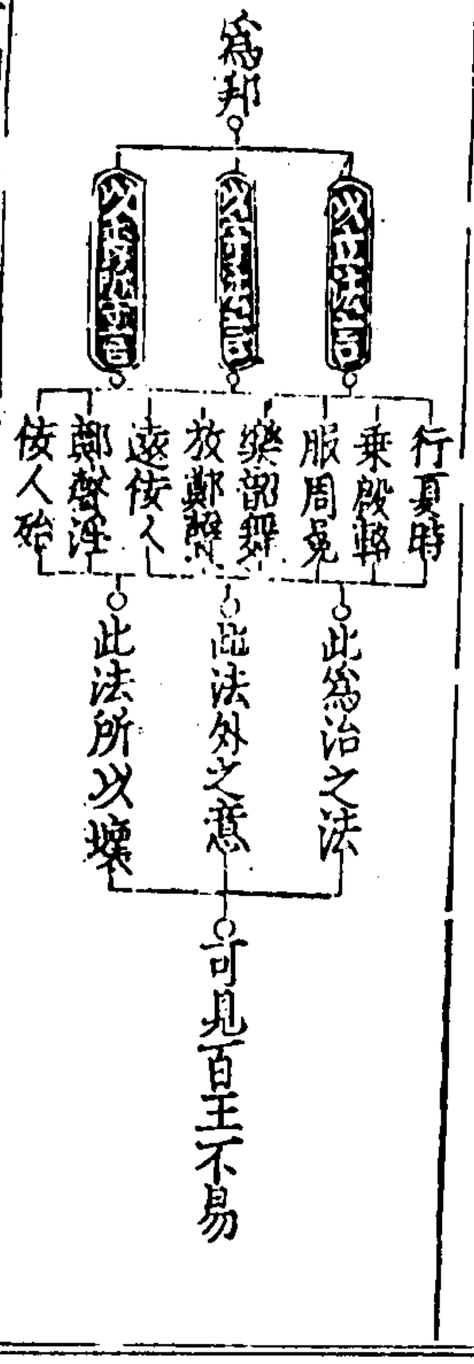
然時以作事。四字出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或問湯始偏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故湯以建寅之月爲正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建丑之月爲正朔而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知者言之至周又以建子之月爲正朔而改歲之始改歲之說然以言乎天則一代有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已以言乎人則一代有一代之功未著以言乎正則一代有一代之考論三王之制而必四時五行之全而後可以語治定功成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全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歎夏時之不可得也○語錄所謂行夏之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之欽若昊天而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舜之在璿璣玉衡而齊七政以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而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以成五瑞輯五瑞以覲四岳群牧而班瑞於羣后以及巡狩之禮無不本於堯者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也故曰行夏之時此言天子之事也蓋夏小正之書雖不可考然其間必有可以見夏之時者如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之類是也周禮所謂夏采夏官夏后氏之璜夏后氏之龍勺之類是也商則制未詳周則有未備者矣○吳程曰周禮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戴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服祭社稷五祀則毳冕祭群小祀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祀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祭羣小祀則爵弁祀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先王則衮冕享先王則袞冕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樂治古今不同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曰不讀則法壞矣簫韶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徳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忘去其所守故放遠之歟

鄭衛之音皆為淫亦夫子刪詩之一證齊之詩已不存七之五備齊之詩四之一證齊詩之語質酒多淫刺聽細之意刪鄭之意刪鄭之為男陋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聲也○張子曰小人之溺國家柔惡九可畏於刪惡而暴中才之君罔畏而遠之哉

鄭聲淫惡而暴中才之君罔畏而遠之哉

鄭衛之為害過戰惟柔佞者謂謏諛之人亦以小人之情為所感有覆亡而終不悟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存焉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喻而引之以為樣耳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憂者容足之外則患不在千里之外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為無用之地而不可發也

遠慮近憂

蘇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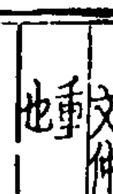
南軒說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徳如好色者也好去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君子望人之意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与之平声

竊位言不稱去声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



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

見公冶長篇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

又以為竊位也蓋以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藏位為國家仁也豈非竊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藏位為國家特賢之公器邪文仲魯賢大夫不番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熊氏曰公牧文子與大夫同升則納其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

後爲之遠然乃自然之效耳

或問自厚責身益脩

或問然人言責人也輕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則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語錄只是要你如此下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熟而愿之若也通攷能得如此章之意

如之何

或曰論語或問言

此未然之前　防微杜漸之爲貴

此已然之後　橫流極熾而難救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後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語錄下二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君子終日而如此說得下二句爲亂道言不及義無孝弟而推止好行小慧則其爲害甚矣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出於人欲之私而已胡氏曰集註所謂放辟邪侈之心滋一無以入德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群居終日

或曰不及義言

放辟邪侈後之心滋一無以入德

或問小慧言

行險僥倖之機熟一將有患害

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然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遜遂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而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義以爲質

或問禮以行之節文

孫以出之必以遜

信以成之誠實

君子之道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饒氏曰言沒而可名沒後而有稱之實者以不見休於人沒後知之大率沒世不忘亦此意○馮氏曰求有爲善之名固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聞孔子歎之然則爲善者亦可以勉矣

君子義以爲質

或問禮以行之節文有

孫以出之必以遜

信以成之誠實

君子之本

君子

病不見知不悔

所以見信道之篤

疾名不稱

所以求爲善之實

呂氏說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以大巧曰蹈巧而有益於物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爲一意楊氏合三章爲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大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可比（毗反）至之意故不黨（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流於黨也）

君子

以矜而莊章

莊以持己

和以處衆

此所以盡天理

以不爭不黨章

無乖戾之心

無阿比意

此所以防人欲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幸用其人亦不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廢其言之善（此亦是稱其言之善而不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也）

君子

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所以獎人

所以謹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誰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恕者求仁之大端）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我也譬人猶己也然如此○語錄問言恕必兼言忠抑何此只言恕曰不得不忠時不成恕獨論恕時忠在裏面○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多率爾知博中之約只以一恕字答之○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所字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已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非恕人乃相率爲不肖之歸豈推已如心之義乎）

以恕字釋之

子貢

以終身可行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聖人之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楊人之善而過其實矣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有所試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只說他之惡說之不消之毀如一物本完全分打破了便是毀若毀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善亦是稱其得過當有所試如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然十分善說他便是毀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如得如此也○或問毀者惡未著而遽誅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孰物平施無毫髮之善惡故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特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善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但有試而知其不善者雖有以先知其惡之言不輕之善而無預誅之惡是則聖人之心爲有所信善善長而惡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之意而不幸命促子孫不及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爲有倚而以憨然無情者

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若直之為下者盜於申韓
臨之斜矣○胡氏曰此老子所謂直而不肆直而不
此孟子之過其實若孔子所謂直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惡而無所私曲之民語錄所以字本虛故在此然意味乃在此其是非之實也此句緊一節說下一節說直道而行金履祥曰此章總前說朱子段註文直至通前又為此句轉得簡繁然有脈其間書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正之於民所以無譽者蓋以此民三代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此句緊一節說下一節說直道而行簡明○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呂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乃人心天理所在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一口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生殺之義而無褒貶之筆若急於褒惡而緩於貶惡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若申韓之為下者盜於申韓之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而下者流於申韓之為下則恐其流

好惡

人心有覺

恐蔽吾私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充大而大之也人外無道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外無人道即以之弘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程子曰此道字是就自家上說若以道為門路則不可得而弘矣道無形狀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問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之下句放上此語錄又之如太宰知至仁守之如得其正所謂敬當而併之如意誠而不妄動不以禮動如所謂不動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不下面是新民工夫○陳氏曰亦須隨事檢點到此尚有不莊敬處非至此時始欲李莊敬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語動字不是使之以禮下補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有禮是使之以禮下補禮字如鼓舞其中致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通攷又之知之熊氏曰知及之仁守之行之事也皆明德之事動之以禮謂作興民之事動字猶作新民之作○愚謂新民之事動字猶作興民之作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未盡善之道也語錄問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不可以禮動之是指民說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鼓舞其中致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通攷又之知之熊氏曰知及之仁守之行之事也皆明德之事動之以禮謂作興民之事動字猶作新民之作○愚謂新民之事動字不是使之以禮下補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鼓舞其中致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通攷又之知之熊氏曰知及之仁守之行之事也皆明德之事動之以禮謂作興民之事動字猶作新民之作○愚謂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未盡善之道也語錄問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不可以禮動之是指民說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鼓舞其中致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通攷又之知之熊氏曰知及之仁守之行之事也皆明德之事動之以禮謂作興民之事動字猶作新民之作○愚謂

乃其氣禀學問之小疵然涖動以禮底工夫如何要莊涖動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統攝不走失而又於發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要又問此是要本未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本方好去檢點其緩便無事不善若想又仁守為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或問知及仁守為孝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發物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孝要家之際亦非莊涖動以禮不能為也為臨政之地安○或問知及仁守為孝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發物動

仁在已無所窒礙指大段難說說言無窒礙當仁謂當
是師長所敬底事○或問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
於仁以爲已任則當自勉而勇爲之非獨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爲
程子所謂不可將弟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
謂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已此與上章皆
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
字大有力量不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通曰當
當之已爲己任曾子所謂不讓
之事而遜
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錄貞者見得道理
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此
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結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
者非正而固守之意焉○張氏曰貞則信
在其中但執小信而不
通權變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
章爲諒字大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
此諒是也諒以貞而
實非故大子特別而言之○程氏曰貞
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
所在者也○馮氏曰聖人
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
韓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之爲諒也

貞諒

貞

義既精不期而固所謂大人惟義所在

諒

不擇是非正必信不易所謂匹夫之諒者是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既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
後後獲後謂不計其效也蓋爲人臣者但知
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

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
祿之心也張氏曰既負而仕亦以敬其事而已矣蓋亦以爲
邮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而置之不存
乎念慮之間非徒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
敬其事而後有祿之心則義利雜窾公私交戰其不爲利
心所勝者幾希○黃氏曰敬事後
食已之道也一說事君之道也

事君○

修職盡忠——先事之意

不先求祿——後得之意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若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
則人皆可以復如字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又也論其類之惡矣
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雜一定而
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
以反之於善也教之明彖者可使之強當勉
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克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但
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
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棄而已○洪氏曰聖人之教如

有教無類○

以陰言本相皆同——無有不善——天命之正

以類言有不同——有惡有善——氣習之染

以類言又不同——可復於善——變化之妙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下同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
則以華夷爲限止理欠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
一字命辭之大法也東坡吉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爲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遍反賢

師冕樂師之賢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大師皆以師名瞽矇笙師
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視而聽專且久
天下無窺人也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者去聲之人以詔之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可

師冕見○

師樂師瞽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大師皆以師名瞽矇笙師
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視而聽專且久
天下無窺人也

三三四

必子張之問作課誦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孝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比諸弟子爲多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通攷　周孔春官大師下大夫一人少師上士四人瞽三百人眡瞭音了明目也三百人皆明目也三百人眡瞭音了明目也三百人眡瞭音了明目也三百人眡瞭音了

冉求為季氏聚斂法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蒙陰縣也○馬氏曰按禹貢徐州蒙羽其藝云東蒙大東又云羽畎夏翟蒙羽其藝孔氏曰魯頌曰保有鳧繹遂荒大東是有鳧繹東蒙之山土田附庸故謂之東蒙主且謂主其祭祀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祀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諮嗟興歎以深孟子地方百里之說見孟子註疏周公之封魯蓋兼有泰山之南北故得方七百里耳然其間山川土田附庸必不能皆如其數也諸侯之大小固不同而周公之制亦豈一定而不可易哉

心苟安則禍孔不作自知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覆之患矣而後能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少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謝氏曰夫子為有國有家者正指曾子季氏言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內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夫如是總包括上二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又欲興兵黷武則與脩文德反矣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併去聲責之遠人謂顓臾

顓臾之上夫子又著蕭牆對顓臾言則顓臾為遠人可知○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一也三桓子孫各擅其邑二也家臣陽虎公山弗擾等各收其私邑三也

蕭牆近君處史遠其為近君處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因季桓子及公山弗擾叛季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

季氏伐顓臾○

以先王制言一木可伐一木不可伐

以作福威言一木不當伐一木當伐

此不易之定體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禮記曲禮諸侯不得變禮樂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誅之民者加世律法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能不得變禮制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特其口使不敢言也下無私議非特其心使不敢議也

議此有司之職必極致大臣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為有道之恥○此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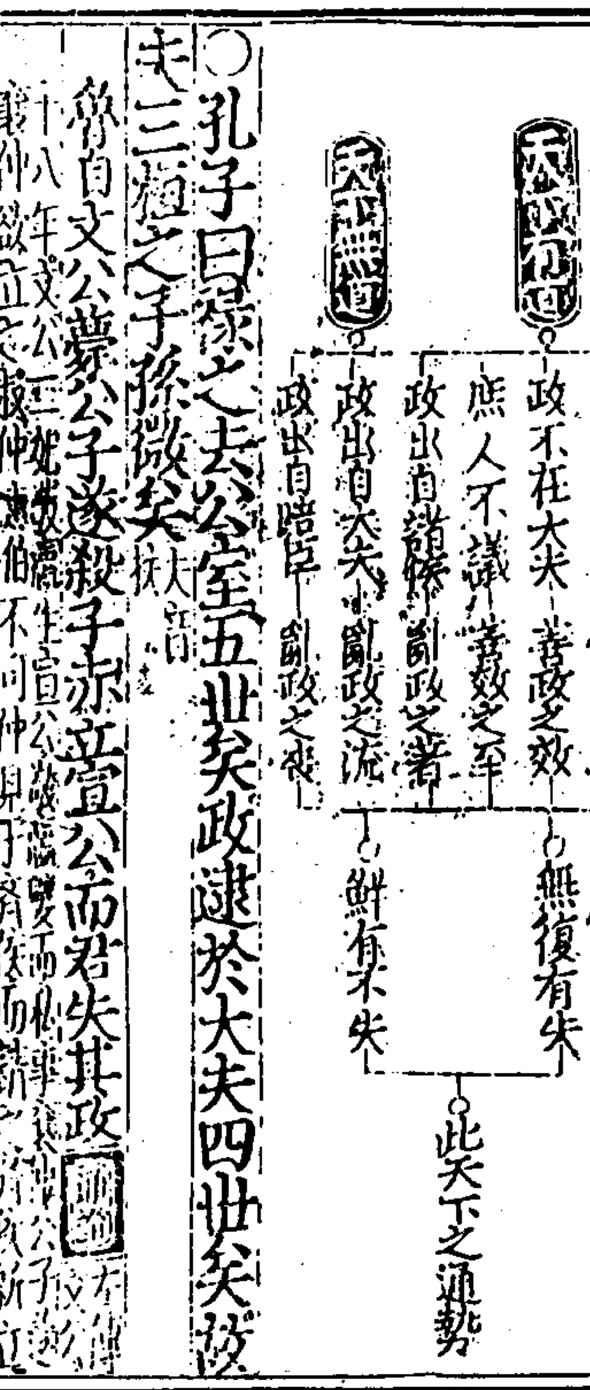
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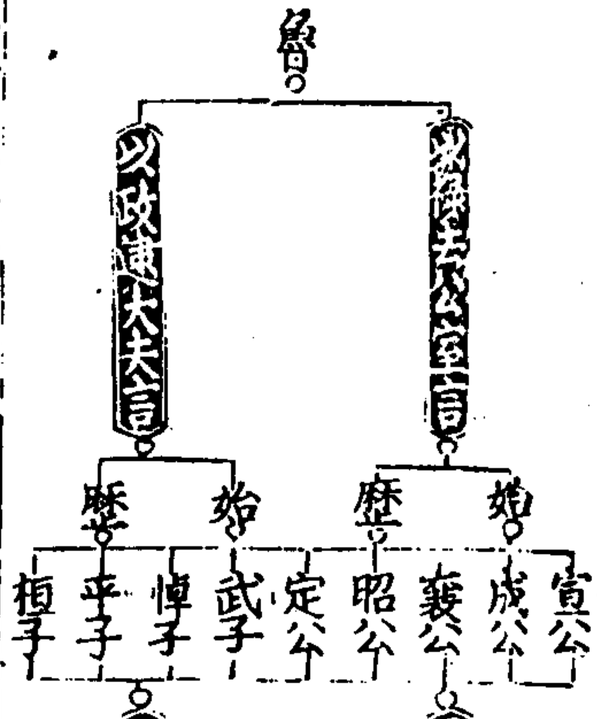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馮氏曰先王之制大夫不得專征伐之法掌之以司馬孔子所以深歎之下章放此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陪臣亦可執國命而論語一書皆重出者各隨所見而記之不必有意於其間

自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也至自諸侯出則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

論理其失矣而論勢其尚可自諸侯出而逆理甚矣○統氏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之權在天子而天子制之天下無道禮樂征伐之權在諸侯而諸侯制之然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理之節文樂者和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陵下僭起於禮樂之中而禮樂征伐之權遂移於諸侯五相侵伐


政出自天子
政不在大夫
政出自諸侯
政出自大夫
政之興
政之衰
政之流
政之廢
無復有失
此天下之通勢
鮮有不失


魯
魯公伯禽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季孫氏
仲孫氏
叔孫氏
武子
悼子
平子
恒子

友
- 友直
- 友諒
- 友多聞

諒進於誠　有毅憚誠畏之意
多聞進於明　有興起慕效之意
便辟習於威儀　無責善之實故損
善柔工媚悅　無固守之節故損
便佞習口語　無實通之實故損

○損益相反

○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
禮樂之樂音岳驕樂樂音洛

樂
- 益者三樂
- 損者三樂
  - 節禮樂
  - 道人善
  - 多賢友
  - 驕樂
  - 佚遊
  - 宴樂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禮之制度驕樂則侈肆而淫溺而抑小人之情善道善言善事樂則樂聞善言善事驕樂則樂縱佚遊則樂從遊宴樂則樂飲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爲樂而流淫耳○損益亦相反也胡氏銓三句卻是人欲一節是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臭聲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奢侈如此交遊之類宴樂如飲食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言色之損○呂氏曰驕樂以驕言樂之發於中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音竈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謝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謝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教人時坐長者當先言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曰愆有三戒皆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愆
- 愆及之而言
- 躁
- 隱未見顏色而言
- 瞽
- 及之而不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論語十六　加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氣之精者爲血血之氣者爲氣氣主乎動血主乎靜氣統乎知血局於形氣通乎神血有質而氣無象氣以成形而爲質以載血而爲神以使血而爲用血氣一物而二二而一者也胡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志氣所使也○范

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志亦定向於理而已

君子

以血氣言

少未定

壯方剛

易爲所動

老既衰

戒在色

戒在鬭

貴有所養

戒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不敢不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語意

以君子所畏言

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言

知其可畏無不戒謹

不知天命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先儒三畏不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恐小人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江氏謝氏此說所以別夫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張子謝氏大人則敬之與所謂不當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聖人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馮氏曰此以上一節言記者以類相從耳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形於面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語意若視聽言貌是非不誠則不明不聰不恭不忠不敬不問不難不義所蔽壅苟爲思欲所壅蔽則

學貴同異

以資之不同言

生而知之

學而知之

困而學之

以知之則言

或生而知

或學而知

或困而知

無上下

○惟學爲貴

者爲中困知者爲下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

君子 — 又思容中語 — 無待於思 — 此見誠者天道
　　又思容中語 — 隨過而思 — 此見思誠者人道
九思次第
　自重而言 — 視明聽聰色溫貌恭言忠 — 兼內外
　　事敬疑問忿誰見得義 — 兼知行

（論語十六卷十二）

古語所謂
　又思容中語
　　見善如不及 — 顏曾閔冉之徒
　　隱居以求志 — 伊尹太公之流
　又思容中語
　　行義以達道 — 伊尹太公之流

（論語十六卷十三）

而未見一句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程子曰此一作言先師曰）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九思這一件）如思名專其一（九思名專其一）則皆主一（主一是主一件）之義曰然（這一件上思之）○遍曰事思敬九者（九思）容中（去聲）道無時而不自省（又）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張氏曰九思皆出天理所由）聖人（張氏曰聖人）之於（於）誠（誠者）也（也）猶（猶）不（不）勉（勉）而（而）中（中）不（不）思（思）而（而）得（得）從（從）容（容）中（中）道（道）（張氏曰聖人之於誠也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而（而）況（況）於（於）人（人）乎（乎）（況於人乎）此（此）為（為）不（不）思（思）而（而）言（言）也（也）

（論語十六卷十四）

古語所謂
　又思容中語
　　見善如不及 — 顏曾閔冉之徒
　　隱居以求志 — 伊尹太公之流
　又思容中語
　　行義以達道 — 伊尹太公之流

（論語十六卷十五）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論語十六卷十六）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胡氏曰一車之駟馬也）西山（胡氏曰西山在河東蒲阪縣）也（也）用（用）兩（兩）服（服）兩（兩）驂（驂）也（也）首陽山名（胡氏曰首陽山名先師曰首陽在首陽山之下）（胡氏曰一車四馬而名駟者隨其所貴而名之稱不一也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程子曰興觀群怨之興感發志意觀可以觀風俗之盛衰群可以和而不流怨可以怨而不怒此言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品節詳明其為教使人恭儉莊敬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用熟之謂此其所以能立（先師曰立於禮又孝禮能立之語）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陳亢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其子為二也上子字同不私其子亦何當後門人一耳與詩應禮同教子亦不過如此陳亢之所得矣大成既耳不隔故道遠而不至大成既耳隔故道雖在其中而不得聞矣言詩書六藝之文者詩書物脩然之理也禮者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曾謂孝詩孝禮孝道乎然理一也而孝之序則不可紊而故聖人於第子之問則教之以孝詩禮此聖人之言名有攸當此

過庭詩禮。（以學詩言。事理通達外。心氣和平內。）故能言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德之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君夫人者欲其以夫人治內而以妾為夫人者多矣故明以責其實也○蔡氏曰自稱之辭一至於此正其名而稱以責其實也○陳用之曰邑君理陽而出命正人於內君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馮氏曰是婦姊妹不正稱號不審必夫

朱子集註

後學 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通攷至此極矣 內一章言時 餘皆門序脩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餉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 揚子曰虎欲孔子屈己以就之故以大夫之事脅孔子而孔子度其必往 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其亡而往拜之 孔子

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去聲知 夫 此陽貨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蘧氏曰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昏也失時謂當仕而不仕也 又事終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 尹氏曰聖人不以辭絕人 當輒許之聖人之誠小人之惡不惡而嚴小人之所以不惡而遽小人之所以未當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枝又 與辯若不論其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 楊氏曰觀陽貨之心知聖人之不可以非義動善意然亦愛欲其助己 故孔子不見若有畏然其往拜也必時其亡而往 者欲其報己 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 謝氏曰問而對者不終絕也 之子孫士而亦無所詘 詘同 也言語緩性遲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通攷程勿齋曰稟於天者有善惡是之謂氣稟於人者有清濁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清者明者質中之氣粹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之雜者或明或昏或有所蔽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而不苟同愈雜愈不能直不識此其所

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辭氣溫厚而不自以非聖人道乃身之所出謂識之一言而見聖人一事而見聖人一也不幸過誤陷塗而不苟物而亦不苟同愈難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識此其所

生人能遵之而知識不明故習而不察以至於不識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

氣質之性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賦予人只一箇性而不過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薄於智偏良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質之質甚生氣質而言則是形質之質○天命之性非有物之質○天命之性無歸着○稟得木氣多則仁剛強稟得金氣多則義斷割稟得水氣多則智流通稟得火氣多則禮恭敬稟得土氣多則信敦厚○孔子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可得而聞之故不輕以為人皆然○無善惡○程子言性有善有惡一般但未至如折衝之若者習而後善之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也○問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也則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變其惡也○曰是四者皆相近而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者也○或問上知下愚不移程子以為人物一而已矣○曰上知生知安行不學而知不困而學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擒出戀絕之而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棄者習而後愚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自棄者習而後愚之以不能只是說力不能做自棄者習而後愚之所為也

雖聖人與居之至皆可漸子曰語錄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自棄者習而後愚之所為也

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如商紂強足以拒諫飾非才辯足以飾過人者商辛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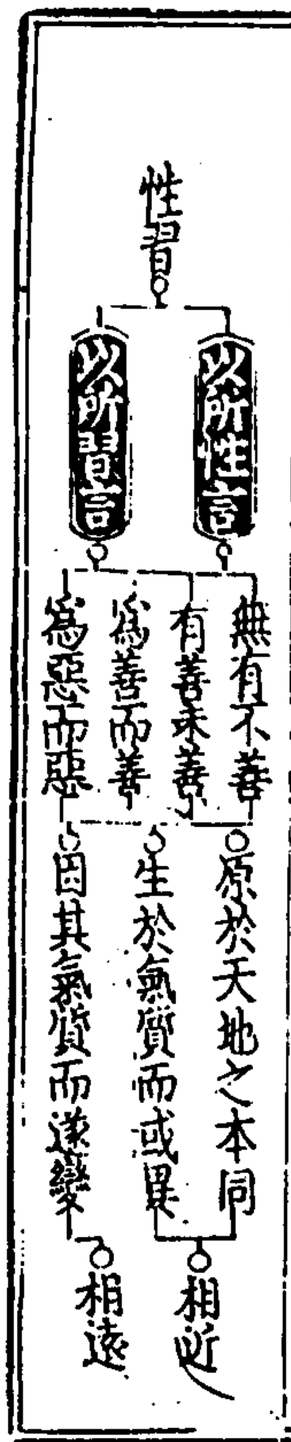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輔氏曰一章相承通論一時之言

黃紹曰上智与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以孝悌之所以能不肯後也○程子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此孝悌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耳

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才字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大之降才所謂下愚有一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曰語錄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拒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絕之以不能只是說力不能做自棄者習而後愚之所為也

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足以拒諫飾非才辯足以飾過人者商辛是也如商紂強足以拒諫飾非才辯足以飾過人者商辛是也惟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



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兼氣質而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所以言性如此而習則遠言習之所以言性如此所謂先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離乎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孔子之言性也兼言氣質之性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孔子說話中摘出戀絕之字子曰性相近也就天地之本同而言性之善也然就中指出天命之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也就氣質中指出性之名也此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孟子之言性也就氣質而言之性之善也然生稟空不著乎氣質則性安所寓乎非氣質則性無所受此理性善也心中所稟受之理性善也人有此心則性善之端自為一物以氣質而言之則有善有惡矣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以其稟賦之異而不肯移而為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者才實為之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天命之性猶未離乎氣質之性而言故相近也氣質之性已墮在形氣之後故相遠也如此所以言性相近習相遠如此而習則遠言習之所以言性如此而習則遠言習之所以言性如此所以有不肯移而為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者才實為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孔子之言性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孔子說話中摘出戀絕之字子曰性相近也就天地之本同而言性之善也然就中指出天命之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所以言性如此而習則遠言習之所以言性如此所以有不肯移而為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者才實為之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歌、誦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爾、語辭也莞爾、微笑貌○割雞爲用牛刀、譬於愛反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偃、子游名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君子小人皆可使學道、則其心公而愛人、小人學道、則其事易而從命、

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語錄君子學道則得那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已故易使也○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而已其實君子時君子小人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閒閑散而閒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二三子、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門人之惑解門人之惑也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反扶又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或問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家有一身之禮樂一國有一國之禮樂天下有天下之禮樂亦各一而已之各有一國之禮樂其用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身有不爲東周之禮樂亦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後吳其爲泥乎辨法聖人須別有自不可測改過自新舍逆而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與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勤改過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如何可爲東周夫子使住東周夫子亦不能用夫子果能用夫子果住東

論語十七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其人終不可變。此知人之知其事終不可爲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然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主之自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而問煩多便是不仁。任是担當倚靠是能爲人擔當事也理得何也曰心主於五者則無非理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敬其以是驗之如荅顏淵問仁亦以歸仁無能之效言也。楠氏曰九者皆必自一家一国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三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体用備矣夫仁

論語十七

道無不該乃万善之綱領也公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子疑其不足於寛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寛問政而告以恭敏。疑其不足於惠也。

○張敏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音余。謝氏曰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心存理得爲仁是指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曰南軒於五者以恭爲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必敬爲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必敬爲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必敬

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出處經權

義之所當爲　仁

義之所當然　知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不善不入　信

不蠹不繳　直

居吾語女話去聲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爲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輔氏曰謂名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之而不見其全體也

勇

剛

禮記曲禮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

禮記卷十七卷　九

礼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

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

愚　蕩　賊　絞　亂　狂

○末學故寡德

六言皆美德然徒知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蔽其可勝言哉

可陷可罔之類游酢高極讀去聲

可欺也逝往也○輔氏曰人之資稟得

其身者也○張氏曰認理不明理則不信事物之可否而欲必至於窒塞之信是自賊而已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言以勇而不以剛則強忍而已○輔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故特舉之○饒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蔽之有

狂躁率也輔氏曰近乎剛意○饒氏曰狂躁率則過於剛意也故特舉之狂下同躁率則深

爲質體也勇爲氣用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

小子弟子也馮氏曰何莫云者猶弟子何爲而莫之學也

可以興感發志意語錄讀詩見不美者令人興起頗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浹和氣入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考見得失黃氏曰興群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以指詩而言觀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爲觀又爲觀已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

可以群和而不流和以處衆曰群和而不流故君子以和處衆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怨而不怒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處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之詩親親之道盡矣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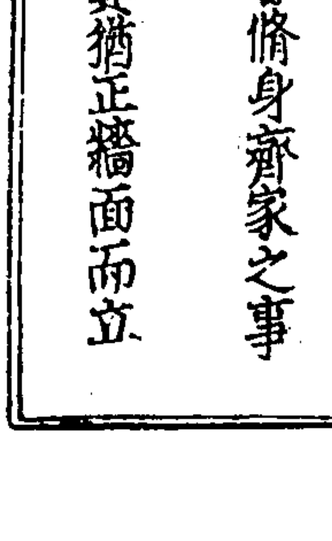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如關雎言夫婦葛覃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二者舉重而言）
（父子君臣人倫中之重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輔氏曰論語及詩若多矣而推此章為備學詩者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為惡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變於父子君臣而人倫之大者無憾博於鳥獸草木而事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學詩之法
以興觀群怨（可以興觀羣怨）
邇事父遠事君（邇事父遠事君）
多識鳥獸草木（無有或遺）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馮氏曰為如為詩之為）
周南召南（按照南詩首篇名所言皆反）
脩身齊家之事（輔氏曰一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脩身者家之本聖人之此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脩身之事固在其中矣）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然雖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吉行相須之義）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禮樂（禮樂）
以本言言（唯敬與和——不可遺其本）
以末言言（玉帛鐘鼓——不可專事其末）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柔弱也窬穿壁窬喻偷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外為賊反以賊人者也○胡氏曰色莊是也如前篇以聆為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曰謂竊其名似曰賊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王氏炳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順為小人之道此則厉者外為卑之容荏者內為柔之態者也

以色厲言——盜名

以內荏言——無實

○子曰鄙夫原憲是也

問荀子原憲注讀作愿是也

正論篇上論誠則下原愿而能論壯誠實則下知謹原愿而能論

鄙夫原憲陋劣之稱

鄙夫原憲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疽之癰舐痔之疾

小則吮疽之癰舐痔之疾

患失而已

通曰吮舐痔是卑陋之甚註不特曰庸陋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惑之一字加之

莊子列禦寇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者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

莊子列禦寇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者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

○胡氏曰許昌斬反

○胡氏曰許昌斬反

士之品太既有二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終不忍遽舍則其心牛羊倉廩上固有之則亦何
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生羊倉廩上固有之則亦何
疾之患孝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
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士之品三

以志道應曰—功名不足累心—此聖賢之徒

以成德應曰—富貴不足累心—此豪傑之士

以成德應曰—患得患失所不至—此鄙夫之謂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禀之偏者亦謂之疾（陳用之曰人之氣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世之有疾也昔所謂疾今亦亡與無之傷俗之益偷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論語十七）蕩則踰大閑矣（孔義爲於大閑於）

持守太嚴（如不於細行之非於誇之於）廉謂棱角峭厲（與峭同）厲忿安則至於爭矣（馮氏曰於爭而忿安則人也）愚者暗昧泰明（泰明謂經行自遂詐則狡私安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知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所語錄聽者爲是分得那邊能詐愚者無智乎何故能如此兄弟分處而不同堂之類○錢氏曰語中說古今處處皆是則邊輕隔高只是那邊利去處無是非分明則俊明下分去○問智則俊明而不直伺而不愿

字者心與氣暴其於聖人之言猶畧之意常多休察之意當
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行百物之生是天理之發見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為天理之發見流行而無所不論不必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分言也上一陰一陽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四時之發見流行而為百物生之序言之必四時行百物生而後見天理之發見流行而為四時行不必言也

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謂行則并其終而言之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已之事也

故天道一言而天人一貫而天即已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沈潛之以發見流行之實而後知之

師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下句難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言也

百物生流行而為四時行下句難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言也

子貢以為聖人有所不知不言而後知之故疑而問之

子曰予欲無言　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貢之疑以予之不言也予豈欲無言哉

予欲無言而不可得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豈嘗有言哉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不言猶天之不言也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字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此與前篇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輔氏曰聖人之心渾然自然不見有可知之迹子貢傳求之言語之間故言之不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百物生焉之實也夫子嘗為顏子言欲無言欲其察之於無言之實也

○張子曰聖人有天德而無天位有天道而無人事有天功而無天祿有天壽而無天年

○尹和靖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

君子之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期周年也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二年之喪期禮
樂之本戒慎矣宰我慮其久而出不能二年之喪期禮
於王昂編註改之問則亦不知務其急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
火秋取柞檟音賈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
止也語錄問四時取火何為李夏又取一番曰土無所不同榆柳
故春取之○鏡氏曰鄭氏曰時取火何為李夏又取一番曰土無所不同榆柳
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乃天地間
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況水火乃天地間
火災旱癘疫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替化自之一事
也故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災以救民疫後世術不理鳥焉
何得陰陽和勻物物育○輔氏曰時物固皆變至吾
心哀怛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後而變也尹氏曰短
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
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聲焉爾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
我之失終在但其致問之時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
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布衣寢苫枕塊音既音冀麤音
布語錄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
今異制成新衰二升如今漆布一般為一升古
布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縷為一升古
期而小祥食菜果練冠縓緣布反
小祥練祭也有喪平之道四入之說亦是熟參加深依色耳
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
此而宰我不察也通論記聞之說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菜果矣
張子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二溢米二十兩為二溢米二十兩為二溢米二十兩為二溢米
小功緦麻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矣
食水飲可以不飲醴酒可以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醴酪
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醴酪
月而禫大祥之後中月而禫禫而後飲醴酒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醴
酒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醴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而極言之
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不忍則不仁也安
則不忍之心仁也安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
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即愛親之仁心
又以食稻衣錦為安自是始已失其本心矣夫子拳拳之意猶若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
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
其親也通論記二年問君子二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隙之過
○懽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
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二日杖而後能起
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跂而及之耳語錄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輕奪人之仁乃言之所以責者仁
也○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人心而已愛之理也按堤之童生而知愛其親者故仁

之父子兄弟是也禮所以飾情文之節樂者樂之發行禮樂者乎物聞之聖人以其所聞折人以其所行我契遲之久皆於其既出而不爲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三年之喪

以論語言聞喪

以無論言聞喪

喪必三年——此通喪之義

不其不樂不安——此通喪之情

三年然後免懷——此通喪之故

期可已矣——此短喪之意

食稻衣錦安乎——無短喪之理

有三年之愛乎——正短喪之失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語錄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經讀書則心便主於讀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或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皆子路之事也至於勇而果敢則子路之質自然如此唯仁者能惡人夫子以此通曰聖賢之所惡如此則其爲害隨所居而爲大小故在上者尤不可以不義理制之則其欲勇爲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爲問矣

勇

以論語言勇

以無義言勇

君子則亂小人則盜——此血氣之勇

有所不爲而後有爲——此所謂大勇

聖賢所惡不同

以氏族所惡言

以名字所惡言

稱人之惡

居下訕上

訕而無禮

果敢而窒

皆自是之失

徼以爲知

不孫爲勇

訐以爲直

有似是之弊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怨皆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或問何以知其為小人曰若君子則雖恐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則君子之莊恐不若小人之恐君子之恐以畜詩六之則無二若君子之患矣輔氏曰此等雖有嚴莊以涖之慈以畜之之意然君子則有善養之道仁有以深其恩義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無二若小人則君子之莊恐不過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無二慈以畜之則無二若小人則君子之莊恐不過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無二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張氏曰此言無善可觀也○呂氏曰終止也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其終止已哉其不復有進也○程子曰年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收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胡氏曰人多說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極致也豈中人以下所能及哉

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勉自整言省也

聖人勉人之意○四十五十無聞此但無善之可稱四十而見惡此必有過而不改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聲凡十一章通攷程子曰三仁遯世之高行也然孔子皆稱以仁蓋其所處雖不足以為聖人亦不失為賢世之情者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皆紂諸父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微子將行太師少師謀曰今殷其亡矣禮曰君有過則諫重之以死比干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而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乃鼓琴而歌其志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於是武王伐紂克殷封微子於宋以續殷祀箕子出釋之武王訪問箕子箕子為陳洪範作周書微子後其位如故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萬反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語錄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以悟紂但何以見其子比干皆改行可見其不然不殺諫臣之名他處最難微子去紂是一樣心箕子在下都是死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

三仁。

- 以仁言。
  - 微子去之
  - 箕子爲奴
  - 比干諫死
  - 出處生死不同
- 以心言。
  - 去非要利
  - 死非沽名
  - 生非懼禍
  - 至誠惻怛皆一

人心之安然此則云不仁不知則云仁字是兼心與德而言之仁者心之德也不仁者無此心德之謂也○程子曰三子之事各當理故稱仁○張子曰三子之事非沽名生者比干之死非要利死者箕子之囚非懼禍皆以全其心之德也○胡氏曰三子之行雖不同而皆不失其介故孔子稱之曰殷有三仁焉○愚謂三子之仁一也向却記上二事也○統論三子之仁不同而皆稱仁者蓋以其心之德專言之則仁之爲德無所不包而其發見之端又各有所主而不同也微子去之而已又比干所爲不止於諫箕子所爲不止於囚奴之而已又比干既死之後箕子又佯狂爲奴而不去則其所爲又不止於囚奴之而已蓋微子箕子比干雖皆以存商爲心而箕子比干又皆以微子不得已而後去之爲心則箕子比干之心又有不同者焉蓋微子箕子比干皆紂之親戚故或去或死或囚或奴隨其所處而各盡其心以存商家之祀雖其事勢有不得不然者然微子之去乃是紂惡已極知其必亡而先自引去以爲宗廟計耳箕子比干則紂惡未極知其必不改而以死爭之冀其或悟耳及紂惡愈甚而不可救箕子乃佯狂爲奴以自晦其明比干則以爲人臣之義有不得不盡言以死爭之責耳蓋箕子比干之事勢雖同而箕子之心則又有微子所不及知者焉○程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奴比干諫死出處生死不同而同歸於仁○愚謂三子之事雖不同而其心則皆無愧於仁矣○尹氏曰三子之事各當理故稱

非面語（音御）孔子聞之喟（苦位反）然嘆曰季氏旅泰山而孔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孔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季氏旅泰山其以汝為有伯夷之心乎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嗚呼哀哉吾以為泰山不如林放乎

齊景公待孔子

以季孟之間待之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高貝故貝賜禮

猶能以季孟之間

所以去

全無委國貿意

○齊人歸女樂。

以商人之籍言

以桓子之受言

以孔子之行言

沮賢之意

簡賢之漸

見幾之速

論語十八

別音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行相事（音尋）懼歸女樂以沮（在呂之同）之（史記世家以孔子為中都宰為司空為大司寇攝行相事誅亂正卯墮三都強公室弱私家）

定公十四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為大司寇攝行相事誅亂正卯墮三都強公室弱私家）

定公十四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為大司寇攝行相事誅亂正卯墮三都強公室弱私家）

夫魯設若少正卯誅周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不相欺遠方之客至乎邑者有不求有司而供其財之求而有在也皆子之政也）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為我先并矣（并兼也）盍（何不也）致地（致地猶歸地）

接輿過孔子。
往不可諫——○所以曉孔子
來猶可追——○所以絕孔子
趨而辟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七余反弱乃歷反）二人（一）（一）（一）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
益恭潘氏耒曰此孔子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
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大倫
既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良是論發君已之
之不行而不可廢矣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
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潔身亂
謝游士人之情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荷且偷容不及乎中庸者也
祿荷且偷容固當貴之徒不
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不
朱子嘗為程之同安薄意必自見此寫本也○語錄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仕
意總論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只是此
雖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信非忘義以徇祿似是而非意
汲得君行道剡灵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孫子受女
樂三日不朝孔子行而非義也義則有可不可不可矣而仕
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懷仕心焉
[illegible]仕然亦未嘗懷仕心焉可見矣○饒氏魯曰前章於仕也由
有道觀之不當仕而仕此章於仕也由道義之未可見而仕
可見聖人出仕之義聞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
北一般道指全体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說君臣義如朋友曰
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
自家行底孔子雖知時道之不行而義則不可不行
○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
不與鳥獸同群人性命之情以義貴饒氏曰為是隱者專
要他那高尚底事所以流而不返仕者專要他那通底事所以溺而不止
惠得志失一原於命一發為精神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
人之情如火之炎上水之趨下人之情如此貧富貴賤之
於己然道必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卻不可不行耳
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以其正不容以或止
或處而終不離去於道也離不合而去謂之道○黃氏
震曰列於三倫之後以下二章來孔子行之後以
明大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超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
處也然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遇丈人一仗知長幼之節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不知君臣之義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道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太伯同氣相讓事詳泰伯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張氏曰不降志不辱身清之至孔○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柳下惠事見上李氏曰惠不羞汙君降身也倫義理之次第也慮

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

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喪

日必連大連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信其上於

禮而不苟如此哀亦可見矣則行之中

慮亦可見矣楠氏曰慮猶思也人心乃人之公心○饒氏曰降志辱身而

行當人心之正思慮者謀矣人之降志辱身而

思慮乎他人之降志辱身而已必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

而言中清發中權

仲雅尤宜幽知音髮文身襖（反）
礼仲雅閑之斷髮文
身齊以爲飾云云
道之權（張氏曰言放而不拘異乎中倫者矣然其狷介孤潔亦非索隱行怪之所爲有合乎道之權故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爲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饒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爲有合於權爲可取也○輔氏曰其退處亦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故言自斥其不可用所以合於清者之所以爲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權註皆以合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可無不可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無可無不可則未免有可可不可之擾動矣○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截而觀之蓋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苟合之人焉聖人無不可而無可無不可則非流也言之如此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隨感而應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饒氏曰無可無不可此心無一毫之滯則此心未定之時則有可有不可矣○謝氏曰可無不可及其善已斷之後則又不可有可有不可矣）

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遯世離群與沮溺同但沮溺不同遯固而逃父子兄弟之倫辱矣諫時而識君臣之義全然忘此便見他卻不是全然忘此便人）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去聲）雖辱（上聲）

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如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方外二字本莊子然此方外謂出乎礼法之外）

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如李記當其可之謂常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也）

也（常時之可如李記當其可之謂合乎理之當然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柳下惠不必以孔子（丁亂反）之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音至）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缺陷也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陳氏曰周礼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奏鍾鼓注大食謂日中時也有樂侑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正三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而已）

播鼗（音桃）武入於漢（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去聲）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通鑑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視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上聲）此

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又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饒氏曰賢者出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逆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之初正樂故官者皆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後一時也又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則見夫子道化之功也○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歸於師摯適齊大音泰）

或曰成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儒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曰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爲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皆雙生爲異事○閻若璩曰周時氣盛人之衆多其有像今日古之心乎）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憐憐（音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所過謂離人以爲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

周公使魯使字去聲驕音驕下同○施氏曰驕慢無禮之意○張子曰驕吝之生驕生於有我有我則滯於一隅安得不驕吝（吝悋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施氏曰前章論河間海曲此章論魯初立國時其待親戚各此如此忠厚未後却使秋冬報聘之頻數事此章所以繼樂工皆去樂音洛樂工不施安其身皆不可數○謝氏曰周公告魯公守字字懇惻忠厚之意使此章讀之感發興起如此此章所記雖若一人然皆出於深心深有感於此夫）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金履祥曰此篇疑闕文或錯簡或脫誤或衍文今不可考○程子曰此章疑有闕文○謝氏曰此章記善人之多也（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上長次之（所記五人章子張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蓋孔門自顏子以下質性高明未有如子張者

子貢曰曾子以下篤實未有若子夏者故特記之（洛語同）

子貢曰曾子以下篤實未有若子夏者故特記之（洛語同）○洛語謂資質二子資質皆以資質言之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之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之悟篤實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言不足爲輕重焉能爲亡言不足爲存亡

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爲輕重○或問弘之爲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信之爲篤實以事之理言也人所以進德者有乎德所以成德者有乎德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者有弘有不弘也事理有是非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然德量雖有大小之不同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所以與人之志言也有可觀於此而不弘則德孤於己有所聞於此而不信則道廢於己是以必有可觀於此而後可以言弘與信之實○黃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趣堅然底人若執德既不弘信道又不篤雖出乎此入乎彼亦不足爲當也重無之亦不足爲輕也此一章皆貶抑之辭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與平去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交亦所當遜辭等若不可不察也（損去聲）

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甚矣故君子於此亦其堂堂之容難與並爲仁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或問小者大之對大之中自有小者小道之中自有大者各指一事而言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好去聲亡無也）

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所能者不忘所有所未知而進於所已知無忘其所已能而不失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而篤志則所學在己矣切問而近思則所問不遠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此入德
之門也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
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莫氏曰嚴者予於人觀
之而覺者義精而辨確○饒氏曰即之謂近就之見一般近就之見
三變目睹只當訓覩嚴而云確知人認做猛烈確者是見外外發
切○吳帥曰嚴然而温則中有是理可知合嚴與温而觀亦
豈有意於變哉
通證　謝氏曰温潤而澤仁也發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
門之李自莊敬入○程復心曰此所
以足程子之說謝外有意於變

君子三變

望之儼然

即之也温

聽其言也厲

嚴則不温温則不厲一說而不能變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
大學衍義卷十四　九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懇切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
交孚而後可以有為饒氏曰誠意懇切是說人所以信之之
道蓋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勞民平日已信之於君
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嫌然民心猶未信之一旦不得已而煩之
信之一旦不得已而煩之亦何所嫌然民心猶未信之一旦不得已而煩之
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諫之事哉○新安陳氏曰君子之
先若使民而民以為厲君以為謗己是在我孚信未篤而

君子事上使下

以簡臣

勞而不怨諫則必從一此見誠意交孚

以忠君

勞以為厲諫以為謗一此乃誠意不孚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

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性聖人道頭便如此下章不是自始學到終乃是合下便如此看蒲左切○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其終條理也○程子曰君子教人者非先傳以小而後教以大其序固如此然學者須是知得這箇次第始得若不知次第則以灑掃應對爲末而欲強探其精微是躐等也

而上達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小小事便照管不到理便不周匝○或問灑掃應對之理會得則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理會得則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固是如此然灑掃應對只是箇粗底小底理會得此方理會得箇精底又不是灑掃應對之外別有箇精義入神而至於精底小大之間無不在焉君子之言小大一也但言理無大小之別事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曰君子之學固欲其知之明而尤貴於行之篤知行常相須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知而不行者亦未有行而不知者知之雖先於行而行實爲重蓋知之所以爲知者爲欲行之耳若只是要知而不行雖知亦奚以爲哉○或問灑掃應對之理會得則精義入神之理自是精底然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便是形而上之理也曰固是如此然灑掃應對只是箇粗底精義入神便是精底又不是灑掃應對之外別有箇精義入神而至於精底小大之間無不在焉君子之言小大一也但言理無大小之別事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曰君子之學固欲其知之明而尤貴於行之篤知行常相須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知而不行者亦未有行而不知者知之雖先於行而行實爲重蓋知之所以爲知者爲欲行之耳若只是要知而不行雖知亦奚以爲哉○或問灑掃應對之理會得則精義入神之理自是精底然灑掃應對只是箇粗底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固是如此然灑掃應對只是箇粗底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固是如此然灑掃應對只是箇粗底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固是如此

以洒掃應對爲末緊理盡性正心誠意爲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終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爲不同

學先後本末

以洒掃應對爲末正心誠意爲本非以其末爲先而傳其分殊

以灑掃言之學上達無分本末先後其理一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語録參閱作暇字解○先師曰仕而行有餘力猶言暇日是也此仕而學事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事仕者先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博學者如陳文子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仕與學交相爲用而無窮也曰雖亦當如此其所以未仁也

子張

難能　過高　然而未仁　少誠實惻怛

堂堂　自高　難與並爲仁　外有餘而不足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與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難比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外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張子曰剛毅足以勝己之私木訥質樸不事文飾足以合道理○愚謂子張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胡氏曰仁也者人之全德而子張之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胡氏曰仁也者人之全德而子張之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仕學

以仕優則學言　以學則仕言

學主於致知誠意　學所以基其仕　其事異　當盡其事

仕所以行其學　其理同　始終在學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慈與哀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輔氏曰子游有簡禮之病蓋如此○饒氏曰子游之意要之喪貴於節文亦不可發故曰直情而徑行我欲之道也立言之難盖如此○饒氏曰子游平日卻自考究孔子不是發孔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但人事未忘本始爲之抑揚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饒氏曰行過高卻難能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先師曰子游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與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難比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外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張子曰剛毅足以勝己之私木訥質樸不事文飾足以合道理○愚謂子張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胡氏曰仁也者人之全德而子張之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於此不用其誠非乎用其誠○胡氏曰吾聞諸夫子自吾聞諸夫子也○饒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盡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痛切根於其心良心非專爲救其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特以示人使之自盡耳○愚謂子張之才高意廣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曾子之言蓋因其病而藥之使務實而自盡其誠心耳○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外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張子曰剛毅足以勝己之私木訥質樸不事文飾足以合道理○愚謂子張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胡氏曰仁也者人之全德而子張之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於此不用其誠非乎用其誠○胡氏曰吾聞諸夫子自吾聞諸夫子也○饒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盡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痛切根於其心良心非專爲救其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特以示人使之自盡耳○愚謂子張之才高意廣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曾子之言蓋因其病而藥之使務實而自盡其誠心耳○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外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張子曰剛毅足以勝己之私木訥質樸不事文飾足以合道理○愚謂子張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胡氏曰仁也者人之全德而子張之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於此不用其誠非乎用其誠○胡氏曰吾聞諸夫子自吾聞諸夫子也○饒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盡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痛切根於其心良心非專爲救其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特以示人使之自盡耳○愚謂子張之才高意廣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曾子之言蓋因其病而藥之使務實而自盡其誠心耳○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外不足而內有餘焉可以爲仁矣張子曰剛毅足以勝己之私木訥質樸不事文飾足以合道理○愚謂子張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胡氏曰仁也者人之全德而子張之才高意廣其病在於務外而不務實故其德不足以爲仁然其質本剛毅木訥但能不爲外物所遷則其近仁也固宜

人情所在○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親喪自盡——於此不敢不勉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語録人固有先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密不得其事亦有行父之政者然稍有不便便闇行不得古今皆然此甚多心或問元亞曰獻子歷相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同朝宿父丈子忠於公室固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能不改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憑聞諸夫子饒氏以爲曾子尊其所聞而知此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莊子之孝○

父善於他者可稱——此猶可能

父臣與政——此爲難能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或問生業不厚教化不立之心○黃氏曰有陷溺之心而無仰責所育之恩跡義薄不相維繫而曰有陷溺之心○黃氏曰得情則大哀之意或問生業不厚教化不立之心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通曰集注情義和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雲峯胡氏曰欽哉欽哉惟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欲人無過而人卽過而矜過而憐過而哀過而勿喜見更皆仰之終不能捨善而捨惡也欲人無過而人卽過而矜過而憐過而哀過而勿喜見更皆仰之終不能捨善而捨惡也

上下情義○

以上文公爲民

使之無道教之無素失其道所以散

迫不得已陷於不知——得其情所當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

惡井友

惡居下流——卑下之處

衆流所歸

惡人言

汙賤之實

惡名所聚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飾故人皆見更也莹徹而無暗昧故人皆仰○洗帥曰君子不諱過故人皆見過而人卽諱過而掩飾過而文之益重其過而愈暗愈衰矣

君子小人

過皆見更皆仰——終不能捨善而捨惡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衛大夫

學於周朝反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於虔反

文武之道謚文王武王之謚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

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立陵也猶言踰也仲尼日
章而已未墜地只是談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
之大綱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向嘗不學亦何
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爲生知也
○或問在人之人正指老成言之或曰不賢者
朝而每事問焉則朝之人不是不賢者只指殷人而言不知底人
焉爲不學謂向所不從學此論夫文武之道者是孔子故也文武
蓋列聖道統傳在孔子故曰文武之道無往不在不學誰善是主
之道無常師此可以觀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語錄子貢在當時
事務或動得人孔子自謂淺近大號宰未盡知如
見用於魯相見之強大號宰未盡知如此
子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
時想是尤明辨果斷過於
於仲尼○沙隨程氏曰子貢所從
事部而全舍備侯伐齊之謀結陳成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語去聲
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語錄古人宮室只
是牆無今人高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不見其中之富蓋若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饒氏曰聖人之道高深
如此方且如此仲弥高鑽彌堅此是教門路入方有所見
子借借善誘譬我以文約我以禮之光師
之道高深雖知此子貢以牆室譬之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
子之所以爲孔子學至於此言此則亦必略知孔
孫非特不知夫子如此言適以自暴其淺陋耳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

夫子宮牆

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仲尼　高而不可窺

日月也　高而無得踰

叔孫武叔不知量

他人之賢者立陵也猶言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上高曰立大節曰陵日月喻其至高
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物未嘗不欲物之心如化工之生之也物
順者漫之物自順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逆
未嘗有絕人之心被毀者自絕於聖人耳多必祇同適
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量也馬氏曰小大不同也○光師曰
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聖人之分量
量卑也猶言人行不可萬古常明雖有卑
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不可萬古常明雖有卑
明子貢以何踰日月明證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之深
矣

子貢曰毋爲也仲尼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毋爲猶言不必爲此也語去聲

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孟子曰大而化之
之謂聖不可知之謂神此方是從入之門孟子借借善誘譬我以文約我以禮之光師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及也猶可踰階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
所可及故曰不可爲也階梯而升矣然子以此發明孔子
之不可階而升之實如然後子貢所以譬之意歟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道去聲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
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黎民於變
也民皆黑故曰黎民於變善也時是也雍和也
變惡爲善也時是也雍和也
言其感應之速神速如此

舉論莫不尊親而況於鬼神乎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闕攷]金履祥曰不可及言聖德之體高如此得邦家言德之用神速立之斯立之道之斯行之綏之斯來之動之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堯舜之所以治惟動於捴持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闕攷]孔氏曰立之斯立謂教之以禮則德立也動之斯和謂樂以和神則和應也道之斯行綏之斯來謂安之以政則遠人至也動之斯和謂樂以和神則和應也此言德盛仁熟之極如此○程子曰此章舉其大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光亦深遠速有不待而然者聖人道全德盛其感人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光亦深遠速有不待而然者聖人道全德盛其感人之速有不待而然者聖人道全德盛其感人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光亦深遠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林慮程復心章圖

新安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通攷 熊禾曰二章言堯舜三王之道一章為政學為君子之要 黃四如曰泰伯篇末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篇定書時錄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 通攷 朱公遷曰堯以天下與舜而舜亦以天下與禹皆不私其子而與天下之賢者天下之公也 通攷 程復心曰大統之傳自堯舜而後有之堯舜之前未聞也 通攷 陳櫟曰堯舜禹相傳之統言之

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馬氏曰紂子紂之貧子為之敘既獲仁人謀而既討臨至王親不養用北予小子蓋武王有孔悝之本故曰禹曰罪人皆窩用也勿罪也勿罪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錘直禹反也量去聲斗斛也法度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商容紂之賢人也紂惡之而未及下車而先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之位而復其位也此皆所以順人心而悅之故曰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武成武王伐紂實錄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次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述言帝王之道也

中字或衍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信曰數曰公約言之曰剛之中信者中之体也○楊氏曰論語末篇歷敘堯舜湯武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實皆此意也

堯曰湯曰武曰論語末篇歷敘堯舜湯武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實皆此意也通曰帝王之道不能外此四者而已矣○胡氏曰堯舜之中無事事物物而言之說固无不同然堯舉其綱而已舜則其目益詳矣○饒氏曰通論此一節之意總不出乎中字前面說理處只是一中字後面說政事處亦无一不是執中之實○通曰前篇之首則述敘卢古帝王之用如此此篇之首則述敘卢孝弟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出此意但孟子開知見知者不傳道上堯行無不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上說此則從知上說此則從行上說此則異此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按讀書舛字上聲者註云舛錯也舛惡之舛當去聲讀而舊音內猿改

或問謝氏曰以府庫之財與人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所不惜則不費矣又何勞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則勞而怨矣擇可勞而勞之以欲道使民惟喜樂其生使民不忘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胡氏曰君人者欲為久不能奎之則貪無時而已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大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寡大小而二其心則自處泰而人不見其驕矣○饒氏曰正衣冠尊瞻視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張氏曰非以威物而物自畏非以猛人而人自敬故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存於己者也為政不外於修己以安人之道亦云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吝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吾官忍弗能予通作与

刓五官反取以不與之驗也語錄刓之均之也如此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客字試得來又覺只是戒人遲緩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緩之間遲緩則勸賞之意消磨盡了便設事戒如李

錄上今正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却是
本職當然人君爲政大体如此當与使棄決与之○
陳氏曰暴斂虐政招怨何以分上句是下役詩寧下句是約
東江陽輸納又禁止寧靖○張氏曰暴則皆不仁者之爲也
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爲也○饒氏曰要行一事須先告
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而遽令於先一時却去緊能
暴慢令於先一時却是急迫之暴○通
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暴下一件是慳吝之惡○通
曰四惡虐爲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
尖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則惡矣故特著爲政不知大体者
之事又示爲政特著爲羽以吝
之戒○通
天下豈非爲王耶王曰然臣嘗事
淇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淇王亦以爲大丁不如也然臣嘗事
之請言其爲人爲王喑言政
書作意烏抨埜千人皆然
耳爲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恒恒
音問人有疾病泣涕分與食
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利
訊也忍不能予此○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
所謂歸人之仁也

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通曰
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魯定公各一季康子凡一仲弓子路
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患未有不
貨勞未有不怨欲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
以爲美也嘗之而不知教且
之而不知與爲民父母者
忍如是哉此所以爲惡也
章之後夫子之爲政
孟与帝王若合符節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
必趨何以爲君子語録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
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是說死生壽夭
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一啄自有分定及遇
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啄在前鼎鑊在後視
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乃能
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
不知而不惑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爲君子若不
孝者所以孝爲君子若不
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
而信之如見利不苟就見害
爲君子○通曰程子釋知
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
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
爲也欲爲君子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不苟避故全得乎義理消以
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
必能安乎天知已而不能知人
以察諸人有未必能養乎已。
君子也是方做君子工夫
說知命無以立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通曰集註十字是形容
是指此而言

孟子

朱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去声）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東漢京兆人）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又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趙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者名於後者而孟子負得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以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通攷）者孟子從而受之也）王二十九年游梁至哀王二十七年而薨（通攷）是爲周顯王三十五年而孔子卒後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二年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著書之三年而孟子始至梁則孟子之卒不應在孔子著書之前明矣（通攷）又況中庸一書親之所傳（程子曰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也）王二十九年游梁至哀王二十七年而薨（通攷）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況戰國時諸人楊子名雄漢蜀郡人○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田文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等語是就分途處說分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去聲焉有耳目口鼻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文理而歸於善故文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脩其惡則為惡人之情也者所謂生而然者也故曰性惡之馬也故○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上聲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流異端並興而害道者有之矣孟軻師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文集問大抵就渾論處說傳是就該貫處說看亦自好外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有此意如此如此說該貫處說政事上李得德行言語者就政事上李得言語上李得文字者就文字上李得問李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李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李得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李獨傳而得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就故用功於內者深篤誠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可以終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況戰國時諸人楊子名雄漢蜀郡人○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田文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等語是就分途處說分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去聲焉有耳目口鼻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文理而歸於善故文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善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脩其惡則為惡人之情也者所謂生而然者也故曰性惡之馬也故○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流異端並興而害道者有之矣孟軻師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文集問大抵就渾論處說傳是就該貫處說看亦自好外未必有此意但如此如此說該貫處說政事上李得德行言語者就政事上李得言語上李得文字者就文字上李得問李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李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李得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李獨傳而得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就故用功於內者深篤誠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可以終傳之

之言比之便可見（如字）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蔡氏曰聞之元氣也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顔子又曰仲尼後山有自然之和氣無所不化顔子亦時然而已仲尼天也顔子則露其和風慶雲孟子則露其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不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或問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疑耳○輔氏曰人能正其心然後有以眞知性之善而不疑）若有病（蓋知性之善而不爲善亦失之）

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數句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章圖隱括總要

林隱程復心子見學

孟子問答弟子

孟子

樂正克	公孫丑	孟仲子	充虞
季孫	子叔	高子	徐辟
彭更	萬章	公都子	咸丘蒙
屋廬連	滕更	盆成括	

此圖依古註編述而集註所釋季孫子叔不知何時人浩不害盆成括並不稱弟子只滕更言來孝而桃應明稱弟子古註又不述姑俟考證

○孔子專言仁

春　生意之生　仁之本躰
夏　生意之長　仁之節文
秋　生意之收　仁之斷制
冬　生意之藏　仁之分別

以理言只是一生生

○孟子兼言義

以氣言只是一陰陽

東　温厚之仁氣　禮　仁之著
南
西　嚴疑之義氣　智　義之藏
北

四端之性孔子只言仁以專言者言之也朱子曰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躰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又曰仁是箇生底意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春氣候然春生之氣貫通於其中是也孟子兼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

義字。蓋一心之中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仁義二字又是箇大界限。如造化流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是也。故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天地之義氣也。言仁義則禮知實在其中。禮又是仁之著。知又是義之藏也

張子天道性心之名

氣躰無迹　氣化有形　理靜兼該　此以上以有形氣

(天) 由太虛有是名　由氣化就上以造化有是名　(道)

中涵至理　莫不載道　說

(性) 合虛與氣有是名　(心) 合性與知覺有是名　人

具無迹理　氣動皆知　說

太虛無迹。只是一氣而理寓焉。其為天之形體。不過是積氣。恁地蒼蒼茫茫。初無形質。其中升降動靜。感遇聚結。却無非理。此由太虛有天之名。才說天便是說理。朱子訓蒙絕句曰。氣躰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為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語錄又曰。太虛便是大極圖上面一圈子。下面氣化便是陰靜陽動上面太極圖

虛是氣。涵無迹之理。下面氣化則理附有形之氣。氣既成形。形而為人。故莫不有當然之道。如君臣有君臣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無這君臣父子。則無安頓此道理處。此由氣化有道之名也。此以上乃是說造化之所以然。人物之所從始者。其下說性與心。却是就人上論。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理與氣合。生此人物。人物得之。遂成此性。此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也。故朱子訓蒙絕句又曰。謂之性者無它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真性之所有。仁義禮智渾然皆理。却不成是死定無用之物。故其氣之虛處有許多聰明視聽作為運用是謂知覺。由靜而觀仁義禮智具於其心。而為性體。由動而觀聰明知覺發於其心。而為情躰。知覺有心之名。孟子只說心章集註　太虛無迹。只是一氣。理靜兼該。此以上以有形氣　(天) 由太虛有是名　由氣化就上以造化有是名　(道)　中涵至理　莫不載道　說　(性) 合虛與氣有是名　(心) 合性與知覺有是名　人　具無迹理　氣動皆知　說　太虛無迹。只是一氣而理寓焉。其為天之形體。不過是積氣。恁地蒼蒼茫茫。初無形質。其中升降動靜。感遇聚結。却無非理。此由太虛有天之名。才說天便是說理。朱子訓蒙絕句曰。氣躰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為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語錄又曰。太虛便是大極圖上面一圈子。下面氣化便是陰靜陽動上面太極圖

虛是氣。涵無迹之理。下面氣化則理附有形之氣。氣既成形。形而為人。故莫不有當然之道。如君臣有君臣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無這君臣父子。則無安頓此道理處。此由氣化有道之名也。此以上乃是說造化之所以然。人物之所從始者。其下說性與心。却是就人上論。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理與氣合。生此人物。人物得之。遂成此性。此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也。故朱子訓蒙絕句又曰。謂之性者無它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真性之所有。仁義禮智渾然皆理。却不成是死定無用之物。故其氣之虛處有許多聰明視聽作為運用是謂知覺。由靜而觀仁義禮智具於其心。而為性體。由動而觀聰明知覺發於其心。而為情躰。知覺有心之名。孟子只說心章集註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張子以上以有形氣　理靜兼該　

右所論天地氣質之性。如天命之謂性性即是理。此原有生之初渾然一本之性。無有不同者。物所受爲性性托於氣故有既生之後。散在萬類之性多有不同者。無不同純乎理故名天地之性。有不同雜於氣故名氣質之性。然非天地之性自是一性。而氣質之性又自一性也。天地之性實不離乎氣質之中。所以惡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此性之所以相近也。不善者反是此習愈相遠也。（前面孔孟及告子程子所說分明自定了却得張子說出明白）

○又天地氣質之說

天地之性矣之所與我以生者氣質之性生而爲氣所拘者歷

考經傳之中所以言性者多矣。自張子之有是言也。而後性之說始定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以氣質之性言也。夫子不能不言之者。論性不論氣不備故也。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此以天地之性言之也。孟子所以極言之者。論氣不論性不明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性不自立依氣而形。形既生矣。氣或拘之。故得其氣之正且明者。性亦隨之而正與明。得其氣之偏且昏者。性亦隨之而偏與昏。昏此所以爲氣質之性也。然氣質之性實天地之性。而氣之偏正昏明者不能不間之耳。非又別有一性也。苟能學以知之。則偏者可正。昏者可明。未有不復吾天地之性者。所謂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是也。夫既有是性則有是情。子思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論情之發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自是本然天地之性

寂然不動爲性　感而遂通爲情

○論心統性情

未發之性　具愛之理　具敬之理　具宜之理　具別之理　具實之理　爲心之體

已發之情　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恭遜之心　是非之心　誠實之心　仁之端　禮之端　義之端　知之端　信之端　爲心之用

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秀而五性具焉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具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爲性心之躰也感而遂通爲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爲性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爲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未發之中而性易蕩心不統情則無以致其中節之和而情易流學者知此必先正其心以養其性而約其情則學之爲道得矣

○論形氣心理偏全

局於氣稟　五臟各備一理　各得其偏

肝之神有仁之理　肺之神有義之理　心之神有禮之理　腎之神有知之理　脾之神有信之理

五臟爲於氣以類配形故木之氣爲肝之神有仁之理火之氣爲心之神有禮之理木之氣爲肝之神有仁之理金之氣爲肺之神有義之理火之氣爲心之神有禮之理金之氣爲肺之神有義之理水之氣爲腎之神有知之理土之氣爲脾之神有信之理

本於虛明　一心自備五性　獨得其全

惻隱心爲仁之端　羞惡心爲義之端　辭遜心爲礼之端　是非心爲知之端　誠實心爲信之端

知之理土之氣爲脾之神有信之理此五臟所以各具一偏之理也

五性具於心心以虛會理故具仁之性而成善惡之心具禮之性而成辭遜之心具義之性而成羞惡之心具知之性而成是非之心具信之性而成誠實之心此一心所以自備五常之性也

○論五常不必言健順

氣　妙合

木之行　均陽之氣
火之行
金之行　土之行
水之行　均陰之氣

理　眞靜

仁之性　均健之理
禮之性
義之性　信之性
知之性　均順之理

程子曰天地間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又其生物則又必因其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以爲健順仁義禮知之性或問二子之說有言五行不及陰陽健順者有兼陰陽健順而言者如謂朱子之說推明天地造化之原而不離乎陰陽者故其於人也聚之本陰陽之氣流於五臟則萬水火木金土之行

人得之本健順之理具於一心則爲陰陽健順之說也程子之說只從人得之本而水火之秀即陽氣之流金水之秀即陰氣之流言五行而陰陽便在其中者也性之五常仁禮即陰陽健順便在其中者矣朱語錄曰做這人頂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此可見言五行不必言陰陽之說

○論四端不必言信

正二三月爲春屬木　土寄旺十八日　肝
四五六月爲夏屬火　土寄旺十八日　心
七八九月爲秋屬金　土寄旺十八日　肺
十十二月爲冬屬水　土寄旺十八日　腎
四端之性皆原於五行之氣而論五行之造化則正二三月爲春屬木土寄旺四五六月爲夏屬火七八九月爲秋屬金十十一十二月爲冬屬水惟土無正位寄旺四季每季旺十八日其在人則土爲脾而四部輕重之中皆爲脾脉又爲信而四端所具之理皆

四部輕重之中皆爲脾脉　仁信有此仁　禮信有此禮　義信有此義　智信有此智

爲實理故言四端不必復言信也

○盡心說

朱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能盡其心是知此性知此性即知天也益天者理之自然人之所由以生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其具是理者也天人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躰而五行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不動心問答

加齊卿相——任大　義在大或不無疑惑
由此霸王——責重　責重或不無恐懼

孟子尚志不動心
- 四十彊仕。
  - 道明德立
  - 以道明則自不疑惑以德立則自不恐懼
- ○不動心有道
  - 不膚撓
  - 不目逃
    - 無嚴
    - 不一毫挫
      - 此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
  - 北宮黝不動心
    - 視不勝猶勝也
      - 無懼
      - 此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
  - 孟施舍不動心
    - 雖褐寬不惴
    - 千万人吾往
      - 自反
      - 此篤學之士以循理為主而不動心
  - 曾子不動心
    - 不得於心
      - 勿求於氣
      - 猶可
      - 此堅忍之士以固執為主而不動心
    - 不得於言
      - 勿求於心
      - 不可
  - 告子不動心
    - 不得於心
      - 勿正
      - 不可預期
      - 此論氣所不慊於心
      - 此謂當養
    - 勿忘
      - 不可失養欲生
      - 此因氣生理
      - 此謂氣因理行
      - 無益
      - 此謂不善養氣之病
    - 勿助長
      - 不可有害
      - 助則有害
      - 此論氣因理生
      - 此謂理因氣行
      - 此謂不善養氣之病
    - 此告子之學本於墨氏
      - 以直養無害
      - 此論養氣之效
      - 配義與道
      - 此論氣因理行
      - 無是餒也
      - 此不是集義事无所愧於心
      - 此謂無義襲而取之
      - 此論集義所生氣
      - 此謂義襲則氣不合理
      - 此謂偶合而行
      - 此謂理因氣行
      - 此謂氣因理行
- 孟子論養氣
  - 德盛大流行
    - 至剛
    - 所以盛大
    - 所以流行
    - 此論養氣之效
    - 此謂德盛大流行

孟子圖　八

孟子不動心
- 我知言
- 我善養氣
- 無疑懼
  - 此任大之人以道義為主而不動心

孟子論告知言
- 道
  - 明
    - 詖辭
      - 四者
      - 蔽
      - 四者生於其心
      - 此因言之病而知心之失
    - 邪辭
      - 相因
      - 陷
      - 相因害於其政
      - 又知其為政害於其事之害如此
    - 淫辭
      - 言之
      - 離
      - 心之發於其政
      - 事之害如此
    - 遁辭
      - 窮
      - 失也
      - 其性亦猶是也
  - 道
    - 注辭

孟子論告子之說
- 告子性猶杞柳之說
  - 性猶杞柳義猶桮棬
  - 猶以杞柳為桮棬
  - 此如荀子性惡之說
- 告子性猶湍水之說
  - 性猶湍水也決東則東決西則西人性之無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 此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 孟子論告子之說
  -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 此見人性本善猶水
    - 順之無有不善也。
  - 子將戕賊杞柳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 此謂如告子之說則是性本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
  - 夫水可使過顙在山是豈水之性哉
    - 此折告子之說以見性本無惡因反之而後為惡也
  - 人之可使為不善
    - 此謂如告子之說則是性本善也。
  - 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生之謂性之說

生之謂性

此以人物之知覺運動言蓋指其得於氣者告子言性之誤皆根於此

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白然大之性猶牛之性猶牛之性與人之性猶與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此告子所以有是說

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人知之稟豈物所得全哉此孟子所以非其說

告子食色性也之說

仁內也

義外也

此以人之知覺運動為性故以食色則其性而遂謂愛生於內義由乎外

食色性也

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白之故謂之外也

白馬之白無異人之白長馬之長無異長人之長與

以長言則是由彼之長故不得不長之告子所以指義為外

以長言之則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事所以折義之非外

告子公都子義外之說

告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故謂之外

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故謂之外

公都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鄉人長於伯兄則敬兄酌則先酌鄉人彼長而我長之

子義曰吾炙然則耆炙無以異於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與

父則敬叔父弟為尸則敬弟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問性善性不善之說

公都子問性無善

此告子之言即生之謂性食也

文武興則民好善

此或人之言則告子論性之意可為不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或人之言則告子論性有善不善

或有善或有不善

無不善

性可為善

性可為不善

有性善有性不善

故有象設之教

故有彝倫之訓

孟子三品之說

此因為惡之說下兩說分蓋

形色天性

性善之本源

此孟子之言即後來程子言性可以為善與張子天地之性之說非才之罪

形　耳目鼻口四肢

凡視聽舉動皆謂之形

色　一顰一笑皆謂之色

天性

笑之間皆有至理天性即理也

公都子問性善之說

删隱蓋羞惡以情言是非兼說其良能

程子言性即其情而言之心人皆具之

有之

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人知之稟豈物所得全哉此孟子所以非其說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雖萬物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然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此見天地之性

兼氣稟德情才皆其本然之善者

四端性體

仁　心之德愛之理

義　心之制事之宜

禮　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之全體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凡事之來皆有个宜處便是義故程子有曰在物為理動物為義不如此說則未免有義外之見天理之節文理以內言人事之儀則事以外言節而後有儀節等故即以此心性文而後有儀節等故即以此心性文如升降揖遜儀則以此為節其實義則所以為此心性文也

智　辨是與非

○辭辭使采子曰四端人皆有之辭辭者去已此念隱是痛己惻然之惡惡若惡人之惡辭辭已之物邊者遞與他人是非自是兩端分明無氏之有辭辭約有辭辭子三品之說

四端

仁之端　惻隱之於中

義之端　羞惡之於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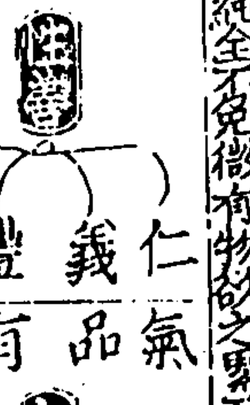
禮之端　辭讓之於外也

○讓推以與人惻隱之於中也惻隱羞惡辭讓之於外也惻隱者痛己之物邊者遞與他人是非自是兩端分明無氏之有辭辭約有辭辭子三品之說

孟子圖

情體性品氣品之別

性品無二



氣品有三

有善端而惡

顏子以下是未有不善

顏子以下是未有不善雖有亡者日夜所息亦必復萌此旦氣所由可見也既與物接莫匪不善其有存者旦晝所爲或夜而存或晝而亡故無定時或存在內尚可存言亡

知天事天

盡心以下是(知)之事所以造其(理)也（此智之盡）

盡心大孝知至之謂存心居敬之謂

知性大孝物格之謂養性戒謹恐懼之謂

知天天道流行之謂事天事之謂

天壽不貳天命存順沒立命脩身以俟事天寧之謂（此仁之至）

以可存不可亡言

得於本然無有不善（良心）嘗欲存之不可放失

以出入存亡言

或夜而存或晝而亡故無定時或存在內

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

或放在外故莫知其鄉惟操則存舍則亡也

以亡不可存言

未與物接無往不善雖有亡者日夜所息亦必復萌此旦氣所由可見也既與物接莫匪不善其有存者旦晝所爲或夜而存或晝而亡故無定時或存在內尚可存言亡

以人物之本同言

（形生理賦）

氣以成形理賦此之謂性

人物之所同也

物得是理

此性所以具全

人得是氣之正

此性所以具全

物得氣之偏

其性不全

以君子言

此言君子閑邪存誠而不存之

以無民言

此言無民知誘物化自滅去之

以聖人言

此大舜生知安行不失其初者所以異於禽獸

人物所性同異

人物同得是氣以爲形亦同得是理以爲性但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只此少異耳惟君子知自存其性所以爲人物之所同也言

以人物之本同言

（形生理賦）

氣以成形理賦此之謂性

人物之所同也

物得是理

此性所以具全

人得是氣之正

此性所以具全

物得氣之偏

其性不全

以君子言

此言君子閑邪存誠而不存之

以無民言

此言無民知誘物化自滅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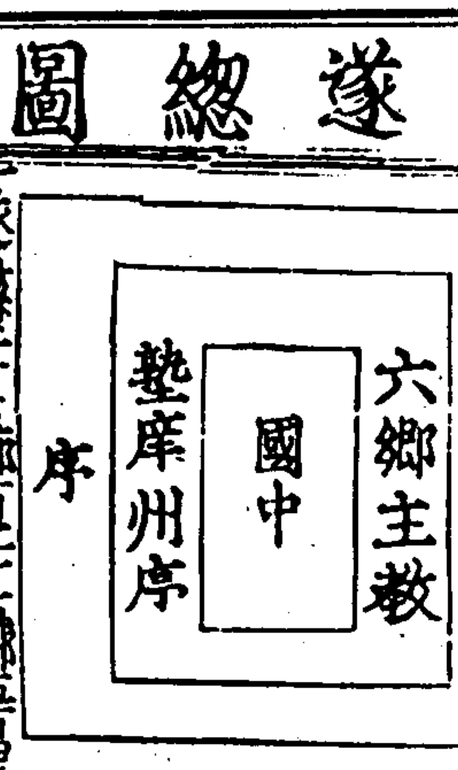
以聖人言

此大舜生知安行不失其初者所以異於禽獸

人心操舍存亡

異於禽獸無民則自滅其性所以與禽獸無異聖人之所以大有異於人者又生知安行不待存之而自存者也

鄉遂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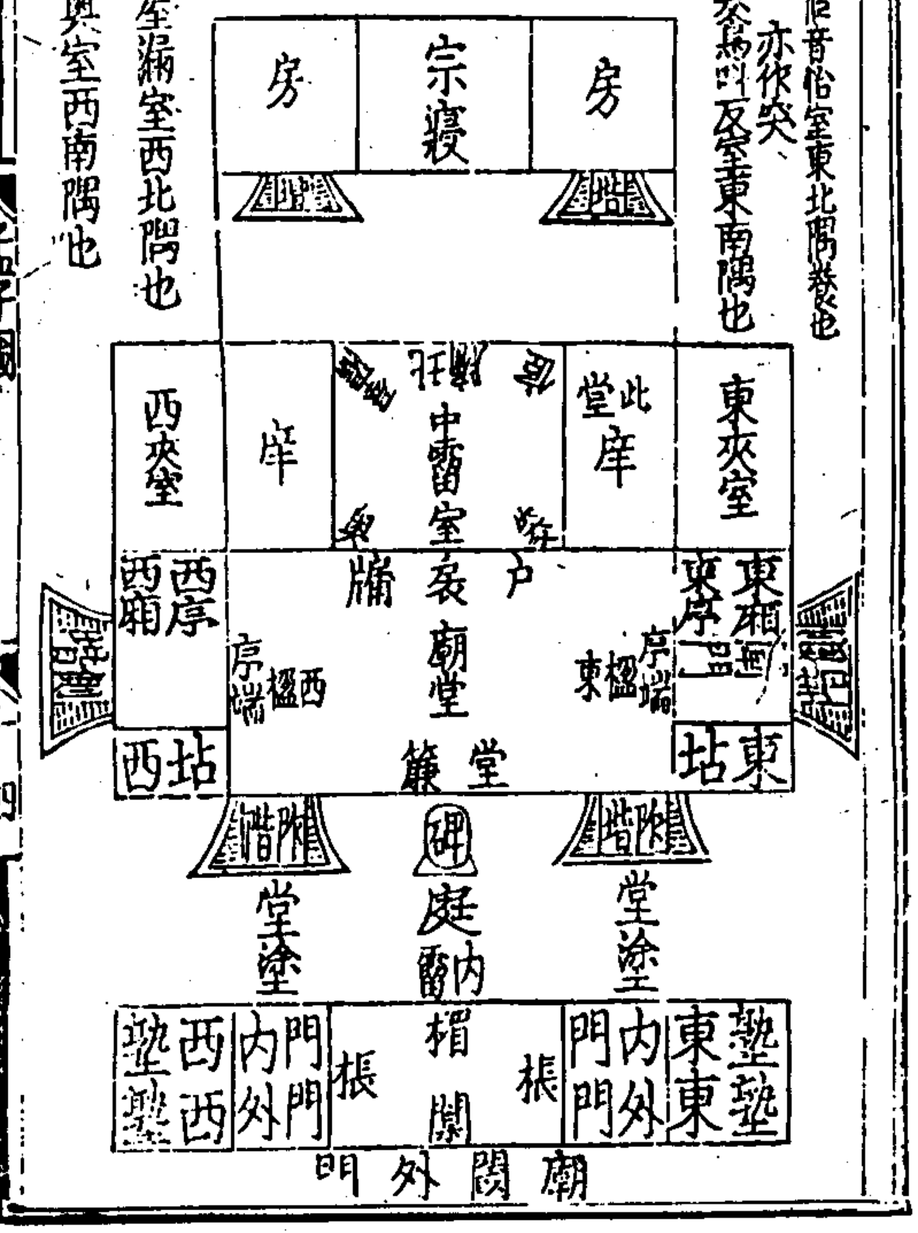


一遂五縣二十五都百一十五鄰五百里二千五百比百比長下士又上其官二千五百鄭鄭自置羣吏士又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

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閭胥下士又上其官二千五百比百比長下士又上其官二千五百鄭鄭自置羣吏士又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鄉之官凡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

孟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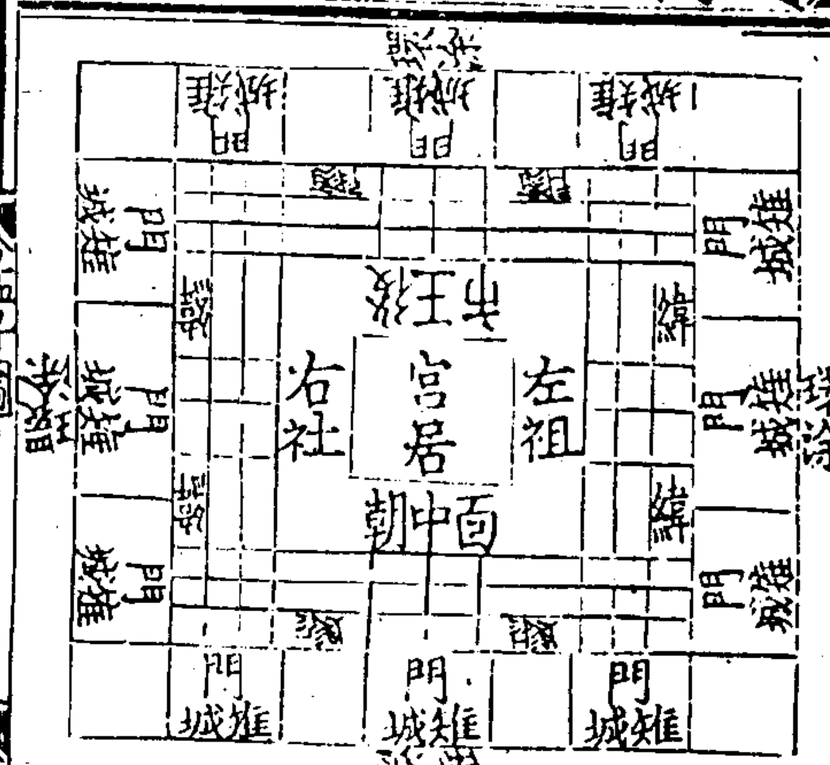
塾庠序圖



商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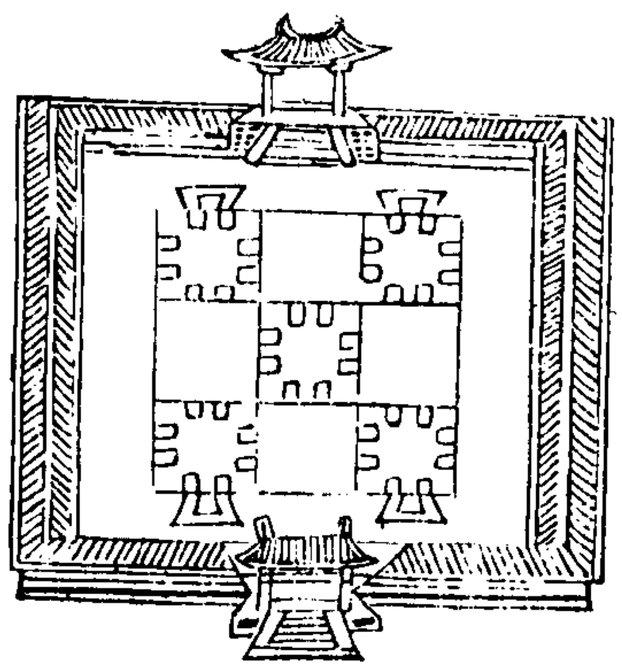
公侯之
方百里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王畿
伯國方七十里
此公侯之國方百里者三十
此伯之國方七十里者一百
此子男之國方五十里之國
附庸
附庸
附庸

周制王國經緯涂軌圖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注云東西之道爲經南北之道爲緯經緯涂容九軌謂轍廣也每軌八尺九軌七十二尺每涂計廣十二步步由右女由左車由中王宮居中經經涂之外有環涂以容七軌即五城外之道今次都城盡合此

明堂位制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圓法天下方象地八窓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明堂定制也見礼明堂位詳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尚書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四朝者朝京師巡守之年則朝于方岳之下覲夏之制諸侯歲朝天子五載一巡守周之制侯甸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天子十二歲一巡守巡守者自上察下也述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諸侯六年一朝

諸侯朝天子曰述職

一年侯服朝
二年甸服朝
三年男服朝
四年采甸服朝
五年衛服朝
六年男甸服朝
七年
八年甸采服朝
九年男服朝
十年衛甸服朝
十一年
十二年采男侯甸衛皆從王巡守

春朝夏宗秋覲冬遇

侯	甸	采	衛	男	蠻	夷	鎮	藩
每年一見	二年一見	四年一見	五年一見	六年一見	六年一見	六年一見	六年一見	六年一見
東來	東來	東來	東來	東來	南來	西來	北來	北來
侯南來	甸南來	采南來	衛南來	男南來	蠻南來	夷西來	鎮北來	藩北來
侯西來	甸西來	采西來	衛西來	男西來	蠻西來	夷北來	鎮東來	藩東來
侯北來	甸北來	采北來	衛北來	男北來	蠻北來	夷東來	鎮南來	藩南來

三代制民之産

夏后貢
殷人助
周人徹

皆什一也

三代明倫之教

夏曰校
殷曰庠
周曰序

學共之

序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庠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孟子國人皆以爲實然也共之无異名也鄉學皆於農隙而孟子擇鄉大夫有德行而致仕者教之養老庠則尊老事長教人之事特三代皆異其名故孟子不同耳國學則周謂之學亦學則庠校庠皆舉之矣鄉國雖有異同其所以明人倫之教則一也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詳見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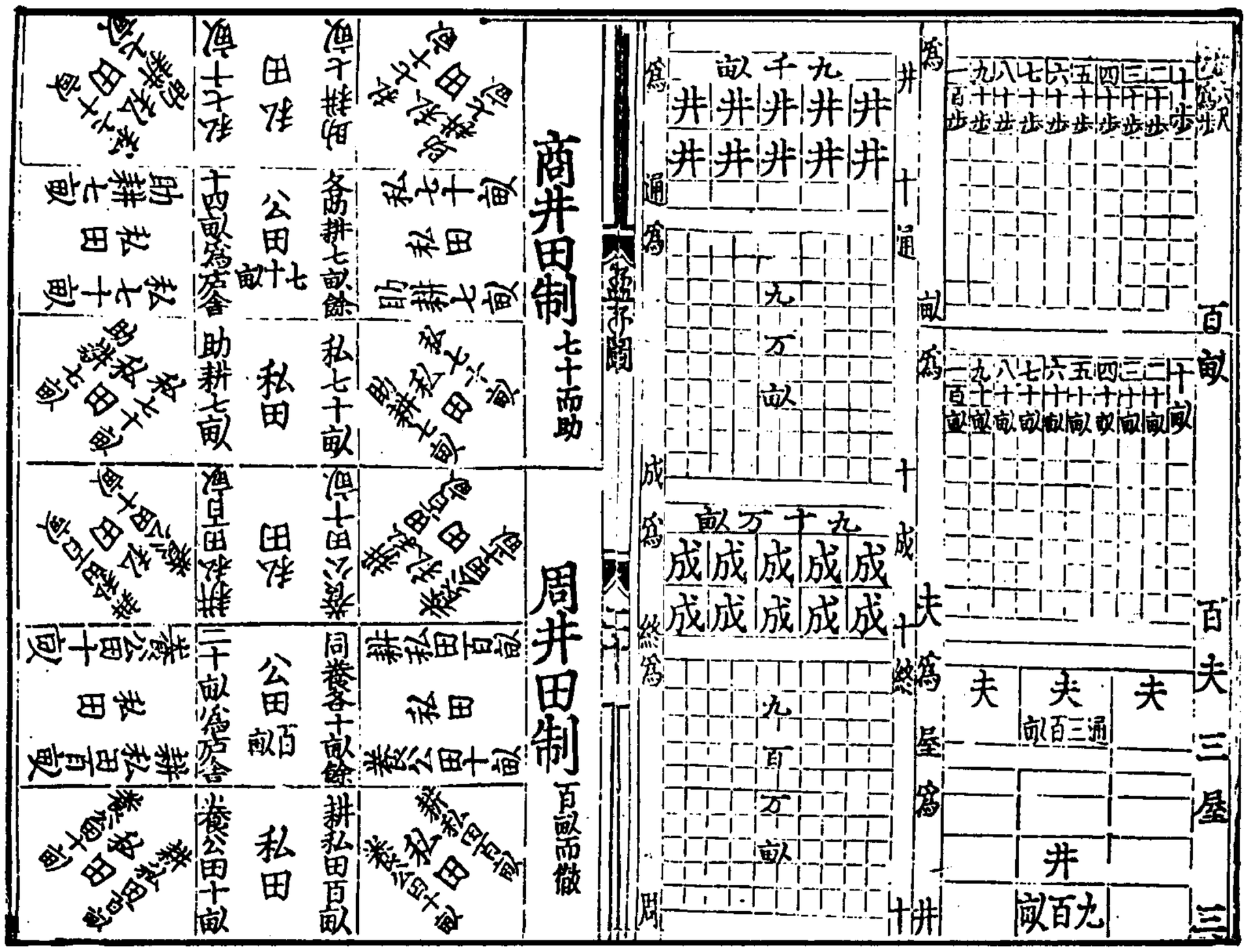
論各代學校異同

四代之學曰序樂有虞氏之序也曰庠夏后氏之序也曰校殷學也曰瞽宗殷學也曰泮宮周學也○周五學大學曰辟雍承師問道東學曰東序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養老乞言西學曰瞽宗秋學禮記先賢於此南學曰成均大合樂於此北學曰上庠冬讀書於此○唐六學國子監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宋五學國子學太學武學律學算學○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名四代相襲不或上西或上東或貫在國或貫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與虞庠庠亦小學西序在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耳亦在鄉亦如之

耕者九一之法

各田百畝	俱百畝同養公田	各田百畝
各田百畝	八家耕公田百畝以入稅	各田百畝
各田百畝	家田百畝	各田百畝

朱子曰方一里爲一井井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爲公田外百畝爲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凡一井九夫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洫則方十里爲成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一里則方百里爲一同都計方井九萬一千六百井三方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甲士三千匹馬四百乘一同


商井田制七十而助
周井田制百畝而徹
孟子圖說
井十通為一成
成為一通為一井
井為一成
成為一井
一井為一夫
一夫為一屋
一夫為一井
一井為一成
一成為一井
一井為一夫
一夫為一屋
一井為一成
一成為一井
一井為一夫
一夫為一屋
一井為一成
一成為一井
一井為一夫
一夫為一屋

邑之圖

縣方三十里積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內三千三百四夫出稅二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

四旬六十爲縣旬方三旬旬旬旬

都方四十里四四一千六百井積一万六千井內三千三百四夫出稅二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

四百縣爲都四方十里縣縣縣縣

都方八十里八六十四百井積一万四千四百井內三千三百四夫出稅五千六百井積九万井內四千九十六夫出稅二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蓋六井二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

四都爲同方百里

九百井積一万七千三百井內三千三百四夫出稅二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蓋六井二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

同方百里

都都都都

旁加十里　旁加十里

蓋大夫家邑也。此出稅者即如旬之數此治洫者比縣則四倍之數旬則四倍三百十四夫之數

王子弟卿大夫采邑也。此出稅者即四縣之數此治洫者比縣則四倍之數

孟子圖

遂溝洫之圖

壹成之耦廣五十二耦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

畎遂　畎遂　畎遂　畎遂

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洫　洫　洫　洫

三

壹同之田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半尺曰洫方百里

洫　洫　洫　洫

三

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九澮共入大川

六鄉之圖

比出軍五人閭出二十五人族出百人黨出五百人州出二千五人鄉出一万二千五百人六鄉

鄉師上大夫一人　州長中大夫一人　黨正下大夫一人　族師上士一人　閭胥中士二人

二十五家爲閭　百家爲族　五百家爲黨　二千五百家爲州　一万二千五百家爲鄉

之地共四同計四万井二十六万夫也

王畿鄉遂

六鄉四同六遂加八爲十二同家削加八爲二十同

邦都三十六同王親子弟所食各百里餘爲公邑大夫監之賦曰邦都之賦

邦縣二十八同四百里王次親子弟所食各五十里餘爲公邑

家削一同三百里王疏子弟所食各二十五里餘爲公邑削家由也亦作稍所教切

六遂十二同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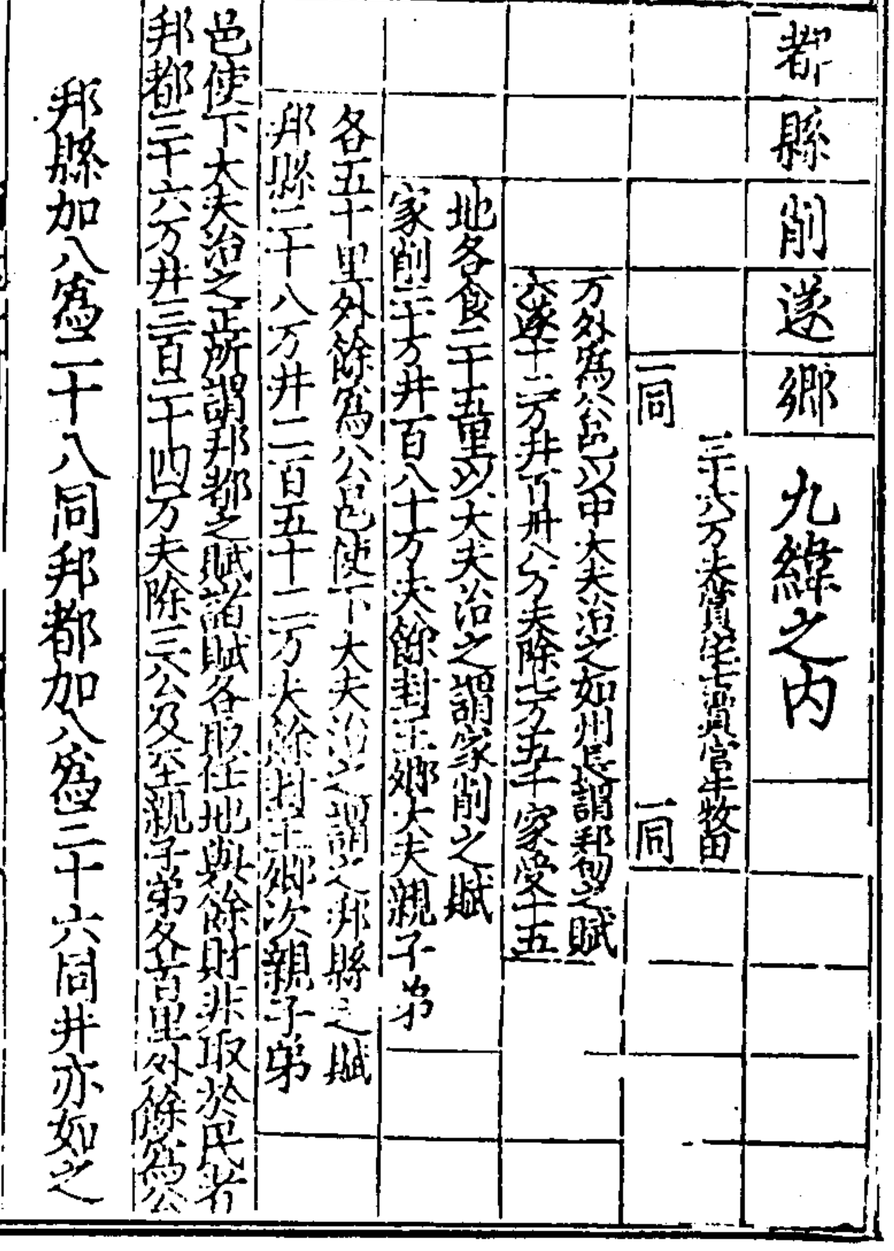
遂內曰邦甸之賦

一同　一同

六鄉四同二百里四万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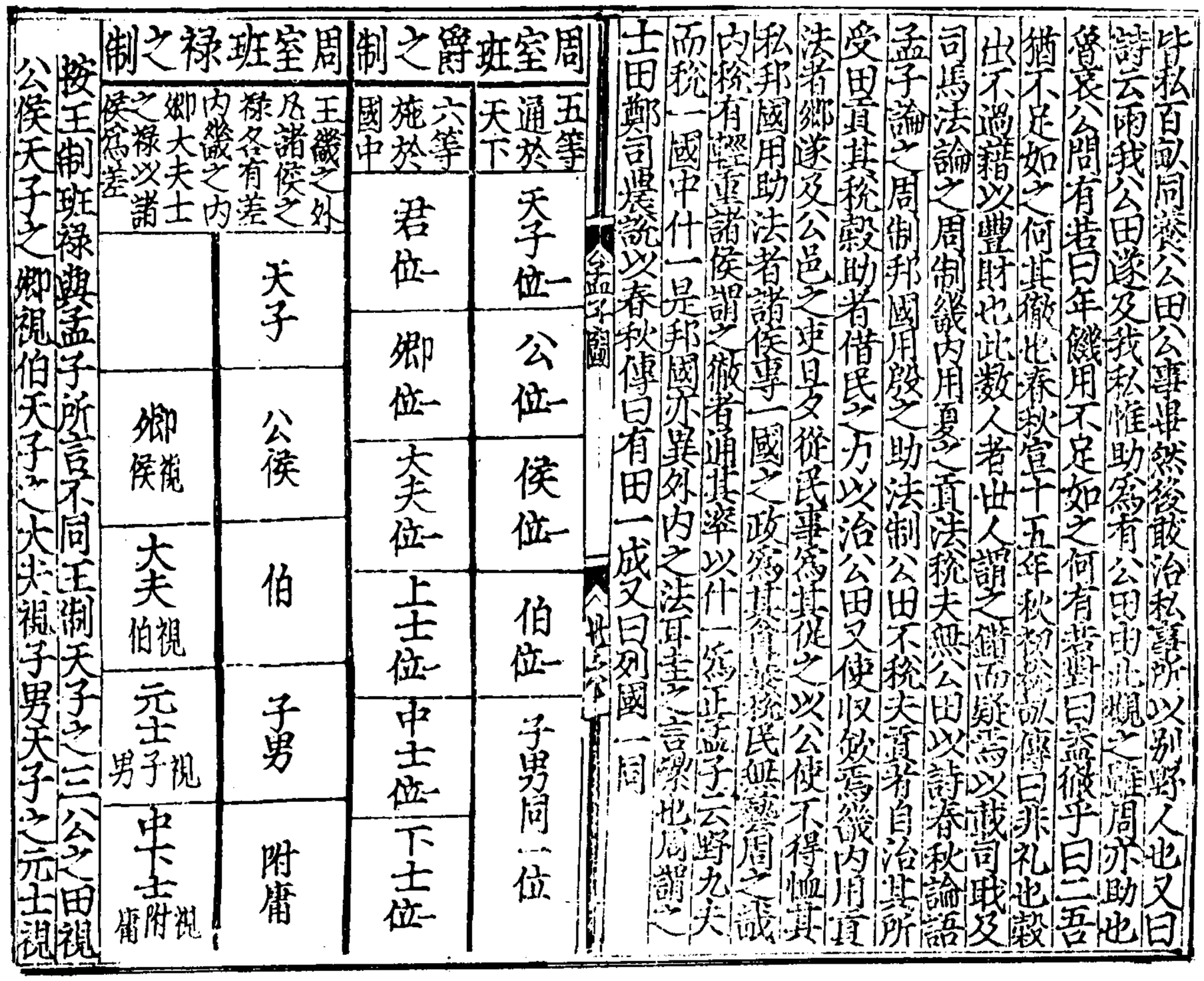
邦邦家六六王城九經

采地之圖


都
縣
酅
遂
鄉
九線之內
同
同
同

甘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魯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礼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人者世人謂之儁而疑焉以哉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舍廬樹藝民無轉徙之誠內稍有變革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主之言梁也周謂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



按王制班祿與孟子所言不同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蓋出於漢儒之傳會而孟子只言畧聞其概未必朱子以爲不可考則闕之可也王制又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言內諸侯即天子畿內之卿大夫士所受之祿如諸侯之地而不世其傳者也外諸侯即在外五等諸侯所受之地各得又嗣以傳其世者也大抵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以天子之卿大夫所受觀之則是王畿之內亦制都鄙而用助法可知

田祿三等之別

君田	卿田	大夫田	上士田	中士田	下士田
大國十卿祿	四大夫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如農夫制庶人在官同
公侯地方三百里食九千人	方三百畝二百畝一百畝	八百畝	四百畝	二百畝	一百畝
次國十卿祿	三大夫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庶人在官同
伯地方四百里食七千二百人	方四百畝二百畝一百畝	八百畝	四百畝	二百畝	一百畝
小國二卿祿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庶人在官同	
子男地五十里食四千人	一千六百畝八百畝四百畝				

按周制農田百畝以上農夫視之可食九人下士及庶人在官未命爲士者庶人在官服勤趨事也以農田百畝之入祿之以代其耕其中士倍於下士則受二百畝之入可食十八人上士倍於中士則受四百畝之入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倍於上士則受八百畝之入可食七十二人凡三等之國大夫士所受皆同大國卿祿四於大夫則受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君祿又十倍之則受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次國卿祿三於大夫則受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君祿皆十

倍之卿以上其祿有殺者卿與若祿浸厚不殺之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以下其祿不殺者大夫士之祿浸薄苟殺之則臣之所養恐不能給故也

○農田五等之別

一夫均受百畝用力不遍	上農夫九人	食	
	上次八人	食	
庶有此五等	中七人	食	
	中次六人	食	
	下五人	食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國都邑市廛征賦之所

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遂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朱語錄曰人君國都如并田藘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廛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孟子卷之一

朱子集註

後學　新安　後學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程子曰此篇言仁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學

政七章兼言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謚也都大梁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六年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為惠王三十五年○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六年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為惠王三十五年○許謙曰題王二十五年當魏王九年四月甲寅滅都大梁○許謙曰題王二十五年當魏王二十三年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當時之通語也○貢氏曰當時王公大人心陷于利而已故惠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孟子之對因其所問而遂極言之以明仁義之實皆治國之大本也○程曰叟非絕句連下文讀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語錄仁言心之者義言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制只是說義之體若只以義為義而非心之制則其宜則在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之者在心而已○心之制如何一邊去不可從那一邊去○或問人所以為性者五而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圖國下矣天下統定載藏干戈教民當地方千里有奇爲方百里者十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萬萬井出車千乘故曰萬乘之國也千乘之家百乘之家皆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家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匹兵車一乘士徒十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步卒七十五人炊家子十人廐養二人共百人輜重牛十二頭牛十二人二十五人皆所以佐甲士也按舊說一乘用二十五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仁義爲先。人倫有五。君親爲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一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六字。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而得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義外之利。有義而得利。集註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可以此六字。改貫章旨者。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已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千里之繆。毫釐。幼也。千里。喻遠也。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已有物。彼此相形。便要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已長人短。人少已多。翻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已長人短。人少已多。翻故曰人欲之私也。○蔡氏曰。孝者細玩而已矣。

孟子二

已矣。傷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峻斬截。戴氏曰。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欤○通曰。子深有取於三山苟卿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爭集註利字。與義字對而言。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言。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利不出乎義之外。利字與害字對而言。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言。已藏於利之中。○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上聲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司馬談爲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太史公之屬。其果知孟子之意耶。太史公。遷自謂。○或問。太史公之屬。其果知孟子之意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藏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反又去聲之。使知有仁義。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亦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朱子詩傳曰。之有臺。所以經量度待洛也。故乾之四德曰利者。之三反。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者。之三反。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者。之三反。無者

勞伏小諸之義者言其隊然而成如神鬼所為也

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

養禽獸　囿所以域

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通攷　許謙曰靈囿其下有沼囿中有臺之作沼以候日景占星象臺雲物也沼以游觀閑七十里之囿所以與民同禽鹿也苟非其中且與民之物蕃必近城郭地不可容矣文王雖不容不禁此在位四十六年迁豐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

從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音古涛音烏）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迎民共之而有禁（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林衡掌巡山林而禁伐木者而收其斧斤之入以時入其財用凡邦國都鄙之政令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林衡掌巡山林而禁伐木者而收其斧斤之入以時入其財用凡邦國都鄙之政令爲之守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此皆爲下節愛養張本）洽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博（祖本反）節愛養焉（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林衡掌巡山林而禁伐木者而收其斧斤之入以時入其財用凡邦國都鄙之政令爲之守禁）此皆爲人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謂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頒音班）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大步計之則古百步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夫受田百畝當今之百四十一畝半今一畝半當今一畝半古百步當今一百四十一步○許謙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或周之制異或孟子一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重直用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下同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婦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故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婦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故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於道路矣（頒音班）

（許謙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弟二者重明之而庠序之名亦因之而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上聲下同）爲人子弟者皆當孝悌之義以敬其父兄（見形甸反）

（永嘉戴氏曰古者一夫百畝公田八家各得二百畝爲私田八家皆養公田公田之內一百畝爲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百畝半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一畝半當古一畝則古百步當今一百四十一步古者六尺爲步步百步爲畝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一步爲畝古今之畝不同或謂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一井八家皆養公田又有公廨廬舍井田之內除去道路溝洫實得九百畝爲一井八家各私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各得二畝半共得二十畝爲廬舍井田之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謂經界正井田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謂經界正）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婦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故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婦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故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於道路矣（頒音班）

（許謙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弟二者重明之而庠序之名亦因之而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庠序皆學名也（永嘉戴氏曰古者一夫百畝公田八家各得二百畝爲私田八家皆養公田公田之內一百畝爲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百畝半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一畝半當古一畝則古百步當今一百四十一步古者六尺爲步步百步爲畝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一步爲畝古今之畝不同或謂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一井八家皆養公田又有公廨廬舍井田之內除去道路溝洫實得九百畝爲一井八家各私百畝公田十畝餘

左右並去声如左右手之右本音有斯民從乃王道之義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是王道之成也極財成輔相。繇言因桑文則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刺平表反亦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振通作振起也救也貸他代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反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即上文斯言王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事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声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違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一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養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上章歲兵之意而歎演之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與刃政殺人同下文讀亦通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去声惡平声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声

俑從去声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鮑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跳踊故名曰俑○程子曰俑者殺人而葬之者以此為不仁而於用人乎哉

無後也漸孔子惡之者以此

不流必大不可以一不糞孟子因
阪必成惠王不可與謀其民
沙羣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
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
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
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扶音父母之於子爲去聲
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襄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謝氏
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則人猶獸也天地間
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人不行
王政一至於此乎○發明上文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徇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而不
自知耳養牢獸以爲民父母之責固
當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始如之
何也已右二章戒梁王當以爲民父母爲心擴天理也

欲也井田孝弟乃王政之大綱
此言庶幾可復

殺人以梃與刃
殺人以刃與政
庖有肥肉而馬肥
民有飢而餓莩

無以異此謂爲殺人作俑無後此猶不可

不換地此謂以政殺人使民飢死而可知何

右第四章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洒與洗同

孟子卷十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
猶自謂晉國惠王昭○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
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潰而令太子申
史記魏世家惠王十年秦取我少梁惠王十一年與秦戰元
秦命史記秦本紀孝公即位而擊商君傳秦孝公
於秦十七年秦取我少梁去聲梁國都○十六年魏又與趙地
五始與公子疑今俱為平國公子而盟梁歛而罷白以安秦魏
盟梁歛而罷白以安秦魏
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歛而

執伏甲士襲殺公子卬因攻其軍尽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
使使割河西之地予秦以和而魏
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之其七邑
在西河之外魏之於秦楚皆大梁七
史記楚世家秦本紀魏世家皆云魏獻河西及上郡與秦
我襄陵八年楚敗魏於襄陵取邑八
十六年楚敗魏於陘山取八城此言邑數楚據襄陵八城陘山七邑不合未
知是孰是比猶為去聲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損反撻他達反長上去聲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胡瓣反溺奴弔反穿地陷獸也陷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正
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
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其王關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
在於報怨孟子之論仕於救民所謂
孟子之本意

孔氏名文仲字
子高魯人
惠王之志
蓋王之
輔氏曰詳引孔氏之言
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
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

右第五章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按通鑑梁惠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齊適梁是一見梁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声卒七没反惡平声）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猝遽之貌蓋容貌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辭氣乃德之符德存於中容貌可見於外者其辭氣乃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夫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孟子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又不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欲再戰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又不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欲再戰

東敗於齊　西喪於秦　南辱於楚　皆國家之恥

○願一洒之　此惠王欲報怨之志

孝悌此省刑罰　薄稅斂　深耕易耨　此仁政之大目

百里可王　此可見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

以撻秦楚　此可使制挺

彼奪民時　不得耕耨　凍餓離散

以仁者無敵言

○往而征之　此孟子欲救民之論

右第六章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按通鑑梁惠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齊適梁是一見梁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声卒七没反惡平声）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猝遽之貌蓋容貌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辭氣乃德之符德存於中容貌可見於外者其辭氣乃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夫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孟子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又不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欲再戰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又不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欲再戰

東敗於齊　西喪於秦　南辱於楚　皆國家之恥

○願一洒之　此惠王欲報怨之志

孝悌此省刑罰　薄稅斂　深耕易耨　此仁政之大目

百里可王　此可見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

以撻秦楚　此可使制挺

彼奪民時　不得耕耨　凍餓離散

以仁者無敵言

○往而征之　此孟子欲救民之論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正數十一月為春正月○既又得山足氏辨王制一書大意以為春秋改時改月出於聖人時王之制經用夏時故書月數不改。乃周末諸侯僭亂改月紀事而春秋因之。論語改月三時不改。然左氏經文多改此）

（孟子內並以周正數十一月為春正月○既又得山足氏辨王制一書大意以為春秋改時改月出於聖人時王之制經用夏時故書月數不改。乃周末諸侯僭亂改月紀事而春秋因之。論語改月三時不改。然左氏經文多改此）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當作禦大音扶寺音扶由用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當作禦大音扶寺音扶由用也）

孟子曰湯以七十里雪恥（雪洗也）

孟子曰湯以七十里雪恥（雪洗也）

文王以百里（文王復扶又問也與猶歸也）

文王以百里（文王復扶又問也與猶歸也）

詩云西方有人曰予未之見既見我心慊然（慊苦協反快也）

詩云西方有人曰予未之見既見我心慊然（慊苦協反快也）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當是時天下莫不與也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當是時天下莫不與也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今王發政施仁（發明曰達分行仁則自然斷不得已而用兵矣豈惟報私怨爭而已哉仁常以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今王發政施仁（發明曰達分行仁則自然斷不得已而用兵矣豈惟報私怨爭而已哉仁常以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使人民（後多改此）

使人民（後多改此）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田矣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田矣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矣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矣

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矣

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矣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赴愬告訴也）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赴愬告訴也）

其若是孰能禦之（禦止也）

其若是孰能禦之（禦止也）

王請無疑（疑猶惑也）

王請無疑（疑猶惑也）

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恒常也）

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恒常也）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放辟邪侈皆不循理之名）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放辟邪侈皆不循理之名）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罔民謂陷民於罪）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罔民謂陷民於罪）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為去声）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為去声）

是故賢君制民之產（制民之產謂為之經理使有以養生之具）

是故賢君制民之產（制民之產謂為之經理使有以養生之具）

必使仰足以事父俯足以畜妻子（畜許六反養也）

必使仰足以事父俯足以畜妻子（畜許六反養也）

樂歲終身飽（樂歲豐年）

樂歲終身飽（樂歲豐年）

凶年免於死亡（凶年饑歲）

凶年免於死亡（凶年饑歲）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俯不足以畜妻子（畜許六反養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俯不足以畜妻子（畜許六反養也）

樂歲終身苦（樂歲豐年）

樂歲終身苦（樂歲豐年）

凶年不免於死亡（凶年饑歲）

凶年不免於死亡（凶年饑歲）

此惟救死而恐不贍（贍足也）

此惟救死而恐不贍（贍足也）

奚暇治禮義哉（奚何也暇閒也）

奚暇治禮義哉（奚何也暇閒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以其中五畝為宅二畝半為田二畝半為廬舍）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以其中五畝為宅二畝半為田二畝半為廬舍）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十以後血氣既衰非帛不暖）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十以後血氣既衰非帛不暖）

雞豚狗彘之畜（畜許六反）

雞豚狗彘之畜（畜許六反）

無失其時（謂孕育之時）

無失其時（謂孕育之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以後氣血漸衰非肉不飽）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以後氣血漸衰非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百畝之田一夫所受之常田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百畝之田一夫所受之常田也）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八口之家一夫五口父母妻子二口）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八口之家一夫五口父母妻子二口）

謹庠序之教（庠序皆學名）

謹庠序之教（庠序皆學名）

申之以孝悌之義（申重也）

申之以孝悌之義（申重也）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矣（頒白者老人頭半白半黑也負戴謂以物負於背戴於頭）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矣（頒白者老人頭半白半黑也負戴謂以物負於背戴於頭）

老者衣帛食肉（衣去声）

老者衣帛食肉（衣去声）

黎民不飢不寒（黎民衆民）

黎民不飢不寒（黎民衆民）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制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制也）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莩孚表反）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莩孚表反）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歲凶年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歲凶年也）

斯天下之民至焉（至歸也）

斯天下之民至焉（至歸也）

爾何曾比於是（曾猶乃也比毗志反）

爾何曾比於是（曾猶乃也比毗志反）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徒鼎反）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徒鼎反）

曰無以異也（無以異言其無異）

曰無以異也（無以異言其無異）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政之為言深耕此薄稅斂之政）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政之為言深耕此薄稅斂之政）

曰無以異也（無以異言其無異）

曰無以異也（無以異言其無異）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庖廚也）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庖廚也）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莩孚表反）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莩孚表反）

此率獸而食人也（率循也）

此率獸而食人也（率循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惡去声）

獸相食且人惡之（惡去声）

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為去声）

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為去声）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木偶人送死用者）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木偶人送死用者）

為其象人而用之（為去声）

為其象人而用之（為去声）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如之何猶言奈何）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如之何猶言奈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受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受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無以異也

王無以民死為辭則民至矣（無以民死為辭言不可以民死為辭）

王無以民死為辭則民至矣（無以民死為辭言不可以民死為辭）

王如善其政（善其政言能行仁政）

王如善其政（善其政言能行仁政）

鄰國之民不加多（加多猶增也）

鄰國之民不加多（加多猶增也）

寡人之民不加少（加少猶減也）

寡人之民不加少（加少猶減也）

何也（何也言所以不加多而不加少之故）

何也（何也言所以不加多而不加少之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喻曉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喻曉也）

填然鼓之（填然鼓聲）

填然鼓之（填然鼓聲）

兵刃既接（兵刃既接言兩軍交戰）

兵刃既接（兵刃既接言兩軍交戰）

棄甲曳兵而走（曳羊列反）

棄甲曳兵而走（曳羊列反）

或百步而後止（或猶有也）

或百步而後止（或猶有也）

或五十步而後止（或猶有也）

或五十步而後止（或猶有也）

以五十步笑百步（笑百步者譏其猶有不能盡之意）

以五十步笑百步（笑百步者譏其猶有不能盡之意）

則何如（則何如言其所以笑之故）

則何如（則何如言其所以笑之故）

曰不可直（直但也）

曰不可直（直但也）

是亦走也（走趨也）

是亦走也（走趨也）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勝平声）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勝平声）

數罟不入洿池（數罟密網洿池也）

數罟不入洿池（數罟密網洿池也）

魚鼈不可勝食也（魚鼈不可勝食言其多）

魚鼈不可勝食也（魚鼈不可勝食言其多）

斧斤以時入山林（斧斤以時入山林言不妨農務）

斧斤以時入山林（斧斤以時入山林言不妨農務）

材木不可勝用也（材木不可勝用言其多）

材木不可勝用也（材木不可勝用言其多）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之始言王政之本）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之始言王政之本）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以其中五畝為宅二畝半為田二畝半為廬舍）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以其中五畝為宅二畝半為田二畝半為廬舍）

匹婦蠶之（匹婦一夫之妻）

匹婦蠶之（匹婦一夫之妻）

則衣帛者（衣去声）

則衣帛者（衣去声）

五母雞二母彘（母雞母彘皆可畜之物）

五母雞二母彘（母雞母彘皆可畜之物）

無失其時（謂孕育之時）

無失其時（謂孕育之時）

老者衣帛食肉（衣去声）

老者衣帛食肉（衣去声）

黎民不飢不寒（黎民衆民）

黎民不飢不寒（黎民衆民）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制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制也）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莩孚表反）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莩孚表反）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歲凶年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歲凶年也）

斯天下之民至焉（至歸也）

斯天下之民至焉（至歸也）

爾何曾比於是（曾猶乃也比毗志反）

爾何曾比於是（曾猶乃也比毗志反）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徒鼎反）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徒鼎反）

曰無以異也（無以異言其無異）

曰無以異也（無以異言其無異）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政之為言深耕此薄稅斂之政）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政之為言深耕此薄稅斂之政）

曰無以異也（無以異言其無異）

曰無以異也（無以異言其無異）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庖廚也）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庖廚也）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莩孚表反）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莩孚表反）

此率獸而食人也（率循也）

此率獸而食人也（率循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惡去声）

獸相食且人惡之（惡去声）

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為去声）

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為去声）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木偶人送死用者）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木偶人送死用者）

為其象人而用之（為去声）

為其象人而用之（為去声）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如之何猶言奈何）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如之何猶言奈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受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受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無以異也

王無以民死為辭則民至矣（無以民死為辭言不可以民死為辭）

王無以民死為辭則民至矣（無以民死為辭言不可以民死為辭）

王如善其政（善其政言能行仁政）

王如善其政（善其政言能行仁政）

鄰國之民不加多（加多猶增也）

鄰國之民不加多（加多猶增也）

寡人之民不加少（加少猶減也）

寡人之民不加少（加少猶減也）

何也（何也言所以不加多而不加少之故）

何也（何也言所以不加多而不加少之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喻曉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喻曉也）

填然鼓之（填然鼓聲）

填然鼓之（填然鼓聲）

兵刃既接（兵刃既接言兩軍交戰）

兵刃既接（兵刃既接言兩軍交戰）

棄甲曳兵而走（曳羊列反）

棄甲曳兵而走（曳羊列反）

或百步而後止（或猶有也）

或百步而後止（或猶有也）

或五十步而後止（或猶有也）

或五十步而後止（或猶有也）

以五十步笑百步（笑百步者譏其猶有不能盡之意）

以五十步笑百步（笑百步者譏其猶有不能盡之意）

則何如（則何如言其所以笑之故）

則何如（則何如言其所以笑之故）

曰不可直（直但也）

曰不可直（直但也）

是亦走也（走趨也）

是亦走也（走趨也）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勝平声）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勝平声）

數罟不入洿池（數罟密網洿池也）

數罟不入洿池（數罟密網洿池也）

魚鼈不可勝食也（魚鼈不可勝食言其多）

魚鼈不可勝食也（魚鼈不可勝食言其多）

斧斤以時入山林（斧斤以時入山林言不妨農務）

斧斤以時入山林（斧斤以時入山林言不妨農務）

材木不可勝用也（材木不可勝用言其多）

材木不可勝用也（材木不可勝用言其多）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之始言王政之本）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之始言王政之本）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以其中五畝為宅二畝半為田二畝半為廬舍）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以其中五畝為宅二畝半為田二畝半為廬舍）

匹婦蠶之（匹婦一夫之妻）

匹婦蠶之（匹婦一夫之妻）

則衣帛者（衣去声）

則衣帛者（衣去声）

五母雞二母彘（母雞母彘皆可畜之物）

五母雞二母彘（母雞母彘皆可畜之物）

無失其時（謂孕育之時）

無失其時（謂孕育之時）

老者衣帛食肉（衣去声）

老者衣帛食肉（衣去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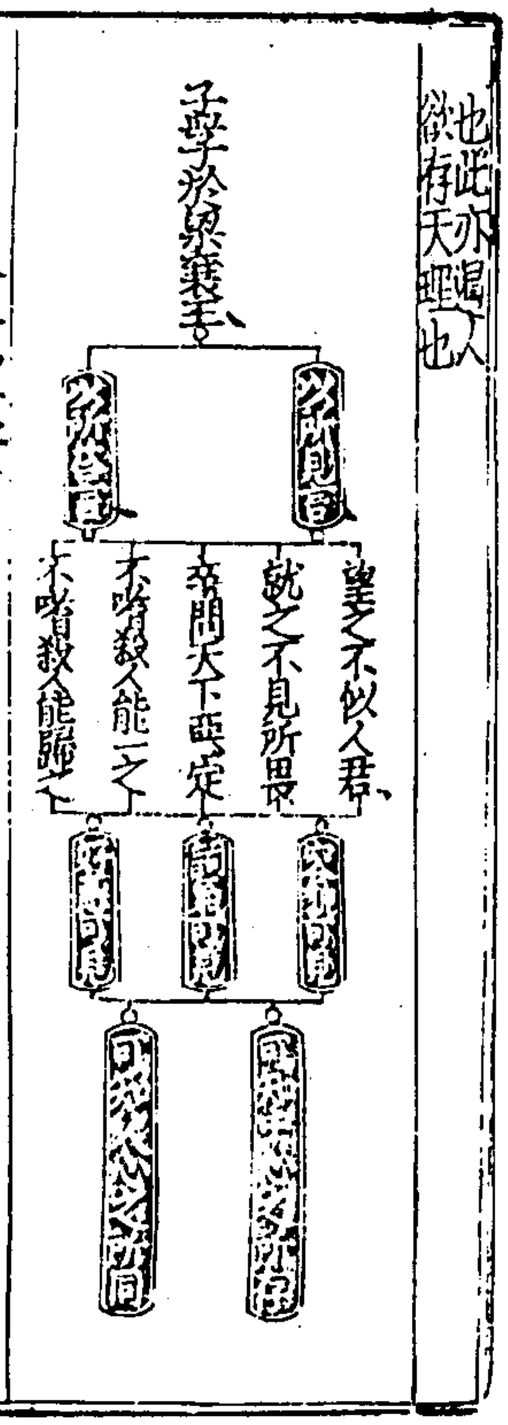
黎民不飢不寒（黎民衆民）

黎民不飢不寒（黎民衆民）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也此亦謂人欲存天理也



右第六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王齊王姓田氏名辟疆宣其謚也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諸侯霸者之事孟子時人不道其事故王問之○門人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道言也言孟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蓋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況此意也

○門人者止其徒也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者謂不屑稱說其事也漢書本傳曰江都易王問董仲舒曰廣川王何如仲舒曰王不正其心以邪待人人之所行皆邪也譬猶源濁而流清表枉而影直未有源濁而流清影直者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爲行

曰然則有異乎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褊狹也觳觫恐懼貌○通曰恩按觳觫發明恐字不忍字之義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是也觳觫將死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胡氏曰論語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匹夫之勇豈不忍其忿忿亦是要忍得了孟子良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爲行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彼
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詰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
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觳觫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一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澤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孟子二

齊王見牛將牽隱
下同舉也釁之未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新之未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理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今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則慶之發

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去聲下同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去聲下同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易易也詩大雅思齊莊皆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德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以其善推其所為而已今王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抑王謂甲乙之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去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棘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歷之也一節上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甚愛民之心所以輕於愛百姓也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而再問之

未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

曰若是其甚與

使之因愛物以及人愛物以及禽獸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若以說氏曰因愛牛之心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饒氏曰因愛人之心反而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去又由親親推而至於仁民仁民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運於掌易易知這箇道理只是易行視為如那箇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通曰須要看他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天地之性人為貴故其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擴充此心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土靳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齊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指恩功不至於百姓二句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語錄物易見心無形度心之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時歷事多不合權度亦只是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權度也此是合如何便見本然之權度物之不合權度處又在乎反之而已矣欲其擴充此心

使發近習壁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土開疆以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欲開恒文霸圖事若如此也所慕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也千里者九齊楚所共有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之一也千里者九齊楚所共有方千里蓋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内以一服八必不能服即有此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形旬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慝音特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張氏曰行王政而能反其本則所欲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而天下自歸心焉民欲朝秦楚甘心聖賢間之有不本乎公理特出於技癢代之私耳齊王雖汲汲於濟其欲然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豈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哉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産生業也恒産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産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也設其不見而取之也通曰此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遂用反下同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産而有常心人所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去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爲已理之末義皆去聲後此贍時豔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産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産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則盍反其本矣與前蓋亦反其本同蓋亦發語辭盍古曷字說見形旬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五畝之宅方一里者九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頒音班負戴子代反

此言制民之産之法也趙氏曰頒白老人髮半白半黑也班駁雜色也負戴謂以背負物以頭戴物也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産而王道之要不過推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告語精切如此而終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通曰此章甚詳集註盡啟黙會功則心之所允者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入于悞說出於此出安有不能黙會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故關鴻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截然以王道告之蓋王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應以何必曰利拒文之問則對以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數說比之前數則曰寡人願安承教至於鄒之問則曰吾惡利之一字依舊是向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其本則發於一念不忍人之心而已伯道急於富強不知此孟子所以不合也

老老及人之老幼幼及人之幼

此謂舉斯心加諸彼

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

此不反其本而所欲反不可得

明君制民之產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而有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可見行仁政必自井田字根始

見生不忍見死隱

此發王政之端

聞聲不忍食肉心

此發仁術之施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此制民之產之法乃王道之要而仁術之所推也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

此謂不能反求而至

仕者立朝耕者此制民之產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死亡此可見無恒產而無恒心

耕野商賈藏於市行旅出於塗

此能反其本而所欲不求而至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死亡此無恒心則無恒心

孟子卷之一　右第七章

孟子卷之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程隱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通攷熊禾曰告齊君十二章總一章一二章皆言當與民同樂二章言仁政七章皆言湯武征伐九章事君當行非之意十章論親賢之道不可狗吾之欲十章言孟子雖不合而終不忍去之意十六章言孟子此一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暴未有以對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為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通攷趙惠曰此章之旨要在好樂與民同樂而已

好去聲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樂音洛下同

曰不若與人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與平聲下同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聲管

蹙頻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頻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六律或曰簫也

蹙猶蹙也頻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旗之飾

范宣子假羽旄於諸侯晉人以狐裘與之數有尨茸於羽析羽舉之全羽析羽而无帛（通攷）趙惠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頻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通攷）趙惠曰周禮大司樂註大咸堯樂大韶舜樂大濩湯樂咸皆樂名也英華茂也招紹也舉皆也言惠無不徧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吳程曰五英帝嚳樂故孟子告鄒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此師旨）縱其田獵而問而自嘶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推天理也王道在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好樂

樂無古今

樂同百姓

必用韶舞

必放鄭聲

右第一章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蕘者取草薪之人雉兔者捕鳥獸之人

曰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殺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郊關之內近郊之境也阱陷獸坑也

曰齊東野人之語也

東野齊東鄙之地

曰不知也

曰不知也

曰不知也

新章也新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通論記曲禮入竟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先師曰前篇罔民與此爲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譏切時君之者人殺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闔人欲擴天理而已

論囿大小

文王囿七十里　芻蕘者往焉　雉兎者往焉　與民猶以爲小通攷

齊宣王囿四十里　殺麋鹿如殺人之罪　民猶以爲大通攷

右第二章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鈎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大王事鄰國之心亦能忘己之實只字之耳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語錄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太弱之事強鄰皆是道理合恁地湯事見形甸反下同後篇文王事見後章通攷朝走馬之事八章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朱子傳云言太王雖不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志閒是皆指太王而言集註引詩以不合无章曰賈苅質戕成文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討疏以八章爲文王鬳孟子亦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如所引方合文王事而集註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也通攷劉夔于西戎邑于西戎邑于西戎邑

之其交際往來與事大亦無異故倂作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引詩作結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疏語氣亦偶然耳○遽亦偶然作遽之則

孔曰天理當然遽之則

有過此便是不畏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發明已之事小善待之而事大不易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又曰恤小而於事大不略易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謂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通鑑王無然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而此出此意通鑑通攷當讀作遽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与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饒氏曰書言寵言孟子言龍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三者大段不同想大人之書通攷引孟子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當有此本

有恒無必計較

必事求合

湯事葛文理之當然

王事昆夷此見樂天者保天下

自然合理包含德量無不

周遍此保天下之氣象也

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中之義是謂夫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恃血氣而不義聖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

明義理識時勢

必事求合

文事德聲此亦理之當然

句踐事吳

有血氣

必小事大

撫劍疾視此血氣之勇

以敵一人所爲無益小勇

王請大之此言能慈忍則能恤小事大

右第三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離別也）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通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等字欵同而實有不同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賢字欵上節賢者樂此為指賢人不得其樂為指賢人不得言賢者雖有此樂而

厭謂之荒樂淫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上時掌反）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時失事也（曠古猛反）淫過失也言廢時失事也荒廢也樂酒戒飲酒爲樂也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之行去聲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畜許六反好呼報反）

【隨疏】禮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絲聲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張里反招與韶同音紹）物事宮聲重而尊故爲君商屬金金爲事羽爲物（羽音雨）斷臣事也弦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也商亂則詭其官弦用六十四絲去聲居宮羽之弦用四十八絲屬水水音三分羽益一絲以生變也（變去聲）角也弦用五十四絲屬木木音三分商益一絲以生弦（弦音胡田反）物也（物猶事也）徵也弦用四十一絲去聲（去羊呂反）屬火火音三分羽益一絲以生事（事去聲）也（此章之義以君臣民物事言之）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

民也與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憂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

【通攷】重而遮曰宮土音居中總四方（總作孔反）弦用八十一絲去聲最大（大音泰）商金音三分減一益一（減音咸）弦用七十二絲次宮（次宮如臣次君也）商亂則詭其宮（詭居委反）弦用六十四絲去聲居宮羽之（羽音雨）弦用五十四絲（去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也）弦用四十八絲屬木木音三分宮益一（益一作一益）弦用四十一絲去聲（去羊呂反）次宮如事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也）弦用三十六絲去聲（去羊呂反）次宮如物次事者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也）

有燭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繼正長方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配去聲）弦用五十四絲羽爲水聚清物之象故爲物弦用四十八絲（絲去聲）居中總四方弦用八十一絲去聲最大（大音泰）商金音三分減一益一（減音咸）弦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也商亂則詭其宮（詭居委反）弦用六十四絲去聲居宮羽之弦用五十四絲（去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也）弦用四十八絲屬木木音三分宮益一（益一作一益）弦用四十一絲去聲（去羊呂反）次宮如事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也）弦用三十六絲去聲（去羊呂反）次宮如物次事者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也）

招舞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類也

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

君者也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切七計反）

君之所以爲君者以其得爲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好呼報反）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好呼報反）

君者也（上文引易之大畜皆以君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

惜哉（通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薄宦不能受孟子之說）

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又不當君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太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王之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孟子對曰毀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朱子曰明堂制度今未一（編意當有九）考）

矣何以毀哉（朱子曰明堂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爲明堂右个南之西爲明堂左个西之南爲總章大廟西之中爲總章右个西之北爲總章左个北之中爲玄堂大廟北之東爲玄堂右个北之西爲玄堂左个中爲大廟大室凡一百二室四方之太廟其方所其左个乃玄堂左个則青陽之

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文方位開門入子居焉古人制事多因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因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因天

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相宅至于洛卒循也澣浣平聲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定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委及妻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言皆所以廣充其善心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君於善則非遏人之惡而存天理之公矣而宣王問孟子孟子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此又因其言而反之也則棄妻子於其反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棄倫敗理之甚矣

右第五章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絶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

上聲也（饒氏曰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掌六鄉之獄訟六遂之獄訟縣士掌縣獄之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又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慚於自責愈於下問又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慚意）

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當責己求言之意○雙峰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爲他問耳）

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蓋人之心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樂則不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怠荒也

論上下職任

妻子失託於友　士師不能治士　四海之內不治　王顧而他

右第六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去聲反舊水世勳舊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世臣指喬木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平去聲上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尊親親之常也

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尊尊親親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曰先王之所以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不能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惡相濟若孟子所謂流俗同惡相濟是也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恆而爲衆所悅者若孟子所謂豪傑之士是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之道然後又於可殺者也曰國人殺之於四以字之外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然則其用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人之所欲矣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去聲

吉曰傳文孝民之所好好之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總結上文用之去之二節意

世臣

此尊而国君進賢如不非賢則未可国人曰賢未可察之左右曰賢未可察之大夫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曰不可勿聽諸大夫曰不可勿聽國人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親臣

此親而尊疏踰賢用之故有不可不慎

休戚者慎與

此言有同俗而可殺勿聽諸大夫人才後之所悅者立而爲俗所聽國人曰可殺當順之也

此見如此之所非獨然好女之所用刑民以爲之所惡

此言尊親其尊親其親禮之常也

右第七章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去聲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紂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傷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爲天子也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毋後世以異於教王人彫琢玉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也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璞玉未加琢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周制一斤二十四兩今以米一升加清而名重二十兩金之法一鎰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曰二十四兩爲鎰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

或曰勝燕者信之

放紂伐紂

如之何其可也

此孟子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之辭

右第八章

或問勝一夫之言

去賊除殘

未嘗不可

此見巨室必求大木幼學壯行者大不得壯行此可見彫玉必使玉人治國必使求賢不如求木此見王欲小之則曰從我

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通鑑）史記燕世家（上）（通鑑）史記燕世家曾用其指子之歟（上）

伐綸齊湣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人心勝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天下必訴由齊王言天下之人之謂竟野齊湣王不知此以國讓於子之人之謂竟野齊湣王不知此以國讓於子之人之謂竟野齊湣王不知此以國讓於子

此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畏力去聲彊上聲）

以湯征章言

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此見湯七十里而能爲政）

若旱望雨（此見民望湯之切）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此見湯之仁）

若時雨降（此見民之悅湯）

以武王伐殷言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見民之悅武王）

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此見殷民之怨武王）

反動天下（此見殷民不行仁政）

○右第十一章

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范氏曰孟子事齊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伯之哉（通攷）（程復心曰通攷又益以兩句尤爲有功於文字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以燕伐燕言

燕人畔王（畔去聲）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倪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捐溝壑言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

（對鄒君言故略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捍音汗）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視民如視有司之死而不救故民視君之死而不救）

爲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父民爲心民亦將以君爲心而親之戚之矣此曾子戒之之語非潛爲之說也）

人上者不可須臾忘身者亦常深體之（體上聲）

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於人上如子弟之於父兄鄒君加罪民之死而不知反已孟子推以行仁政免之之意瞭然可見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以殺人問言

鄒與魯閧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閧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此見民怨平上所謂反乎爾者

閧鬬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捐溝壑言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對鄒君言故略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捍音汗）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視民如視有司之死而不救故民視君之死而不救）

爲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父民爲心民亦將以君爲心而親之戚之矣此曾子戒之之語非潛爲之說也）

人上者不可須臾忘身者亦常深體之（體上聲）

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於人上如子弟之於父兄鄒君加罪民之死而不知反已孟子推以行仁政免之之意瞭然可見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以殺人問言

鄒與魯閧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此見民怨平上所謂反乎爾者）

閧鬬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

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捐溝壑言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對鄒君言故略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捍音汗）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視民如視有司之死而不救故民視君之死而不救）

爲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父民爲心民亦將以君爲心而親之戚之矣此曾子戒之之語非潛爲之說也）

人上者不可須臾忘身者亦常深體之（體上聲）

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於人上如子弟之於父兄鄒君加罪民之死而不知反已孟子推以行仁政免之之意瞭然可見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轉溝壑壯者散（殘乎下所謂出四方有司莫之告平聲）

○右第十二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效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形甸反前篇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大夫率師與士死制衆謂師衆大夫率師或迫以死師死而不可弃君命說則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死師死而不可弃君命也）

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吉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時○通曰不守義不能伊民亦效死而不去○張氏曰與其望二国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国鑿池築城与民效死以守之是在

有國者之謀

（事齊事楚　鑿池　築城　效死弗去　當守義以愛民　是可為言　以則是可為言　事齊事楚可為言而已）

右第十三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遊取其地而城之（通鑑綱目趙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以舜官而弃戎狄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復遷豳詩所言公劉即此地也太王去邠遷岐山之東入渭邠在豳山東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滸而南故周自后稷至太王邑焉程又遷豐武王又遷鎬在豐水東流亦過周岐山之北詩言古公亶甫自豳之岐下當率岐水之滸而南之則不得以率西水滸為滸也明矣皇矣詩二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東南故周自后稷至武王邑鎬又遷豐武王邑鎬皆載於詩書百世考有自稷至武王邑鎬故繫書百世考有自稷至武王邑鎬之圖）

文公其倘（尚同）圖之（通鑑綱目趙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以舜官而弃戎狄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復遷豳詩所言公劉即此地也太王去邠遷岐山之東入渭邠在豳山東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滸而南之則不得以率西水滸為滸也明矣皇矣詩二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東南故周自后稷至武王邑鎬又遷豐武王邑鎬皆載於詩書百世考有自稷至武王邑鎬之圖）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邠音豳同）

爲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音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富擇取而居之也（通鑑綱目趙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以舜官而弃戎狄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復遷豳詩所言公劉即此地也太王去邠遷岐山之東入渭邠在豳山東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滸而南之則不得以率西水滸為滸也明矣皇矣詩二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東南故周自后稷至武王邑鎬又遷豐武王邑鎬皆載於詩書百世考有自稷至武王邑鎬之圖）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繼繼承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声）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垂統緒於後但能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

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而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通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倘幸於其所難必不爲夫理之所當爲而決說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勉強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倘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倘倖其在人者張氏曰所謂爲善者天理而不爲已私也安而行之者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急速而不悠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矣）

（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　如彼何哉　蓋深歎之辭　則但彊於爲善而已　彊於其所當爲　俟命於天　俟命以必有待言　非擇取之得已也　此終篇又言擇取之不得已也）

右第十四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民心不容釋乎大王之事非德盛而能得不足以與此張氏曰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迁本以全民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然大王之心未嘗忘民之意也二三子何必為彼民之歸而強之從也曰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

致死守之不可苦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通論齊侯滅萊萊昏為不言萊君出奔故貶之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萊昏為不言萊君出奔故貶之公羊傳襄六年齊侯滅萊萊君死之正也重不書通攷趙惠曰公羊傳萊君死之正也襄二十五年齊侯滅萊萊君為不言萊君出奔故貶之公羊傳襄二十五年齊侯滅萊萊君為不言萊君出奔故貶之正也重不書通攷臣君者社稷是主臣君死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出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守正而俟死者義也聞謂記禮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士死社稷謂之變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語錄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思義便近推或可如此或可如易既濟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作○楊氏曰孟子之誠是而不通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改作經字

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一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效死而已禮之正也

右第十五章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何為見孟軻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錢氏曰一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一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一二鼎是士之禮特豕陳鼎九牛鼎三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鼎腊三為一鼎腸胃二為一鼎腊三為一鼎腊一為一鼎腸胃一為一鼎腊三為一鼎腊一為一鼎腸胃一為一鼎腊三為一鼎腊一為一鼎腸胃一

臞三實于一鼎禾十一体阿姑羊肺二實于一鼎豕十一体阿姑羊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魚九實于一鼎腊用鮮干有五而鼎腊用腊一純而鼎肩臂臑肫胳膊肫骨也正脊之脅骨也臂臑肫骨也正脊之前也脡脊夾正脊兩旁肉也代脊華肉也或脊肺者謂脊之不徹中央少許祈肺者切肺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祭肺即肝肺也凡牲用右胖臂合升左右胖故曰臂一純純謂全也然此諸侯之大夫上士少牢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上卿之大夫上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声沮慈吕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進退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集義范氏曰在魯侯不可以言天在曾子則以言天在孟子可以言天在曾子孟子則有義在其中焉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艴怒色也蹵音促又音蒼故反艴敷勿反怒色也蹵促也艴然變色也

孟子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易易以豉反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子也艴然不安猶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故言功烈之卑也然則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甸反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如此而若比管仲者何

孟子卷之二

右第十六章

臧倉沮孟子。

以關時之盛衰言。

以謂人力之可及止尼之所以行所以止實乃天命之所為

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賦其奉行天命不當發之天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道之將興也與命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匹人其如予何這是取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為主二者相為賓主之言孔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

孟子卷之二　十八

哉管子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輔氏曰據此則曾西明知子路之才視管仲猶方之猶與由通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察而云子路之御者若管仲善於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致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禽而已則是并與功都訟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說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是而未善然則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也知此則知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獲禽遇王者故不獲禽仲則諸侯遂相公之霸禽多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范之為法也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顯顯名也通鑑胡氏曰董氏曰公孫丑問管仲晏子孟子以曾西之言告之蓋高管晏之功名之盛而孟子以為不足為也管仲晏子事桓靈之世閹宦擅朝賢士大夫無復立功名於時者故高管晏之功名而卑之

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尤音
置驛也郵馹音也（馹漢五里一置驛今曾駘所以傳命也孟子引乳
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
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
易而德行速也（饒氏曰孟子既甲管仲使子孟子當管仲之時
子則直統使王室尊安而諸侯之實其所爲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
分只在誠僞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改諸侯尊周室削而
已又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而文王之德足以服人
全境特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得之先師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
時勢何必行之又曰德而不及晏蓋安之事功又
公政在陳氏安未惟當齊政也管其人無可議其事無可言此
子所以置安不言而專及管晏

論王道不同

以文王之時勢言。

以齊王之時勢言。

論霸術不同

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言。

以孟子戒齊宣勿以功而驕其君言。

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言。

相去聲

以孟子戒齊宣勿以功而驕其君言。

相桓公霸諸侯而驕其君
莫非商旅
天地莫非商旅（此見其規模大
一民莫非商臣（此見其精細之分
勸齊王之多賢君（此見其有主
對去武王之賢人（此見其有主但有精粗之分
齊有其地矣（此見其舍王道而用霸術
齊有其民矣（此見其舍王道而用霸術
飢者易爲食（此見其時勢
渴者易爲飲（此見其時勢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

之業亦不足怪若君子道明德立而民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
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
易而德行速也（饒氏曰孟子既甲管仲使子孟子當管仲之時
子則直統使王室尊安而諸侯之實其所爲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
分只在誠僞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改諸侯尊周室削而
已又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而文王之德足以服人
全境特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得之先師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
時勢何必行之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事景
公政在陳氏晏未惟當齊政也管其人無可議其事無可言此孟
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

論王道不同

以文王之時勢言。

以齊王之時勢言。

論霸術不同

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言。

以孟子戒齊宣勿以功而驕其君言。

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而驕其君
莫非商旅
天地莫非商旅（此見其規模大
一民莫非商臣（此見其精細之分
勸齊王之多賢君（此見其有主
對去武王之賢人（此見其有主但有精粗之分
齊有其地矣（此見其舍王道而用霸術
齊有其民矣（此見其舍王道而用霸術
飢者易爲食（此見其時勢
渴者易爲飲（此見其時勢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

之業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孟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
心之（語錄公孫丑非謂孟子以湏相而動其心謂孟子
謂聖人恐孟子未能不動心耳不知
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道明禽知言德立偏養氣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君先
無所疑惑居先○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
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原必知
言爲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通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
三十而立之後陵總立而道明識而
動心者先乃言知後養氣道明識而
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惑
此章當作五節看歷二字包
一章大意而直字眞乎其中
（吳皆曰難也至異矣作一
句只作字讀○奇謙曰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有道乎曰有
孟賁勇士（趙注衛人（洗生按牛角奏
武力士（賁狂奔之
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
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爲難也（語錄孟子自定義精理明
心（告子之不動心只硬把定是義襲而取之（張氏曰孟子
子則謂萬變而不動也○張氏曰孟子
者以義爲外故仁孟子則心制其欲雖閑邪
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
自然心不動此聖孟子亦如借告子以說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有主二字包得上文無
孟賁有主但有精粗之分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反
去聲
褐毛布（褐音
寒賤者之服也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
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毳布寬博大之衣賤者之服也
不受者不受其辱也刺殺也嚴畏憚之謂（言無可畏憚之諸侯

遂謂其不可也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矣蓋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去餘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爲羊徒此蓋就卽字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將去餘然氣字上生出來徒字故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去餘然氣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知言下文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聖於心是不孟子之心孟子只說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程子曰志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偏之見觀其論性數章理侵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統攝反覆參證思窮辭屈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名。

氣動心之明少故孟子取其不得於言而先言志次言氣所以養氣之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動則動氣二動則動氣專一則動志二說既是已然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嘗無先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或問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志氣所以相須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言語多思慮則傷其氣氣傷則反動其心故持志所以貴於養氣也曰既無暴矣又何以持志曰無暴則其氣分明一箇在這裏不是持志養得恰好處者各發其一邊而無所

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言理深矣故斷然以爲不可以此而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能然不動哉○蕭金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養即無暴養則發得暴矣養故也必言能養氣○程子曰集註以養爲能養之義非也養之之方在下文養字是說養之之方非能養之之義也○蕭金陳氏曰集註謂志至氣次之暴其氣者趨重手容其言容靜氣容肅皆是要無暴其氣之先師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言氣忽又變言志言氣皆孟子之文變換言之之妙非有異義也○雙峯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堅臥不起雖或有他警不能動其堅臥之志此言未嘗動志而先言志者以志帥氣之定處然設或有他警不能不動其志又不可不養也○程子曰志專一固可動氣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或問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志氣所以相須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言語多思慮則傷其氣氣傷則反動其心故持志所以貴於養氣也曰既無暴矣又何以持志曰無暴則其氣分明一箇在這裏不是持志養得恰好處者各發其一邊而無所

[缺]

[缺]

[缺]

…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之
所以然也語録知言便是說得氣須是道義一
段緊要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王如致知
格物正心誠意之類皆知言便不邪正義理昭然此
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皆知言之事養氣之事
○通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則自言之得失可以知人
故集註兼言之比論語尤詳且重論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
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若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
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言其用之體見天下文以明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集註兼言之
工夫下文以明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輔氏曰盛大言其本來流行
通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大字若當明善以復其初此言人之
當明之以復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
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於字以復此心
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
蓋惟知言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明夫
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即所謂體之充若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
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言其用之體見天下文以明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輔氏曰盛大言其本來流行
工夫下文以明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集註兼言之○輔氏曰盛大言其本來流行
通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大字若當明善以復其初此言人之
當明之以復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
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於字以復此心
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蓋惟知言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
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明夫

間矛則便不流行而欿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体也○通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通攷】許謙曰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馨烏獸魚鼈感若而人倫日用不言何添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通攷】朱子謂觀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貼起來便自張大無此氣則只是一个餒字說出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力形容即延平所謂合而有助警如助於波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添以義字方有助之意也○饒氏曰合而有助警如助之助於波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添以義字方有助之意也○饒氏曰合而有助警如助之助即延平所謂觀貼而有助之意如此合彼而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声揠烏八反舍上声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是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正頭期也者秋傳曰踐土之會公子遂如楚乞師以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也晉重師也晉爲重師故以伐我北鄙也公子遂如楚乞師此不正也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此勝負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

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語錄集義是養氣者必以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之如求放心此須把做事去求○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助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之不至而拔之使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集義工夫勿正勿待者又恐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長是滿氣之本体上文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節要若在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有不平便修行一般○問此氣是本自浩然後人自少時變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恁地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雜氣便是黙全舍之勇亦然有發時此章須從頭去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涉觀說得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

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侵我北鄙圍項孟子二卷

問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出旦晝所生或故作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浩心玩索而驟責其效或揠苗助長或作消磨勿忘勿助長乃集義養氣之功○這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也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事是此事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沒此者何有不得者又勿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始無間斷之意勿正勿忘助長是滿氣之本体上文集義則此志全在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爲養氣之害愈助之害愈深又孟子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末乃曰揠苗助長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集義養氣之功不可助長以暴其氣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侵我北鄙圍項孟子二卷

論以直養而無害之說曰自反縮曰自反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縮所六反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義反又彼寄反淫戈林反陷戶斬反離力智反遁徒困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蔽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離叛去也窮困亟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

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声去聲夫音扶

惡鰲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而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錄語中庸成己仁也道用○饒氏曰不厭也是体教不倦猶粘上聖字說言孝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子貢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辯論之

昔者竊聞之子貢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或問聖人通大而能得於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体也推頭淵冉牛閔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渾全耳

曰姑舍是舍去声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陵陽李氏曰說則孟子固有不足於顏子故天台陳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或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副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声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声子兄弟迭國逃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有莘國名在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東南伊尹名阿衡湯聘而用之既相湯而伐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潁如是者五乃相去声湯而伐桀桀也二聖人事詳見孟子萬章下篇○通曰孟子以顏子貝聖人之体而未極其大故欲孝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孝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通曰詳論曰孟子為四節顏孝孔子是答知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孝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也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声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逃國下而非其君逃諫伐下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予去声下觀之則可見矣○曾氏曰班孝下同與平声朝音潮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下而不適時之可信也詆訾當時方言萬萬下向讀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稊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門後世亦何所據哉（後世聖賢之君不作野無遺逸）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全）（遠克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功業豈不偉哉）（孔子此言可謂深知）（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故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德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政（政宜）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差等猶言品第猶賓也以見）（知德二句監之此曰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而見其皆莫若夫

子之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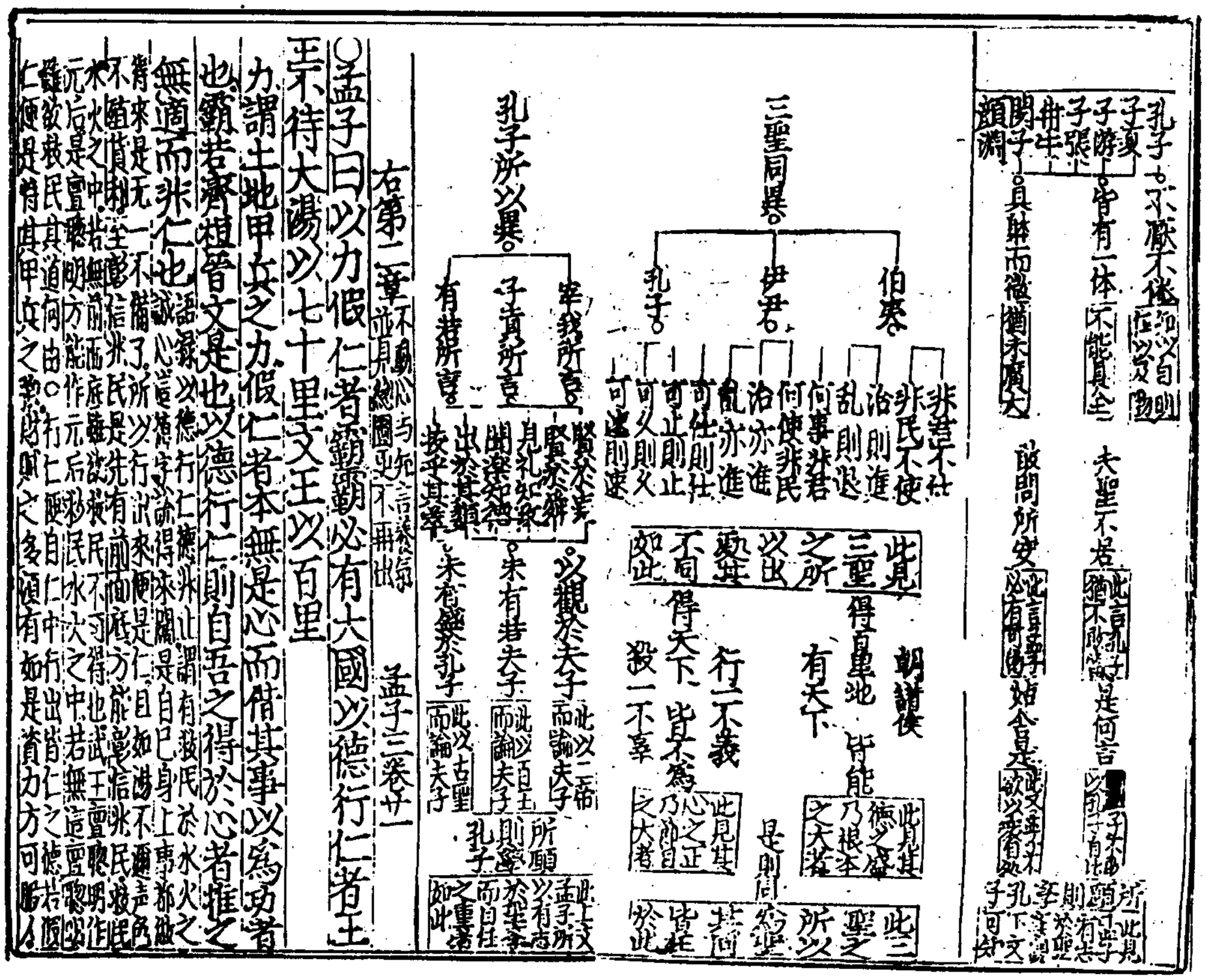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讀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音臨下同）鳳凰羽蟲之長（上音蠭）蟄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孤特挺然）（絕衆所聚）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此聖字是泛說）然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知言而言）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色厥反）

尹氏曰有若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此言說得德行之）（皆孔子之所長）於辭命不能（此孔子於）（務本之意）

孟子二卷廿一



是服仁之名以其實非有仁之實也○饒氏曰服字與的字點發便見非心服的字專發其專屬義孟子不說服義却說假仁仁包五德假仁處是假仁之實仁則義在其中矣○新安陳氏曰孟子之前功爲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爲德之賊求其實故貴於德而賤於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贍時豔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主霸之心誠僞不同故其效不同亦如此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僞也假而行之終非己有非僞而何以誠感人以僞應已以誠感人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僞○新安陳氏曰忠完祉反誠也

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如此

以德行仁者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其效如此而行之終非己有非僞而何以誠感人以僞應已以誠感人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僞○新安陳氏曰忠完祉反誠也

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輔氏曰此章舉伐崇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之說皆爲優劣矣○朱子曰王道純乎天理霸雜以人欲

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服從古以來曾伐崇之事而觀之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說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脅之也孟子言之曰此章規模廣大意味深長學者其知之

以力假仁

齊桓晉文

以德行仁

王霸同

商湯

周文

此因事而措之

以力服人

此是非心服也

此以僞感

皆出

亦以僞應

力不贍也

僞應

以王霸

以德行仁

無非己所以王

此見推之而

以德服人

此見其至

皆本於誠服之也

中心悅而

此以誠感

亦以誠應

第三章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走惡之而不去則其得之之道未能免也辱之故而後行仁哉○蘇氏曰程子易此卦家時曰旦得他恩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爲德之賊求其實故貴於德而賤於功皆此意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羅氏曰惡去聲下皆禮仁之貴德以下皆禮仁之事目

貴德循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之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春秋傳曰政刑則書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結上文之意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長言其緩故能協和萬邦也配合也命天命也多福大福也○新安陳氏曰天作釋詁可達自作

不可活此之謂也（嬰音纓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作逭音煥）宮猶滋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曰又特引及刑自作孽之語）時而樂（好也）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樂者如此又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先師曰說曰仁者安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引孔子之言）智者利仁（畏罪強仁之事強之存天理之自然人欲以強不仁之辱亦過人欲以強天理也）

貴德而尊士（此乃強仁之事明其政刑大國必畏矣）

仁則榮（此理之當然）不仁則辱（此情之同然）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此承禍之幾）

（此禍自己求鴟鴞之謀也）（此福自己求命自求多福）（此禍自己求自作孽）

（此非法堯舜之道）惡辱安不仁（此承上文）

（孟子三卷　廿四）

右第三章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魏氏曰俊傑即指賢能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通攷曰通典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稱所謂列肆之內空地也）或治以市官之法（王制流水之內空地曰肆）而不賦其廛（通攷曰語錄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掌市之政（語錄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如周禮也）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語錄廛空地）禁異服（異服異言之類）蓋逐末者多則廛必加之（貨賄面粗汝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節品多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為外朝前一區為九區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前有門每日市門）

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語錄問一夫一百畝之外又有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恐地重曰後世之法亦不可考）民也（語錄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恐地重曰後世之法亦不可考）

（金履祥曰廛所居之地）

（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布布縷之征則五畝之稅夫征則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通攷曰一夫所授之田一家所受之地）也

（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布布縷之征則五畝之稅夫征則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甿）

（此承上文）

（此福自己求言配自己求命自求多福）（此禍自己求鴟鴞之謀也）

（孟子三卷　廿四）

（此福自己求自作孽）

（此禍自己求違越命之智也）

不可活（此承上文）

（孟子三卷　廿五）

（通攷曰通典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稱所謂列肆之內空地也）

（通攷曰語錄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

（通攷曰語錄廛空地）

（貨賄面粗汝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節品多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為外朝前一區為九區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前有門每日市門）

（王制流水之內空地曰肆）

（通攷曰通典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稱所謂列肆之內空地也）

（通攷曰語錄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如周禮也）

（通攷曰語錄廛空地）

（貨賄面粗汝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節品多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為外朝前一區為九區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前有門每日市門）

（異服異言之類）

（蔡氏曰孽災也）

（蔡氏曰又特引及刑自作孽之語）

（蔡氏曰說文防閑也閑習之也則立閑之可廢閑以此緒考其義如今訛引及刑疏）

（蔡氏曰說文防閑也閑習之也則立閑之可廢閑以此緒考其義如今訛引及刑疏）

（蔡氏曰又特引及刑自作孽之語）

（蔡氏曰孽災也）

（異服異言之類）

（貨賄面粗汝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節品多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為外朝前一區為九區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前有門每日市門）

（通攷曰語錄廛空地）

（王制流水之內空地曰肆）

（通攷曰通典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稱所謂列肆之內空地也）

（通攷曰語錄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如周禮也）

（通攷曰語錄廛空地）

（貨賄面粗汝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節品多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為外朝前一區為九區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前有門每日市門

前儒賢俊而士皆悅
不征不廛而商皆悅
閭譏不征而旅皆悅
耕助不稅而農皆悅
無夫里布而民皆悅
「幸其子弟攻其父母」
「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此言能行王政則鄰國之民皆知仰之戴爲父子

此言不行王政則亦子爲仇讎

右第五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語錄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着地別無所作爲只管在裏面烝烝上到上面又下來出處發一箇便生一箇物事○無所謂相似只曾發出這物事○無所謂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眞氏曰天地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流行

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故物物皆有一箇天地生意在中出來○眞氏曰人心悉發不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是發出來要忍不忍在人則爲仁之發見人之心即是仁之生道也○先師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程子曰側隱之心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不動心則頑忍矣人皆有此仁

應所以滿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爲耳。○張氏彭老曰。采子二此章之訓。四端皆是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端。皆是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便是仁義之端。此心始動。乃是情。可爲善。便是心。但充與不能充而已。如火見泉。尚未能因此觸而充之。此所謂仁之端。尚隱。不可勝用。不能充。賢天理。日消而仁亡。故曰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懸焉。○通曰集註。此章。朱子加詳。其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

右第六章

㊀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

函甲也。恫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詛咒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馬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言故。與孟子之意。稍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言故。與孟子之意。稍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言故。與孟子之意。稍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言故。與孟子之意。稍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言故。與孟子之意。稍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甚非不智之甚乎（謝氏曰仁乃我之所自有而欲為之誰能止者乃非心於不仁耳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一者常相須焉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一者常相須焉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洪）（許謙曰集註本心全體之總以仁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雖其用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也（由与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恥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而反諸己而已矣（謝氏曰此上二四章皆是為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与仁則榮二章之意去）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疏氏曰此上二四章皆是為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与仁則榮二章之意去）

（論孟二）

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国安能役大国楚六千里為雠人役之役○先師役之役字即小国役大国之役）

（論孟二）

（論孟二）

（論孟二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舜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居
不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
東雷澤夏谷名在今濮州
陰河濱在今陶丘西南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
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
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孰大於
此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助人爲善之意也孟
子推說舜所以事事出於人一切取諸人以爲善見乃助人以爲善也
因吾取人之善以爲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孰大於
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此章
言舜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
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裕寬也言舜皆無彼此之間未一句輔氏謂未二句即單說舜○說氏曰語錄之
曰二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耳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立其冠不正望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污去聲也
屑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
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胡氏說文二說以群一屑字已語助辭
輕与人群也。語録曲所謂清者不就濁
令而至因有時而就之惡人其初若倚
就惡人爲聖之事也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音但裼音錫裸音果反裎音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君柳下而謚惠也
名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展無駭之後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
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惠之言也袒裼裸裎
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平聲
也援音爰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援而止之而止也不自失不失其正
也此言惠之和寬以處人而不輕與人之善而爲已有
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不離
道也○語録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是兩向重曰兩向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
作不隱賢謂其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不離
矣○不隱賢謂其不隱賢之處如此文云必以其道若作兩向則下文不當重舉
却以佐自處之類乃是隱賢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兩向則下文不當重舉
汙君不卑小官必至於枉道而與之爲進而柳下惠
汙窪而不平小官必至於流而柳下惠
褻瀆其所以爲進人之和而異乎常人
之和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側格反
隘狹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
可由也語録泊夷既

右第八章

聖取眞樂善之誠

以發明之即此條以
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過則喜
拜舜樂取人以爲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
末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拜舜之意
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語録禹稷善言則
拜舜皆無彼此之間未見得行不
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
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
禹稷事優於子路然子路
尚設階進之心相與無已
助此爲善也○先師曰舜事優於
禹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而
爲聖人之和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固皆造反去聲到乎至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語録泊夷既

右第九章

伯夷柳下惠

伯夷清—不屑就所以清　皆造乎極
柳下惠和—不屑去所以和
伯夷隘—若將浼所以隘　不能無弊
柳惠不恭—焉能浼所以不恭

惠既和必有不恭歟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不恭是處己是待人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比○清和皆是一偏字之能有隘不恭處然使伯夷柳下惠易地則皆然夫子清倫隘矣可為百世師範能使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由不至不必言效之而不由其弊如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矣○通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而足此章則清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所以深明夷惠之非其憂之者未必不知戒其清而先得其隘之理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不恭大抵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固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汲汲於洗不汲汲於去之如此辦肖字方盡其義以聖人觀二子多有欠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隘與不恭

孟子卷之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事為詳公孫丑章句下

通攷 即首篇告子梁之意○一本十九章至篇終皆子思子居守之事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通攷 金履祥曰此章首十二字世用非一自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辰如太乙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壯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大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配時日而占孤虛空亡也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甲戌旬則申酉為孤辰巳為虛餘仿此干支即十二辰為孤虛空亡對宮生旺八卦冬至坎壬震相立春震壬巽相之類皆是物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隨日時之

閉景死驚方○立太乙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壯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大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配時日而占孤虛空亡也孤虛正月以子丑在甲戌甲申之間為孤午未為虛餘仿此干支即十二辰為孤虛空亡對宮生旺八卦冬至坎壬震相立春震壬巽相之類皆是物

通攷 金履祥曰此自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辰如太乙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壯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大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配時日而占孤虛空亡也孤虛正月以子丑在甲戌甲申之間為孤午未為虛餘仿此干支即十二辰為孤虛空亡對宮生旺八卦冬至坎壬震相立春震壬巽相之類皆是物

言以之為二字世用非一自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辰如太乙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壯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大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配時日而占孤虛空亡也孤虛正月以子丑在甲戌甲申之間為孤午未為虛餘仿此干支即十二辰為孤虛空亡對宮生旺八卦冬至坎壬震相立春震壬巽相之類皆是物

民心之和也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

多也交兵主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莒甲也衆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不爲守也古制以
甲爲之故函人爲攻之工必世然後成人和不用金曰鑄氏曰非
謂可以全無天時此利但不如人和耳不利天時地利
時爲天人和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誰能
必在我者可時通攻即今水斗也有波曰栗無穀曰咪粟即穀也古
人米與穀散言渾米切用而見
義急非緩後出軍繡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統氏曰界要在得人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者先以得民心

而已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爲之守天時之善人爲之乘先王之守
国家用天下未具孝加此閒以得道得人爲本而況子孫乎見當
發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爲務
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爲本故發此論

天時地利得失
以不敵寡
以衆敵寡
以不得民助
以衆得民助

城郭雖小得天時亦不能勝
城郭雖大不得民心亦不能守
得道者多助天下順之
失道者寡助親戚畔之

人和得失

右第一章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亟問王也孟子本將朝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
亦以疾辭也語錄問莫是景丑子之意只是不合來召爲其實師有事則

景子曰吾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大
抵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優朝內
在外不俟車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
禮之意不同也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道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與平去声聲反長上声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
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
同耳孟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上声道理
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
之也今鄭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朱子辨曰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
說達通其重之所在而致敬焉鄭氏以達爲通視其重之所在而通致之非也
老而無子曰孤上声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妻曰獨
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之言比文王之政曰通說其重者如此
伸之致崇反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比文王之政曰通說其重者如此
在而致隆焉注可与薛者如之非也
及於朝廷而尊爵人之徹之也亦或以其尊而施於朝廷者則不以
充於身飢於家雖於朝廷而違於吾義吾亦弗爲也景子思曰惟
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一以慢其二哉
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師弟子問意見之辭合圃如此

改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問疑而就之也將去声
而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也將子曰古之人所以必

齊王孟子

以國君尊之　此國君尊賢之禮

以有疾召　此見彼以尊賢之禮

明日　此與敬

以有疾辭　此見我以仁義

出弔　此與敬

見王敬子　此以敬

未見敬王之小言

非我辭道　此以敬

不敢以陳之大言

琴而歌　請道　此亦與

者眉意　於朝　拜眉意

此見賢師

不以越走　湯之於伊尹　學而後臣　此見人君

承順爲尊　而以責難　損公於管仲　學而後臣而以貴德

陳臻爲敬　不學　不勞而王　不以堂高

富貴爲重

右第二章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非也夫子必有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輔氏曰陳臻只就爭迹看以義理斷則皆是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刀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去声

時人有以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辭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可以貨取乎焉去声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

至也語錄取是羅致之意愚謂受之處否曰是何處字是處物公義之處否曰是受不受亦是爲物所動也聖賢從容不迫於物而見物之大也

焉於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日之安隨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不與通作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此非特可知辭吉與之義亦可知

尹氏曰孟子於此千言之此非特可知辭吉與之義亦可知者孝者觀所行矣

唯當於理而已

右第三章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戟士也伍行前列也去之殺之也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

按持戟士是階前趨走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士是執事之人

曰我不能牧不能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罪我之牧之養之也牧牧此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戈士戰士也伍行前列也去之殺之也

按持戟士是階前趨走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士是執事之人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是言也出於都人之口入於王之耳宜乎都人之以告王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都曰邑皆尊之也

孔距心爲王誦其語所以風去聲曉王也○陳氏三山人名鵬字舉正

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訟音頌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繹尋也從隨也改更也

君臣一時也終於不改人欲剗之也

右第四章

此論失伍以起下文失牧之罪

特戟之士失伍則去

老羸轉溝壑　壯者散四方　齊國君之罪

由所守論則齊大夫之罪

求牧芻不得立而視其死

右第四章

○孟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以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於理有可以言者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者蚔鼃曰周公之軍流二日誥用之會同三日禁用諸田役四日糾用諸國中五日簒用諸鄙先儆備左右也

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鄽人曰所以爲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鄽人齊人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下同也反往而還也

議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

君子進退久速

以孔距心言

以蚔鼃言

以孟子言

有官守　不得其職則去

有言責　不得其言亦當去

無官守言責　進退綽綽有裕

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之義孟子於王驩

孟子未與矍言

齊卿之位　此以位言（仪反之）　此疑既或此謂可不必

不爲小矣　可無而與　言未嘗謂其治之言以見孟子

齊勝之路　此以地言（仪）　與言不足于何之待小人不

爲近矣　當賴而有言何也　與言　言哉　愚而被如此

右第六章

○孟子自齊葬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毋歸葬於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槨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古者謂天子以下至士庶人（周公制禮時也）槨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稱之與棺相稱也槨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稱之與棺相稱也槨

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七寸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但也○補曰古棺槨无度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

想只過於厚觀易謂喪取之大過可見○葉氏曰周七十只如今四寸許

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右第七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人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同　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之事見形勢解（見音同）前篇諸侯士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燕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殺之

裘莞卉占禮　盡於人心（不可）　不得不可爲悅（不可過爲得之）　何可

非爲觀美（不爲）　無財不可爲悅（不可強爲）　有財不爲

民人可救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勦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勸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語錄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无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興。故天命者。天吏也。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天吏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天吏所以異於士師君所以異也。然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

伐燕可不告。

以討論燕民可也——不可私與。此有所伐之理。

以子之與燕人可也——不可私受。

以天吏伐天吏可也——不可輕伐。此知勸伐之誤。

以士師殺士師可也——不可輕殺。孟子內卷十二

右第八章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畔王即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與。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與。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比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曲爲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心。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敷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一篇十章齊人伐燕之章

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至而不知其將畔知其過而宥安之注過焉而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爲也此弟陳賈視之以周公爲仁智者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陷仁且智者也不幾於畔而卒至於畔乎不幾於過乃所謂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爲能改矣其不得已而勞攸也

右第九章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繼此得見　此孟子使人疑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乎前日之辭爲不可繼此之辭爲可是予欲富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高壟之斷而高也義見前反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從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羅取之也龍斷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彼又得於此不得已而後取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之而不得於此是非譬喻所以然之意而不復言其引前以然之類是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己孟子所以待王實非欲尊孟子其勢不可不尊爲國人矜式者但知齊王尊己爲非不知己之不可以不尊爲國人矜式者但知齊王尊己爲非不知己之不可以不尊爲國人矜式者但知齊王尊己爲非不知己之不可以

致爲行故去
臣歸之本心中國授室
養以萬鍾
[此齊王而愛爵祿欲富乎宋於彼之留子
欲利誘必求龍斷而登之此既得於此又
之私心左右望而罔市利求於彼之賤夫]

右第十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音胡卦反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爲去吉下同隱於斷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悦曰弟子事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詳則反復也泄音薛又反語去聲

右第十一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悦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下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而
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
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貨
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
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謾爲大言以敗人是人終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丑上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千里見王是予所欲此本心也出晝宿日望之此餘意也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樂則行之憂樂果何如哉

豈之情而荷反

豈者所以答反之情孟子與齊王言皆是憂則違之何獨至吾行時行道濟時則不然何耶蓋聖賢之心同一天理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張氏曰齊王資雖純而不敏然頗有望焉以為王如用予則齊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望人之心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天下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天下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天下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

右第十三章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吾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而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緩

八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後行於齊非我志所願也孟子雖無以為速而謂初見王之可與有為而去之速未嘗不先資也初見禮王之神必有不受其說故不受其說姑留以觀其然悟之可否也欲去而猶有望焉冀其悔悟而用己之意也後面或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集註已包之

於用力也集註既斷孟子之書必為孟子自記後來不曾改得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善惡哀樂發未中節然後為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故孟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憚居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集註已包之

於崇使有不合焉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則行也孟子自崇餞浪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也有確知其道之不行於齊其說浩然不受祿之意

○又曰孔子則有常師曾子有羸師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孔子亦嘗稱述堯舜之德而孟子獨以堯舜為言者蓋孔子之時人性善之本體具於天而人生稟受各有不同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故孔子但說下學而上達之事而不輕以性與人言恐人不知求之於己而反溺於高遠之地也孟子之時人性陷於惡者多故孟子每稱堯舜以實之欲人即堯舜之善而自求以復其性之本然也

○孟子曰仕而受祿禮之常

仕而受祿禮之常

以仕而受祿為禮之常志在必去故有不受之由

以仕而受祿為禮之常

熟讀深味則難深去而無終受之理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上聲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

告子盡心篇充其性即擴而充之之充

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憚居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集註已包之

集註既斷孟子之意後面或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集註已包之

大旨如此集註既斷孟子之意後面或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集註已包之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善惡哀樂發未中節然後為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通曰孔子亦嘗言成人之性說性善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但不露出一善字恐人不知求之於己而反溺於高遠之地也孟子始發之端正是從原頭說性善自孟子始發之端正是從原頭說性善自孟子始發之端正是從原頭說性善自

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據前賢所未發而發此句相發而相助於孟子處一言性善故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道性善故堯舜所以爲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人事一簡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一簡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襲扶又反訪音放）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

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盡無後亦扶又反有他說也（文集當戰國之時聖李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慕而不知性之可盡故說者非惟不省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是以雖有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而與之萌芽也故孟子必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之理固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事不難乎○通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文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慰端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惟本下而言於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覸古覓反）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儀宜羲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人如此發憤自强向前日用之間不得有個蹉過只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個實實得力處也自異於堯舜）

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則有不善又曰伊川說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繁疏曰性也斯言也實舊子思指天命之性也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命之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爲言合理氣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也孟子言性善必有形体之初者言之性孟子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惟性皆指氣質之性也○吳澂曰孟子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又音眠瘳丑留反）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也命篇瞑眩憒亂也

足爲治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大惡而爲善也（語錄滕小不過如今一縣孟子只說可爲善國終不成要爲聖賢須是說起如服藥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病說命之文蓋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厲其志○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知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前引二節】彼丈夫我丈夫吾何畏彼彼何人予何人有爲亦若是予何人予何畏此示世子初無高遠之異

【後引一節】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此戒世子安於卑近之病

孟子初告世子道性善此見仁義不假外求聖賢可學而至再告而已同一性初無他說

右第一章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飦音
沾粥之延反飦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
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
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
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
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
三年也齊衣下縫音逢也不緝七入反
跣麤布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與此
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語錄子孟子說制度皆本其經而尸如
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面便是大本○或問自天子達之庶人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至庶人這二
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之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考論制度皆本其大者故其
有不可得而亂者必是為士而發節文之有亦可以義起矣然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不滿而後已如此劉向所以深冀之也然無孟子之意而強為之不
後世變以文之則禮不備而不敢為孝以就乎大本大經之際則禮之變亦不可勝窮矣○問孟子說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之庶人只說個大概如此諸侯太宰為是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
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家宰六卿之長上也
此鴻臚侯言之當如此語錄○問太宰為是歡飲也深墨其黑色也通攷
子自盡其哀而已嚴氏曰君薨君字統王侯是國家政事皆所
聽以治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通攷熊禾曰諸侯五月而葬出左傳隱元年天
子七月而葬同姓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如如至未葬居倚廬葬中門之外通攷趙惠曰喪大記父母

之後君倚廬不言君爲廬宮之
不然顯者此君大夫居廬之
爲廬故云君倚廬因以草火障
倩殺故杜預稍系以約日光又
如則不塗也既葬則君大夫七
也未葬則倚木爲廬故云未葬
不得謂之塗廬矣問喪云或寢
倚廬哀親之在外也非君大夫
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
子之知禮也輔氏曰可當作若
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
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
知其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養氣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
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又其父兄百官皆不欲
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未
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
誣也又其斷以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
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
然者又性之善豈不信哉有氏曰三年之喪自
辛子欲知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
陳之喪則一孔子而已方滕文以為
宜然之又違衆而行文以為
皆知禮當變故之而以為知禮
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
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能使舉國之人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
然也○通曰前章論性善二年之喪自是一定之理此章自是一
段首尾以幸性善而言者蓋欲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
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
行其又其所行之而後近見聞莫不以
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然是益可
知之爲也

父兄百官皆不欲

生事葬祭此乃通
世子問行喪禮
疏服飾食行之礼二代共之

然友孟子而不能取信

自天子達

庶人通行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
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
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養氣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
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又其父兄百官皆不欲
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未
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
誣也又其斷以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

公孫丑章句上

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
然者又性之善豈不信哉有氏曰三年之喪自
辛子欲知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
陳之喪則一孔子而已方滕文以為
宜然之又違衆而行文以為
皆知禮當變故之而以為知禮
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
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能使舉國之人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
然也○通曰前章論性善二年之喪自是一定之理此章自是一
段首尾以幸性善而言者蓋欲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
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
行其又其所行之而後近見聞莫不以
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然是益可
知之爲也

滕文公問爲國

右第一章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
甲戌問但此言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
既即位則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
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播布也穀總名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茅絹絞古巧也反亟急
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
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時雨將及又始播百穀而
不暇爲此也

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收其私焉周時一夫受田百畝謂之一廛都鄙之地在野外者謂之甸在國中者謂之郊郊甸之制大率皆以井田爲主而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重出）都鄙之制大率皆以井田爲主而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重出）

宣王下則言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請侯文公卒葬定公九年葬宋襄公十三年葬僖公二十八年葬文公十八年葬宣公十七年葬成公十六年葬襄公二十九年葬昭公三十二年葬定公此皆子為君者經文之指春秋例凡公薨卒葬下繫日說為臣子之辭下至新子之問總言文公皆立分田也

末歲一年而布王事皆繫子也通攷引謝下至新子之問總言文公皆立分田也

此下若甲戰相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諸侯恣行暴斂貪冒無度卿大夫祿或過厚或不及無以贍其事故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之法始可坐而定也通攷程曰均則無定法而豪強得以兼并吉去故井地有不均

多取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通攷程曰井地既正則因田制賦而為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輔氏曰井地既正則因田制賦而為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下同焉於虔切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任治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食君子君子野人各得其所則上下相安而治道成矣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通攷胡氏曰公侯田方百里為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九夫為井八夫共一井以一夫為公田八夫各受私田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田

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田

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為九千二百六夫為野九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共一井以八乘之為五百七十六夫為上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九夫為中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八夫為下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七夫為通攷胡氏曰公侯田方百里為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九夫為中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八夫為下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七夫為

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為五百十二夫為上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九夫為中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八夫為下地一百成三都一遂為井七夫為

上數為四萬三千八夫併國中共二萬四千六百四夫凡起役毋過家一人則五萬三千六百人為三軍是為三郊之賦三郊三遂之民二十四人為軍外之用○表明善曰野九一遂一之賦餘二千二百

鄉以下以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通攷】潔白也慮曰圭潔也主田故謂之圭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主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註本此又曰周制之士田以祿之而不世者不稱所以厚賢此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君子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通攷】潔白也慮曰圭潔也主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註本此又曰周制之士田以祿之而不世者不稱所以厚賢此

厚野人也【語錄】問鄉大夫之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爲之屬如有出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士制云夫圭田無征○愚按此故士制云夫圭田無征○愚按此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去一二十五畝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之一耳其萊田則皆在別井以八家增多五十畝耳其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者勢使之然也【通攷】慮曰周禮遂人以下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以下皆出田賦而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而言夏殷又上其詳已不可知

【孟子五】

天地間只着個許多物事少個人過多使自有乘除不理勢使之然也【通攷】慮曰圭潔也慮曰圭潔也主田故謂之圭潔也主田故謂之圭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主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註本此又曰周制之士田以祿之而不世者不稱所以厚賢此

【孟子五】一則十四

其餘老小尚有餘力不專指弟是餘夫也

【孟子五】一則十四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

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

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慮】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通攷】橫渠曰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以下皆出田賦而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而言夏殷又上其詳已不可知

【孟子五】一則十四

句句。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七俗可也。閻若璩非全是硬句子。溫潤滑澤方可

【孟子五】一則十五

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上孟子用心處○呂氏曰子張子橫渠慨然有意三代之治

【孟子五】一則十五

去聲下同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鑿然備其要【平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慮】吉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豪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勇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浪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去聲】法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災通】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喪禮】有節

文經界之法有制穀之
皆出發斂故不可詳
胥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其可謂合
矣張氏曰井田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大要在分
田制祿二事而已分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
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
鞅開阡陌之名尤在其壞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
存其迹而掃除其弊而所存者其名也至於漢興因而
之秦以一洪爐之法銷鋒鏑鑄金人十二以愚黔首
黃帝開端便物成了如何改得商
人七十而周人如何頓更百畝至於清漁墜則一朝
父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
禮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
周公所以盡變古制宜而後
行於當時況古今風土異宜而後世乃欲悉取法焉難矣集
註載張子之說以為此章之後于以見聖賢之心憐憫愛民
如此○善按程子有言必井田而後
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後
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
然未聞道也賢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一時之利而制之也近時奉天揚紫
陽亦曰撥冶道言之不能篤信其名也至歟始然一洪
者明堂也籍田也必不可廢者孟子多是臆度言之
封建也必不可為若草蔑號也總運也
田也蓋古程子之意相表裏姑附于此字者詳之

右第二章　孟子卷十六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声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
所謂農家者流也
所謂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勤耕桑以足衣食許
姓行名也踵門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
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捉也屨
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
後世稱述上古之事耳猶陰陽醫方溝洫帝之
說也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
何耶程子曰此意亦以陽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

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儒
子小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衣去声与平声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耕田器也
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皆
宜為厲陶冶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此械下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瓦器冶爲金鐵者自其義之言承其所作之民行所作字而明之陶冶以喻之也或讀陶冶之陶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此亦陳相自解之事尚不可耕且爲而欲兼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爲而治明矣故曰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出力以食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見治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諺有之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君子則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

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資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張氏曰勝文亦可謂賢者矣而不免於無聞蓋無聞必賊意者詩所謂不克終用孟子之言有以奪之也故禁遏寇虐慆淫之原而後夫差欲圖伯中原而患水道之不通始有通淮之道矣孟子之言有以啓之也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詩行之說則當是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當是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江漢而注之江○趙惠曰春秋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魯哀十年吳城深溝通糧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師于黃池十四年吳城邗溝通商魯以會晉侯于鍾離會之于黃池皆吳而舍之以制楚又會晉侯于橐皐而城之通於中國由此途耳雖晉爭之吳子于瀕而晉爭之吳子于瀕上而吳卒以水道不可當蓋因此也善按○趙氏此說與集註異姑附錄焉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猶種也

記曰播五穀不成不熟爲敗

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猶種也

記曰播五穀不成不熟爲敗

子以爲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說文種曰稙之稷曰穜之故禹明言子乘四載開山刊木則暨益奏庶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是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瀦四海既道奠高山大川禹貢治水之役必借行故禹明言子乘四載開山刊木則暨益奏庶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是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瀦四海既道奠高山大川禹貢治水之役必借行故禹明言子乘四載開山刊木則暨益奏庶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是也夫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固嘗躬率之矣蓋當疏導之餘相與播種以爲民食者稷實主之而稷未始相離也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乎雖謂稷亦禹門不暇入可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典者人道之常天所以予我而我即天敘之本然者而品節之詳又有典樂教胄之官以爲堯虞號也德猶憲也惡言勞苦者勞之來牧者來之邪者正之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日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之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語録問振德曰是然不是明也是命之使之教之化之以教化上文三言克所謂者本使契爲司徒以教民所謂者即上文三言克所謂者又申言之以明之耳振德曰得之又問曰聖人有憂之又

往攀郎監反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益其言行恭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通】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遠於夫子乎曾子曰問之矣喪欲速貧喪欲速富夫子之言也曾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桓司馬言之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實失位去魯而反必載寶而朝夫子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桓司馬朱句戕之愈也死不如速朽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實失位去魯而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貧也喪不如速貧之欲速朽爲桓司馬

許行　此為神農君臣並耕此陳相道許行之言而云其義理者市賈不貳子小人之法者　此言許行之言欲除壞君卑南蠻鴃舌之學無定師

神農以教民稼穡者　為来耜　此道先王禹平水土　此見堯舜愛民孟子之道而欲稼穡之大者非惟不行仁政者　契為司徒服耕亦不必耕

陳相　此為許行勞心者治人之言而自棄其學者　勞力治於人　此孟子闢許行之言以發明大人小人之事者　江淮秋陽　此言夫子之道所當師

右第四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門子孟子稱字疑從

[illegible]

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通曰許行与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氓人皆非道而自為　親於同於氓人皆非道而自為　此孟子所以深闢之此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桐音同槨音郭天下篇古之喪禮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誑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後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曰古之人為民父母有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扶下音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扶下音

由親始則推　吐灰　墨而附於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推

[illegible]

周制音請此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昱言非爲人緊要處當着眼。此由親其始一句。乃是夷子眩時溺出來。孟子却不說破。只自不是了。他所謂親其親。由親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所以二本。一視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之事也。又曰人之親無差等。而施由親始。則是兩個人。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重。其於近世之佛老。覩之吾所以不得不重。其於吾儒。尤則尤天。則尤惜。曲盡無遺。而無以自安也。其所明以辛之者。是以辛之者。是以辛之者。說之者。是以辛之者。是以辛之者。是以辛

孟子卷之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節一章言異端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去声）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去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張氏曰新枉利之說而有是言

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声）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語録問枉尺直尋曰後天下以（援天下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輔氏曰人一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去声）害已不已其終何小大皆不復計不至（去声）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去声）爵（去声）汝為去声）

嬖奚簡子嬖人也（嬖於賜反）王良善御者也（王良行險以僥幸故不可）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反）之乘（乘去声）猶上声）也彊而後可（彊其兩反）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嬖法詭遇而後中（去声下同）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語録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饒氏曰射之法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揖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御而射之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事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以詭遇則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

陳代問孟子

以大王小事言

意謂直養所伸者大而從彼何也

以見前後言

意謂壯尺所屈者小而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虞人之事招而往何哉

此孟子引虞人之事以明不可

以利言

壯尺直尺亦爲比而得禽獸往見之意

壯等亦爲壯已

此孟子引王良之事以明不可

以道言

安能直人

右第一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倣者熄滅也以喻火滅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去聲女音汝

加冠如字於善反女家去聲女音汝

其由此仁義也所得亦即此三者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義之道汪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蕩其心貧賤則求得欲遂故易至變其節威武則屈撓其志氣又易至變其節遇威武而屈撓其志氣○何叔京名鎬臨川人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部卻反天下不復扶又反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其大丈夫不知由茲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反可畏以爲大丈夫之道哉語錄云若貧賤以下之類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大道就事上說○通曰集註於一節之內何所不備哉

一段如廣居正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語錄此心廓然无一毫私意天地同量這便是君子不當於理之事更無此二字不當於理之事更無此三字這便是由義而見於事上說由義而見於事上說上兩句則立正位是体行大下之天道便是由禮而見於事上說上兩句則行大道是用說下面兩句則居廣居是体立正位是用說下面兩句則居廣居是体立正位是用說下面兩句則居廣居是体立正位

右第二章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傳貞戀反下同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何速也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如禮記曰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若如士則執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摯之作執貴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也羔取其候時而行雁取其守介而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失雞取其守時而動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不亦速乎

公明儀魯賢人曾子門人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亦急乎

周霄問也以己通太也從章旨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音藻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為籍秦昔百畝帝藉反

助以終畝而藏之仁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禮記祭義曰昔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所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也王后為蚕于北郊之桑以共純服之事也○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袆衣以祭先王先公之祀及享先王亦如之鞠衣以桑蚕于北郊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袆衣以祭先王先公之祀及享先王亦如之鞠衣以桑蚕于北郊之事鄭司農云鞠衣黃如鞠塵色也追師掌王后首服為副編次也追猶治也副之言覆也所以覆成其髮髻為飾也次第髮長短為之髢也鬠髮髢髮也編次髮為之髢髮髢髮也編次髮為之髢髮髢髮也編次髮為之髢

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句絕下去聲同）
晉國解見形反　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胥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惡去聲）然後言此以風喻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室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通曰集註未二句與論語解不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兩句說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皆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不可不仕又惡不由一字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脩飾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周霄問仕

- 丈夫願有室女子願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此見君子不潔身以亂倫）
- 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父母國人皆賤之（此見君子不徇利而忘義）

右第二章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更平聲比）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比）

右第三章

彭更孟子弟子（子歷聘諸侯多食於門故更以爲泰陋矣）
傳直戀反（合正其音更作張戀反與傳同毛晃收入柱戀反內訓遍附會）
音卅食音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攷）

墻壁之飾也毀瓦畫墁（墁謨官反）其志將以求食與（與平聲）曰子何以其志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與平聲下同）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梓匠輪輿凡有功者則當食之）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與平聲）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爲國者之志在於天人爲有以報其用而可祿耳當以其用而志之欲而祿之哉如以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通攷）胡氏曰梓匠輪輿人作車興以利載人舊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纂言）

曰梓匠輪輿（此導梓匠輪輿皆可得食）

以傳食諸侯（無功食祿以過矣泰此彭更問之意）

以羨補不足（大總得祿初不爲泰此孟子答問之言）

以通功易事（梓匠輪輿入孝出悌而不得食爲仁義此見輕重）

右第四章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僭稱王滅滕伐薛敗齊楚之兵欲霸天下疑因此時也闕王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西取淮北三百里南敗荊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按凡六伐諸侯皆曰絕宋宋其亡矣食音嗣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餉音向為于偽反食音嗣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湯之民其民為民也授與也餉饋也或問書所謂葛伯仇餉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食音嗣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正芟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良已反見形甸反前篇此湯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昆吾氏也二國當於桀惡湯征之始載之初也見補之曰慘德无小暴慢无陵遲見補之曰慘德无小暴慢无陵遲則此昆吾氏也二國當於桀惡湯征之始載之初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此武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趙氏註修德无小暴慢无陵遲見補之曰修德无小暴慢无陵遲則小可大暴慢无陵遲見補之曰修德无小暴慢无陵遲則小可大暴慢无陵遲也

仁政。（雙峯饒氏曰）君子迎君子小人迎小人皆臣附于大邑周（雙峯饒氏曰）四海之內皆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

右第五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之。衆楚人傳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陳平甫曰）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雙峯饒氏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不可以齊（此言寡不勝衆小人多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雙峯饒氏曰）一薛居州。長幼卑尊皆非誰與爲善（以成正君之功也）

居州。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張氏曰）（此君子小人指一事而言。非通論其人之賢否也。）

（問置一小人僅足以蔽主而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洛君之他尚何望焉。○（輔氏曰）此篇言宋事皆二章。正勿通看。前章謂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寡。所以不能行王政也）

曾子曰。曾晳嗜羊棗。（音昨）而曾子不食羊棗。（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說之言也。）

（雙峯饒氏曰）一薛居州。長幼卑尊皆非誰與爲善

（此言寡不勝衆小人多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

名言非已所知。（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以其禮往見之也。

曾子曰。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食羊棗。（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食羊棗。）名實非已所知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食羊棗。）

（雙峯饒氏曰）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食羊棗。（曾晳嗜羊棗。

陽貨曰此聖人亡而饋大夫之禮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瞰聖人之時亡而拜中正義

孔子曰前言二子之所行義所可也後述曾路之所言義所否也其間不容髮明聖人之用中就則孟子之所言義所可也○韓氏曰與貨污賤而可恥失於柳下惠之不恭迫切而不肯枉己失於少連大連之中而已○愚謂柳下惠少連不枉己不失為賢人之中而已○程子曰二子之所守其分義之中而已迫切而不肯枉己不見諸侯不可強與之言蓋於迫切若是雖未洪範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右第七章

○武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竊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請輕之如湖曰不知為月攘一雞不知其非義不義大罪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之大者也子曰君子之過不憚改不勇也如深湯其不敢須臾留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速而為之之決也○輔氏曰此一治一亂之說則將終身汨汨於因循苟且之域故必決之以行之勇之大者也

右第八章

孟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程子曰此一節孟子所以不得已之意下文三聖人皆指此一句以結之肯惟孟子所言之意不見諸行事之中而已○輔氏曰與貨污賤而可恥失於柳下惠之不恭迫切而不肯枉己失於少連大連之中而已○愚謂柳下惠少連不枉己不失為賢人之中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言盡物不可以尚合○通曰上聲下同治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上聲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反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幾亂而氣化人事有敝也洚水自然之事此所以一治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一亂反下同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草之處上聲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上聲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反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幾亂而氣化人事有敝也洚水自然之事此所以一治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一亂反下同

菹側魚反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草之處人者消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之蹄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禽獸逃匿舜使益掌火益烈禽獸逃匿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中行下孟反漢音

掘地掘去聲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

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洪水乃治世之一事禹反其亂而治之此一治也

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為參蓋同稟於氣但氣化之用多則緊氣少聖人盛則正氣良正氣多則緊氣少聖人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去聲音祚行去聲下同)沛(蒲蓋反)澤多而禽獸至(又)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皆(苦駭反)草(之)類也(言)武乙之類也(言)宮室(民)居(也)沛草(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又)紂而又一大亂(也)(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胡氏曰)舜沒(而)禹(之)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輔氏曰)舜(之)沒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

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公明儀之言義見形甸反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通曰不申則曰橫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語錄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差些子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以自高如尚賢設鬼兼愛疑於仁義也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汲汲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尚賢設鬼兼愛疑於仁義也此便是無君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一者之所以爲禽獸也○楊朱乃老子之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不爲其書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則天下自治矣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後放此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遂去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錢氏曰無父無君則天下自治矣孟子雖不得志於時亦一治也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周公之功下而亞於孔子也○閻曰閑衛也事所行政大體也錢氏曰無父無君則天下自治矣孟子雖不得志於時亦一治也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周公之功下而亞於孔子也

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錢氏曰無父無君則天下自治矣孟子雖不得志於時亦一治也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周公之功下而亞於孔子也○閻曰閑衛也事所行政大體也錢氏曰無父無君則天下自治矣孟子雖不得志於時亦一治也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周公之功下而亞於孔子也

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錢氏曰無父無君則天下自治矣孟子雖不得志於時亦一治也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周公之功下而亞於孔子也○閻曰閑衛也事所行政大體也錢氏曰無父無君則天下自治矣孟子雖不得志於時亦一治也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周公之功下而亞於孔子也

此二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禹大子同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申韓之學正大光明故其害小楊墨之學似是而非故其害大申韓則淺陋易去聲見楊墨之學似當時言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

詖淫辭見前解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
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弒父弒
君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
之故哉洪水猛獸時井邪說乃火禍之壞人心者且氾濫於無窮而為害
尤甚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語錄當時
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盖他只害得箇簡能底若楊
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辨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低
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邪乃是
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或問孟子救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
言也必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已何以正人心而已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人心不正而邪
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辯曰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一句
未之不可不理者此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息邪詖之本也排
為我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若此所以息邪詖之用也盖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
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難得其本而不究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
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亦曰予弗順天

殷罪惟鈞予曷敢好戰哉孟子之辯小雄而遂較不言哉○饒氏曰問邪說詖行如何分曰上
說既邪碎其行以偏詖其辭自邪說詖行遥蕩詖行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
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不正放此者矣人之本心
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
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
扶又反言此盖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
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輔氏曰此義自朱
子發之可謂以道自任者重而望於人者切矣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
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
亂賊之黨哥知矣如解攻乎異端為攻擊開先聖之道為開
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盖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
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流於聖人之徒討之與春秋討

右第九章

世衰道微邪此乃周孔子懼作說暴行又作臣弒君有之春秋春秋此言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王充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蠐螬音齊蠐螬蟲也甘甘美也吞咽也言忍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蚓而後可者也充推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上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趙氏曰仲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擘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樹與抑不知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推充其操之大指也

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於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仲子辟兄離母辟避也離去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孔子非矣曲之貪冒爲惡者多人之非矣曲之貪冒爲惡者多人之惑於其迹以爲清苦高介而取之矣孟子於仲子蠲潔之行深曲之也惟其廉恥之過難知也故可以爲惡曲之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反復仁義故可以爲惑曲之惑者其失難知而蠲潔之行小大倫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不義哉果以不義得之天性之愚理之所不知也豈可以是遂誣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非其兄不義而得之則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曰仲子將母以逆俗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不義而成室哉必

孟子卷之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徑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通攷 熊禾曰舉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為孝即大孝之要指凡脩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与夫治国事君之道皆在焉○黃震曰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皆在焉二章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与不仁也三章言二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禍福無一不自己求之也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不仁者雖欲仁十章言親親敬長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師文王言治國求賢務則當也率土地而食人肉終為人所食不仁之禍極矣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治國求賢務則當也率土地而食人肉終為人所食不仁之禍極矣繼此言事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之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所以運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尺曲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陽聲之首。大呂。音呂。太蔟。千候反。夾音協。姑洗。先上聲。蕤賓。而睡反。大音泰。夷則無射。音亦。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律者陽統陰也。通鑑前漢律歷志曰。

角錢玄反。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也。通攷 程復心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人声亦有高下聖人制五声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声五声中又各有高下聖人制五声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声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蔟為陽夾鍾為陰陽每一陽一陰人是一箇小陰陽黃鍾數九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施之五音皆協矣。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管也言陽氣種於子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始發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拘易而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柔伤也言万物随陽而終也言万物随陽氣而盛長也位於酉八月物皆成就種類眾盛也位於未申任也謂時物皆秀有實任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丑十二月丈者守也言万物守其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厠位卯二月仲呂言万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積於林野又林眾也万物成就種類眾盛也位於未申任也謂時物皆秀有實任之象八月物皆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當陰陽成功也位於丑十二月丈者守也言万物守其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厠位卯二月仲呂言万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積於林野又林眾也万物成就種類眾盛也位於未申任也謂時物皆秀有實任之象八月物皆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當陰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万物作種也位亥十月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聞去声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都玩切。死刑之湏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 通鑑 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宋道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野譁然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年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以大牢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蔬果之不精潔者鄙嗇絡盡力制三牲身衣去盡飾皁帳終宮貴妃以下二日太牢一日特牲四日小牢一日蔬食五日大牢二日太牢一日特牲四日小牢一日蔬食五日大牢二日太牢一日特牲四日小牢一日蔬食五日大牢

以下式不曳地。每斷重讀，終日不懌或講反事，則亦已而已矣。宵之出是王陵益滿，上無知其懽，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事，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仁聞，初不足特，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而能究之以行先王之道，固非一人之私意小智之所能與也。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而其為效也，又能使天下後世，無一人不得其所，而各遂其生，蓋非但其心足以王天下而已，此古今之聖人，所以既盡其心，而又不可不盡其道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語錄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人信得及自然依那道揆行不敢踰越推其不信所以爲姦便是不信度北邪師開同袞法声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陷與爲乱小人多道則易使亂

不孝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爲亂矣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不孝之事無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君高位有以倡率於下則無幾時道未泯而猶覩其可

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張氏曰二句自是一節大意意思緊密責難之辭大敬意思戰栗此一節大意意思緊密責難之辭大敬意思戰栗此一節大意意思緊密責難之辭大敬意思戰栗此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言非先王之法者

右第一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形甸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一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語錄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大綱大節可見是事（人）生也均有是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以爲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以爲聖人能盡其道而已

責難謂之此以行先王之法者

故曰恭陳善閉王之道者

邪謂之敬責於其臣

貢難謂之此以行先王之法者

故曰恭陳善閉王之道者

邪謂之敬責於其臣

規矩盡所聖人人倫之至也

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至聖人盡所以爲人倫之至

規矩方員之至

聖人人倫之至

右第二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廢興存亡廢以不仁興存以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不仁非特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承上章不仁則身弒國亡而推之卽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慶氏曰此章明白蓋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先師曰戒人不仁亦所以存天理也

得天下
以仁
失天下
以不仁
興存亦然
廢亡亦然

右第三章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愛人治人禮人皆以己及人反其仁智敬皆反求諸己之謂也

右第四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右第五章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右第六章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大國一反爲五霸反　程子曰五年一聖人間世其時皆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惡音烏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孚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助語辭）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鬯灌地而降神也（鬱紆勿反鬯丑亮反）殷周孔有非惟也有辭也以非米爲酒名秬黑黍釀之以和鬱金香草煮之以降神也者以其臭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侯維也侯于周之諸侯子孫世爵公侯伯子男而爲周之諸侯）

右第七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虐政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辛至於敗亡也（眞氏曰自古危亂之世夫豈無忠言諫爭之人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謬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而不知其返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尒）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孺子童子也歌古曰切）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漢水東爲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水曰滄浪水是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設教而後人發之可見（此孔子所以爲耳順也○輯氏曰大不仁之人則雖聖人之言入心不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此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理也）

天下有道（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證言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也）

役大賢（役大賢敬禋將于京）

小役大（此小役大弱役強之證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也）

弱役強（爽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公天下無道（物之理也）

出乎其類之當然（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自伐而後人伐之 伐音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平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仁者心存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當悔毀伐之幾於自取之初是也不仁者心不存則恬昏敝存亡之已者邪不能辨安其危利其滅亡是也心存者天理明心不存者人欲蔽此

不仁可與言哉
私欲敝固 失其本心
安其危 利其當 樂所以亡
清斯可以濯纓 濁斯可以濯足
不仁而可以忠言則何亡敗之有至於敗亡也
自侮自毀之也
自侮後人侮人毀人毀人伐

右第八章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之聚致之如聚斂之聚 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亦如之而已 施去聲 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後爲得此公類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此章之義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大要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
所欲與聚此二語一所惡勿施章之大要

得失有道○
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所欲與聚此二語一所惡勿施章之大要
湯武此言民物之歸仁
得其民者 湯武此言民物
失其民者 桀紂此言民物
失其心也 獵獸所欲之地
今有好仁 諸侯皆爲之敵民之歸仁
獵獸所欲之地
猶水就下 此言民之歸仁
獸之走壙所欲之地
苟不志仁 終身憂此言失
辱死亡 民之歸

右第六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弱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錄自暴者亦言這道理是之謂暴矣我雖言而彼以非道理拒之是不信與言也自棄者意氣甲弱志趣凡陋卽有道理在心自絶以爲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制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爲也自暴者剛愎之所爲自棄者懦惡之所爲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

也自棄兩節人字說自暴

此章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爲底只是爲之不力而已尚如得可居可由此一項自暴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其可哀也先師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謂天理之爲美特拼於自絶也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絶望之自棄者所以不爲者開示之後哀之意爲

自強者不知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以不信仁安宅見道曠弗居見哀賢之深戒

可與有言之故謂之自暴以不信仁安宅見道曠弗居見哀賢之深戒

自棄者不行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以不爲義正路固舍弗由絶哉自棄者所當猛省

可與有爲之故謂之自棄以不爲義正路固舍弗由絶哉自棄者所當猛省

右第十一章

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與長在人爲甚邇求諸遠舍親長以求反失之事在易人則爲甚易求之難舍親長以求反失之

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道之天下豈非道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則天理之自然此道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或問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之何也蓋非貪化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爲底只是爲之不力而尚如得可居可由此一項自暴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其可哀也先師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謂天理之爲美特拼於自絶也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絶望之自棄者所以不爲者開示之後哀之意爲

悅者順而安之意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

○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或問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之何也蓋非貪化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爲底只是爲之不力而尚如得可居可由此一項自暴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其可哀也先師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謂天理之爲美特拼於自絶也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絶望之自棄者所以不爲者開示之後哀之意爲

悅者順而安之意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與長在人爲甚邇求諸遠舍親長以求反失之事在易人則爲甚易求之難舍親長以求反失之

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道之天下豈非道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則天理之自然此道

右第十四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或問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之何也蓋非貪化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爲底只是爲之不力而尚如得可居可由此一項自暴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其可哀也先師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謂天理之爲美特拼於自絶也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絶望之自棄者所以不爲者開示之後哀之意爲

悅者順而安之意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

○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語錄問思誠莫須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者又所以明善也

實理子思說誠者恐有不實便是僞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箇仁義便眞箇是箇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義時恐猶有不義要使他着思有以實之始得

程子所謂誠則是曰人道○誠身無異道而明善誠身實傳道之要訣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

又爲思誠之本饒氏曰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皆只是箇誠字子思之言子思當承上文說居下位及處友等事說如何治民獲上信友悅親之類說如何明善誠身之類說如何是孔子告哀公之語○通曰此章乃子思述所聞於

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意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孟子陽之以思誠子思之言人之道孟子陰之其實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爲先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爲先也饒氏疑集註明善即是思誠謂矣乃子思所聞於

大學相表裏大學章句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此大學中脩相表裏處學者宜潛心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脈之傳授此章可見

誠者天道

此以其本然言

思誠者人道

此以其當然言

至誠未有不動

此以其驗效言

之則治民獲上信友悅親之類

治民獲上

信友

悅親

明善

誠身之未言

誠身之用言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長也紂居文王起也而爲方伯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上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嗣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呂或作甫侯周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也本姓姜氏以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口白馬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而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母自欺謹獨所以思誠上面又更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處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箇仁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義時恐猶有不義要使他着思有以實之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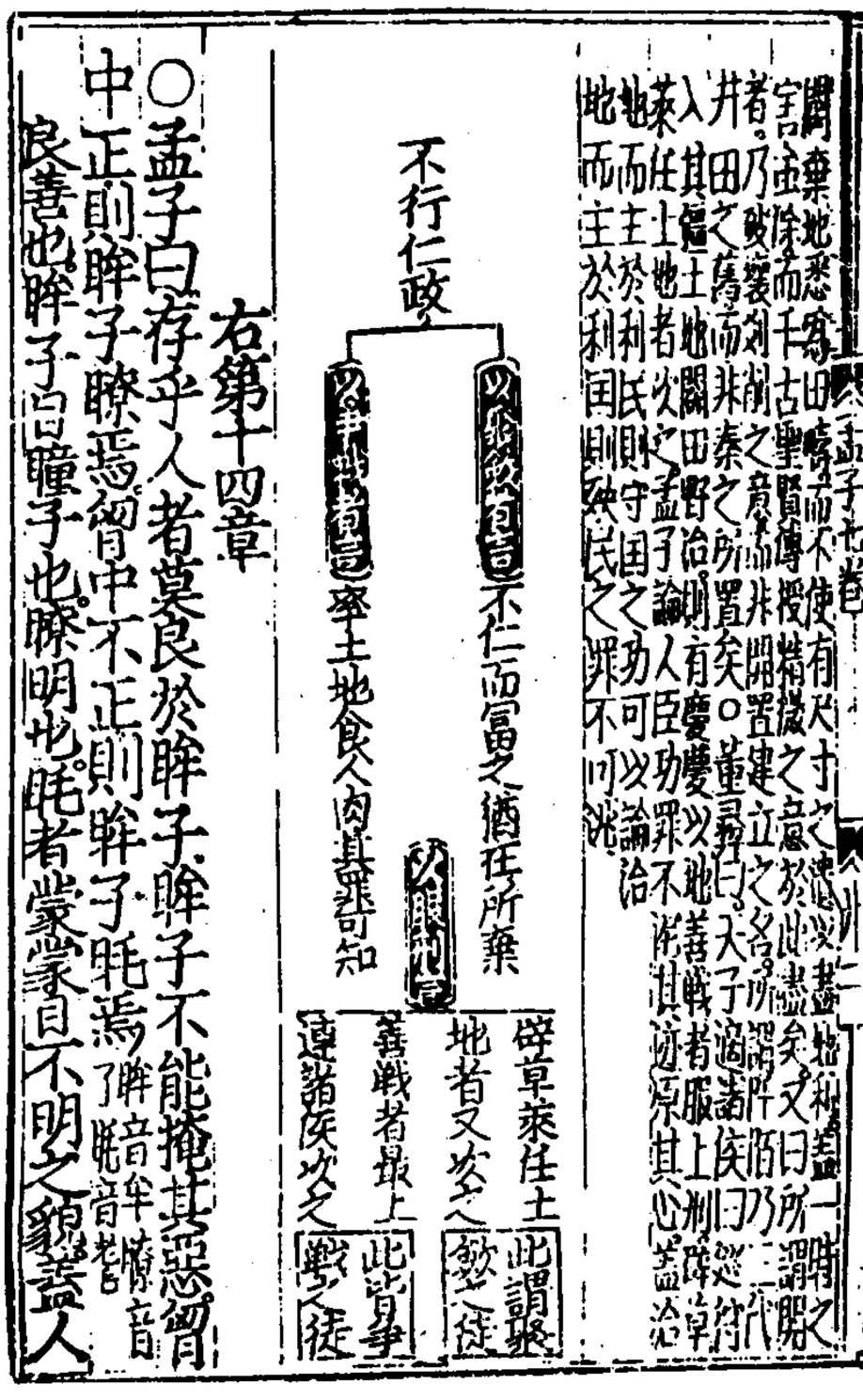
陳氏經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輔氏曰愚人見太公之初歸周以其來也爲有求仕之意故辨之太公望呂尚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或封於申或封於呂或封於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呂或作甫侯周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也本姓姜氏以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口白馬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而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母自欺謹獨所以思誠上面又更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處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箇仁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義時恐猶有不義要使他着思有以實之始得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盍何不也伯夷太公望呂尚皆賢人也以其來也爲有求仕之意故辨之太公望呂尚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或封於申或封於呂或封於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呂或作甫侯周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也本姓姜氏以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口白馬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而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母自欺謹獨所以思誠上面又更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處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箇仁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義時恐猶有不義要使他着思有以實之始得

無異道而明善誠身實傳道之要訣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
曰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
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去声之況爲去声土
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
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
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也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謂以
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
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闢去声土
善戰如孫臏音牝吳起衛人爲魏文侯將
洛陽張儀衛人之類辟開墾也本反
耕稼之責如李悝苦回反盡地力商鞅以兩反
開阡陌之類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
盡地力開阡陌之類也話錄
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
亦次於刑曰只爲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爲民但強占地開墾
時一夫百畝爲已物耳借令一夫受九百畝遂上有溝洫這便是井田一
之外有地則只令人種這開墾上去這便是阡陌一夫百畝
恐人種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是要正經界井田
整齊開阡陌觀此可見○董氏曰決裂阡陌要使做井田更不要
決裂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決裂名山大川以爲大功此
盖正謂此也○輔氏曰戰國之時君之所當務者不以爲大功
君之所求與土之所以生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
而言其罪以明其流也○輔氏曰戰國之時人欲之橫流
名則由德下
之而名實可知矣
山澤邑居參分去一以其二爲田田萬一百萬畝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
方百里之增減以勤惰爲率百八十萬石爲一萬井提封九萬頃除
曰商也其實傷民傷則離農民離則離戰
又曰羅其實傷民民之離農信乎



右第十四章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
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眸子瞳子也瞭明也眊昏也
良善也眸子白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昏不明之貌言人

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

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焉

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心術之善惡而言者心之聲心隱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心術之善惡而言者心之聲心隱之

趙氏曰觀人之法此章盡之矣然人之賢不肖固不可掩而其情狀又多端變詐或有似善而實惡似惡而實善者或言行不相顧或小廉而大貪或外恭而內忌或詭於始而謹於終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陰賊險狠而陽與人交或恩足以結人心或惠足以動人聽或才能出衆而行檢不修或語言無味而心術有守或容貌可觀而德性無取或質樸無文而忠信可恃或資稟庸愚而志操堅固或見利而能讓或臨財而苟得或廉潔而不通或貪鄙而多濟或勇於敢爲而怯於義或銳於除惡而不明理或昧於改過而文過或悅於從善而不能或剛於嫉惡而暗於知人或信於朋友而簡於父兄或薄於己而厚於人或喪其所守而悔其所爲或無大過而常德不全或有小善而大節有虧或其迹可疑而心無他腸或其事可信而中藏詭計或貌恭而實慢或言甘而心苦或色厲而內荏或表裏精粗不侔或初終先後不類或用人之長而不知其短或取人之善而不知其過或憎惡善人而不察其情或愛護惡人而不知其惡或畏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

觀人章

聽其言所以審其是非

趙氏曰觀人之法此章盡之矣然人之賢不肖固不可掩而其情狀又多端變詐或有似善而實惡似惡而實善者或言行不相顧或小廉而大貪或外恭而內忌或詭於始而謹於終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陰賊險狠而陽與人交或恩足以結人心或惠足以動人聽或才能出衆而行檢不修或語言無味而心術有守或容貌可觀而德性無取或質樸無文而忠信可恃或資稟庸愚而志操堅固或見利而能讓或臨財而苟得或廉潔而不通或貪鄙而多濟或勇於敢爲而怯於義或銳於除惡而不明理或昧於改過而文過或悅於從善而不能或剛於嫉惡而暗於知人或信於朋友而簡於父兄或薄於己而厚於人或喪其所守而悔其所爲或無大過而常德不全或有小善而大節有虧或其迹可疑而心無他腸或其事可信而中藏詭計或貌恭而實慢或言甘而心苦或色厲而內荏或表裏精粗不侔或初終先後不類或用人之長而不知其短或取人之善而不知其過或憎惡善人而不察其情或愛護惡人而不知其惡或畏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

孟子七卷廿三

右第十五章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恐平聲

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君以有各爲恭儉者但無故下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然言語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用不奪人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苟則惟恐人不順己驗於己而不侮之欲以聲音笑貌爲於外也

孟子引古語言之當時國君安得謂之恭儉孔子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豈聲音笑貌之間哉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當與人相拂然無欲未

恭儉音聲

此章疑亦是論恭儉之實

孟子七卷廿四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援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逆去別必如此也禮之經也通融禮之權也

授以救之也無所不用其極則皆權之類

援救之也權猶稱人重輕而取舍之也

今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而往來以取中者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權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然而不及者也權者所以濟事理而取其當然經有不及者也輔氏曰若是經更何通融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

援天下乃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任道

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語錄古人所以救世之意一手可援哉○張氏曰不援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權也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權乃反經合道之謂也故有道而援之以手不爲不失其經

曰今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以道援之乎

援天下之道在今日以當少陵北

援之以道

孟子七卷廿五

此承上文而言之以見天下之大經也

男女授受不親（授受經言）天下溺援以道（自西字援天下乎）嫂溺援之以手（以字援手）豺狼之道（豺狼之道言）欲手援天下乎（援字天下）

右第十七章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君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傷恩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夫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傷也（惡去聲）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孟子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或問易子而教考之孔子未嘗必有以知子而教與否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夫子主恩而行責善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王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而已矣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而已矣如何曰父之於子當自教成之若懼也然恐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經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君子

恐其教必以正以正此父責其之不行繼之以怒子而有傷恩不行繼之以怒子而有傷

古者

所以相夷本謂全恩則惡矣子

易子

教子

故不夫子教我以正此子責其親教夫子未出於正父而有傷恩

右第十八章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辱隨至日用三牲之養（養去聲）亦不足以爲孝矣（事親爲事君事長皆當守此守身爲事之大本非說雖言不失其身即此是守身能守其身方能事親）

說不爲事親事之本也說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去聲此事親爲事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天下平此守身爲應上章自時之本○事之本對時之本言）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見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

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體又去聲）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

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不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

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說氏曰曾子養志只是承順他底意思曾晳不然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這意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本必有謂）

以爲養親之人去聲只有所記意思皆要承順而不存意思則不當承順要當體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程子曰曾子曾元作乖氣象是事親者須是養志非養口體者也○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自失其道將何以事親乎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之道矣○愚按守身爲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之法矣所以事親之道者矣故本章前以守身爲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孝守身而體有不全之處恐一息嘅其親之志欲一言之欲去聲人以

趙氏曰於經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輔氏曰此以見於古傳註謂收時其書尚存故引之分則不得娶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孝底事奉順孝也家貧親老不可不祿仕也不告孝也不得娶也不孝無子絕祀也見於古傳註謂收時其書尚存故引之然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禮之正也經也不告者禮之變也權也猶告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背乎禮之正矣故曰猶告也以爲文耳猶告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也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體全體此謂全體道之身與道爲一者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堯得而知之故以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而娶不失其正者也舜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文之意不容不告而遂娶之意其未及歸也○侯氏曰人之大倫君親爲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弒君此臣之於君不得不告而娶也舜之於堯不得而孟子謂君子以爲猶告此處父子之際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自解者也蓋以本文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文

意所謂定也（此以心言定以分言）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能盡之不能盡人人其所加益於其間此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人子者定矣堯天為人子者苟以舜為不可及而不取法於舜亦莫之大舜為不可及而不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統氏曰聖人遇此人倫之變知能回變為常返惡為善而已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李氏曰名侗字愿中延平人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名侗字愿中延平人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而已）

孟子曰堯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呂矣畢郢近豐鎬胡氏曰畢郢在鎬京東南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趙氏曰孟子言聖人之生生於有道之世而不得志於時其後聖人復出而得行其道於天下者蓋亦有時而然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

孟子卷之八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趙岐曰內九章言聖賢道統傳授見於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徒而鬼神之變知能回變為常返惡為善而已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李氏曰名侗字愿中延平人）

孟子曰堯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呂矣畢郢近豐鎬胡氏曰畢郢在鎬京東南近豐鎬）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

也符節以玉爲之合之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語錄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陳氏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銅虎符漢節右節君所左以爲信也曲禮曰執玉者執右圭以與人有故則以左手授之右手執其右者敬物之義也合其右以爲信敬物之義也召皆以右取之也【通攷】趙惠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餘周禮六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符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市用玉節皆金爲之以爲幣節鑄象也鄭謂爲幣節以函盛此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音鍔下同也其揆一也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同之同以此心此理言○輔氏曰孟子未嘗深着道字然曰行乎中曰其揆一也曰聖人純乎天理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通曰舜於君臣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也

孟子八之二

【或問】舜東夷之人此言其生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揆一也此言其生得志行乎中其揆一也此言其道則同

右第一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尾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之車載而濟之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下同之車載而濟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鄭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尾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之車載而濟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輔氏曰舜以事言用也○語錄問以左傳考之子產始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曰以惠人豈子產所爲終以惠嘲之耳又云有及人之意則是行惠人底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道十月成梁【通攷】趙惠曰夏令周禮中七功其始見左傳掏公十六年營室之【通攷】趙惠曰夏令周所因也○吳程曰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氐之間寒露降後也○董鼎按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韋註天根氐星也九月夏七八月也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十月夏十月也十一月夏十一月也孟子二章與梁周之間昏旦中星不台先儒嘗謂朱子因孔曰成梁之言誤解而不及正解而不及也且改正解而不及也朱子初本後改三處皆以正說之而已獨於孟子周禮一書未改之正然皆以正說之而已獨於孟子周禮一書未改之正然皆以正說之而已獨於孟子周禮一書未改之正然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惠音慧）（志漢諸葛亮相蜀出名丞字）孔明後論忠武侯有言公惟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或問孔子之答曰治世以大德小惠故不可以小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惠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耳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之政是以其仁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及人亦有人於東門不忍人之政是以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所自前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及不能以遍矣況天下困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惜諸葛武侯當蜀道險遠之時而其治蜀也官府舍館梁道路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有德則亦非不惠也而有封洫廬井有阡陌之制亦非不識事乃獨有所未盡然其於鬻梁之濟者矣惠之及不及不忍乎冬涉之譏而為是不然豈其心而無是政則不過不及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耳故曰大德小惠皆不以治世而子產之政亦非先王之政也（此見公平正大得政之體）

孟子卷四　孟子八卷四

右第一章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普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澆（莫報反）矣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為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恩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其賤惡甚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補曰此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此臣之報君視君所以常署加厚）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孟子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齊音咨）三月（王肅云孔子春官司隸其前服皆分為五等斬衰三年齊衰三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王肅曰臣為君服圖謀國家除民之害心要終始故為君服三年臣為諸侯亦方丧三年大夫去君踰竟（音境）乃服齊衰三月以言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郊（郊外也）不忍遽絕之義也（補曰春秋傳曰晉侯使士匄（音蓋）告糴於魯魯人為之不與（音預）士匄請曰以我喪故（喪息浪反）敝邑寡君使匄（匄音蓋）以大夫之喪來（喪息浪反）不獲命（於晉）不敢歸（音饋）魯人為之與（音預）之粟五千庾（庾音羊主反）是其義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極寫也寫之於其所往之國（晉鋤簡公盜也簡公二十四年齊陳恒子名盤恒子弑簡公二十一年秋盟向魋（音隹）定公十年齊侯使魋（音隹）與齊大夫盟于沂（魯泗水）魋逐范氏（魋范氏黨）魯人弗（音佛）與（音預）魋（音隹）怒十一年春宮司馬（主兵）亦寫（音瀉）其前服（皆分為五等）而服（其心要終始）為（為君）服（三年）為（為諸侯）亦（亦三年）為（為君）服（三年）為（為君）服（三年）為（為君）服（

諫行言聽
膏澤下民有故而去
先之於其所往
三年收其田里
如此則爲之服
至所以爲服
如手足
君之視臣子如犬馬則臣視君
如國人
如寇讎
諫不行言
不聽膏澤有故而去又極於所往
不下於民
則君博執之
此之謂寇讎
此見寇讎之
寇讎何服之有
甚安得有服
遂收其田里

右第三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評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右第四章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以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言

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言

右第五章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性才本於善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無罪而殺士　大夫可去
無罪而戮民　士可以徙

右第四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言以正君爲急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

以中養不中才憲不才言人無賢父兄
以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言相去不能以寸

右第七章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以自反而不縮言

致知於先故有不爲

以知後可爲言

力行於後故可有爲

右第八章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去聲而言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柳氏曰是皆有之然所指矣先師曰愚惡患患厚之道亦以有爲而發言之不善即是非善之非苟然而已也亦宜深察之

孟子言人

張氏曰孟子於世變極矣時勢事以爲之準此不爲子貢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當不可作未發時看

右第九章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沙隨程氏曰君子不必小人哉或子孟子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

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

人爾楊氏曰夫子嘗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或子孟子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張氏曰君子不必小人哉或子孟子言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饒氏曰大人者德盛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然非有心於信果也

通曰信果自是爲一事安排隨時施宜言行惟義所在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從自然無不先明於信果

右第十章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錄大人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姦邪原之所以爲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而不過者天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獨不知無所不能此二句正相拗如無所不能卻是不能如無所不知卻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僞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但赤子之心亦有能知無能底一無僞○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遂乎中耳不可作未發時看曰赤子之心不可作未發時看已發時分必對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而看也不得赤子之心專作已發時看也不得必對老雖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時有私欲但拗便嗔嗔便染特是真情全無巧僞大人只是守此一無僞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先師曰尚此赤子之心孟子言此亦是大人不爲物誘底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錄大人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姦邪原之所以爲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而不過者天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獨不知無所不能此二句正相拗如無所不能卻是不能如無所不知卻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僞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但赤子之心亦有能知無能底一無僞○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遂乎中耳不可作未發時看曰赤子之心不可作未發時看已發時分必對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而看也不得赤子之心專作已發時看也不得必對老雖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時有私欲但拗便嗔嗔便染特是真情全無巧僞大人只是守此一無僞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先師曰尚此赤子之心孟子言此亦是大人不爲物誘底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

大人○

以言人不當如後患而言

此必非理誣誣不顧是非者

以所主在義言

不必信不必果　非比妄人之多僞

以不爲物誘言

無不知無不能　一如赤子之無僞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此一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語錄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觀之此心則知子之心矣子之心即親之心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反約是謂泛約○謝氏曰博而不能反約是博而不約直欲反約之徑約也謂泛博不約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意不透徹只是把求隱僻之事物去博學之士人率類不肯反約不是通貫了又去重要而詳說之以約之耳○程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沛然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舍晝夜而漸進盈科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水進其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文至歸宿于此句取尒答徐子何取尒答徐子四海是之取尒答徐子何取尒答徐子之意蓋取其源本之意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溝也滄田間水道也涸乾竭也言苟無本人無實行之謂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能長久之譽也聲聞過情有實行無實而將不繼也集注所謂有實行之情實之情字上發揮此意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過古臥反聞去聲

孟子八之九

以有躐等之譬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雖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躐等越分而勉強苟且徇外更號中間言之如為善無信實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右第二十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采薇降爲國風而雅亡也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雅亦有變風焉其事迹始載於春秋而詩通謂之詩亡采薇降爲國風其事迹始載於春秋而詩通謂之詩亡然後雅亦有變風焉其詩不能復雅故謂之雅亡也於是王室之尊與都王城無異故謂之王室之變風焉故謂之詩亡然後春秋作

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語錄問采薇降爲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自如此要識此封使如周南召南當初有曾錫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二雅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采薇時者之迹想一句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必表年以繫以爲所記之名也以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錯雜也繫事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如楚典之末只載朱儁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知楚雖蠻夷僭有古人遺意後由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自覺而自喜以爲莫己若者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齊桓晉文皆春秋之所褒者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孔子作春秋之事莫大於作春秋夫子之教莫大於正邪扶正明禮樂於春秋莫大於而繼以孔子曰云者蓋以己所嘗竊取者明之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揚氏曰四世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袒但音免問殺所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記六傳全文共高祖者爲三從兄弟相爲服緦麻服細至此而不忍遂絕之故特記之以見其占同姓之恩至此而盡殺而竭不交言可也高祖之祖者爲八世則親盡矣宗無所統引此以證服窮則遺澤微故五世而斬

王者迹熄不自天子故其迹熄

詩亡不作故其詩亡

春秋作筆削撥亂反正之爲

此孔子之

又自謂

又自謂竊

又自謂定邪正明禮樂之事

子之澤此言世子未得為君子之澤也
五世而斬遠澤微孔子徒也
無君子小人之澤
小人之澤子私淑諸人也
五世而斬五世絕諸人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蓋過猶不及之意也傷廉者失之太過○統曰傷廉與傷惠傷勇者失之不及

疑之辭也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況因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況因之過則反害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語見略見而自許之辭也過與固傷惠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傷廉者失之太過○統曰傷廉與傷惠傷勇者失之不及

子細審察見得如此下二章倣此○可字沉重之間非義精者莫能察此○王氏曰六可以字君子貴存於平時而倣此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雖薄江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陣詳見本篇羿善射章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輕宜若無罪焉言不能免罪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庾公之斯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反音叛〕

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使爾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之語助也〔一本作夫字〕

〔庾音羊朱反姓也之斯人名〕

公自射也金鏃鐵也扣輪出鍼令声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儒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甘無定論者焉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集義所引曰詩云靡人不依不刺不成刺不依不成刺不成不依不刺依人作匪徒作匪正而無害於國〔此一章則殺之張本也〕

〔詩大雅板之篇依於人〇漢書武帝紀注引此詩依作殷殷痛也〕

子事子濯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国之安危在此一事則殺之張本也〕

〔庾斯不以夫子之道害夫子〕。此見羿不如子濯孺子也

〔逢蒙盡羿之道而殺羿〕。

〔庾斯不以篡弑遇逆清〕

〔庾斯以私恩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

〔出戒人之惡善〕

〔出戒人之自欺〕

人皆掩鼻而過〔出戒人之惡善〕則可以祀上帝〔皆音際反〕

〔出戒人之自欺〕

右第二十四章

〇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也其臭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齋音側皆反

〇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出戒人以自欺〕

則可以祀上帝

〔出戒人以自欺〕

右第二十五章

〇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閻氏曰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故者以利爲本言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甸反而理自明循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閻氏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漢書武帝紀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徵於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性故矣〔語錄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觀陰陽之故中只看這箇便見得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非已發見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偏係之非智昭故之不通之非禮昏惑之非信之類皆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就下只是順此也其勢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然也〕

〔羿不殺人爲順之而已○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易見然有迹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如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爲怵惕之仁若非井則發見而爲羞惡之義如此類是已形見則性之故中可得而言非已發見則無可言之故也〕

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甸反而理自明循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性故矣〔語錄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觀陰陽之故中只看這箇便見得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非已發見則無可言之故也〕

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善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性故矣

〔語錄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觀陰陽之故中只看這箇便見得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非已發見則無可言之故也〕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去聲為皆）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所惡於智者大智也小智也人性之惡於智者以其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

天之高也星辰雖遠然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

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夜半即甲子時）

（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千歲之久其日南至之時刻亦可坐而推致以得之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夜半即甲子時）

（新唐書歷志治曆之初上元以前推上元日月如甲子冬至夜半朔旦合於牽牛初度是為上元）

（本然之故而求之則性之善惡可以

以利爲本所以率智之一端所以只說智所惡於仁義禮智不可說所惡於仁義禮智之智乃是智之一端則二者可知又以率下是本然之智乃是智之發見處來譬喻性天高星辰如是遠尚可得而知豈人性近且於吾身之一心中乃不可得而知乎○今按饒說與朱子之意殊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然故則以利順者爲本求已之故則測隱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以惡之發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爲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智之太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爲智之大以利人爲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亦如禹之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是用功

右第二十六章

故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可坐致

天下之言性

利爲本如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此求其已然之迹則故而已何取於鑿

此順其自然之勢以利爲本何惡於智

右第二十六章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右師言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公行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公行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是簡驩也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右師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政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政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禮則職喪泣音利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禮則職喪泣音利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

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舜同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
也忠非出於仁禮之外然仁禮之外不盡其心則忠亦
無自而見矣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反之功則無窮也孝者未能忘乎此禹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
有禮矣且忠矣遂勉於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
自陷於妄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存心照應上文
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
之不失未足貴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然其所謂法舜亦人
循乎天則而已曰楊氏謂孟子之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
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孝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說
采之介信加楊氏之說是矣然自反未至而遽以不
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額墮之域矣先師曰前曰以心爲
曰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存心謂存之於心行謂行之於身
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曰仁存心
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爲舜則在乎此仁禮也特
此以上君子所憂　此以下君子不患
待我橫逆此惟恐仁橫逆此禽
獸之不足校也
必自反也禮之不至仁矣　豈與禽獸類不足校
忠矣　此亦
妄人之
已矣

君子

存心　爲非禮　無行可
以仁　非仁無
以禮　見君子
所存小
人反是

有禮者敬人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此言仁
敬人者人恒敬之
禮之隆必自反也禮之不恭
橫逆由是此惟恐仁
禮矣

右第二十八章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旬前篇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蔵
反曰禹稷三過其門惟恐民之有溺己之有棄如此
賢其遑世而
樂已之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飯音扶飲於禁音浴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已其揆一而已矣
其所行言心必其所在言也救民者脩己之驗脩己之功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道則有是驗已之
言禹之治水非聖賢之識孟子亦云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顏子之志不與禹稷湯武之下者苟孝者試思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
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之叶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之中故使禹
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
能憂禹稷之憂也禹稷有官守故曰任天下之責顏子居陋巷故曰
休戚相關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故隨感而應應各盡其道時中之中故使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程復心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大本也然之
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應各盡其道時中之中故使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如是則使禹稷居陋巷顏子之任亦能樂禹稷之樂使顏子居禹
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
其道而已何也舜所以爲舜則在乎此仁禮也特
大本時中道須如此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此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急往救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之急也言急也以喻
禹稷
鄰鄉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遇或異然大凡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程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集義伊川曰君子而時中矣若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洛語錄問顏子之時爲中如何曰若只是簞瓢陋巷在禹稷之時亦不改其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在顏子之時爲中如何曰若家有父母豈可

一有其事皆所當絕

特哀其志難與之絕

右第二十章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廣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去聲)武城鄙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菜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恐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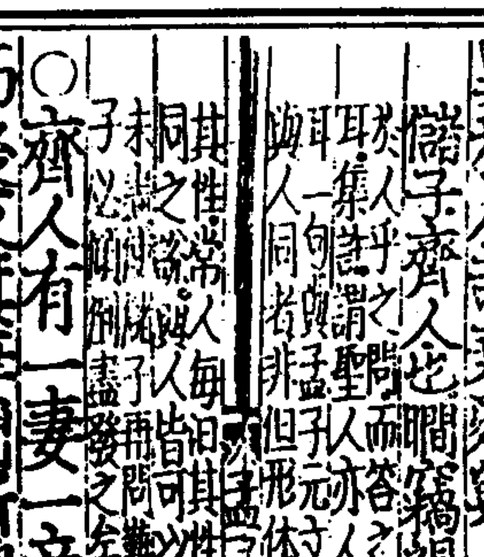
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特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害或死難去(去聲)患死難之事(事)然寇至不去(去聲)勝之(平聲)其事不同者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去物低昂變而不害其爲均也然不當與而與不當去而去(去聲)爲所以處之義當然皆從容乎理之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易盈



右第三十一章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孟子因其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耳蓋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一句與孟子元文不同文勢亦別)如人同者非但形体之同其性善(性善人與聖人始終一貫)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同之論(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相表裏)伯夷聖之清(清人所指不同矣其所以清)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

子以解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弛施施又音移驕音驕施施又音移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顧望也訕怨詈也力讀反

也施施喜於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張氏曰意子思子在齊適九此事以爲與世俗無異故載之騎妻妾者徒知其可賤而已不知其可賤之德殊可悲而已此章形容苟賤之態自少至老無所不至嗚呼其小可悲大可羞也人少則慕父母及長則慕少艾及有室有子則慕妻妾及仕則慕君悲夫

右第二十三章

通攷　程曰此言君子言行如一段言良人一段言小人陽排則可鄙君子陰譏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通攷二十八章舊本分前四章言舜事後二章言堯舜之道次二章言賢出處之節次二十章言舜事次末一章言舜父母之事今以文義考之蓋舜事之中又各以類相從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泣哭也呼天而哭訴己之窮也大舜謀爲天下同天而泣也事見於傳書旻音閔覆芳服反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

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悲思慕親之誠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公明高曾子弟子也長息公明高弟子也父母而泣也悲無怨之貌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爲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悲然無此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怨父母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誠信之謂也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嬪于虞之以觀其外
觀其治外
通證
史記五帝紀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使治事乃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內使九男皆則效舜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不敢以貴驕事舜於嬀汭其德皆不違九男皆益篤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漢書貨殖傳云一年居止音恣諭反一年成邑
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何有相去視也遷之移以與之
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舜於此致謹焉○統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聖人之所獨見也如何處置二女和順與否人皆得而觀之獨舜自安於心不得以自慰其實人無所歸六字警諭最形容得舜之情甚可見
人之盡性其孰能之以老而衰惟衰迫切之甚也文集二女姚皇婦道所以能盡其性○朱子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忠皆是盡性○饒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爲已憂不順乎親之至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統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聖人之獨見也如何處置二女和順與否人皆得而觀之獨舜自安於心不得以自慰其實人無所歸六字警諭最形容得舜之情甚可見
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之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之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士之憂亦欲天下之悅之以解憂而已非學舜知舜之心哉
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學舜者學舜之心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
舜於父母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舜於父母之美妃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九歌大司命篇悠長紛吾乘兩龍兮驂文魚○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牟謂魏王曰臣今日來見王而王不問臣所以爲天鼎且今工人以爲寇王見客來也因稱寡人王迎之門而王曰願聞所以爲天鼎者且此天鼎則國大治公子牟曰願王之毋以天鼎爲也夫趙王不恤此天鼎而恤人之所以爲天鼎臣竊爲王不取也王曰諾中不知爲王說之王曰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器先王以守國工乃守之勿文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惟得衆人之盡性其孰能之以老而衰惟衰迫切之甚也文集二女姚皇婦道所以能盡其性○朱子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忠皆是盡性○饒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爲已憂不順乎親之至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統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聖人之獨見也如何處置二女和順與否人皆得而觀之獨舜自安於心不得以自慰其實人無所歸六字警諭最形容得舜之情甚可見
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之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于妻天所以悅之好色富貴不以解憂帝人知好色貴無足解憂所欲爲樂文有妻子則慕之情
孟子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所以悅之好色富貴不以解憂帝人知好色貴無足解憂所欲爲樂文有妻子則慕之情
妻子仕則慕君之情
于父母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此見聖人之性
慕親可以解憂平親爲重母五十而慕者聖人之性之盡
於大舜見之

○右第一章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惡父母是以不告也
惡去聲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惡雖怨也
舜父頑母嚚嚚語銀常欲害舜告則不遂是廢人之大倫以惡父母
嚚魚巾反
雖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如字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堯以其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之矣○輔氏曰謂以告命治也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告而然而後治之不容暫閟之不聞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也○吳程曰帝亦使之然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補全之反浚息俊反廩力錦反捐與專同以支反瞽音古瞍素口反焚扶雲反揜於檢反棲七西反弤音弛忸女六反怩女力反識音志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喜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謨謀也蓋語辭都者人所歸美之稱咸皆績功也鬱陶思而不得其所之意忸怩慙色也庶衆也于於也治猶有也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圉魚困貌洋洋舒緩之貌攸然疾去也方猶道也罔誣也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困而未舒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遂去也方亦道也罔誣也故以其方謂誑古況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大有不容於發者

乃人倫之大有不容於發者乃君命之大有不容其發者

右第一章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
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孟子曰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三危國名在西裔固不服殺其君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
反族治水無功方命此即欲毀言之耳圮毀也
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四裔之地舜分諸其北為陸州北裔之地也崇山在今陸州西南三危在今陸州南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或曰今道州寧遠縣有庳亭陵今屬零陵也
萬章曰舜不得已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年喪畢羣后四門辟明通四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堯崩三年之喪畢羣后德讓以位舜也

右第二章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堯崩三年之喪畢羣后德讓以位舜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堯崩三年之喪畢羣后德讓以位舜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肆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下倣此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以此之謂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甸反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語錄封之有庳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虐焉所以爲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使過不得獨之亡後又窘治之義皆兩失之矣

以有庳富貴之　在他人誅之　此不以公議廢
以無庶受虐者言　在弟則封之　此不以私恩害
　　有庳矣罪　封之有庳　於公議廢私恩富貴之也　於私恩害公議義語也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
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亦堯舜之民也盛德之士也
蒙姓咸丘名也
蒙學弟子也謂著古語也
齊國之東鄙也
孟子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
辟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
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
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
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
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
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
升而帝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
徂落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現
竹匊反
交士革木
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匏笙竽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之言也
讀氏曰古姓氏是對百姓而言古者天子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之喪四海之內百姓爲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如平章百姓百姓爲之一年至於四海遏密八音亦通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也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
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大夫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
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
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不害辭辭不害志以意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
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

右第四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命之乎諄之於身謂之行指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如字之於身謂之行指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見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意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三年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必於其山之陰朝覲於啓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別音朝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盡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謂疾舜傳賢而傳子為德衰益以避禹不傳賢而傳子為德盛啓以賢繼賢益以親親聖人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舜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去之相去声相去之相去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不及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語錄天如君命如令性之於賢事君命人去聲事其佐禄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也且如人有命之以壽命之以夭命之以貧命之以富命之以貴命之以賤命之以禍命之以福命之以吉凶禍福也須是命方說得盡不好底意思也如一箇不好底人命之以為君命之以為臣命之以為父命之以為子命之以為兄命之以為弟命之以為夫命之以為婦命之以為朋友命之以為事上使命之以為撫下使命之以為治人命之以為事物使命之以為治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也有因天以全其中而

以心相印同　堯舜而天受民從　舜薦禹而天受民從

以天与賢同　啓賢能敬承大命　自啓以下

以天不与賢同　德雖若舜禹未有薦者　此周武之業所以有天下

右第六章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此說者湯如有幸氏女陪媵（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有幸氏（戰國時有幸氏）女陪媵（此說出於隋蕭吉而孟子引之以證聖賢下以便己私）一說（此說出於何人）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寤寐（去聲）而使之（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及其已覺（語錄程子云知得這道理了又須自去行）及彼之覺亦然（我所有以覺之者）而已（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但能使之而已（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

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寤寐（去聲）而使之（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但能使之而已（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覺後知（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後覺也（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覺後知（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後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謂知得這道理便自有箇見識處○中庸輔氏曰知與覺皆屬人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呼而使之覺其已覺也凡無大小而亦未嘗有覺之時者皆可謂之覺非子細字義之而誤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脫）

書曰。肆予小子。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
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
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湯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
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亳要湯。辱已
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己。不可以為未
有不能正人而正天下者也。遂謂隱遁與聖人之
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亳
要湯哉。輔氏曰或遠或近而不去。或遭之時不同而在
野身不與其事則同。然身不與其事而任辱於不義也。則身為辱
矣。

右第七章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顏讎由。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讎由衛卿。侍人。奄寺之
也。瘠環。姓名。皆時君所近仰之人也。好
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而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
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退以禮。義主於斷。故進
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
則有命存焉。上言孔子義不只言義。我者進退一揖而進。以禮
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孟子說言之耳。非禮義可以命人。義
所在。固命之人所在也。禮所謂義命之人。合一者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

宋國君王者後故做天子禮陳侯公周接記孔子爲魯司寇人
字孔子爲司馬司城　陳侯公周接記孔子爲魯司寇人
饋女樂以間去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主於衛適欲
饋女樂以間去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主於衛適欲
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爲陳侯　孟子言孔子雖當昵難
爲陳侯　孟子言孔子雖當昵難
事之時豈有主臣而侍人之事乎
事之時豈有主臣而侍人之事乎
近臣在朝晉之臣遠臣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近臣在朝晉之臣遠臣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也義則
去之秦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
去之秦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
縣號在漢河南郡陝縣湖縣

右第八章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嗣好去声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
皮而爲去声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
虞以伐虢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垂棘去声諫
虞以伐虢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垂棘去声諫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
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
借道其實欲并去声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反
借道其實欲并去声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反
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
去之秦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虢在漢河南郡陝縣湖縣

與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本虞以伐虢虢公丕郎敗於桑田是五百
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荀息帥師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
虢邑。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哥
冊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荀息還師滅虞公及其族行十二
月晉減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虢虞公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干秦繆公之爲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諫不諫可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
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之乎
自好去声

自好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
以干主之爲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成其君
就其君之業也
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

○此好生事者之虛言

此聖人出處之實事

於衛主顏讎由

於齊主尹士

於衛主顏讎由

於宋主司城子

於子路不主孺子

於衛主癰疽

於齊主侍人瘠環

於衛主癰疽

於齊主侍人瘠環

於宋主桓司馬

於陳主司城貞子

於宋主桓司馬

於陳主司城貞子

於衛主公孫朝

於衛主公孫朝

於衛主公叔痤

於衛主公叔痤

於魯主臧倉毀孟子

於魯主臧倉毀孟子

於魯主季孟

於魯主季孟

於魯主慎子

於魯主慎子

於魯主樂正子

於魯主樂正子

於魯主公儀子

於魯主公儀子

於魯主子思

於魯主子思

於魯主繆公

於魯主繆公

於魯主平公

於魯主平公

於魯主平

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遇之時部曉之事不聽為之如百里奚為去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通論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伊洛聖賢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橫去聲下同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

孟子卷之九

右第九章

百里奚

公孫丑之問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尚賢故但以智為急也可謂智乎○此不因自薦可知

不可諫而不諫知虞將亡而去之○此不因自薦可知

知秦可與而相之

顯其君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者○此不肯自薦可知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語意蓋胡氏得此而尹氏
尹大如夷惠先師曰孔子之道大非夷惠所及然其流風餘韻猶足以興起薄夫敦
厚鄙夫寬薄而有立志焉蓋聖人之教不待以風言夷惠清和之極其弊必至於
見不賢以辱身不恭以遠君不能隨時以取容不能潔己以去汙而風聲氣習
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說猶或興起況親炙之乎
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之道大和不偏不倚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中而已
何必兼夷惠之清和而後謂之大曰孔子之道大矣然其教門弟子各因其才
而成就之未嘗以一律拘之也顏子則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而有卓爾之立
曾子則守約施博而有一貫之悟子貢則告往知來而有聞一知二之敏子
路則升堂入室而有使聽訟之才冉求則藝足以治賦而有可使從政之
能公西華則束帶立於朝而有可使與賓客言之習子張則堂堂乎難與並
為仁而有可以託六尺臨大節之節子夏則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而有可以
為人師之資子游則本諸身而有修己以敬安人以仁及百姓之效子思則
擇善固執而有誠明德通之妙孟子則知言養氣而有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
之勇其他門人小子或學於顏閔或學於游夏或學於子張或學於冉閔
或學於公西或學於有若或學於曾子或學於子思或學於孟子或學於
諸子百家之書或學於老佛之徒或學於楊墨或學於管商或學於蘇張
或學於孫吳或學於農圃或學於醫卜或學於百工技藝之末其施教
各因其才其為學各隨其質其所入之門各異其所得之分各殊其所
就之功各異其所得之分各殊其所就之功各異其所造之德各異其
所成之材各異其所以教人之法各異其所以為學之方各異其所以
為教之術各異其所以為學之道各異其所以為教之法各異其所以
為學之方各異其所以為教之術各異其所以為學之道各異其所以
為教之法各異其所以為學之方各異其所以為教之術各異其所以
為學之道各異其所以為教

孔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可以出鑒。孔子集大成。其聲如金聲玉振。只是一般。集大成古人作樂。一聲一聲。次第相續。不可間斷。金聲玉振。特兼二子所長而已。但與二子比並說時。亦見得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一萬二千畝其入可食。語録附史胥徒之下可參之。副並同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二百畝可食九人。中士田一百畝可食六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三人。庶人。在官者。通謂府史胥徒也。通證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宰夫下大夫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士徒民服役使者若今衙前人數極多安得許多祿給之。賈疏周禮一書考是起草未曾得行蘇子由古史。頗許多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後數定。其實府史胥徒祇

合道增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當九百萬畝按班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同方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開方法計之蓋此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同方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開方法計之井十為通通計積一十里為井。井。方三十一里。太半里積千里也。為田九千畝。通十為成。方十里積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終十為同。方百里積萬里為田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之中除山林陵藪溝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三十三井之一。外除二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實有大勢也。封者井之界。提者揔提封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則計田一千八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九千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一萬四千畝可食二百六十人。卿田三千六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大夫田一千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九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六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三人。庶人。在官者。通證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宰夫下大夫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士徒民服役使者若今衙前人數極多安得許多祿給之。賈疏周禮一書考是起草未曾得行蘇子由古史。頗許多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後數定。其實府史胥徒祇

合道增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當九百萬畝按班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同方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開方法計之蓋此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計積一十里為井。井。方三十一里。太半里積千里也。為田九千畝。通十為成。方十里積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終十為同。方百里積萬里為田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之中除山林陵藪溝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三十三井之一。外除二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實有大勢也。封者井之界。提者揔提封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則計田一千八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九千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一萬四千畝可食二百六十人。卿田三千六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大夫田一千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九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六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三人。庶人。在官者。通證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宰夫下大夫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士徒民服役使者若今衙前人數極多安得許多祿給之。賈疏周禮一書考是起草未曾得行蘇子由古史。頗許多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後數定。其實府史胥徒祇

六千六百六十八畝畝一百三十三畝三百三十三畝之一公田收一百二十畝三千三百三十三畝之一公田收一百二十三畝三百三十三畝之一者大夫賦田八百畝倍之上士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庶人賦田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賦田二千七百畝中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賦田一千三百五十畝卿一千六百畝下大夫五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九人則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差楚宜反）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而力耕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也（閻若璩曰周禮大司徒二公四侯方百里諸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同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同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而孟子言公侯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一位公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為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王制言天子之卿祿三公祿君十卿祿大夫祿元士祿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卿以下至於庶人凡九等王制言天子之卿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視伯子男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視伯子男此不與王制同也王制註云此殷制周禮蓋亦周公草定之本而未及行者孟子當振王之際王制復在其後漢文令傳士諸生作王制大率伯之地半於公侯子男又半於伯大小適中歷勢宜然若周禮則諸公當天子四分之一而諸男僅當諸公二十五分之一其過多絕少太甚恐未必然苟以分土惟三誼之尤可見其非周制矣故南軒云此當以孟子為正○蓋按呂氏說謂先王之制有正封有廣封正封廣封則說一之說分之亦不可拘

右第二章論班爵祿多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

孟子曰

闕之可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合有與恃二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未謂之挾有挾則與友之意不易矣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也無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謚獻子（莫結反）

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補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勢而人事於獻子事詳則人事於己事略四人事於獻子事詳則人事於己事略一有利之又以見上之交下一有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矣此不可不知也）

非薛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憲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般音班順音愼）

惠公實若已之吾也師所尊敬也事我者所使也（呉程曰魯未嘗臣子思子之上其洪邑卒明矣必小邑諸侯如滕惠公耳）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終於此而已矣非與共天位也非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疏食音蔬菜羹音羔未嘗一本無嘗字）

王公之尊賢也不若是恭不敬莫之敢承（承受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七到反）之晉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食（音厲又音賴）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

（孟子十之卷）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甥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所以事天子

次匹夫而不爲詘（曲勿反）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若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以爲法也）

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不爲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吾人倫之一而非如堯之皮舜不足以爲朋友人倫之至

右第三章言朋友人倫之一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僭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者問心恐合言所以表其恭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卻去約反）

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孟子十一之卷）

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若詞其辭受其合義與否而已然則卻之爲不合義也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一本作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反）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贈閭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輔氏曰他辭即辭之貌貴）

萬章曰今有鄙人於國門之外（若固欲然亦交之過曲此下所陳許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以禮而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殺受寇賄受殷所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闕佚啓無凡民二字歆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通攷一吳祖奎曰古人必待教命人得而誅之商受至紂烈十

下而不淫今人標人者乃爲暴烈不義之人而可受其餽乎然亦詩字所謂萬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爲國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二說者一而從之可也何必牽一字曰本文十四字自顧上下文不相蒙爲之說乎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因者禮所損益可知也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猶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尊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射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後說近是○補氏曰其教之不待人之怨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此又可以繩人綫向而不盜於盜中子之爲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祭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宋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通攷程復心曰以孔子五嘗終三年之淹已見聖人制行之決而不苟如此詩所謂倚重較兮者按十一經問對較字本作斠勇也較字音角又音校孟子偕用音角則較角通之義左傳習人角力不若鬬之貪也此又可以繩人綫向而不盜於盜中子之爲哉

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見接遇以禮也公養謂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語錄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之者定公亦自做士不起孔子之意耳季氏何以知孔子之相皆由柜子及柜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隨二者來不告而行故孔子之去以去之柜子瞞死謂桑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也故也孔子是時也失了做會不留曰行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博古云或是字誤或是當時人呼之曰或是公為孝公皆不可考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章首本意有照應有收○范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聲者為於偽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聲為之說

若第四章論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但文義多不可曉不可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養為去聲下同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倉刀反井臼汲舂之事而欲資其餽養者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文不復言此。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言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之貴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上者諸侯不仕而食其祿則非禮也

許既謂之寄公則通國皆其臣子不繼世寓公故古者謂公侯為通國皆士無爵士未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何義也曰君

周敬也視其空乏之無常數若待民之禮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與作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未仕爲民纔仕乃爲臣）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既未爲臣不敢當然也）

亟去吏下同餽其位反

外比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悅音閱下同

亟數音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擗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以犬馬畜之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人之賤者（又反）

餽其位反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將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將子亮反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司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僕音赴煩音樊猥烏賄反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一字去声

能養能樂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效法焉

畎古犬反

右第六章論養賢貴賢之同異唯堯舜爲能盡之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子思以繆公之臣在野曰敢問曰莫非王臣之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義也仕乃爲臣之臣也傳賢爲臣乃己仕之臣也

敢見於諸侯禮也（賢與賢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相見以自通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市井卖）

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市井卖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

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奚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陷召與之與平聲）

與陷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語録愿與多聞亦不必深致意○張氏曰在我則當守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師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反田于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以旌招之大夫以旃招虞人以皮冠招之旃以帛大夫冠以招虞人臣不見大冠故不敢進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通帛謂周正色無飾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龍於其上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通帛爲旗交龍爲旂全羽爲旌析羽爲旌見周禮司常以旌招大夫以旂招士以旗招庶人以旃招庶人庶

所謂親戚也前天屬之親義節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權輕重者惟當守經其理得已則不可爲守經則日用常行須臾不可離也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以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小過而不聽則去大過非不諫也雖大

右第一章折告子言性猶子性惡之說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激音激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輔氏曰告子本以湍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

孟子曰才信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顙額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反之與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同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貢氏曰水之性未嘗不然者但能使不復其本性而終不能使其不就下雖搏擊之可暫違其性而不就下人之爲不善若固有之矣所以然者但爲物欲所害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隨其所移而無不可以入井則莫不知救之矣盜賊雖不可救之盜賊雖不可救之人豈之以惡逆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知救之人豈之以惡逆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知救之人豈之以惡逆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知

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
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黃氏曰
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
異而迷指凡有性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
據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易大傳曰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声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下字去声讀有形之器以下便是有形者也人物之生
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
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
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通曰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而彼則以爲理同而氣異
子游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者未嘗不同氣之或異也察其所得之異蓋自大本原上論天化流行其
初人物之生固已不同及其各正性命而人物之性又各具
一太極焉此理之同也但人物受氣之正且通者爲人得其氣之正而通塞者爲物此氣之偏而且塞者也人物之生則此氣之運動不已者亦未嘗不同但人能知覺運動此又得其氣之同而尤靈於萬物亦能知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雖得其氣之偏而不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而理則全於人物又不能不異矣理亦全物雖得其氣之偏而不能不異於人物有生之初氣稟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通論
趙恵曰孟子言性皆以理言之非以氣言之蓋性即理也性
雖人犬之不同然其所以爲性者則同白而性不同孫奭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
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黃氏曰
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
異而迷指凡有性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
據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易大傳曰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声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下字去声讀有形之器以下便是有形者也人物之生
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
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
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通曰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而彼則以爲理同而氣異
子游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者未嘗不同氣之或異也察其所得之異蓋自大本原上論天化流行其
初人物之生固已不同及其各正性命而人物之性又各具
一太極焉此理之同也但人物受氣之正且通者爲人得其氣之正而通塞者爲物此氣之偏而且塞者也人物之生則此氣之運動不已者亦未嘗不同但人能知覺運動此又得其氣之同而尤靈於萬物亦能知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雖得其氣之偏而不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而理則全於人物又不能不異於人物有生之初氣稟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通論
趙恵曰孟子言性皆以理言之非以氣言之蓋性即理也性
雖人犬之不同然其所以爲性者則同白而性不同孫奭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性猶犬牛之性猶人之性
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
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本論錄告子此二節皆以仁義爲外
說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義爲外皆不分於本性之所有但此
義若在內耳○張氏曰飲食色固出於性然性發於中須
事物而遂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橫流矣告
子所謂仁內義外者蓋以食色爲性言性既粗
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便屬仁
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
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声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語錄謂我無所長故不得不長之
所以指義爲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與平声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
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
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
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語錄白馬白人底道這是白馬這是
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
大底馬若長則是敬以長人之心長馬也
內也○輔氏曰人孰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
者乃吾心之義自不同耳義人之心長馬也
祥曰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
二字不可引此以爲喻故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白
不可謂之白同可謂之白喻以長馬之長也然長馬之長豈可同於長人之長乎是迷其所以然
長之者義乎則長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
明見得義外之病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
所明者而通之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
之說固爲不知義矣輔氏曰義之所以爲仁故○
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謂義外者食色故所謂
耆炙因其所明通其所幼約白編之意也
孟子曰是則是長果亦猶長吾之長乎長之者義乎
今乃以耆秦人之炙而以耆吾炙則是長楚人之長則是於吾心也
有秦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長是因其
矣○許謙曰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變長而長
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必以爲物
爲言於是借耆炙以明之曰耆炙之內有物謂美味雖在耆炙而耆之者乃自我
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耆炙之人爲然物
有秦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長是因其
矣○許謙曰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變長而長
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必以爲物
爲言於是借耆炙以明之曰耆炙之內有物謂美味雖在耆炙而耆之者乃自我
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耆炙之人爲然

亦有如此者以耆之心比長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
之辨矣○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
之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
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
之辨矣盍而矍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
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
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方外夫義所以
之語生子者其旨益明都子篇信子孟子故孟子明白引三
都子篇信子孟子故孟子明白引三
說以質其疑然後死言之而向之所
疑盡釋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詩也食色一章亦皆折之之語

右第四章四節首章之意愈辨愈亂而卒不自反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內也故謂之內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則誰敬曰敬兄酌於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
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孟子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
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
制宜皆由中出也蕭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叔父之當
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嚴尊敬之若鄉人在賓位則賓時嚴尊敬之
其宜皆本於吾心中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弟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
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通曰集註以爲此亦耆炙之義者炙在
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故曰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
水與湯在內而斟酌
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
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
但疑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爲堯舜性與人同
義盡其性也堯舜性之本體備萬理而應萬事者也○輔氏曰若
以爲然則便於性之本善則皆能不知人性之本善則皆可以爲堯舜知
此四章辨義外之說以質其疑然後死言之而向之所
人性之本善則皆能知

右第五章亦與上章同意皆以明仁義之在內者
本善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者即爲性而任意爲之無所

謂惡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蘇東坡論性謂自孟子而
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而上矣不得已而曰中
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繼說善而使與惡對非本然之
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如所言諸性皆善
是孟子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
莫不可以為善惡辨不可以善惡言之論性如所言諸性皆善
有賢之性然惡之名何以異哉
說最無病如此頭今人不擇善惡說到最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無如此頭今人不擇善惡說到最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
此即湍水之說也湍性可以東西惡猶上所謂
水可以東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
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
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同
生者為聖人禀得至濁之氣
為下人是也故集註於此又發程子未盡之意愚按程子二氣生稟則才善惡
之說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猶湍水也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
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習揚子以善惡混皆性之所有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混皆性之所有而成於習
所以知兌運動者而言有指人物之所以知兌運動者而言有指人物之所以知兌運動者而言有指人物之
則性之善必矣○眞氏曰善者性也而發而為情情之善必矣○眞氏曰善者性也而發而為情情之善必矣○眞氏曰善者性也而發而為情情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声

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於字上見得是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蓁氏曰物之初發動必明未發動之理人性之本然推人之生各表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指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德即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於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本此而言之則性善之說愈可信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無不善至於善惡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棄自暴之人也語精

故曰氣相近故雖○理如貫珠氣如流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則以有是理但稟氣之清濁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如珠落在濁水中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恶論氣不論性則無以知其本然之善故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本然之善即天命之全體也氣質之恶即人欲之一偏也○孟子之言性善而此不言端者彼以不思不求則氣之恶善惡相去遠矣此以不思不求則氣之恶善惡相去不遠矣彼以不思不求則氣之恶善惡相去不遠矣此以不思不求則氣之恶善惡相去遠矣彼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前篇已言端而此不言端欲人充廣此心以全其本然之善而已故不必言端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若其才則可以為不善矣才非才能之才猶言質也才質二字古人多通用之如論語曰由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論篤是與君子者是與曰論篤是尚與曰君子哉若人與曰君子哉若人與曰君子哉若人

…曰論止不論氣是說孟子…其意不…論氣不論性是…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旺以勁其說…者又得張…子會…其說…發…無餘…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故以為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主於…事理而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本善而不可以無省悟學者沙當深玩之一般能…行

…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為上氣質所稟然以…者言之故以為稟於…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才亦無不善到…專以性言之須是…之須是…者言之方備○…子此說未免少有…疎晚今但以…即見得孟子所謂之不…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據此論…一定與此論…

…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相反

【通攷】孟子指氣質之性說…也

右第六章辯或人之說專主性善而以情與才二字言之情本其性之動而有為者才本其性之具而能為者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籍…反也…

…善…衣食不足故有…陷溺其…文意略似言…天賦…善之本…乃出…而陷溺其…心賊…善之才而然耳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簣也

龍…

天下之足同也

簣…音…

簣盛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簣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易牙…相公…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所耆也為下文先得我心之…同然張本…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古卯反…

殘者然目者也

子都克之美人也茲好之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語錄然是然人心同以為然理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音患）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上聲）物為義（惡去聲）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其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語錄晢加此字是此物上加此字是此物）

右第七章言人之所同然也（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善也）蓋人之心莫不同此理而理具於心所以為性性之能此理義養其心而不在外也非勉強而為之也是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其宜則義外之說不攻而自破矣（語錄平旦之氣只是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多耳）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摩去聲割反）

牛山在齊之東南山也郭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下同）也蘖（魚厥反）牛羊又牧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也（息生長也萌芽之穿出者也蘖芽之穿出者也間去聲）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蘖生於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蘖生於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蘖生於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雉氏曰此一段意。結上二段意。朱師古曰斧斤牛羊。此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此人心之失養而消也。上二段以此結之。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去聲與平声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養。而保守之難。通曰惟心者。道體之全。操存者。學問之要。在此忽在彼。無有定時。忽出忽入。無有定鄉。操之使存。在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

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作宿）（貞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世我以陽則生養之以陰則死）（木然矣之以陽則生養之以陰則死）王秉彝之心其端況亦有時而萌動矣（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彝之益蔽退而放之（汪瑞依義又加）（旋放旋拘雖孟子其如之何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頗就有前上有力法端之）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長之為去声若如）曰非然也

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通國善奕者名秋也）而射也（師曰此章前一譬謂交修者不得專用其力意子孟子又恐人以奕為小技而棄之故借以為喻）故設此警以言之前言王之不為後言智不若固辭耳）（北溪陳氏曰此章專言用心之不一無以分其心於多）（端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一）（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

（孟子引此以明人皆有是心）

免死者皆將不顧礼義而為之矣（通攷許謙曰二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明義焉）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声）

蓋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音骨）於利欲而忘之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輔氏曰蓋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言蓋惡之心則又指其全体之中指其所謂義之良心而言之也）（通攷許謙曰二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明義焉）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呼各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子六反）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屑潔也）（音雪）萬鍾則不辨（皮莧反）禮義而受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感己之恩）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通攷）（輔氏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然以喻生不如義之甚故但言魚不言熊）（腳能蹯不熟（普袁反）（又怒反）（汪瑞依）（熟以其能蹯之味又有美於魚為）（可以喻義又加）（掌其肉難）（於生也）

五三〇

而猶惡無禮有窒死而不食嫂蹴者是甘受惡之本心然與
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者尚惡無禮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所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之者得我與與去声為去声
萬鍾於我何加焉益也
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微者尚是萬鍾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
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所
識窮之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
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必喪之由此三者人之喪其良心
宮室之美為之鄉為去声為並去声為如字
宮室妻妾之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妻妾之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声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
受嫂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有所不為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
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
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言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
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井
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美不受是統一節而言小節則無分大小也不食嫂蹴一節
節時事然其能以一死全義之良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
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此
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
能從容就義張巡死於睢陽
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善惡來之
齊饑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
死生於危迫之際又謂有
危迫之除物欲不萌義理之心
死生若宴安之時物欲易行
故或不免至於詐敖豈為亦
知所以遏人欲而據天理為亦人之心不能為此孟子所以深責之也

鄉為並去声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
受嫂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有所不為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
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
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言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
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井
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
節時事然其能以一死全義之良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
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此
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
能從容就義張巡死於睢陽
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善惡來之
齊饑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
死生於危迫之際又謂有
危迫之除物欲不萌義理之心
死生若宴安之時物欲易行
故或不免至於詐敖豈為亦
知所以遏人欲而據天理為亦人之心不能為此孟子所以深責之也

全体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字先之此○通曰中
備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
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此生理即人之身而
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
生理而未生者也義者行事之宜謂之
見此生理又見此義字故下文未生
義也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声人惕然有深省并
上文而後義
体而又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師之体
即提上文而入字蓋曰人能由此路而不放其心
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其為禽獸無異矣可不哀哉○通曰
人之心不知求則其為禽獸無異矣可不哀哉此孟子深責之也

程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語錄所謂存存反其昏昧之心自可向上去者下學也然下而上達也下學而上達者下學而上達也下學而上達者下學而上達也下學而上達者下學

士大人聖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此君子之間容貌之
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然擴而充
養則自孩孺至台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上而為賢
愈聖亦猶猶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體一草木之不若消
皆是也先師曰苟一思之則忠吾之一身二物一五常繫焉四
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健
容之類以養其外健吾身為仁義礼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
非徒養其口体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
容周旋而言

右第十三章以人物較所養之輕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
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
矣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小大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
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小者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楓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役狹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故借以為證小体大之分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
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終日飲食而不知養心則雖
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語錄此章言身
多作比而註亦以比字釋之今乃未詳然是但依比字於義為短

哉。設心茂已。茫茫塔與。哀人矛。無限。盤人矛其所以有乃是身之微大倉稊。杜云。米。衆為三才曰。惟心耳。通曰。謂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不可見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心之外豈不甚大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通曰。此言此心之有之。指統乎義理則是從其小體被物欲所役則與禽獸何異。嗚乎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我既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右第十五章。論身心有理欲之殊。於体當辨大小之異。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人爵者。勢位可慕。人所與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惑之甚。言不得人爵。其心固已惑矣。況又棄其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

右第十六章。論爵貴有天人之分。必求貴則不免得耳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所受人之。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其大旨則此。而其切。能先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趙孟。晉卿也。晉趙氏世呼為趙孟。如智伯晉為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猶問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之人。人所當勉。其實有諸己。則人自不能奪。而況於天爵之良貴乎。

孟晉卿也。晉趙氏世呼為趙孟。如智伯晉為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仁義之良貴也。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仁義之實也。一者。誠而已。誠實此二者。則樂莫大焉。樂。音洛。

人之所貴謂人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雖能賤之。其如我固有良貴何。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猶問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之人。人所當勉。其實有諸己。則人自不能奪。而況於天爵之良貴乎。

○尹氏曰。言在我者。實而不外。人自不見爾。人不足。豈能奪我。惟不知在己之良貴。而自棄之。則人得以賤之。

自有全體。足以參於天地之間。人不足。豈能奪我。惟不知在己之良貴。而自棄之。則人得以賤之。人皆知人爵之為貴。而不知天爵之為貴。豈不惑哉。仁義之心。人皆知求於人。而不知求於己。仁義之心。即所謂良貴也。

通曰。此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一熟字是內重而外輕。

內盡己而
外順物

右第十七章論在我在物之輕重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

尹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張氏曰此爲有志於仁而不用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消固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一朝之間十襲救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當能勝無窮之人欲消而不加勉焉則終於不仁而已矣如此則與天爵人爵俱亡之者相去幾何

右第十八章言爲仁當反諸己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稊屬似穀而實不成食者也

美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不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猶爲人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美稗之似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似穀而不可食然猶爲人而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似穀而不可食然猶爲人而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似穀而不可食然猶爲人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舊十四章朱熹分第十五章王霸君臣八章與下章皆言戰國十六章皆數計）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國名趙氏曰任與薛同姓之國在魯境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任平聲）

任人曰（又扶反）

問也

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親迎禮見儀禮）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如字）

何有不難也（語錄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改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齊側皆反岑鉏金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然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木於岑樓之高銳則寸木反高於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小故輕輿車也金本重而帶鉤輕於食色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趙氏曰曹交問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趙氏曰春秋末曹昌之弟也註詳此）

人皆可以為堯舜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語錄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說是堯舜便不做得為耶）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文王十尺湯九尺今文九尺四寸以長而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交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鴟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鰲鰲音是也見曲禮匹夫匹婦匹馬匹牛之匹音同此章之匹字亦爲也皆與爲之爲字一字爲此意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力擧之重烏獲至大力士烏獲至大也語脈皆與爲之而已一句相應此章之要所謂非爲不能而行不爲不能而行之所謂爲烏獲以譬能爲堯舜之事也下文所謂爲堯舜之爲亦爲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容求道之心又不爲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肯以教之以語曾子曾子識致知下又有換貴求安之意故孟子告之若不識此意終不能入堯舜之道也所以告之者切極懇切非然拒之也

而自得之則孟子之發已也深矣然必不能耳先師曰可爲趙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交以形體交以聖人言聖人豈能參孟子所以不可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求知堯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

右第一章論堯舜之道只在孝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允音隱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之傳爲太子作得褒姒音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念深故其辭哀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張氏曰於家國之情切故其辭哀

閒改

納惠曰集注舊本作舊讀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傳不知何所據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也親親仁也

固謂執滯不通也窃為猶治也越纏綿悱惻之心仁之發也小弁之事人倫之大变宗社傾覆為如之何勿恤親親之心蓋發親之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詩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以自責也毋生七子而寡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通攷曰引詩集傳云以孟子之詞非美七子之詩亦足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詞則非怨矣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激也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文集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人和矣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于大恶越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忿而少有激石而激怒矣此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馬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

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孔子曰舜其至孝也○趙氏曰生之勝下一之渭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張氏曰小弁凱風故其情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心懟親凱風之事而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斥之也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而慕親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親之心體而勿喘尺兖反息呼吸氣通於親也油然生矣當親而疏陳怨慕號乎天且泣訴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詩何一句與舜怨慕而疏之君子不惠不智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親與舜怨慕之意相似不同曰子不惠不智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親與舜怨慕之意相似不同曰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然怨仍自以為親之過小舜則以為親之過大舜之怨慕之情月只是一般舜同曰語也○通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哀之切故怨之深雖於人情之至亦無理之不正真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

○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邸名

石第三章論人子怨慕之情各有所當

宋姓經名石丘邸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計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悅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楚王悅我時宋經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一書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音稅下數強上聲

說古活反不舍一去聲一是非篇名疏去聲云齎持也音咨

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先生之號則不可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甚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蔡氏同德之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所以深辨之也音辨下同

師猶不免乎汎滥於利害之私學者不知仁義之正則必從而知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事利之殊而其效有以利說二王而罷之與以仁義說二王而罷之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若足為斯民幸矣

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亡有國亡之謂是利未得而害已蓄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爲上下皆懷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既首一節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將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一開利心殘害人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遊人欲存天理尤嚴焉○張氏曰古之誅国者以義理不以刑害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心忍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雖在難息一時之患而夠利害公爲萬世之憂

右第四章論休兵息民之事當辨義利興亡之異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去声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鄒國季任爲去声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也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語緩初不自來見而又不爲非禮之後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焉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屑音鼠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去声下同與平声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禮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其所貴在物而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徐氏曰季子爲去声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制於禮氏曰不得之際而不來則是不欲君子之所爲二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不苟之際權衡輕重各攝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不當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焉

右第五章言孟子於交接之禮各權其輕重之宜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爲去声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如字

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汗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惡去声也趨七喻反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滿矣○無私心則先後不同者蓋無私心而合天理也此直指夫仁而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孟子曰可告子先我不動心

告子名不害先悉薦反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

北宮黝姓也孟施舍亦姓也

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人之一豪挫辱如撻於市朝之上也褐毛布賤者之衣寬博言其大也

不受惡乎刺之與挺刃而前也

惡乎猶於何也刺七亦反挺徒鼎反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會合也

是畏三軍者也

畏三軍謂懼敵人之衆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

視猶比也

量敵以制勝無懼於敵人之衆

惡有懼三軍者哉

孟施舍似曾子

北宮黝似子夏

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守約謂守其氣之要約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縮直也惴恐懼也往猶往而與之敵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曰告子未嘗知義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言之

不知義則不能集義而有浩然之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謂知人言之得失養吾浩然之氣謂集義而養之使充塞乎天地之間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至大至剛言其體之充實而無虧欠也以直養而無害言其用之周流而無滯礙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合也餒飢餓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也義襲而取之猶言行一義而假之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慊苦劫反快也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外之謂以義爲在外而不求諸己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正心謂以心有所期必也忘謂忘其所有事助長謂揠苗

無若宋人然

宋人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然疲倦之貌

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槁枯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寡少也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舍上聲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害之謂揠之使長而反害其苗

下爲心豈辈人之心哉通曰集註於二子之事引謝氏楊氏詳於伊尹其辭去又其辭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愈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君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去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兆機也

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孟子前篇亡則向止乎削一音反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爲未嘗有也

孟子十二卷

者也有則爲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屬衛齊人善歌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通鑑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梁華周先入明日先登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罪戮於宗廟以辱社稷敢辱大命不若入而事君君之辱臣死而後已莒人許之既而食言不出二子怒曰始以勇聞今以怯聞辱莫大焉請復戰莒子親自門射殺杞梁杞梁之妻於城下枕其夫之屍而哭之哀遂城爲之崩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通鑑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爲未嘗有也

孟子十二卷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我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妻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自良人之外而人之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瞯音閒施音移驕音敖

曰君子所爲衆人不識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不識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門氏名公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孟本杜預春秋傳注○先儒曰自之罪推孟子崇王賤伯故以三王爲五伯之功豈敢讓乎五伯名其爲罪人焉五伯自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讲與同下所謂友同）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摟克斂力聚反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綏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上所謂友下所謂友）諸侯以伐之也（摟牽比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此使乃無王如三王之世所謂人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見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地其賢才善政於其賢者有慶其不賢者有讓其不率職者有誅其甚者有削地之罰所以勸其賢才也）

今之諸侯皆以今之大夫為罪人（此長上聲）

今之諸侯猶五霸之罪人也（猶猶如也）

今之大夫皆以今之諸侯為罪人（此長上聲）

今之大夫猶五霸之罪人也（猶猶如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歙血（歙許劫反）

歃而不盟公羊作歃血載書而不歃血（歃所洽反）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糴徒歷反）

初命三事方以脩身正家之要也次命以明天子之禁而申上意以明天子之大者故居首位子必生於天子而後既有子則當以教孝是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末位子易關子是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末位子易關子是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末位子易關子

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實蓋欲使慎子代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城蕃澤克勤已驟勿怒禍方深耳況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太公之封於齊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語錄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郭氏只文字上說得游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得一國其所併四箇百里之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欲增到五百里之國人人皆欲增到五百里併四箇百里國地方數大國使無地可容了許多焉得不爭乎況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動矣且如此猶去不遠只千八七百里自非吞併如何會諸侯於釜山朝王命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與童僕同苦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此論義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隨物與之商賈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不能以有守雖欲多言備皆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夔乙主反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饔飧熟食也時吐成反飧音孫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熟故生之得及木蕪雞狗飲食之禮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辟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貉貊真貉爲大桀爲人者此爲小者○通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程復心曰什一中正之制始四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惟其中正乃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井田之法故孟子明辨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未幸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亦可謂委曲詳盡矣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貉小桀而已以制度言貉真貉爲大桀爲人者此爲小者○通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程復心曰什一中正之制始四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惟其中正乃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井田之法故孟子明辨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未幸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亦可謂委曲詳盡矣

右第十章論稅法輕重之宜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防之築堤壅遏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洚音降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之名則不智不仁莫此爲甚四方諸國爲鄰國則不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孟子明辨其非順水之性而委之於鄰國是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中言彼以行言也○或問考之說文古訓信者交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尚矣而不諒是也○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諒之正也○汪氏曰教諒休常也不諒通變也

右第十二章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其進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不也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屢問之

然則笑為喜而不寐○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下好去声同○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己則有善取於人則無窮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去声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治去声後
訑訑自足其智不喈善言之貌輔氏曰此間此等人亦能察其所謂智者只足乃所以為訑訑耳
諺也然原其始則起於言之意明于中而已可以見之矣張子曰距与拒通
諺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非此
字
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上声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丑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張氏曰好善優賢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之君子論為政在於來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音潮
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与飛同鴈而慙孔子出家云衛靈公之三十八年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孔子自衛反魯是年孔子來歸之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仲尼亦居魯衛靈公與之粟六萬而不任也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接擕也以時攝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四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魯定公卒後之事若宜精究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以大言也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為義說流於敬而不知也故言此以明之
萬章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通曰本文初無此節獨本文言蓋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一節獨本文言蓋言去就各有三至其曰則止兩節言去就之節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亦可受而曰免死而已則周之亦可受此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声下同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曾与
曾同
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苦
苦舜以下是也空
空去聲寫也之絕也拂
拂多背違
戾也動心忍性謂竦
竦荀勇反動
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
語録胡氏
仁義
礼智之心忍其声色臭味之性發明曰分配之
志所以
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
勞攘空之所以忍性忍性則惡業由
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
覆此豈無
由此進
所以警省若陳說以下所以
能當人任實由乎此也○遍口或言不
謂孟子嘗曰不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
動心是要富貴而富貴不能
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要貧
賤而貧賤有以
逼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要
困窮而困窮有以
拂亂其心也
警之水動心是沒得源頭活水
流不為沙泥所
惑不動心是水之清
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
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
忍其氣禀食色之性
捏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語録
不使之有所動於
事經歷過以一條路頭每日
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覺得
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
遇之也○輔氏曰人不經
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
患困窮種種拂亂則心不平氣
故謂人若要熟處安樂而生理未
嘗不寓於
憂患處事多率故則閱義理之會熟
則義理与自家相便貫如
發悟一般
涂毓生曰動心忍性聖賢
心法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恒胡登反又
衡横同
喻曉
常也猶言大率也横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反驗也
過之事勢窮蹙必至困於心横於慮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必至困於心横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必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語録胡氏曰舜大聖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然竟其有過形於外○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勢窮蹙困心衡慮然後能奮發興起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才高而只起然畢竟是其才高而只起然畢竟是其才高而只起

孟子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圖之

熊禾曰前五章出自言性命之李論士昌
聖賢凡六章論皆講李脩身齊家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知者即其心之
也雖心事心之用也大字章句降一格或問釋心字大略云
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略云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是故能極其心之

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這節錄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性者理之全體也天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其體虛靈其量廣大無外而其理性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為性之體而吾之所以知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者知性也知性則知天蓋以其本然之體而言之也

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此命字以氣言以理言兼理與氣言○楠氏曰獨私以人為害之也又云事天生順死寧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欽要是當生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立命既不貳其心又不貳其身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此命字以氣言以理言兼理與氣言○楠氏曰獨私以人為害之也又云事天生順死寧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欽要是當生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立命既不貳其心又不貳其身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節更說得分明○或問大略此章所謂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命一節通下章看之可見○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流行賦於人物而人物各得以為其性者也故曰命○楠氏曰仁義禮智天道流行賦於人物而人物各得以為其性者也故曰命此命字以理言○語錄曰命猶令也令如此故謂之命○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性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此是總說命乎氣有性乎氣有道之名乎氣有天之名乎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乎此語見正蒙書本非解此章集註采附於此章之末語錄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一節說四句本只是一個人在裏主宰相似

學之亭言之知性則物格之知至說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節之前與知性則為一事即事即理當何擇窮事即日知性則知天矣緣心只合在知性裏說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語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父子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則知天存心則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學之亭言之知性則物格之知至說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節之前與知性則為一事即事即理當何擇窮事即日知性則知天矣緣心只合在知性裏說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語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父子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則知天存心則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天之分命謂之性者即陰陽五行之氣化而賦於人物者也蓋木火土皆是太極之分而太極即無極而太極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而言之則曰性之名即誠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而言之則曰性與天道誠之者以人道之謂以人心之道心之謂以人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名即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析得一說之意耳先師曰天者理而已矣以形體言則涉於有形以理言則通乎無形體言則涉於有象以理言則超乎象外合而言之則曰天即理也理即天也非有二也

右第一章論人性同乎一理知行貫於兼盡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非此也一句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其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命字是指氣言之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之天言之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天伯牛之疾是也○通曰莫非命也凡有性者之所同順受其正理也此命字氣也脩身者之所以順受其正理也此命字理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之下險處也知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亦命也但此以取禍言之下文所謂順受其正者也

桎梏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

盡其道而至者矣盡其道即上章脩身是也

○高緣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孟子則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也通曰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曰如何也曰如何也如何也如何也

所謂知天而為之也盡道而言二節與前章不同彼不言天命之正而知之至此則以為天命之不可不知而盡其道而言非我有以致之而然也天命之正非我有以致之而然則不可不盡其道而言非我有以致之而然則不可不盡其道而言非我有以致之而然則不可不盡其道而言

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書而不知所以然之故。此爲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察。此言其亦泯泯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也。孟子斷之。能無強恕。能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章而言下等人也

右第五章論知行兩端而終始在於明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扶又有恥辱之累矣。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知恥。而無不改。則安於非恥。而恥終不可免

右第六章通下章皆論有恥無恥之義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輔氏曰。有之則無所不爲。故入於禽獸。失之則無所不爲。故入於禽獸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踐音剪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猶囂囂。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外之貌。自得於內。重見外之輕者。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聽。不知爲貶戚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聽。故之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輔氏曰。尊如尊樂如樂。天命之樂發明曰作德性之尊。樂義自然者。凡而不可以已者。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於行事之實。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尊德樂義之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下能如此。則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能貴其貴。樂其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右第七章

得亡言不失已也不失其身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己也
致治誌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者也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
窮理盡性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
張氏曰句踐狗名而外求者孟子皮求之吾身而已大上
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
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已一違於義雖
已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所措設施無非
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
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不
焉而道行固亦君
子本志之所欲也

右第九章論人之窮達出處貴重內而經外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
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
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特立之操教之義則為善在己則為
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將
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右第十章論凡民豪士感發之不同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
矣欿音欲

附益也韓魏晉卿高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
人之識則不以富貴怠事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
物為重輕志有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慎勿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指殺戮言之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患
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患
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死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
是或問波有誤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盲而不得然後殺之
日事勢不得已而理實如此又生道殺之也彼亦何能之有發明
而實欲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
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驩虞與懽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
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老
皞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用也民日遷善豐氏曰民各復其
民之所惡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所生
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輔氏
神之哉夫音扶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遂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慮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廿而堯延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其蹤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孟子辨王霸要矣此又言王霸之民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霸者不足爲王而不及霸者未有以小補救上霸者之事○集義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所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爲經行之也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雖言所過者化爲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經歷處皆化不以久近而深治之誠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父者蓋如讀於此而動於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盡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謂神所謂神而化之之化門作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成實無着些便化雷一震而万物皆睹一降而万物皆聞

不通者也非孟子造次到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張氏曰大賢有大過人同舍已從人發善言之心歡喜感愧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歟

右第十六章論聖心感悟之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李氏曰有所不為而後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自克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人於所不當為之事不當欲之物而知之推廣其心則所以無為無欲其所不欲之心無往而異情也其將容不忘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所不當為然義者心之制也制之斷之不欲其所不當欲斷然不為其所不當為是就事上克治所謂志士蹈行守之節人知我誠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通曰有所不為而後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之程復心曰統之慧謂慧術也古愚止曰猶術也古愚止

右第十七章論羞惡之心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去聲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丑刃反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疢疾在躬然後反求諸己故能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益故專一疢疾則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連孤字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疢疾在躬然後反求諸己而生益故專一疢疾則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養養於此而不忘也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將養不忘與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此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宋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而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九二也○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通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大人也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在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有意無必

尚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救斯民然後可以徇於人也

如伊呂之徒則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文則沒世不出必矣此謂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也○通曰伊尹為天民者皆盡前所謂天民者皆盡

于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擇心名而率無忘憂患庶而卒免疢疾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疢疾不能為吾患矣

右第十八章言操心慮患之深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節夫之言蓋婦之道也曰為尚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越邶鄘分二字說趙氏只作一意看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養養於此而不忘也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將養不忘與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此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宋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而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九二也○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通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大人也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在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有意無必

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輔氏曰已前有意如在子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加馬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益故專一疢疾則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通曰為尚夏變安樂者論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助而自勉乎發明曰此章與前章互相發明此章大人尚寢興夙夜之思當知天以是王

明若此至公無私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心也任也久決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必也發明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此受世俗之榮其心事君為容悅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去聲下同）

右第十九章論人品之異

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存息則餒矣（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源所以能不愧不怍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疚於心而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而至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閏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愈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發明曰朋自遠來之樂固而蕴高而蕴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其言平平亦恐未足以當此一樂亦終不能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不能無憾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之樂不期其終而然矣）

右第二十章論子三樂之異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語錄此曰足於己性君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窮達而為毫髮加減少此二字盖這一箇道理在天下亦不是減少在窮居亦不是加添）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賢遍反盎烏浪反）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達而在上若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在窮居亦不是減少此二子所性雖一箇道理而為聖為賢各隨其分之所得而已（孟子曰聖賢之所同然豈可以樂外者君子所獨得哉得於外者君子不以樂論此一節通論聖賢之樂）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賢遍反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於形而發見也（委於去聲下同）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也生發見於外者莫非天理之流行故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如此聖人之所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右第二十一章論子三樂之異

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觀其則此當玩味根字生字則此積字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程子曰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語意仁義禮智根於心。見得四端根於其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此之謂也

右第二十一章言所樂所性之異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夫也下同太也下同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爲大老此以爲仁人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飢矣衣去聲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右第二十二章言養老之政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薄減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薄減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薄減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爲去聲後凡爲此者皆同

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放其良心也孔子曰善人之治民也信富而教之使知禮義常心即所謂仁心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信其有餘必不至於匱乏不仁矣有餘則易以爲善不足則各私其有而爭鬬生焉得仁夫聖人治天下必使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爲以節之流而已孟子言治國豈別有術哉亦如此

右第二十三章言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右第二十四章言聖人之道大

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章惠王上首章之首章也至七篇文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章孟子學業之造求越乎此遠意深矣

者。觀爲衆看有幾多人來到仁之者面前。皆陳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爲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滿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
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滿急處也日月容光之際乾
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乾
者以見有本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形
反科坎也語錄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弟之人是做得孝
底文理可觀。如忠信之人是做得忠底文理可觀。如孝弟之人不是做得孝
成了不是幸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盈科而後進
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不尚虛文。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
以其漸乃能至也語錄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如書之有比事。如禮之有比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于九
皐之類是也。此一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文章外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與孜同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聞者相去不遠所爭蹠未耳善與利公私而已
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豈可以不謹察乎。或問深察也。不深察則利之
爲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意便要皆利心此則善利之間甚不明。
不反以利爲善者。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去聲
右第二十五章言舜蹠利善之分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
爲物去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失之不及者也○語錄莊子數稱楊子。楊朱論神氣雖一
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一事。如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
今道流脩煉之士。其弊流爲遺棄物外僅足其身
通證列子楊朱篇稱古之人拾一毫以濟一世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拾一毫人不與也人不拾一毫
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拾一毛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子弗爲也禽子以告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物去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也○語錄莊子數稱楊子。楊朱論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一事。如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脩煉之士。其弊流爲遺棄物外僅足其身通證列子楊朱篇稱古之人拾一毫以濟一世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拾一毫人不與也人不拾一毛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子弗爲也禽子以告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去聲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突其頂也放至也踵此失於太過者也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去聲下同錘直爲反也所以稱物之輕重
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

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於心通上試言一
聽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爲中一國則堂爲中而堂爲中一國則非中而
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不可如子莫執其中
謂克舜湯之執中爲不可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
安排者直略則不中矣安排者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
然也楊氏曰楊氏爲我兼愛之一偏墨氏爲兼愛無差等之一偏皆
偏於一隅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極其偏一則爲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
執中無權亦滯於一隅而已還至各極其偏入於一偏則皆失中也乃
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無定体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
能如物物而中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之則又與楊墨之皆偏於一者
亦無異矣老子莫執者是
歟安排節中末執之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去聲皆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汎
無差等故仁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
仁而有害於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執而
廢百者中之所貴者權楊氏

○此章言道之所貴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

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楊墨子無異瀆子
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
兼愛之中而無權網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
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
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攘墨而已矣語錄三聖相授執
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旨不越乎此堯之執中其爲我兼愛之
也子莫之執中其爲墨翟之過於二者之中執其中而不知
以爲中則其中活物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
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孟子孰能言其可以稱之權者
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輕重而無差移之義前却
子謂子莫執中此楊墨二義之節量二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
子謂子莫執中此楊墨之歸也蓋聖人義精仁熟故有所執而
又不知其爲中執中之名而實未嘗執中而不同則知此說矣
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
有所執也以其無過不及曰時中若夫未至理明而執
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乎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也以其隨時而在中故不可執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蓋夫時中者小人之反也中庸亦必曰擇乎中庸而後能之
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旨深矣夫惟明善
而中庸亦必曰擇乎中庸而後能之
緒之曰得一善皆拳拳服膺而不失之之謂也既不識中
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矣子莫是也
弥近理而不
求而中体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賤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遠矣
發明曰富貴有
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之正味知之在心心因貧賤
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者夫貧賤不能忍飢渴遂枉
道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
當以害心之正理也

右第二十六章言道之所貴者權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賤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遠矣
發明曰富貴有
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者
正理而失其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多未知者
知飢渴害口腹而不知貧賤害心之正理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枉
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能害口之
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
當以害心之正理也

右第二十六章言道之所貴者權楊氏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有分辨之意介特節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清廉隘分辨介介特節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清廉隘分辨
介介特節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清廉隘分辨介介特節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清廉隘
廉本訓廉隘推其廉隘分辨所以清廉隘分辨介介特節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清廉隘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
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
不以三公之貴移其所守之介和而不
流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
和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事
和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事
幽之意也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
幽之意也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
集註以爲孔子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
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夫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不合
難見者夫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不合
處惡惡惠之介此其幽而
處惡惡惠之介此其幽而
氏曰伯夷隘於不介至明如此○江
氏曰伯夷隘於不介至明如此○江
介獨孤柳下惠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不
介獨孤柳下惠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不
知惠何也以惠之和
知惠何也以惠之和
有異人皆知柳下惠之
有異人皆知柳下惠之

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識孔子言皆闕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之說

右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物音刃與仞同八尺爲仞集註出於語夫子之言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愚謂仞孔說是蔡氏說是蓋仞通名耳周禮匠人爲溝洫廣二尋深二仞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仞是也然則深八尺者謂之仞深七尺者亦謂之仞深六尺者亦謂之仞但深則討之以仞泉溢之處深測討之以仞泉溢之處深淺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蔡說恐非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言雖名希哲字深然未及泉而止猶明南人仁不如毛嫱不義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猶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通考

右第二十九章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孟子論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論此章總二句五霸幾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乃是以一字斷盡五霸心事。而五霸之法者也。集義伊川曰身之而假借之也。○集註程子曰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上做得來底湯有慙德。而假武祖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武未必有此意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聲平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此蓋衆人莫覺其僞若亦有日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善說如此註泳註云久假不歸即爲眞有則安知其非有也其君子之言乎

右第三十一章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其道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必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孟子設不素餐兮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則有功於人子弟而興公卿大夫於是乎見何陋也

右第三十一章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孟子曰尚志

墊王之子也士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人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詰難此志字與父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有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補氏曰志於仁則雖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張氏曰居仁則休由義則行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其因王子問士有所事則因非所當爲也此章與王子問士有所事章參看

右第三十二章言士當尚志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簞音單食音嗣羹音庚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但小廉耳其辭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張氏曰仲子節小義而不知義已見此又申言之不一章當參看

右第三十四章言小廉不足以掩大罪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然則舜不禁與平聲

曰夫舜何以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洗訢魚斤反同欣樂音洛

蹝猶草履也負背也遵循也言舜有天下也孟子實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惡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子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通曰皐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

至也舜但知有父天理之極而已父子人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語錄其聞善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訓瞽父子只為無此心須是有此心方能如此）

右第三十五章言守法盡孝其於天理人倫之至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嘆然嘆曰居移氣養（參平聲下同）

移體大哉居乎去非謂所處（丁去聲下同）之位養奉養之具（具俱）也言人之居歟所（此小者乎）

范齊邑居謂所處（丁去聲下同）之位養奉養之具（具俱）也言人之居歟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張敬夫）鄒（鄒志完）皆云美（去聲）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乎

尹氏曰睟（七醉反）然見於面（面）益於（於）背（背）居天下之廣（廣）居（居）者（者）然也（此言仁）

廣居見（見）（形甸反下同）前篇此（此）

下之廣居者然也（此言仁）

曾子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呼去）也（此）然（然）相似也（呼去）

垤澤宋城門名也（語錄問孟子先言居後言養後却只

言居且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之奉燕居有燕居之奉養在其中（先師曰此章重在居字）

（闕音苦怪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孚（小雅鹿鳴篇）（孚音俘）甸（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然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實意君子不可虛拘也）

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意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實意君子不可虛拘也（趙（趙岐）曰言愛敬也○張（張敬夫）曰恭敬存於中而義物宜於外所以爲恭敬之全）

○孟子曰形色（形甸反）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惟聖人盡其形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無歉（苦黍反）也○（此言）

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其名眾人有之而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楊氏曰天生眾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也盡人理惟聖人也）

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眾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也盡人理惟聖人也）

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

公孫丑曰是耳目口鼻之欲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天性下却云踐形不言色何也○問形色在其中矣○踐形便有此形色如踐履則有履之理踐言踐約之踐言踐其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也形色天性也告子曰生之謂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性也是形而上之道理未兔乎形氣外去才說性分有虧欠即是空此形色不能踐人全不能充踐者也賢人則拯能踐之而無一毫人欲之理莫不有以踐其形色本然之理盖尽形色本然之性而無一毫人欲之蔽莫不有以踐其形色本然之理則形色即天性之謂也

右第三十八章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丑所以知其說謬謂二年知不爲猶勝於止一日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副之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而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突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突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而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獻於甲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小物九月五月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麻衣縓緣齊衰期而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之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之真切爾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右第三十九章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補氏曰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必待雨之滋潤而後化速矣故人之於物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他也他泣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之類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之類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後明雨化之是猶種植之人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錄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才財是天資明敏者

有答問者

沈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陳氏曰樊遲萬章之問孟子皆心服其問而後告以教之是也○張氏曰或告或問或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此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表之是也孟子亦自言未得為孔子徒也○私淑諸人（語錄艾艾草也自艾收艾此艾字皆有斬絕自潮之意○懲艾創艾亦收斂此義）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胡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无棄物聖賢無棄人也不能及門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因其材而篤焉一事一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只緩緩動那頭了時那箇自是那箇妙處不容說然難不說只緩緩動那頭了時那箇自是那箇妙處不容說然難不發箭而已知有箇自是箇是非所以為中也自此而遷就之而不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狀也將自有得不然而不能者從之其次也雖不及道有定法故語不能盡之而道有成法故語不能盡之）

右第四十章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冀）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彀古候反率所律反）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彀率繩弓之限也言教人者但以有學者之不能也及以有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言道理活潑潑地如鳶飛魚躍之意也發引弓也發矢也躍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行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盡默不能藏道有定體謂繩墨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卑高者不可貶之使卑語不能盡默不能藏謂道有定體不可以言語盡默而識之有不能顯者矣然其味之有無窮之意焉）

高者不可貶之使卑（貶彼檢反）

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而不發謂引弓而不發矢然其中的躍如是也○張氏曰或問引而不發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也發出在面前如何生曰不發又是一箇道理須知得是引而不發躍如也發在面前如何生也不發是怎生不發心與也看教止心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只緩緩動那頭了時那箇自是那箇妙處不容說然難不說只緩緩動那頭了時那箇自是那箇妙處不容說然難不發箭而已知有箇自是箇是非所以為中也自此而遷就之而不能者從之其次也雖不及道有定法故語不能盡之而道有成法故語不能盡之）

右第四十一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辭俊反）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胡氏曰殉身於物如殉葬然）

夫謀以殉人（夫音扶）葬（謂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非孔也云云）

子女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

用果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在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退去聲）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妾婦之道（妾婦身任艱辛而道不行道不行則身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道時之理也與道則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行則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是以道殉乎人矣○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身所謂道不可離）

右第四十二章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丁丈反平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并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

所以不答也故謂已迎師有請之意而教之時所不當答蓋以心專意誠乃有受教之地也○去聲下同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受有所依則私意先隨於中而不能入矣故必空之則道理來入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依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右第四十三章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厚

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子況弟當厚之因言厚之所當厚而人之不能已者其弊至於如此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蔡氏曰進銳退速兩止在意氣之盛衰之間已有易衰之機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發弛過猶不及故也

右第四十四章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仁謂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也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程子曰仁之與愛不同愛主於情仁主於理然非仁則愛無以爲仁之義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此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

有序遂曰集註之意必爲說知其用宜無所不知爲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爲務故不遺其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周愛之不設施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終鮮知之不周弊於無用愛之欲薄而德澤必爲濶其全体是言仁知所以豐民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右第四十六章

閻仁智之意蓋之。謂智之所當先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爲務仁之所爲即智之所欲總可通。清許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孟智所當務所包甚廣。不可意以親賢當之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爲用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熊禾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弊九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論古聖賢一章言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人心之仁本無不愛但推而及之有遠近之殊耳)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反又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親戚莫非相對以皇極說蓋親親而惠及疏遠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通曰承仁民仁物之意)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跡可(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人不仁者以其忍於其親他人者忍於其親)

右第一章言人仁之恩與不仁之禍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召陵○通曰春秋書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苦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二字
斷盡春秋諸侯共爭之罪○張氏曰如齊桓召陵之師晉文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於不義而已

右第二章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複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
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音魯同楯也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仁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
旋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紂之軍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則拔本塞源之論蓋疑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益得其微意余嘗以之意可見矣若有問誰弘景註本草引經註本草而未知經註之所出於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事而但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陸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有舍規矩而可以為出於規矩之外也

右第四章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本文如詩六義比興之類是也破此一字說不得其說者此以為知言歟○楊氏曰孟子之言此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子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耳安得議乎有言即公曰聖人之言也

而不固滯不能言有為有憑於其間臣是以有年七十而老猶論古之人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右第五章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糒音備也茹亦食也袗衣畫繢也袗音軫繢音會文作繪與繢同

女也采女侍也語錄謝氏以果為侍固有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適於己所性分之固定故也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分定謂事物之理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泰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己也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不有舜天而安土故無適而不自得也

右第六章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語錄上不可使亦在其中下不行於妻子放此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行於妻子朱子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不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以從也前言不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也然使之非道則不行未必信從然不行而已是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右第七章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猶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之王周干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此耳○朱子曰天有順道雖遭之不以亂之若夫熟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為己而欲以持於邪世則雖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厚患乎己之死而後已沒而患乎名之不稱而後已沒皆以周其德也

右第八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乎聲去聲見音現

右第九章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征稅出入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閔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識異言以誠為主而已關市譏而不征文王之政一也孟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或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對所安勉言勉強者多慾飾於大而不自知忽言忽略者多慾露於小而不自覺千乘之國非賢人能之然好名而能讓千乘之國非一時勉強為之耳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千乘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無失声於妾婦途中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辟千金之璧而不能辭萬鍾者非指好名之人也○當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者罵小廉遮掩得過小廉發露也○或問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千目所視十手所指之際人亦何敢注其耳目於此加嚴而不敢以取美名而不意其卻容之地也○輔氏曰綱常道義人皆有之然非至仁不可得之於然之人決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言若無人然輔氏曰上者德之賢人也分言則仁人也賢則總言其有德耳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皆出人二者所以仁賢為本也向什不信用無人同之耳有之而不信用則如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雖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天下之心獨看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

以報讎也繳禽先嚢及郵音尤表嗾沙劣及郵表嗾田宮猶約束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比古之若子嬰兒然比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而祭之也與祭同其祭而祭之祭為其水潤害於我而祭之也迎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民則眩之方相通而祭以報讎也蜡音乍

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張氏曰人君挂時崇高之勢而忽下民社稷輕重之論而非及夫社稷焉孟子發此輕重之論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誥誡之意可謂仁矣

右第十四章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薄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形甸前篇章下篇末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不相為謀故孟子於二子論之詳之和章○語錄孟子於二子論之詳之和章○語錄孟子於二子論之詳之和章○語錄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狹口所訾從心蓋傳寫之誤或曰為丁者往往見譏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又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如見於孔子二聖人尚不免焉況今能絕塵之人乎

○孟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鐘紐反九也周禮小胥注謂旋蟲是也考工記鍾聲平

豐氏曰追鍾紐反九也周禮小胥注謂旋蟲是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上以銅篆聲謂之旋旋蟲之紐也其義於旋之上為蟲形以節之自漢以來鍾旋作蟠龍又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周禮匠人為溝洫廣深各八尺為軌軌廣九尺兩軌間容九軌周禮匠人為溝洫廣深各八尺為軌軌廣九尺兩軌間容九軌

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為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讀反也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右第二十一章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發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鄉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辛為善士後能改行話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

曲曰喝觸按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時不可言而不言智也

右第二十三章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然有分去声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語錄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質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此固分也當貴之極可以如願此即欲也命即天理之分限其分限又當安之於理如對之酒池肉林却是當貴之極而不知節限為但道理如此不得不人共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如此不得不人共為之耳不可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理但孟子恐人只見得一箇心惟是道心惟微說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流弊蕩然一向惟意所欲卑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盡此心以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在其如何更要知以命言則人所嗜慾雖以性言須是着力自做工夫非氣稟所能有清濁之不齊者須是以義斷制人心以安其不可踰越也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就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者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清濁之不一

右第二十四章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何以知其為人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以治天下而況魯乎況魯而已乎曰好善優於天下之人皆委其在天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盡性知命者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有兼理氣言者朱子曰也都相雜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受天所命也然人人氣無以受天所命也惟其無欲以全其天之理而已故長天理前一節人以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則在天多委之而不為性所累陳氏北溪曰有命有性○不說命則人所嗜慾雖以性言須是着力自做工夫非氣稟所能有清濁之不齊者須是以義斷制人心以安其不可踰越也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就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者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清濁之不一

右第二十五章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何以知其為人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以治天下而況魯乎況魯而已乎曰好善優於天下之人皆委其在天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盡性知命者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有兼理氣言者朱子曰也都相雜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受天所命也然人人氣無以受天所命也惟其無欲以全其天之理而已故長天理前一節人以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則在天多委之而不為性所累陳氏北溪曰有命有性○不說命則人所嗜慾雖以性言須是着力自做工夫非氣稟所能有清濁之不齊者須是以義斷制人心以安其不可踰越也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就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者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清濁之不一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不去聲同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語錄可欲是資禀好別人以爲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說
全一箇好人其爲人更無惡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己而充實博大若但可欲者而已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眞實藥材然後將製以爲服餌爲散若是藥材不眞雖百般羅列竟不是○程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意據此說得太輕是別人之欲說得太重是天下不同欲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臭去聲惡不去聲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或問此一節已
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眞實有此善於己而無可欲之善盛德爲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語錄無待於外部是裏面流出來○或問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其所有之善名矣而以餘暇從容於其間外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者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事業引易坤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或問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益加厚矣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接乎事物譬如先討得眞實藥材然後將製以爲服餌爲散若是藥材不眞雖百般羅列竟不是○程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此說得太重是別人之欲說得太輕是天下不同欲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反又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或問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曰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聖則造道入德之名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臭無聲無形無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已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語錄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体亦不外乎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昔具此体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有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下同去声仁矣顏子資質純粹略紗樂正子資質駁雜引以立論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或問樂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
美且大可以馴音旬致矣從知可欲之善而苦存若亡而已則
能不爲變於俗者鮮上声矣此條重在有
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
而名矣尹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天理始亦此理也但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
充之爾非聖也非神也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悬絕矣然雖聖神之生知安行之聖與困不必由科級而進孝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有不由科級而進者此有諸己與勉強而進者其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然其至於聖神而不能加損於身七亦聖者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語錄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張氏曰兼愛者本出於愛己之私隘墨之比楊猶可著之比也楊猶可著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手呼反○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嚴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來歸待之甚寬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寬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不正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招賢遙反也○趙岐曰言彼既來歸待之甚寬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是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也

右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用其一時併用二端也用其三者也今洲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人不知何所據而云耳月令孟夏農乃登麥秋命收麥併征之耳今孟夏農乃登麥秋命收麥而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是取大曆十四年賦十一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賦斂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矣孟子之意矣通攷程復心曰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人有土地當為五日寶矣

右第二十八章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忘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宛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張氏曰聞道則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而才之為物又不甚寶鍊無所補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焉況為興名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乎補氏曰大況曰天下小有才而無方道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窮非止才是道則行險徼倖小者也不論義理而惟才是恃則於顛躓不已也孟子之言但泯其理之一端以為後學言耳

中庸言不達而況是為語助以況學者不達而況入於邪說詐偽駸駸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右第二十九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汪氏曰有以屨鬻為業者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褻也曰子以是為窶屨來與曰茹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褻狎慢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茹非之辭然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輔氏曰先論夫子作夫音扶子而以為夫子而作問者

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勝以爲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若不自悟其失而言則不可以爲孟子之言則不自悟其失而言者之失而往往以孚者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恥愈甚而非所以特孚者矣特使字者皆然且非所以孚也

右第三十章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爲不忍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不爲者羞惡之發於情而統於心者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此事或有可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即是心而推所忍者亦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推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通攷程子曰推而善端滿其所受量之謂充理無不通故達諸理無不得也授之以心言行無不得也授之以事言而上達君子上達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故欲速則不達達不達之實行則所爲義較明白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非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不肯受爾汝之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慙賤之不肯受之實焉其字宜去之

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輔氏曰此一節事雖繁而夫人不受爾汝之實心之量無所不滿其實心之量無所不滿而義無所不該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平聲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平聲

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致語錄之意結是字指本

隱默而不以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形反倒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也

人所忽易夫聲

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曰然則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無不仁矣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爲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甚廣人之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無穿踰之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先師曰充滿其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滿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無穿踰之心而達之於此則仁義之用相須至悉至盡方始能充

其言行必充其羞惡之心所謂語默動靜無非義也○雲峯胡氏曰用之常事以求對穿窬之盜比擬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則穿窬之盜比擬可知○清源蔡氏曰義所當爲玩而漸之曰孟子何以有此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求滿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之心而達之充之此不忍之心一守之最無少欠缺則謂之達者推之終始不違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之終始數人之本旨矣先儒推其所爲一句公非朱子孰能發之哉

右第三十一章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古人視不下於帶（通鑑記曲禮下於帶以下天子視不上於冠以上於帶以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敬下於帶則慢）君子之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古人視不下於帶（通鑑記曲禮下於帶以下天子視不上於冠以上於帶以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敬下於帶則慢）君子之言也守約而施博（去聲）者善道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古人視不下於帶（通鑑記曲禮下於帶以下天子視不上於冠以上於帶以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敬下於帶則慢）君子之言也守約而施博

是思其義能畏然者貴乎人之心。乃是貴能畏然者貴乎人之心。此曰孟子蔑大人而不畏其畏大人之言。勿視其巍巍然而不畏其畏大人之心。此曰孟子蔑大人而不畏其巍巍然而已。故雖不肯孟子也特以當世之王莫加孟子志使其意氣尚屈無所歸懼而得以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尚屈無所歸懼而得以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孔子以禮存心。故曰。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入。語其所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蓋有深意。學者宜潛玩焉。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此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桷角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右第三十四章

○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所以不食。蓋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膾炙。肉聶而切之為膾。炙。貫之火上而炙之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篇。膾不厭細。炙不厭細。章句蓋擇不精而語或小異。

不諱姓。與人同。諱名。則一生不得用此字。雖欲避之。而不可得。故不諱。

炙之為言。炙也。炙音隻。肉也。

須看不忍字重。毋沒而杯圈不食羊棗。○能不忍。故氏曰。

右第三十五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忘其本心之善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

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徵音紙）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猥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好去聲）為不爲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狂者（其次謂狂者）爲不善之人也（狂者志嘐嘐言過其行（嘐嘐音交）聖人本欲得中行故思其次而狂者固高於狷而狷者勝於簡又不可必得故狷者簡者又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去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形甸反下同）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莊子（通證）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侑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爲友）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侑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謂之（通證）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侑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謂之（通證）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侑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謂之（通證）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侑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謂之狂矣

曰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嘐火交反）曰古之人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考（平聲）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夷考猶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踐其言也掩覆也）

嘐嘐（火交反）志大言大也（重評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於檢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踐其言也志大言大也）

狷者有所不爲也（狷者守節無爲之人）

狷者（守節無爲之人）有所不爲也（狷者守節無爲之人）

孟子曰（孟子言此）不得中道而與之（中道謂聖人之道）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

狂者進取（狂者志嘐嘐言過其行）狷者有所不爲也（狷者守節無爲之人）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猶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潔也為不潔之事）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憾恨也）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原同荀子原慤（苦角反）字皆讀作愿謂謹慤以敢沈其事業○愿而原（荀子榮辱篇其臣上原慤而忠信是明主之臣也）慤（苦角反）而原（荀子榮辱篇其臣上原慤而忠信是明主之臣也）慤（苦角反）而原（荀子榮辱篇其臣上原慤而忠信是明主之臣也）慤（苦角反）字皆讀作愿謂謹慤以敢沈其事業○愿

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汙又不肯做猶一心口要得人說好重字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嘆夫世之是非紛紜狂者廖廖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猶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過不善一者皆能不爲此人鄉原反非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爲己不爲此人鄉原流俗汙世之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汙又不肯做猶一心口要得人說好重字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嘆夫世之是非紛紜狂者廖廖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猶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過不善一者皆能不爲此人鄉原反非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爲己不爲此人鄉原流俗汙世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敗也同汙世能合其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張氏曰此數句是鄉原非之無舉刺之

無刺言其善自爲節制同汙世能合其濁也似忠信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音烏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蓋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聲則和平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猥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似之初無識實故似義而實不然故似之爲言人徒尚口而不務實故似乎中道而實非此恐其亂德之深論語

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歸以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陳氏曰經只是道理與道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屢是也慝去聲大經不正故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平聲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回互只是相回互此說不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善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猶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蓋以狂者爲去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論語集注大全引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善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猶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蓋以狂者爲去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經正而已矣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又問經正庶民興是說知處舜雖是端拱無爲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魯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章言經正而不及政事何也曰言不通分做兩件

之者宋武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去至經世之紀二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堯經世之二百八年下至經世之二百八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至以運經世之四紀在己未九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又至以運經世之六紀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紀在庚午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之後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太公閎散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言惰一而後勉之曰克一伊尹能發之曰明曰哲曰智曰聖仲虺能發之曰睿曰聖皆已散見於仲虺誥之中言武不言文此言文此言文王烈以行道言也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亦稱湯聖敬日躋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習之故湯惓惓為左相伺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文王一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敷發之書曰效由言斯敷則彙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居若此其未遠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後且自孔子至今又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若使今此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

之者乎○或問禹皐之徒本皆多之師也必見其居而後知之湯之聞伊萊則聞而知之何也曰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以同時言之則聞而知之統百歲間必以君為主故異世言之則知之孟子之傳後出當以前聖為師孝者道之傳後出當以前聖為師孝者味二句則孟子之敬意深矣觀其所以不及而其自任之實可見矣聞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難若敷其所以不及而所以若人無有乎爾者不遠而自得之則古人既遠而其言而校受後一生之上也○通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為先論易則見而知之者為難論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下若親聞而知之者為難也

子辛又十年而帝乙二年共公十年而帝辛二年景公九年而魯平公必生於殤公之末殤公之卒必在孟子前十年左右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正謂在孟子前十年左右之間為古一聖千聖一心出治之天理相傳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後且自孔子至今又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若使今此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

孟子卷一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皆以其理而言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不貳者不以殀壽而貳其心也修身以俟之者修其身以俟天命之吉凶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莫非命也者言凡事皆命之所為也順受其正者順受其吉凶之正理也知命者知吉凶之有命也不立乎巖牆之下者不處危地以取禍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者言人之死生雖皆命之所為然有正與非正焉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者言求之於己則得舍之於己則失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言求之於己則得之於己之道也求之於己之道而得之於己之命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萬物皆備於我矣者言萬物之理皆具於我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言反身而誠則樂之大無以加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者言強恕而行則仁之近無以加也

行之而不著習之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也衆也

行之而不著習之而不察者言行之習之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也終身由之而不知也衆也者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者衆人之所為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堯舜性之也者言堯舜之德出於天性之自然也湯武身之也者言湯武之德體之於身而不違也五霸假之也者言五霸之德假之於外而非其有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者言久假而不歸則安知其非有也

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孟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　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孟子沒至明道生得不傳之遠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通曰朱子替孟子之道發千載之秘闢邪說使聖人之言曰道復千載下不信溪先生之言明道而不信孟子沒述列聖之功傳者非徒為其門人墓述專言孟子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大明道之功正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辨情也哉古情實也名狥其實也○朱子嘗以伊川此說若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所考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未有知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子思子不傳之辨至韓子始言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荀楊揉雜於老佛之中不足少知明道之正造語之端倪眞知明道此處之正造語之端倪眞知明道此處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眞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眞

四書近語序

王樸

四書近語序

聖賢之書雖千言萬語其教人皆有旨歸但其旨歸散見於千言萬語中讀之者擇焉弗精語焉弗詳則茫乎莫測其津涯而聖賢教人之意旨終晦而不明學庸論孟之書孔曾思孟傳心之法盡於是教人之術亦盡於是非泛然陳設而無旨歸明矣自秦火後表章於漢歷代非不寶重之然自宋以前儒者多未領其意旨各出臆見以解說解者愈多愈失其眞考亭朱夫子起而力辨之排其非以裒其是集衆說之不悖於旨者而爲之

四書近語序

百聞文者時人之耳目時人者聖人之心思無耳目則心思無聖人心皆昧六經者又聖人之耳目也經以教天下言仁也知有父子言義也知有君臣言序也知有昆弟夫婦朋友分之爲四端爲五常爲百行萬善合之不外一心心者何仁是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集其成論語二十篇皆所以言仁也至孟子兼言義戰國之世人心陷溺甚於春秋惻隱之心不明由於羞惡之心不明孟子七篇言義詳於言仁是非辭讓擴而充之皆爲迴狂瀾於既倒破功利之積習故曰功不在禹下大學立教之書而先言學用不離體也中庸爲學之書而先言教體不離用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曾子子思一孔子之心也皆所以言仁也程明道先生有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此三言者眞學聖之功矣四子之書六經之旨也孔曾思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四子之書多引詩書而學庸列於戴記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易與春秋亦不外是聖賢之能事畢矣經學存於漢儒理學盛於宋儒皆有功聖學者也淸平孫淮海先生生有明盛時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指當時講明正學與豫章南城羅公近溪蜀內江趙公大洲楚黃安耿公楚侗號稱理學著有四書近語每發一論親切著明與朱註相表裏當時講學淸平已梓行世歷年既久遂致零落樸癸巳讀禮蒐得於敝笥中缺論語下及孟子會施秉顧孝廉其宗同里趙守戎起龍乃輯成全璧聖賢精蘊猶有傳人因與諸及門亟加校讐復繡之梓並輯學孔精舍瑣言及敎秦語錄十六條南豐瓣香景行不遠先生文章事業蔚爲吾鄉大儒國史省志大書特書又非樸所能殫述矣康熙甲午歲桂月之五日黃平

章句孔曾思孟教人之心始昭然若揭日星蓋考亭於孔曾思孟之書先有以獲其旨歸故能於紛然淆亂中獨有以得其精詳如是也有明以來去朱夫子幾何年而講章之說與名曰宗朱實與朱子相悖謬名曰體註實與集註相矛盾皆由不得聖賢所以教人之旨歸徒支分節解豈能有其貫通哉嘉隆閒淸平孫淮海先生爲切問近思之學窺知行合一之原其於四子書融會貫通詳說反約著四書近語務得聖賢大旨所存不拘拘一章一句訓詁論語開章言學未言所學何事先生提仁字貫之曰學者學此而已今試取論語二十章反

覆玩味何一非聖人教人求仁之事論大學則以格致爲聖學之安身立命論中庸則以愼獨爲盡性之始終條理而謂孟子一生之學爲性學故可以正人心息邪說閑治道端學術尤爲深切著明雖其標新立異不無一二閒與章句互異然意在發明實非牴牾旣有以得夫聖賢教人之旨歸則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少其於考亭集註之苦心亦未必不同條而共貫也書在當日雖已梓行值兵燹幾更百餘年梨棗蕩然黃平王先生震來得其殘篇而讀之喜發揮透徹語不離宗而深惜書之不全於是旁蒐博訪得片語隻字珍如尺璧久乃輯成全本付剞劂以公於世蓋先生不忍淮海一身之精靈竟湮沒百年之近且不忍百年以後之學者知尊孔曾思孟之書而不知孔曾思孟所以教人之旨歸各有在而聖賢千言萬語皆非泛設也予小子於四書誦習有年亦未得其要領展卷伏讀不覺恍然有悟悟夫聖賢之所以教人者眞有在也故敢妄有所贅云爾康熙乙未歲季夏武陵戴嗣方

重刻四書近語序

程子謂求言必由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卽孟子言近指遠求仁莫近孔子近道近智近仁近勇與能近取

譬爲求仁之方之意求言不自近是行遠不自邇欲其馴致於道豈可得哉孫文恭公所著四書近語蓋此意也融貫大意非徒以訓詁字句爲工或詳朱註所略或略朱註所詳或匯數章聯爲一說或綜全部括爲一義根據六經貫串性理引經說書眞得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說蓋言近而指遠學者欲求近道舍此何由惜所著易談春秋纂要律呂分解學孔類編諸篇散失不可得方今

聖天子崇尚理學凡有功傳註羽翼聖經者特蒙

頒在　廷且以宋儒諸書與四子五經並列學宮取士

著爲令是聖道昌明之會也予小子敬誦此篇懼久散失勉登梨棗以志私淑窃恐識見卑陋校讐未當冀高明同志考訂商榷公之海内此則區區厚幸矣康熙乙未武陵戴嗣方

余既以病廢家居得日與吾黨二三子講明孔門之學隨所論析二三子各有緝錄已乃成帙余謂其贅益甚二三子審能察識斯輪之技非勞筋苦骨揣揣椎鑿之閒以天合天得之自我用力少見功多終身由之而不舍是聖人誠死猶有不死者存所謂不可傳者豈眞不可傳耶二三子盍盡無懸解余言於笑談頷畧者乎清平孫應鼇山甫序

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此三言者大學之要領也格得此身與天下國家共是一物豈能知止故格物即致知格物致知是聖學之安身立命處

明浦平孫應鼇山甫撰

着實下誠意工夫以正其心以修其身這便是以誠敬存之只此就是大人之學識仁則大不識仁則小格物之論諸家訓釋不同循其言皆可以入道唯王心齋有言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

知之意又曰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心齋數言眞得聖經之旨至蔣道林作古大學義益詳明辨析更無疑貳矣

明明德者復其心之本體而已至善即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通人已合內外該本末貫終始在心即爲明德也非二事也

知至就是明新心之本體心學工夫全在致知心之本體知而已矣定即此知之專一靜即此知之凝聚安即此知之順適慮即此知之照察得則人己內外本末始終一以貫之相因之功一齊俱妙無等級也若不格得此身與天下國家共是一物豈能知止故格物即致知也格物致知是聖學之安身立命處

此知至就是明新心之本體心學工夫全在致知心之本體知而已矣定即此知之專一靜即此知之凝聚安即此知之順適慮即此知之照察得則人己內外本末始終一以貫之相因之功一齊俱妙

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天德王道一而已矣存之爲天德發之爲王道格致之學天德王

道之學也非格致則意不能誠格致之實功就在誠意上見自心身以及家國天下無一時一處一事而非誠意工夫故誠意者聖學之所以通人己合內外該本末貫終始者也

明明德於天下吾人學問分量本體自當如此齊家者明明德於家也治國者明明德於國也平天下者明明德於天下也其明明德之本則在修身曰正心誠意者修身之實事也曰格物致知者正心誠意之實功也所謂明明德也此本是吾人合當爲的只看人欲與不欲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見明德非一人

之私乃通乎天下國家而同然修身必先正心心者身之主宰也正心必先誠意意者心之發動也誠意必先致知知者意之明覺也致知必先格物物者知之統會也大學偏舉之然後明明德之旨始全物之所在就是知之所在知之所在就是意之所在意之所在就是心之所在其要緊工夫只在誠意曰格物致知者所以爲誠意之地者也意者好惡而已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家之仁讓貪戾而行於國國之好善惡惡而達於天下皆不外好惡而已好惡正心之發而爲意也意誠則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而自慊於心矣意無不誠則心即正身即修以之常自無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偏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皆自意誠而致之也故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旨哉陽明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是也

引文王敬止之詩以明至善可見吾儒實落止善工夫只在人倫日用上做仁敬孝慈信之理即吾心之至善此至善人人所同具但眾人去之而不存君子存之而未盡故把文王大聖人來做標準

緝熙敬止文王所以爲文王敬止而已矣此心常常繼續是文王敬止之誠處此心常光明是文王敬止之明處誠明合德是文王格致誠正之造於至善處

學問自修知行合一之理也學問是自修之明處自修是學問之誠處聖門誠意之實功只是知行合一而已知行合一便是緝熙敬止

明德而至於民不能忘親民而至於沒世不忘可見至善之理眞是通人己合內外該本末貫始終而無閒者也

誠意只毋自欺一句盡之毋自欺只是格得好惡是天

下同然之理是非是人心本然之公眞知好惡之至善而實致其知而已如惡惡臭不欺所惡之知也如好好色不欺所好之知也好惡之念各得其正此知之眞而渾然與物同體不與以一已之私便是自慊自欺自慊只在自己意上用功曰獨者示人下手用功處也蓋意者心之所發正是獨知之地所謂幾也愼之云者先見於善不善之前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使自欺之念不得以乘之就是自慊非於自欺自慊處用力也意卽爲自是獨也誠意卽毋自欺也卽是愼獨也非有三段四段工夫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是教學者先識此仁體也即大學教人先要格物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愼獨則反身而誠矣反身而誠便是樂非誠之外又有樂也故不自欺便是自慊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以誠意之好惡達於齊治均平之好惡都是强恕之事都是求仁者之事

孔子言克己即是誠意也克己之目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勿之云者即愼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可見一誠意而正心修身皆舉之矣

大學釋誠意上不連格致下不連正心以誠意乃大學關鍵所在也格物致知而不誠意則格致是虛見正心修身而不本於誠意心無由正身無由修也故子思孟子約言之曰誠身一誠意而身心皆舉之矣所以正心修身章但言有所有辟之病而不言其正之修之之方以正心修身工夫都包括於誠意之愼獨矣學不透此旨不能入聖

心體正而已矣心體之正既不可墮於無又不可滯於有如太虛包涵萬物應接感通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便是心得其正一涉有所則意必固我皆人欲之私心非天理之本然矣有所則便不在謂其在忿懥在恐懼在憂患好樂而不在心之位也只意不誠便有所便不在故修身必在正心以見誠意之當先也若格得此身與國家天下共爲一物而致其此心本然之知於此用誠意工夫以天下國家之好惡爲好惡無將無迎停停當當自然無所倚著而思不出其位矣非愼獨其何以之

心既有所則心不在心不在則心必有所之心既有所之則此身應接於物必有所辟身辟則莫不辟矣好亦不知所惡惡亦不知所好矣只意不誠心便有所便不在心便有之便辟故齊家必在修身必在正心以見誠意之當先也若格得此身與一家共爲一物而致其此心本然之知於此用誠意工夫以一家之好惡爲好惡無將無迎停停當當自然無所倚著而思不出其位矣非愼獨其何以之

孝弟慈吾心之天理也所謂明德也此明德在身如是在家國如是在天下如是原無二理以家國天下之人心同好惡也心誠求之之誠即誠意之誠即此心之誠而推廣之則此明德之分量自然充滿各足凡係於家國天下者一以貫之故盡之則爲仁讓悖之則爲貪戾

得之則爲堯舜失之則爲桀紂故治國必先齊家必先修身必先正心以見誠意之當先也若格此身與一國共爲一物而致其此心本然之知於此用誠意工夫以理皆藏身之恕矣非愼獨其何以之

大學於齊家治國言恕於平天下言絜矩絜矩卽恕也則凡修身正心誠意格致皆忠也無忠做恕不出忠恕一道也只忠恕二字便盡了天德王道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矩者明德之運用吾心之德天則也自格致誠正以至

修身矩之本體也到齊治均平乃矩之妙用也老老而興孝長長而興弟恤孤而不倍卽天下國家之人心同以見矩之同也以上下前後左右之欲惡言之所以曲盡乎矩之情狀也正是卽天下國家之人心同以見矩之同也合而言之共成一矩析而言之各具一矩其要在絜之得其當耳民之好惡雖多端總不外乎善惡利害之兩端與民同好惡是絜矩也辟則與民不同好惡不能絜矩也能與民同好惡此唯仁人能之故好人惡人必歸於仁人以財發身亦歸於仁人而不仁者反是蓋絜矩之得失天理人欲存亡之介也故以仁不仁申明用人公私之極又以仁不仁明理財公私之極而用人之公私正所以爲理財之公私中閒言愼德言忠信言先義後利皆指誠意之實功也故平天下必先治國必先齊家必先修身必先正心以見誠意之當先也若格此身與天下共爲一物而致其此心本然之知於此用誠意工夫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以人用人不以己用人以財理財不以已理財自然可以爲民之父母得衆得國有土有用保子孫黎民好義有終而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非愼獨其何以之

性道教三者就是中庸之理只是一誠字耳命卽天道流行之實所謂中庸也天以二氣流行而氣之中者卽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卽性性感而發於萬物率循而不失卽道修道云者聖人以人物爲性道所同已雖率性而人物未盡是天與我之性命有虧故爲之立教以繼天立極使人物之性盡而己之性分亦盡蓋此理本出一原人物本同一體聖人修道立教不過盡人物之性而歸於一使命自我全性自我盡極自我立而聖學之能事畢矣

曰天命之謂性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也所謂全而生之也到得致中和天地萬物育則能盡其性天之命我者不虧是全而歸之矣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便見得天命之性之實戒懼愼獨便見得率性之道之實正聖人修道之教也不睹不聞莫見莫顯天命之性之眞體也於此用戒懼愼獨工夫率性之道之實功也聖人教人之修道修此也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天命之性已完率性之道以立修道之教以行矣

言不睹不聞而卽曰莫見莫顯可見天命之性不偏於有不偏於無不倚於動不倚於靜所謂中也此吾心之眞機也吾心之眞機卽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君子戒愼恐懼非有加於此眞幾之外只是順此眞機直養無害使獨知之地惺惺不昧天理人欲炯然先見無一時或閒無一處不存此心全是天理流行體用一原也在此顯微無閒也在此盡性者盡此而已率性者率此而已未發已發皆該之矣戒謹恐懼便是愼獨愼獨者卽戒謹恐懼之眞幾至精至一者言之也愼獨則盡性盡性則廓然而大公

便是未發之中物來而順應便是已發之和未發不在已發之外蓋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是和之所統會乃天下之大本也已發卽在未發之中蓋萬象森然而冲漠無朕是中之所流行乃天下之達道也大本達道兼總理條一以貫之是致中和矣中和致則天地之位位於中和萬物之育育於中和非愼獨之極功盡性之能事耶

偏於有偏於無倚於動倚於靜便不中便不和惟愼獨便有無合一動靜合一便是致中和故戒謹恐懼卽是愼獨只是一個工夫不睹不聞莫見莫

顯只是一個眞幾故發與未發非二體中與和非二事也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可二性不可二道不可二也是謂之中也

宋儒有看未發已前氣象之說此亦方便法門聖門眞正盡性脈絡只是愼獨二字便是始終條理

君子中庸人與道爲二矣君子而時中謹獨也小人反中庸人與道爲一也小人而無忌憚不謹獨也故與道爲一君子中庸也依中庸而不悔只因我之天命之性於穆不已無須臾可離雖欲罷而不能者也

知行合一聖學之中路也道之不行由於知之過不及之時中

則道之行者正行此所知之理耳非知外有行也道之不明由於行之過不及則道之知者正知此所行之理耳非行外有知也外知以爲行外行以爲知民鮮能者此也道之不行者此也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此也

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不離於愚夫愚婦不知行合一便是愼獨愼獨便是知行合一不能愼獨只是外知爲行外行爲知非天命之性之本然也

大舜知矣好問好察惟在用其中於民可見知者知其所行耳行之眞切處便是知也顏淵仁矣服膺勿失皆本於擇乎中庸可見行者行其所知耳知之篤實處便是行其所行之和不流於喜怒哀樂也中立而不倚大本之中不倚於喜怒哀樂也知者知此耳仁者行此耳勇者強此耳知強此仁耳一也知仁勇同功並進便是知行合一中和之理卽中庸之理也索隱行怪過乎中庸者也半途而廢不及乎中庸者也皆身與道爲二者也依乎中庸身與道爲一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無時無處而不依乎中庸也依中庸而不悔只因我之天命之性於穆不已無須臾可離雖欲罷而不能者也

君子之道卽率性之道原於天命之性者也此道在天地間本來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所謂費而隱也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是道不離於愚夫愚婦也聖人天地亦猶有所憾非果有可憾也推極其量而猶有所未盡是道不圓於聖人天地也不離於愚夫愚婦不圓於聖人天地可見此道又不外於日用又不滯於日用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可識矣故君子之道大至於天下莫能載蓋無小不包小不至於天下莫能破蓋無大不入大就是小的所敦化小就是大的就是小的卽小的就是大的盈天地間如此活潑

如此昭著縱橫曲直無不是道所以君子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觀鳶飛類天道就察於上觀魚躍類地道就察於下小的就是那大的所散殊大的就是那小的所統會雖欲圖之既不得而圖雖欲離之又不得而離不可以見費而隱耶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至遠的分量就是這至近的工夫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近的工夫就是這至遠的分量不愧屋漏之學即參贊化育之能溥博淵泉之功即艮知艮能之天合大小而一以貫之蓋即費而隱存即隱而費在率性之道原於天命之性者惟君子爲能盡之矣非愼獨其何以哉故知

行合一而愼獨之功盡便無時無處不與此道合一就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學既不外於日用又不滯於日用不離不囿然後與道爲一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故道不遠人言道即在當人之身也人之爲道而遠人是不以其在當人之身之道自治其當人之身身與道二故不可以爲道也伐柯之詩正見其道不遠人之爲道不可遠人以爲道唯在以當人之道自治當人之身改其不合於道以止於道也道者何忠恕是也忠恕者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何求子必盡事父之道求

臣必盡事君之道求弟必盡事兄之道求朋友必盡先施之道是也求子臣弟友之道者何庸言必信庸行必謹以造乎篤實之地是也盡道不外於忠恕盡忠恕不外於子臣弟友盡子臣弟友不外於言行篤實可見中庸之道即日用常行之道惟率其性之自然即無往而非道矣惟篤實即是誠到得誠方合得道

天命之性隨處充滿不假於外素位而不願乎外者身在是心亦在是率性而行無往而非天命之性所充滿流行也無入而不自得以率性而行自得夫天命之本眞也正己而不求人則不怨不尤所謂自得也率性便

是居易中庸之謂易以俟命者盡人合天俟天之命也此君子反身之學也反身者率性而行求合天命不假於外也

君子之道一而已矣以爲有遠近高卑者遠近非兩處高卑非兩地遠即在邇之中高即在卑之中求道者如此然後進道不差故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未有道不行於妻子兄弟父母而能盡人盡物窮神知化者也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孔子之九經都是從修身齊家做起去此自邇自卑之本旨也故費隱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

至也察乎天地
天命之性之流行道盡之矣道陰陽盡之矣曰陰陽則鬼神盡之矣不見不
聞體物不遺鬼神之無所不在便是道之無所不在人
所以不可須臾離道也如在左右不可度矧可
射鬼神無所不在之眞機也誠之不可掩正見鬼神之
德之盛也誠者卽天命之性之實能乃道之所以爲道
者也鬼神無所不在之眞機妙於吾心之獨知乃獨之
不睹不聞莫見莫顯爲動之微爲吉凶之先見故曰眞
機愼獨者愼此眞機耳愼獨則誠誠則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之道在我矣是曰盡性是曰
至命是曰合天
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周公成文武之德武周之善繼
善述都是率其性之自然都是道之所在皆誠者之聖
人也能盡其性者也
孔子答哀公問政自爲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
家是言以內聖之德而爲外王之業也見人存則政舉
也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雖柔必強是言外王之
業本於內聖之德見政舉由人存也
子思記孔子論政於舜文武周公之後蓋此一章爲學
爲政體用兼該本末具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二帝三
王道統治統之傳爲君爲師之道皆集大成而無遺中
庸之所以爲中庸於斯至矣
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修身以道卽達道之道身外無
道矣修道以仁卽達德之仁仁外無道矣從道字內生
出個仁字仁所以盡道也又從仁字內推出個義與禮
義與禮所以盡仁也曰知曰勇與仁相並爲三達德與
前章三達德相應也又從三達德歸結在一誠字後面
天道人道又是自此生出誠者實理乃天命之性之根
砥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此也體之爲五達道三達德

措之天下爲九經見之於身爲言事行道其要不過曰
明善誠身其工夫不過曰學問思辨行總是一個人存
道理人存者修身而已
仁者人也可見人之所以得爲人者以有此仁爾失此
仁則不得爲人矣曰義曰禮都是成此一個仁以仁其
身耳
自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說到知天正見君子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都不是人安排得的乃
出於天而不可易者所謂性也故率性便是道必知此
天字大頭腦然後誠字有着落下文言誠者天之道就

本此天字
知斯三者知字最重凡人不能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只因失此眞知有此眞知則好學力行知恥工夫俱作實去做及其知之一也也在此眞知及其成功一也也在此眞知由是人已一理身無不修其於天下國家一以貫之矣

夫子因修身親親尊賢而推天下國家之九經因達道達德九經行之者一而推事豫之立又因在上者而推及在下者可以見一貫之理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孔子曰知及曰仁守

卽齊明也曰莊涖卽盛服也曰動之以禮卽非禮勿動也此修身之全功也而齊明則盡之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卽誠也誠者此心實理也本此誠而爲己則著於言事行道之實推此誠而爲人則通於君民親友之間無上下無古今無內外一以貫之者也豫卽立誠卽前定之旨也不跲不困不疚窮以全得此心之實理故自然無此等病痛而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俱是一實理通之其實落下手則在明善誠身而已明善誠身者愼獨也惟愼獨則明誠同體而並徹

子思約曾子誠意正心修身之旨曰誠身約曾子格物致知之旨曰明善此眞是聖學正體

誠者天之道天命之性之本然也誠之者人之道修以復夫性者之當然也由擇善固執之學以造於明善誠身之地是由知行之並進以造於知行之合一可以見愼獨之全功矣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惟精以求惟一也篤行惟一以守惟精也學問思辨此行不害其爲先篤行此學問思辨不害其爲後是知行雖若有二功而實無二理學問思辨既眞則篤行並切篤行既至則學問思辨益至是知行雖若爲二事而實無二功精而一一而精愼獨之學至矣愼獨者知行合一之旨也

誠則明矣合下就是知行合一的本體明善誠身同體並妙率性者也明則誠矣先明乎善乃誠乎身先明諸心知所往爲行以求至修道者也誠則無不明明則可至於誠就誠明合一不相離中見出成功而一之意

天命之性合天地人物而一原者也誠卽性之實理性卽誠之實體至誠盡性便連人物之性天地之化育一齊都盡了而又歷言之者正以見盡性之全功也至誠便是致中和之君子

至誠盡性不思不勉無可致者也其次致曲擇善固執者也曲一念之誠也致曲則念念皆誠故曰曲能有誠好學力行知恥此致曲也學問思辨行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弗措此致曲也形著明誠之自內而外也動變化誠之自己而人也到此處則內外人己一以貫之由修道之教而至於率性之地天命之本體復矣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即易之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之旨也先知即先見也先知即知幾之學也知幾之學愼獨也常人有不善不能知知而復行只因失此先知之幾耳

孔子曰先覺者其賢乎先知先見即先覺也先知則先天而天弗違天命之性在我矣是先天之學也

誠曰自成乃天命之性本然者也道曰自道乃由修道之教以造率性之地當然者也誠者物之終始即誠之自成也不誠無物則不能自道而失其自成之誠矣君子誠之爲貴是盡自道之責以求自成也自成自道若專於成己矣然誠者萬物一源者也成己之功必至成物成物之功不出成己觀仁智所性之德則誠本合內外之道無分物我之異而因時制宜莫非誠之所化裁矣蓋以人己分仁智以仁智分內外是所性之散見莫非一誠以爲之流行也合內外而言仁智合仁智而言之統體也所以人己是皆所性之渾全莫非一誠以爲之統體也所以君子之學必至於物我無間時措皆宜然後於自成本然之體自道當然之責無餘欠也

至誠無息聖人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俱備矣無息誠之運也久誠之恆也徵誠之著也悠遠誠之驗也博厚誠之積也高明誠之發也一齊並妙非有先後盛德大業之至也博厚所以載物三節極言至誠之與天地同體用本於自然見聖人之盡性只是率其天命之性之本然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三節言天地之道惟誠一不貳故能極其盛而生物之多至不可測是舉天地以明聖人也末引文王之詩是見天地聖人混合爲一聖人即天地天地即聖人矣從至誠說到天地又從天地說到至誠可見吾性是天地萬物之一源也思誠君子可不求致中和之本於愼獨乎由愼獨便可純便可不已純一不已便是至誠盡性洋洋即優優之統體是大莫能載者也優優即洋洋之散見是小莫能破者也合大小而不遺不外正見聖人之道之大也聖人之道即我之德性也我之德性合天小而不遺不外故必尊德性然後爲至德然後可擬

至道欲尊德性只是道問學蓋德性之外無問學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本是故物本是日新本是厚本是禮君子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致之崇之皆道問學之功而尊德性之事也德立則道凝故可上可下可治可亂處處皆德性之流行便處處是學問之充滿矣末引明哲保身之詩德性之本體大用昭晰不二是明哲至德有於我至道凝於我是保身尊德性道問學之實功只是愼獨愼獨則知行合一顯微合一內外合一吁精妙已哉

不聞性與天道不可以制禮作樂是德者作禮樂之本也然又須看位與時若孔子有其德矣然而從周不敢作禮樂以無位與時也是見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實功爲下可以不倍無道可以有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外無道其實體備於人人外無道與天同德是謂知天全盡人道是謂知人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天則無疑而不悖者卽在其中矣知人則不惑而不謬者卽在其中矣不疑不悖不謬不惑是天人合一本諸身而徵諸庶民者一以貫之矣故世道世法不厭有望有以合天下後世之人心而無貳也是見尊德性道問學之實功爲上可以不驕有道可以興邦

子思論天道人道而終之以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蓋至誠之道備於天地爲羣聖所同盡而夫子則會其全而要其極合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者也

以不害不悖之小德並育並行之大德明天地之道之大以見聖人之譬如天地者卽譬乎此耳分殊者是理一的分殊理一者是邪分殊的理一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已

至聖以聰明睿智之資具仁義禮智之德其足以有容有臨有執有敬有別者乃合下自然如此盡其性而盡人物贊化育胥此也至誠無息而久徵悠遠博厚高明胥此也以五者之德之積便是溥博淵泉以五者之德之發便是時出其德之積不足以形容之也則言如天如淵以贊之其德之發不能以摹寫之也則言民莫不敬信悅以徵之充積之德之所見所言所行猶不足以形容摹寫之也故又極中國蠻貊莫不尊親以見德化之所潛孚不必見與言與行而皆知敬信悅而以配天終之盛德大業至矣哉可見致中和而位育者乃本等事也

生知便包了安行仁義禮智之德總全於聰明睿知之內容執敬別之施總括於有臨之自然者也誠者天命之經綸立本知化通是率其性之自然其天命之性之本然也至誠者不過能全其天命之性之本然耳天焉有所倚中和之極存卽是天命之性之全體發卽是天命之性之流行乃至誠之心體也肫肫以至誠心體之凝寂者言之淵淵以至誠心體之廣大者言之此唯具聰明睿知之資浩以至誠心體之廣大者言之此二章可以見誠明之達仁義禮智之德者方能知之心體之眞切者言之淵淵以至誠心體之凝寂者言之浩

性也然則自明而誠之君子可不知由敎以入哉後章是自明而誠由敎以入者也

自誠明謂之性以後逐章分天道分人道亦未必然說天道就是見人道說人道就是見天道通只是欲人盡人道以合天道耳卽前面分某章爲費某章爲隱某章爲兼費隱亦未必然中庸無一章不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理也

衣錦尙絅一章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中庸歸宿之地也闇然者德性之尊日章者是性眞之不容泯不容息處此一篇之綱領潛伏屋漏二詩見闇然之意爲己知幾是一事非二事以爲己之心爲知幾之學也知遠之近物我合一也知風之自心身合一也知微之顯內外合一也愼獨是也

君子之不可及唯在人之所不見愼獨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只是見愼獨之至乃所以爲爲己之實學也愼獨者合動靜而一之人所不睹聞而己所獨知也愼獨則存養省察一時並妙非先省察而後存養也曰敬曰信總括於愼獨之內矣極而言之純一不息無形迹可儗是篤恭矣所謂致中和矣由民勸民威至於天下平中和致而位育神矣

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終言上天之載始終以天則中庸之道不過盡人合天而己愼獨者盡人合天者也高乎此者是佛老之空寂卑乎此者是世俗之功利以外乎天也不中也不庸也

中庸二字乃形容吾道之情狀也合於天爲性率乎性爲道修乎道爲敎其道之本體曰中曰和其本體之所該貫曰天地萬物其本體之至無而至有曰費隱其本體至無至有之靈妙曰鬼神其本體之實備於人爲達道爲達德爲九經爲三重爲三千爲三百其實體是道者爲舜之知爲同之仁爲子路之勇爲舜之大孝爲文

之無憂爲武周之達孝其一以貫之者爲孔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效之至曰參贊曰配天曰篤恭而天下平其統括於一則謂之誠其行之自然勉然則有誠者誠之者其誠之者之事則在擇善固執其擇善固執之事則在學問思辨行其學問思辨行之要領則在尊德性道問學其實落下手工夫則曰愼獨愼獨也爲己者實落做愼獨工夫也知愼獨者可與言中庸矣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一部論語聖人惟教人以求仁其第一章首提學字不言何學則學者學此仁而已自不覩不聞以及於起居日用無時無處不是此學方是時習如此則此心之仁無有閒斷天理流行人欲淨盡即是說此一節是終身工夫朋來則大家做時習工夫何等樂不知時習工夫亦如往昔有何愠後二節特自人知與不知而言耳其綱領總在學字內工夫總在時習內自得之妙總在說字內首章言學次章即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之言可見學仁工夫就從孝弟做起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慮而知爲吾之良知不學而能爲吾之良能愛親敬長便是良知良能之最眞切處從此愛親敬長孝弟之良心栽培起一毫不喪失由是達之天下無一物不愛無一物不濟充滿此良心之量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根本信有在矣可見聖賢學問只在人倫日用上做外此皆非吾之學也

聖門之學主於求仁仁人心也言者心之聲色者心之

著有爲己之心則發於言徵於色無非爲己有爲人之心則發於言徵於色無非爲人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教人不要在言色上做工夫當在爲己求仁上做工夫也

觀巧言令色之鮮仁則正容貌而遠暴慢出詞氣而遠鄙倍正顏色而近信之爲仁可知矣

曾子三省看省字何等用功密切吾人心體在處人則爲忠在處友則爲信在事師則爲習省其有不忠不信不習正是戒自欺而求自慊也此便見曾子誠意愼獨之實處

曾子之傳習必至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顏子之傳習必至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不如顏曾不得謂之傳習也

道干乘之國總是見以仁心而行仁政實千古王道之本也敬事則此心不敢忽信則此心不敢欺節用則此心不敢侈肆愛人則此心不敢殘忍使時則此心不敢勞傷乎人要之只一敬字卻又都該貫了敬者帝王相傳之心法也

弟子入孝出弟一節便是蒙以養正聖功也今日之弟子卽他日之人才凡國家興替治道隆污皆由於此古人教弟子先孝弟今人教弟子先學文古今人才所以相去之遠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是盡行五者而後學文只是要人識先後輕重本末之分耳

盡賢賢易色四者之大倫雖未學而必謂之已學不能盡此四者之大倫卽雖已學而與未學同可知矣此處令人深省學不明倫所學何事

君子不重一章正見切己之學學在修身故必威重學在正心故必主忠信學在資人故必友勝己學在反己故必貴改過四者之中忠信又學之本也

愼終追遠因此心不可改之愛敬此性不容泯之良故民德自然歸厚

夫子之溫良恭儉讓就是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禹之不矜不伐文之徽柔懿恭通是性天之流行聖人有不自知者眞有與人並生與物同春之意使其得位則時雍協和之化是亦堯舜而已矣

人子以善繼其志爲孝故父在觀志人子以善述其事爲孝故父沒觀行三年無改亦欲其成善繼善述之孝云爾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出於自然處卽是和有子之所謂

和乃禮中之和天下之所可貴先王之所以行者也故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卽不足貴之意蓋知和之和卽是外禮爲和乃後世之弊非先王之道故不可行也先王本之以禮而出之以和故其爲禮皆自然之節後世徒一於和而不知本之以禮故其爲和非本然之眞君子察於興廢之故而求得禮之全體以行之則自吾之身心以達之天下國家裕如矣

有信而不近義者義以成信易其心而後語也有恭而不近禮者禮之致恭安其身而後動也有因而失其所親者親以擇因定其交而後求也

爲學之志在不爲外物所奪其學之實用力處只在愼言敏行故不求安飽者工夫正在於此就有道而正是正自己之言行欲與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同歸也今之學者劈初頭就被安飽二字壞了孰肯着實在自己言行上用功有知在自己言行上用功卻又自是自足孰肯就正有道故好學之未見其人也

貧而樂者處富必能好禮富而好禮者處貧必能樂以其化也故周公之赤烏几几孔子之飯疏飲水易地皆然就貧言樂非好禮者不能樂就富言好禮非樂者不能好禮

患不知人其知人欲以成己也不能居敬窮理自己取舍不定是非不明無以爲反身修德之資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者非求人之己知也求在我者也又曰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求在我者也又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求可知者非求人之己知也求在我者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患不知人者非求人之己知也求在我者也知所求在我然後知爲己之實學矣

爲政以德非全然一無所爲也蓋以德爲本許多法制

禁令無非德之運用總是爲所當爲而無一毫僞爲於其閒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何爲天德曰正心誠意

思無邪一言足以盡三百之旨聖人教人求經於心也思者詩之所由起無邪者思之所由正思無邪則性情得而無失矣雖有三百之多總是要人反約在自己性情而求無失其心耳蓋六經之道雖殊而反約之功則一推之而易之時書之中春秋之是非禮樂之和序無不自得於心矣

道政齊刑是徒法也道德齊禮總是德禮貫徹雖有政

刑亦德禮之融會非徒善也蓋以刑政治民則民相率而逃於刑政之外以德禮化民則民相率而歸於德禮之中以德與禮皆人心之同然也德卽禮之實體禮卽德之條節

吾十有五首言學而終言矩卽學之矩度與文王順帝之則則字同卽大學內絜矩之矩乃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至當至妙法子爲吾心天然之帝則也中間露天命二字則前面所謂立與不惑後面所謂耳順不踰矩之本體皆可見矣是聖人之學始也以至命爲事終也則命自我立而無復餘學矣

聖人之學首言一志字卽後面到從心不踰矩之域亦只完得當日一點爲學之志耳故學莫大於立志陽明曰雖至於不踰矩亦由志之不踰之不踰矩也

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卽心是矩矩不在於心之外無違何以謂孝蓋以道奉親以義奉親以聖賢待其親不以非分所得加其親不以世俗苟且之心事其親不以有過陷其親所以爲孝

體父母之憂疾何以謂孝蓋人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常體父母憂疾之心則一起居不敢忘父母一言語不敢忘父母雖至臨終之時啟手啟足不至毀傷然後免焉所以爲孝

非出於養之外養以將敬所以奉親之口體者一誠實之流通敬以行養所以適親之志意者一眞純之浹洽非嚴威儼恪之謂也推之如事天之明如事地之察無一毫苟且慢忽之意方纔是敬所以爲孝

承順父母之色何以謂孝蓋服勞者取足於力奉養者取足於物不足爲孝惟愉色婉容根著於心故必有深愛存於中好貨財私妻子之念一毫不能遷純然赤子之眞自然根心生色悉百順以事親無勉強乖戾之意所以爲孝

呂涇野曰答孝四章一是循理一是守身一是敬親一是愛親

涇野曰夫子於人有不可與言者有欲無言者有與終日言者不似今人開口便道一揖一貫又曰要知終日所言者何事顏子之所謂愚正夫子之所謂默也是作聖本體

顏子之學終日言與聖心一也不言亦一也有所問與聖心一也不問亦一也如愚之妙正所以成不愚之眞耳

顏子豈但發聖人所言之理於退私之時且能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無他只是得博約合一之眞傳耳

視人所以觀人所由察人所安又要自視己之所以如何自觀己之所由如何自察己之所安如何

君子之學爲己而已而聖人每示人以知人觀人之法何也蓋知人不眞觀人不明則在下其學無以爲身心性情之助在上其治無以任齊治均平之責故知人觀人皆爲己也

天地萬物眞實之理根於人心一定不易所謂故也天地萬物流行之用妙於人心推運不息所謂新也溫之是不失吾之故物知之是不匱吾之眞機此心學也聖

學也孔子爲萬世師以是耳新即在於故之中知不出於溫之外

中庸溫故知新入在尊德性道問學諸目內此則單提言之而尊德性道問學俱亦包括無餘矣

君子之道爲天下國家無所往而不利非若器之有所可有所不可也孔子聖之時以其得乎道而不拘於器

器者圓之謂君子之道則規矩方圓之至也

先行後言是君子第一切己工夫大率君子所行者多是所未言故曰先行其言者多是所已行故曰而後從之非將言之時且忍默以待行既行之後遂急

遽以自言也

君子以同道爲朋故周而不比小人以同利爲朋故比而不周一念公私之間毫釐千里之辨

學而思思而學知行合一之旨也天下之道管於一心而通之在思散於萬事而體之在學學而思則學非事爲之粗迹思以善其事矣思而學則思非無實之虛見學以善其思矣不然則各有一偏之弊罔者心之未融也殆者心之無據也思學工夫非先後非對待一齊俱備到即博約並進也

道一而已矣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其倫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朋友其知此爲智行此爲仁强此爲勇其得此爲帝爲王爲師其總之名曰中高乎此爲太過下乎此爲不及異乎此爲異端攻異端而爲害大此聖人深戒學者當正其學術不可他用其心學術一偏爲害甚大害者自我身心以及家國天下也孟子曰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孔孟所以爲吾道之宗主君子之學以致知爲要領以自知爲實地知與不知此心何等明白是謂眞知必於此處不欺方謂致知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不失其所已知日求其所未知而德性之知愈光大矣

子張學干祿爲干祿而學也爲干祿而學故於多聞多見上做工夫而疑與殆都不顧豈能克愼言行此子張務外之失也夫子謂聞見不多則言行固無資但其要則歸於闕其疑殆以愼吾之言行耳愼言愼行則不愆於聞見而多聞多見莫非吾身心之益自然寡尤寡悔由是德日崇業日廣聞譽日施不求人知人自無不知不求世用世自我用故曰祿在其中是教子張當爲身心而學不當爲干祿而學也

哀公問何爲民服便爲民有不服者而發蓋民情之異習惟直與枉治體之大端惟舉與錯舉錯公則天下自然以勸以懲矣不必求服於民也直卽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枉者反此

民之敬忠與好善惡惡乃其常性亦良知良能之不容泯者但其禮其本在上而不在下臨之以莊自我立禮也孝慈自我立愛也舉善而教不能自我立政也初非有所使於民而民之敬忠以勸亦不待於使而然也

子奚不爲政或人之所疑者位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夫子之所喻者道也得位固足以行道有道亦不必於得位故道行於上則政爲天下之公而非有所損君之用舍已之出處皆不必論矣聖人素位而行如此

信者心之實理也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無信則此心之實理不存此身卽爲虛器心無實理事安有實行故不可行也

夫子答子張十世可知之問卽其考諸三王而不謬者因以爲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觀夏殷周之所因只是萬世一個經常不變之禮其所損益者乃各一時通變之宜百世可知況十世乎君子之學只求其所可知者耳識緯術數之學不必知者也

非其鬼不必祭不爲其所不當爲也見義必爲爲其所當爲也義者根於心形於氣義之所發卽是勇也三家歌雍徹提出奚取二字就心之所不能安者言之季氏舞八佾提出可忍二字就義之所不當爲者言之

禮樂由人心而生心無私意渾然天理之謂仁仁者天地生生之德這生生之德陳列之而有序便是禮流行之而不乖便是樂若人全得這生生之德至公無私天理充周存之自無不中發之自無不和自然聲爲律身爲度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人若不仁則不序不和心已喪失其如禮樂何哉可見用禮樂者不當强

事禮樂之文貴在能探禮樂之本
朱子謂得禮之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此言極當
深玩蓋禮之本儉而已矣以其文未備故爲簠簋籩豆
章服之飾所以文其率眞之性喪之本戚而已矣以其
情無節故爲麻衰哭踊之數所以節其無已之情故儉
戚雖非禮之中而實爲禮之本本立則末從之逐末者
未有能知本者也
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無提一有字提一無字卽夷狄
以悼中國之衰此春秋之所以作
泰山不歆非禮之祭猶林放不尙無本之禮

君子以樂治心無斯須不和以禮治躬無斯須不敬何
爭之有今卽射之揖讓升飲觀之容體無不比於禮節
奏無不比於樂純然尙德而不尙力可見無爭乃君子
之能事而其爭乃爭於禮樂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於
射而後有爭之說
子夏在聖門以文學名此只是考究於禮之文而未嘗
探乎禮之本其問素以爲絢者以天下之物質之不可
以爲文猶文之不可以爲質此所以致疑而求辨也聖
人不與他論文質但喚他以先後知繪事之不可先素
則知素以爲絢矣

天下言則可行禘之禮者唯夫子矣
前言不欲觀禘而卽以問禘之說如在之祭繼之可見
不王不可以禘不誠不可以禘不可以祭
奧之與竈有當事之人有當事之禮但一有媚心便逆
理了天卽理也天不可禱又何禜其竈而事之乎夫子
以獲罪於天爲無所禱他日又曰丘之禱久矣可見聖
人卽天世人只因一媚字所以不可救聖人只認得一
天字所以不可及
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之說乃漢儒因孔子贊周郁郁
之文而牽合附會以爲斯言也洪荒之世其民樸野黃

帝堯舜立極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天下無一日不趨於文猶水之就下不可挽也唐虞之視結繩已爲文夏商之視唐虞則唐虞爲質而夏商爲文聖人欲反樸野而不可得而烏有忠之敝愚質之敝野之說哉書曰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舊武王有周而欲循商之舊則成湯有商而欲循禹之舊可知也而烏有救忠以質救質以文之說哉周公制禮作樂經制大備非以繁文縟節導天下也因天下日趨於文猶水之就下不可挽也而文之弊將滋盛而不可救故預爲之制曲爲之防蓋酌文之中以救質之漓故其度數品節之詳若曰至此可以已矣不可復過矣而天下後世見其度數品節之詳遂曰尚文不亦謬哉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贊周爲郁郁之文猶贊堯爲煥乎文耳而遂謂周之尚文耶文之流弊至秦世其害極矣漢興董仲舒得其意而溯其原猶武帝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不知孔子從周卽從先進之意非從其繁文縟節也司馬遷因衍爲循環之說夫世道可以言循環而王道不可以言循環也世道治極而亂縱橫變怪則質敝於文之極也亂極將治天造草昧則文返於質之始也無一代開闢不是如此武王周公方

貢所愛之大小而用心之大小亦卽可見矣

事君盡禮禮者大中至正之則過於禮不得不及於禮亦不得亢亦不得諂亦不得故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只知道一個禮不知其他使臣之禮事君之忠皆本於天心天然之則特因上下異名事君忠矣必將以禮孔子曰事君盡禮禮是也使臣禮矣而必本於忠孔子曰忠信重祿是也

淫與傷卽在哀樂內見之樂失其正便淫樂不淫是樂得其正哀失其正便傷哀不傷是哀得其正就此卽可以識性情之本體此關雎所以爲修身齊家之詩也

使民戰栗一語眞是一言喪邦凡說之欲其從諫之欲其改咎之欲其知失宰我之謬驗之於迹則爲已成揆之於勢則爲已遂稽之於時則爲已往舉已往之不諫明將來之可追孔子非棄子予乃教子予也

管仲以其君霸人孰不以爲大器孔子獨謂其小故君子必誠意正心修身以達於家國天下天地萬物渾然同體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如堯舜禹湯之爲君皐夔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顏曾思孟之爲儒方爲大器大器然後能儉大器然後知禮管仲不能儉不知禮正見他器小

孔子見得古樂雖廢其理未嘗隱求其理則樂自可知聞於齊觀於周者皆不外此始從成乃樂之三節翕繹乃三節中節奏此數句乃作樂一部全經也惜孔子所正之樂既不傳於後世而後之泥於器數迷其本始各立異說者愈不足以求樂之眞矣

天下無道久矣卽孟子以其數則過以其時考之則可之意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卽孟子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意孔子見信於人孟子自信於已

夫子論韶武之樂所謂聞樂知德也美是成功之象見於樂之文者善是成功之本所以爲樂文之情者卽德也夫子非品論大舜與武王是論韶樂與武樂而二聖不相掩之實亦自見矣

寬敬哀本之心而發諸外者吾何以觀之本之則無其餘不足言矣

人之所以得爲知者以其擇仁而處也苟擇不處仁一則失身於匪人而放僻邪侈之心恣一則受變於薄俗而禮義廉恥之道喪自失甚矣焉得爲知可見知者所以成其仁也

人心只是一個仁仁之本體全具於吾心富貴貧賤外

物也何能加損於心惟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故處約則心日戚一日必至於濫處樂則心日放一日必至於淫唯仁智之人能善事其心仁則此心之無私無私則心公心公則理得自然安仁知則此心之能別能別則知明知明則守固自然利仁安利雖有淺深皆能善處約樂皆非外物所能奪而有以不失其本心也好善惡惡人心之公不仁之人此心全是私意故好只是作好惡只是作惡唯仁人渾然天理故有所好也因其可好有所惡也因其可惡一毫己私不與焉故謂能好人能惡人達而在上執懲勸以議法窮而在下託是

非以明道無非此者人心本然之天理本無不善本無惡所謂仁也但患人不志於仁耳志於仁便無惡心存也不志於仁便惡心亡也人莫不慕善而惡惡而其究也卒不免惡人之歸志不立故也故人莫大於立志君子爲仁之全功至精至密富貴不以道不處貧賤不以道不去所以全仁也若慕富貴惡貧賤是去仁而無以成其名矣然君子爲仁不但此義利大關頭雖終食之間亦不違仁仁不以造次而間也又進之雖顚沛亦不違仁仁不以顚沛而間也可見君子無一事而不體仁無一時而不體仁無一處而不體仁取舍存養對待皆是聖人首言好仁惡不仁者之未見繼言用力於好仁惡不仁而力不足者之未見又言或有用力於好仁惡不仁而力誠有不足者之未見警人之意至矣仁是我本有的反不知好不仁是我本無的反不知惡惜哉

好仁者無以尚之今名曰好仁而外物猶得以尚之是眞好仁者之未見也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今名曰惡不仁而猶有不仁以加其身是眞惡不仁者之未見也好仁者必惡不仁要之只是一人

仁者人之本心也人之有過有出於本心之所不安者有出於本心之所自安者故觀其過而辨之則知人之所存之本心矣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聞道雖夕死亦可則不聞道雖長生無益伊川曰人苟有朝聞夕死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其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亦不能安最喚醒人

學者必須聞道庶不虛生如何謂聞道此必須實修實證實悟始知非言語可解

學道當先立志恥惡衣惡食之人便是無志之人所以無適無莫惟義與比此君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若無適無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秤故君子之無適莫者正以無容心於適莫而惟比於義者比義自無適莫適莫自不比義

懷德者樂天之君子懷刑者畏天之君子也懷土者圖安之小人懷惠者貪利之小人也

好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故多怨

禮讓爲國禮者防範人心綱維世道者也讓則實心行禮無一毫怠忽慢易之心非驕泰悖戾之失堯以克讓

而成時雍之化舜以溫恭而致風動之休二代之治莫不皆然

位與名是學者一生事業所在非學則無以立乎其位非實則無以彰乎其名故君子求在我者有其學無其位可也有其位無其學患莫大矣有其名無其實患莫大矣有其實無其名可也夫子所謂吾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其謂一貫即堯舜精一執中之一人若會得一自一以貫之無內外無動靜無顯微無物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但聖人合下便是一貫學者當從一貫上做工夫故忠

恕二字就是一貫以天下之事物總不外忠恕一理以貫之也而解者謂一貫聖人事忠恕學者事支離矣又以忠當一恕當貫尤支離矣

君子喻於義則利不能入矣小人喻於利則義不能入矣可不慎哉

常人之情見人之賢則嫉之不然則以其可憚而遠之君子見賢唯懼己之無賢也故思齊焉常人之情見不賢則笑之不然則以其可狎而親之君子見不賢唯懼己之有不賢也故內省焉無往而非反己自修之學

敬而不違勞而不怨正見其爲幾諫也若深愛不根於

中則幾諫必不行於親

父母在不遠遊人子體親之心則然也卻又要看親之心如何故有違親從學而親悅者有違親事君而親悅者要之貴得乎親貴順乎親也

父母之年得加一日則多一日之養故喜將來之日漸減則將來之養亦減故懼故曰孝子愛日

古者言不出恥躬不逮故必有知恥之心然後無一言之失恥之於人大矣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躬不逮不恥不若人也

以約失之者鮮乃約束之約愼言其餘則可以寡尤愼行其餘則可以寡悔故曰纔檢束則日就規矩纔恣肆則日就放蕩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欲者君子之心也言欲其訥行欲其敏訥言必敏行始不徒訥敏行則自訥於言也

德者天下之達德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者也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故不孤必有鄰是以人貴有德

人臣事君欲以成君之美交友欲以成友之善其諫者理之合當如此也然數見而至於辱與疏則反以傷君臣之倫破朋友之義其不數諫者亦理之合當如此也求榮求親之說非是

聖人妻公冶南容必自素行取之所以重德也又以男女婚姻之際必得其人庶可齊家又以重倫也

魯多君子固足以成人之德然使子賤無親賢取友之誠雖有君子亦末如之何矣故成德雖賴於人而好善則由於己

瑚璉雖貴重華美終是一器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其末至不器者未能一以貫之也

仁則不佞佞則不仁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在我之天理已亡而人心之同然已失不知其仁者言自喪其心之理而不知也所謂佞則不仁是也非不知仲弓之仁之說

子使漆雕開仕欲其行道也開以斯未能信欲其明道也不曰道而曰斯盈天地間只是此理而已再無別物故直指之曰斯信者明諸心體諸身驗之性情徵之物我運之家國天下無有一毫疑貳乖惑方是此其志量豈肯以力優從政自足眞是難得子說之者非說其不仕說其信道也

夫子欲乘桴浮海傷道之不行即欲居九夷之意非實然也子路聞之喜是不以困苦流離貳其心者可謂勇於義矣是可以見其學之升堂也但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卻又落在好勇之弊是可以見其未入於室也

夫子稱仲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即由之以有勇知方自任者也稱冉求千室百乘可使爲宰即求之以足民自任者也稱公西赤束帶立朝即赤之以小相自任者也師之知弟子與弟子之自知一毫不差可見聖門之學著實如此然夫子稱三子之才而不許其仁蓋仁者此心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是謂天德王道不局於兵農禮樂而兵農禮樂無不出之裕如孔門唯顏曾可以當之非諸子之所及矣

夫子因子貢平日只在聞見上做工夫欲其如顏子反之於德性也故有汝與回孰愈之問子貢仍落在聞見上較多寡而以知十知二答之眞不逮顏子矣故夫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與猶許也言信是汝不如顏子也嘆惜之而使之自悟也非自知自屈之說

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偸故君子不使其躬倭倭焉如不終日宰子在聖門居言語之科善爲說詞非不能進於道者乃爾晝寢是謂安肆日偸自畫甚矣故夫子正言以誅責之天下惟朽木方不可雕爾非朽木也乃自畫乎天下惟糞土之牆方不可污爾非糞土之牆也乃

自畫乎始吾於人聽言信行將謂爾之所行而可進於道矣今吾於人聽言觀行不敢卽爾之所言信爾之所行而謂爾之眞能進於道矣此又卽宰予平日之能言以正今日晝寢之失而深誅責其自畫也夫子大意卻是如此

剛者天地之直理天地之正氣人得此直理正氣以有生善養無害渾然無一物欲之累方是剛者若但有一物欲之累如好貨好色好功名好官爵好佚樂之類心中絲毫粘滯便不能剛欲是不剛之病根惟無欲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欲也亦非於欲相反也或人以申棖爲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以申棖有欲不得爲剛是就心中粘滯隱微之處識破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眞男子只被一欲字埋沒結果了今縱不能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亦當勇猛精進用力克治時時檢點庶幾不負此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此公已公人之達人一個心地夫子見得子貢之心尙有人己間隔其所爲學欲克己而未能忘己欲公物而未能忘物雖所言所見到此地位而所行所得尙未能到故以非爾所及答之使之實用其力至於渾然物我同體然後爲自得正是因其言而責其行因其所見而期其所造也安勉仁恕之說再詳

聖人之學無精粗內外顯微動靜而一以貫之文章性道之散殊與天道非二也自其著見者謂之文章卽性道之根本也聞不是聞其自其隱微者謂之性道卽文章之理也言不是言說是以了悟爲聞子貢至是乃得一貫之旨謂初只看得文章不曉得文章裏有性與天道又不曉得文章之外別有性與天道一項道理至是乃知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妙道精義所發是性與天道至此乃得聞之也言字猶言所謂也非言說之言也性與天道自吾人稟受謂之性自天命運行謂之道性卽天命所賦予者道卽人性所自出者一也

子路樂善之心無窮唯恐不敏於行而汲汲皇皇之思恆存於未聞之先故謂唯恐有聞觀子路唯恐有聞之恐與聞過則喜之喜是何等勇於爲善所以爲曾子所畏孟子所尊故先正欲人先學子路也好學固難敏而好學尤難問而不恥固難下問不恥尤難

事上不敬則行已之恭爲虛文使民不義則養民之惠

爲姑息然行己恭則事上之敬非容悅之私養民惠則使民之義無厲己之怨君子之道四又未始不相因也

夫子在齊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平仲沮夫子尼谿之封而夫子猶稱其與人久交之善可見聖人無我之量眞同天地

夫子譏臧文仲不智譏竊位譏不知禮譏臧武仲要君譏微生高不直夫子非稱人之惡也所以正人心也

忠者未必仁仁者無不忠清者未必仁仁者無不清夫子許子文之忠而不許其仁若微子箕子比干忠者也又許爲王仁夫子許陳文子之清而不許其仁若伯夷清者也又許爲求仁得仁亦在於當理無私心處剖決之耳

再思可矣正見思固不可無而亦不必過也不必泥著再字三字不可無不可過卻正是此心天則宰事應物之正當處

甯武子之智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行所無事之謂智自其藏於中而深沈不靈之謂愚若所以神明變通之則存乎其人甯武子全君之績張良復仇之烈斐然成章是說他狂而簡但不能無過與不及耳裁之狹仁檃返屈之功同是道

正欲其進狂簡而爲中行之士也不知所以裁之夫子自歎周流列國志在行道而不知歸而裁之也意欲以明道付之門人也學者進道先要有根器狂簡卻是進道之根器

夷齊不降志辱身則凡降志辱身者皆在所惡矣人能知所以自新變惡爲善在夷齊固不復念在人自無所用其怨矣惟人之有惡而怨之也且不足爲夷齊病況其實怨也不尤見夷齊之量爲不可及耶

微生高以人之求己者而爲己之求人又以鄰之與己者而爲己之與人費許多勞攘委曲不直甚矣世之彌縫計較驕吝行私自失其直理者皆微生高之類也

巧言令色足恭邪媚也匿怨而友奸險也夫子欲人正心術故言此以示人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見爲天下之公惡也欲學者正心術如之何人之生也直必養此直心務使吾之容貌詞氣皆本於吾心之實理斯乃爲君子之實行也

顏淵季路夫子各言己志雖有大小分量不同總之只是一仁字都盡之子路求仁者也顏淵不違仁者也夫子合內外以成其仁者也

老安少懷只是平常日用之閒今日就有下

手處不若二子之尙須著一願字因物付物而已不勞
雖日用平常之理自有天地造化之量
訟者必根究源委必求合情理必懲艾罪過必怨悔差
失必作事謀始自訟二字眞改過之妙機肯訟則知過
克訟則改過至於無訟則可以無過聖人能立無過之
地者以善事其心此心無可訟者耳
十室之邑不如夫子好學要知夫子所好何學知得夫
子好學只是克到忠信至極處使天之所以與我之
所以完天無一毫虧欠而已忠信之理天地之至理也
忠信人人有的不能克便止於鄉人能克極便做得聖

人中庸至誠無息而極於與天地同體用此之謂也故
忠信就是誠好學就是知此誠行此誠强此誠故夫子
之好學非忠信之外另有好另有學就是好此忠信之
學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書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可見簡者乃人君之所以立
位也但居敬之簡有本源居簡之簡無本源居敬之簡
是所行之簡無往而非所居之敬敬以成簡而非外敬
以爲簡所以爲可居簡之簡是所行之簡無往而非所
居之簡不知有敬而惟任簡以爲簡所以不可居敬以
行簡非有兩時即敬是簡即簡是敬此即罔愆之德仲
弓之所志者也居簡行簡一味徒簡居己無敬行自無
敬此即無罔愆之德失卻簡之源頭伯子之所失者也

識得敬之爲義然後盡得簡之爲義此夫子所以許仲
弓以南面而又深然其言也歟故學者只當在敬上求
簡不可在簡上求簡
聖門之學全在自己身心上用功夫此則人皆知之但
知學非難好學爲難哀公季康之問夫子之答重在好
上可見不好不足以言學也人之心體定而已矣失此
定然後遷於物感人之心體一而已矣失此一然後二
於過差顏子之心常定何遷怒之有其心常一何二過
之有觀不遷怒則哀樂好惡之皆正可知觀不貳過則
仁義禮智之皆盡可知此可見顏子得博約之眞傳而

盡克復之實效也

聖人經世宰物只是一義字子華使於齊弟子服勞之義也使果貧乏則夫子義必周之矣乃冉子爲之請粟又請益又與五秉何義哉故夫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可見周之義也繼之不義也原思爲宰與粟九百任職受祿之義也使不當受則夫子義必不與之矣乃原思爲之辭何義哉故夫子曰與爾鄰里鄉黨可見散之義也辭之非義也聖人辨義之精如此學者辭受取予眞一毫己意也著不得

犁牛之子騂且角觀一用字一舍字眞令人有警惕處

傳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故觀人者不可拘於世類爲去取惟知好德而已矣自取者不可拘於世類爲勸沮惟知修德而已矣

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稱顏淵其心不違仁提出個心字與仁字相粘可見卽心是仁卽仁是心心外無仁仁外無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是在夫子稱顏子處體貼去的心存則仁存心亡則仁亡存則不違亡則不至不違者已至而不違至者謂本違而方至顏子視聽必以其禮言動必以其禮蓋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故雖三月之久猶不違仁也羣弟子知存天理矣人欲猶得以干之知尊德性矣氣質猶得以淆之故或月至或日至也

三月不違終身不違可知矣違於三月之後之說非是

日至者一日全在天理月至者一月全在天理或月一至或日一至之說非是

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一息猶易走作眞是難事今欲做三月不違工夫卽從一息上做起由一息以至一時以至一日以至一月以至三月以至終身便是聖人地位矣其實落下手只在愼獨二字息息愼獨時時愼獨日日愼獨便息息不違時時不違日日不違一

息不愼便就違去可不懼哉

果者此心之剛毅爲之達者此心之智巧爲之皆謂之才夫子許從政者言其才也然使其心皆出於天理之純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便謂之仁三子純心之學猶未至此夫子不許其仁也

觀閔子辭費宰便見他德行實落處易曰君子以處小人不惡而嚴不惡是嚴中不惡嚴是不惡中嚴不惡者不惡於人嚴者嚴於己善爲我辭不惡也復我必在汶上嚴也言行卓然眞足垂法千古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伯牛有疾夫子歎曰命也夫伯

牛可謂盡其道而死矣命在於天道係乎己君子惟盡其在己者不責其在天者伯牛之疾孔顏之窮皆天之未定者何傷於聖賢不然跖之壽蹻之位亦將可爲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這心體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何嘗不樂不加不損便是我心體之大處只因常人不能見得此大是以不能樂所見既小無一不在自己軀殼上計較故雖處貧賤不堪其憂即處富貴也只是憂此心也無一時能得本然之樂周子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顏子之樂惟見大耳見大便是樂非見大之外又有樂也知衆人之所憂便知顏子之所樂非顏子

之所樂又有異於衆人之心體之外也顏子克復功深博約並進只見得一個不加不損的性體世之窮通得喪利害壽殀更何足以干之故曰見大則心泰心泰便是樂又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便是樂又曰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處之一便是樂又曰處之一則能化而齊化而齊便是樂總只是見大便了故顏子之樂非樂道也道即是我何假於樂亦非樂貧也即得位得志亦何有不樂悟得樂字便知我性體樂只是得我性體耳非眞有一樂可以形容名言之也眞知顏子之學者周子明道耳

再求自言能悅夫子之道而諉於力不足看他就是非眞悅夫子之道者其悅也只是在聖人身上尋求徒悅以口耳而非自己心上尋求悅之以心者若顏子悅聖道只在自己心上做工夫博者我之文約者我之禮所以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若只在聖人身上尋求徒悅口耳宜乎自謂力不足也聖人以畫之一字責之而即行道爲喻眞有味是教冉有返求諸心也蓋吾道本平平坦坦其易知人人與知其簡能人人與能人顧以之自限則斯人不由道不足惜但道本可由乃終身自棄於道爲可惜耳若眞知吾道在自己心上尋求而得其妙則必悅之深悅之深則進之力雖欲自畫有不能矣

儒一也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其端只在一念之誠僞耳爲字最宜潛玩一曰女爲一曰毋爲深致其幾微之辨而力嚴乎邪正之防夫子教人激切如此

即行不由徑推之便是往來義路之學即公事至室推之便是出入禮門之學滅明之立身行己如此子游取人擇善如此今人有行不由徑者莫不指爲簡可歎也已事不至者莫不指爲迂非公子游爲一邑夫子尚以得人爲問推之宰天下者可知

矣子游宰一邑亦必擇人推之宰天下又可知矣蓋擇人得人資益身心匡正政事表勵風俗非細故也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孟之反不伐不特在策馬之言緊要在將入門三字上雖有奔殿之功尚懷喪師之恥正當屬目之際不欺本心之眞

祝鮀巧言也無鮀之佞而難免世之無眞言可知矣宋朝令色也無朝之美而難免世之無正色可知矣傷世之皆失其心而歎人之不知自有其心也

知由戶不知由道甚傷之也人能知夫子以道喻戶之旨則知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矣道源於性具於心著於人倫見於日用常行易則易知簡則易能

天下之道可觀可度者爲文有本有實者爲質文以濟質質乃文之本質以立文文乃質之施故文出於質斯爲文之至質達於文斯爲質之善文質不相勝則質有其文文有其質矣所以爲君子文質相勝則以文滅質以質滅文矣所以爲史爲野彬彬是自然彬彬非是就人涵養操持上說

人之生也直一節孟子論性善便是此處體認去的人之生也得天之理以爲性性者人之生理也惻隱之心爲仁羞惡之心爲義辭讓之心爲禮是非之心爲智何嘗有一毫不直這都是性中自然生發出來無有虛假無有矯逆若有是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便是直養無害便是盡心知性之學若有是四端而絕之不信便是自暴棄之不爲便是自棄自暴自棄便謂之罔必不失此直理方不虛生不然雖生亦死大可懼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次之

知之好之樂之要看得知字重程子曰學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明諸心知所往知也力行好也求至而至之不去樂也蓋聖學惟在於致知好則知之有外於此心之眞知也了得此知聖學無有餘蘊

切實而他道不敢樂則知之渾融而與道爲一能好則其知也不涉於擬議能樂則其知也不滯於形迹皆非夫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道也者精粗隱顯內外體用一而已矣何有上下之可言然吾人氣稟自有上下學力自有上下則聖人立教亦因之以上下矣何言乎立教有上下也氣稟學力之上者語以其上氣稟學力之下者語以其下則我之施爲不徒彼之受爲當可若可以語上而不語之是抑其所未能皆非聖人因材而至不可語上而語之是強其所

之教也陳白沙曰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愚謂聖門之徒不由積累惟顏子能當之其次莫若曾子又其次莫若子貢顏子心齋坐忘終日如愚合下便是道體故夫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庶幾乎不由積累而可至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不假於歲月之漸也至語曾子則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蓋言者不煩受者不疑如此乎其相契也乃若子貢明健之資雖不遠於顏曾頴悟之才實高出於倫輩故夫子屢啟之曰子欲無言曰莫我知也夫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蓋欲示之以語上之漸也子貢疑其爲何莫知

子疑其爲不言何述疑其爲然非歟蓋亦可以語上之漸也故夫子直語以上曰下學上達曰天何言哉曰子一以貫之子貢深造有得遂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天道有何可聞與不可聞之別緣有由積累有不由積累者是以不同也其教樊冉由求或因問而答或因事而論雖至理無二而造就有方使諸子循其言無不可以至道所謂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是積累之謂也故明道曰上智之資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是也予怪夫今之論學者則異於是矣開口便論一貫便論性與天道不揣己之所得而直任

之是謂欺己不顧人之所安而妄與之是謂欺人立談之閒卽可與孔子並立爭先而究其實爲顏爲曾之其次莫若曾子又其次莫若子貢顏子心齋坐忘終日如愚合下便是道體故夫子深可慨哉此固學問之淨實所由分而人材成就多寡所由剖判也與

務民義遠鬼神專務民義而去了一切免禍求福之心先難後獲是專先所難而去了一切謀利計功之心二者皆相通也註以知者言事仁者言心卽事而心實主之卽心而事無不得

道之全體合仁知而一之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而全體於是乎分矣樂水樂山非逐物也盈天地閒皆物則皆道水之動得道之用而知者之動樂之山之靜得道之體而仁者之靜樂則心廣體胖有水之優游意思壽則神凝氣足有山之悠久意思要之仁者不憂是亦樂也知者弗去是亦壽也得此理之謂樂全此理之謂壽

齊之難變以壞於霸習魯之易變猶存乎王道可見爲治者眞當審所尙

觚哉之嘆不一而足夫子卽器之失其象而嘆其不得爲器推言之則父子君臣之不可失其父子君臣者見

矣又推言之則身之不可失其心人之不可失其身心之不可失其心人仁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仁之端也若從井救人雖至愚者亦所不為君子可逝不可陷以凡事可欺不可罔也可見仁者必知非知不足以成仁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宰我之謂也

道之散見謂之萬殊道之會歸謂之一本文即禮之著見道之萬殊也禮即文之精蘊道之一本也博文約禮是同功並進無有先後道之全體大用一以貫之矣自求道者言故曰弗畔

子路不悅南子之見而夫子矢之以天可見聖人之動以天而非人之所能浼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子路烏足以知之

中庸之德為至者以中庸也民鮮能者亦以中庸也謂之仁者人人可能非絕德也故雖少有所施所濟亦是若博施濟眾便是仁覆天下聖人得時行道之事夫子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見博施濟眾不是從事於仁之道乃聖人之能事也堯舜其猶病諸見博施濟眾雖堯舜之能事而堯舜亦未嘗於博施濟眾求仁也博施濟眾求仁堯舜且病也求仁之道只在一念人已之間

便可以得仁人之心體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此是一念之公己公人便是仁人之心體也又何必施之博而濟之眾耶能近取譬就在立達上見之苟自吾一念之立達而推之於人是即求仁之門路遇一事便可行對一人便可行舉一念便可行故謂仁之方也若求之博施濟眾則泛濫不切愈遠愈難終不足以盡仁矣聖人教人求仁其言切近精實如此曰近則不必求之於遠而事即在曰譬則不必外之於我而仁即存

唯信古故好之篤唯信古而好之篤故述而不作非不能作也古作已備信而好之篤古人之心之道即我我心之道即古人無用於復作也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則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羣聖之大成即可見矣

其曰竊比老彭謙辭也

默識識字讀作知字默識者是識我之心體我之心體渾然同天無間人己人惟不能默識此心體是以私欲滋長多有厭倦若能默識此心體在我的就是在人的在人的就是在我的默識此體而自學便是成己之智默識此體而誨人便是成物之仁有何厭倦合內外之道是之謂爾矣默識二字聖學之要領即易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修德講學徙義改過聖人以四者並言之今人講學只講學卻將修德徙義改過都忘了不知所學何事所以爲憂

夫子之申申天天卽文之雍雍肅肅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涇野曰聖人歎道不行不歸於我生不辰而但曰吾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如此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此本末內外一以貫之學工夫乃一齊俱到道字當重看德與仁與藝通在道字所包括人孰無志但志不在道則流於他歧雖志何益道者

原於天命具於人心著於人倫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志於道便是與之終身不使須臾離之自此道之實有於身謂之德自此道之純一於心謂之仁自此道之散見於物謂之藝必據於德然後所志之道凝聚而不徙必依於仁然後所志之道渾融而不滯必游於藝然後所志之道兼體而不累志據依游皆一志之運用

束修以上未嘗無誨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萬物一體之仁也必行束修而後誨之又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義也

機不到於憤悱悟不及於三隅聖人終不啟發而復教之非聖人有所私欲學者之自得也後之立教者於聖人引而不發之理必極論其底裏而猶恐不盡在我之施以口耳在人之受亦口耳其亦誤矣

喪側不飽以食旨不甘之心爲心也哭則不歌以聞樂不樂之心爲心也

出處時中之道不惟難能亦且難識用之則行未嘗必於行舍之則藏未嘗必於藏用之固行至舍之則藏舍之固藏至用之則行此惟中行之有得於道而無一毫己私容心當時孔門惟顏子之學足以幾此故夫子許之顏子有行藏之具如爲邦四代禮樂與簞瓢不改其樂是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今行師之道盡在於是行師宜愼不宜忽貴智不貴勇

夫子非因富不可求始從吾所好只警天下之人返其求外之心而求其在內也兩吾字借己以示人也言求富而舉執鞭之士爲言則世之求富其不免爲執鞭之類者多矣可歎也哉從好不言所好何事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好仁者自無以尙之從好就是好仁

夫子愼齊故祭必受福愼戰故戰則克愼疾故無所事於禱

韶之爲樂盡善盡美此性此理之妙通極於覆載流動於人心著見於聲容感動乎庶類夫子之心與舜爲一其契之深者素矣豈有只待聞樂而後始知舜之樂妙哉蓋周之末季去虞世已遠況當詩散樂缺之餘幾就湮泯今在齊所聞之韶蓋齊景公三十一年太師摯自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適齊明年夫子與太師論樂論韶齊無韶而有韶自摯始國語謂夫子適齊促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知其爲韶樂作故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者以太師所作之樂與虞廷無異實夫子正樂之功蓋喜之深故嗜好之俱忘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謂不圖舜之爲樂至於斯也斯非謂不圖舜之爲樂至於斯也

天下之倫莫親於父子兄弟莫大於君臣衛君父子之爭國與夷齊兄弟之遜國存心處行不待智者知之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不惟不識夫子之心而亦不知衛事之日非矣雖以子貢之賢亦必待問而後知可見學者精義之難也怨乎求仁得仁明是指遜國之事但未顯言耳非泛論其事也仁人心也卽之此心而安則得矣何怨之有苟若少有不安便有許多怨悔豈能成遜國之美貽賢人之令名哉觀夷齊卽之此心而安無有怨則知衛君父子爭國不能卽之此心而安不免於怨見矣知夫子之取夷齊則非輒蒯也見矣觀他日爲政必先正名則夫子豈特不爲所以扶綱常於旣墜者又可見矣

夷齊諫伐紂而餓一事程朱大儒亦信之然實無是事本朝學士王直著有夷齊十辨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三辨山中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時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言晝祭文王之說亦誤極其明析細覽究之便知的確

鄒東廓曰童冠咏歸之樂日至月至者也簞瓢陋巷之樂三月不違者也曲肱飲水之樂純一不已者也由日至月至而守之則可以三月不違由三月不違而化之則可以純一不已若以放蕩形骸留連山水爲曾氏之

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行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五錯綜易之理數盡於是矣透得此五十之精微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不能外所以夫子謂爲無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常也常言也雅正也正言也雅素也素言也夫子所言在此可見詩書執禮便是正道便是素履之道

忘食忘憂忘老總只是好學兩字盡之聖人之心全不使人欲相干便時時是發憤全是天理流行便時時是樂無時不樂只是此一項工夫到老眞無

一息間斷不知老之將至此心之外無餘道此道之外無餘學此學之外無餘能其爲人也如斯而已未得既得之說再詳

聖人雖曰生知其實聖學只在致知若欲致知則必好古敏求然後其知始到此夫子所以善充其知而無所不知也蓋此知卽我之心體無間於古今必好古敏求則在古人的就是在我的知道是在我的則好者好在我耳求者求在我耳

夫子之道萬世不易之常道也不語怪力亂神以其害常道所以正人心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見師無往而不在也在人之能自得師耳能自得師則見善固長吾之善見不善亦救吾之不善而同歸於善矣不能自得師則見善固無補於我見不善亦無警於我而終歸於不善矣

天生德於予天下之人之德無一非天之生但人不修德自絕於天夫子知天事天之學與天合德是天生之德在夫子矣天生之德在夫子是夫子與天爲一與天爲一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此桓魋所以無如之何見聖人立命之學非是患難之際委其命於天也亦非夫子自謂此身爲上天獨鍾之身也

道也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著見流行本無所隱二三子以爲有隱者正由不知夫子無行不與之教夫子之無行不與者正所以不免二三子有隱之疑若知無行不與則夫子之文章卽性與天道之實如天之四時行百物生卽於穆不已之命矣

文行忠信雖分爲四教然文行者忠信之散見忠信者文行之存主教盡於四端道本於一致

聖人不得見而思君子善人不得見而思有恆末又詳言無恆之實蓋恆者作聖之基若能充有恆之心立有恆之德由善人而君子由君子而聖人可也蓋聖人所

以爲聖亦只是恆久而不已也故不能充卽止於恆人能充卽可至於聖人

夫子不廢釣與弋者用物之義不綱不射宿者待物之仁

不知而作一章夫子教人致知之學蓋人之妄有所作者以其無眞知也知行一理惟有眞知而後可作苟不知而作是外知以爲行行不本於知非學矣然知有二有德性之至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德性之用生知者也上也有學問之知由多聞多見以求知而聞見所會理明心得德性之眞知因以不昧學知者次也彼

不知而妄作者不知致知者也要見致知乃所以爲學妄作非所以爲知而致知之外無餘學矣

王原齋曰闕黨之童遊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欲仁而仁斯至正見仁之不遠於人也雖然日至亦至也欲之淺者也月至亦至也欲之稍深者也三月不違則至而不違欲之又深者矣至而不違則仁始爲已有而不遠於人矣

司敗之問欲以探君之隱孔子之對不忍斥君之非始曰知禮固未嘗顯君之惡終曰有過亦未嘗文君之惡人歌之善而使反之則有以盡得歌者之性情於其反而後和之則已之性情又與歌者之性情而合一矣人之善卽我之善我之善卽人之善也

夫子文行合一者也猶曰躬行之未得不但已也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曰默識不厭不倦何有於我曰德不修學不講是吾憂至於勉喪事不困酒之微亦曰何有聖人之心兢兢業業過了一生所以德崇業廣萬世莫及今之談學者甯無但於聖人此等說話處理會耶文如聖人猶不以爲重況

不如聖人耶躬行如聖人尚不以爲足況不如聖人耶聖與仁非兩截大而化之謂聖心德渾全爲仁此仁聖之理人己所同以之自學以之教人皆吾人分內事但至於不厭不倦則非夫子純一不已之心不能故公西華以爲不能及曰不能及者見其以仁聖之道爲之於己尚不能況不厭乎施之於人尚不能況不倦乎夫子爲聖之極仁之至就此見矣

曰丘之禱久矣可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而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自見於言表矣

奢儉雖俱非禮之中而固尙不失禮之本
去了常戚戚之心便是坦蕩蕩之境欲盡則理還也
厲是溫中厲不猛是威中不猛安是恭中安聖人中和之至亦只是得其本體而已
泰伯以天下讓只爲泰伯眞見得君臣之義不容一毫僭踰而父子之情不容一毫傷失故托故而逃以自盡其心自行其志故人但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但知其爲讓季歷而不知其爲讓商德之不顯者也故爲至德
恭愼柔德也有禮則爲柔善柔中否則爲柔惡勇直剛德也有禮則爲剛善剛中否則爲剛惡

曾子之啟手足張橫渠謂之體受全歸最得曾子之旨全歸非徒以手足之不毀傷爲言也夫之所以與我者天者能立小者不奪踐形盡性一毫無所虧失方纔了得父母所生的事信乎曾子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也斯遠暴慢三斯字最緊要動容貌而卽遠乎暴慢乃爲容貌所貴之道合下便用這工夫便要有操存涵養之實非所以聲音笑貌爲也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見君子終身事業只在正心修身以爲齊家治國之本否則卽使器數周知儀文習熟亦無益也

聖人之學只是一無我顏子克己工夫精到故處己待人之際都是無我學問內焉忘己之善外焉忘人之過內外兩忘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惟顏子能深知之
世故有有節而無才者亦有有才而無節者才節原通是性分中事君子學兼體用之全是以託孤寄命則其才誠足以任天下之重而又臨危不奪則其節誠足以當天下之變此都在天理上用事故決其爲君子
仁人心也心體萬善俱備本無不宏一理流行本無不毅曾子謂士不可以不宏毅蓋此仁雖人人各足的然必志於仁而後可以爲志於仁任之重是以不得不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道之遠是以不得不毅非有所作而强之也所以復其心之本體也仁以爲己任是不容推遜的事故見其重死而後已就是仁以爲己任實功
存乎人者莫不有一念之興一節之立一德之成然必有詩之溫柔敦厚之教方能使興而不忘蓋詩也者所以正吾身之性情也故興者興此心也必有禮之恭儉莊敬之教方能使之常立而不易蓋禮也者所以謹吾

心之節文也故立者立此心也必有樂之廣博易良之教方能使之大成而不偏蓋樂也者所以融吾心之天理也故成者成此心也可見聖人之經不過明人心而入之得於經也不過得吾心之所本有者耳

狂而不直一章可與民有三疾一章參看狂侗悾氣稟之所拘也不直不愿不信則又壞於習俗之所染矣聖人甚歎之歎其習俗之不善愈難變其氣質之不美也學者學夫道也學字便是工夫了如不及而猶恐失之是用功汲汲不已之意如不及求以造乎道也恐失之慮其不能得乎道也功與心不相離不可分屬

好勇疾貧而亂是昧於修己疾不仁而亂是過於責人周公所以爲周公非徒以其才之美也以其不驕吝也此才天之所賦人人與能驕則據之爲己有吝則歛之爲己私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且不足觀況不如周公耶

學也者學夫道也學不至於穀是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矣故不易得三年言其久也

君子只是學與守二字學所以明道守所以立德篤信好學善學也守死善道守也危邦不入一節是有學有守而出處之分明然其義亦互見學與守原非兩截守是守其所學學是學其所守

位者所以出政政者所以立位有是位則有是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可見君子思不出其位也

始者言師摯在官之初非對亂字看關雎之亂關雎之一終也曰始者念師摯之終適齊也有追思歎美之意

摯眞知樂者哉

之知哉蓋君子任治教之責不任其所可能不强其所不能

人皆以舜禹有天下爲巍巍夫子獨以舜禹有天下不與以爲巍巍惟有天下而不與所以爲舜禹學者觀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與夫子稱舜禹巍巍之旨有不知爽然自失者無人心者也不言其他者以匹夫而有天下者惟舜與禹

大哉堯之爲君大哉者放勳之謂德業之總稱也蕩蕩巍乎煥乎皆所以見其大也天之大只是盛德大業堯之大亦只是盛德大業蕩蕩難名德之盛也巍乎煥乎觀聖德者必以治化觀天道者必以造化德業之大也觀天之大亦不是元妙成功文章亦不是粗迹

舜有臣五人非獨舜之臣也唐虞交會二代同美乃共有此五人爲盛耳亂臣十人非眞有十人之全也尙有文母其實乃九人耳正所以見才之難也

孔子稱泰伯文王爲至德所以教萬世之爲臣也又稱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所以教萬世之爲君也

禹無閒然朱子釋之曰豐儉適宜大段禹是從執中上發出來惟其道爲執中之道不特儉於衣食宮室則凡如衣食宮室之類皆在所必儉矣不特豐於鬼神黻冕溝洫則凡如鬼神黻冕溝洫之類皆在所必豐矣

夫子之常教人者義也而利則罕言焉常教人者人事也而天命則罕言焉蓋知喻義則利在其中知盡人事則天命在其中知求仁之方則仁之體在其中

夫子之所以大者大以道也達巷黨人以大哉稱夫子似矣而謂其博學無所成名則不知以道求夫子而惟執藝以求夫子矣然自夫子而觀之則又卽器而道自寓卽末而本自該者也故夫子因酌射御之藝而以御自名正見游藝者皆志道之事而得乎道者未有不兼乎藝者也

聖人不從拜上之非而必欲返乎拜下之舊何也蓋拜上者簒弒之漸簒弒之漸聖人所以必謹其微也

聖人之心其始也任理而發何意之有其繼也順理而行何必之有其旣也與理俱化何固之有其終也與理俱止何我之有蓋未感只是一寂然之體旣感只是一順應之常故無是四者之累門人記此眞盡聖人之學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旣生道在聖人言文王旣沒而文在茲正以見已之得統於文王也又言已之得與於斯文以爲天之未喪乎斯文又以見已之得統於天也

太宰知稱夫子以聖似矣而未能知夫子之深子貢稱夫子之聖爲天縱深矣而未知夫子作聖之有本蓋太宰稱夫子之聖在多能是以聖人之事盡於多能也子貢以夫子固是天縱之將聖又兼多能是以聖人之事必兼多能也夫子不以子貢爲知我以太宰爲不知我蓋夫子之作聖自有其本本者何一心也一以貫之之妙也知一則知心知心則知本以聖學無事於多能而致一斯足以盡道所以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正見多能非所以爲聖而所以作聖者自有其本也少賤故多能鄙事不試故藝則多能乃賤而不試者之鄙藝耳

固非我之所以爲聖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豈在此乎
可見太宰薇於物子貢猶有物夫子只無物
聖人之無知便是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也鄙夫問而叩
兩端以竭便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張子曰聖人未
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朱子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
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最得其旨聖
人以無知之虛心而叩兩端之教鄙夫亦以空空之虛
心而受兩端之竭正見感應之皆當處
鳳至圖出則聖人在上天下文明鳳隱圖藏則聖人在
下天地閉塞

人於他人之喪漫不相關於覓衣裳者不嫉忌則藐視
之於嘗者尤爲忽畧於此三者而能敬以處之眞是實
學眞是至仁可見聖人待人之誠心無生死貴賤長少
一也
道無窮盡至高至堅而不可卽高堅以求之道無方所
在前在後而不可執前後以擬之此四句顏子贊道之
妙以見用功之難也道之妙如此若卽高堅以求之執
前後以擬之是求道於道求道於道道愈不可得而有
蓋道無窮盡而欲以有窮盡之心求之道無方所而欲
以有方所之象擬之道其可得而有耶夫子之教不然

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蓋夫子不
教人求道於道而教人求道於我求道於我是求道於
心也博文博我也約禮約我也道雖無窮盡無方所而
其實體則文與禮二字盡之求道者雖不可以有窮盡
之心求之有方所之象擬之而其實功則博與約二字
盡之文具於吾心散於事而萬殊者夫子則博我以文
博則以吾心而著之物理卽體是用矣禮具夫此理根
於內而一本者夫子則約我以禮約則以物理而歸之
吾心卽用是體矣博約工夫無有先後一時並妙一時
並徹文與禮只是一個道體然必著此兩字然後說得

道體無遺博與約只是一個工夫必著此兩字然後說
得工夫不漏此一貫之眞傳也

從末由就是卓立之分明處非卓立後又有此一段境界由博約之教而造於卓立末從之地乃非有非無之境爲不落於有不落於無之幾至此則以有窮盡方所言道亦可無窮盡方所言道亦可此唯自喻自得之耳非顏子其孰能與於斯

子路使門人爲臣不知以禮事夫子也夫子不欲無臣爲有臣惟禮是安也禮者理而已矣惟禮是安則當爲臣而爲臣當大葬而大葬天也理也不當爲臣而不爲臣不當大葬而不大葬亦天也理也

沽之哉沽之哉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也不容私也我待賈者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重之不容輕也聖人行道之志自守之節相成而不相悖

欲居九夷雖是傷道不行抑亦夷地風氣未開朴野未散不若中國之機械變詐以中國之教施之又何陋之有

雅頌各得其所正見樂之正處

事公卿父兄勉喪事節酒食皆人生日用倫理之常聖人以爲何有則所以自修者固不外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川上之歎喻道也喻人心也道在天地間不息人心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不息者有時而息矣夫子即川流語道以見道無須臾之或息欲人之體道亦無須臾之或息也識此便是活潑潑地

薛文清曰如斯不舍即至誠無息也

夫子未見好德如好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信哉

譬如爲山進也是吾止也是吾進止之機都決於吾故曰爲仁由己

顏子所以造於聖域只是一個不惰二字成了吾人所以不能成學只是一個惰字壞了學主於不惰可以言學矣凡有惰者皆不足言學也

見其進不見其止便是不惰處

學貴先立本苗其本也必秀然後苗始立必實然後苗始成有其苗然後可望其秀與實徒有其苗而不秀不實猶無苗也知苗也好樂秀實也誠苗也形著變化秀實也善苗也美大聖神秀實也

四十無聞之聞乃聞道之謂非以善聞於人之謂後生可畏畏其他日與聞斯道而爲聖賢之意將來指後生也我之今日孔子以聞道自任也欲學者當及時勉學以求聞斯道也

法言而尚不改則無言可使之改矣巽言而尚不繹則

無言可使之繹矣見進言者不期於從悅而期於改繹正以責受言者不在於從悅而在於改繹也

匹夫之擬三軍相遠矣三軍之帥由人故可奪匹夫之志由己故不可奪可奪者非志也有志者不可奪也故學莫先於立志學莫貴於遜志學莫貴於辨志學莫貴於致志學莫切於貴志學莫要於持志學莫美於尙志學莫能透得貧富一關道之基本立矣故夫子引何用不臧之詩以美子路所以引而進之也學只止於透貧富一關道之全功隳矣故夫子發何足以臧之言以裁子路所以抑而教之也

松柏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其不彫者以萬物之彫而見之也君子合治亂而不改節易行其不變者以小人之變而見之也

知卽吾心之良知仁卽吾心之良能勇卽知仁合一而乾乾不息者知仁勇總是一個人進德之序如此耳進德者以致知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以强立不返爲全功不惑此心之無疑也不憂此心之無累也不懼卽無疑無累之無退轉怯懦也一理也

權者聖賢大中之學也所謂道也學者學此而已適道者適此而已立者立此而已至於能權則與道爲一而大中在我矣可其學不流於異端俗學矣然未知能適道否也能適道然後所其之學始有踐履又未知能立否也能立然後所適之道始有準則進於立則權矣能權然後所立者始渾融而無二知學以權爲準然後所學不差所適不差所立不差若不造於能權之地則所謂其學所謂適道所謂立亦徒焉而已

詩人之思以室之遠也夫子反言謂未之思以道之邇也此道至易至簡一念志仁而天地萬物之實體在是矣一念之復而人心物理之眞幾在是矣聖人說詩無非欲返在自己身上來辭不費而意足有如此者

鄉黨一篇紀聖人起居言貌服食之詳至爲明析所謂夫子之文章也而性與天道卽在其內矣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妙道精義之發萬世之下如見夫子舍是書何以哉

處鄉黨而恂恂似不能言者誠厚之至也宗廟朝廷而便便惟謹忠敬之至也至德之發見皆自然而然者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惟謹於便便內見之

侃侃闇闇言也而貌從可知矣踧踖與與貌也而言從可知矣下大夫分等則情狎而其言正直是以不覺其從也上大夫分尊則情暌而其言婉曲是以不覺其信

也踧踖恭也而又與與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色勃足躩承命之時之敬也揖所與立襜如
爲擯之時之敬也趨進翼如迎賓之時之敬也賓退復
命送賓之後之敬也動容周旋中禮如此盛德之至也
自入門至立行至過位至升堂是聖人之於君地愈近
而敬愈隆自出降至沒階至復位是聖人之於君地漸
遠而敬不斁恭而安也
命出於君以圭通信圭之所在卽君命也敬彰於身故
鞠躬如也敬彰於手故如揖如授也敬彰於色故勃如
也敬彰於足故縮縮如有循也聖人一身都是敬而門

人又善觀如此門之大人之如不容圭之輕執之如不
勝氣之屏又曰似不息足之蹜蹜又曰如有循夫子盛
德光輝眞是形容不盡
執圭一節敬也享禮私覿一節和也聖人並行不倍自
然而然安於敬處又見其和謹於和處又見其敬也
不以紺緅飾卽嫌疑重喪祭也紅紫不以爲褻服惡其
非正色近婦人也緇衣羔裘褻也緇衣羔裘素衣
麑裘黃衣狐裘欲其表裏之稱也褻裘長短右袂取其
便也寢衣長一身有半欲與齊相稱也狐貉之厚以居
取其溫也去喪而佩節以禮樂也非帷裳必殺倘中正

也羔裘元冠不弔哀有喪也吉月朝服而朝敬君也顏
色必正冬夏必時表裏必稱長短輕重必宜繁簡吉凶
必當可謂服以君子之容實以君子之
吉德矣
夫子飯疏飲水樂在其中而又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只
是隨寓而安無所容心
夫子於食之可以養生者則不厭不撤而其有害於生
者則不食其所食又必得正不使勝食氣不亂多是皆
得飲食之正矣莫非養身也則亦莫非養德也人莫不飲
食鮮能知味夫子知味矣知味則道在矣至於祭肉不

出三日見重神惠之意寢食不語言見愼言語之意疏
食菜羹祭必齋如見敬鬼神之意又無一而非德之所
在則亦無一而非道之所在矣觀夫子衣服飲食之宜
如此今人窮身體口腹之奉恥惡衣惡食者固不足與
議乃有面垢不洗衣垢不澣服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
矯情干譽而曰我學聖人其然豈其然乎
席不正不坐聖人所處無所非正卽居處恭也
夫子居鄉不以少先長故飲酒杖者出斯出厚之道也
不以戲廢禮故儺則朝服立於阼階敬之道也
問人他邦再拜送之如親見其人不敢瀆也

觀夫子處康子饋藥一事執禮之敬愛生之周待人之忠俱可見之

廢焚聖人渾然愛人之心形於乍見怵惕之頃仁之眞也

君賜食一節聖人承君之賜之禮也君祭先飯侍君之食之禮也加朝服拖紳承君之顧之禮也不俟駕而行奉君之召之禮也聖人眞可謂事君盡禮也矣

朋友死而殯義所當殯而殯也仁存其中矣非祭肉不拜義所不當拜而不拜也禮存其中矣

寢不尸一章門人記之以爲聖人容貌之變變也者只是求不失吾常而已若失其常不惟此心之本體少汨則凡所處必至於失已而狎眾褻天矣非聖人自然之容貌也

式負版者呂涇野謂負版爲齊衰重服見禮記

升車必正立執綏聖人動無不正其容貌之正如此心體之正可知矣不內顧頭容直目容端也亦正也不疾言不親指聲容肅手容恭也亦正也夫子於道在輿則道倚於衡故範我馳驅不失其正如此

色斯舉矣去之疾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薛文清曰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機而作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四書近語卷五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文

禮樂之文鐘鼓玉帛是也禮樂之本和敬是也人於禮樂從此和敬中發出便是文質得中方才成得個禮樂若只是禮樂之文雕琢浮靡全無和敬之實則禮樂之本亡矣其如禮樂何哉先進於禮樂便是文質得中者後進於禮樂便是只事禮樂之文者夫子用禮樂而必從先進即從周之意也用禮樂不止用於一身以之議德行制度數移風易俗經緯邦國皆是大道隱而天下無正習人心蔽而議論無公是聖人欲挽之而不可得蓋亦悲矣

四科以德行爲首次言語政事文學以聖門所尚之輕重爲序也顏淵四人非不足於政學游夏諸人非全缺於德行而如此分屬以夫子所就之才器爲言也德行如近道純孝謹疾不佞是已言語如知聖人而不阿所好使四方而不辱君命政事如可使足民可使治賦文學如絃歌武城篤信聖人可見聖門之言語政事文學蓋聖人立教專在德行雖未嘗廢言語政事文學而必本德行以爲言語本亦非世俗之所謂言語政事文學也

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因其疑問而發我之意便是助非是補助我之不及也故非助我之言非聖人之謙辭蓋以言教者本非聖人之心惟顏子能相忘於言語之外能以心學故於聖人之言無所不說說便是能以心學處說則無疑無疑則無問無問則無助學至於無所不說眞善學矣何必有助於我而後謂之學哉此是聖人深知顏子之語意也

論語中只記顏子有兩問一問爲仁天德也一問爲邦王道也聖人之心學帝王之經綸發盡夫子之蘊教萬世無窮此豈他弟子有助之可企也

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故其孝爲尤難夫子所以獨稱之也如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父間之何等愴悼母間之何等感化昆弟間之何等敬悅所以孝之由誠而形而著而明而人無間言出於閔子之不言則嘉其夫子於南容之謹言則妻以女於子貢之多言則歎其不能中於由之妄言則斥其野於子羔之簡而不佞則謂幸於宰我之能言欲觀其行於仲弓之可使南面其欲門人之不尚言如此今之講學者於言行之間全不留意動輒談天說理不知愧恥噫甚矣哉

顏淵死路請子之車可以見夫子之貧也夫子如此其貧而猶請其車以去夫子與顏淵師弟有篤至之情求之也夫子不與愛道重於愛情也路與門人惟欲厚葬不知君子事師當以道相成不在於情其愛子亦當以道相成不在於情也人子於親斂手足形還葬無椁君子以爲禮況弟子於師父之於子乎同之可以無椁非但不可舍車之故以路之貧不可厚葬禮也鯉也死夫子以其貧尙不厚葬路之貧又可厚葬同乎蓋借鯉以曉路非避薄鯉厚同之說而不與也君子之於人我可以與彼不可以受亦不之與卽使夫子富無待鬻車亦

不資路以財以爲同之椁也何也路貧而厚葬同非禮也門人厚葬固自有所處不俟夫子之車矣夫子猶歎其不得視同猶子正以其不能以道成顏淵也故夫子之車卽可鬻夫子卽可徒行亦不與路也說者不知夫子之意在於貧而厚葬之不可而局局於大夫不徒行之意其亦失夫夫子之旨矣夫子病子路門人爲臣尙謂其欺天其不欲門人之爲臣卽不欲顏淵厚葬之意也夫子以天自處而門人乃以世俗之常事夫子以道愛顏同而路與同之門人乃以外道之待顏同謬亦甚矣

正也一慟於顏子再拭於獲麟皆爲道也

哀至於慟痛至於天喪子非厚顏子爲道也卻鬻車之請責厚葬之失非薄顏子爲道也

門人厚葬之情同於顏路夫子循理之念同於顏淵使淵有知必有不得大葬窀死道路之感也

死生人鬼只是一理非謂事鬼難於事人事鬼者卽所以事人者也非謂知死難於知生知死者卽所以知生者也蓋以理之相通而不容間隔非謂事之有序而不可躐等也朱註再詳

聖人之學誠明而已事人事鬼誠也亦明也知生知死明也亦誠也子路仕衛輒其繼死於孔悝之難正由不能達得誠明一貫之理

闇闇剛而中者也行行剛而强者也侃侃剛而直者也惟剛足以進道故子樂樂者樂其進道之有人而傳道之可望也

長府亦公家不可廢者但魯人差在一爲字閔子重在一仍字推一爲字凡傷財害民者無不爲矣推一仍字凡節用愛人者無不爲矣故夫子深嘉之

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夫子非抑子路也使之矯偏勝以歸中和也門人不敬不但不知夫子立言而且不知

子路之爲人矣故夫子又以升堂入室喻之使門人知子路之學已升堂必服其所已能使子路知己之學猶未入室必勉其所未至矣

聖道只是一中字盡之師過商不及已便見中之所在子貢不知而以過爲愈也故夫子又告以過猶不及則中之所在蓋可知矣中庸載夫子言道之不明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道之不行知愚皆不行也道之不明賢不肖皆不明也言之不行由於知愚之過不及可見道不明而由於行之過不及可見知之合一於行也言不行而由於知之過不及可見行之合一於知也知行合一無過不及便是中此千古聖學之正脈

周公之富義而富者也季氏之富不義而富者也冉有聚斂非必如後世頭會箕斂之臣但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更以政事之才施之卽爲之處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氏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最爲得旨

曾子氣質之偏其始也與柴之愚師之辟由之喭同而其終也獨得傳夫子之宗非三子之可望而及可見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在人之善反焉耳

同也其庶乎一章鄙見謂聖人以一貫之學爲教是德性之學也庶乎者庶乎德性之學知也不受命不受夫子留無知而無不知是德性之學也不受夫子也億則屢中正是間見之知所謂測度而知有所知有所不知非德性自然之知也惟屢空故庶幾於道惟貨殖故惟億度而與道相遠矣

善人便是可欲之人不踐迹則不加學問工夫其於有諸己充實光輝之事皆不及安能入於聖神之室耶故必踐迹方入室有望既踐迹必求至於入室方不負可欲之善

論篤是與不知其有德者必有言而爲君子乎不知其有言者不必有德而爲色莊者乎貌卽在言上見觀人者與自反者察於君子色莊之閒而爲己爲人之學見矣

求退而進之由兼人而退之聖人教人俾人自知其失自至於中中者性之本然聖人之教非於此性之外而有加損

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矣師弟恩義之重如此

大臣不從君之欲則從欲者非大臣矣必行己之志則不能行志者非大臣矣不能行志而又不能退止總只是從欲矣故子然以從爲問而夫子以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答之則二子之所從者聚斂伐顓臾之類耳若弒父與君而亦從之豈但不得謂之具臣且不可謂之臣也矣

學與政本非二事但學而仕仕而學學以盡仕之理仕以行學之蘊則修身治人一以貫之子路但知就仕爲學不知由學立仕此便不是故夫子惡其佞也

夫子欲點之言志沈氏曰須識得聖人之志然後識得

四子之志老安友信少懷此聖人之志素位而行者也

遇一人則安信懷乎一人遇一家則安信懷乎一家遇一國則安信懷乎一國遇天下則安信懷乎天下人不知亦如此人知之亦如此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舉平居眼前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即此順應之耳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願乎位外之事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死曾點機括活三子取必於人點取必於己三子待他日做點即今日做三子擇地方做點在本地做夫子所以獨與點也

知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則暮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葛冬裘元端章甫亦樂也童冠樂也遇可事之君可使之民亦樂也浴風於魯地樂也優游於宗廟朝廷之上亦樂也咏歸樂也治兵足民行禮用樂膏澤加於斯民亦樂也不可將曾點之事只看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作逍遙物外之樂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人得天地

生物之心爲心渾是一團天理便渾然與物同體有何私欲但人爲氣拘物蔽不見與物同體之本然只從自家軀殼起念然後有私欲有了一分人欲便沒了一分天理私欲者我也有我之私即己也天理者禮也若能克去有我之私欲以復還天理之本然則天地生物之心渾然在我而無虧矣夫克己復禮便可以爲仁則仁只是個心而天下之人無不是這一個心也全得我之本心即全得天下人之本心自然萬物皆吾一體四海皆吾度內故一日克復則天下皆歸吾仁之內此便是有

以立天下之心又曰一日克復而天下皆歸吾仁之內則仁固取諸吾心而自裕者也爲之不在於己乎天下之人豈得與其力乎仁之體段與爲仁之功用此節已盡之矣故淵不復疑問而只請問其目也請問其目者尋討實落克已復禮的條件也夫子因顏子問克復之目而教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謂因視聽言動之非禮而後勿之也蓋人之心體不役於視聽言動而亦不離於視聽言動不滯於視聽言動而亦不外於視聽言動其機則在審理欲之幾而愼獨使此心主一

於理而無他適耳此心不主一於理而人欲得以干之則視聽時仁就違於言動時仁就違於言動已何由克禮何由復此心能主一於理而人欲不得以干之則未嘗不視聽而視聽皆理未嘗不言動而言動皆理已就此克禮就此復要緊工夫全在一勿字上勿者審理欲之幾而時時愼獨使心主一於理而無他適也故勿之卽克之也勿字工夫無一時閒斷雖不離視聽言動自然不滯於他天下歸仁也在此勿字上由己不由人也在勿字上勿之卽克之可見克與復非二事克己卽所以復禮也勿之只是審理欲之幾而時時愼獨使心主一於理而無他適可見禮與仁非二道復禮卽爲仁也論心學至此精矣夫子稱顏淵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心之知體炯然不昧故能先知於善不善之前而主一於善更無他適由是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便是常知此就是勿字實落作用也故勿字工夫卽審幾也卽愼獨也卽愼獨也卽主一也卽常知也故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其機括只在此一勿字耳愼思之愼思之謂恕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無時無處而非此敬推此心之謂恕恕出門如賓使仁人心也持此心之謂敬推此心之存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無時無處而非此恕之貫徹仁之施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仁之驗也敬恕原無二理只是一道顏子之學無人己界限惟一克己便與天地同德故曰天下歸仁仲弓之學必致審於人己之間敬恕之功盡方能物我爲一故曰邦家無怨顏子在全體上做仲弓在切實上做是以有乾道坤道之別及其成功則一也爲之難故言之訒可見仁者之訒言正所以求顧其行也仁不出乎言行之外而謹言愼行卽所以爲仁矣心存二字最切

不憂不懼不在內省不疚之外不疚之後是

君子所爲無一有愧於心自然如此蓋內省不疚則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居常則隨遇而安處變則順受其正有何憂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也中庸曰君子戒謹恐懼而此曰不憂不懼何也惟戒謹恐懼所以不憂不懼也戒謹恐懼便是內省不疚實工夫

子夏解司馬牛之憂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見其兄之死生皆懸於天皆定於命不必憂也後曰敬恭而四海之內皆兄弟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四海之內合敬同愛雖無兄弟亦不必有兄弟之意胡氏所以謂其語既而究其言又有不必憂也諭之於道思止其亂的意思滯也

浸潤之譖易移者也膚受之愬易激者也皆不能行焉則是此心鑒空衡平之體不因物而有遷知非之眞能早見而預待不可謂之明乎譖如浸潤緩而不暇覺且不聽況非浸潤者乎愬如膚受急而不及詳且不聽況非膚受者乎是其心之明不蔽於近而且可謂之遠矣

明則遠不明則蔽於近只反覆問明的意思

足食道之而生養遂也足兵治之而爭奪息也民信教之而倫理明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但說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信也

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爲大盜積者也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爲大盜資者也且將并兵食而去之矣有信則食雖寡而知方之義益明也兵雖弱而效死之心益重也且將并兵食而立之矣

文質雖不可相無然必先有質而後有其文與其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孰若曰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子成之言主於滅文子貢之論主於存文俱未諦當

念百姓之足與不足君以民爲體矣君無有不足民以君爲心矣是謂君民一體可見古之徹法行而君民皆足便是一體之政今之稅畝行而君民皆不足便不是一體之政

主忠信存主之立其誠也徙義踐履之得其宜也主忠信而不徙義所主者便非忠信徙義而不主於忠信所徙者便不得謂之義二句互相發明曰忠信曰徙便是崇德愛欲其生惡欲其死雖人之常情然生死有定命非好惡所能致著了個欲字便是惑生死既不可以好惡致則凡得失之小者又可知矣著一個辨字能明得愛惡之情能達得生死之故而實體於心不雜私欲便是辨

崇德辨惑二義亦相資之理崇德自知辨惑辨惑則崇德之功益明

知君臣父子爲人道之大經則盡君臣父子之倫卽所以立人道也人道立而治道舉矣知君臣父子爲政事之根本則盡君臣父子之倫卽所以立根本也根本立而枝葉茂矣人道大經便是政事根本

片言折獄由於無宿諾事豫則立也

忠信明決四字解得折獄之旨盡非忠信則人不信非明決則人不服世有忠信而不明決者有明決而無忠信者惟二者兼備便是中正之大人有情者利見之以求伸無情者懼見之以取敗故不待詞畢而卽折獄無宿諾便是有聞未行惟恐有聞也其爲曾子所畏孟子所尊宜哉

便民無訟明德之功已至端本之效已臻片言折獄又不足言矣使字有無窮意味潛消默奪之機有出於道政齊刑之外者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曰行指此心也居居其所行也行其所居也天下無心外之治無心外之政惟能誠心便可立政蓋誠者無終始無內外一以貫之者也存之爲天德發之爲王道者也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也居之無倦誠之無終始也行之以忠誠之無內外也若有一毫閒斷一毫虛假便不是帝王之道天德王道之學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是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者也小人反是是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者也君子成人之美實所以成己之美小人成人之惡實所以成己之惡

政者正也惟正故能政不正而出於正者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責康子以正而立政也古人爲政者法制禁令之施皆本於身心性情之實夫子雖爲康子發而帝王爲政之大體實於此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可見民之爲盜欲心使之也又可見君之所欲卽民之所爲竊也爲上者不欲則觀法之地已善誅求之擾已去優恤之政已施觀法善則民畏誅求去則民安優恤施則民足何盜之有賞之一字只甚言民不肯盜以見此心爲善之眞利終不能奪也

爲政自來未有單言殺字者康子有殺之言夫子便有欲善之教把個善字替他殺字而帝王爲政之心見矣康子欲誅殺惡人以遷就善人夫子欲嘉尙善人以感

化惡人任德任刑作用自別

爲政者不過使此心天理達之於下而已天理在人心以無邪謂之正以無染謂之不欲以無惡謂之善上下之所同也特其機則在上所以感之者

閒與達不甚相遠毫釐之辨爲己爲人之閒也閒者欲素利乎外也達者欲素豫乎內也質直主忠信好義徙義也此是崇德之主本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叉於人己之閒而致審夫質直好義之有至有不至也此是考德之實功色取於仁則非質直行違則非好義主本已忘矣居之不疑則非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無德可考矣要

之聞之篤實處便是達達之近利處便是聞

聖門之學只是身心之學崇德欲復心之善也修慝欲去心之惡也辨惑欲釋心之疑也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先事後得之謂也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亦粗攻其惡之謂也程子曰易發難制惟怒爲甚能於怒時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不以一朝忿忘身及親之謂也

己之惡下一攻字極妙人之一心被種種惡念膠固盤據遂將此心喪失陷溺若不是下一攻字工夫掃蕩廓

清如何能去得惡如何能復得我之心體知道自己之惡必要攻他又如何有工夫去攻人之惡只這要攻人之惡之心卻又反增了己心之惡

樊遲先問仁後問知是各自爲問也夫子先告以愛人後告以知人是卽仁知之各自爲用者而各答之也樊遲未達是徒知愛人者之妨於知人知人者之妨於愛人是疑仁知之德不相成而反相戾也不知以愛言仁以知言知皆性之德也知之無私處卽是仁仁之有別處卽是知非知則仁無所施非仁則知無所立是仁知雖有異用而實無異理也故夫子以舉直錯枉能使枉

直告之觀仁知之互爲其用則知知以成仁而仁知合一之理見矣及其又未達而子夏以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告之觀仁知之互爲其用則知知以成仁而仁知合一之理又見矣是知之所及卽仁之所存而知人之名卽愛人之實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如此

告非難忠爲難忠告非難善道爲難本以忠告之誠而出以善道之辭朋友之責盡矣故不可則止忠告善道朋友之倫也不可則止全朋友之倫也

君子之學明道進德之實功知行合一而已以文會友求致知之助於友也就是講明爲仁之理以友輔仁求

力行之助於友也就是發揮所會之文信乎朋友之倫義重聚樂若會而非文輔而非仁則喪道敗德何取於友

夫子言先之勞之便是常常先之常常勞之無倦就在內矣非待子路請益而後始足其意也先之無倦教思無窮也勞之無倦容保無疆也

觀舉爾所知之言可見爲政者患好賢之不極其誠薦賢之不極其篤耳在我若果能誠於好賢篤於薦賢則一君子進眾君子皆進我之心既進夫人人之心亦猶夫我我所不知人自不舍固不必求盡知賢才而人所

舉之賢才即我所舉之賢才矣聖人用心之大公如此

夫子爲政欲以正名爲先曰言曰事曰禮樂曰刑罰皆政也言之順事之成禮樂之興刑罰之中皆必由於名正可見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衛輒不道把名分都壞了夫子爲政必先正名必有誠意感化使之良心發現使衛君父子各悔其過輒避以讓其父瞶跣足以謝其母上告天王下告方伯子讓其父父立其子君臣之名各正而政立矣若名不正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是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便一齊都倒所謂大綱一隳萬目瓦裂不以其

漸也名必可言者名正而言順也言必可行者言順而事成也禮樂之興刑罰之中皆在事成之中君子之言無所苟則其始也固本於名之正而其終也自至於事之成而禮樂興刑罰中矣可見必以正名爲先也

知學稼學圃爲小人之事則知好禮好義好信爲大人之學大人之學明德新民之學也明德新民之學以天下爲度者也出吾性之禮而四海莫不合敬出吾性之義而四海莫不合宜出吾性之信而四海莫不合情物各得其所而皆取足於在上者之一心故曰大人之學也若規規於農圃則經營惟止一身計慮惟在口腹

不欲遲之學也

孔子言爲學有大人之事不在學稼孟子言爲治有大人之事不必並耕蓋眞有見於堯舜仁覆天下之心者學必有得於心然後有益於事誦詩三百而不能達不能言是學之無得於心矣雖多亦奚以爲見學必求得之於心而後可也

身正不令而行以身教者從也不正雖令不從以言教者訟也

夫子嘗言魯一變可至道則魯尚可爲也今乃謂其與

衛爲兄弟之政則魯日非矣周公之道衰矣夫子傷之切矣

衞公子荆居室始有曰苟合則未嘗不欲合也而亦不必於合也合可也不合亦可也苟完亦然苟美亦然視他人之未合則汲汲以求合既合則汲汲以求完既完則汲汲以求美以外物爲心而欲難足者不同故稱其善若推是心以求道何道不得

欲爲政先難得個庶庶則有其民矣有其民必君道立而後能保其民故必富之必師道立而後能化其民故必教之此爲政之要經也

期月而可王道之始三年有成王道之終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此非稱許善人也欲人爲王政勿止於善人之政也百年之爲日甚多去殺之爲政甚淺若是王者之政殺來動和殺之不怨民之遠罪不知誰之爲之期月三年固無待於百年矣而其效亦不止於勝殘去殺而已

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季氏已專國政又不當在私家以議國政今也不然是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夫子謂其非國政乃家事夫子非不知其本國政也非不知其非家事也蓋傷其以國政爲家事也而斥正卑有誅絕季氏之意自見言外矣

知其爲君之難則凡所以求盡人君之道者無不爲矣故興邦惟其言而莫子違則凡所以求遂一已之欲者無不爲矣故喪邦邦之興喪只在一念敬肆之間耳

王政以得民爲本善政善教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由是而澤之所被無有怨言而近者說矣風之所樹無有離散而遠者來矣此乃王政自然之感非有求悅求來之心而始行善政善教以爲之地亦非善政善教之後而卽期其能悅能來以爲之驗也

欲速見小霸者之心霸者之政也無欲速便是可久之德無見小利便是可大之業純王之心純王之政也欲速者以泪於小利見小利者以志在欲速中庸載至誠無息功用博厚高明悠遠是何等氣象

揆諸天理而順卽諸人心而安無矯逆委曲之私謂之直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揆諸天理不順卽諸人心不安矣故夫子不謂之直父爲子隱矣其實子有不善父必有義方之訓也不然是石碏之於石厚也子爲父隱矣其實父有不善子有幾諫之道也不然是李璀之於李懷光也所以夫子謂直在其中者最有味不是就以隱

爲直也言有直以成其隱也

仁道無往而不在可見此心隨在而當存也居處恭恭便是仁而此心存於執事之際矣執事敬敬便是仁而此心存於與人之際矣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終食不違造次不違顚沛不違其不在斯乎恭敬忠只一個心就時與事與人而分言之耳

大段士之品只有三等才節兼全上也有本無才次也才與本俱不足斯爲下矣行己有恥只一有恥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都在裏了不辱君命只一不辱

上不負所學都在裏了不辱君命本於行己有恥來二者兼得而士之明體達用之學盡矣堯舜之道在孝弟

孝弟之行本是極好的若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是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廣故爲次也君子之言行在於信果信果之言行本亦是好的若只是言必於信行必於果則是意見爲私而執守不定故又爲次也行己有恥已包了孝弟信果故爲上

告子貢士之品有三皆在實行上見文學詞章俱不與焉古之士可知矣今之士者惟文學詞章是尚而實行不與焉則今之士又可知矣悲夫

聖人之道只是一個中行然後可以傳道不得中行而與之亦必得資質近道之人裁之以就於中則傳道亦可望矣狂之志狷之節雖似分屬實各就其重處而言但德性少偏所以到中行便難狂者有氣魄阻抑他不得狷者有筋骨污染他不得通是作聖胚胎有恆是爲學始事下手工夫就在此恆字無恆雖巫醫不可爲況爲學乎或承之羞無所往而不羞也由不占也占者占恆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恆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恆心之應用處則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失其心之神明失其幾之感應是不恆其德矣羞豈不至耶聖人喚醒人作聖學只是一占字

君子小人之分只在存主公私之間和即無我之同以理爲從也同即有我之和以情相昵也不同就是和中不同不和就是同中不和

鄉人皆好之問其賢也鄉人皆惡之亦是問其賢也子貢之意以論人必於其鄉夫子之意以論人當稽其類先云未可便見夫子之至公處後云不如善者好之惡者惡之便是夫子之至明處善者好之善其善也惡者惡之妬其善也

易事難悅夫子以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恕便是天理天理者順事而行不與以己之謂小人反是正由他不能順事而行無往不是一己之私所以全是人欲作用易事者自難悅難事者自易悅泰者以理自適驕者以欲自縱以理自適便是坦蕩蕩故不驕以欲自縱便是常戚戚故不泰

仁者人心中之理也剛毅者高明有宏毅之資爲剛善木訥者沈潛有貞固之資爲柔善故皆近仁若能因其美質而善充之高明者柔克以造於中沈潛者剛克以造於中使心德不偏本體以厚而無氣質之私便就是仁若不充之以學剛流於厲毅流於猛木流於塞訥流於滯而仁遠矣

朋友以義爲重故切切偲偲切切以心言偲偲以言也兄弟以恩爲重故怡怡怡怡兼心與言貌言也夫子以此告子路可見士之爲士只在人日用功夫變化氣質上下手也

以不教民戰則親上死長之義不知坐作進退之法不習必至敗亡是棄其民也爲人上其忍棄其民哉則教之二字不容緩矣

使善人爲邦使已教之民戰聖人治國便是如此

恥者羞惡之本心夫子以有道無道之穀爲恥者蓋君子出處爲道計也使不能以道殉身以身徇道而惟志於穀可恥甚矣穀非可恥志在於穀是以可恥也

克伐不行猶有克伐者在也仁則無克無伐矣怨欲不行猶有怨欲者在也仁則無怨無欲矣此一章正心學所在原憲不從源頭上做工夫故以强制爲能夫子曰仁則吾不知是教之返囘源頭上做工夫也源頭工夫克己是也只一克字便不消强制了

聖門爲仁之功通只是一個克己答仲弓司馬牛樊遲子貢子張諸人之問雖不同無非各就其所難克者克之蓋受病有淺深下手有難易病無大小只沾染處便累了一生故就其難處刮磨攻治其餘便自省力若顏子克己則是從全體上做一克了便復常是克常是復與諸子工夫作用又不同蓋行健不息之學也

士而懷居朱子意所便安爲居最得夫子之旨意所便安不止衣服宮室居處之類如貨色名利之間去就取舍之際少有顧戀意思與夫吝於改過不勇於徙義俱是必是一刀兩斷方有進步處若但有一毫懷之之心便與聖賢正大光明德業相去天壤士乎士乎其必足以爲士而後謂之士乎

行無時而不危者君子無可易之節所謂國有道不變
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也言有時而或遜者天下有當
審之時所謂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
也危言危行君子只循其常理自世俗見之危耳
危言者非徒展素學之蘊實欲以贊治化之成也遜言
者非徒固周身之防實欲以濟天下之事也
夫子歎世皆尚言尚勇而尚仁之無其人也故言有德
者精蘊所發自然有言不可徒尚夫言也有仁者義理
之發自然有勇不可徒尚夫勇也蓋有德之言乃天下
之法言否則無稽之言而已有仁之勇乃天下之大勇
否則血氣之勇而已自修者當求言於德不可務工其

言當求勇於仁不可取助於勇觀人者當因德信言不
可徒取其言當因仁信勇不可徒取其勇也
南宮适知羿奡之不得其死其遇無道也必有處矣知
禹稷躬稼有天下其遇有道必見用矣安道德之貧賤
危權力之富貴信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也比當時
孔子之說再詳
仁者渾然全體純是天理之心君子有志於仁而功夫
斷續天理未純但私意少有所閒便是不仁小人無志
於仁而滿腔人欲雖天理暫萌終不能擴充長養便是

不仁君子而不仁見欲爲君子者當密其求仁之功而
後可未有小人而仁見人決不可爲小人以自失其仁
也
愛則必勞忠則必誨勞生於愛所以成愛誨生於忠所
以成忠愛於子者決不能已於勞不勞者非愛也忠於
君者決不能已於誨不誨者非忠也愛而勞爲人父止
於慈也忠而誨爲人臣止於敬也
裨諶不足取之世叔世叔不足取之子羽子羽不足取
之子產古之人能用人以成國家之事如此討論其草
創不爲矜我之長潤色其修飾不爲形彼之短古之人

能忘已以濟國家之事如此
子產在鄭子西在楚管仲在齊皆春秋人品之著者夫
子曰惠人明其心也曰彼哉彼哉據其行也曰人也奪
伯氏無怨言表其功也三子心迹之大槩夫子褒貶之
大法俱可見矣
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此自守乎貧富者言守則强制其
怨驕之心故其勢有難易若樂與好禮心中都忘了貧
富無怨無驕俱不足言又何難易之分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見其不足爲大夫也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見其尤不可爲大夫也

天地之生人爲貴人必能踐形盡性而始能成人聖人者踐形盡性之至者也下聖人一等未免用克治工夫克治工夫全在禮樂禮樂所以變化氣質而成就道德者也臧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四子之資皆近於知與廉與勇與藝者但不知文以禮樂所以各拘於一偏而不得其正若就四子之資而能加以禮樂工夫由是本之至和出之至敬以克其偏而會其全防其過而就其中則知足窮理廉足立身勇足任重藝足應事而可以爲成人矣不如是雖有過人才識不過只是氣質用事與渾融於義理之學者不同此君子以事心爲貴而事心之要惟在禮樂也

見利思義利義之辨眞見危授命死生之分明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言行之機審是雖未能文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之次

不言不笑不取事之不近於人情者也故夫子疑之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道之可企於聖修者也故夫子又疑之

臧武仲之請後亦未爲非但據邑以請便不是了孔子譏爲要君爲據邑也孔子又嘗有言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作不順而施不恕也不能順事恕施便是要君張本

桓之正而不譎文之譎而不正都只是就他霸術上與他品論以爲彼善於此猶自有優劣若以王道律之均未可以言正均之爲譎矣張子曰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子路謂管仲爲未仁指其心也夫子稱管仲之如其仁許其功也如字最妙言其功亦如仁人之功也於不泯其功之內而又微見其非眞仁人之功之意孰有如其仁之說再詳

匹夫匹婦之爲諒不是說召忽之死是說管仲之可以無死也非以召忽之死爲未當是說管仲之不死亦不爲苟生也召忽之失在於輔糾亦如子路之失在於仕輒不在於死輒

曰公叔文子之臣爲文子私之也曰大夫僎賢之也曰同升諸公爲文子公之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與交隣故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在位衛靈公獨得以不喪

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可見爲之難言之不得不訒也

陳恆弒君孔子請哀公討之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聞於

周天子也

勿欺者心術之忠犯者諫諍之直忠以用乎其直直以成乎其忠內外一致之道也而事君之善於是盡矣

君子循理故日進於高明天理本高明是以其心常伸於萬物之上小人徇欲故日流於污下人欲本污下是以其心常屈於萬物之下

古今學術之不同只判於爲人爲己爲人之別一部論語致嚴於君子小人之力者至多其判別亦只在爲己爲人之間耳一念之誠僞少異而人品之界限頓殊學者可不懼哉

張敬夫曰爲己者無適非義爲人者無適非利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曰利則在己之事亦莫非爲人夫子稱伯玉之使者信伯玉有寡過未能之心而嘉使者之能知伯玉之心也

吾人學問惟聖人能立無過之地下聖人一等必須有欲寡其過之心然後克治誠切又必有欲寡過而未能之心然後檢點精密而事心工夫自然日改月化可至於無過此伯玉之所獨知者而使者乃能知之夫子雖嘉使者而重與伯玉之心益彰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身所處之地也思不出位正心以修身也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身在是思卽在是所謂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也

恥其言則行益力過其行則言益謹

君子道者三以達德而行達道便是君子道者三也仁者不憂能體此道安於心之理也知者不惑能察此道明於心之理也勇者不懼能任此道踐於心之理也同功並踐無有先後

君子之學必先自治夫子謂賜爲賢乎哉謂其必長於自治故暇於方人也夫我則不暇言在我則方自治不暇故不暇於方人也警之至矣

不患人之不己知是無爲人心患其不能是爲己心

逆詐億不信則流於用智而自私非君子之心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教人復心體也復心體者復先覺之本體也若先覺之本體既得不逆詐而詐者之情僞卒無所逃不億不信而不信者之衷曲卒無所隱不將迎於物爲而不滯應而不差以得先覺之本體也得先覺之本體無他只是致吾心之知致知則虛虛則感應不滯致知則明明則感應不差如明鏡止水一般便是先覺

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見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

下之心便是固處

力德兼方謂之驥然驥之重重以德也才德兼方謂之君子然君子之重亦重以德也非全去其才力之說

聖人心只是一個至公以德報怨卻就是私意了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方是至公之心於情爲洽於理爲順於心爲安以其直也報於其所當報固直也報於其所不必報亦直也稱物平施之謂也若德則自然報之矣亦稱物平施之謂也

莫我知也夫夫子非是爲人不知己而歎是明此學乃不求人知之學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則所以事天而盡人者至矣事天盡人之學旣至天理本原之妙自合故知之者惟天耳知我者其天此聖人之與天爲一而不求人知之學於是爲至也

下學是人事上達是天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非下學上達亦非下學之功已畢而後能上達無時無處不是上達學工夫便無時無處不是上達學問可見可爲可思皆下學也而不可見不可思之至理即此而寓便是上達也知聖人之下學上達是合一的學問若知天人合一的學問不惟不必怨尤而亦無所庸其怨尤矣

聖人以道之將行將廢爲命便見聖人立命之學賢人安命之學自是一定道理言命則義行乎中矣

辟世辟地辟言辟色皆欲行其道而不肯貶道以徇人者也所遭之時之常變而非以人品之優劣論也

作者七天地閉賢人隱也

晨門譏夫子之不可爲而爲見已之不可爲而不爲也在晨門則時不可爲而已卽不爲在夫子則時無不可爲晨門之自處其身則是其言聖人則非也

果於忘世人皆可能見已之不果於忘世處正人之難能也聖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時之閉塞而廢生物之心聖人不以世之喪亂而忘行道之心荷蕢之徒能知夫子之有心而不知夫子之所以存心也

觀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可以見古人愼簡輔相之由可以見人君於父母得終三年喪之由後世冢宰旣難其人則人君不能行三年之喪也毋亦勢之使然耶

禮也者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上好禮則民易使由上下辨而民志定也

此心之敬之理合人已徹上下通遠近而一以貫之修己以敬一言便盡了一部大學修己修身也修身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言敬則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包

括無遺矣

安人安百姓都是修己實功不是修己效驗安人安百姓非於此敬之外有所加也明德必能新民新民即是明德正見人己一理遠近一心也

不孫無述之人猥生於世夫子名之爲賊吾人求免於賊必先就從孫弟從可述上做始得

居位並行便是速成徐行後長便是求益夫子之成益後學者是從孝弟實行上教之

夫子之道在禮樂靈公之意在軍旅已不相謀及夫子以嘗聞俎豆啟之而亦不復有問則是不惟不能用禮樂且不復知有禮樂之事夫子安得不行

俎豆軍旅亦非二道但明於俎豆之事以用軍旅則爲列國帝王仁義之師不明於俎豆之事以用軍旅則爲吞噬之習君子亦有窮乎子路非以君子只是通在不窮也且子路衣敝縕袍則不恥乘桴浮海則欲從亦非不能固守其窮者其問窮者其意但以君子之道四達不悖而今阻抑如此意者在我容有所未盡乎其慍見者卽與不悅南子之見不悅公山之往同夫子告以君子固窮見道在則時不能爲之加損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見道不在則時卽能爲之加損也道則在我者無所

不盡矣其在外者烏能必之夫子之出處以道而窮達隨時如此

一貫者博約同功內外合致吾心就是物理物理就是吾心原不待多學而識而實無所不通總只是一以貫之蔡仲默謂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是也若不識得這個一只在事物頭緒上窮索逐件記驗是離約以求博離內以求外離吾心以求物理而去道愈遠矣此夫子先告曾子而又以告子貢也

先多學而識然後以求一貫卽後世先窮致事物之理而後一旦豁然貫通之意非聖學正脈也知道一貫之道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只是這一個所貫通若不知道這個一多學多識既是逐外不學不識亦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

註謂告曾子一貫以行言告子貢一貫以知言知行原折不開亦無一個知的一貫又有一個行的一貫

夫子告子路以知德者鮮蓋德我之所得乃天者德人不能知耳若眞知此德則得於天者不蔽而在於人者不能失之矣小之是非毀譽大之用舍行藏極之禍福死生何足以動其中哉

謂恭已者是聖人敬德之容則無爲而治者便是聖人敬德之治者也大舜之治極其盛而所以主之則有本本者元德也德只溫恭允塞便盡了溫恭允塞只是一敬字敬之所在自然行所無事如命官敷治明目達聰只是個無爲而治況上承帝堯之後下有衆賢之輔既無所爲則其治自無迹可見惟恭已以正南面一敬之外無餘事矣故大舜無爲之治只是一敬盡之

忠信篤敬此心之實理也本此心之實理以爲言則其言爲實言本此心之實理以爲行則其行爲實行言行既實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然感應皆同而無不行矣然其實落用功必是未行之先而忠信篤敬之實理念念不忘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隨其所在常目見之雖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則實理始爲己有而發之於言徵之於行自無不實然後可行矣此是教子張之用功也

直哉史魚是可與言而不與之言是不知其可與言也故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失言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何失人之有不失人則不失言可知矣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何失言之有不失言則不失人不失人不失言則又無以守之矣故必放鄭聲所以防嗜欲精是以是非不淆鑒別有定便是知者

志士仁人雖有安勉不同均非利害所能奪當生而生當死而死無有一毫繫累求得心之所安而已

志士仁人皆由平日識見既眞涵養素定是以當生死之際不爲苟生亦不爲徒死只要全得吾心一個仁而已若平日無有識見涵養則些小得失亦且搖動況於生死之際未有不顚倒錯亂者也

善事之工必先利器之資可見求仁之士必先仁士賢大夫之資也蓋爲仁雖由己而輔仁則在友大夫與士有位無位之別大夫之賢士之仁亦無甚優劣也看工欲善事欲字可見必在已有欲仁之眞心然後大夫士之賢仁者得爲吾輔仁之助若自已無欲仁之眞心雖有大夫士之賢仁其如吾何哉

顏子天德已具其問爲邦而以四代禮樂告之見王道之大全也行夏之時則凡做天勤民之政皆舉之矣服周之冕則凡殷之輅則凡制器尚象之政皆舉之矣樂則韶舞則凡移風易俗之文章度數之政皆舉之矣樂則韶舞則凡移風易俗之政皆舉之矣禮備樂和綱舉目張如此若有害於治者而不去之則又無以守之矣故必放鄭聲所以防嗜欲

之萌也必遠佞人所以防小人之進也夫子告以四代禮樂而復有鄭聲佞人之戒亦猶舜之授禹以人心道心也不曰如之何則凡時之常變勢之輕重理之是非皆不擬議於心思而率意以言徑情以動其言爲妄言其動爲冥行吾末如之何也已

君子之慮務其遠者大者小人之慮務其近者小者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朋友大家得羣居而且至於終日之久義重聚樂豈不是好事但若使不以善言相切劘而所言皆不義之言不以善行相砥礪而所行皆小慧之行則是燕朋喪志燕辟喪學不過載胥及溺而已不亦難哉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羣居的好景象不

可坐失了終日的好光陰

君子義以爲質義就是我之質幹了即心是義義之外無所論矣即事是義義之外無所由矣眞得此義自然一以貫之衆悉具自此義之得中言謂之禮禮以行此義則有一毫非禮處即不是義自此義之和順言謂之遜遜以出此義則有一毫不遜處即不是義自此義之精實言謂之信信以成此義則有一毫不信處即不是義精義如此信成德之君子矣

呂伯恭性褊急因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章遂極力克治卒成大儒今之讀論語者有如此實用工夫者否耶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乃君子之道也不曰如之何則凡時之常變勢之輕重理之是非皆不擬議於心思而率意以言徑情以動其言爲妄言其動爲冥行吾末如之何也已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朋友大家得羣居而且至於終日之久義重聚樂豈不是好事但若使不以善言相切劘而所言皆不義之言不以善行相砥礪而所行皆小慧之行則是燕朋喪志燕辟喪學不過載胥及溺而已不亦難哉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羣居的好景象不

可坐失了終日的好光陰

君子義以爲質義就是我之質幹了即心是義義之外無所論矣即事是義義之外無所由矣眞得此義自然一以貫之衆悉具自此義之得中言謂之禮禮以行此義則有一毫非禮處即不是義自此義之和順言謂之遜遜以出此義則有一毫不遜處即不是義自此義之精實言謂之信信以成此義則有一毫不信處即不是義精義如此信成德之君子矣

呂伯恭性褊急因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章遂極力克治卒成大儒今之讀論語者有如此實用工夫者否耶

臧文仲不薦柳下惠之賢夫子以爲竊位眞誅心之法所謂竊位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也恐恐然惟懼賢人在位有以形己不得以安其位如盜竊然惟恐人知其心將竝君之爵祿而盡欲羅之一人持祿保位之心勝防護覆蓋之術周故謂爲竊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修之道當如是非爲遠怨計也然必能遠怨而後見自修之至故夫子告仲弓敬恕之實功而必於邦家無怨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程子謂沒世無善可稱耳非謂無名也其實稱字當謂作去聲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只是一念耳求諸己所求者皆吾性分之所固有者求諸人所求者皆無與於性分者也求諸己便是爲己之學是求之有益於得求在我者也求諸人便是爲人之學是求之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

君子自守之嚴矣又不失於處人矜而不爭也待人之和矣又不失於自守羣而不黨也矜則自守之嚴矣而不爭則羣之意卽在其內羣則待人之和矣而不黨則矜之意卽在其中夫子之陰陽合德剛柔得中就是如此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失人也不以人廢言不失言也用人不以言舉則其言之在所不廢可知用言不以人廢則其人之在所不舉可知用人之至公取言之至精只是無我而已

恕之一言終身可行可見夫子一貫之道惟忠恕而已恕卽所行乎其忠者也本至恕以推心天下之欲惡自無不得其平久之而恕者熟而聖人之無我天地之大化育不外此矣終身之學不在是乎

天下有善惡卽有好惡好惡原是性中來的若外此以爲好惡便是毀譽性者人所生之直理也本此直理以定是非謂之好惡外此直理以爲是非謂之毀譽夫子之無毀譽只是不敢將天地閒是非直理爲吾一人私評耳然此直理之在人心不以古有不以今無故今之斯民卽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卽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則人心所在卽是直理所在雖欲外是非之直道以爲毀譽不可得矣春秋之時是非不明故夫子提出人心直理以爲好惡毀譽者之戒使得邦家過惡揚善順天體人反三代之治直如反掌惜乎僅託言於春秋也歟

史闕文馬借人與大道爲公之世已遠矣今復無之甚傷之也

巧言亂德當去讒也小不忍則亂大謀當懲忿也

衆惡必察恐其特立爲衆所憎也衆好必察恐其同流爲衆所悅也此惟仁人能之必字非作意矯強只是順是非之理以定取舍之公察其果不賢一人好之不賢也衆惡之亦不賢也一人惡之不賢也衆惡之亦不賢也此惟仁人能之

夫子欲人力於任道故說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之大原出於天實體備於人人就是道之主其責甚重道體廣大唯人能致其廣大道體精微唯人能致其精微道體高明唯人能極得高明道體中庸唯人能道得中庸易曰聖人成能成此能也百姓與能與此能也非道宏人可見宏道之責在人而不在道是明上句之意人於此道信不得不任其能而致其力也夫子以道責成於人之意其切如此

過或出於無心過而不改則出於有心是爲過矣

思與學合一不偏聖學之中理也思至於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思亦極矣而猶無益則所思者竟歸之空虛而無實得曰不如學者非謂思不如學言學之不可去思而思之不可去學也夫子原已以立教示人一以貫之學學而思則學因思而益精思而學則思因學而有據精知力行之兼至而明體達用之至資矣

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君子之心只知有道不知有食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謀食者有得有不得而且有得食之理而非教人廢食以求道也君子憂道不憂貧見謀道雖有得之理而非教人廢君子之心則惟憂道不憂貧而本無得祿之心也總之謀道不謀食一言盡之君子終身之憂只在道若緣祿以求道則其學必不精爲貧以爲學則其志必不篤可以觀君子一心之外無餘道一道之外無餘學一學之外無餘謀矣

知及之一章聖人以全德望天下便見吾儒大成知及之必仁以守之知行之合一也知及仁守必莊以涖之內外之合一也莊涖必動以禮見明新之至善也造到如此地位便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而爲一貫之學

君子所學者大故所受者大小人所務者小故所受者小若以小知責君子失賢矣若以大受付小人償事矣

民之於人也甚於水火緣水火以例求仁欲人知仁之切也水火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又緣水火之有害以例求仁之無害欲人益知仁之切也水火不過活人之身而仁則能活人之心有是心則身賴以生身爲重乎心爲重乎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不仁則害其心害身爲重乎害心爲重乎

當仁擔當此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也仁者心也心之所以爲心也不容不當者也師亦無讓正以見當仁也師不必讓他無讓可知矣

貞者允執厥中也諒者執中無權也貞者固守其禮義

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義也貞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不能安而慮不知有正也蓋貞者以天下之理爲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爲主有私者也貞則不諒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所差只毫釐但任理但無我謂之貞但任己但有我謂之諒

敬其事而後其食只是不先身而後君一心只是敬事不敢以祿食二其心也人臣以利祿爲事則其心必不忠便是有所爲而爲若一任其事而卽有得祿之心或

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皆非忠也古之人臣但有一得祿之心便謂不忠今之人臣自常祿之外百端謀富害及百姓害及國家又不顧矣可勝歎哉故今之人臣但能以常祿爲心而不取分外之得卽今時之忠臣也

有教無類萬物一體之心也勸善救失君子之教若問其類則善者固有可進之機而惡者終無可改之理矣道不同不相爲謀君子小人各以類聚示人當嚴善惡邪正之辨也

文辭藝也爲其實而藝自兼之故辭惟在達意有其意而不能達則辭晦既達意而復逞於辭則辭漓外意之旨以爲辭則辭支

觀夫子相師冕一章不忍之情動於中教導之宜詳於外皆至誠惻怛所遇無往非道與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同心直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也謝顯道與朱子發論師冕一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他看

征伐天子之權也請於天子而行征伐魯之權也季氏自伐顓臾不惟無魯且無周矣始也因由求季氏有事顓臾之言夫子乃獨責求之過而言顓臾之何以伐爲

蓋專責冉有以誅季氏之不臣也繼也因冉求夫子欲之二臣不欲之言夫子乃又獨責冉求之不能扶持而言出柙毀櫝爲相之過蓋又專責冉求以誅季氏之不臣也終也因冉求後世爲子孫憂之言夫子乃又獨責冉有之飾詞而舉國家之不均和安不修文德以謀動干戈蓋竝責由求以深誅季氏之不臣也惻然公室之思見於言外矣

爲東蒙主舉祖宗之舊制言也在邦域之中舉封疆之定典言也是社稷之臣舉國家之世爵言也

固而近費本爲貪利乃曰除害求實爲季謀見矣

有國有家魯與季氏也季氏伐顓臾只是患寡只是患貧不均便覺得貧此便不和均則君祿卿祿各安其所當得不見其貧矣均而無貧則手足腹心視為一體何其所當得不見其寡矣和而無寡則內治外嚴外侮不作何安如之季氏以貧寡為子孫憂夫子言寡與貧非所以憂而不均不和實所當憂也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者此也

文德禮樂也治天下不過禮樂征伐二端言文德者見不必尚武功以明征伐之非也

大夫陪臣之僭由於諸侯之專擅則今日我之僭上實以啟他人之僭我十世五世聖人以理與勢斷之也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之常道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世之變也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變極未有不反於常者矣禮樂征伐政也政不在大夫則不在諸侯陪臣可知庶人不議則諸侯大夫陪臣之各安其分可知春秋之世天子失其權於諸侯諸侯失權於大夫大夫失權於陪臣蓋世之變極矣夫子欲以移於天之天子則天下之政出於一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三桓之子孫微矣幸其終微哀其以强而自致夫微也蘇氏註得旨

直諒多聞為友不同同歸於善便辟柔佞為友不同同歸於惡益者益我之所無損者損我之所有友不可不知所擇

好樂是人之性情貴得其正樂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君子樂得其道也樂驕樂佚遊宴樂小人樂得其欲也以道治欲則樂而不亂故益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損

觀交友之損益則求諸人者不可不知所擇矣觀好樂之損益則反諸已者不可不知所審矣損益無不自己得之者其機則決於一念之邪正在自察識而推廣之耳察識只在致知

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古之君子所以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也

君子有三戒即終身之憂之道也曰色曰鬬曰得皆出於血氣之私乃人心也戒色戒鬬戒得自少至壯至老惟恐血氣用事道心為之亡矣心惟好德是色戒心惟喻義是得戒孔子一生人欲不干發

憤忘食天理用事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只是正氣用事無一毫血氣

君子小人之分敬肆之閒而已君子循理故知畏畏者心純乎敬也小人循欲故無畏無畏者心流於肆也君子惟知畏故能無畏得失利害死生皆不足以動之矣小人惟無畏故入於畏凡可以避毀患避死生無不爲之矣故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君子循理此理原得於天命具於大人載於聖言而大人聖言又全諴此理蓋天之命爲人之心本是一原惟只是一循理自然天命大人聖言一以貫之

知重在學質者得於天者也學者克於己者也不以得於天者自諉而以克於己者自勉雖困而知之之知與生而知之之知亦只一樣

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只是一個勿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思忠思敬思問思難思義只是一個思言九思猶言四勿也聖人不思而得以常思也君子不能不思而得必思而後得之是思者聖功之本也君子思誠之目雖九而致思之功則一一者吾心之天則也所謂禮也妙於吾心宰夫衆理者也此天則在視爲明在聽爲聰在貌色爲溫恭在言行爲忠敬惟失此天則而不能思、

視聽便不聰明貌色便不溫恭言行便不忠敬故君子之學莫要於思誠思誠則天則在我此心惟理爲主自然一以貫之心無不在動無不臧不然卽物物而思事事而慮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非天則之本然矣故君子思誠之目雖九而致思之功則一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好惡之極其誠者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此出處之得其中者見善如不及汲汲以求進於善未必善之實有於己也見不善如探湯汲汲以求免於惡未必不善之直不加於身也故聞其語又見其人隱居以求其志志自我立而達道之機故聞其語未見其人

自裕也行義以達其道道之我行而求志之德益光也

齊景公富而無道夷齊貧而有道貧富是學者大關鍵只看無道與有道其稱與不稱無與焉無當於道貧富皆無當也有當於道貧與富皆有當也君子所重只是道不可以貧富之故累其向道之心也

齊景公只慕一生之富貴不管此身心之是非眞是以富貴易污辱之名者

聖人身任師道則天下之學者皆其子弟豈有獨教異閭之理故與門人雅言者此詩禮也其教鯉者亦此詩

禮也若緣此詩禮之教而深造之則無言之詩無體之
禮亦不外是顏子博約曾子一貫亦不外是雖謂詩禮
爲夫子精蘊可也謂爲獨傳可也謂爲異聞可也若謂
夫子之教只是此詩此禮則指爲常談可也指爲粗迹
可也指爲非異聞可也在學者之自得夫子何心哉陳
亢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遠之言又不是夫子
何嘗不遠其子何嘗遠其子始終只是私意窺聖人
閨門萬化之原如匹王政之始春秋之時妻爲夫人以
媵奪嫡閨門如匹之分蕩然矣歷紀邦君之妻之名號
亦所以謹化原而端王化也

陽貨不能下禮於夫子夫子先見非中也假饋豚之禮
以招夫子夫子不受非中也受而不往拜非中也往拜
不瞰其亡非中也遇諸塗而避非中也遜而不眞非中也卽
言非中也答其言而不遜非中也遜而不眞非中也卽
一事而周旋中禮如此所以爲至聖

性之本然善而已矣然性非懸空在天的必具於人氣
質之中而氣質之稟則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雖有清
濁純駁之殊然本然之善未嘗離也故曰相近至於習
則性體本然之善都變化了不惟善者習於惡惡者習
於惡相去之遠雖善者習於善亦相去之遠故曰相遠曰相近見人不可不愼所習愼習便能復性也

人若見得性字眞自然就在性上作用就不落在習上
去蓋性卽此心心卽理緣物而動因感而形一一皆從
本眞上發出自然不失其初而得性之本體何至相遠
後儒强分孔子論性相近是氣質之性孟子論性善是
義理之性然則天下有二性耶孔子論性反不如孟子
之得其本原耶只相近二字便義理氣質都兼總一貫
了外氣質以言義理是懸空說性外義理以言氣質是
以生爲性非孔子論性之大全也

性固相近然亦有不相近者習固相遠然亦有不習而
遠者上智下愚不是上智下愚不移卽是足上章未盡
之意或言上智下愚亦只此相近之性但習成上智始
不移於下愚習成下愚始不移於上智此說亦通但夫
子語意不如此世間自有此兩種不移之人美惡一定
不由於習者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性善天命流行與物無妄
於穆之繼續而不已者性何爲不善既命於天天豈非
至善是乃人之所得以成性者此孔子相近之說也此
子思孟子所以得夫子之旨也但有習善而善者有習

惡而惡者有善惡一定不由於習者乃氣質昏明强弱之不齊而性亦因之非性之本然者不齊也後世論性有謂無善無不善者此則以善惡混言性似孔子相近之旨而非者也又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則外相近以言性似孔子不移之旨而非者也又有謂性惡者此則外相近相遠不移以言性全外於孔子之旨非而又非者也夫學求以復性耳求以盡性耳欲復性欲盡性舍子思孟子之言其何以得孔子之門而入哉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道一也卽禮樂也禮樂之道和序而已在上者學此禮樂之道則至禮不議而天下治至樂不爭而天下平而人無不在所愛之中在下者學此禮樂之道則至禮所施而莫不合敬至樂所被而莫不同愛而人莫不易使矣小人學道本於君子來帝王之治亦不出此兩句

子路不悅夫子赴公山弗擾之召惡其以費畔也夫子欲其用之而爲東周非小可的事使陪臣還政於大夫大夫還政於諸侯諸侯還政於天子聖人獨知自信之眞非子路所能識也爲字去聲爲東周見不爲公山也

仁體事而無不在故人當全體夫仁而不息行五者於天下是全體夫仁而不息也恭仁之著也寬仁之量也信仁之孚也敏仁之運也惠仁之施也此心此理人人都有故功深而效自著體立而爲自順子路不欲夫子赴佛肸之召夫子卽堅白以諭之見佛肸之不能浼已也而見化於己之意自可推矣不入小人之黨君子守身之常經能化小人之黨聖人用世之大權匏瓜之喻又見已之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也可見磨不能磷涅不能緇也

堅白是聖人本體曾子江漢秋陽皜皜不可尙之喻是贊此道體也

六言六蔽氣質之偏也好學者變化氣質也仁知信直勇剛之德稟於天者何嘗不好但若不好學以明理而惟任氣質以用事則仁蔽於愚知蔽於蕩信直蔽於賊絞勇剛蔽於亂狂并本有之美德而亡之矣非仁知信直勇剛之蔽也氣質用事之蔽也若知道我此心之理原是天命流行純粹至善一毫氣質用事也容不得時時好學以明之則本體昭著隨處充滿自然溥博淵泉發見當可當仁而仁當知而知當信直而信直當勇剛

而勇剛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皆中和禮樂之美矣故好學非他明理也明心體也明心體者致知也

夫子教小子以學詩夫詩者所以淑身心理性情察倫物數者皆自吾天性中來學者求以盡性耳故教學詩教人盡性也性靈而修已治人民彝物則一以貫之矣

周南作於周公召南作於召公二南之為字全要身體力行不徒講誦所以正性情達事理修身齊家先王治平之化亦不外是

禮云禮云不說和敬出來而咏歎淫佚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

夫子指色厲內荏為小人穿窬之盜誅其心也學者苟能充無穿窬之心從謹獨誠意做工夫自然根心生色所謂正顏色斯近信而義不可勝用也

鄉愿居之似忠信便賊忠信之德行之似廉潔便賊廉潔之德

道聽塗說乃入耳出口之學非躬行心得之學也故為德之棄

鄙夫始於一念患得患失之心而其終至於無所不至惟患得則所以求其得者無所不至國家之安危亦不顧矣惟患失則所以保其失者無所不至生民之存亡亦不恤矣故不可事君也

狂者必肆肆處正見狂即狂之疾也今不肆而蕩則并狂之疾亦亡矣且流於惡矣直愚皆然見不惟氣質之美者全無連氣質之偏者亦非其舊甚傷之也

惡紫奪朱恐亂色之移人目也惡鄭亂雅恐奸聲之移人耳也惡利口覆邦家恐巧言之移人心志也

聖人之道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矣學者欲學聖人之道只在默識若能默識則上天之載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而天道人道之常會於吾心矣若不默識雖終日言之祇口耳爾祇形迹

使之聞之欲其省過也省過便救失便長善可以見聖人之教全無棄人

人之三年之喪特以報父母三年之愛耳若能盡其情則終身之慕乃根心之仁也宰予欲短喪夫子一言於女安乎兩言女安則為之及其既出又言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仁者人之良心也昧此良心便能安能安便無三年之愛於父母況終身耶人而不仁雖親喪可短況其他乎甚矣人之不可以不仁也

夫子豈用心博弈者以警無所用心之人見博弈之為

末藝猶知用心以較勝負吾人之志道爲學豈可慢無所用心乎苟知用心以求道務學則一刻且不可懈況終日乎且將忘食求之況飽食乎非取博弈也卽博弈以例人之當篤志於道也

義之所發卽是勇正氣也知有勇而不知有義客氣也蓋勇自義發則氣由積義而生是自德性上來的故爲大勇不必於勇而自無不勇者也小人反是

夫子與子貢之所惡言雖不同而理無二致可見聖賢之公惡皆不失本心之正不枉是非之眞耳徼以爲智卽果敢而窒者不遜爲勇卽勇而無禮者訐以爲直卽

居下訕上稱人之惡者

君子之御臣妾近不至不遜遠不至怨自無難養之人只是中道處之威惠兼濟有以得其心耳

四十見惡其終也已人能懷見惡終止之心自少至老雖欲一時不汲汲學問以求進德業不可得矣

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其行事之迹不同而其忠君愛國之心誠一無貳則皆同也故夫子皆稱其仁仁人心也人心卽天理也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仁得之謂仁

直道事人卽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柳下惠爲聖之和而論語記其直孟子稱其介則其和乃和而直和而介者矣猶伯夷爲聖之淸而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則其淸乃淸而容者矣孟子乃言隘與不恭者是兼指學淸學和之流弊非直以論二子也

待孔子在尊其道而用之景公自諉其老不能用乃區區較所待厚薄之禮豈所以事夫子故夫子行

尊賢在去讒遠色賤貨貴德齊人饋女樂見齊之欲阻夫子也桓子受之見桓之專權也三日不朝見君臣之荒淫也故孔子行

楚狂接輿之歌莊子亦載之而文少異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可見夫子固非避世亦非避人也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所見只在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一邊夫子之道則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四海皆吾度內者也夫子之道夫也諸子局於時也故諸子之自處則是其議夫子則非

夫子接引諸子之意亦孜孜焉都是欲裁之中道見聖人之仁無往不存也惜諸子意見已定卒不可挽而相與以易天下者愈難其人矣

謂之逸民非專隱遯者但皆是不遇於時之人所以先記伯夷諸君子而以孔子終之也夷齊之所可者在不降志辱身而降志辱身其所不可也柳下惠少連之所可者在中倫中慮而隱居放言其所不可也虞仲夷逸所可者在隱居放言而降志辱身其不可者也諸子雖各具一可然揆以聖人之中道則不能焉以數子皆有意必固我之心也聖人之心統會斯道之全體無意必固我只是以理應事而不以事徇己時在於可則從而可之或可之中又有不可者存則從而不可之非若諸子之執於可也時在於不可則從而不可之或不可之中又有可者存則從而可之非若諸子之執於不可也此所以異於逸民也

樂官皆統於太師亞飯三飯四飯播鼗少師擊磬皆樂官之分職任事者當時音樂僭妄夫子正樂而皆識樂之正故皆去亂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樂既不正則失其職故寧棄官而不容失職正見夫子正樂之功也使夫子得位反虞周之治眞無不可者

周公教魯公四事只是一仁字不施其親仁及於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仁及於大臣也不棄故舊仁及於故舊也不求備人仁及於羣臣也

周之人才不止八士以其萃於一門生於一母產於四乳所以特紀之也

見危致命明死生也見得思義知取舍也祭思敬能追遠也喪思哀能愼終也故子張以爲可以爲士

周子曰天下至尊者道至貴者德人之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則道德無諸身矣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其人之不足爲輕重是自失其難得之身也

子夏之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小子之交也子張之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成人之交也得子夏之意則知擇人

得子張之意則知處衆若聖人便不是這等其擇人也善與不善皆爲我之師其處衆也善與不善皆欲同歸於善

小道必有可觀是以君子亦不廢其小者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必立乎其大者君子之大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是夫子不欲樊遲之學農圃即此旨也

學者病痛只是不能日知所亡若日知所亡則日新矣又多是月忘所能若月無忘所能則富有矣日新富有之事也故爲好人多是玩愒時日故無所知即使有

知亦是前日有的不是前日無的是學之不用力處又多是忘了又從新做起是學之不得力處日知所亡便不忘月不忘便日知所亡卽夫子所謂溫故知新矣

博學學此仁也篤志志此仁也切問問此仁也近思思此仁也故曰仁在其中矣若不知道此仁則所學所志所問所思者何事

知君子之學以致道則不致道者非學也不學者不足以致道也故學也者學夫道而已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以著其善所謂文也君子則從正心誠意做工夫何人皆仰之何文之有

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辭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觀者見其中節故言三變其實聖人只是不失吾常而已望之儼然心之莊敬所徵也卽之也溫心之沖粹所徵也聽其言也厲心之正直所徵也一也

信而後勞信而後諫此子夏欲事君使民者當先立誠以爲感孚之本誠者吾心之實理所謂信也此心之實理施於民則爲愛達於君則爲忠信而後勞則我之信君信之矣故不以爲謗然或又遇有當勞當諫之事而信有未孚於上下則將委之不爲乎大抵只無厲心只無謗心而以誠意行之一說是先事臨事之信

德無大小修德有大小大德是積成者小德是大德散殊者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以此觀人則可以此自處則不可

子游譏子夏之教務末而忘本蓋以小學爲末大學爲本也以本末爲二物也子夏將先後二字來發明他本末之說其所見自別聖人一貫之道小學大學一而已矣不曾把此學分作兩樣孰以爲先而必傳孰以爲後

而倦教但學者之所至不同則聖人之教自別如所至既深則以大學先之而小學不傳如所至尚淺則以小學先之而大學在後若不顧學者之所當後執定何者在所先而強先之不顧學者之所當先執定何者在所後而強後之則誣之而已蓋先後始終一以貫之惟聖人爲然無大小精粗一齊並妙若門人小子非聖人之比則不宜以此法施之明矣象山謂子游子夏之言皆非再詳

仕與學只是一理學也者所以立仕仕也者所以行學故仕優必學未嘗以仕而廢學學優必仕未嘗徙學而

忘仕大抵學是君子之終身的事仕優猶學正見無時不學也

喪至乎哀而止哀者喪之本也

道本簡易子張之爲難能便是他行過高處未仁卽行之過高病源也仁者天地易簡之理人得之爲心者也只一存心乎仁易則易知簡則易能何必爲所難能哉只堂堂便難與爲仁內無以成己外無以成人去仁之遠也

人未有自致者也夫子亦歎事親之不肯竭其心力耳必也親喪而自致是天性之不可解於死生之際尤見之也若見此不用其情無所用情矣

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所謂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者也不改是不改他好的若不好的則幹父之蠱亦孝也何可不改

上之立教欲以免民於刑也其明刑所以弼夫教也教立則刑措矣教之立在得其道道者民所共由之道也可使民由之道也惟失其道然後教不立教不立然後刑罰用焉是犯法者雖在民而所以致之犯法者則在上也民既犯法則士師乃執法之官以爲天下之平必得民所犯之情而後足以定民所犯之法大凡執法者

患在不能得民之情是以不能得法之平苟得民之情則喜矣尙能憫民之散由於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民之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無知而惻然動哀矜於心耶故曾子告陽膚先言民散由於上失其道後又言得情則哀矜勿喜欲士師治獄知反其本也哀者哀上之失道民散也矜者矜上之失道而民散始犯法也蓋治獄固期於得情而未嘗以得情爲盡治獄之道方將以民之犯法爲己辜教之不立爲己病尙敢以民之服罪爲己快獄之得情爲己能耶此之謂不忍之心推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必以道而教民使民遷善遠罪期於無刑而後爲人上之責盡矣若局局於得情而喜此一獄

吏之能烏足以語君子之待斯民哉

紂之惡不如是之甚非爲紂解也紂爲居下流故天下之惡皆紂之惡甚言人之不可居下流也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而必爲善不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而必不爲惡斯不居下流矣

君子之心如日月之明可見君子之心只是明明德便了明明德則無過可言矣其或少有過差則如日月之食乃天道不常之變故人皆見之過而復於無過則如日月之更乃貞明本體之常故人皆仰之

文武之道一而已自道之全體言謂之大而賢者識之自道之散殊言謂之小而不賢者識之是識大識小皆文武之道所在也夫子因其大而學其道之全體則賢者卽其所師因其小而學其道之散殊則不賢卽其所師則無往而非夫子之學矣無往而非夫子之道矣夫子之道卽得統於文武而上接堯舜禹湯之傳者也無往而非夫子之道卽得則文武之道在人卽夫子之道在人者也

宗廟之美以日新之盛德言也百官之富以富有之大業言也得其門而入如顏子自博約入曾子自忠恕入是也夫子固未嘗不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但學之者知至矣而或不能至之知終矣而或不能終之則終身學聖道而竟無所得者謂之不得其門而入又何惑也

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見日月不可毀也以明夫子之不可毀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毀日月者不損於日月以明毀夫子者無損於夫子仲尼日月只是以道德言

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升以盛德言也夫子之得邦家綏來動和以大業言也

言夫子之盛德之不可及而復以功業徵之猶夫子稱

堯舜蕩蕩則天之德而復以成功文章徵之也子貢眞善言德行矣

子貢始以宮牆譬夫子猶有迹也繼以日月譬夫子猶可名也終以天譬夫子至矣盡矣天無窮盡無方體夫子之道豈有窮盡有方體耶

論語篇終屢敘堯舜湯武以孔子論政之言終焉見孔子之心卽帝王之心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斯得其道而治自舉未有不得其心而能得其道者也不得其道未有能致治者也心何在中是也允執其中一言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也分而觀之雖有褫受征伐之不同合而觀之寬信敏公皆中道之所在也夫子得邦家舉是措之耳

五美之政本於道道本於心四惡之政不本於道不本於心尊五美屏四惡帝王所以立極出政如此而已矣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興利之政擇可勞而勞之是使民之政欲仁而得仁是敢受之政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是敬事之政正衣冠尊瞻視是臨下之政都是允執厥中者也不教而殺是虐政不戒視成是暴政慢令致期是賊政出納之吝是有司之政都非允執厥中者也知命者達天之學知禮者淑身之學知言者察物之學

總是君子修身之學也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三代以下無善治無眞儒都壞在一個利字孟子首見惠王便提起仁義便闢利仁義性也可見孟子之學性學也義利源頭便是公私之介理欲之介王霸之介王霸之介舜蹠之介治亂之介於是辨志便是審幾愼獨之學正人心在此息邪說在此同治道在此端學術在此

文王與民偕樂非以臺池鳥獸與民共之也蓋由發政施仁以民之心爲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民同樂憂樂都在民無與於己故民亦憂其憂亦樂其樂一體故也若桀則憂樂只在己無與於民故民亦不樂其樂不憂其憂失其一體故也

狗彘食人食饑莩不知發肥馬肥肉嚴刑重稅不教以孝弟忠信嗜於殺人只是不知君民一體之義不足以行王道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仲尼主王道也王道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人之心卽千萬人之心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公而無私義而非利無許多安排勞攘是心卽不忍之心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但患不能察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孟子告宣王愛牛一事

是欲察識其端而推廣之也曰是心足以王者人君有不忍之心則不忍於牛者卽不忍於民不忍於民者卽有以保乎民此通篇之主腦也不忍於牛矣又忍於羊以齊王之明通齊王之蔽巽語之言也不忍於禽獸又忍於百姓以其明之所及攻其蔽之所不及法語之言也此心之明至於大蔽由於不知權度於心耳不知權度於心則惟欲求快於心以求遂大欲雖不可忍於民者亦忍之矣不可忍於民者亦忍之不知反其本也反本者反求其不忍人之心也反求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由是制恆產治禮義廣教化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之謂萬物一體之王道而霸功者功利之私不足言矣

與民同樂就是君民一體君民一體則仁政流行民之樂就是君之樂君之樂就是民之樂所以孟子極言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欲識此耳

小忍大勇原是一幾不能如文武安天下之民便是小忍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憂樂只在民不與以已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心公溥其道廣大此之謂人心此之謂王道

文武之好勇太王之好色公劉之好貨不與以已所以爲王道王之好勇好色好貨都是爲己而民不與所以爲疾

賢之用用以國人也不賢之殺殺以國人也都不與以己

孟子知言養氣一章首言己之當大任而不動心便見知言養氣之張本中詳言知言養氣之學之實末則見知言養氣之學是願學孔子者也

曾子之自反而縮便是直養無害之意千萬人吾往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之意自反便是守約上看只是自反之直不是以縮不縮爲勇怯也

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勿求於氣之言卽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離內與外判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則養氣卽在其中無暴其氣則持志就在其中心與氣一內與外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曰氣之帥曰體之充曰至曰次曰持曰無暴此蓋兩舉其說以見合一之體段工夫非支離也志一動氣氣一動志見時時持志便時時無暴其氣時時無憂懼民之憂樂民之樂憂樂只在民不與以已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心公溥其道廣大趨蹶之患若蹶與趨是氣暴而志不持矣志不持而氣暴矣合一之功失而交相害矣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

言志只浩然二字便心氣內外一以貫之外卻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浩然可見天地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眞有不可得而支離者也

趨蹶之氣卽浩然之氣心氣內外合一便是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卽流行於宇宙間之太和元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此氣本至大本至剛本塞乎天地本配乎道義惟不直養則害矣不能直養無害則不足以配道義無是氣而餒矣欲養此氣欲有此氣惟在集義義根於心氣之主宰在此氣之運用在此只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

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人得天地之直理正氣謂之義是義也非離內外也行之本於心也人養此直理正氣而無害謂之集義而集義者非離內以從事於外而求慊於心也集義則行卽是心心卽是行然後浩然之氣自生可見氣之自生者義之集也非氣自生也則氣之餒者義之失也非氣自餒也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義之不可襲取如此義之不可外也明矣然則告子是不知求義於心矣氣本於義之所集則合氣於義可

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不知求氣於義矣此正是襲取而爲心與氣分內與外離行之不求慊於心也非外心於義外氣於義者乎欲集義只是必有事焉而勿正欲必有事焉而勿正只是勿忘勿助必有事者集義之主本勿忘勿助者必有事之實功也於必有事主本上損了一毫便是忘於必有事主本上加了一毫便是忘勿忘勿助事事不失此義念念不虧此義心氣合一內外合一乃至中至正不偏不倚無動無靜只是一個自然天理乃大易知幾之肯綮學庸愼獨之妙訣此唯默識之爾自得之爾烏能喻諸人哉明道先生曰勿忘勿助之間無纖毫人力精妙矣哉孟子得孔子之正傳者唯在此耳

以力假仁力自是力只以力裝點出個仁來以德行仁心就是仁之實心事就是仁之實事由中達外做出來人之爲心不外乎惻隱辭讓羞惡是非發之爲乍見孺子怵惕之眞心者此也運之爲先王全體之治者此也一而已矣道心惟微故以端言識得此端便可擴充全體惟是眞心觸之便應應之便速又便自然造次頃刻之間無安排布置之意所以爲本心若一轉念閒略夾帶了些納交要譽意思便不眞矣便非本心矣

此章點出九個有字四個無字欲人知擴充此眞心也
有四端而不知與無有同知而不擴充與不知同
大舜有大焉不做在己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
家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爲一體
忘己忘物者此也成己成物者此也
學者欲造大舜地位就從子路聞過心事上做起蓋聖
賢樂善之心無二而分量之大小則有不同孟子道性
善必稱堯舜蓋堯舜是盡得此性善之人惟性善故人
人可做堯舜不肯學堯舜者自棄其此性之善者也
曰道一而已矣只是一個性善也道無二個故人性皆

善也世子一行三年之喪四方來觀弔者大悅可以見
人性皆善之實
民事不可緩欲滕文公以民心爲心也以民心爲心必
重民事重民事莫要制恆產恆產制則恆心收而民可
教爲士故古之賢王必以恭儉得之恭則能以禮接下
而位多仁人儉則能取民有制而民無網法夏后氏數
節即三代教養之成法見今日滕君當參酌而力行之
者也制祿等賢君禮下之事分田等賢君取民有制之
事以見井地行則民有恆產學校立則民有恆心爲國
之道盡於此矣
江漢秋陽原是聖道本體不外一心江漢之濯靜深不
測是聖心之有源也秋陽之暴兼照不遺是聖心之有
明也只是一事皜皜不可尚也正發江漢以濯秋陽以
暴之精妙處堯舜之精一執中文王之純一不已即此
心體也
薄親者墨氏邪說之害厚葬者夷之不泯之心故孟子
即其不泯之心以通其邪說之蔽如保赤子儒者之所
以推仁一本也愛無差等墨氏之所以害仁二本也
得志與民由之是由此仁禮義不得志獨行其道是行
此仁禮義富貴不能淫富貴也是此仁禮義貧賤不能

移貧賤也是此仁禮義威武不能屈威武也是此仁禮
義可見君子盡性之外無餘事也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與堯舜仁心仁聞不同堯舜
有仁心仁聞便是有政故徒善之善與堯舜之善不同
堯舜有是善便有是法
聖人人倫之至可見人倫就是人道之規矩外人倫無
人道矣正己全在修身修身全在自反求諸己者反
求諸心也孟子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不及於格致
誠正以格致誠正皆修身之事也後學乃譏韓子原道
內引大學只及誠意爲無頭學問過甚已哉

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繼於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之
後見爲政以修身爲本身修則道立而政教自然振舉
巨室之慕一國之慕天下之慕自沛然莫禦若其身不
修政教乖謬則罪在我巨室得以罪之一國得以罪之
天下得以罪之矣
如恥莫若師文王不能自得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即滄浪清濁自取之理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只是以民之心爲心一毫不與以
己
自暴自棄斷盡天下不肯好學的人宅曰安宅路曰正

路見仁義終身所當依須臾不可離不容暴不容棄者
也
誠者天之所以與我至善者也故善即誠也明善者明
此誠也所謂思誠也能明善誠身則獲上治民悅親信
友皆舉而措之矣明善即大學格物致知明明德親民
之至善也誠身即大學誠意正心修身也悅親即齊家
事獲上治民信友即治國平天下事也皆至誠之所動
也
胸中正心在也胸中不正心不在也心有所牽便不正不
正便不在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一恐字乃指出不恭儉者之心
術而言
先儒謂權之得中即是禮不知禮之得中即是權離中
無禮矣離禮無權矣嫂溺援手乃禮之權援嫂之時之
中道者也
事親爲事之大守身爲守之大守身之大即所以成事
親之大曾子仁爲己任體受全歸乃養志之大者特言
酒食一端舉一以例餘耳曾子養志不獨一酒食能善
是其大者可知矣曾元不能養志不獨一酒食不能善
是其大者可知矣故學曾子則事親守身都在其中

用人行政皆君心所發用大臣以道事君貴在養其君
心之本體不仁不義君之非心也去此非心則存之心
發之世皆仁養之正便是正君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
正萬民而四方莫不一正故曰一正君而國定
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知人觀人者誠不可因此失人但
在學者自己盡反身修德之事不虞致譽不當以此而
動喜心且當生愧心且當求實能勝善之心求全致毀
不當以此動憤心且當生信心且當求自反常直之心
道莫大於仁義而事親從兄乃仁義之至眞至切處故
爲仁義之實智者知此耳禮者履此耳樂者樂此耳天

下之道盡於此矣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一章孟子將人子當盡事親的道理與大舜盡事親的心事都發明殆盡天下大悅歸己瞍亦底豫而天下之父子皆定矣

舜視猶草芥惟欲得順親心況未至天下歸悅者乎瞽瞍日以殺舜爲事舜猶只全見得自己不是不見父母一毫不是必求其得必求其順況父母不至如瞽瞍者乎舜盡事親之道瞽瞍且底豫況其餘有不底豫者乎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父子且定況我一家之父子尙不能化尙不能定寧無事親之道未盡乎此可見舜爲人倫之至而天下後世之人子無不當如舜之

純心以事其親也

曰平其政則惠不足以言政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似禮義而害乎禮義者也故大人弗爲

不爲不仁然後可以爲仁不爲不義然後可以爲義故能充無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仲尼不爲已甚只是一個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言不必信義在而當信矣行不必果義在而當果矣非義則不必必則非義

大人無所不知只是不失了當初赤子一點不慮而知之良知大人無所不能只是不失了當初赤子一點不學而能之良能所謂純一無僞之本然也

居安資深逢源是自得之妙一時並至無有先後爲學心得之至定者言也資深以心得自得者心得也居安以莫要於致道致道惟在於心得之至通者言也逢源以心得之至裕者言也心得則道在我矣

約者本也反字是反本之反博學詳說一言以蔽之只是反說約耳學不反本則所學所說者何事

以善養人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有善則誘掖獎勸之在人如飽暖安逸之在吾身見不善之在人如疾痛疴癢之在吾身是之謂以善養人也以善服人以善養人孟子推王霸心術之微盡矣

以成其善人有不善則教戒督率以去其不善蓋見善只原泉二字便是有本之水故爲混混不已漸近以至於海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非有本不能也

人之所異禽獸者幾希孟子示人存心之學見道統之所由啟也人異禽獸幾希甚危之也存得這些幾希便可參天地盡人物去了這些幾希便就失人理同禽獸眞令警惕流汗今人不能存此異於禽獸者可悲也夫

幾希之理在事則爲物理在身則爲人倫在道則爲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由仁義行即在明察處由而行之非有三事道統之在天下啟之者天傳之者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皆所以存幾希而異於禽獸者也

美如西子一蒙不潔人皆掩鼻況不及西子者乎貌如惡人齊戒沐浴可祀上帝況未至惡人者乎其幾只在克念罔念之間耳

取與死生人之大節惟能精義則自無傷廉傷惠傷勇之蔽矣

天下之言性以故言性之故以利此便是善言性者也

性者本然之心體者也故者心體感通之已然者也利者心體感通已然中之自然者也仁義禮智便是性之故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是故之利處觀禹之順以治水之道與治厥之法無往而非故利之理則言性之故以利可見得本然之心體矣

行所無事是學問要領率性之謂道理本自然不假强爲者也明道引以發明定性之旨

程子曰此章爲智而發知即吾心良知之性也自然之天理也

君子所異於人只是存心二字仁禮存心之實也愛人敬人仁禮之施也人恆愛敬之報也人即以橫逆加我而惟自反惟不校可以見心之處常遇變而皆存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惟恐心之不存也無一朝之患非意之禍無妄之災皆不足慮惟存心也大舜之爲法天下傳後世以其仁禮存心也故君子亦惟仁禮存心而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

即妻妾之所以相泣可見世之求富貴利達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不啻一乞墦而已貪昧隱忍矯情干譽不啻驕妻妾而已卒之人視已如見肺肝又不啻妻妾之訕泣而已自失其本心而不能察悲夫

人少則慕父母此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所謂赤子之心也大舜經歷了許多少艾妻子得君的事都不動心惟終身愛父母此便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舜遇父母之頑而委曲以成其順親之孝遇弟象之傲而又懇惻以致其友恭之愛此聖人人倫之至肫肫其仁者也舜於象富之貴之而不使有爲親親之仁與愛民之仁並行不悖所以爲聖之至

堯舜自知其天之所在故與天下而不爲私舜禹自知其天之所在故受天下而不爲利相忘於天而已矣

伊尹以一介取與之微而比於祿以天下繫焉千駟之重蓋精義之學無大小矣

伊尹致謹於一介取與之微故能自任以天下之重若胸中有私毫粘滯而能擴充萬物一體之學者罕矣

堯舜之道以己正天下之道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故出處無不一於正而卒能正人正天下

孟子辨百里奚不在飯牛在干主也

始終條理譬聖智之有先後而又兼全也智巧聖力譬聖智之有難易而的不可廢也三子之力有餘只是即一偏之成就見其有餘與夫子之力自不同巧不足非全無巧是無夫子之巧耳

善者天下之公理無論人己古今皆所同具者友盡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則一鄉一國之善皆我之善矣尚論古人之世則古人之善皆我之善矣必如是然後不愧爲士

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棬著一個爲字蓋謂人生之初只有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與物無異後來聖人方制爲人道以教之卻是杞柳之生於兩間只是根幹後來人爲之巧乃成栝棬告子單認氣爲性故把性與仁義看作二物豈知仁義卽天命之性非有外於性也爲仁義卽盡性之學非有害於性也孟子借其言而反之不攻自破矣

告子小變前說以湍水喻性是就習俗上論性也孟子言人無不善水無不下非謂人皆善水皆下也蓋人性無惡水性無上也以上下二字換東西二字借其言而反之不攻自破矣

告子又卽前說而指生之謂性是單就氣言性乃是學術差誤之本根蓋自人物之同處論性而混人物爲一途矣孟子以雪玉之爲白形色雖同而體質實異告子猶不悟其性之異乃又以犬牛人之異性爲言蓋白有

雪玉之不同不得槩謂之白卽性有犬牛之不同不得槩謂之性借其言而反之不攻自破矣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生則人物之所同性則人物之所異若知得人物之所同人物之所異便指生之謂性亦無不可而告子不知其於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之旨懵然矣故孟子不得不辨

食色是性之欲不是性之本體告子以食色爲性亦單指氣言性非性之正也告子先謂以人性爲仁義是並以仁爲外此以食色爲性而謂仁在內是猶不知性之本原而並其仁之在內者亦未察其眞也孟子乘其略

知仁之在內而因闢其義外之非先卽白長之異以明義之所在卽味嗜物亦有若長人然者便是合愛與長而言之見仁義一源也若嗜炙爲外則仁決不得爲內既知嗜炙非外則知義之不得爲外借其言而反之不攻自破矣

仁義等性也惻隱等情也其能如此者才也人有是性其所發則有是情其作爲則有是才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才者性之能性不可見觀情之可以爲善則性之善可見性善則才自能爲善然則爲不善者豈性不能善也物欲陷之耳故曰非才之罪也

顏子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可謂能盡其才者也

有物有則可見性善物則爲民秉之常性故情無不好是彝德可見情之可以爲善所以謂性善

聖人之理義與衆人同也但聖人先得其同者耳知此理義人人同知聖人但先知也覺此理義人人同覺聖人但先覺也可見聖人與我同類只是此性之善

山木之美旣伐而以日夜之息雨露之潤故有萌芽之生夜氣又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是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矣觀旦晝牿亡又曰夜氣所存可見天理在人心原未嘗息在操而存之所謂得其養也

魚我所欲一章把生死關富貴關教人勘破便就得其本心只是禮義二字生死尚不顧則此身尚不能爲我有況身外之物於我無所增益我又可得而有乎於此勘破此心只是禮義二字而富貴妻子之會俱蕩然矣嘑蹴不受乃羞惡之眞心所謂本心也眞心不喪於嘑蹴之際而能決其生死之大可謂得其本心矣乃不能不計豐約之細於晏安之時何也非眞也物欲蔽之而已

有所不察也從事聖賢大頭腦只在求放心三字

孔子言仁者人也人外無仁矣孟子言仁人心也心外無仁矣惡心不若人不若惡指愛身不若愛桐梓養貴而大者不若養賤而小者讀此等書而猶不自警無惻隱羞惡之心也

人一也而有小大之分者一體之大小分之耳從其小體便是蔽於耳目之欲而引之也小者能奪所以爲小人也從其大體便是得乎心思之大而立之也大者既立所以爲大人也中言天之所與見小體大體皆天則所存也但看人所從耳以小從大謂之立以大從小謂

之奪先之一字乃致知力行之實用力也
仁與不仁之相勝在理欲消長分數之多寡耳
仁在乎三月不違顏子之熟也耳順從心孔子之熟也
純亦不已文王之熟也執中用中堯舜之熟也不到此
地位通還是不熟不熟便可惜了極美的種子
羿之射不出乎彀率之中匠之巧卽寓於規矩之內則
人可爲堯舜只一爲字便有許多工夫在
巡狩述職見得三代仁心仁政其時天子諸侯是念念
只在仁義無利欲之心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自三代
而春秋矣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自春秋而戰國矣今

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自戰國而七國矣
君子不亮惡乎執孟子所謂亮孔子所謂貞也
好善則天下皆來告以善雖强慮多聞識之士皆在延
攬中矣强近果慮近藝多聞識近達只好善便都包得
盡心盡字無工夫只完全個仁義知性知字有工夫以
至於無工夫到知性亦是就成功言矣知天知字又全
不費力了天與性非有二天者性之本原天人一理非

知性之外又有知天之功也存心養性不在盡心知性
之外事天不在知天之外知天事天卽是立命殀壽不
貳其心唯修身以俟死便能存心養性便是事天之學
能存心便能盡心能養性便能知天

非有兩段三段工夫細按此章首節朱註謂夫心者人
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
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玩註
意則知此章功夫固在存養其實微工夫還在盡心二
字故註有極其心之本體甚是著力觀下句遂云必其
能盡等云者似有破竹之勢安得謂首句無功夫而功
夫在下句知字又云以此至無功夫亦就成功說果如
此說是未嘗功夫不在盡字在知字卻又不在知字此
等似是而非叫人何處下手予雖後生小子不識先輩
立意安在聊附愚見以俟高明論討何如○祥芝按此
夾行註附在原稿或王震來之語不可知今仍附存

孔子所謂求諸人
求在我取足於性孔子所謂求諸己求在外取足於欲
順受其正居易俟命不立巖牆不行險僥倖也
萬物皆備於我此誠者天之道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此自然不失其皆備之萬物者卽誠者不思不勉從容
中道聖人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勉然而　其所
備之萬物者卽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卽萬物
皆備之全體仁恕之極致也仁卽貫通乎萬物皆備之
全體者恕卽推行此仁以貫通乎萬物皆備者也以其
眞實無妄則曰誠以其渾然與萬物同體而無一毫己
私曰樂以其全體不息曰仁以其能近取譬曰恕樂是
此心之全體非誠外有樂仁是此誠之生理非誠外有
仁也恕是此仁之作用非仁外有恕也

行不著習不察是不存心致知耳
性之在人文王豪傑凡民一也故凡民感之即興豪傑不感亦興佚道使民本欲佚之也生道殺民本欲生之也

過化存神不外殺利遷善之事以其發之仁政爲事業故曰過以其蘊之仁心爲德行故曰存存神是繼天地之事存神不出過化之外過化自寓存神之中其機一也

能得其體民愛之所以能得其心善政不如善教如此則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又可見矣

孟子發良知良能正明性善之意仁義即良知良能原無二物良正是本然之善達之天下可見性善乃人心之自然

從善若決江河此便是幾希之異於野人處

無爲所不爲志士勵行守之於獨也無欲所不欲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合心與事言也

機械變詐君子所恥邪也德慧術智君子之所貴正也

孟子舉四樣臣品欲以大人爲的容悅者志在富貴安社稷者志在功名天民者審時以行道大人者正己以行道此二人是在道德上而大人則德盛而上下自化

又非天民可比此心之理原於天具於人不失此心之理便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得其所欲所樂爲大行不得其所欲所樂爲窮居所分定又何加損之有分即性也仁義禮智此心便見得分定也生於色施於四體皆仁義禮智之發見則所性之可欲可樂莫以尚之矣

孔子之道小魯小天下難爲水難爲言是聖人之道之大也觀水之術以瀾觀日月之明以容光是聖人之道之大之有本也君子循其本而造其大正猶流水盈科後行不敢舍其本而直慕其大也志於道者即志其大者同機矣

孳孳是指爲善爲利之心言舜蹠相去何啻天壤只在善利之間所謂毫釐之差也曰審機曰辨志曰愼獨都是此處用力

楊子絶物墨子徇物子莫執中無權又膠於道三子之執一則爲舉一廢百若聖人之時中則不滯於物不私於己明體達用各當其可然後爲一以貫萬而能合道也

不以饑溺之害便能先立其大

桃應之問惟欲觀聖賢之用心孟子之答亦惟以聖賢之心告之非實是也皐陶惟知有法大舜惟知有親皐陶大舜一味必能竊負而逃衛輒唯無此心故只錯到底

形色者天性之凝著天性者形色之本眞故形色就是天理之存亡甚易可危也哉

天性唯聖人唯能盡性以踐形盡性同體並徹

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訓與踐形盡性同體並徹

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躍如之中能者從之得躍如之趣而以中道爲一者也在人之自得

耳何高美不可及之有

爲學若自常不間斷自無進銳退速之弊

無不知無不愛堯舜之仁智之全體也惟急先務急親賢堯舜所以善用其仁智也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此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耳

貧賤望他日之富貴則貧賤必不能終身富貴若思往日之貧賤則富貴必非固有看大舜兩個若字此心只是一團天理與富貴貧賤有何干涉

仁者人也有此人身便有此天理乃與生俱生與形俱形不可須臾離者也合而言之則仁之理在人之身全仁之理如親合於父子義合於君臣序別信合於夫婦長幼朋友仁非虛位身非虛器人與仁不相離之謂矣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此謂也

介然用之則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人之心出入無常天理之存亡甚易可危也哉

口之於味一節人心惟危也仁之於父子一節道心惟微也性也有命君子不謂命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

君子不以氣質之性爲性以天命之性爲性不以氣數之命爲命以義理之命爲命合一是以能盡性至命也

善者人心之天理始之可欲者此也終之不可知者此也有諸己是善有於己充實是善充實光輝是善光輝大是善之大化是善之化

不忍不爲此眞心也達之於所忍所爲擴充此眞心也至仁義不可勝用無所往而不爲仁義眞心擴充而此心之全體得矣仁則統體義有萬殊故精於義之至然後成仁所以又以爾汝之實言不言之餙示以充類至義之盡而仁之統體無不盡矣

善言善道不是兩截以心明道爲善言以心體道爲善道君子之言與守亦非有異於人言乃衆人之庸言故

2062313
S
Z121·6
15

不下帶而道自存也行乃衆人之庸行故修其身而天下自平也然言守雖是一道畢竟言非難守難故下文單言不守約而務施博之病以見不可求人重而自任輕蓋明道不若體道之爲眞心也教人不若修己之爲急務也

德卽性禮卽理動容周旋中禮由於盛德之至是禮由性出者也動容周旋中禮則哭死而哀經德不同言語必信而動容周旋中禮也曰俟命則雖未至盛德之至亦非爲干祿正可見矣以生死出處言行性分中事耳堯舜性之者如此行法正欲畢死而哀經德不同言語必信而動容周行之私也湯武反之者如此

心本無欲有欲則失其心之本體矣寡欲者求復其心之本體寡之以至於無則心本體復矣

萬章疑夫子之思狂狷孟子則以爲足以任道萬章疑夫子之譏鄉愿孟子則以爲足以害道蓋孔子所傳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謂經也是民生之恆性古今之秉彝也夫子思得狂狷傳之者正此經也邪慝卽鄉愿害道之類也經正而無邪慝吾道盛則異教息是孔孟之所同望於吾人者也

四書近語卷六

21101000483705